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一册目錄

文學類

勸善小說

樂善錄十卷……宋　李昌齡編　續古逸叢書　一
溫柔鄉記一卷……清　梁國正撰　香豔叢　九七

俠義小說

女俠翠雲嬪傳一卷……清　秋　星撰　香豔叢　一〇三
女盜俠傳一卷……清　酉　陽撰　香豔叢　一〇六
烈女李三行一卷……清　胡天游撰　香豔叢　一〇七
女俠荆兒記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叢　一〇九
貞烈婢黃翠花傳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叢　一一〇
王氏復仇記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叢　一一一
俠女希光傳一卷……□　不著撰人　香豔叢　一一二

神異小說

別國洞冥記四卷……漢　郭　憲撰　百子　一一三
穆天子傳注疏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晉　郭　璞注　芋園　一二一
齊諧記一卷……清　檀　萃撰　續金華　二五五

W1195/01

杜子春傳一卷	唐　鄭還古撰	藝苑	二六一	一
蘇四郎傳一卷	唐　鄭還古撰	香豔	二六七	一
靈物志一卷	唐　不著撰人	香豔	二七〇	一
織女一卷	前蜀　牛嬌撰	香豔	二七五	一
搜神秘覽三卷	宋　章炳文撰	續古逸	二七七	一
金華神記一卷	宋　催公度撰	香豔	三二一	一
湯媼傳	明　吳寬撰	香豔	三二四	一
慵母傳一卷	明　王鏊撰	香豔	三二五	一
月夜彈琴記一卷	明　不著撰人	香豔	三二六	一
張老傳一卷	明　不著撰人	香豔	三三〇	一
見聞錄一卷	清　徐岳撰	說鈴	三三一	一
廣東火劫記一卷	清　梁恭辰撰	香豔	三六五	一
物妖志一卷	清　葆光子撰	香豔	三六七	一
山齋客譚一卷	清　景星杓撰	昭代	三八九	一
信徵錄一卷	清　徐慶撰	說鈴	四二三	一
述異記三卷	清　東軒主人撰	說鈴	四四七	一
曠園雜志二卷	清　吳陳琰撰	說鈴	四九三	一
龜台琬琰一卷	清　張正茂撰	香豔	五二五	一
虞美人傳一卷	清　沈廷桂撰	香豔	五三一	一
羽族通譜一卷	清　來集之著	檀几	五三三	一
龍經一卷	清　王晫著	昭代	五三七	一
鸚鵡越頌一卷	清　黃周星著	檀几	五四三	一
俞三姑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五四七	一
玫瑰花女魅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五五〇	一
花仙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五五一	一

郭氏玄中記一卷……□　郭　□撰　香豔　五五三
碧線傳一卷……民　葉德輝輯　香豔　五六三
誌舒生遇異一卷……□　不著撰人　香豔　五六六
誌許生奇異一卷……□　不著撰人　香豔　五六七
玄妙洞天記一卷……□　不著撰人　香豔　五六八

情豔小說

步非烟傳一卷……唐　皇甫枚撰　香豔　五七一
鬱輪袍傳一卷……唐　鄭還古撰　香豔　五七五
杜秋傳一卷……唐　杜　牧撰　香豔　五七六
沈警遇神女記一卷……唐　不著撰人　香豔　五七七
趙后遺事一卷……宋　秦　醇撰　香豔　五七九
麗情集一卷……宋　張君房撰　香豔　五八三
竹夫人傳一卷……宋　張　耒撰　香豔　五八四
春娘傳一卷……宋　王明清撰　香豔　五八五
春夢錄一卷……元　鄭　禧撰　香豔　五八七
雙頭牡丹燈記一卷……明　瞿　佑撰　香豔　五九一
洞簫記一卷……明　陸　粲撰　香豔　五九五
悅容編一卷……明　衛　泳撰　香豔　五九七
閒情十二憶一卷……明　蘇士現撰　香豔　六〇〇
鴛鴦牒一卷……明　程羽文撰　香豔　六〇二
豔體連珠一卷續豔體連珠一卷……明　葉小鸞撰　香豔　六〇四

花底拾遺一卷補花底拾遺一卷……明　黎遂球撰　香豔　六〇七
燕臺花事錄三卷……清　張　潮撰　香豔　六一一
笠翁偶集摘錄一卷……（王增祺）　香豔　六一二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一卷……清　蜀西樵也撰　香豔　六三六
竹西花事小錄……清　李　漁撰　香豔　六三八
影梅庵憶語一卷……清　鵝湖逸士撰　香豔　六四四
黛史一卷……清　芬利它行者編　香豔　六五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一卷……清　冒　襄撰　香豔　六五七
雪鴻小記一卷補遺一卷……清　張　芳撰　香豔　六六一
豔囮二則一卷……清　趙吉士撰　香豔　六五二
吳門畫舫續錄三卷……清　珠泉居士撰　香豔　六六六
畫舫餘譚一卷……清　嚴虞惇撰　香豔　六六一
秦淮畫舫錄二卷……清　箇中生撰　香豔　六六六
吳門畫舫錄一卷……清　棒花生撰　香豔　六七八
西溪山人編　雙棋景闇　香豔　六八八　七二五

宋樂錄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六

王灼著

宋刊本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東洋文庫藏宋刊本

樂善録序

或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大哉言乎以吾樂善之誠推之一家則一家之人皆樂善推之一國則一國之人皆樂善推之天下則天下之人皆樂善豈獨處家而已哉隴西李伯崇迎曦先生之曾孫天資樂善得南中勸戒録伏而讀之深有契於其心遂博覽載籍旁搜異聞凡有補於名教者增而廣之分爲十卷名之曰樂善録亟鏤板印行使家家藏此書以廣天下樂善之風此伯崇胷懷本趣也隆興甲申七夕日蒙埜何榮孫序

知縣胡公跋

予觀邑士李伯崇所編樂善録佛氏所謂因果之説盡於此矣有近聞異甚惜伯崇不增廣之子友章德茂以總檄來眉山寓驛亭忽一夕夢女子自稱齊州慕容氏之子坐生前奪所捨僧田充行奩參對幽冥罪業未洗杻械在身哀泣悲訴求德茂爲作佛事贖之噫茲亦異矣余嘗論之世間一切法皆爲幻相雖大地日月會歸於盡所不可隨幻而滅者惟心耳善惡之報皆由心造今使衆生善心一萌則種種善業悉現於前名曰順境又使衆生惡心一萌則種種惡業亦現於前名曰逆境微妙法身則如虚空了知善惡無有交涉深達罪福無起滅相慕容女子作業於心而不自覺所受罪惡亦復如彼苟爲不然衆生於此能以七寶裝嚴供養乃至無量無邊布施皆爲以幻而作佛事我佛如來坐斷諸幻豈以是故罪福衆生故曰起諸善業亦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罪

福如幻無起滅有人能觀此書當聞此四句偈
隆興二年十月日陳郡胡晉臣跋

運使李太博詩
法曹學士轉示
樂善新編賦詩奉
謝 李 石

不讀非相篇人心謂如面陰機蜮窺影巧攫狙
伺便誰於牛毛端萬念回一善此間有堂奥次
第躬履踐自言不爲惡凜凜三語掾世塗多疾
人奇藥得瞑眩貽我南陽書補作東平傳魯國
焉取斯爲語宓子賤

淳熙二年正月初三日

李昌齡編

大觀間一官貞於京師買靴認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家言一官貞攜來修可候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二三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繁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能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久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繁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勸戒錄

僕射王公至道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飢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粮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緑衣非童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憂民心故以此爲宰相干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湘山野録

潮倅余嗣紹興戊辰干綱欲往在所湊磨勘轉官薦子將行乙夜忽一人執旌呼嗣曰司命召公嗣起行回視其身乃在床上自謂死矣心甚怖俄入一城地皆琉璃甃布所過樓閣金碧輝映復自寬曰必非惡地既至一大府立殿下眞官命引登殿嗣至案前熟視眞官乃建炎間越州同官也姓章名宇文起笑謂嗣曰今年考校得三十人見公姓名故特相召欲令公知嗣曰嗣才劣官卑安得預此眞官曰此間豈問官之尊卑人之貴賤惟看一念正與不正公官資儘有壽止七十四若辭榮納禄可延一紀自此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皆未可量公欲之乎嗣敬諾乃命引出道過一處聞呻吟聲驚問使者曰世間何罪爲大使者曰不孝爲大欺罔次之殺生又次之既出門嗣曰何以見教使者曰此去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則記取祭先寢則記取

存息皆修行之要及甦不數日遂辭綱致仕人以此多之夫章之爲司命余之預考校豈非公正而然耶士夫不可不以此自勉 余氏出神記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索湘爲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爲學士時常爲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贓名汚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爲帝所容君爲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謝之帝必受賕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事林

超然居士趙令衿赴星子任因遊五祖山恍見一老僧謂曰君至晉州當有一子之戚蓋前生知晉州以公事禁一婦人其人因失初生兒此其報也言訖不見次日至黃梅幼子善郎感疾不行會縣令吳宇語及此地在唐爲南晉州越四日至白湖驛去黃梅纔三十里善郎果不起

難拒言旣不見湘感其誠乃爲禱謝樞舟果無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欵然而去以此知公感異僧之告乃爲文以警世安知善郎物故之所非昔日兒死之地耶 君士文

公爲無地起樓臺宰相不亦榮乎 王日休勸戒録

東都有人養鸚鵡甚慧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唐剌史李鱉玄聖遺蓋篇

波斯多本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 阿育王經

者皆以見聞入道人而不能是猿鳥之不若

劉承勳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鈎考劉旣專宮事乃盜用無筭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

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富貴時安知有今日事大抵食君之祿而又剽竊公帑宜無遠大故死有餘責而殃及子孫者多矣 楊文公談苑

潘謹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絶色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雖二將虎狼終不敢犯 楊文公談苑

黃靖國熙寧初死而復甦自言至陰府府公問曰鄉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者識之乎有一事可以警世徐驅一婦人出命以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浹地號叫之聲所不忍聞曰此華陰主簿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從故受此苦聶延壽金陵道士章齊一能詩尤長於嘲人皆畏之後得疾噤舌而死今之好嘲喜傳者不可不戒 楊文公談苑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此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博而造物亦厚其報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

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遂白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夫李符本欲以春州中多遜而不知反受其報乃爲後

日竄死之所（楊文公談苑）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凡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

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賤顯宜哉（事林）

近一人還竟見陰司追到一官員主者謂曰惟願汝善勝於惡即得受生萬一惡勝於善此不容私命取善簿乃一小青軸主者已屢頻又命取惡簿乃一大黑錄主者愈不樂復命取一秤無錘頭尾皆鈎掛青軸黑錄秤之青軸乃壓起

數少而利重故能壓起也以此知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勉向使無此一事誠亦可何僊姑在世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僊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以此知上天之難欺也（勸戒錄）

曇相禪師（觀音化身）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囚一十七人吏考掠無完膚故有此報今三十年矣尚餘三年夫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苟

存心不恕罪報其可逃乎（十生記）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事林）

侍郎种放謁陳希夷陳曰公相貴然無壽放曰奈何陳曰惟寡慾可得中壽放遂不娶亦無侍及天下惡錄大者件數多而害輕青軸小者件

妄壽六十一而終以此知多慾之人不無損壽也（聞見錄）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眞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命吏請黃戒令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蒙眞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斛斛不增價糴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乖崖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令坐索公裳拜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心不爲嗜慾所惑則必爲慳慢貪嫉強橫姦詐所惱矣公能如此宜爲眞君所重（類苑）

王纂憫中原饑饉於靜室飛章哭泣告天後三夕感太上道君降謂纂曰子憫人上章地司列言吾所以親鑒於子今以神化神呪二經授汝行之可拯萬民陰功可成眞階可冀後果僊去（高道傳）

一士人赴試京師道見一人開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當受陳留簿問有某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私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求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路取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眞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來此守官當治汝明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果受陳留主簿一念之惡遲了十年戒哉（勸戒錄）

楊震爲東萊太守道過昌邑邑令王密夜以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子秉爲侍中尚書自震至彪四世太尉爲東京名族夫王密謂夜無知者而賂震以金震乃謂已有四知而拒不敢受人之所見既殊福業亦相遠矣（後漢史）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墨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讀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簟爲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爲作懺悔姑録之以爲教唆者戒 十生說

石揆妻厭多産嘗兩殺初生兒後數歲有孕一産四子苦痛不可堪忍良久母子俱斃又有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産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馳往省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破胎傷子者不可不知 東坡集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人謂禽獸無知可乎 湘山野録

程仁霸攝本州録參眉山有盜蘆菔根者所持爭得非法殺人命引到獄面對一囚血肉淋漓泣曰爾非法殺我今無受託之所公方憶是冀賊詬之曰糜汝萬軀未足雪其父母耻尚敢訴乎旁有一吏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爲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

公視之乃從事河陽日一幕典公曰爲之奈何吏曰幸公筭未盡但遣令受生即可脫去公窘怖叩吏所以遣之之術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華經公許誦經因乃釋去夫糞賊之情誠難容忍法外之戮陰司尚議其非況私喜怒徇請託受賕賂而陷人於法者其罪當如何 湘山野錄

史沆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長世以卤人目之然亦以此自敗累坐事羈房移襄以卒 類苑

杜延喜雙目風瘡食已即吐口眼中常出白蟲長寸餘細如線緣遶面上腥穢不可近其子光福以宿業禮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行鑿常以草葉間蟲置人口中欺之曰齒蟲又以騾脚筋置人眼中欺之曰眼蟲以此死墮蛆蟲地獄今始得人身故有此報蓋醫家最難一念纔差性命所係豈可更爲欺誑 十生記

郭文慶問曇相曰舅氏徧體害瘡痛不可療其故何哉師曰汝舅前生以針爲醫不善其術誤傷于人此其報也今之醫者不可不學 十生記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爾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舡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鉤求得之療救僅免夫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可以感通 神明如此 並史漢

越州一寄居官姓李於紹興十三年詣行在磨勘轉朝奉郎告下兩日遽死及甦遂焚告人問之乃曰被攝至一官府見廳上有着緋着綠二官貟與吏人說話若議事然久之方叫云朝奉郎李某汝分只合做朝奉郎兩日却餘二十年壽汝今要作兩日朝奉郎耶要享二十年壽耶我荅曰只願享二十年壽復旨揮云汝既還却焚了告命夫官吏所以商議者蓋官爵與壽數參差故議而後發問也今録之以爲貪冒躁進者戒 勸戒錄

樂善録卷一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爲父犯大

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

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爲洞天眞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逝夫竇公當夭而壽當絕而續五子八孫皆列于朝者何哉蓋積累厚而報亦熾愚者無知營營自苦平生無一善事福盡還墜後不如今悲夫（范文正公集）

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於家貯五十萬錢

扃鐍甚固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冀其間有以多爲辭者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介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爲辭者信世俗之貪冒而廉遜者誠難其人（高道傳）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右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州告其事徐以聞奏　太宗遣內侍閻承翰

會副使李琯與徐雜鞫之抵罪籍沒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血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彀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普父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馳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泰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王銍清話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一大官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類苑

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貧發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被刼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等物因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謂枯骸無知可乎 類苑

韓澈任吳山令宇文覿辛稷就澈讀書因行見縣庭槐樹下有青氣勃勃自小孔出掘之乃一塚骨節具在遂以新棺殮葬諸野一日聞空中有聲謝曰我晉將軍契苾鍔也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求遷不可得今蒙改葬何敢忘然辛榮祿足光其身宇文命薄雖獲一第終不及祿吾當救其三死以報之若爲正郎吾亦不能救矣後覿爲河東節度書記拜勑四日而卒 廣異記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爲臛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旋割取鮮腴以供饌一飡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鍍搆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爲節

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卧内每夕焚燭二炬煖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鱠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木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録出以爲豪侈者戒 談苑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爲戒 歸田録

裴度屢點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縗絰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向使貪者得之必有歉然不滿之意詎肯舉而還人耶誠亦人所罕能者 摭遺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嫁得一妾極姝麗名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是夜夢一緑衣椳簡者謝曰予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爲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子不佞帝已許與公延二十五年壽富及三世後果如言蓋男女之有室家者人之大倫劉能不以姝麗動意捐財嫁之世之富民肯如是乎 陰德傳

鍾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又不歸一日過蒲城邑令延

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
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
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柩家樊已
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噫樊
氏怨念一瞑目而魂已馳於其夫之側矣容可
避乎 湘山野錄

虞城尉侯生妻韓氏夢一婦人碧襦絳袖以金
玉爲首飾自稱盧氏愠謂曰子與吾爲仇韓
曰妾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曰我前生爲職

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今訴上帝復令我代子
子大期至矣廳上有冠服而坐者亦曰寃誠有
之韓悸而寤因摧沮感疾而卒侯生再娶蕭基
女及蕭氏歸衣服首飾與韓所夢無異侯以告
蕭蕭曰妾初爲外族盧氏所愛誠以盧爲小字
也爲人繼室尚是寃報況夫妻之間恩義有不
足者豈偶然哉 響應錄

一試官常於省闈私一舉人後作倅磨勘轉正
郎欲以郊恩薦子告勑未下時一衙前死而復
生言至陰司見廳上方擬呈某府通判某官令
年遇郊薦子事陰官欲判復閻筆曰這官人往
年作試官常私放一舉人及第今當於他身分
上奪了這一箇恩澤以除折之遂判下吏奪以
去其人果不及拜正郎而卒 因果錄

孫覺作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八
通誤作粗通既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
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時一科十二人皆
不能對乃俱落之後裴湘病絶而復蘇曾魯公

往省之湘曰比至陰司見孫覺相揖云爲誤落
舉人見追尚未對定魯公怪之不數日孫覺果
卒此可爲後來試官莽鹵訛謬任私意而不行
公道者戒蓋朝廷取士容可私耶 燕閒錄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
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
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
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福故今
生受之豈可不更種後來之福耶 勸戒錄

王和叔蜀人善鑒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其術盛行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於彼處得賣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做（勸戒錄）

桓闓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陶靴然曰我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于世得非有過幸爲訪之桓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蚩虫

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況殺命以養口體者邪（高道傳）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於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爲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人謂殺生無害可乎（鮮端夫戒殺文）

蔡忠伯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爲人排斥佛老極惡緇黃父叔賢不能禁但陰施財鏹修寺飯僧以贖其過後叔賢死復生呼忠伯諭曰陰司初責吾好毀善道欲加吾以拔舌之苦吾告其誤命引吾於功德案照問吏曰非爾也爾誠有善然爾子忠伯罪不容逃已命追之矣爾死一日後本當生某官家歷官至四品以忠伯故父子合相坐今只得六品言訖復卒不數日忠伯果死其妻亦被攝至陰司見忠伯已有犬形之報

蓋道釋二教皆本化人已所不知豈可輕議（翰苑名談）

陳昱暴死復甦自言至陰司陰官命吏檢籍示之籍曰陳昱年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復批曰以平生不燒香當不壽蓋無信向其他可知（毗陵集）

前峨眉令奉議王公湘紹興辛巳歲摧茶雅安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篇中十數事後痼疾寒疝發作痛不可忍忽昏悶殊絕更衣而卧兒女環泣自覺已身恍在半空下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傳呼云王湘方欲行太上感應

篇十數事眞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以此知一念之善造物不虛其報於此亦可見公履踐云 感應篇跋

一獄官冬夜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怕寒不出獄中罪人却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乙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遂登第一言之善其報如此 勸戒錄

蜀主嚴治盜賊贓無多少皆斬一日吏引三盜瘦者至庭覆讞贓止數百主亦憐之會與杜光庭論道殿上主目三囚謂曰如何意欲決一言於杜而釋之杜但唯唯竟論斬盜杜歸三無首者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赦公忍不出一語以相活今冥路無所歸奈何杜大悔遂辟穀一年修九幽儀以拔之歲餘魂方捨去

噫一嘿之間遂致三盜於死人之語言雖當謹審然不可一味緘嘿當言不言與言而不仁相去一間 相山野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 勸戒錄

二人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以未曾開園不許賣一人繼往買之園子乃喜曰想汝熱渴且賣與汝二人皆與園子素不相識見一人怒而却之見一人喜而賣之人以其事問誌公師曰園子五百生前是一赴法人時此二人同看買得瓜者蓋嘗有不忍之語故今見之喜買不得者蓋嘗有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嗚呼一言之間遂成千生萬劫之怨況怨有甚於此者

耶 佛書

張商英監荊南鹽院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責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識者以爲告訐之報 談苑

潭倅張著奉時祀於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於地陳籩簋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神可慢乎 類苑

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勑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能食素茹葷而往方昇殿忽得暴疾口鼻流血以終齋可廢乎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衆一沙門地坐前列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富壽坐殺牛三百七啖犬肉今當貧夭世庠曰食犬有之而牛實未嘗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辛鳴呼以不禁與汝不禁殺牛而坐殺牛之罪有官君子其可不知好與人

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 屠牛報錄 陰

提刑許公洎運使王公蕃宣和初以築事會于思偶及巴峽殺牛成風王出教牛勸戒錄示許許見景世庠事嬖然曰是吾責也求類牛事未遂其年知恭州一日遊嗣隆聞牛呼苦屈聲跡之聲出郡人蒲十五家剖下解肉中既得牛頭又大唱苦屈連數聲跡者驚什蓋公求類牛事戒人未果故神物假此激之耳 王公石刻

節娥洪雅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既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污我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 節娥渡記

倡王氏以甕貯錢將修百僧齋先期請曇相師曰汝第四女前生本男子某誓言願得受端正女

身今人愛悅故今生在汝家然所貯錢已化齋
恐難成王氏歸發甕錢果化爲血水驚告曇相
師曰世間十六種錢皆不可用亡僧錢賣神佛
錢爲官以威逼人錢爲吏以曲取錢屠殺物命
錢貨賣毒藥錢（破胎損子殺蠅殺鼠皆是）酤酒柞油錢宮諸
畜類斷兒子種錢偷盜錢日中曬油錢破賣常
住錢販賣男女錢養飼畜類錢貪齋趁供錢飯
店獄子杖直錢衒賣女色錢汝賣女色即其一
也王大感悟遂嫁四女嗚呼人之受生皆一念

所感其可不正然此曹安淫賤而不以爲耻者
何哉蓋楞嚴所謂淫習者也使其能自循省我
在人中誠何等人所爲誠何等事諸佛何以戒
人勿近世俗何以呼爲匪人一念回光轉身便
生善處如其未悟惡境現前 十生記

樂善錄卷二

李 昌齡 編

孔塤任宜黃令丁母憂既葬屏服歷官至祕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親識相覿無虛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手胷前曰我塤母也塤令何在群兒奔告塤與婦劉氏急造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爲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

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達官所加金碧飾麗而獄吏峻嚴麤惡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所好者經卷皆以汝莅官多陰德不至擾我僅一年得釋又從次女祭享凡七祀復以誤殺牲事赴閻王殿獄就劾方收繫三日以金華叙封到陰律例得告百二十日還世居二女家誓不已母怒稍息求汝顧欲罪汝以警世塤哭告不已母怒稍息求課經以償向所受恩者丁寧戒塤及婦勤視塋

塚歲設一祭寧山神以安我劾官當無歉陰德以累子孫吾視陰府貴官子孫多因父祖所累不釋者十六七而超去者百無一二婦孝莫大於寧神而德莫先於正家爲人婦而弗克安舅姑以昭孝罪莫重焉爲人母而弗克正家教子孫以事祖先災莫甚焉汝當敬信無忽至夜月暝遂失不見塤發塚果如母言遂擇地改葬設庭宇守護如法致嚴以祀召浮圖課經薦之人以其事告左僕射王荆公公異之元豐二年以河

北便糴授塤塤至相府荆公以所聞語塤塤盡泣而後對公亦潸然今有親死不葬或寄寺觀而不顧者其罪當如何 疑獄集

支漸喪母既葬廬墓日號慕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鶴集松上明年貍馴其側觀漸上土又有異烏一目如丹漸哭烏亦悲鳴夜則狐貍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烏翔集一白烏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淚下如雨見者悽惻鄰舍荀氏子

不告而娶棄親不視見漸如此感愧侍養　神
宗詔賜粟帛以爲本州助教漸八十白髮再黑
脫齒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爲至孝
之感　麈水燕談

歐陽文忠公嘗宿采石渡夜聞呼聲曰去來舟
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攜至公
私念舟尾迫浦且無人必鬼也至五鼓又聞岸
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者
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皆無所得而歸公異

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寺以告長老長老曰昨
有施主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乳卧少頃腥
風滅燭時皆駭異但不知是此否公問其日乃
宿采石之夜謂齋設爲無可乎　夜話錄

張景少以事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時道士陳履
常善昇章能遊神冥漠景以李田姓名謁陳求
奏一章以決休咎陳自初夜伏章至後夜方起
乃謫景曰幽冥之事爾尚欺之況人間乎吾上
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爾以欺陰固
無休證景數年遂卒謂昇章爲無可乎　湘山野錄

巴縣主簿黃靖國死而復甦謂所親曰吾以殺
戍卒事被攝至陰司幸理直得還初至一處見
門户鱗次各有防衛我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
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
門曰此唐姦臣獄也我問曰何此輩錮之之久
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無有出期　名談

給事中范諷少縱酒落魄醉卧兗州堯廟毀中
被攝至陰司陰官大怒曰堯之爲神誰不知敬

子爲儒者乃敢慢之命送獄治罪以吏白當爲
三品得免過廊下聞捶楚聲於牕隙窺之但火
焰烘然聞聲而不見人又窺一處見赤然銅柱
反縛數十人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憊狀我以
問吏吏曰此歷代好殺之人遭害者受生皆盡
始可釋去然去人天遠矣　燕閒錄

韓魏公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
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
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

業所活甚多明詔嘉奬公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殺黿爲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金紫而坐者乃韓魏公也勉以老幼無託告之公已惻然密諭勉云今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府守衛者愈嚴惡見廳上有三金紫者坐勉出頭黿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金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泄此事命加凌窘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金紫者皆肯首嗟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

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所活七百萬人今在此尚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少頃數鬼捧一大木柙至三吏由廳而下檢將上呈西向坐者讀畢諭黿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黿滅勉亦得還如公用心眞大乘地位人也 魏王野錄

一州府歲饑大疫郡將憐之勸諭士民出粟拯濟委一官專領其事此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塢中但日一以粥飯食之而已然日出兩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相去遠矣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迦毗摩羅尊者到印度國太子命師往北山大石窟內禪寂師行逢一大蛇盤繞師身師爲授三皈依乃解去既至石窟一老叟素服而出曰某昔爲比丘常樂寂靜有初學來請益某煩於應對起瞋恚想命終墮蛇趣今已千歲幸尊者垂憫此蛇本修行比丘以法慳不樂教人遂招

千載惡趣之報 高僧傳

周篤好以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紹興辛巳歲忽暴卒至陰司庭下皆藍縷貧人各有吏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篤亦被驅立瀘州旗下顧瞻左右半鄉里餓死者心甚怖少頃點名至篤廳上坐者如一畫星官呼篤諭曰汝本在飢餓籍中以汝好爲人說太上感應篇汝雖未能行其一二然聞而遷善者多亦有行持證僊果者皆汝之功已與汝別注壽祿矣篤既出一吏呼篤戒

曰汝還陽間切記將太上感應篇廣行流布筭
遂甦此人本市道小民以法施誘人於善遂獲
壽祿之報感應篇跋
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禮問曇相師曰此兒
前生能煮鐵爲銀假銅爲金以欺人故得無眼
報死已當墮倒懸剉斬拔舌剜眼等獄出已復
墮傍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常困飢寒況欺謾
有甚於此者耶十生記
釋迦文佛說法華經時有十羅刹女與鬼子母
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說呪說偈誓願擁護
持經之人若夜叉羅刹餓鬼等欲求其短令不
得便偈曰若不順我呪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
分如阿梨樹枝如煞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斜秤
欺謾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因
知訕秤不平爲罪最大世人方以爲能豈顧幽
冥之戮耶
羅睺羅在母腹六年方生人以問佛佛云羅睺
羅往昔世爲國王時有一道人來見留於後園

偶忘却六日後方請相見以滯留道人六日故
令受六年母腹之報其有爲官不恤人命
或置人於牢獄而不加省其報當如何
艾彥明綽有鄉行事神甚謹祈禱輒應一日祀
以太牢神乃不降且曰牛有功於民非祀天不
殺吾何敢享時刑部貫若水聞之遂嚴戒不食
有三婢舊在雇主家無歲不病疫至公家乃不
病梓州路連歲疾疫及公爲提刑力勸人不食
屠者皆令改業牛自斃者瘞之疫疾爲衰
合州都吏孫亮一夕見冥吏來攝拒曰相者以
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一尚餘一紀豈公誤
耶冥吏曰相固有之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促
壽公治平初爲司理獄掾郡人馮清訟婚事理
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此減公壽三歲也治
平末公得意郡守李侯譖逐同曹吏蘇宥者有
諸曰有之此又減公壽五歲也前年公從母失
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此又減公
壽四歲言訖亮乃辭氣屈伏而斃今之胥吏所

以獲譴於陰者何止三事罪報之來何止促壽且因果事目前豈無但人終日營營夜則昏睡何暇澄思審觀而識之耶 前定錄

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陽間禁網寬踈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一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榨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怪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裹糧於名山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 惡戒

查道母病思食鱖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冰開得魚尺餘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虛己母喪明醫者謂曰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己舐睛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行簡吮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

眞宗一日令馮元談易欲得純學三數人如同人便裹頂帽橫經並坐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

甦自言至一處有兩隻大船皆滿盛遺棄之物不潔之水一鬼在傍逼令呷之且曰此汝平生所耗之物豈容不呷秋婆不得已強呷不數口已覺腹滿驚悸未復言訖而斃世之婢妮耗費人物豈顧死後幽冥之戮耶 因果記

一官貞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婦人接錢良久方提酒出色赤如血飲之甚美欲再買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好潑撒酒故今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榨出

供之其官員矍然趨出行數里逢路人問之皆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

李璨子名翁孫年二十八未能言璨叩曇相救度師曰此兒前生是白衣居士董嗣先也以非理說教不依經義故令得啞報嗚呼白衣尚爾況披佛衣據佛位浪稱長老於天人大衆中敲床舉拂傲然以傳法自負然所言妄誕迂踈不合聖諦疑悞初學使罔然不知所歸往往取紙上語假說法以相諷者其罪當如何 十生記

昔十方救苦天尊入於九幽拔諸苦時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無所傷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佩受九真妙戒救苦靈符吾故以神力隨念救護遂宣禁戒以斷惡根一時罪竟普蒙濟渡其後杜廣德以簡牒而能釋三盜斬首之冤李若沖以簡牒而能脫張太華父囚之苦此皆近世明驗未可悉陳故今薦亡例以簡牒給付簡固天篆不可得知然所謂禁戒者果何戒哉不過曰孝曰忠不殺不淫不盜不嗔不詐不驕行之不二而已夫豈難事人皆可行但人愚迷只做世間活計不顧死後陰誅於九戒中一無可取考其孝則生事死葬不能以禮者多考其忠則爲已營私不能奉公者多考其不殺則嗜肥啖脆不恤物命者多考其不淫則野合淫奔冒犯廉耻者多考其不盜則慳貪不義巧求橫取者多考其不嗔則誕慢矜高凌人傲物者多考其不詐則誣賊害善曲心不實者多考其不驕則欺天慢

神不信因果者多考其不二則朝作暮輟執心不專者多終日營營如醉如夢一旦殞命然後子孫假人說戒冀其受生嗚呼與其聽受於杳冥不可得知之時孰若遵奉於可以身行之日人命無常日從變滅若不早悟後悔奚追悲夫

人有姓嚴者少時誘鄰居女以逃有司捕捉甚急嚴懼事露夜醉女子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後爲節度使日病中見女子哭而前曰我爲

公手所殺訴于帝期在明日晚是日果卒 成都記
寶軌嘗害尚書韋雲起後在洛病甚忽語家人
曰扶我起韋尚書來言訖而卒 成都記
虢州司户王凝卒于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
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
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
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
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
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

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義之奏白其
事于朝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旅舍主人嗚
呼世間婦人不識廉耻而汚辱其身者甚多故
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欽慕 五代史
劉曜獲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
見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
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
貞女也以禮葬之世之淫妻蕩婦聞辛氏之風
必有改行而自新者

寶連香比丘尼私行淫慾妄言淫事非殺非偷
無有業報以此一語遽墮無間之獄蓋其說一
行人果信爲無罪則淫風熾而人倫喪矣宜其
獲大罪報 楞嚴經
昔老鴉村有一老翁身生贅肉痛不可忍割去
即止既割復生每割凡三十餘片其嫗以宿因
禮問曇相師曰汝與乃夫前生嘗行淫誓言願
世世爲夫婦多男女又食肉應供受此報盡汝
夫爲牝羊日數受淫年四生子此蓋淫念所感
豈可謂爲無罪 十生記
劉伯龍以家貧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傍撫
掌大笑劉曰貧窮豈有命耶不然何以爲鬼所
笑也蓋世間財物去留不常命當有之則自不
勞苦分合貧薄則終無所成若分外營求皆是
妄念安得不爲鬼物窺笑 南史

李 昌齡 編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
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
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及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
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
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横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
此爲闕陋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
耶終不聽臨終沐浴右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
殮絶無腐氣此可見公履踐然今士夫鮮有不
以外物動其念者 類苑

曾魯公以蜆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
多故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告翌日則
有以兩簏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其夜復夢被
甲者來謝 東軒筆記

唐詢家因煮鷄忽有火光出于釜上發蓋視之
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産鷄子其黄化爲菩薩像
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
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于府
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爲文以記之
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横果於決責與門下客楊
詢最相得每事必以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
所忤意但一切讚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盛
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
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
開之惡者汝也楊開之罪當坐於汝無所避也
不數日果中惡疾而斃此佛書所謂讚嘆人爲
惡者也 惡戒

安庭栢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彼此
雖至親密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
張義最相善俄至絶交李中甫兄弟久同居無
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
語而能使人遽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
貧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
如此狼狽數年方卒豈非兩舌惡口之報耶 勸戒

周利般特迦於過去世作大法師祕惜佛法不肯誨人故今愚鈍讀一偈經百日矣得後遺前不能憶記今有據師席而不能以誠教人者安知不招來生愚鈍之報 楞嚴

婦人有姓王者厭生產屢壞胎又以其藥爲効傳之于人後有孕復毒以藥不能下痛苦萬狀謂爲死矣迫而視之則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產而卒臨終自言見一鬼謂曰汝藥此時復有効乎寃家已集惟待汝至處分耳此事尚不可行之於已而可傳諸人乎

峨眉山士子授徒千里人某氏之館某氏有妾既生子可傳矣隆興癸未復孕厭其多而害之是夕士子夢一小兒頭半破被血自某氏之堂走出持白紙泣曰某氏與其妾某殺我我將訴之矣黎明某氏嫡子告士子曰子庶母宿又生子頭碎而死士子聞而大駭愚觀世人如此者甚多蓋安於習俗無復忌憚使稍知因果決不敢爲且惡獸尚念其兒而人乃忍害其子與其害子孰若斷溘況婢妾賤人何足顧戀爾既孕其腹矣而又欲不令生子是亦惑矣嘗讀九天生神章又參以太上內觀經益知人身至貴而破胎害子者獲譴非小蓋人於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爲人若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洞寞紫户之炁三月受梵監須延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塊術天碭户寞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蜜不騖樂天五仙中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真冲融之炁七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明天真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爲胞二月形兆胚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魂四月陰靈爲七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八月八景神具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

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嗚呼九天生之既如此彼處胎臟中豈不欲生於爾何負而爾遏絶而不使之生耶又有一種業重之人穢行有同狗彘及因有所出輒將棄擲重使無辜之子裸露於風霜雨露之下燔炙於盛陽赫日之中呱呱哀啼良久而斃且殺人者死國有常刑陰府法尤嚴密爾獨不畏而敢害之耶今人有平生無子者有數月而墮胎者有既生而不育者有臨産而子母俱斃者有垂老而子孫零落者有身不及見子生者有得子不數月而身遽死者皆其報也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蜂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爲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譬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温一夕巳就寢矣中夜有人叩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温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温曰奉天勑令知縣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温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温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乃王韶亦殺肥矬矮外無有者直温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一府帥得旨營治宫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

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無敢言者於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其後帥大有遷擢一日白晝坐廳恍見黃衣吏持一公牒示之署其上曰索牛骨灰事紙尾有大字批判數行帥視之墨尚新濕且有毒流下國禍及重泉之語帥怒曰我罪何至如此言訖倒仆而卒不數月推官亦死歷無數險阻至一官府纔入門見一金紫者謂曰汝豈牛骨灰事耶到彼宜子細讀案然後着字推官唯諾既至廳前一吏以帥狀示推官推官曰某以此得罪安得有罪請與帥面對少頃數十卒擁出一罪人五木俱具垂頭喪氣似不勝其苦狀推官視之則昔日帥也推官前曰台座豈真忘某當時劄子中語耶勢位氣性此時安可復使自作自受豈可累人帥無語遂伏俄聞簾內有聲曰速送出推官推官既出門復見前金紫者謂曰汝識我否我汝舅也以為人正直故在此略有職守此去願汝常運善心常行善事不然一瞑目後此間有無限可怖駭事誰能為汝作救護者此事制幹何彥升丈言之甚詳楊子羽錄示因併刻之以為世戒

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為馬郎所私有娠户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户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令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為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川宿東關縣驛恩然妾頂骨令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

更望一言於郡守令發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
將軍乎趙許諾遂明專遣一使臣以其事懇果
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户部舊日婢
僕惟老卒譚詠尚無恙王即以十數卒付詠戒
令必欲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
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
其處耶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
詠驚怖即爲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
傷郡爲葬于別墜時馬郎者爲東普郡幕忽一

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作地遂
卒一士子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
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絶不與同
寢處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士子略
不問妻飲恨疾益作臨終隔壁呼士子謂曰我
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士子終不顧其妻遂
死士子心不自安乃從邪説謀爲厭勝以土器
蓋其面又以索加木縛束其屍而殮是夕此女
子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彼厭勝然
彼以女故壽禄皆削盡矣不一年士子果卒嗚
呼死婢之倒埋寃妻之縛殮意謂如此則彼魂
不得靈寃不得直不知一念纔起百神已知不
惟不能遏其赴愬之寃適所以速吾不善用心
之罪故馬幕一見解而遂亡士子不逾年而亦
死戒哉
許眞君登仙之日玉帝詔曰脫子前世貪煞匿
不祀祖先之罪録子今世呪水行藥治病罰惡

鹹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鬼閑
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
背土陵空佐大力天下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黄
無或散慢以此觀之功行如許眞君以不祀故
尚有陰譴況爲人不逮許而不孝有甚於不祀
者乎又知呪水行藥皆能立證仙階但人論財
不以利濟爲念故旋踵破散而子孫凍餒者多
矣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筮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噫君平以善教人立證仙果其有以不善之語而啓人爲惡之心者獲譴不言可知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鄉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快快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公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鄉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迹其處得之時夫婦俱未有耦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闈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而公祇畏天譴之力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今錄之

使人知所畏避云

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夭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於二七夜寢卧不安忽見二吏至前召公公曰誰召我吏曰事密固不可使主簿知悅然不覺已隨二吏行矣約七八十里許見山崖險峭林木嚴密主簿曰我困甚不可行吏取馬令乘倏忽間已至一處若州城初入門見一道如繩行不十數步又至一處若官府所在吏引主簿自偏門入俄見一人着紫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則其父也責主簿曰

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然汝亦有陰騭故天不即奪汝算吾之死也齋醮不至誠厨子又不潔僧道皆非其人虛費無功唯今夕齋得僧宗順者有定力加持念誦冥契陰司又誦大明神呪經及奏九天生神章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皆得免苦汝還可為吾謝之主簿視囚半皆親舊及甦則已數日矣世有不信釋老者多以設齋薦亡為無益然捨齋醮當作何等事可以見人子為親之意耶蓋人見僧道不守戒律便謂道釋不足法而不自思我日誦夫子之言而不能盡為臣為子為兄弟為夫婦為朋友之道者豈亦夫子之罪乎安撫馮大學記

愚嘗讀太上感應篇篇中之語皆天府所定世人罪福條目然世人行事多只取快一時不知過後一一皆有罪報太上所以垂傳此篇于世者正欲世人知所避就也故近歲周筦以此篇勸化而立能脫饑饉之殃王公一念願行亦獲延一十四年之壽則太上利人之意從可見矣今附刻于後使家家藏此書人人曉此意則地獄何自而起篇云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常在人頭上錄人罪名奪其算壽又有三尸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減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所得見人之失如己所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過惡揚善推他切己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

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
邪遠(于願切)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也夫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
立三百善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
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
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
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
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忘輕蔑天民
敗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寡逼孤棄法受賂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
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
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
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損人自益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隨逆背親向疎指天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
之醜訐人陰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
教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
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逼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理烹宰散棄五穀
勞撓衆生破人之家收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
居人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見他榮貴願他流敗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
室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
便即呪恨見他失便更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
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
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彊取彊求好侵好奪

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酷
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鬬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
心非貪冒其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隨逆背親向疎指天
地以證鄙懷引神明以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
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嫉慾過度心毒貌慈
穢食餧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
雜眞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驁愚人貪婪無厭

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
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懷妬忌
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
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朧歌舞
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
竈火焚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
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乂視日月春月燎獵向北
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

奪其紀算算盡即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
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致
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
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
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
未成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
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乂乂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夜然後知釋教爲眞實而世法皆虛幻也 冥祥記

樂善錄卷四

李昌齡編

太博虞公祺於佛知見得大解悟平生仕宦以慈祥爲本以智慧爲用以大定力爲應世三昧故去弊事蠲苛征有爲必成成功必博於四蜀之民有生死肉骨之恩當他道誅索斂鞭箠馬牛其人之日公一潸夔再潸潼川民獨晏然倚以爲大司命紹興丁卯七月二十七日無病終于正寢其日清旦平坐俄仰而曰古佛皆生臺凡此皆一司之主耳獨公乃能直登佛位而更生之號又先見於大涅經當知公本佛地位中人也平生陰隲及人者多宜其子孫以洪儒碩學高識遠略建大功立大業忠佐 英主而澤被斯民也

資州資陽縣士人勾龍雾乾道己丑爲其祖父母及父廬墓以一百二十日爲期逐日辰午酉三時上土暇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校正字音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忽一白凉衫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徘徊周覽神彩頗異雾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穀常念更生佛號語既公身有白雲騰上廊廡煥明速舉首望見雲氣中有大樓閣綠牓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速灑然而寤時鄉老陳公西山邵公縉雲馮公華嚴覺公皆大書特書以紀其事嘗聞　本朝士夫生有陰騭死而復官于陰者如呂公誨不過爲司糾章公文起不過爲司命韓公琦不過主房簿富公弼不過司崖臺凡此皆一司之主耳獨公乃能直登佛位而更生之號又先見於大涅經當知公本佛地位

等飯侍者從旁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虞張誅叛虜惟此功三與汝霧讀畢白涼衫者命霧錄之霧益敬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今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霧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禱謝既至案上有袱物發而視之則霧所獻白涼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榮祖行及守祠蔡十五等皆相訝曰祠門不開者知幾年矣安得有此復取袱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馮兵士楊有功因迎本官入川至梓潼詣祠獻香之袱也迄今已八十餘年噫玆亦異矣愚嘗讀眞誥大凡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爲地下主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今神之意豈曰虞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劾貢父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既是馬默豈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飲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但感愴而已自此益慚恚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當時號其里爲猪觜闌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資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劃社人目爲說法馬留時邵篤以上殿泄氛出知東平邵高鼻鬈髯社人目爲泄氛師子王景亮又從而湊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氛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蘆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
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歛怨禍亦及之桐江詩話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
以豪傑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
有偏方霸王之分精於筭者如徐肇則許之曰
君得八少一當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
辯則許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頻伽鼻如仙
人耳如雌龍望視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然
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
歸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
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至于如此者楊文公談

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詷朝廷事爲人所告
鞫實抵罪籍沒其家葬南海城外然則三子
歸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
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至于如此者楊文公談
諸司使凌華骨相極貴善相者僉謂華當至大
官華既登仕版乃暴酷不法一日以病入陰司
冥官數其罪命鑒去貴骨華自此觸事齟齬快
快失意竟以貧死大抵操存在我予奪在天今
之所謂甲乙與夫骨法者皆未足恃使一爲不
善則天日臨之不容欺蔽安知不爲幽冥譴責
有如華之鑒出貴骨者耶九成評
許映入赤山催解束之道道成司命敕中君令
奏言於上宮移名方諸署爲地僊映去世之日
三官都禁左郎命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
虎至赤山欲執映以去且詰映罪曰夫欲學道
上隸眞人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
根仁心上逮乃得步眞索僊度名青府云何父
祖有殺人之罪冤訟方急又汝逋徙宿責列在
三官三官乃酆都六天所署每二共置一官專主考責非三元天也乃欲越幸
網脫奉隸眞炁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乘戾
不共桮酒罪咎如此陰考方加豈可欺太上之
曹使汝得名刋不死之錄耶汝若無對有司必
執也映答曰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
和鳥獸年遇凶歉疫癘相繼阿能散施家財救
濟饑渴親嘗方藥拯其疾苦臨人之喪如失已
親救人之患如己之患視人之疾如己之疾已

死之命懸于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
歲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是以功書上帝名刊
靈閣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僊應得度世者五
人登昇者三人豈爾輩鬼衆所知魴等稍沮適
司命亦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魴乃
捨去嗚呼許映已得度世而陰官尚執之如此
其急鄉使生無片善死有餘責者處之則當何
辭以塞周嚴二君之詰乎其俛首就執而沒身
於鬼官者必矣 真誥

劉滿好殺生又耗棄五穀生平惟能於本命日
醮謝北極一旦病革入冥司其隣家子已先滿
死十數年矣忽相邂逅謂滿曰子在生曾有善
功否若有則可無憂萬一無之事亦可駭滿曰
但只有本命醮謝一事其人曰此亦是也俟爲
詢之少選復至曰子之所殺物命訴寃甚急奈
何然子平生能醮謝北極令至此若又能持念
玉皇聖號或可有濟滿如教念之比至殿下見
猪羊鵝鴨哀鳴嘈雜無數在前滿大窘遽忘其
語忽見一青衣持一幡上有字云太上彌羅無
上天妙有玄眞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
極無上聖無無復光明寂寂復無宗元梵摠十
方湛寂眞常道恢漠大神通昊天玉皇大天尊
玄穹高上帝滿視之則隣家子鄰所教者遂至
誠持念良久口中有光物命皆隨光而去又見
一青衣於白雲中宣一黃牒曰劉滿殺生罪大
懺謝志堅可還本壽陰官再拜聽命呼滿謂曰
汝當還矣凡道釋諸書所載地獄一一不誣汝

今還世切在善巧方便誘勸世人令各各忠於
君上孝於父母持經奉戒莫殺物命愛惜五穀
則自然不歷于此滿方辭出復一吏前白王曰
滿雖當還然不可不令一見所造之業王唯諾
即一卒驅至一所有一官坐廳命押滿受罪既
至一門吏叩扉曰罪人至矣門開見一大池敗
泔朽米殘羹腐炙蛆虫雜穢充滿其中臭氣逼
人絶不可近復有一鬼揮刃呵滿曰此汝所耗
之物喫盡乃得去滿大怖亟念聖號復紅光燁

然從口而出其臭腐物忽失所在滿遂甦嗚呼劉滿以赦當還而冥吏尚有留之之意蓋鬼道好終鬼道自凶各其常也按天師傳昔六天魔鬼散游人間爲民之害天師因與爲誓使之歸化酆都方其散游人間與民初無干涉尚猶爲害今既歸化酆都明主執罰使有罪在其掌中安得不爲所暴劉滿得脫其亦幸矣道藏

羣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羣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葬可緩乎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夷堅志

郡人有姓雍者母死久不葬乾道戊子里中火起雍倉卒扶柩置之他所無何其三歲子歘以驚風而斃是夕夢其母詬之曰我死許時幽愁之狀不可言幸而得生旣爲男子又已三歲汝爲子不謹遽然驚我使我魂神蕩越恍然復在柩中少定乃知此生又是死矣亟欲入殼則氣已絶不得入事旣如此爲之奈何涕泗潸然雍亦大慟而寤如此則喪葬之事是可以一切苟簡滅裂乎今人謾畢齋祭便謂無復餘事不知親死不葬或死受考責及六十年不得受生者皆當追治生人蓋譴其無爲親之念乏超度之功也近得章格閱之又不止此數事

大凡火燒其屍水漬其骨葬非穩便冒犯方隅棺槨不全墳墓破敗牛羊踐踏污穢蕪沒之類死者一一皆得訟於鬼官塚訟一典則生人無一日安矣不見漢天師將證果位而老君必先授以超度玄祖之文是玄祖不度則果位終不得證也

猩猩獾形人面顏容端正在封谿山谷間百十爲羣共相語言纏纏可聽聞之者無不欷歔性喜酒且好屐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者

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酒戕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旣而羣聚懽飲竟致醉倒取戕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嗚呼酒戕之於人也猩猩知酒戕之禍己而不免死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戕之禍己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笑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少去來休嗚呼人之念慮不正而爲惡趣所攝者多矣蓋邪念一起境即現前萬一着之便入諸趣亦猶客之但知赴婦人之約而不知所赴者水也

李玨世販雜貨每遇人買米即捨升斗令其自量玨但隨價低昂每升約取三文息錢而已年八十不改其志生平未嘗起僥覬覩物觧踊貴念時宰相亦同姓字罷相出鎭淮南夢入一洞府見峭壁上有金書李玨二大字可丈餘玨欣然謂己當之忽壁開有二青衣出曰此地乃華陽洞天金書李玨者乃江陽羅米者以生平不欺斗觧不倖物貴平用其心故上帝收錄使主此天非爾也可速出淮南懽然而寤因令訪問其江陽李玨歲餘果無疾而卒嗚呼淮南官至一

品平生乃無一平用心事如羅米之李玨者乎其所以夢入此洞者亦天意以此愧之耳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觧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霆所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已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冥數如此而上帝豈不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

貴耶宜其自取誅戮

高安丐者趙生名吉有道之士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醉輒慢罵元豐初潁濱蘇公謫居高安生忽來謁且約公夜遊期而不至詰之則曰度君不能無驚已獨往公曰子遊何至生曰比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公曰何故生曰彼因繫者多僧道與官吏蓋僧道逾分官吏暴物故也公嗟嘆者久之生既死數年子瞻復見之於雲安逆旅公因爲傳其事焉如此則地獄謂之爲無可乎竊嘗謂

胥曹無知固不足道而士類中亦有一種無見解人方未第時則高視大言傲然以伊呂自負一旦青雲平步則志滿氣驕聲色不惑其心利欲必奪其志區區日以進祿增秩求田問宅爲事求其所謂憂國愛民之念未嘗一萌于心甚者至於貪墨不公剛愎自用然食人之祿而履滿吏曰此人生前多棄餘物故貯于此今日飲三桮盡乃得脫又見奉節令趙洪方追至庭下言之尤爲可駭明稱參錄佩戒而半分不能奉行但知趨供貪齋而功課實常脫略妻孥之累

獄卒割剔其股血肉淋漓形容枯瘠絕不類人左右前後有破腦者折肱者穴胷者百餘人環而守之吏曰此人生前賊殺不辜又見一郡將考掠無完膚方供狀未竟又見麵店戶冉二者前列十大甕中貯腐水敗泔其七已空三尚盈滿吏曰此人生前多棄餘物故貯于此今日飲毀上有一黃綬而坐者一一披籍呼名詰問問

畢有枷項驅而北者有含喜行而東者但莫知往何所也及呼名至俊乃誤追得還嗚呼陰司豈有誤者蓋假俊以警世耳然人至于死誠亦可駭一入冥路事知如何其不隔陰而便得受生者萬無一二陰謂中陰身也爲子孫者多不能力行薦度又敢斤言謂無罪而不知彼死者日與世接萬冗紛然既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爲罪罪積不覺死有餘責地獄果也毒害很妬慳貪驕慢餓鬼果也汚穢惑溺殺害逋

負畜生果也隨波逐流無福無慧冥漠果也又至于存想非眞履踐不正享用過度傾巧自欺大凡靈利愈多獲罪愈重校其輕重固有等差不之信後果無成而卒是知分外營求非徒無槩而言之一有不臧同名爲罪使誠無死受考謫有待超度之說則藥笈琅函必不至造爲虛語以誑惑於人也夷堅錄

諸司使夏偕妻王侍中女也久病無生意朱嚴醫之立差因白侍中求爲嚴補官父曰今歲已許劉公才矣女怒形于色侍中亟命改奏朱嚴

制未下而嚴死於是復奏公才亦死嗚呼一四門助教名器之至輕者尚能死了兩箇醫工況有重乎此者而可僥冒得之乎多見其不能享也類苑

劉頌頗能文自謂巍科必當高掇嘗詣翊聖宮懇問前程眞君降言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頌不之信後果無成而卒是知分外營求非徒無益適所以損壽也眞君傳

樂善錄卷五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録參鞫之其録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録參詰厲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鄉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

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録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

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十月乆之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　太

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虚繼隆坐是罷其招討鳴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録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　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　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

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
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
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
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　太后原其族
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
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
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夫多不垂意于
此而不知彼死者不可復生冤不得伸我之由
得吾年已四十矣不過作一青衣執手版吏趨
走人之階除耳人生如夢何足道哉遂毀裂衣
冠葛巾草屨飄遊物外妻子家事一不擾眼一
日遇青巾於道上馬見其骨體秀異舉止昂藏
知必異人果呂翁也因叩其所以登仙之道青
巾曰登僊之道不在乎他要在乎積功則勤苦
修鍊累行則以惠濟物若捨功行雖太上亦無
能爲噫青巾之言誠確論也愚嘗讀道書自古
修行之士其入道之門雖各不同而得名刋不
死者無非功行後又求雲笈七籤經考之亦無

他說大槩爲臣當忠爲子當孝貧病當救危急當濟冤結當解物命當恤已過當省貪吝當除不負自心不訐人短清淨爲常慈悲爲用言必以善行不以惡動容舉足皆主利人如此修行利益方廣不惟度厄直可登僊有力即普救衆生無力即隨分而已若但能救一人之命則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冤枉非辜或修行吉善之人延紀亦當倍之其如服食導引又其次也

婦人有李其姓者鄉之婚娉成合多出其手人亦以此喜之無何紹興壬戌閭門皆死於疫家遂爲墟嗚呼媒亦何罪而掇禍乃爾竊嘗思之其欺誤人尚有可恕獨感移寡婦心志使之幡然改適一事大有利害蓋世有不幸而身死妻少者若又無賢父兄則妻之去留誠一門興替所係爲此人者所得幾何而忍造爲甜軟之語以感移之耶其心一移則夫之父母子女門户既改適與後夫亦未必兩皆

人有姓羅者以略賣男女爲業晚年疥癩饑羸面色如漆竟斃于路蓋其平日誘引欺誤凡所以求濟其欲者無所不至又加搭雇妳子一事尤當大獲罪報且今搭一妳子則妳子所產之兒勢必舉而與人苟與非其人養之不至與棄之殺之何異凡此之罪豈獨坐在其母其略賣與養之不至者皆當連坐在雇主身即是殺一兒子養一兒子也但人安於習俗視以爲常而曾不思念是兒也於往世臨死之日風火二氣欲脫未脫之時使無善力冥資風則若刀突四肢火則大生熱惱如是受苦經無量時氣乃得絶一息纔絶復以惡業歷諸幽冥之間大有無量百千苦事又不知經歷多少年數方且考謫

得獲解散考謫雖散亦豈容易便得受生須其身與見今父母緣業無異又須造物主張然後得因其不淨而成胞胎胎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闡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大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闡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

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悒惶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大熱大冷色欲過度當風差攵遊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兒皆不起乎一念當其念未起時則方寸湛然了無毫髮相遠及一念既起或善或惡福業遂相萬萬蓋其有權有勢可以必行故於果報之來或墜或升如影對形亦無可以避者但試取李詭祖

忽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事西山邵使君於更生佛記中載之甚詳今復表而出之庶幾侵漁刻剥者略知戒懼大抵勢要之地最能爲善最能爲惡爲善則有登僊證果之期爲惡則有折本失身之理事皆起乎一念當其念未起時則方寸湛然了無毫髮相遠及一念既起或善或惡福業遂相萬萬蓋其有權有勢可以必行故於果報之來或墜或升如影對形亦無可以避者但試取李詭祖

母子往往兩皆不保今既得遂誕育誠亦萬幸於我何負而我掠取其母使之失所怙恃復饑餒而死乎舉此而言當知世間有如此等事若無罪而實負重罪者其類不一但人無所悟入不自覺知今弱齡而遽亡及再踐生路而又復不育者即其報也

一士夫居于田間一夕夢其友嘗爲計吏者至其家哭泣求救其詞甚哀既出衣後乃穿出牛一尾不覺驚起家之人所夢亦合方相語未竟

冥司錄一觀則知邵使君令之所載不妄

友婿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閒楊忽驚寤因語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其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胷榮味交乎外視乎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自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爲樂安知自此一樂遂失身爲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止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之外又有一切巡行明神皆得按察何獨於蒼蠅而始疑其漏語乎

趙業以其妹婿賈奕殺牛連逮入冥司奕不即承忽空中有大鑑宛見奕鼓刀業有不忍之色奕始伏業將辭出復一吏拉遊上清遂共登一山至一院牓曰南院時冠履而坐者方命吏呈押戊申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及生年月日時又降橫列六十甲子其日有功或過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業以問吏吏曰此上清校勘所也

世人功過皆籍録中毫髮無遺每一經校勘功
即延年過即奪算無可避者愚嘗讀業報因緣
經得一則大與此合人之在生日爲一算積一
功則年算可延萬一造罪即命六天魔鬼捉其
魂魄上詣三官其不滿紀算者蓋因乎此今人
臨亡皆地司關奏諸天按察死名一定然後六

天魔鬼得以收其生氣而執其魂魄矣又按修
眞王經太陽爲陽宮摠司列二十八宿爲屬吏
太陰爲陰宮摠司列五嶽二十四炁治山爲地
司（治山即今二十四化）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爲水府凡
一年有二十四節炁每一節炁即太陽巡一宿
之中太陰常後行一日二十四節炁謂立春正
一年有二十四節炁即太陽巡一宿（雨水爲正月中炁太陽巡危宿中之類是也推驚蟄芒種寒露小雪日則巡兩宿）其日
二十四炁治山陰官各攢送世人善惡灾福壽
禄生死等事於所屬之岳其本岳主者復奏言

於當節太陽所巡宿中其如三元之日則又大
朝會皆所以檢校括責定罪紀功也大凡校勘
曜人間二十四炁治山陰官刀至陰陽河海天
地百神無不集會蓋貴乎審又按七簽經口之
一根尚有兩神分監左右陰禍不泄則司陰得
以奏于天惡已形言則司殺得以白于司命考
之回元八訣則亦分陽罪陰過陰罪陽過爲二
種陽謂人所共知陰謂瘖中於人初不宣露故

也陽當爲輕陰當爲重如此則世人是有罪而
終可覆藏者乎爽不即承是亦惑矣又按修（酉陽雜俎）
太常博士張子能妻鄭氏臨終與張訣曰我死
君必再娶奈何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君言那
可憑張指天爲誓曰有渝此盟當化爲閹鄭死
張竟再娶一夕夢責之曰言猶在耳君忍負之
我幸有女雖無子胡不買妾必娶何也遽登榻
撫張陰果蹈其變蓋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也
人倫之本而伉儷之道也家道之睦斯爲首也

於義一或有虧是瀆人之倫而失伉儷之道也又何待有詛而後然耶今人但知彼爲死矣而不知彼死者四大雖壞神實不亡必有所憾尤甚於生萬一訟於鬼官則殃考痊氣卒未易解不見許厚不以家事經意而其丈人訴之於三官之事乎又不見許斗既死之後水官復遣歸墓中使伺察家門當衰之子示彼訟者以塞對解逼之事乎保命眞君蓋嘗以此戒敕許長史令禳厭家門疾病死喪衰散減耗光怪惡夢之厄當急分解家訟墓痊者正爲此也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葬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仵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倖

夫婦之間多是恩義寡薄而不知三者在天地間號爲三綱最爲至重堯舜之行所以照耀千古者行此者也孔孟之言所以師範萬世者言此者也天地百神所以監臨下土厚於倫則福之薄於倫則禍之者重乎倫者也國家所以條爲法令使人不敢輕犯者明乎倫者也嗚呼陸氏於申言之時已有異志宜乎爲乃夫所訟

香火而心常懷懼眞君慰諭之曰吾受命衛時誠欲得一端直之士俾行吾教然自陝以西三世不失男子身者惟汝一人且有正念此所以爲吾收錄但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何懼之有按如上說則世間不失男子身者何其少乎當知今爲男子者未必不前生曾受女身爲女身者未必不前生曾爲男子捨殼入殼隨業轉輪至如眞淨妙心則本來如如無有差別第世人不知悟此妄認幻軀自生愛見所

以慾火熾然莫能自戢譬如狗咬枯骨妄生美想使一見此必有灑然而大解脫者回視前日淫穢豈不啞然一笑以愚觀之非獨不失男身者少其不失正念者誠亦少也且以一縣論之非顛倒錯亂矣既多顛倒錯亂則身後無不沉墜者胡聖傳

陳希夷少戲於渦水遇一青衣媪呼而乳之曰使汝得吾眞炁平生永無嗜慾聰悟過人其青衣乃天眞以希夷當得度世故託乳飲以眞炁哺之而使之得絕乎慾也嗚呼修如希夷尚待哺眞而後能絕慾信情慾之根於人也其難拔如此今有淫慾熾盛垂老而尚爾不衰者當爲福耶當爲業耶亦猶馬偏快於奔馳牛獨安於負重各業力有以持之故也浮生短世其可一味惑溺略不俛聽善言少自開悟一旦淪墜然後悔艾則噬臍爲無及矣不聞元始上帝有惑溺當化爲犬豕之說乎蓋惑溺之人身淫心淫全體是淫昏惑穢亂濁擾神炁人質雖具犬豕是同性習已然又而自當形與俱化愚嘗窮究其說非獨元始之說爲爾在釋氏輪回之說亦云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其有命終之後而能超生四天王天者即今之於

邪淫中心不流逸之人生忉利天者即令之於
淫愛中淫愛微薄之人生須燄摩天者即令之
逢慾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之人
夫此人等既以慾輕而得生天則彼惑溺之人
必以慾重而淪入惡趣者無足疑悋故佛教人
若欲求佛妙果先須斷去淫心淫若除是名
爲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如不能爾而
欲求者譬如蒸砂求其成飯經百千劫秖名熱
砂蓋本淫身縱得妙悟終是淫根根本成淫輪

轉三塗必不能出青衣所以令希夷必絕乎慾
者正爲此也 神仙傳
任稹希慕眞風好與山人野叟游一日遇一採
藥人自言居處在大面山後相從既久忽與一
苗藥餌稹便覺臟腑清暢久而髭髮烏潤顏色
紅悅心頗異之後數月復至持藥如初稹乃陰
藏其半併一兩汞煮之立化爲銀叟覺之怒曰
此靈藥也置之臟腑則佳一身之外都不足道
何乃爾耶稹曰今福感寺有一塔久已隳壞非

千貫不可修誠欲以此助之彼此不無利益叟
曰助之不難今煮銀三百兩便可得九百九十
貫爐子炭汞每兩不過費二百若積三百兩所
費共不過六十貫其餘九百三十貫則自是那
箇家事何預於汝而汝望利益乎稹曰何謂那
箇叟曰陰陽造化也汝但只以汝錢六十貫助
之則自有六十貫本分利益若必欲煮銀令成
千貫究竟亦只有六十貫利益也嗚呼僊翁之
言大有深旨大抵參預緣事須得實有所施或

有實力不在空事紛紛若但空事紛紛即是用
心交錯用心一錯則從初至終無一不錯矣一
椽一瓦未足爲功而百念紛然惡念起時胷中
便生出百千萬種夜叉羅刹夫以一椽一瓦之
力是能勝百千萬種夜叉羅刹之力乎自無心
懷險惡而能得獲勝報之理僊翁所以堅却稹
者正謂修塔固佳恐或心有未是又不免有以
藥煮銀欺人一段事在耳昔然燈佛於往昔世
本一獵夫憩于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其

後竟以此故得證然燈如來梁武皇帝於往昔
世本一田夫因行雨中見道傍佛像爲雨所淋
即以己所戴笠加于佛首而去其後亦以此故
得極位此皆出於無心故獲勝報至有如是之
力向使心有所念則已落在住相布施矣烏得
如是吁今之人初無實施又無實力而但空事
紛紛物我交攻而百念紛起若以住相之說推
而下之則是可以望利益乎集傳 僧

守節奉勑修上清太平宮凡一瓦一椽龜從皆
書名其上可以見其勤也既畢事同詣朝聖前
祈禱眞君忽降言曰汝等修宮不爲不勤然不
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堦墀壁甃皆不嚴
備惟務速成以冀恩寵上天亦不掩汝功亦不
赦汝罪二人相顧大驚業已聞奏不容增役但
再拜懺謝而已其後龜從竟死于兵守節竟死
于疫大抵事關諸聖最易掇禍不見佛書所謂
經師佛匠與夫合香圖利之人陰司皆常切點

檢者乎蓋事關諸聖故也今人資藉衆力謾能
造一像建一椽則便傲然挾爲己功而不知一
文滲漏便是侵欺取便那移亦名互用況出凡
夫淺見豈能盡合天心若更彼我紛拏即是自
求煩惱錢非己出何足爲功一念纔差便有罪
報惜其不知挫人所長護己所短常懷妬忌每
事矜誇向背乖宜是非不當願人有失毀人成
功危人自安辱人求勝乘威迫脅鬬合爭訟沽
買虛譽包行險心認恩推過嫁禍賣惡凡此之
類在太上感應篇一一皆定爲世人罪目存諸
念慮尚不可況施諸緣事乎當知二公當時未
必不無此失朝聖傳

夫人任氏鍾離少師瑾之母也平生留心淨土
晚尤精確年九十八起居甚康強一日呼子孫
謂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却念念無非極樂
不解歸來良可太息明日我當行汝曹無用追
憶但不忘淨土則常在膝下矣初五鼓即起念
佛聲又漸低視之則已寂大抵佛不遠人即心

而悟悟即諸佛迷即衆生愚觀世人其以念佛
而得生淨土者非獨任氏昔慧遠禪師與劉程
之等一百二十三人結爲一社號曰白蓮皆是
勤念彌陀求生淨土其後悉皆如願自師而下
至於國初得如願者又一百九人復自國初至
紹興乙亥又一百二十四人此特載于王侍郎
敏仲陸居士季誠集中顯顯爲可見者二集之
外又有不可得而知者焉比年王龍舒既得是
法不欲獨善其身於是援引裒集鋟木印行號

曰淨土文意謂人世短促又有三惡險道大可
怖畏不若西方淨土壽命無量之爲可樂也若
欲求生其土無如勤念彌陀之爲捷疾也集中
所載有爲神僊爲國王爲世子爲公卿爲僧尼
爲給侍爲命婦爲寡婦爲衙校爲胥吏爲軍士
爲鐵匠爲漁人爲庖者爲屠酤爲僕妾爲惡人
爲禽鳥而皆能修者又有因人督責因人勸發
因疾苦所加因地獄相現因得惡夢因命臨終
而後知修者或作觀想或專持念或禮拜或回

向或持戒或寫經或造像或修寺或自行或勸
人行而爲修者其所以修者雖各不同然要其
歸無出乎口念彌陀心存淨土必欲求生其土
也竊嘗謂念佛之說有二有念誦之念有念念
不捨如母憶子如子憶母之念念誦之念即今
之念佛名者是念念之念即今之必欲開示悟
入佛之知見行佛之行爲佛之人者是二者之
間念念之念尤愈於念誦之念也若又能於此
瞥地發眞歸元了知惟心淨土識取自性彌陀

則乘彼白牛直至露地隨意所適無不快樂矣
又何有淨土穢土之殊此身佛身之異乎如或
未能先須從念誦中去又自當到瞥地歸元
處也或者尚詆爲數聲念佛安有便得如願之
理而不知我之自性本自如如上與諸佛一體
無二第以念念迷妄遂入輪回我今一念歸眞
則初起念時已自圓滿夫所謂三毒者便可回
爲三聚淨戒六識者便可回爲六種神通煩惱
回爲菩提無明回爲大智只憑一悟非假他求

況能念念在彌陀豈不獲諸冥感不聞孔子習
周公而夢周公學琴操而見文王之說乎又不
見高麗國主王徽厭契丹侵擾常誦華嚴經求
生中國一日乃夢至京師見宮闕樓臺之勝與
國使目覩無異之事乎無他皆一念冥感也任
氏平生念佛臨終了無所苦豈非妙悟之力
歟

樂善錄卷六

劉温叟爲御史中丞時　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温叟對使者裒鑰不敢用越明年復賜以酒使者至見其錢裒鑰如故歸白其事　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臺憲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日　太祖與　太宗論及朝臣之有清節者

太宗即以其事聞　太祖大加敬嘆其子照同時爲賛善大夫燁爲龍圖學士自北齊至　本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絶嗚呼彼無遠大者多只以錢鎰爲急而不知錢鎰雖多豈若世世簪纓之爲愈乎今之暫時榮顯而尋復歇滅者皆錢鎰大重不無不陰隲事在其間故也（聞見録）

侯叔獻爲汜縣縣多没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圜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户百家皆成奥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　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　朝廷出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鵰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須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　太祖大怒命應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産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

析一例抄没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借相國未能邮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損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貫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户謂曰汝等本出下户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

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廬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醵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遂得爲工部判都水監嗚呼今之士夫有但知爲民而不問有佛上位如叔獻者乎其銜命者有從善如流而不以進身爲計如道古者乎多見其虐下媚上以求進身而不知身未必進而刻薄之禍已及之矣二公用心過

東軒筆記

人遠甚

劉總爲夔州士曹日有一囚在生死之間太守必欲置之於法總不能力爭竟論囚死後總病若有所見屢自言曰我當時曷嘗不欲與太守辯第意不能奪汝自知之何爲相守如此嗚呼劉總之見乃佛家所謂人之臨亡地獄相自見者也大抵刑禁之地人命所係其可不確持公論以平反之苟或不原其情一一繩以文法萬一失入咎當誰執昔范魯公質未顯時一日坐封丘茶肆中手所持扇偶書大暑去酷吏寃獄何來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道過一廟見一土木鬼狀皃酷類鄙茶肆中所前揖者扇亦在其手中公益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爲刑統夫鬼之爲物性多暴猛然指酷吏寃獄尚以爲非大暑之比且區區以是告公則酷吏寃獄之毒不言可知劉總之見可以爲戒

恭倅蔡興文乾道壬辰四月初一日夜漏已十刻明見前大潭令李木字仁叔者來謁且引數十人而前曰木鄙爲諸司所鞫父子俱死囹圄此輩皆連逮而死者木已訴于上蒼帝命公推勘因袒裼示蔡徧體皆捶楚痕蔡益大懼辭以不能亟命爇紙鎰遣之衆皆捨去獨仁叔不退

漸近胡牀逼公且曰帝命安可違遂歐公一拳公便覺身體疼痛自知不免亟盥漱盛服出辭州家纔出廳則迓吏皆鬼物已羅拜于庭并元勘公案亦已陳于前矣州家聞之拒不敢見翌日郡僚相率候問公對客歷談所見具有條理後數日果死時憲屬楊道夫目擊其事因具書之以為世戒竊嘗聞蔡公鄴以合陽簽判攝郡事剛明峭直風采凜然一日有數輩小人略買女數十人將下荆渚偶為人告公立命收捕盡將決配湖外遠惡州軍悉歸所略往往有母子相抱持而哭謝不已者輿論莫不快之或有戚其太過公曰某但知奉行　朝廷法令不敢有所容心此曹情理如此尚何足邮嗚呼剛毅木訥孔子謂之近仁只此一事已自見公乎日是一何敢更為不孝饒娥之死誠亦可重是宜柳柳州大書特書以示後世雖然為人子者亦不必為娥之為然後為孝捐軀殞命無益於親要在念念不忘必求有以超度之而報其罔極之德也

劉光甫有二弟仲弟最賢生事又稱意無何早弗於上位乎

饒娥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娥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絕明日父屍乃出竈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傍小民莫不驚嘆嗚呼娥本漁人莫知禮義但以一念為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戮大哉孝乎竊嘗思之孝之為說人子常事初非殊尤絕異之行且人未有此身之前神識雖具託質無從實因父母為緣而成胞胎始自入胎至于誕育復自誕育至于成人其間愛護長養病疾婚娉父母之恩不為不至暨至強壯父母漸老乃至于死正今生事死葬一一曲盡其誠亦未能報其萬一何敢更為不孝饒娥之死誠亦可重是宜柳柳州大書特書以示後世雖然為人子者亦不必為娥之為然後為孝捐軀殞命無益於親要在念念不忘必求有以超度之而報其罔極之德也

劉光甫有二弟仲弟最賢生事又稱意無何早

卒一子尚幼時光甫之父又已病聞之遂不起光甫母性素悍又無所出及專家事乃不常其用光甫爲人長子義當正心誠意身率其家而乃苟且脂韋希求幺麼父之齋祭視爲虛文葬又不審而遷墓者三凡衆分田產皆先擇其腴者賣之於己粗有所得便自爲足既而其母及其季弟亦相倣傚家遂中微於是與季弟合謀立索分產契券文帳一出其手仲弟之婦但見姓書名所得纔十一耳光甫與其母及季弟所賣過田產皆留稅不退每暗於人户處領錢遇有追催則與胥吏爲市逼令仲弟之婦輸之是時正當軍興科須百出光甫又從而屢有希求一日應副稍不滿意即大招坊郭錢一千餘貫蓋以困其仲弟之婦仲弟之婦果坐此而不振矣及仲弟之子長成欲行割稅而光甫再三障礙必俟得其五十貫錢然後示以收田人户姓字又聲言欲別分產致使小人乘隙搖撼於其間仲弟之產皆一空矣今光甫子孫絶滅俱盡而仲弟門户獨不衰男得其室女得其家此可以見天意也嗚呼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者人之大倫天上人間莫此爲重安可不審而三遷其墓乎昔桃栖雲之父本田家以其兄未得子代之遠戍竟死于邊栖雲迎魂以葬廬于墓側終身哀慕夫孝也悌也而栖雲父子兩皆得之自栖雲至元祐初凡十數世同居惟仰給農桑雖不甚富而能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辭又經唐末及五代亂離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前後詔加旌表者三復徭役者二又如給事中陳京之後亦數世同居聚口七百上下和睦一守成規所養犬僅百餘當與之食一或未至餘不敢前僞吳加旌表夫此二家乃可謂之父子兄弟云也光甫用心乃爾不敗何待

季正臣妻腹有塊氣動轉輒爲飲食之害百計不能療時零陵何氏之女年十二忽遇異人啗以一桃遂不復食其言禍福皆切中人心遠邇

神之因號爲仙姑云一日正臣以其妻所苦問之仙姑曰汝妻曾打一孕妾因而至死此其冤也何可救療其妻竟腸折而卒良久塊下形質宛然一女子也徧體皆捶楚痕嗚呼茲亦異矣愚觀世人狼籍女使視以爲常十室九家類多如此大抵不能檢制一時遂至爲終身之累夫豈不知萬一成胎便有利害乎正令不至損失孕妾亦必害及嬰兒人而殺人豈免冤累若又無此二事亦必伉儷不和嫡庶異念不孝不義

之事從此遂生甚者父子化爲仇讎弟兄變爲冤敵門户破敗鮮有不由乎此孰謂不玷於行而無累於身乎念言及此然後知南極眞人與夫玄清夫人之所謂情慾之事罪在不赦者蓋在是也雖然使孕妾至于死者其妻也使其妻至于殺孕妾者正臣也正臣之罪尤當爲重

畢造再娶有一女爲鬼所繞時路當以符籙著名畢懇求救療路纔入門其爲鬼所繞者整衣出拜曰我是前媽媽所生妹子乃令媽媽所生妹子恃其母鍾愛每事陵轢頃年有與我議親者事垂成只欠一對金釵爲妹子所礙竟不克遂我實怏怏遂至于死以壽數未盡無所依歸適遇九天玄女見憐授以回骸之法又被妹子白父母楚我法亦不成生死受害心實銜之非俱死不可嗚呼願室願家人誰不起此念其可妄自分別必欲敗其成事乎夫破人婚姻在他人尚當有譴況姊妹乎當知今之爲鬼所繞或沉疾纏綿非藥餌所能療者皆冤家有以守之故也不見佛家所謂冤家惱害與夫道家所謂殃考疰氣伏連塚訟之說乎又不見左氏所謂趙同趙括爲二豎子居晉侯肓之下膏之上之說乎第人率意而行多不問幽冥之間恐或果有此事雖然使其姊至于死者後娶之女使能礙其姊之事者畢造也非獨畢造不能斷而行之亦由後妻有以牽制於其中也爲後妻之計與其使己所生女爲前娶之

女所繞而死孰若彼女兩皆存乎在我亦不失爲賢後母也 夷堅乙志

田畫建中靖國初知淮陽軍時大疫晝自挾醫家至户問隨病與藥賴以全活者甚多一日忽小不快方正晝而遠邇之人盡見公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則已死蓋受命爲淮陽土地矣竊嘗謂醫之爲術其爲功也最博而獲罪也亦最大蓋其隨病救療能使苦者得安危者復活此其所以爲功也苟或所見不明妄投藥餌用心不善故作稽留使小疾變成沉痾壯年遽入鬼録此其所以獲罪也昔安庶徐播二人皆名醫安庶頗知道人無貧富病無輕重皆爲盡誠至其孫有登第者二人此可以見其平日播則不然非上馬錢必不行所得不厚必緩其藥雖至危劇亦必巧有所取而後已晚年疾疫死喪零落殆盡所存者獨一小男孫而其身亦得奇疾自度非庶莫能醫亟命請之庶乃大取其上馬錢既至復與言價且曰此病非二千緡不敢

醫播不得已如數與之但胷中深以爲念及愈方朝請政和間爲歙縣一日大病見一道士謂曰公武后時人也時河北大疫死者如麻公以所藏祕方揭于通衢餌者多愈嗣後所傳益廣所活益衆上帝嘉公有活人之功録爲上清仙伯後以與侍女宋道華起人間夫婦之念遂謫居于世我乃黄眞君弟子也眞君知公有瑶臺之舊恐公屢轉流轉仙梯愈不可攀故遣相告公遂掛冠蓋醫有活人之功超度最速不見眞誥所載劉平阿者亦以平生行醫救人之病如

己之病而立獲度世乎以愚觀之自人而得登地位自地位而復生爲士夫者非獨公也大抵歷官清要而又能力行善業者皆先世修行之人若非先世修行則安得有許多力量享得許多富貴幾何而不爲物轉乎不見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主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

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曾爲僧與房琯太尉事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七歲方合蘇文忠公軾亦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也夫此數君子以教言之皆已爲墜落矣其可於此不力加精進而轉取退失乎且如王文正公旦爲太平宰相者僅二十年以世法言之其所以享富貴者不爲不極然於臨終之際乃言願世世生常得爲一清淨眞僧味道自樂不敢更入富貴且囑其子以僧服殮者何哉蓋不欲與物流轉而復生爲士夫者非獨公也大抵歷官清要而又能力行善業者皆先世修行之人若非先世修行則安得有許多力量享得許多富貴幾何而不爲物轉乎不見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主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

俯拾無疑其或校勘未過名字不收雖有才名愚知其終不能取也近有一士子最敏慧尤長於聲律嘗謂人曰我學術如此異時省榜豈容不於第一第二名安排我耶凡兩預鄉薦益自矜負又好與時官遊時論頗不平之其兄一日以病至陰司見一公府極雄壯門揭大榜曰三科校勘院方擬議間忽已立于庭矣殿上有一星官坐于殿之正中左右分別三金紫人各東西相向而坐前列簿書其星官者旁有二吏一

過筆一閱籍呼名每一呼名必曰某州某縣某人孝義如何西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陰騭如何東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三皆言訖然後星官攬筆批於籍中但不知批何等語如此次第校勘凡百餘名忽聞呼至其弟傾耳聽之則學業甚優而所謂孝義與夫陰騭者全無分數繼又聞十數名忽一鬼持符從空而下驚悸遂甦意其弟必不過省及揭榜乃中丙科復自

念言豈鄉者之夢出於恍惚不足據乎其弟竟不及釋褐而卒然後知校勘之見非恍惚也今人但知片言隻字為學而不知片言隻字為學之末而孝悌忠信與夫性命道德者學之本學之末固可取而學之本亦嘗行之否乎 眞武儀

舉子有衛西甫者頗聰俊曾與鄉薦家甚貧紹興壬午受一富家子錢冒名入省闈為之代筆未引保間忽夢入陰司見一吏謂曰子欲作狀元乎衛曰唯吏曰且少立俟吾取簿籍來既而不復出衛彷徨良久忽見墻壁間皆大書明哲保身四字或草或楷或隸字皆尺餘遒勁可愛衛不之悟及就試果不及終場而卒嗚呼世事固可笑而此事尤可笑在衛生則所得無幾而遂至喪軀在富家子則本欲必得而反不終場大可以為後來者戒以愚觀之非獨科舉為爾但凡事涉僥冒皆是巧奪造化冥冥之間無有不減祿促壽者第陰境嚴密多不顯告故雖已及禍而莫知所以招禍之由今明明哲保身之語

已是顯告者也為衛生者胡不速自改悔以保餘齡乎其如欲作狀元之語蓋戲侮之耳夫為人代筆招禍尚爾況提文衡之權而不能公其去取者其招禍又何止如此

呂氏之禍其子琦得脫乎死者趙王之力也後王病琦親為調藥及死為辦喪事又厚恤其家時王之子文度尚幼琦誨撫推挽甚至及陞宦路皆琦之力雖琦不忘趙王之恩然亦可以見琦心術其子餘慶參國初大政端亦致位宰相

此尤見琦之平日也如玉子文度亦登第豈非天以報玉歟夫不絕人後爲福最大天尚念之況於人乎昔趙師旦拒賊而死其妻産纔七日棄兒草中而去之日回視則尚生向非神物守護安得不死（卞中大勸戒錄）

樂善錄第七

李昌齡編

劉海蟾身相燕國一日因家宴忽有所感卒起擊碎玉器蓋有所試家之人莫識其意皆怒形于色劉益大悟曰我本田舍一書生今位極人臣珍寶奇玩皆因我有碎一玉器何至乃爾使我平日行己不正錢鎰聚不以義身後罪報究竟獨歸於我一家享用我却如何萬一輪回誰能爲作救護乃留一詩周遊物外竟得爲眞人

其詩有當此時方頓悟前有輪回誰與度之語此可必見其意也嗚呼宦遊皆爾何獨海蟾一門俱享於豪華身則獨擔於罪報惜其莫悟人生富貴遠不過三十年事目前雖若過人然仰箭之力最爲易墜一旦事勢盡去業力獨在諸惡境界悉皆現前當此之時雖欲一念回光片時爲善不可得也今海蟾卓識如此而堅猛又於市者賀未嘗不樂然施之謂曰人死爲羊羊死爲人死生生互來啗食子知之乎賀曰固亦知之柰一家百指何得道者曰是不難吾有安隱快樂無所營營之術子但發重願戒殺吾當以中元夜授子賀舉家大悅日夜企望及期果至纔入門見一燈熒然即罵曰誰令停燈賀入滅燈復罵曰誰令滅燈賀罔然得道者徐曰胡不入問子家之人賀入問妻問子洎女及婦乃至使令皆言燈是郎滅何

復見問賀出如實言之得道者乃大笑曰覓得渾家喫殃來獨自當吹燈猶不認誰肯替無常即趨出曰吾已授子了也還會得否賀亦大悟曰養家三十口獨我失便宜信哉言乎遂棄業學道後果有成嗚呼今之主家之人孰非不肯認者雖人之在生固不可不略爲子孫門户之計然亦不可講之太過一味爲作馬牛非獨愚之適所以稔其爲惡門户破敗無有不因子孫驕縱者異聞録

神仙傳

宇文通奉所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遊禮峨嵋山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柸水少沃溘肺即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里人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漰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既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洎水落家人訪求其屍乃與纍所投諸橋下者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囊反在少年之手踏殺伯采具棺葬之初覺甚重舉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吁亦信矣二江近地尚猶有此況通都大府荒遠僻處豈無爲少年之所忍爲者乎惜其不能慈念但人在逆旅中忽然感疾或是失便均爲惡況況更貧窶尤爲不堪苟能於此一念惻然方便救接措之安樂之域即是諸佛行處菩薩用心便可立證僊階更無可疑者不見今地下主者鮑靚兄弟之事乎昔鮑靚及其妹皆以七世前在渭橋爲旅舍主人積行陰德以行業相類故使改氏更生合爲兄弟同時得踐僊階此紫陽眞人之言決非欺誑世之旅舍主人有如鮑家兄弟者乎

王鶴得道者也性倜儻好談頤神之道嘗往來蓬池間人皆敬之一旦別所厚何伯采曰吾有夙寃時今至矣吾當尋而償之遂往嘗山入楊褒馬廐中見一騾即愀然曰汝果在是吾今當償汝死自此切勿復爲念以手撫騾立爲騾所蹄殺伯采具棺葬之初覺甚重舉既而漸輕發開但杖屨而已嗚呼夙寃之報神僊尚爾不免況餘人乎竊嘗思之世間諸惡果報皆有盡時獨有寃憎最爲難解蓋其一結在念萬劫莫忘覩影聞聲皆思報復此雖悔悟彼尚有心若非兩皆釋然愚知其終不能解睚眦之怨尚猶如此

何況殺人人之在生於起怨處其可不力行遠離萬一結已誰能解之集傳僊
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詰之則曰我回北村趙小大也鄙以牧羊墮山正大怖聞一念蹶然奮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之則我身也方知已是死矣欲投殼既不能欲捨去又不忍盤旋狼狽父無依歸忽見父母慟哭而來不勝感愴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終不聽掣其衣亦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

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爲一老人相引至此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詰我嗚呼人至於死識亦可憐欲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令聞知亦有何力量而能爲作救護人之在生其可不速自澡雪使冤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着衫去如脫袴豈不愈於大夜無歸嫫然但守於枯腐者乎夷堅志

文穎赴官江陵寓宿邸舍夜夢一人前曰我葬于此以水轉地崩墓半淹漬極陰積沍無以自温願爲改瘞不勝萬幸穎以夢寐不之信既而鼾睡復夢其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無一念之憐乎穎曰君墓何在曰今邸舍北十數步水邊枯楊樹下是也穎駭異黎明驗之果然立爲具棺瘞于高燥嗚呼今人收葬遺骸多從省便且引僧家茶毗爲說例皆化之以火而不知火與瘞所費初不爭多而水漬火燒在死者反有所苦苟爲無苦則何以有訟於鬼官苟爲無訟則赤松子何以列於八十一種塚訟之數使人上章求解乎邊水之尸何以求遷於文穎臨焚之子何以哭告於父母乎考之眞誥蓋人非積善修德慈心於物與夫兼修長存之方固守形中之寶者死後皆未得離於腐敗如此則塵勞之子自是與修行之士不同不可一例從茶毗之說講水葬之便也明矣報應録

王進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爲石勒所掠舟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

子婦司徒公女爾胡羞小子敢干我乎即躍身
赴水侍人名六出者亦繼死焉時女僊韓西華
大壯二人節操録其神丞度爲地僊今皆在嵩
高山中嗚呼王氏生長富貴平日豈無他過以
此一節遂能立踐僊階當知世間冒犯廉耻而
女範不能明潔死後必是沉墜蓋其平日穢行
有同狗彘習性已然不過臨時換一軀殼耳眞誥良
一男子出入一寡婦家莫遠瓜李人或議之寡
婦不勝其忿乃告天祀罔思以詛其人不一年其
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已失母
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
人執大金鎚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孰視
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
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纏頭復有紫衣
人執大金鎚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孰視
濟若見必當有禍龜從哭告不已眞君乃命召
曰汝母積釁見繫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
而水官謂其蔽善以自標特列其罪於訟事之
首寶蓮香比丘尼以唱言淫事非殺非偷無有
起居舍人王龜從在褓負時已失其母每以爲
念因監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奉翊聖眞君香

業報遂墮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爲無罪而安爲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況有甚於此者乎夫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爲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

不覺如塵如沙故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謾爲世俗之所謂聊復爾耳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

開封尹李孝壽以嚴猛聞雖輦轂下亦無敢議其政者政和二年一士子寓宿汴河以暴卒至一所在公宇伉爽金碧輝映然寂如無人士子周覽良久忽聞堂上樂作有數十女妓自屏後擁一貴人乘涼輦而出既就座揖女妓環列金

平日以此受用故今日復以此境攝之大抵地獄之報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亦非人與皆衆生自妄所招析而言之則有八萬四千塵勞之門總而言之則無出乎十因六果何名十因一者淫習謂多淫二者貪習謂多求三者慢習謂我慢四者嗔習謂嗔恚五者詐習謂姦僞六者誑習謂欺誑七者怨習謂怨恨八者見習謂惡見九者枉習謂誣謗十者訟習謂覆藏因此十習造種種罪所有罪報亦隨而生何名六果謂起

自眼耳鼻舌身意招引惡果臨終之時便當有
見聞覺味觸思之報見報則見猛火熾然滿十
方界亡者神識乘煙飛墜入無間獄聞報則見
波濤沒溺亡者神識乘流降注入無間獄覺報
則聞毒氣充塞亡者神識從地踴出入無間獄
味報則見鐵網猛焰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
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觸報則見四面大山
一時來合無復出路又見鐵城有火蛇火狗虎
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矟驅逐亡

者神識隨驅而入墮無間獄思報則見惡風吹
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乘風而落墮無間
獄此所謂十因六果也又有諸惡罪業無一不
作者則入阿鼻大地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若
六根各造兼境兼根則入無間之獄若身口意
犯殺盜淫則入一十八獄若殺盜淫三或關一
則入三十六獄若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
獄此皆金口所談決非欺誑近年鄉里有二富
家臨終之時一見刀劒垂空一見網覆其面與

上說無異因具錄之使人知所以感召之由 夷堅

潁州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
見一女妓口氣常作新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
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花經三
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
妓女適侍立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
曾轉妙法蓮花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
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

習公益異之嗚呼爲尼而三十年轉經不廢是
必亦知爲善者也以一念之差尚爾失身爲妓
今爲妓而惟淫是習日將自家可以刹那作佛
之身龍女刹那能登佛位兼受一切人臭穢不淨無異便
溺之物捨此身後更當受何等身乎以教言之
只多婬一事已自應失墜有餘況更黠劣萬端
平生豈獨無諸罪惡聞愚此言亦必有慚懼而
生厭離者否 淨土文
侯道姑者一妓女也爲邸舍於宛州以舍往來

之賓一日呂翁詭服館于其邸晨出暮歸歸必大醉踰月不償一錢道姑頗以爲念因召翁啜茶翁曰某先生曾語我汝殆是僊者姑莫之察取酒飲翁翁連舉數升興猶未已姑心難之翁乃伸臂則十數金釵鱗然命姑取其一以市酒姑心利之因邀翁歸欲與同寢翁登榻即鼾睡鼻齁齁然姑屢爲翁手所拒竟莫克前遽明則已失翁所在矣視翁手所拒處呂字徹肌遂大悟曰僊翁明語我云汝殆是僊者安知我

非僊乎第一念失墜不能自知於是斷髮布裹棄家而去竟莫知所之嗚呼淫穢一事在修行法門最爲大忌有志之士一念及此即爲已犯真人之星何可更敢近身踐故保命真君曰夫真者都無情慾之念男女之想若陰氣一接則不可以修道矣紫微上真曰欲修行者當先絶邪淫之念南極真人曰愛之大者莫甚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玄清夫人曰情慾之罪所以無赦者情累於人故也夫此數人皆真僊中位貌

之尊者其爲說皆如此然此妓女以至穢至賤之身乃能真登僊路者何哉是必有已得僊者亦猶觀音大士生淫女中以化淫女悲增菩薩也爲憐此輩故假設方便託生其中以攝化之生餓鬼中以化餓鬼日藏菩薩生五百馬中以化五百馬耳不見觀音大士既以三十二應化度衆生又勑諸菩薩令應身生末法中度諸轉輪雖賤如淫女及姦偷屠販等亦皆應身與之同事稱讚佛乘令其心入三摩提之說乎不然

即是宿習未除或一念偶墜故僊翁憫而接之或者乃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之說爲難而不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者謂雖淫坊酒肆中有能一念回光即與道場中人亦無以異如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乃能成佛之類是也非淫坊酒肆之與道場果皆一也亦猶吾儒謂在途之人皆舜禹者謂雖在途之人爲舜禹之人非在途之人果皆舜禹也聖人所以如此善巧方便隨宜說法隨處接引必欲使人人啓

悟者蓋不忍坐視此等一類下劣與狗彘相去一間之人獨甘心棄絕於不可改悔之地耳今爲妓而能如道姑有一念之悟即亦道姑之人昔劉妍者亦代州一妓女紹聖中遇一老嫗訶之曰汝甘心在此乎妍大悟力求脫去毋不能留遂入山學道日丐于市積十許年忽一日別所厚者曰我乂恩汝等明日且行矣及期往視則火自廬發妍趺坐其中火不能及須臾熄滅則已寂矣此亦爲妓而有一念之悟者載之集

僊傳甚信人其可自棄於不可改悔之地乎

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公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也豈亦欲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身後墜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導嘗著一書名曰化導文得之者初不甚敬至道初洛下白馬寺經架上數有光氣人謂怪伏其下莫敢前一日有睦州僧名少康者因雲遊至寺聞之即望經作禮隨光探出乃善導化導文也如此則法施及人不爲諸聖印可乎

入況更作爲章句使人味而歌之實所以作其氣焰彼聞之者那不動心一句入神萬劫便爲種子從此流浪非我而誰秀老之言眞可謂善巧方便也（漁隱等書）

景德初西土一異僧至都下閱永嘉禪師正道歌即作禮頂戴譯者問之曰此書發明心要啓悟者多今五天已流播矣又求宣公塔禮拜譯者曰此方如宣公者甚多何獨禮之僧曰此公持律精嚴五天所敬嗚呼永嘉作歌於此而流

播之遠乃及於彼孰謂文字之立而世不之傳乎能知魯直以艷語爲法雲所訶則永嘉正道歌是宜爲異僧所敬也大抵自悟自解悟解止及一身若能舉以化人悟解始能遠及昔僧善導嘗著一書名曰化導文得之者初不甚敬至道初洛下白馬寺經架上數有光氣人謂怪伏其下莫敢前一日有睦州僧名少康者因雲遊至寺聞之即望經作禮隨光探出乃善導化導文也如此則法施及人不爲諸聖印可乎

樂善錄卷八

李 昌齡 編

王處訥獨臻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善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祚短促處訥曰其得數本遠以即位後專復讎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禝不久周祖蹶然歎息蓋是時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孥戮聞處訥此語亟命貰貸其逢

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一人嗚呼處訥之言可謂仁矣昔東海殺一孝婦而三年不雨夫一婦人而天變之應尚如此況五代之君肆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禝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弑友貞既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所弑邈佶烈既立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至次年正月丁丑遽亡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然亦果

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惜周祖不知悟此區區乃以星曆爲問正令星曆當遠而不已賊殺不辜造物其肯以星曆拘礙置而不問乎

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爲留從效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恩爲留後而己爲副使漢恩老且懦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

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顒文頊並爲諸州

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大抵人命至重上帝所念苟能活之子孫無不豐者 楊文公談苑

邠湖亭神極靈異能分風上下以送往來之舟建和初安息國王之子爲沙門名世高者遠來求神謁之或問其故答曰我道舊也以平生多貧賤孤獨皆不可凌況長上乎儕輩乎夫嗔之一業最障善根且嗔火起時則善念安在故釋氏以嗔爲劫功德賊而忍爲萬行之首也 高僧傳

至廟下神即迎告之曰向不從君言竟以嗔故受此醜形常恐一旦命盡倏轉更淪惡趣今廟有千匹絹及黃白等物望爲經營改廟爲寺庶

幾少資冥福苟得脫去敢不知報世高一如其言佛宮爲之一新即今之洪州大安寺是也蓋人之潛狙陰姤常懷忿恚亦猶蛇之蓄怒而蟠銜毒而趨風動草搓百毒便發又習與性成形隨性化咮舌搓尾方自爲適安能自知我以嗔而然耶神能自知蓋亦曾修慧業故也嗚呼今之多嗔之人動輒勃然何暇更問身後恐或果有此事正令不至一一如此目前亦自爲禍但其秖知有我於已稍有不順則怒悻悻然必

欲凌人而不知人亦我也豈獨無我相而肯爲爾凌乎雖名凌人實自掇禍當其嗔時於人未必有傷而我之和氣已索然矣借能傷人則人亦能我報彼此寃嫉互相擠排於身豈不爲禍貧賤孤獨皆不可凌況長上乎儕輩乎夫嗔之一業最障善根且嗔火起時則善念安在故釋氏以嗔爲劫功德賊而忍爲萬行之首也 高僧傳

邠州有一狐亦靈異能爲禍福時張守眞奉翊聖眞君香火力請除之翊聖曰彼雖妖狐然能

於長安南山中化形作菩薩等像誘彼居民捐財爲供邠民因而回心向善上帝嘉之已命爲本州土地矣何可除去乎嗚呼彼神本人也以平生多嗔而轉身便受蛇身此神本狐也以誘人爲善不離本坐而遂得爲一州之主如此則釋氏輪廻之說謂之爲無可乎若夫兜率天子三生前從惡趣中來無垢天子却從今生入惡趣中去此則又是一種福力轉重而況墜轉速者也今之享大福者其可不以此說自警而少修慧業乎

無戒行而虛貪信施濫膺恭敬者乎惜其不知假佛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者在佛第二決定清淨明誨皆斥言謂之爲盜業盜業若成即當墮入無間故佛教諸比丘必令循方乞食衣鉢之外分寸不留所乞有餘即以分施餓鬼及諸衆生蓋欲使之捨去貪心成就菩提也苟或貪心未除究竟只名爲盜縱成無爲必還人間酬其宿債如佛馬麥終不能免（興起經）亳州太清宮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爐於

老君殿下煆藥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爭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爐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爭以水沃之亦不能滅號呼跳擲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郡差官驗視皮肉皆脫爛而衣獨不灼時楊克勤親聞其說於驗尸官及官下道士甚信故宛丘先生得以載于集中嗚呼世之游手墮足無所衣食之人多是浪稱道人其所

以欺誑於人者類多如此分明事事有心口口
却說無心分明未能免俗而却矯示高尚或妄
談道要或謬說禪宗大抵皆是沽買虛名貪求
利養而不知心也不直果招紆曲身後皆當各
有其報又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在佛第四決
定清淨明誨皆指爲大妄語業妄業若成即當
墮入無間故佛教人須得心如直絃一切眞實
然後入三魔提永無魔事不見維摩答文殊淨
土之問不言方所而直言眞心是淨土之說乎

況於老君而乃敢妄言我其師也

邵氏聞見錄

事也

潁娘子多男女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
孕毒以藥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苦痛可謂切
至及死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撮語聲琅
然傍之人亦皆聞之良久遂卒嗚呼人而至于
殺人最爲大惡況乃兒女義屬天倫其生豈無
因緣多寡亦自有數孰曰初凝精血奈何神已
入胎爾令遏絕其生是更情理切害爲斯人者
作何見解而敢於此石火光中造如是極惡重
罪乎嘗謂人有照顧不着而或一嬾婢自經則悔
子死出母胎於人間世初未嘗有一事關涉其
滯留陰境尚爾許時況在生八九十年或六七
十年者平生於逆處順處日用應緣處知他造
多少惡業旣無悟入又乏陰功以此女子死二
十年方得受生之事方之則彼一死之後是有
不滯留陰境而幡然便得出頭者乎愚之此言
於生死路頭大有利濟若能於此一念回光則
他日出死入生當大得氣力遠勝兒女爲作佛

懼摧沮終身大以爲歉至于損子敗胎則乃安然視爲無事在妻孥亦爾在諸婢亦爾豈以爲無罪而爲耶則殺人安得無罪抑以爲官不得治而爲耶則幽冥宜譴責又非人間之比切恠其事而不得其意之所在比因見數家所爲方悟其所以敢爾者不過是逸居飽煖無所用心既不曉所謂眞詮又不知所謂名教終日厖然惟慾是念所以在妻孥則徒厭多子而不能反求所以多子之由在諸婢則視爲便宜而不知

便宜乃所以觸邪行之禁大抵但知打過一時而不知時下固易打過異時閻羅老子面前自不容打過也使爾忽亦身死亦如其人滯留冥塗一旦忽蒙開度神得入胎在母腹中亦復中此手段心亦銜之否乎今有月數甫足而尋復墮胎乳哺未離而又已死夫或孕于野合淫奔不便於生之腹或胎于侍人嬖婢不得自在之身在胎出胎皆酷受諸苦毒皆其報也以愚觀之人之多淫大似無辜小兒好食土炭當其病時雖力爲遮截亦必巧取而食及既愈矣雖欲強之則亦不能下口愚之此說若能常以自悟則爾多淫之念又當亦如無辜之見不覺病之去體矣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拔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搆成崧事遂至族誅其後穀死葬于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險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大抵爲人平易則見諸行事自然明白洞達愷悌吉祥前程無不遠到子孫無不通顯苟或用心險險闇茸駔儈則見諸行事必是馳驁捭闔有傷於人目前雖曰難容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昔盧多遜亦任智數與韓王少睡眦及得志即極口傾之既而自取朱崖之行家籍于官未敗數夕前其祖塋松檟忽爲霆霆焚擊殆盡此與陶之墓門屢開無以異也

王冀公性陰險尚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
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
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
之既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
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
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娉舊常有
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
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

多如此秉政既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
錐圖書奇玩十倍丁謂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
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
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大抵但
知挾權固寵以保高位而不知高位終難久居
而陰險權譎適所以速取破敗也比見小人於
鄉里間亦復如是因爲載此使知福如冀公速
禍尚爾況我綿薄者乎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曇秀老謂曰此已可耻
況念念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爲懼而乃以
誇諸人乎伯時慢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
吾幾不免爲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
專則彼念自薄伯時大以爲然嗚呼人之一念
於十二時中其可不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以攝
制之萬一有差則一死之後知他隨波逐流滔滔
蕩蕩從何方世界漂溺去也昔黃安世以志慕
昇騰而心不精確死後乃化爲飛鴻夫學僊之
人但以一念稍差尚爾如此況念念在馬者乎

黃筌及居來居寶皆名畫尤善毛翎常養鷹鶻
寫其神俊豢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
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於
市者蓋習以爲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
子孫遂至荒淫取子弈碁而子孫遂至賭者亦
習使然也大抵爲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
子弟知有所法

崔公度平生好施鬼神食雖大故不敢廢一日
以幹夜行所乘馬驚奔危走嶮不能禁崔遂墮

崔方委頓間怳見一婦人急解額帕以裹其首且招其徒曰此施食崔學士也汝曹沾恩久矣今適有難不可不悉力救之其徒遂集相與撫摩崔賴以蘇及歸家人視其帕手者乃崔平日施食時所揷黃紙尊勝幡也嗚呼按經所言三惡道中餓鬼最苦蓋以業力沉下水輪生于火際受氣猛火常被焚燒水能剋火故無飲食非憑法力無以濟之昔阿難亦以宿業當墮其中面然鬼王爲現其前授以脫免之法亟令以食施諸鬼神而佛如來又教以施食之法當先誦

念一切功德光無量陁羅尼然後所施之食可以普及河沙鬼神施食之人亦當延年大獲無量功德崔能如是宜其有以報之昔彭介亦施食每遇節朔則設食至禱遣人祭餓鬼於江濱遇有遺骸及死無以葬者則爲具棺瘞于別墅官至二千石未嘗一日廢及死柩歸長沙空中隱隱有哭泣聲隨柩而行此亦鬼神感激之明驗也 吏墅志

王企夜過徐州界遠見燈燭熒煌迫而視之則一村落有一老叟箕踞而坐企問曰此名何地叟曰此名叢鄉往年死而無歸者如吾之類無慮萬人賴富公收瘞于此使有安宅由是得生者過半而富公亦得名利不死矣企驚亟起行不數里又遇一叟復問去此果有叢鄉否叟曰無之豈富公所築叢塚乎企益駭異嗚呼前輩以收瘞遺骸而立獲度世者非獨富公第人莫之知耳不見周伯持以瘞洛陽客死遺骸而得

名刋帝簡乎不見劉子翔以瘞長安餓死遺骸而得爲定録府主者乎蓋惠及死亡爲德最大故也昌齡又施簡牒獲應甚多乾道庚寅一夕夢鄰嫗丈生之母來告意甚其必是求簡後數日謁邑尉李公搜孫公偶言郡侯孫公松壽委以搜求遺骸事方悟鄰嫗之夢乃求葬也遂以告公公即日具舟送于郡由是鄰嫗數十年不葬之屍一旦得歸安宅矣安知孫使君瘞藏之德不亦已書名僊籍乎 漁隱

富商有段其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翦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愁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許時籠閑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閑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閑爲苦也　王畫

張道甫好養鷓鴣及青師姑其鬬而不勝則怒折其兩足晚年兩脚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癢甚爬之則兩脚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令背負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令于衆也又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鬬而不勝亦復如張怒折其足後亦困病乆卧牀中兩股爲之肉破蛆蟲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所以脚脫股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所殺蟲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況捕之與販之者所殺可勝言哉

陳堂以蔭補官不信因果其淫犯良人陵轢柔善者豪橫無所不至不十數年遂死其姪女年十二忽昏仆若寐爲二鬼所導至秦廣王所王曰吾有一事汝能爲吾通傳于世否女子初不從既而許之即命二鬼引至一處乃第十八重地獄也見堂荷大鐵枷維以鐵絙哭謂女子曰汝安得至此今得還切急救我女子曰某小兒女安能救阿伯二鬼曰汝但許之只轉入師經便可以救既而又引至一廟見伯之二子長子方吞鐵丸次者已斬首于地不覺驚寤則伯之次子果已死長子方苦喉瘡聞女子此言亟求經轉誦是夕乃夢死者來謝所苦繼亦獲安時祕書丞呂公夏卿異之特跋其事于經之後以示勸戒蓋堂存日曾於天王院重飾一秦廣王像故王假此女子通傳于世使堂子孫將此經文廣行流布庶幾人知警悟於堂陰有所賴抑

亦欲人皆共知今陵轢柔善淫犯良人便當死入地獄也愚嘗求經考之大抵諸佛方便開悟羣迷使其見人殺生而得短命多病則便當以殺生者爲師而不殺生見人多淫而子孫亦復淫亂則便當以多淫者爲師而不多淫乃至偷盜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者醉酒悖亂者老而苦病而苦死而苦者凡此八者一一皆當以之爲師不敢復蹈其轍其說與吾夫子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之說亦無以異若又以老子所謂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之說論之言句雖若相反然求之言外義亦一也嗚呼此但誦經之言尚能如此況能允蹈者乎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位凡所爲不近人情事皆雱縱吏之及爲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卒其父一日游鍾山悅見雱枷鐵枷杻鐵杻杻如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刱一寺以薦雱福嗚呼貴家子弟多是心懷險惡者何哉蓋其生長富貴不知艱苦便謂世事一向終當如此而不悟福緣易盡業力難消一旦勢位去身大似一場夢覺夢未覺時若能惺惺靈靈做得幾件好事方是不辜負已靈不枉却一生苟或不能如此而更心懷險惡即是自害其身於人未必有傷於身定當沉墜正令無甚大惡復得託生爲人亦必不如今日若又生在貧賤則又有何力量而能復躋本坐乎 邵氏聞見錄

樂善錄卷九

郭崇爲人擊傷其臂同行皆欲報之崇置不問又數歲與鄙嘗擊之者同登仕版崇乃釋前憾薦譽其人其人慚愧自殺其後崇以臨民有陰隲當登僊品時地司奏績方上而太極眞人乃斷然駁之曰郭崇有殺人之罪安得爲眞人坐此莫果輕舉嗚呼郭崇實不殺人而不免坐殺人之罪豈當時薦譽出于不情乎抑姑以愧之是誠惑矣眞誥

而其人偶至自殺乎不然安有薦譽其人而反坐殺人之罪也昔邵陵王綸鎭郢服吳規爲之太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卮酒醉于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略加責罵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悅惚不覺如此上益奇之其後竟以用心仁恕得獲度世嗚呼今之富民譴一佃户則奪田徹屋必欲破碎其家怒一細民則賄吏求關必欲窮致其罪而不知彼人也我亦人也所不同者貧富也其好榮惡辱之心與夫父母妻子平日衣飲之樂無以異也破敗之易成立之難亦皆然也豈在我者當愛護而在彼者不足卹乎能知文饒以仁恕度世則知無文饒之心者今日之富

殺藥殺呪殺怒殺自殺教殺故殺誤殺口殺手殺意殺想殺目前看殺傳言遣殺凡此之類在太上業報因緣經中一切皆謂之爲殺夫彼死者雖非郭崇手殺而實因之而死是即郭崇殺之也今有驅役督迫而使人至于喪軀陵轢劫持而使人至于自盡及其死矣而尚云非我殺之是誠惑矣

乃身後果報因緣來世貧苦之因地也 眞誥
游維觀有二鐘一是觀家鑄一是許眞君在世
時鑄許鐘比觀鐘差小而聲韻極清徹鄰僧愛
之因嚴僎領節制乘間白僎取之時僎威令風
行道士無敢拒取鐘之日忽天雨晦冥平地水
踐立陌成渠疆畔遂判如此則寺觀之地是可
侵而有乎不見張徹嘗侵削院地以新其廬入
廬不五日而死乎大抵一寺一觀經始之初不
無願力而告成之後不無神物主張故也今私
家疆畔侵之者尚有縣官之責況道釋所在而
侵之者獨無陰譴乎 神僊傳
驃騎尉張孝師既卒而蘇以其冥中所見命工

急取還觀因詣祠禱謝猶見眞君侍者持劒在
傍曰汝爲無道上帝所知斷頭之事將恐不免
未幾果以開江事伏誅嗚呼寺觀之物取彼與
此均在教門掇禍尚爾況侵耗其物而爲己有
者乎居占其所而爲妻孥安泊之地者乎 鐘記
張開光志尚清虛既得輕舉而去顧謂其徒曰
吾之田宅今悉以付君勿營私勿貪肆否皆有
責其徒唯諾於是即其地建一老子祠年代既
遠疆畔悉爲比鄰所侵不得已訴于官官又不
決其徒惋恨忽一日煙霧迷覆其地衆皆見開
光跨一青騾自天而下環遶而去既去騾足所
踐立陌成渠疆畔遂判如此則寺觀之地是可
侵而有乎不見張徹嘗侵削院地以新其廬入
廬不五日而死乎大抵一寺一觀經始之初不
無願力而告成之後不無神物主張故也今私
家疆畔侵之者尚有縣官之責況道釋所在而
侵之者獨無陰譴乎 神僊傳
驃騎尉張孝師既卒而蘇以其冥中所見命工
圖之吳道子因而盡爲地獄變相楊次公因而
爲之說蘇東坡因而爲之偈下洪中大又因而
收入勸戒集中以示勸戒其傳爲不誣矣其變
相有衆嬰兒及鱗羽之族雜附之者蓋傷生殺
夭者也有獄卒擒執而鞭其胷脅者蓋包藏禍
心而陰險賊害者也有反縛而壓以巨石者蓋
依勢作威以暴虐而陵壓於人者也有倒懸而
以繩曳其手者蓋犯上不軌不順者也有被妖
服編髮而徽纏者蓋以邪法異術而惑世亂俗

者也有手執簡書而以箠楚訊掠者蓋侮文鬻法而肆其欺罔者也有俯首伏地而屈膝者蓋諂佞足恭而內荏者也有聯脛執紲驅而使之涉者蓋貪行淫慾而同惡相濟者也有胡人漢人雜處而方被詰問者蓋天地無私於遠邇者也有以挺刃迫逐而推落大火坑者蓋乘人之危而劫奪其財者也初道子作此畫於長安通衢中人皆見而大懼爲之不暑宰者累月孰謂道子竟以此畫有警人不知改行自新乎其後道子竟以此畫有警於人得登僊果蓋陰司當時顯出此事正欲人知戒懼道子又能表而出之是宜爲上帝收錄之中習雖起於十因報實依於六識大抵皆衆生迷妄所招若一念歸眞則地獄何有不見華嚴所載破地獄偈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境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語乎又不見孝師所見包藏禍心等事亦皆不離於衆生心念者乎或者尚不信以爲然不知其意更欲如何而後謂之罪也夫多淫貪求我慢嗔恚姦僞欺誑衒恨惡見怨謗覆藏十者十習因也凡此皆衆生平日起心行事習以爲常不覺不知遂至成地獄之因也又如見聞覺味覺思六者六根識也凡此亦皆衆生平日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上各起此識所以情識紛然復於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上生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念造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業不覺不知遂至受地獄之報也是故世人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以前所有罪業一時頓現習業交則各隨其平日識業所引發明種種地獄諸苦此皆載于佛書其說甚詳愚已裒集分爲七門號曰七趣受生錄使人開卷便知如是而生于天如是而爲僊爲人爲脩羅爲餓鬼入地獄做畜生已成書矣今不復縷舉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曾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苦者在乎渴望驛而嘶即渴也痛最切至者在乎傷蹄踏着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輒連心所

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爲時其水草至
磽确處必爲緩轡遇轍石必去之嗚呼此蓋身
自嘗而知者今人以人代畜尚不知恤何更問
馬惜其不知六道輪迴秖在一念令人趣中豈
無失身而爲馬者乎按寶積經昔有五百人爲
近惡知識作惡業因緣失身生馬趣中日藏菩
薩爲憐其人於先世中已曾供養諸佛學菩薩
乘又曾勸令發菩提心於是求生其中作馬音
聲說法教化普令懺悔彼五百馬等乘日藏威

神力故各識宿命本所失心一時頓現復得爲
人以悔悟故各得證辟支佛果其日藏亦以救
度是五百馬故得證善相如來大抵一切衆生
實本眞淨因彼妄習遂生妄習既生便有
內分外分二種分別內分即是衆生分內因諸
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憶
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目中淚盈心貪財寶
涎發體潤心著行淫二根流液諸愛雖別流結
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外分即是衆生分外
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
心持禁戒舉體輕清心持印呪顧盼雄毅心欲
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
自輕身命諸想雖別輕舉是同純想即飛必生
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有淨願則臨終之
時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若
情少想多輕舉不遠不爲飛仙必爲大力鬼王若
情想均等則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若
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七情

三想沉下水輪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
二種地獄若純情無想即當沉入阿鼻若沉心
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
膺恭敬五逆十重又當生于十方阿鼻大地獄
中地獄報盡又當受諸鬼形鬼報既盡情之與
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
爲畜生酬其宿債若元負人分越所酬此等衆
生還復爲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
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德即死爲

畜生償其餘直若更殺害彼命噉食其肉則經
微塵劫相食相誅無有休息猶如轉輪牙爲高
下但人生在人中稍自安逸便謂世世生生終
當如此而不知福緣易盡業力難銷一念纔差
便入諸趣何獨三復爲爾耶南部新書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嘗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
一女資儀性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
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
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又大門第嘗

任貳帥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
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珊玉豪華富貴冠
於一時未周歲星主忽告殞國主不勝其哀怒
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歸洪
州生悅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
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
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于官孑然南歸回視
前日亦一夢也大抵世間萬事轉頭即空無一
非夢譬如游醾方醉笑時非不懽愜及纔罷醾

其樂即空又如飲食方咀嚼時非不香美及纔
過舌其味即空此皆理之灼然人所共曉然於
歌舞諠譁之際未嘗有一人能持正念而不爲
之動珍羞錯薦之時亦未嘗有一人能生慚愧
而不爲之嗜者何哉只是欠一箇悟字人處富
貴亦復如是丁劉盛時亦曷嘗有一念之悟乎
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
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
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于

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
公主名琼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
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許年生男子五女子二
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
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
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
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
之嗚呼淳于初入槐安而國門之勝已如是洎
至行館而供帳之盛又如是既而出典南柯而

州治之廣又如是旣爲駙馬又且得君當此之時淳于意氣豈不揚揚自以爲得安知特一蟻穴乎大抵諸塵世間一切衆生其以妄想顚倒而失身託爲微細物命生乎其中者雖在蹄涔之水亦莫不圍圍洋洋自以爲得自人觀之蹄涔也自彼觀之其視爲蹄涔乎其視蹄涔亦猶淳于之視蟻穴爲大槐安國也其自以爲得亦猶淳于之爲駙馬爲郡守時也是故諸佛菩薩諸代祖師常切教人必令識心見性者正謂幻

化無常生死事大若非見得的當臨命終時定爲妄想顚倒回換入諸趣中去其生乎快樂天宮也不知其撞入驢胎馬臟也蓋其平日只於世態上走初不曾於自家心性上略有悟入故也夫夢想顚倒者即妄想顚倒也當白晝時分明兩眼大開也只心想攀緣顚倒錯亂洎合眼後却安有不顚倒錯亂者乎第世人以日用中目前境界爲實以睡中所見境界爲夢而不知日用中虛妄分別顚倒妄想全體是夢於其中間又以想心妄生繫念至使神識紛然眼纔合時便見無量無邊顚倒影事此又是夢中立夢顚倒中又顚倒也昔大慧禪師於此未透一日禮問圜悟圜悟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大慧莫悟復進曰某自入道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少犯惺惺時都得受用及纔上牀半醒半醉則便自做主不得見錢錙則懽喜心生見刀劒則恐怖心生自念此身未死早已如此若一旦淪謝衆苦熾然如何却不被他回換去也圜悟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絶時則汝自到寂寐常一處也大慧猶未悟後因圜悟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之句方且於前話有契始知佛所謂寂寐恒一文殊所謂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之說爲眞實語其後侍郎向敏仲亦嘗以此咨決大慧大慧亦復以圜悟答之信前輩未嘗以一語欺人愚故併錄庶皆知悟今世間事無非一夢向使淳于夢中不因悲戚而忽然驚則遂爲一蟻矣當此之時聰明

靈利也使不着險險押闔也使不着豪橫使氣也使不着機巧便佞也使不着有勢有位也使不着有錢有力也使不着看他淳于憑誰啓迪而能知是蟻穴乎見前眷屬作何伎倆而能拔而出之乎其驚覺處即得力處也當知妄想顛倒能回換人而覺之一字獨能挽却回頭力百倍於萬牛也

劉中明得道者也簡有從與之同里巷中明既尸解康伽藍後數年有從復遇之于東都闔闔方悟其果已得道因叩之曰有從將爲朽骨矣先生何不念里巷之舊出一語以相啓乎中明曰子平生好法律人有訟訴子多陰助成之秖此一事已自累子之身去不復顧嗚呼訟之於人非美事也初以不能忍一忿之爭遂至成數十年不可解之訟其不能和解而又交搆於其間者是激二家之怒成二家之訟惡已甚於忿爭者矣若又以法律爲誇而陰佐一家者則是包貯險心伺求人短必欲成此健訟而陷彼於法惡又甚於交搆者矣夫訟之爲說在易曰終凶謂終之則凶也又曰不可成也謂成之則終凶也又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謂使川爲淵訟之過也若又陰佐一家即是以爭濟爭使相激而爲深也今有從雖悟其將爲朽骨而莫悟其助訟之非是未能悔咎而自新也其不爲中明所取也宜哉

夏資深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公事爲業每與人作訟牒則必藏機設險鈎引其人伺其有一語之失因劫持之自以爲得或爲人代款亦必深文巧詆如實有冤抑不得自伸之狀使聽訟者熒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而不得解甚者使人破家兩雖已悔而不能自已者皆資深有以牽制於其間故也凡資深足跡所至無一家而不打起爭訟雖在塗之人與之素無交涉苟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奮綠交搆激而成之唇吻最爲可畏又好誘人子弟相與爲惡洎至破產已則厚收牙儈之利人人

莫不嫉之彼獨揚揚自以為得無何兩被杖目亦雙盲既而腰曲背傴百病交攻貧窶龍鍾不得安樂者數年竟至凍餒而斃又無子家遂為墟蓋其平日不善用心使人不得安樂洎至果報之來則其身亦復有種種不得安樂之苦此但迫於衣食而富室亦有好為之者何哉不過是爭一箇我利幾文錢耳惜其莫悟出於人上初不在此而不義之財取之終當有水火盜賊之事蓋太上折除之說本自如此

童行楊祖印父病無生意其師一夕赴水陸齋歸往問其狀祖印忽驚叫曰師主可速出爾駭殺我也及少定詰之則曰適迷悶間不覺隨衆至齋所時師主方咆磨口中火光迸出延燒几席今尚烘然亦自覺否其僧大怖繼亦染疫嗚呼一起貪心遽生猛火自世俗觀之雖若恠誕然以楞嚴想險足駭思梅口水之說推之則物有物掣其手漬于鑊中者皮肉應時脫爛殆將理相感本自如此且今楞情一集豈不亦面熱汗下乎況對聖宣科而敢雜以他語也昔王

霧忌日其父荊公為設百僧齋意欲資藉衆力庶幾可以薦霧冥福既而夢霧訶曰百僧轉經不如阿爺所轉一部蓋爺專心靜默故能冥感如於宣科演教之時其可不以此為戒而少知敬畏乎

洪邁云一商人泊舟潯陽月下見二大官對坐而語一曰金山寺作佛會甚盛但庖者不謹食皆血腥吾掣其手漬于鑊中計已腐爛矣一曰

彼固不謹子亦責之太過曰比亦悔之恨已無及曰療之何難但得生大黃搗令如塵以美醋調傅瘡上不惟止痛亦可獲安商人駭異後詣寺訪問其泊舟潯陽之夜果有就寺設水陸齋者蓋庖人揮刀傷指血落食中及臨鑊調羹若有物掣其手漬于鑊中者皮肉應時脫爛殆將殊絕得商人藥傅之遂差此但誤傷指血事出非意擬禍尚爾況有甚於此者乎嗚呼非獨庖

家初不問古人何以而創為此儀令人何以而
崇設此供既無信向必起慢心慢心一萌則鹵
莽滅裂無所不至矣載籍之語其肯信為有乎
大智禪師住洪州百丈凡參次常有一老人隨
衆而至衆退老人亦退忽一日獨不退師曰面
前立者為誰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世曾住
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答
以不落坐此一語墮野狐趣者已五百生敢望
慈悲特賜啓發師曰汝但問來我却答汝老人

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
人大悟禮謝而去且囑師曰某見在山後乞依
亡僧例賜以一火師唯諾即領衆至其處果得
一死狐遂火之嗚呼此老一語之錯何至五百
生受野狐身邪蓋其說一行人果信為不落則
但凡修行之人皆可以倒行逆施無復顧忌矣
夫豈不知釋迦老子騎梵鉢提亦皆大修行者
乎在釋迦老子則以受人美味而不免有馬麥
之饑在騎梵鉢提則以罵人喫飯遷為牛啃草

而不免有牛呵之疾如此則大修行人是有不
落因果者乎大抵因果之說如影對形無可避
者然亦不必執有執無繫念在心自作梗膺之
物亦不可虛妄誑誕信口便說說破以為無若破
以為無即是窒人恐懼修省之心定當獲發無
因果之罪但能於日用應緣處或逆或順一切
常以諸惡勿作衆善奉行二句為心久而功用
純熟則自然無因果可落亦無因果可昧矣或
者尚詆為釋氏之說夫曾子所謂出乎爾者豈

不亦因果之說乎愚觀世人其以聞見寡陋而
發無因果者甚多故細論之

士子張拙一日參禮虔州智藏禪師因問山河
大地是有是無曰有又問三世諸佛是有是無
曰有拙曰和尚錯去師曰先輩曾參甚人來却
言其錯拙曰某曾參百丈來師曰有何言句曰
每有咨決百丈皆以為無今和尚乃以為有某
所以言為錯也師曰先輩有血屬否曰有一山
妻曰外更有否曰有二頑癡師曰百丈亦有否

曰百丈古佛和尚莫謗他師曰待汝得似百丈却可以百丈說無也拙於言下有省吁令初無實悟之人於冊子上謾能記得古人一言半句便敢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非獨欺誤其身又將欺誤於人惜其莫悟我今妻子愛染田宅貪戀莫非屬有又如愛憎取捨是非物我亦莫非屬有凡此之類我皆能空却放捨而不以置之于心否乎捨與不捨空與不空二者之念又皆能兩忘否乎如或未能即是諸有尚在諸有尚在則世間所謂作受果報之說亦復皆在其可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乎若誑妄亂說按如佛說即名為大妄說業妄業若成便當獲大罪報昔有一僧參禮雲門文偃大師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既到後曲彎彎地師曰語則固佳是汝道否曰是師曰我却問汝如何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汝乃敢爾他後定失却目去未浹旬其僧果失目蓋初無所契而但空作其勢故也今之初無實悟之人可不戒乎

侍郎季南壽乾道己丑知簡州越明年二月望方坐廳忽郡人聚觀如堵皆謂瑞氣浮空彩霧罩空公亦明見堦下有數十輩吏兵儀仗甚盛因語衆官曰某奉上帝勑暫到冥司決一獄須兩日方可還言訖伏案而睡官吏驚怛相守至次日乃甦自言初到冥司見閻羅王乃馮楫吏部也飲罷有一吏來取覆云本司自紹興二十九年以來累承東嶽司申送勘陽間齋醮觸犯天憲事其罪人經今未決準上帝勑委請侍郎處斷子即隨吏至獄四城皆鐵圍毒蛇猛獸口吐炎火燔燒罪人哀號之聲所不忍聽次至第二門見一廳事予即登廳而坐復有一吏來呈案牘云大宋潼川府路安泰縣黃梟家於紹興二十九年春率衆建黃壇道士黃守素與黃梟通同貪抄錢物并所行科儀所寫文字字畫各是交加又昌州昌元縣馮式家於隆興二年秋使師巫杜忠信了酬天公醮靈寶齋同壇設拜

章奏納一千餘分其杜忠信雖佩籙牒未曾參
受正法救護生靈不合上章投詞冒瀆天眞又
合州石照縣龍會鎮衛元一家於乾道二年春
召道士王太眞建黃籙齋其王太眞喪服未除
葷酒不戒大爲觸犯取罪非輕又熙州狄道縣
師巫王自成擅行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并
害張元家牛畜又常以鬼兵邪法恐嚇人民貪
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侍郎早賜處斷
子即與判下云黃桌馮式衛元一等本爲求福

反招殃咎皆是愚蒙無知當從重減仍許懺悔
道士黃守素王太眞師巫杜忠信所學愚淺身
口不潔輒行科儀侮慢天眞敗壞道教除陰責
勘斷外仍配入畜生外道內師巫王自成輒用
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
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爲外道孤
魂仍使一家磨滅子孫淪墜判訖即令回申天
府及嶽司準勑悉依進奏施行訖復有一吏來
引子歸不覺已在此矣衆官聞之莫不驚嘆曰
樂善錄卷十

寶章郎中汪公以祥刑使者總攝
帥垣暇日出示樂善録一編而謂（汝謹）曰
此編所載殊益世教欲鋟梓以惠越人
使人有其書庶幾善者勸惡者懲不待
家至户曉也（汝謹）往者與
公游宦羣舒見
公一言一行必歸於善逮
長公侍郎來鎮此土（汝謹）又得以邦氓出入
仞牆

侍郎公之言行由
郎中公之言行也
侍郎八年于越凡善政善教之及於民
者至于今愛戴歌頌之（汝謹）游於
二難之門有年所矣每聆
先世積累之善皆古人之所難能者宜其
餘慶流衍
五世衣冠之盛赫奕未艾
二難德化之均前後相輝然則爲善之
報又何如耶故併録之觀此書者謂余
不信試以
公家之事爲證云紹定二年三月望日
郡人趙（汝謹）謹識

右樂善録十卷卷各彙分其事深有益於世教比游蜀都得此本常以自隨茲刻梓于會稽郡齋用廣其傳云紹定二年三月既望新安汪綱仲宗

溫柔鄉記

-

余讀文苑滑稽冀畿權趙聖伊二先生溫柔鄉記。一則軟玉溫香。莊而不冶。一則幻情綺語。切于覺世。心緘幕之。而世俗往往溺情飫慾。樂死溫柔鄉。余沾惘焉。戲作一篇。聊以效擊鮮近靡曼。意深垂戒。中溫柔鄉辭者。當奉爲藥石。文之工拙所不計也。

極樂天之西。爲安樂國。國西爲桂林郡。郡西折爲醉鄉。又折而西。有溫柔鄉焉。鄉之中。多男少女。風氣柔弱。故以溫柔名。由醉鄉西出十里。有藍橘。爲鄉之津梁。躡藍橘。可朝發而夕至溫柔鄉也。鄉之前環欲海。後枕睡鄉。左界華胥。右接萬里。西轉爲渡迷津。嬉汭、河洲、夜宮、瑣宮、株林、長生殿。咸是鄉名。勝其他萬里。山水人物。怪怪奇奇。不勝觀覽。東望爲濼洧。又東爲洙鄉。南爲桑間。爲淇上。相去咫尺。可通溫柔鄉。惟北門不啓。遊人多不由其途。文人學士。劇游是鄉。大都假道於桂林郡。鄉之系出人皇氏。棄以前不甚喪著。至趙合德而鄉始知名。其開百家雜處。族姓繁衍。代有麗人。王嬙飛燕。西施綠珠。小憐小青。其最著者也。

遺豔風流。至今勿替。鄉人仍嬌媚妖妙。婉孌條。褵態極研。粉白黛綠。習俗然也。平蕡柔齒。瓠犀膚凝。脂領蝤蠐。笑倩目盼。即謂溫柔鄉風詩可也。鄉間氣候。陰多陽少。春氣居多。然風景不常。和則爲凱風。暴則爲終風。游人稍不自持。春心一動。輒外感風熱。中得相如病。識世運者。有陰長陽消之感。鄉之要津。有月老祠。至靈感。閭鄉從遠皆取決焉。爲一鄉香火。其神手捧綠簿。繞以赤繩。人與是鄉有戚。緣神以赤繩繫其足。遂逍遙鄉中。遍閱佳趣。不之禁也。不然。雖踰牆術妙。不能飛渡藍橋。月老祠左爲錢神祠。祠通廣大。月老甘拜下風。倘緣薄緣慳。赤繩吝尼。啟請錢神。獲渠默佑。月老自回心轉意。溫柔鄉亦可朝夕恣志。故心乎溫柔鄉者。必先禱錢神。後謁月老。遵廟而南。爲平康里。狹邪館在焉。其廟顏曰花林。以其無冬夏。無賓客。蓋皆豔吐芙蓉。香舒豆蔻。蓮臉半羞。梅妝甫啟。譬似朱櫻。腰如弱柳也。內多狐魅妖冶。百態即鄉人。邂逅亦曰我見猶憐。善蠱惑耗人財命。中其蠱。非刀圭可愈。不主牀頭金盡。形容枯槁不止。貴介冑富王孫富人。財命中其蠱。非刀圭可愈。不主牀頭金盡。形容枯槁不止。貴介冑富王孫富

誦濂溪先生可玩觀而不可褻玩之句以自戒。花林之氣鬱而爲風。名花風。其

餘步。爲香唾泉。即石華泉。以合德與貴人戲會於斯。飛燕誤唾含德釉。餘唾落此。得名。泉溫冽如醴。馥郁甘滑。味美于回。能解酲。耳熱酒酣。一漱唾泉。香沁肺腑。夙醒頓醒。遠唾泉一里。爲陰溝。綠草零星。頗備怪異。溝之狀。類滴水巖中。隱一圓竅。小而淺。探以圓物。不大稱。竅水淫淫。然聞竅初猶淺。狹纔容一指。後爲心一動。輒外感。風熱中得相如病。識世運者。有陰長陽消之感。鄉之要津。有月老祠。至靈感。閭鄉從遠皆取決焉。爲一鄉香火。其神手捧綠簿。繞以赤繩。人與是鄉有戚。緣神以赤繩繫其足。遂逍遙鄉中。遍閱佳趣。不之禁也。不然。雖踰牆術妙。不能飛渡藍橋。月老祠左爲錢神祠。祠通廣大。月老甘拜下風。倘緣薄緣慳。赤繩吝尼。啟請錢神。獲渠默佑。月老自回心轉意。溫柔鄉亦可朝夕恣志。故心乎溫柔鄉者。必先禱錢神。後謁月老。遵廟而南。爲平康里。狹邪館在焉。其廟顏曰花林。以其無冬夏。無賓客。蓋皆豔吐芙蓉。香舒豆蔻。蓮臉半羞。梅妝甫啟。譬似朱櫻。腰如弱柳也。內多狐魅妖冶。百態即鄉人。邂逅亦曰我見猶憐。善蠱惑耗人財命。中其蠱。非刀圭可愈。不主牀頭金盡。形容枯槁不止。貴介冑富王孫富人。財命中其蠱。非刀圭可愈。不主牀頭金盡。形容枯槁不止。貴介冑富王孫富

發無端。不拘時候。中之即死。若南方瘴癘然。冶遊花林子弟。每以發風爲慮。原溫柔鄉。花氣撲人。故花風洋溢。遍鄉都有。不惟狹斜。狹斜艷萃。殘花敗柳。色野香雜。多奇毒。偶沾染。則發惡瘡。苟至有紅燭全銷。情恨寸斷。未逕成風之斤。頓占噩噩。六二者矣。鄉前層巒疊出。尖而銳者爲五指山。纖纖如玉筍。光潔如沐者。蜜髻山也。色黑如漆。與五指山若連若斷。多產茶香草。蝴蝶金鳳常翻飛其上。遠而瞩之。彷彿烏雲縷縷。盤結嵯峨。鄉人謂從巫山飛來。故今朝暮猶行雲雨下。爲白玉雙峰。圓巧如珠。光潤似玉。兩相對峙。瑩潔非常。時覆白雲。如新剝鷄頭。輕罩香穀。其嶺嶸然凸。不孔不竅。以口吸之。玉液源出。澄瑩鑒人。名花乳醫家謂能澤肌膚。補血液。駐顏容。其殆東坡所云。一甌花乳者耶。山之陽。爲峨眉山。又曰遠山。亘二三里。形如臥蠶。朝夕眺望。爲濼洧。又東爲洙鄉。南爲桑間。爲淇上。相去咫尺。可通溫柔鄉。惟北門不啓。遊人多不由其途。文人學士。劇游是鄉。大都假道於桂林郡。鄉之系出人皇氏。棄以前不甚喪著。至趙合德而鄉始知名。其開百家雜處。族姓繁衍。代有麗人。王嬙飛燕。西施綠珠。小憐小青。其最著者也。

餘步。爲香唾泉。即石華泉。以合德與貴人戲會於斯。飛燕誤唾含德釉。餘唾落此。得名。泉溫冽如醴。馥郁甘滑。味美于回。能解酲。耳熱酒酣。一漱唾泉。香沁肺腑。夙醒頓醒。遠唾泉一里。爲陰溝。綠草零星。頗備怪異。溝之狀。類滴水巖中。隱一圓竅。小而淺。探以圓物。不大稱。竅水淫淫。然聞竅初猶淺。狹纔容一指。後爲一圓竅。小而淺。探以圓物。不大稱。竅水淫淫。然聞竅初猶淺。狹纔容一指。後爲楊公子所鑿。今稍深。潤月必桃花水一至。日夜不絕。三五日輒止。俗以月信目之。又名月脈。陰溝內實。月脈不流。鄉人輒喜歡。縮預卜履石夢月之信。若月信不至？溝流白水。鄉人以爲不祥。扃鐍著溫柔鄉月令。云是月也。月信不至。陰溝白流。則人多陰濕熱癥。癆虛損。蓋謂此也。凡選勝至溫柔鄉。莫不游陰溝。流覽摩挲。探竅取水以爲樂。然不可數探。探多則其人必死。不死則病。西漢劉驁。實心此竅。樂探不休。竟溺死溝中。達人又目爲福水。然好事者謂遊陰溝。飲花乳。吸唾泉。可補入金樓佳話。鄉中多奇花異木。有含笑解語杏臉桃夭。蓮理夜合金蓮。此處金蓮最豔。令人眞個銷魂。與中土芙蕖異。芙蕖以大爲異。金蓮以小爲貴。又名掐紀步。聞戰潘妃曾留步此鄉。金蓮從步底湧出。故名。亦韻事也。

昔漢成帝酷愛此花，持玩不忍釋。手自後摩芳者入溫柔鄉，鮮不注意金蓮矣。杏臉潤白如肪，粉光若膩，相看不厭，可以養目，可以療飢，所謂秀色可餐者此也。花之香潔濃郁，推夜合先一試其味，便致人流連渴想，渴想不已，多爾然海而死。含笑香遜雞舌，是不可近，近則殺人。其笑裡藏刀也。花品最劣者，名鳩盤茶。色香曖昧如覽母，薄施脂粉，或青或黑，人望見其顏色不禁發悶噦嘔，鳥獸蟲魚則鴛鴦、山鷰、比目、可憐、鳳子之屬，惟鴛鴦鄉人欣賞，常玩之被底，更有悍獸三種，一胭脂虎，一紅粉猳，一河東獅。柔腸男子，聞其咆哮號吼，即心怖膽落，神氣消阻，惟剛腸漢不懼，然亦聞聲蹙額。時人稱為溫柔三畏。俗以豪侈相尚，衣飾器用，精華巧黠，冠絕一世。有琥珀鈿一隻，值錢百七十萬，與玉笛、箜篌、琵琶、揭鼓、留仙裙、香羅襪諸物，事非置昔鄉人遭羅襪二具，購求得之，賞千金。其貴重如此。擯頭絲脫，皆飾金玉。此外脂香磨鏡，不一而足。其居處皆香閨繡閣，西廂南樓，雕闌花柳。俗尚貴黃賤青，貯金屋，咸爭羨阿嬌，倚青樓，舉族不以人齒。雅好餽贈，鈿合紈扇，金釵同心結等物，皆其儀享。鄉人重心結而輕紈扇，欲與締交，以同心結通歡曲，可得其歡心。貽以紈扇，反生懊惱。性情則柔順和婉，溫雅纏綿，好讀書，年有十五，罕不通經者多豔才，即璇璣圖，白頭吟，玉臺新詠，亦足窺見一斑。其土音清而韻巧，如鸚鵡嬌如弄簧，耳其聲可不問而知其為溫柔鄉。隴西李青蓮嘗有聞弄厚幸之慕，其足動人憐如此。悅美少年，往往發情止禮。晉聰月老處分，即相與定情，如魚水漆膠，纏綿繾綣，鄉人美之為鴛鴦。鳳否鄙之為雉與狐。衛之婁豬，南漢之媚豬，皆賓王之狐媚，即此意也。相慕悅以情，遘多情，則快譜合歡。遇薄情，則怨歌長恨。情之所鍾，一至於此。少年惡其情，咸曰此間樂，不思返也。如得離鄉遠望，蜀厭故憐新，鄉人即生妒嫉，叛入賓盲，莫可救藥。有寧飲酖以死，不願不妒以生者，聞倉庚可療，未嘗經驗，不可據以為信。怕生離，甚於死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傷生離也。紅袖香銷，玉簫無韻，感死別也。第重抱琵琶，遇別船，鄉人見憤，惟天涯室遠，未唱刀頭，索斷腸難圓月缺，賽沐誰容。有情誰遣，鄉人不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之咏，夢啼妝淚紅闌干之吟，真有以也。若留戀溫香，全假軟玉烏交，雕錯琱

鏤釵橫，銷金帳裡，親愛卿卿，碧玉欄邊，誓盟世世，只嫌夜短，不計宵殘，睡足海棠，輕寒不覺，眉舒柳葉，黛翠憐描，此中可人，直不足為外人道。洵溫柔鄉一刻千金，樂莫樂兮，佳況其或興闌情索，意倦神疲，便道一游，睡鄉復精神奕奕，少年慕其風尤，而效之，得其貌，似亦足矣。人蠱人董賢鄧通，韓嫣鄭櫻桃，彌子瑕，輩卓錫其鄉，鄉人亦樂之，大抵風流儻不惡也，不禮老德，謂其鬢眉如戟，無丈夫氣，溫柔鄉土物風俗，勝游舊蹟，此其大畧。鄉屬織女分野，尤物萃生，如入衆香閣，宦相傳唐李三郎歆楊玉環夜飓，是鄉。鄉人瞥見高力士，僉曰，夫夫也，人道國，遊天臺，別有天地，非人間，雖不心曠神怡，相思不置，溺而忘返，則亡國破家，敗名喪身，相隨屬，古今人蹤其禍者，指不勝屈，昔履癸偕施妹喜，過其鄉，沈亂乎夜宮，作牛飲戲，以媚乎鄉人，已而放乎南巢，受辛惑妲己，為長夜飲，鄉之瓊宮，即其地也。後羅太白之禍，唐元宗攜貴妃過楓，私語，約誓長生殿，老於是鄉，未幾，漁陽變起，陳靈公同夏姬，放乎鄉之株林，惟日不足，卒至殺身，其他阿房、辱井、金谷、銅臺、思香、媚霞，暨即兀該玉樹後庭花，道之不勝道，然總不離溫柔鄉，此物此志也。世貪溫柔鄉，鈐鞿甘其媚，惡卿憐我，我憐卿，必相將浪游華胥，輾轉而歸於蒿里，其鄉諺曰，傾國傾城，一見勾魂，可為寒心也。獨魯男子，柳下惠，楮淵不入其鄉，嘗至慾海而返，趙清獻，張忠定，曾至慾海，興盡劇止，亦不難輕去其鄉，杜牧既得鄉導，而游春較遲，竟不涉其地，崔護尾生，則有志而未之遂，對溫柔鄉而泣數行下者，白香山一人耳，夫人孰不惡死，溫柔常能死人，人當視為畏途，何游是鄉，偶愚首，是鄉者，躡相接也，而非也，予當戒色之年，屢游是鄉，慾東趨渡迷津，見一丈人，箕踞坐下，騎展邦族，始悉丈人原溫柔鄉中人，既抱子而徙居渡迷津也，予因諷之，天下死於溫柔鄉者夥矣，胡丈人至今而不死也，丈人曰，吁，子固矣，子徒知溫柔鄉之能死人，而不知溫柔鄉之能延年，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能夕惕溫柔鄉之憂患，斯能永享溫柔鄉之安樂，人之

死溫柔鄉。皆溺而忘憂患。又何往而不得死。而非溫柔鄉之能死人。人入溫柔鄉。自樂死矣。余樂生不樂死。故至今不死。曰不死有術乎。曰有。目中有心中無。樂而不淫。過而不留者。能入能出。是謂不死之術。且子未偏歷溫柔鄉睹勝耶。古虞帝舜。與英皇女幸是鄉。嬀汭其行在也。今有二妃手植竹存焉。而舜年百有十歲。周姬昌。又曾與淑女居此鄉之河洲。洲前荇菜參差。是其遺跡。而文王壽九十七。人不樂死。雖世居溫柔鄉。可與籛鏗比年。苟求死不暇。豈惟溫柔鄉是懼。吾見桂林郡醉鄉死者。不可更僕數也。矧溫柔鄉實能生人。悠悠六合。誰非生於斯。長於斯者。能死人乎哉。子未學詩乎。古詩三千。尼父刪而存三百。刪之者十之九。惟溱洧與涤之鄉。桑中淇上諸篇。不能割愛。此何以故。以其通溫柔鄉之故。至今都人士。勉乎修齊。志乎理學。觀於鄉猶可見造化之原。萬物造生之妙。此鄉之有裨於世道人心大矣。我寓若鄉三十餘年。如魚相忘於江湖。祇見其益我以樂而未始見其促我以死。我方龜龜然倚若鄉爲極樂天。安樂國。以養我天年。而子還訝我不爲若鄉溺中瘠。未知生焉知死。夫是之謂黜聞。

余莞爾笑曰。丈人所行。不逮所見。亦既抱子溫柔鄉矣。卽在溫柔鄉收爾骨焉。亦復何恨。胡徙渡迷津爲。而曰延年爲大耳。丈人曰老子興復不淺。不見猶可。見之殊亂人意耳。予感丈人言。恐一旦衰老。爲溫柔鄉棄。急操不死術。寧處溫柔鄉。或七日來。或一月一至。庶幾長歲樂而莫予毒乎。

女俠翠雲嫗傳
女盜俠傳
貞烈黃翠花傳
烈女李三行
王氏復仇記
俠女希光傳
女俠荊兒記

翠雲孃不知其姓氏。山左產。年十七八。風貌殊可人。雙趺纖小。而膽識上下可比。許幼業賈。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幾徧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會至上海。賣技。其父爲人誣陷。被拘入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譯人。不許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寃。譯人尋常。每謂之暴。竊竊不平。然尚容人辯訴也。不意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意。無何。義和團起。女竟請於父。往投之。蓋即團中所謂紅燈照者。女得識某大師兄。寵任。位次頭領。錫以翠雲孃名號。所至。見僧。輒疑洛水神妹。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有類盜賊。頗憂之。然大勢所趨。獨力亦莫能挽。聯軍長驅入京師。團衆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人咸願效死。遂與某國兵巷戰。竟日。西兵死傷者頗多。女部下人亦傷亡略盡。乃舉身登屋。過去後團中領袖。大半爲西兵獨導。或爲僕役。且藉西兵之勢。刦奪戕殺。無惡不爲。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舉胡能放。然此恥不可不一瀉也。乃約會飲於某處。衆集。領袖女。是日到者甚衆。女遂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今君出國亡。皆若輩之罪。吾誅以若輩謝天下。剳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朱某江蘇人以諸生捐納知縣需次山東奉撫軍委解餉入都過臨清道宿野店中甫下車有土妓五六輩來獻曲蓋北道風俗妓寨多逐尖站客至唱小曲數齣客給以津錢數百欲留某妓宿則令賫被辱來辨色而行給津錢數弔津錢一百者實五枚當南錢十枚津錢一弔者實五十枚當南錢一百枚其價廉如此然若輩多與响馬賊連合偵探客囊而報告之妓而盜者也朱老行旅心知之又臨清爲响馬淵藪益戒嚴當時見五六輩皆塗脂抹粉手持胡琴或月琴泥身畔喁喁作絮語內有一妓周身黑衣結束偪仄年二十許不御脂粉不攜胡琴雜諸妓中喚客一聲卽退立門隴下諸妓妖嬈萬態或起或立或進或退輒回顧黑衣妓黑衣妓若以目指揮之朱固機警知黑衣妓必諸妓之領袖而舉止之態度眉目之神彩百不類妓其爲响馬賊之倀無疑顧荒村野店暮色凄其無術以脫其危險心房震動如鼓獨電氣耳爲之顫猛然省曰此妓非常人以情哀之或可免乃退諸妓而獨留黑衣妓妓亦欣然留朱乃喚酒與妓對飲各詢生平妓自言家貧不能自活忍辱爲此朱具述古名妓歷史如紅拂梁紅玉事爲之勸慰且故意推波助瀾以激發其豪氣妓亦悲歌慷慨泣下數行朱自道生平遭際險阻艱難之狀歷歷如繪妓問此行何爲所帶何物朱具述梗概爲言餉銀幾萬幾千兩一無隱諱談次聞窗外颯颯聲揭紙隙睨視窓櫺外則大雪迷漫與微月光線相映一白無際顧妓僵御薄棉衣殊寒甚朱卽從篋中檢羊皮短帔爲妓披之時則殘燈將盡爐火不溫朱出燭綢膏仍復對坐談心終不及亂俄聞雞唱妓循例告去脫帔置土坑上朱贈銀四兩又持帔授之曰天寒早行良苦此薄物爲卿禦寒勿介意也妓曰蒙君憐惜虛度良宵受銀已無狀敢有他朱曰所以重卿氣誼耳牀第之私非所以褻卿也何歉爲妓乃道謝去行半里許忽回朱聞叩門聲大恐啟視之則妓也朱未及問妓遽大言曰實告君吾盜也吾父爲响馬領袖以吾爲香餌然吾守身甚嚴有起意亂吾者立刃之今猶處女也蒙君柳下坐懷之義范叔綈袍之仁特報君帔君所需吾去卽遣人來還更有一寶物君收之天初下雪泥未溘可踏雪行早離此

朱且驚且喜長跪拜謝妓不顧而去隔一小時有人來還帔並袖出一小囊曰此主人所以贈君者嗚君載之以行有無量價值至楊柳青某標局有人來索君卽付之千萬勿誤朱受囊出銀臨來使使者曰主人命不得受一錢遂去朱啓囊視之則三角小旗也天旣大明朱促車夫行車夫以危險辭疆而後可將行朱出小旗插車篷上車夫相視愕然曰何由得此此去無憂矣旣行二十里許有騎馬荷槍者二十餘人迎面來靡車而過又回馬盤繞一周諦視小旗遠巡去前行二十里又如此凡行五六日過如此輩者數十起距楊柳青十餘里卽有人來迎詢之則某標局所遣也引之至局供給豐腆夜闌主人入室詢旗所由來朱乃具述其故面謝之主人曰此貴重物非有大感情者不輕貽也今已出重圍無須此僕將持此以復命不落他人手也朱乃再三道謝而別

烈女李三行

山陰胡天游稚威著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常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佯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于前。某齡幼。切叱曰。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渺子笑。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暨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乃丐人爲詞。屬憩有司大吏咸偏。列于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貴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竟犇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携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納。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撓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于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

阿母喚不應。步出中閭。闔女身亦非。闔女心亦非。擬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昨者門前望。發眼甫忍覩。爺仇豪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白揚刃。斷作雙虹霓。廖我前葵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與仇。血肉相鑽鵰。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雞。前者爲飢狼。後者爲怒豺。小雀抵黃鵠。徒恐哺作糜。大聲呼縣官。縣官正聾蚩。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卒森柴虓。安知坐中間。一一梗與泥。何由腐地骨。鬼笑囫牙疑。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與臺。頭上鐵柱冠。獬豸當胸栖。獬角嶽嶽多。蜜能矜哀。周我頭上髮。縶我當躬衣。手中何所紫。血帛班斕絲。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淩埋。細軀誠艱難。要爲自防支。女弱母所憐。請母毋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仲冬節。殺氣爭驅馳。眉冰塞黃河。急箭穿矛錍。大風旋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鶡鶡。四更嘷狐狸。五更追上行。鵰鶚增羸飢。舉頭望長安。盤盤鳳闕陣。下者十二門。通洞糾橫開。持我帛上書。繫我囊中荏。晚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堙。尚書更峨峨。峨峨鳴駭鼠。頭上鐵柱冠。獬豸當胸栖。獬廌即無角。豈與羣羊齊。

李女倚柱啼。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悲。有地何撲撲。有天何巍巍。高城不爲崩。高陵不爲陁。爲遭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晚向明府。淚路江東馳。女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罹。女誠不敢結。願官無見疑。父冤信沉沉。沉沉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下笑。生仇市中刲。廆此弱賤軀。甘從釜竈炊。語終難成聲。聲如擊庖廚。明府大嗟歎。嗟歎仍歔欷。欷翻翻洞庭波。洞庭非淵泓。嶄嶄邛嵲坂。九折無險巇。我今爲汝尸。汝去行得知。爺仇遺妍妍。舉家忽驚猜。勢似宿疹發。蹂劇無山醫。同時墨少年。暴至如連雞。銀鐺押領頭。畢命壞牢壁。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植。叩頭謝明府。摧骨難相貽。昔爲甥乳兒。今爲箭還戰。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蒿萊。寡母倚門啼。啼于杞梁妻。女去母唉柏。唉柏今成飴。母悲轉難裁。女顏昔如玉。女髮何鄶鄶。女口含朱丹。女手握春荑。哭泣親墾沙。面目餘瘢瘢。宛宛閨中存。黨瘠疑病羸。姑姊看女來。簪笄不及施。鄰老看女來。左右相呼携。各各自流涕。一尺紛漣洏。鄰姥少肌去。媒媪從容來。三請到見女。殷勤致辭言。公子踩南居。端正無匹儔。金銀列兩箱。繒紈不勝披。人笑女無聲。人憐女長啼。昔昔重昔昔。殘痛不得治。有似食大鯁。痛喉連齒脾。

作貴人。華燭灼房幃。頗欲得賢女。賢女勝娄姬。回面答媒媪。斗酒寒且微。無兒老母心。偎依所願事力作。澁捋縫裙韈。安得隨他人。乖違拙愚懇。母年風中燈。女命霜中葵。須臾母大病。死父相繼追。棺槨安當中。起墳遂成堆。一一營葬託。姑姊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爲我召鄉鄰。鄉鄰麾如閒。十歲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啣泥瓮。灌鼻承醇醪。二十行報仇。報仇苦月危。三年走大梁。趙北燕南陲。女行未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不墮濁水泥。斑斑錦翼見。耿光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閨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頸。鮮鮮桂樹樹。樹好葉何奇。歲糕揚芳馨。生在空山隈。烈火燒鳧鬲。三日夜未衰。大石雖曾言。小石當連齏。蕭艾泣蕙草。萬族合一煤。煨出白玉姿。皎雪光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柱墳上栽。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閃離。錯落桂樹間。千年照容徽。

女俠荊兒記

失名

廣西百色縣有五雷嶺峯高插雲。山巒中有石穴一。巨蛇潛其間。長十丈餘。圍大一丈。常出噬人。土人畏之。祠爲神。縣官每歲以牛羊豕祭。春分前後。巫覡傳蛇神言。今鄉里獻十二三童女置穴口。供神食。不然。則禍作。縣官苦之。出重金購貧家女及有罪者女。發之。祠則盛設香燭。鈔樂送童女。撲蛇神祠旁。前後已用九女矣。乾隆十八年。縣官將祠蛇。索童女。苦不可得。邑民僉某者。家甚貧。生七女。其季女名荊兒。年已十五歲。請於父。願應募。父母駭甚。阻其行。荊曰。蛇鳥知擇人而噬。巫覡妄言。爾兒自有術。敵彼幸而成功。一方受其福。不然。僅兒一人受禍耳。且僭兒徒爲父母累。不如賣兒得金以助家計。固請行。僉某固不肯。曾夜。荊兒潛逃。即縣官庭陳來志。請攜利劍及毒藥米餅蜜麵以從。縣官壯之。留置署中。爲之儲備一切。屆期將送女巫覡。多言此女不可用。縣官怒斥之。乃舁女及米餅等至洞口。夜半蛇出。頭大如甕。雙目閃爍如懸燈。聞米餅及蜜麵香。先啖之。荊兒匿穴旁。以伺其變。頃刻間。毒發。蛇隨地轉動。荊兒揮劍斫蛇中其眼。跳開尋丈。外蛇怒。一躍出穴外。荊復自後斬其尾。斷蛇。荊乘夜奔回縣署。疲極而暈。灌之復蘇。遂言斬蛇狀。衆駭。往洞口。割蛇而分之。乃治巫覡罪。縣官奇此女。納之爲子婿。

黃翠花。予家媵婢也。幼隸林氏。從嫁而歸。年始垂髫。玉立亭亭。纖腰如削。大有林下風致。雖處青衣。掃修潔自飭。恥與閒非爲伍。非奉使令。不妄出入。每見生客。則赧顏赤頰。若無以自容。主婦覺其意。少所差遣。其母再適人。間來省婢。婢未嘗正視。終不與交言。其天性激烈。不失禮如此。同室婢肥而善淫。婢恆鄙之。不與共飲食。因播爲謠諑。欲以汚婢。婢聞大慙。將與偕死。其人懼匿他所。婢終日涕泣不食。主婦譬曉百端。堅臥不起。次早失婢所在。蹤跡之。則溺死於西河之澨。田視其屍。面色如生。結束緊密。聞者皆欷歔。先是余愛婢美且貞。欲納爲遷宅。聞之婢。婢心許之矣。然每相遇。彌自矜嚴。凜然不可犯。既而室人以其性剛勁。汎余事以不諧。後見婢則凝湫怨結。殆恨余之以非禮餂者。而同室婢。則用此汚衊。遂憤恨以致死。余不能無遺憾焉。死閱月。一日見夢於余。楚楚可憐。若有所愬者。揣其意蓋欲余出一言以美之也。既醒。燈影熒熒。秋風颯颯。猶疑婢之在側。然挑燈起草。援筆而爲之傳。

稗史氏曰。昔五代史載王凝之妻。携幼子歸其夫喪。將亦逆旅。逆旅主人蠆其臂。田之婦泣曰。身爲婦人。此手乃爲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故。並汚吾身。乃自引刀斷其臂。又高鄴露筋詞。宋米芾刻石紀事。相傳有女子隨嫂氏夜過此。天陰蚊盛。嫂借宿田家。女堅執不肯。獨宿草莽中。遂以蚊死。其筋露焉。今婢因一言之汚。不惜以死自明。視二女之事。何多讓焉。抑彼婢也。而能若是。不尤足多歟。名以貞烈。誠當之而無愧云。

王氏復仇記

祝孝廉者。姓顧。名化雍。字仲來。爲諸生時。能閉戶自守。古之狷介士也。其先常隸屬於陳司空必曠。以故人輕之。天啟辛酉化雍登賢書。鄉老中咸與相見者。第稱之曰祝舉人而已。邑有公事。當集諸紳會議。值嚴寒。有孝廉沈某者。見化雍至。故作嘲語曰。今日眞寒葛。鼻中涕乃突然而出。吳下以奴僕爲鼻。沈故借景揶揄之。同座皆匿笑。其爲人傲慢如此。祝之居在南城。與趙宦鄰。趙宦者名士錦。字前之。明時進士。爲橫於鄉里。邑人號爲四大王者也。與陳必謙爲兒女姻。陳趙勢焰赫奕。而士錦尤貪悍肆兇虐。覩祝居與己聯比。啟鳩據心。遂挾陳與祝瓜葛。謂祝居係陳故業。令備奩於趙。鴆媳呼祝妻王氏至面白。祝不往。則令婿隔墻詈而辱之。化雍含忍者有年。而趙移不能釋。祝終不與校。蓋受其凌虐久矣。化雍乘鐙升陽會試旋里。士錦卽令其黨持銀數。佯欲價買逼之立券。祝不應。士錦怒。令健僕肆口辱罵。拆毀墻壁。頃刻間。兩家聽事。洞達爲一。化雍夫人王奔趙哀。懇趙妻及媳受士錦旨。捽其髮而歐之。褫衣裂裙。若辱萬狀。化雍痛念恨情。觸自縊死。遺筆囑其子曰。行年未五十。被惡鄰趙士錦逼佔祖基。朝夕詈罵。辱及爾母。淩虐萬狀。含冤自經。雖頹匹夫小諒。實出萬不得已。橫死之後。爲伍尙者。爲伍員者。勗兒鑿爲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父含淚遺囑

事聞閭邑。人心不平。實蓄然畏趙勢焰。無敢過而問者。王夫人於是出揭遍貼通衢。其揭曰。

丹陽縣儒學教諭舉人祝化雍妻王氏仝男從泰、從泰泣血具

揭爲誣陷逼產立殺夫命事。痛夫化雍祖居。與豪宦趙士錦鄰。並百計謀吞。夫告伊妻及士錦暘家衆。一面將氏裂衣毆辱。一面擒夫鎖考。夫逃避無門。立刻殞。士錦猶謂夫詐死。令奴遍行搜驗。持鎗棚夫妾趙氏。破頸流血。拇折氏指。萬目共覩。今署縣公出。暴尸七日。地方不敢舉報。訴捕不敢准呈。鄰里不敢作証。意耳本之死者徒死。生者竟生。營兇窟而安身。別業勢燄依然。椓馬鑑而實地憑天昏神號鬼哭。士錦厲收亡命。蓄意叵測。抄萬家。殺萬命。今則殺及命官。

於和。錢艴然作色曰。在陳既可以無君。祝亦可以無主。遂拂衣登輿去。於是丹陽諸生奮臂一呼。邑中士民響應數千百人。飛甍連棟。塵烟蔽天。聲震山谷。瞬息間。趙居頓爲平地。諸生遂捐土葬化雍於天水氏之堂基。各擁掌稱快而去。祝氏亦毀其宅。不留片瓦。蓋恐士錦駕禍捐刼爲反噬計也。當衆人之毀趙室也。諸鄉老如從壁上觀。絕不敢出一義忿言以當鳴鼓之攻者。惟延竚舍旁。久乃潛散云。

野史氏曰。祝雖出自卑微。然亦膺一命於朝矣。趙欲攘其居。又教之死。設長吏中有義縱王溫舒命斷斯獄。豈不大快人心哉。奈當日國事已非。羣情瞽亂。鄉先生箝口結舌。惟知避怨自全。組蒙叟一言稍扶諸生義氣。爲差強人意耳。本之死者徒死。生者竟生。營兇窟而安身。別業勢燄依然。椓馬鑑而實恨重泉。沈冤誰訴。尙論往事者不禁擊唾壺面長歎也

俠女希光傳

申屠氏。宋時良樂人。美而黠。申屠虔之女也。少名以蕖。既長慕孟光之爲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郡。夜夜燈明過海船。霧裡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之。不妄許人。年二十。候官有董昌以秀才舉官弟子。虔既見之。學宮。遂以希光予昌。希光臨行。紀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碎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吟。貧賤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寇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匿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幸妻子毋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子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故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痛。傷之惟君哀憐。既克葬。乃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僞爲色喜。斃入室。六一既至。即以七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殺其侍者二人。其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殪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所。以其頭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報董君。吾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別國洞冥記

洞冥記序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遺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淵古異餘事不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固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顯著令籍爲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啟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主也故編次之云爾東漢郭憲序

洞冥記總目

卷一 十一則

卷二 二十一則

卷三 二十二則

卷四 六則

漢 郭憲撰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直下入宮閤帝覺而坐于閤上果見赤氣如烟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翔翼而起乃改宮閤閤為掖閤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殿有青雀羣飛于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榭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兎字少平要田氏女兎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識一覽閻誦于口居常指檐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皆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淵淵流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滿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大飽閱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過一蒼虎息于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裹裹之朔復去家篤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滄鴻之澤忽見王母來臨於白海之濵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要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郤食吞氣已九千餘歲日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捶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搜九色原雕浴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廣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為柁檝或以木蘭文桂為檣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鈞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蕚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壇春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螭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投陽形

都爽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實渡殿七間皆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帝既號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屑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聚麟鬚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無雷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霄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塔上遊塵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避山澤員狼圖書惠其聲妻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削為林聚鳥獸毛以寫其上

漢　郭憲撰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鱗蟲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編有連烟編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鸞鴻錦閣上燒釜鼈香屑燒衆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崐崘細黍出崐崘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味膏可燃燈西王母擢以獻帝燃芳似燈光色紫有白鳳累龍驎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琳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蟲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醋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帝寢疾莊殿召東方朔於綺窗下陽縊紱重幕問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為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常過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碾香塗魂香外國所貢精檀之燈青桂木有香如漆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琥珀鎮雜玉為簟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沐濯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家與食之

吹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素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簟如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敵人之舍得淚珠則敵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去虜淵八十里有甜漢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剪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醪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北梨大如井或云斗梨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青辯終常餌此李因名籍欽李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賢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令銳斷恒切柱葉食之聞帝好仙披望仙宮因名龍鐘石武帝來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

草益而來謁帝焉

郭璞東都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觀乞斬自眼讀書責眼眼不開行坐與連帝

聞其異做焉

黃安代郡人也漁代郡卒白云早猴不獲處人間執糧懷刑而讀書晝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
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服體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
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蓋長日月之光
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天漢二年帝尋蒼龍闕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撫掌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堂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寒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博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望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蝕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卻睡草秦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為帷幕也

鳥哀國有龍形蛇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十歲不飢故語曰雖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菜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

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蹈地亦名躡空草

帝常見填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墜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有紫李大如斗卅如棗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滿洗亦名醋衣柰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蓁生於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十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刮雪如塵滓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斷之刀於手中化為鵠赤色飛去雲中

有散衍火於清漢之上獸化成龍

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還見有黃鬚白首跋趄於帝前即方朔着黃綬單衣頭巳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螯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膠也

帝嘗久望東邊有青雲起徘而見雙白鵠集雲之上俄忽變為二神女舞於雲握風管之笛撫落霞之琴歌青晏春波之曲帝舒閤海玄落之席設明天發日之香香出香也裏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仙人鬼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聚身生毛羽也

有逢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對以釀酒名曰桂酹嘗一滴聚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逢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帝於望鵲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漿酒狙以玄草果嚴金蒲甜蓼果以青櫻龍水白羊棗蓬萊寒巖地花氣萬此萬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萬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龍草因名紫髯萬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腦月船鴻毛船逢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林之枝為權或以木蘭之心為檝棟實之竹為篙紉石脉之為繩纜也石脉出哺東國細如線可縫萬丈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縈結如麻紉也名曰石麻亦可為布也

影娥池中有龍鱗望其聳出岸上如連壁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雞鳴影娥池北作鳴鴈之能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雞

有喜日鵲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鵲

有紺渠鴨赤色每止於菱葉上不食五穀唯啞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滅

漢　郭憲撰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義和欲取以手拂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烏獸食此草則美閼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記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陽紅衆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履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纖珠玉為業邊臣入雲煙之幕設玄罔離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曰纏雲枕又薦蚊臺之白褥以蚊臺藏為褥也此臺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臺褥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溼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纏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異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清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翼如鋸裁紫桂之林以為棲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為杖後棄枝而飛變化為丹赤在海傍

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鳥翔翥飛儀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鳥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雲漢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鳥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繡文繡各握蘇文大俊五枝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髮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龍一頭長一尺二寸或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鑰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修有青珉嗤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穆傳注疏

默齋先生穆傳疏序

穆天子傳爲史家起居注所自始與山海經見
古周書皆六經外所不可不訂正之書穆傳庋於家
閣六百餘年至晉初始出又數十年郭景純過江始
取而注之顧傳之者綿綿延延不絕如綫學者幾不
見有此書垂千餘年吾師默齋先生始取而疏之顧
傳文既古景純之注太略流傳既少脫漏譌缺又多
字多奇僻無從音釋讀之棘口輒掩卷而置之先生
此疏不主故常時與注合亦時與注離若庚成箋詩
傳子史與正論不違非識出天地之外神遊日月之
表不能有此撰著也可不謂通儒乎方今學士大夫
爭爲考辨之學如此書之考辨則可謂閎大而不遺
蟲魚非磊落之識矣先生少年曾爲山海經賦俾學
者便於記誦近又爲夏小正注已梓行又擬注周書
大戴禮其拳拳述古明道之心不以素患難鼠竄夷
而或改力行東髮受學於先生以戊科第一試於吏
部引歸先生不得歸益壯益堅奮志於傳述其視趙
邠卿注孟子於復壁奚以異嗚呼其可及也哉受業
門人固始曾力行百拜序

郭宏農注穆傳千餘年來未有談其學者默齋夫子
迺取而疏之何也表宏農也宏農賦遊仙仙人也何
行不可仙必託兵解以仙何也憐王敦也王敦陰賊
而駛者也彼其視江外掌地幾如大千世界已與馬
共之又欲傾馬而專之收諸時望拘之於姑孰脅其
從而去其違宏農亦在所拘中故傳山經注穆傳冀
以悟之也悟之者何也讀山經穆傳見四天之下有
如許大世界豎亥步之所不能盡穆滿車轍馬迹之

所不能周而旣旣逐逐於江外掌地以造逆而犯順
何其駛也宏農嘗注書傳者三書何以知山經穆傳
之傳注爲悟王敦也宏農之註爾雅在夷陵至今有
爾雅臺則是其父爲建平太守因從之南遊注爾雅
於此當天下太平其得意時也其傳山經注穆傳則
在拘姑孰時題卷首曰記室參軍郭璞則王敦所辟
舉之官號也宏農嘗爲王導等參軍皆不著記室名
記室者則王敦之參軍也拘於敦所幽愁憂思而
釋二書則不得意之時也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
而作春秋屈原放而作離騷宏農二書猶此志也
筮賤技耳卽曰不吉亦細至毛甲何至於嬰暴怒而
加害大凡陰賊之人外示寬而中險狹略不慷卽恨
次於骨必洩其毒於人不顧毒之反中其身及其子
孫此在郭解原涉輕狹之徒原不足責而世家顯位
亦出於此是自促其亡滅也敦恃能害宏農不吾敢
逆耳以宏農所憑何難擲一杯隨葛仙公而去而故
從至於南岡受其害不之距未一月而敦死斬棺戮
尸子應受沈江之慘種盡矣而宏農去爲都錄司

命治虛臺朝廷贈太守表其忠子驚又守臨賀視敦
究何如也夫子爲時藝師師之賤者也雖賤師亦有
道不直則道不見故來學藝於夫子必直言之亦遭
陰賊者之見銜幾危其身幸未危又見羈不能脫去
幽愁憂思無以排解乃取原注而加以疏附以考傳
論辨使讀之者鼓舞歡欣恐卷或盡不復以短爛缺
謝舍去則功於宏農者也前序爲固始曾進士力行
則當客豫時年十四學藝於夫子者也後序爲宜良
嚴進士烜則當宦滇時年十五學藝於夫子者也又

吾家海珊公遂成先天子吏滇過辰谿謂鐘鼓洞與大酉山小酉山皆穆天子藏書室二酉昔指為秦人藏書處而鐘鼓洞未傳傳自明正統間樵夫入洞見書報縣縣令某往取之書隨風滅盡無存此說亦見於夫子稗珠錄海珊公鐘鼓洞詩有云即如穆天子藏其副於柱下史而乃取其餘八駿馭之行萬里大酉小酉高欹欹洞虛其中綆汲深弃此免受擾鋤侵千萬世後有知音書顯晦有幸不幸天留待眞讀書人非其人脫相遇窟隨風滅化灰塵夫子亦謂酉

陽牧使心腹役探江壁藏棺棺開盡書書出灰滅役與牧俱死彼其心不在書若求書豈有死之者圖經謂穆天子藏書二酉去辰州頗遠見於酉陽者豈穆天子之書而小酉實秦人之書今疏典雜撰未之及故於序後補出之嗟乎非其人而遇此書化灰塵而隨以死以心不在書耳心在書而遇之且讀而疏通證明之心與天游長生必自於是也受業門人嚴煥匡山拜跋

穆天子傳注疏總目

卷首 編年
卷之一 西巡
卷之二 西巡
卷之三 西巡
卷之四 西巡
卷之五 東巡
卷之六 東巡盛姬
卷末 序傳

卷之一
啟行出塞章第一
河宗迎接章第二
披圖視典章第三
濟河伸乘章第四
敷遇嘉辭章第五
附河源考
卷之二
穆傳注疏目錄　一
膜晝居處章第六
昆侖之丘章第七
命口吾主守章第八
春山銘迹章第九
赤烏之人章第十
曹奴之人章第十一
留骨之邦章第十二
碧玉之山章第十三
潛時章第十四
劄閭溫歸章第十五
鸇韓無皇章第十六
至王母之邦章第十七
附崑崙考
卷之三
賓西王母章第十八
憂吟世民章第十九
曠原大猶章第二十
智氏章第二十一
穆傳注疏目錄　二
瓜纏紗衍章第二十二
命懷諸侯章第二十三
附西王母傳
卷之四
重鞮氏章第二十四
文山歸遺章第二十五
八駿翔行章第二十六
巨蒐渴奴章第二十七
河宗歸邦章第二十八
潛時章第十四

入塞章第二十九
入宗周章第三十
里西士之數章第三十一
祭廟觴師章第三十二
北遊還反章第三十三
穆巡里數總考
卷之五
休澤章第一
飲洧上章第二
圃田章第三
觀桑者章第四
宿祭章第五
雀粱奏樂章第六
射獵遊章第七
化人神遊章第八
虎牢章第九
次宿聞告章第十
帝臺饗章第十一
穆傳注疏目錄 三
黃池誥章第十二
入啟室章第十三
笠獵茈澤章第十四
黃竹哀詩章第十五
還入章第十六
附帝臺化人考
卷之六
勒示后間第一節
多殖紐獸第二節
納盛姬第三節
盛姬病沒第四節
殯廟第五節
立內外喪主第六節
陳具第七節
獻喪主第八節
飲哭第九節
袒載發命第十節
喪主卽位第十一節
穆傳注疏目錄 四

女主即位第十二節
宣命第十三節
曹侯邢侯弔喪第十四節
具官見遺第十五節
出憲行喪第十六節
葬贈第十七節
反哭祭第十八節
征行卒哭終喪第十九節
永念納諫第二十節
歸周第二十一節
附穆天子論

白石先生整齊穆傳分章釐節加以疏釋附以考辨總論之曰傳凡六篇第一篇紀盛姬本在傳五篇之外後人附之耳穆王功竣因著其目錄如右而總論之曰傳凡六篇第一至第四皆紀西征之事第五篇則王畿內外遠近也第六篇紀盛姬本在傳五篇之外後人附之耳穆王之盛蹟在西征登昆侖而見王母而所以致此盛者由感河伯而披河圖夫河圖之致也難矣雖以孔子猶且歎之自古及今惟伏羲軒轅堯舜禹爲交至卽湯之黃魚踴壇武之白魚躍舟尙庶幾焉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興致太平成王十八年定鼎洛邑公與王沈璧於河侯至日昃龍衮圖至禮于洛亦如之然皆近在河洛之間精誠以享介員鱗衮河伯不親至也穆王馳驅絕塞河伯之子孫來迎遂至河伯之所都居沈璧與牲河伯卽出傳帝命將示以春山之寶詔以宮舍平泉可見不獲帝命則寶不得見宮舍不得居平泉不得飲也明日大朝於黃山而河圖出河伯乃披圖而示天子以瑞器餘則使伯天致之河

伯遂乘渠黃爲天子先路以極于西土若使圖不出河伯不見豈敢無其應而用事乎自是河伯導之六師從之遂上昆侖觀黃帝之宮升春山入懸圃得玉榮枝斯之英至於玉山策府載玉萬箧遂賓於西王母留住其宮久之然後歸悉符帝命矣由河伯先路河宗扈行故能經涉神靈之境如履通衢焉第河伯號天子且爲之先以後傳中不復見者河宗伯天乃其子孫伯天主次車以駿乘其封膜晝也伯天詔之其賜潛時隮豷也伯天言之天子又使受隮豷與豳

奴之所獻且有賜於伯夭伯夭逆天子至於鄗人鄗伯絜觴天子天子留五日乃行顧命伯夭歸於其邦天子發河宗正也之孼故詳紀河宗即以紀河伯也且夫圖書之見晝卦寅疇著受命之符而穆獨以示琁何哉曰此猶貢帝之舊也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接萬神於明庭而穆王按圖以獲玉果璿珠燭銀金膏之祕珍傷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夫亦以其道耳道無所不寓豈以琁瑤哉後世之無其應而用事者周旋五嶽彷徨海

上以庶幾遇之其何可得也自周公祀洛而後中國之河圖不復出穆王乃馳絕境於陽紆從極而出之因以上昆侖觴西母漢通西域去長安且四萬里不能得河源何從沈璧而祠之得邀河伯捧圖而視與以陟昆岡二千年來維冰夷之所都竟無問津之處河伯亦絕跡中原不復乘白黿而逐洞渚中國人幾不知潼陰鄉老有得道以游大川其人焉所以圖不可出昆侖終不可見故聖其大要以正談者之誣穆王事蹟多神異意當時藏於祕府不復流傳但略見於尚書及古周書左氏於周語首若祭公之諫於內傳則著叔舉子革之稱而他未有道穆王者此傳蓋戰國時稍出於民間故列子著書多據引之且至以周穆名篇疑此書藏於柱下伯陽甫寶惜之不以示人列子學伯陽之道因得此書藉以作論資莊子之書多採列子因述黃帝而不及穆王晉人尚老莊而不談列子景純注此傳盛稱史記言造父之得驊騮驊耳而不及列子化人之篇是亦有見有不見者因次章節而括大略以見河圖之出穆巡乃得以登昆侖云

穆天子編年　白石先生檀　萃撰

竹書紀年

紀年與史記所錄甲子各不同書稱穆王在位百年紀年獨云五十五年郎今長麻亦與之同紀年與穆天子傳同出汲冢故錄紀年而以其他維見於經傳者附著其下凡大書者補出之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一

穆王　昭王子毋曰房后初成王三十三年王遊於卷阿召康公賦卷阿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祠歸於宗周三十七年成王崩世子釗立是爲康王生昭王昭王亦娶於房生穆王則是兩世皆娶房女也房曰房后猶言周内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房后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爲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爲之注謂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木以配昭王而生子也然則穆王之神靈有所自來矣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　前編以爲元年庚辰

補作君牙　前編以爲在三年

史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爲大司徒以紹芮伯之業作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昭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惟日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於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於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補作冏命　前編以爲在三年

穆王又命伯冏爲太僕正申誡作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

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按史稱王道衰微之後至穆王而復寖初政之清明已如此

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廟王遂卒不復周乃俟其後於西翟今紀年曰命餘靡餘與由古字通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王陟是時王道微缺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辛餘靡振王出之王薦摩以疾殂其作昭宮命辛伯錄其振王之功也封之於西河是始爲西音

冬十月築祇宮於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鄭城在今華州城北西鄭應作南鄭字之誤也晉束晳傳謂竹書謂自武王十二爲九十年至穆之元年適百年耳竹書以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今長厤亦同此說但所紀

甲子不同耳

六年甲子春徐子誕來朝即徐偃王錫命爲伯

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蜎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山今見狗冢偃王襲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

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
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
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其
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
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
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八年丙寅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王會解北唐以閭閎以險冠孔晁注北唐戎之在西北者也

九年丁卯築春宮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五

十一年己巳王命卿士祭公謀父韋昭國語注祭畿內卿士謀父字也入春秋有祭伯即謀父之後也隱元年來朝於魯非王命貶之

十二年庚午毛公班共公利共應作井穆天子傳作井公利逢公同帥師從王伐犬戎

或以犬戎爲武陵蠻非劉恕外紀以征犬戎在三十三年金履祥前編以爲在二十五年

文公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六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大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今職方外紀如此北者其國頗多中土人不知猶以爲諸子之寓言其實不然也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至犬戎

列子禹之治水迷而失塗謬之一國遊絕限之外者非用心之所及遠故寄言焉詮次也 竊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

十三年辛未祭公帥師西征次於陽紆

秋七月西戎來賓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切玉如泥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灰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孔叢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鋙鋁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是則古亦有焉王

緣神瀆所注流之水而居爲便於飲勺也

穆王過終北之國而儻然自居見化人之宮而自失若三月可謂能去帝王之色矣所以能與賢聖遊也

自信誣理儒家之通病自古已然

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以西戎閉而不致此亦索防絶之也然則人而貪欲此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察也

徐戎侵洛○書曰戎狄之也穆王六年徐子誕來從者三十六國乘天子西征六師遠次陽谷乃興師以侵洛邑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爲征徐戎也天子先發六師繼起也曰造父御王入于宗周不能急入也不入于宗周戒嚴也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九

史世家趙之先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二子長惡來爲秦次季勝爲趙造父季勝之曾孫而蜚廉之元孫也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之子必先爲簣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之學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其識之

夏四月王畋于軍巨

十四年壬申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穆王巡遊由於得八駿善馭八駿由於得造父造父之馭實由於師泰豆故特

史注溫音盜

假王朝之錫爲天瑞所以愚東夷此論發前人所未發

詳之其御非生而能由親師苦學致之遂至於通神其後食報於趙至趙宋遂有天下與禹夏契商穆周堯漢卓唐並御蓋可忽乎哉

射在志正體直御亦在心閑體正皆雜義之精神

傳云甲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田于敷澤

五月作范宮

傳云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覩桑者王子夏庚

戌休于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

傳云畢人告戎日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

討戎

冬蒐于洯澤 即逢池也

傳云天子筮莘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

繇巽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

嘉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繘紀三

十筐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曰有陰雨夢神

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

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日我徂黃竹員

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

旦夕勿忘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

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駱翮

翮其飛嗟我公侯胡勿遷居樂甚寥不如遷

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乃

登乃宿於黃竹

作虎牢

傳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

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

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

十五年癸酉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傳云留昆鋪玉百枚

作重璧臺

傳云天子西北至於盛盛伯獻女姬姓也盛伯

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

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冬王觀於鹽澤 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按即今解州鹽池謂其文不類

十六年甲戌霍侯舊薨

傳云霍侯舊告薨天子臨於軍三

王命造父封於趙

十七年乙亥王征昆夷三王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

賓於昭宮

化人卽今回人
卽古書化字無
汉音盡叶平聲
讀如回轉訛是
也故特斷化人
爲回敎之祖

中天臺

秋八月遷戎於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
以東西征於青鳥所解三危山西征二字衍還履天
下億有九萬里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
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應人之慮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
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

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
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
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
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
處子嫉嫮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
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月獻玉衣旦旦
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
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

敎門人傳其敎
聖人每有登雲
者猶此說也

今敎門人自謂
其敎每以此境
象相矜而不知
皆諸子之噁餘
也列子先言之
矣

晞音廢物乾也

穆王因與化人
游而起上覺崙
見王母之思可
見登眞者必有
所自也

一作蔚古華字
赤驥一作翼
白渠一作渠古
義字

止置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絡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中雲焉耳
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子竇以
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
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
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
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悖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

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
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
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與牛馬之渥乳也以洗王
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
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宰以觀黃帝之宫而
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
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
入一日行千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
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遇乎穆王幾神人
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侖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民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
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
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俱來者何人耶對
曰臣之所造能倡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
也巧夫顪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

閒閱中有巧者省主分乘西坐咳而矣人捧茶進畢迴從東

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行穆王始悅而吾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
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弟子東門賈脅韝閭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
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十八年丙子春正月王居祇宫諸侯來朝

補祭公謀父進祈招

左傳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祇宫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
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

孔叢子云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呼得賢才矣

二十一年己卯補作祭公顧命

周王云及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謀守位作祭公顧命王若曰祖祭公次子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子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子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子畏之咸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於天昭王之所勘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宴之明德付俾於四方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七

命謂繼西京之音此所以追配元公亦謂為文也周公之後著於宗周者君陳謀父最著魯之諸公固無能及之

禮編哀引此作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於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口口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后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於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傳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不以我辟險於難不失於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嗚呼三公子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勘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八

周有常刑王拜首稽首黨言

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壬午王命左史戎夫作史記

穆王思保位維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

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

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鄫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皁隸上下不臨後君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鄫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庸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

前編亦錄此謂諸本不一從蜀本刊定今從之

亡國之道多端盡備於此

臣至於不敢忠惟其不仁也

韓非子語頗似此個職者專權也

比已不成陳朋鄉謂宜徑注作取民自成

業刑者以刑爲業

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竟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者亡昔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乎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乎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屈而無以當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竟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者亡昔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乎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乎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屈而無以當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

（補）作職方 孔晁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鈔出之欲時省焉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
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
雞犬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
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
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
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其澤藪曰貗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
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一女其畜宜牛
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
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
貙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
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
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飛遞而驚鳥拔
絳徐行以巿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

八駿異名見此

補三十二年

拾遺記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
碧玉之車僊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
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
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
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
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
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
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飛遞而驚鳥拔
絳徐行以巿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

於四海凡紀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三十五年癸巳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荊人于沸

(甲)三十六年甲午

拾遺記穆王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鵠鶴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恆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蠶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豹後列雕麟紫鸞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蔫黃莞之蓆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進洞淵紅藕嗽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實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扶桑東五萬里有碼碡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甕水在碼碡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沈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則有岑華鏤管睇澤雕鍾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子傳　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羣鳳之鳴睇澤出精銅可爲鍾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梁蕭綺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竈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歷悠遠而記說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跻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膜拜稽顙東升巨人之室西晏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鵾瑤池而賦詩期井伯而遊博勒石軒轅之丘絕跡弦

國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三十七年乙未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鼉鼉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紂

淮南云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卽此役也光武濟師河冰忽合東明擊水魚鱉皆浮況以穆王之神靈其威召波臣長驅八駿固其宜也至於一軍盡化後世亦有之唐天寶中王天運破勃律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四萬人一時凍死惟二人得還遣中使隨驗至小海側冰猶如山隔冰見尸塋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尸不見此非一軍盡化之證耶事見段成式所記

四十五年癸卯 徐偃王潰薨

潰者伯禽之孫也伯禽子長考公酋次揚公熙二子長幽公宰次魏公潰潰弒兄自立享國五十年以周公之德而子孫昏亂至謚幽厲可嘅矣

五十一年己酉 作呂刑命甫侯於豐

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今在西安府西南七十里鄠縣縣東五里卽鄠宮也在始平鄠縣東有史本記云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蔡傳云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告四方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呂侯後爲甫侯

王享國百年髦荒度作刑以告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

以穆會與夏啟湯武成康並想見明王之盛

大書王享國百年則在位百年也八十九十曰髦荒之周頌荒之意宋儒必以髦期也荒度猶荒度土功卽國風荒破句訓制穆王何哉

四川重慶亦有塗山禹之所娶故曰三

此亦奇甚取證亦奇

之徒化爲蟲豸殆此類耳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八

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
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
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
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
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
不惟德之勤故乃捌於民之中率義於民棐彝
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
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
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
於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

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於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
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
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刖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
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
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
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始終不離一檄
禮字妙

此亦佛氏之徒
造此說與春秋
慧星不見同總
誇其大地震動
光照大千耳昭
王二十四年至
魯莊七年凡三
百四十餘年佛
家創爲此說不
自知其可笑猶
王莽所書以春
秋沙汰竟爲受

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於病非佞折獄惟
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
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
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於刑有
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於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
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於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二

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於民之中
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
中有慶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

補五十二年庚戌二月十五日暴風地震西方

周書異記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以今厤推之當是四月八日）江河泉水忽然泛漲井水溢
王子 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
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大聖人生於西方一

郊天祠前此卽佛生之時也穆王於相國呂侯
乘驊騮八駿而行求佛因以禳之至穆王五十
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林木傷折大地震
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對曰西方有大聖人
滅度衰相見耳此時佛涅槃也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三

按此竹書紀年之標目而補綴之惟如此之年
耳然尙書稱王享國百年以尙書爲正則此下
之年有半
可徐補之

按前編五十五年甲戌王崩于祇宮（年百有四歲）有子繄
扈踐位所紀甲子與紀年不合但經言王享國
百年非享壽百年也則是穆王在位百年壽且
百數十歲矣繄扈踐位是爲共王穆王之后姜
見於選注所引古文周書

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翌辟窺
而育之弊以乎烏二七塗以媒血寘諸姜后遽
以告王王恐發而占之曰蚑蜚之羽飛集於戶
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尙復其所問左

命所自起尙可笑也

穆王享國百年應以尙書爲主此不易之論

引此段作餘波亦奇

史氏史灼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
克以肯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身歸于
母氏而後獲盜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
冊而藏之於櫝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
情曰先君怒盜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
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則是緊扈亦
寤生如鄭莊公姜后不覺爲越姬所竊耶又按
共王在位十二年崩年八十四歲則是踐位時
年已七十二矣不比穆王之踐位爲更老耶

穆傳注疏卷首編年 三三

穆傳卷首終

河東郭璞注

江南檀萃疏

古文疏荀勗序古文穆天子傳故每卷標古文於篇首第一篇記啟行出塞至數過嘉辭凡五章○按古文作於沮誦倉頡蓋觀鳥跡以興思下至三代俱沿其文而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遂絶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稀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邯鄲淳衛覬亦傳之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晉太康初汲書出得古文之工妙者論楚事一卷覬係極悅之竊思贊美以存古人之象遂作字勢謂古文之勢也古文乃謂字而篆隸草非字故但直曰篆勢隸勢草勢不曰字勢也其旨深矣荀勗序稱此傳皆竹簡素絲編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每簡四十字謹以二尺黃紙寫上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財是新寫之本即摹古文不用今文故每卷仍標古文二字於前存古也

穆傳注疏卷一

一

啟行出塞章第一

飲天子蠲音涓山之上疏此上有缺文不知飲爲何國戊寅天子北征乃絶漳水注絶猶截也漳水在今鄴縣疏漳有二源出長子縣發鳩山過壺關縣北屯留縣潞縣北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清漳自涉縣東南來入之所謂交漳口又東過武安縣東過鄴縣西穆王絶漳在是矣亂流而渡曰絶庚辰至口觴天子於盤石之上注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疏郡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穆王觴於其上今五臺亦有盤石石勢也其旨深矣荀勗序稱此傳皆竹簡素絲編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每簡四十字謹以二尺黃紙寫上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財是新寫之本即摹古文不用今文故每卷仍標古文二字於前存古也

飲天子蠲音涓山之上疏此上有缺文不知飲爲何國戊寅天子北征乃絶漳水注絶猶截也漳水在今鄴縣疏漳有二源出長子縣發鳩山過壺關縣北屯留縣潞縣北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清漳自涉縣東南來入之所謂交漳口又東過武安縣東過鄴縣西穆王絶漳在是矣亂流而渡曰絶庚辰至口觴天子於盤石之上注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疏郡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穆王觴於其上今五臺亦有盤石石勢也

○○○○隨日紀事見古時起居注之體

○○○○到處夠飲君臣而寫容之古者君臣之樂如此

○○○○廣樂始見

○○○○此後世行宮帳殿所自起

穆傳注疏卷一

二

不甚大上坐數千人不見其偪坐數十人不見其餘猶此也神鼂詔遞於高雲殆如斯矣天子乃見其餘猶此也神鼂詔遞於高雲殆如斯矣天子乃奏廣樂注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疏郭引史趙世家者明廣樂之義非人間之樂也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居蒼龍元幽昊朱炎陽八天之中拾遺記云穆王三十六年東巡大騶之谷指春宵之宮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王奏瓊天之和樂瓊天者鈞天也和廣也然則廣樂和樂可以通名所謂千人唱萬人和山陵震動川谷蕩波也載立不舍注言在車上立不下也至於鈐山之下注即鈐山今在常山石邑縣井陘縣也漢志石邑縣鈐音邢疏今井陘山在西泜水所出至癘陶入泜井陘山今名苔苔巖山危峯疊翠高出雲表中有石泉是穆王所猶在今眞定府井陘縣山也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鈐山之西阿注阿山陂也因雪而獵於是得絶鈐山之隊注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疏隊即古隧字深險如墓道北循庳沱之陽注庳沱河今在雁門鹵城縣陽水北沱音鹵疏鹵城前屬代郡後屬雁門山海經泰戲之山呼沱之水出焉前志庳沱內東至參合入庳池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今眞定城南之河乙酉天子北升於陘天子北征於犬戎注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西戎卽犬戎其曰來賓者以白狼白鹿入貢也傳以寅至乙酉凡八日穆王之征犬戎外傳不稱年而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二年毛公班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紩秋七月西戎來賓蓋錄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疏自戊寅紀日起者則穆王十二年冬十月也郭引紀年曰取其五王以東雖竹書紀年有此文然三代之書

無以備王列書於策疑
五王字爲五玉之僞耳犬戎口胡疏其君
之名也觴天子於
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注萃集也衆也亦猶傳有
也疏郭引內傳稱燮大夫非燮侯王之爪牙也亦猶傳有
親卹也內傳稱燮大夫非燮侯王之爪牙也疏郭引內
名也井利紀年作共公利蓋井字之爲耳癸卯天子
舍於漆澤注一宿爲舍疏澤古澤字出海經云乃西
之極北而燕然山在南漆
鈞於河以觀口智之口疏以閱視智氏河水也氏音
之邳居水也在匈奴
天子飲於河水之阿注阿水峯也疏以水峯也
得白狐乎洛焉以祭於河宗注以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
作鴻大時之山鴻水出焉北流注於涓音潛　丙午
人於崩邦之南滲澤之上注屬猶會也疏滲經
戊申天子西征驁

行至於陽紆之山注驁猶馳也紆音嘔疏周官職方
冀州澤曰陽紆蓋嘔夷也此近河
名也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
云北陵西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然此論不
是惟
河宗氏注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爲氏疏稽任宿
須句顓臾司嶓瀆之祀耳按河出崑崙西北
顓屬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仰從極之淵馮夷所居
而去崑崙不遠矣是知陽紆之山近崑崙非冀秦之
數也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
也其喬主河之祭國在河源　且逆天子於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
於其中子孫邦於其側爲河宗
二六注古者爲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疏智
國名即智氏也所處在戊口之山與鄔皆河旁
而以紮爲名此又以伯爲名此伯字多从木
燕然之山注伯天字也疏郭前既謂柏爲伯爵之伯
以伯爲伯仲之伯謂伯

源別一名也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
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
極之淵陽紆之山
河出其中崚門之山河出其中部
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然此論不
自於淮南而始于莊子蓋河伯上古之諸侯有
功德於民如重該修熙之類故祀爲河宗氏也是惟
河宗氏注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爲氏疏稽任宿
顓屬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仰從極之淵馮夷所居
而去崑崙不遠矣是知陽紆之山近崑崙非冀秦之
數也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
於其中子孫邦於其側爲河宗
燕然之山注伯天字也疏郭前既謂柏爲伯爵之伯
而以紮爲名此又以伯爲伯仲之伯謂伯

天爲伯絜之字不知河伯功大子孫分酇多端伯絜蓋其子孫之分別封者河宗伯天則封于河源而主其祀者按前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注云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在其中當貳師出五原單于悉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郅居水左賢五度知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衍山單于自將度姑且方李陵至浚稽山漢軍至蒲奴水重合俟軍至天山衛律要漢軍于夫羊句山狹漢敗之追至范夫人城深八度郅居之水引還至燕然今一統志諸山皆在鞮靼則知三代時皆爲五服之地所以穆王西巡朝諸侯於此山也班固燕然山銘踰琢邪跨安侯乘燕然攻於五岳矣勞用束帛加璧（注郊勞也五兩爲一束兩合之之禮也此之郊勞則諸侯以璧（疏）郊勞天子待諸侯來朝之禮也）先白馬（疏）以璧待天子王侯迭爲賓主先馬也）天子使郯父（注郯父郯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疏）韋昭云郯公周公之後時帥師從王西征故使受河

河伯號之（注）呼穆王也（疏）河伯馮夷命帝曰穆滿（注）以名應謚也）（疏）謚法韜與之同郭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也帝天帝也河伯致上帝命曰穆滿云云蓋已前定而後謚法韜與之同郭不貫矣謝莊雪賦穆滿申歌於黃竹本此）女當永致用眚事（注）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疏）眚古時字南向再拜（注）穆王拜

伯之勞也祈招之詩見內傳）癸丑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注）蓋朝會羣官乃命井利梁固（注）梁門大夫（疏）郭有案其從師時井利梁固俱稱公則井梁皆爲所封之國也）（疏）郭以梁門大夫然此隼將六師（注）隼曰也

穆傳注疏卷二　五

○○○○此非創論也各予亦云然

○○○○原文本刻缺作口今推可知者補字於其中不可知字仍缺而

○○○○空其由餘仿此

○○○○注門字誤當是固字

○○○○凡書吉日者皆甲日也

穆傳注疏卷二　六

祝佐之（注）曾重也傳曰曾臣儀（疏）今傳作官臣儀官人陳牲全五牲具（注）牛羊之品曰牲體完曰全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腯天子授河宗璧（疏）蓋河宗至河天受璧西向沈璧於河（注）河位載崑嶺（疏）河宗致命於河伯號之（注）呼穆王也（疏）河伯馮夷命帝曰穆滿（注）以名應謚也）（疏）謚法韜與之同郭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也帝天帝也河伯致上帝命曰穆滿云云蓋已前定而後謚法韜與之同郭不貫矣謝莊雪賦穆滿申歌於黃竹本此）女當永致用眚事（注）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疏）眚古時字南向再拜（注）穆王拜

穆傳注疏卷二　七

伯之勞也祈招之詩見內傳）癸丑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注）蓋朝會羣官乃命井利梁固（注）梁門大夫（疏）郭以梁門大夫然此隼將六師（注）隼曰也

穆傳注疏卷二　八

天子命吉日戊午（注）詩曰吉日庚午（疏）用剋日天子大服冕禕（注）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疏）副禕后服蓋畫翬也天帔帶（注）帔韠也天帔帶子赤帔音弗之大圭搢笏也笏音忽（疏）今作笏者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夾佩（注）左右各佩帶也）奉璧南面立於寒下（注）寒下未詳（疏）蓋地名

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琯（注）山海經春山多珍寶奇怪毓山海經自崇吾山至於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崇山多丹水出焉中多白玉是有玉膏是生元玉黃帝取玉榮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是二山相連經述毓於崇山傳述寶於鍾山其實一也琯古寶字河宗伯天也亦能傳帝命者傳爾物有其官官修其方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其巫覡宗祝必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與名姓之後心率舊典而奇爲之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求用不匱此河宗所以亦能効命也詒女昆命宮舍四平泉七十（注）疑皆說崑崙山上事物疏）崑崙三角正北閬風巔正西元圃臺正東昆崙宮面有九井以玉爲檻上有醴泉華池而繹氏以崑崙爲須彌上有諸天宮殿其上分中分及下分閬風層城最下級閬軒玄圃凉風增城板桐芝華瑤池沼悉皆具足乃至於昆侖

之丘以觀春山之珏（注皆河伯與穆王詞）（疏）西山經云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槐江之丘是惟帝之下丘循經之道里次第超崇吾之山又三百七十里曰長沙之山又四百二十里爲崇吾山又四百二十里爲槐江山又三百二十里爲槐江山又西南四百里爲崑崙之丘即鍾山九百里經其間無草木多竹箭鮒水出之言崑崙非一惟西山經與海內西經差詳（注河伯）賜語（疏）郝注言語廋作汝晦（注川終爲晦言賜女受終禪（疏）郝注言語廋作汝晦白河伯河宗號之以下皆宗帝命穆滿之詞在河上也

天子受命南向再拜（注受河命）

己未天子大朝於黃之山（注滍禮河而去（疏）黃山無草木多竹箭鮒水出焉西流於赤水郭以爲在槐里又疑其非盖所謂之水注昆侖之赤水）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珏器（注省河圖視禮（疏）郝注省河圖也古者至神貴大於河圖即出焉黃帝五十年七月庚申鳳鳥

至帝祭於洛水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雨七日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馬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綠字以授軒轅後萬神於明庭是用披圖而登假也堯母慶都觀於三河龍負圖而至生堯於丹陵是披圖而敬聖也堯七十年二月辛丑禮備於河龍馬銜甲吐圖而去言當禪舜爲十四年設壇於河依堯故事黃龍負圖言當禪禹是披圖而禪讓也夏商以來世有神異穆王西巡萬里以索河源沈璧與牲禮圖斯出顧傳文脫略指敘不明當以意參之耳（注曰河圖詞也）玉果（注石似美玉所謂女果者也（疏）郝注盖其子似珠而可食所謂玉果也郭女果未聞）璿珠（注玉類也）燭銀（注光如燭）黃金之膏（注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也）天子之珏萬金（注補之字）珏百金士之珏五十金（注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珏千金此書殘缺集錄者

不續以見闕文耳（疏）鹿當爲麁字之誤也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疏）西山之文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所寶各有分宜不得或過

敬尸天子之弓射人步劒牛馬犀器千金（注步劒疑步光之劒也犀似水牛庫腳腳爲三角黑色（疏）郝注越王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劒庫當爲庳字譌角當爲骹射人官名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射人量侯不以貍步而以劒步劒長三尺其弓加牛馬犀之膠價值千金言其貴也（疏）郝注下文總言天子之珏不同於臣下也天子之弓不同於臣下也）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注言筋力壯猛也（疏）渠雙以貶柏天子趫捷之人及猛也疏渠雙以貶柏夫殷夫者露夫也能飛食虎豹）

狗走百里執虎豹（注言筋力壯猛也（疏）渠雙以貶柏夫殷夫者露夫也能飛食虎豹）

天曰征烏使翼曰□烏蒿（注烏鵄也）雞雛爲鷹也（疏）此又柏天就禮圖推廣言之使足使使翼各有不同也爲鷹隼之屬故能遠翔翱以爲鵄不

然也名獸使足曰走千里狡猊□野馬走五百里（注狡猊師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狡音俊猊音兒郭爾雅音狡猊）致河典（注典禮也白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典於玉而寶器即如圖中所載）黃之乘爲天子先（注先驅導路也（疏）河伯命柏天之言也乘渠黃開路也幽澌荒

麁走二十里（注麁以爲禮禮穆王（疏）曰者河伯命柏天致之數以寶禮於王傳不明其數者文從略也）乃乘渠

忽之地非大神護蹕何能安行水經注所云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與以觀天子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聘穆王視圖方畢乃導以西邁其指敘之尤爲簡明（注極竟遞此總後數卷言之）以極西土

濟河伸乘章第四

己丑天子西濟於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注溫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以比類土氣之異也天問云何所冬暖何所夏寒云）河宗氏之所遊居（注伯天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注會官得之琛物）既謁檢乃命正公郊父（注正公謂王三公）周祈父（注天子所取正者）卿柳或官受敕（注伯或官名若圻父農父宏父之屬）爲官職所別稱者也）

穆傳注疏卷一　十

飲八駿於南河則在蒲昌之上流河所岐出按西山經云積石在崑崙之西一千三百里河水冒以西流無南字又云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郭注謂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鄯林山東河所入也大荒北經鄯林在聶耳東其遠如此非今之所謂積石也又水經稱河出渤海南至積石入葱嶺又西流所經之國甚多然後東注渤澤卽蒲昌海也又東入塞則是渤澤近塞距渤海甚遠不得爲一處矣傳記自從極之淵觀圖乃西濟飲馬於積石與二經合天子之駿（注駿者馬）盜驪（注驪黑色也疏盜驪猶淺黑色之馬也）白義踰輪（注義謂騂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綠耳注綠耳曰）山子渠黃華騮（注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綠耳注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騮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郭此類也六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按史記造父爲穆王得盜驪騮駱耳之馬御以西巡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疏紀年云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駿馬是生綠耳之乘匹與槐林盜驪騮駱騮耳獻之名諸家異說列子呂覽名殊而拾遺記獨得其名尤爲不經）狗重工徹止（注重工者五色狗二字疏皆凌狗之名）翟（注翟猴類）翟其色謂亦猶宋鵲之類疏此表六狗之名猴猿類翟其色謂其騰捷猿猱也凌當作獿或駿字之誤重工者五色花狗如染工之重入也徹止者色黯如止水之碧澄也翟翟猴者毛色如翟葉之青也中黃者毛色黃也南丹者毛赤得南火之精也來白者來古萊萊葉面心白其毛色似之也蓋八駿應五方之色而六狗亦如之皆載於河典河伯視之而河宗致之者也豈尋常可比哉）天子之御造父三百（注造父善御穆王封之趙城詮下云三百爲御者疏言造父所統者御士三百人耿翛苟及（注翛苟及二人亦善御未聞有封也史記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穆王使御西遊而徐偃王反穆王

王日馳千里馬攻徐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紀年云穆王十六年王命造父封於趙距十四年之克徐蓋已二年矣曰天子是與出征八駿田獵釣弋注弋繳射也疏言天子出入必與此三人俱此蓋總始終而言之

歎過嘉辭章第五

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注盈猶充也而辨于樂注辨作遊樂之事疏辨周偏言偏作遊樂也後世亦追數吾過乎注穆王遊放過度行軋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注年豐時也農工既得注登也男女衣食注無饑寒也百姓珧富注富者安也宮人執事注各親職事故天有譽注四民時職事

有氏饗口注音國疏饗同嚮口古文國字非缺何謀於樂注言不現於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德注常愼也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疏其諫似謠每句有韻蓋歌以諷之也天子嘉之有辭注善其辭賜以左佩華也注玉華之精乃再拜稽首疏七萃之士善諫有辭可見王之佩佩也諫即賞此所以聽祈招之詩而止心也獲沒祇宮自此基之

附河源考

白石先生曰言河源始於爾雅山海漢書而莫詳於水經注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于七百一渠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山海西山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山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漢西域傳云西域在匈奴之西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陽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中國爲積石河云水經注稱河水有三源其源於崑崙墟者河水出其東北隅屈從其東南流以入於渤海即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昌以西南流此入中國大河之經流也崑崙山者西域志以爲阿耨達大山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行四五萬里迄於南海又扶南傳以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

東南注大海卽恆水也一名恆河是源於崑崙亦分左右左則爲黃河右則爲新頭河恆河焉至源於葱嶺者嶺屬身毒河源潛發其嶺亦分二水左則北流爲大中國之河右則南入葱嶺山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與蜺羅跋禘水同注雷翥海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又東逕皮山國北此葱嶺河之西流入於西海不歸中國者也至其北流之河實爲北河蓋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

河出其中間於溫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逕流南河之北故名北河北河又東逕姑莎車國南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又東右會敦薨之水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實爲河源西流注於泑澤蓋亂河而潛入於泑澤也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又東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此漢書所謂一源之出於葱嶺者也至源於于闐之南

山者南山一名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於河卽葱嶺之河也又東逕于闐北又東四百六十里東北三百九十里逕扞彌國北又東右會逕精絕國北又東二千里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水出阿耨達山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與南河會通爲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北入於牢蘭海其與北河時合時分然總爲同入中國之河不別趨也故崑崙葱嶺之源尙有別出之水而于闐則專適於河也而禹貢蔡傳謂

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夏可涉下稍合衆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言崑崙在其國南恐薛氏爲是今按吐蕃傳云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爲李文銳所逐乃遣使者尙騎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尙書及吐蕃使者論納羅盟

京師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納羅就盟其國敕
虜大臣亦列名於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
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
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于
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
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
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堅道回屈
虜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
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

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贏蓋隴右故地也曰悶
恆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
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樿柳山多柏坡皆巨
墓旁作屋赭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
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磧結羅嶺鑿
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龍谷就館臧河之北
川饒普之夏牙也元鼎還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
夏川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
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

按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又南三百里乃至紫山不得爲崑崙

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
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
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
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潛綫下稍合眾流色赤
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
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
北自沙州西南入土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
地蓋劒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據此則使
吐蕃者劉元鼎也曰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

五百里非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也又崔融議稱
吐蕃入焉耆之西踰高昌壁車師鈔常樂絕莫賀
延磧以臨燉煌又云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
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是此磧首起沙州尾
入吐谷渾河源值彼猶五百里蔡傳謂於此得河
源非也至元時遣都實求河源自以爲得之矣史
臣相與張大之嘗河源考焉曰河源古無所見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
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

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闐摩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眞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

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實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火敎河合懷里火敎河源自南山水東北流二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與懷里八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亙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河行昆侖南半

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敎腦兒　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迄邇東驀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　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亙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　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水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過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懷里八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亙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河行昆侖南半

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邊闊提與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窮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

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土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授河合與授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

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七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千餘里過塔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湟水源自郎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汪浩亹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莘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名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魚陽嶺之南水正西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東流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之南亂山又西流至龍門凡二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亙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

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自河源考一出天下尊信無敢異議以至於今然其說謂河源古無所見且誚漢唐外夷未盡臣服道未盡通不能直抵以究其極不如元人薄海內外置驛通使如行國中爲能得河源之實是未嘗細考漢唐之書而見與圖威令之過元人遠甚也且元人所恃爲河源者以星宿海耳而唐人早已識之按唐吐谷渾傳云貞觀九年李靖總侯君集任城王道宗李道彥李大亮高甑生五道兵出討其酋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之於庫山因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不如按軍鄯州更圖之君集曰今虜大敗斥候無在我乘其困柏海雖遠可鼓而致靖善之乃分三軍一趣北出其右一趣南出其左自是戰曼都山戰牛心堆赤水源登漢哭山戰烏海破赤海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伏磧薛萬均追亡數百里又破之上乏水剌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之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氷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及于闐之南山者其水究何歸乎故知都實之所

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則是唐初諸臣已至星宿覽河源矣豈至元人而始知哉且唐之郡縣諸番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之隸關內道者爲府二十九州九十其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爲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其輿圖不遠過於元哉今二史之地志具在可互考而知也即如考所言都實自河州起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其所經涉山川地名俱不開列但紀河源自西而東行一日爲赤賓河又二三日流

漸大名黃河又一二日爲九渡河自九渡行二十月至朶甘思之東北大雪山名亦耳麻木莫剌者遂指以爲昆侖是星宿出昆侖之上凡二十五六日程而昆侖轉出其下其說不可通矣又自昆侖至河州不過四十餘日合計不過兩月何往道之紆而來道之徑乎且吐蕃僻處一隅其西南則天竺諸國其西北則西域諸國今以吐蕃之星宿川爲河源以雪山爲昆侖則漢書之所稱源於葱嶺及于闐之南山者其水究何歸乎故知都實之所

得原不足憑也昔康熙中曾遣使至西番求河源並中國之源於西番者諸大水源載入輿圖者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眾泉流出沮洳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是爲河源匯爲查靈鄂靈二湖一作查錄阿枯海源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得堡積石關入蘭州峨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在多拉嶺之東北七勒哈納番名峨捏撮漢書所謂峨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乃其流非源也斯言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峨山導江乃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至灌縣分數十岐至新津縣復合爲一東南流至敘州府會金沙江今之金沙江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捏烏蘇流出烏捏烏蘇譯言乳牛山也其水名毋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東南流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會理州界至敘州府合峨江流

經夔州府入湖廣境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峨江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內故源發於西番委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齊魯格爾玩欒噶兒山名欒褚河一源於喀木之齊魯肯他拉名敖毋褚河二水會於義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哈拉烏蘇一作哈無素河即禹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一作哈喇海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隴川江隴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隴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若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

出爲牙母藏布江一作打木藏布河從南折東流經藏魯
地過口噶公一作曰噶兒工噶兒于巴嶺噶兒城傍合噶兒詔
母倫江之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
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
郎千喀巴珀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品母達
賴猫兒一作馬騰海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湖之水西流
至桑納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珀一作僧格
噶不譯言師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納地
山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

岡底斯西馬珀家喀巴珀山所出之水會馬珀家
喀巴珀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
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克國爲岡
噶毋倫江卽佛家所謂恆河也佛國紀載魏法顯
順恆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
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
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言
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
湖連接岡前山有過渰河
流列河卽二池也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

從來考證之通病以治經而經命反晦

一統盛

池意卽阿耨達池也輿圖所載詳且核矣其時已
知都實之所得火敦腦兒者未足以盡故從而益
進又得敖敦他拉焉迨乾隆四十八年進而求之
又得一源又遠出敖敦他拉之外是知河本潛行
或數百里數千里一溢出求者但指其溢處以爲
源並髣髴其旁繞之山以爲昆侖所以議論不能
定也然則自是進而求之以至於于闐以至於天
竺凡葱嶺南山之源又有不可見者乎然二源猶
近見者耳其遠源必自於昆侖漢人不知昆侖之

所在而據葱嶺于闐之源以紀之元人不及尋於
闐葱嶺之遠源遂指吐蕃之星宿川以實之然則
欲求河源者必尋昆侖也吁山經學絕穆馭無閻
何處問昆侖哉

河源考二

白石先生考河源正元人指星宿川爲河源指大
雪山爲昆侖之誤然不獨先生言之也其同年天
台齊君伯兄息園宗伯早同此言今附於後而考
之息園稱黃河出星宿海西巴顏喀剌山之東麓

提起阿爾坦河為綱

齊息園欲以阿爾坦河為黃河之源與李穆堂欲以金沙江為長江之源皆反成案而無理取鬧耳

以巴顏喀喇為眞河源見星宿海乃假河源也

二泉流數里合而東南名阿爾坦河南流折而東有小水自西南來會當河源南岸有古爾扳蒙古語拖羅海山三峯相並又有拉母拖羅海山稍崇峻北岸有噶達蘇七老峯高四丈亭亭獨立石紫赤色俗傳為落星石西南有阿拉爾巴顏喀喇嶺阿爾坦河又東折而北而東而東南流有鳥哈峯泉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拉母拖羅海山水自南有西拉薩山水自北俱來會又東有七根池水自北來會又東流數十里折東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

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餘里巴顏喀喇山即古崑崙山其脈西自金沙江源犂石山蜿蜒東來結為此山以地勢極高為南北諸山之祖源處西二十度極三十五度也山石黑色蒙古謂富貴為巴顏黑為喀喇即唐劉元鼎所謂紫山者又名枯爾坤即崑崙轉音也阿爾坦河雖元人尋源但知起星宿海未知其西尚有本源蒙古謂金為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甚急眞河源也自此東北至河州界積石闕計二千七百餘里直路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星宿海於羣山圍繞中平地有泉二百泓並湧望若列星阿爾坦河自西南來皆匯自巴顏喀喇山東北連亙為布呼吉魯肯山阿咨塔齊欽山烏蘭得齊山馬尼圖山巴爾布哈山東南盤折為都爾伯津山哈喇阿答爾罕山巴彥和碩山眾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泉源大小無數蒙古謂星為鄂敦水灘為他拉也阿克塔齊欽及巴爾布哈二山高大異常一則兩峯如馬耳正當其北一則兩岸壁立當其東北蒙古稱為枯爾坤與源西之巴顏喀喇同名以三山皆崑崙也海在西窩邊外西南一千二百十四里阿爾坦河東北會諸泉水北有巴爾哈布山西南流出之一水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之水來會為一道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扳索爾馬東南流注於查靈海澤周三百餘里東西長南北狹河互其中而流土人呼白為查形長為靈以其水色白也阿爾坦河自海東南流出五十里有一水合二河自南來會一曰色納楚河一曰

河過查靈海

八山周環星海而河過之

曰多河源俱出查克拉峨山北俱東北流合爲一水又東流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其東有苦克查池所出之水西北流百五十餘里來會又東北流入於河查克喇峨山勢甚高大其東南爲雜普通古查哈蘇拖羅海山卽齊齊哈納河所出阿爾坦河又東南折而東北與東南來之喀拉河並東南爲鄂靈海喀拉河出東南大山北流折而西北又北流折而西北而北合入鄂靈海行二百餘里鄂靈海在查靈海東五十餘里周三百餘里

形如匏瓜西南廣而東北狹蒙古以青爲鄂言水色青也卽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者阿爾坦河出鄂靈海東北流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方流出海時有一水南自一巨池中北流來會又折東南流百餘里會諸泉小水南有三池曰敖博圖噶順曰多毋達噶順曰查哈噶順俱東北流入河東北一小水自東來南入河東有敖羅海池水西流入河至巴顏圖渾嶺下東西有水來會復正南一水曰巴爾火河北來一水曰燈河西南來一水曰呼烏蘇河北來一水曰巴罕薩拉河南來三水曰哈拉河曰拜多河曰巴里馬河西南來水曰呼藍

河源出盛吞池西流環折而北而東北有枯得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又北受一小水又東百餘里東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博尺圖河出阿拉克薩拉山三源南流而合西南流入河東北又一水曰哈麻古兒太河合數小水西南流入河西有泉水小大五十餘泓曰厄得靈或得靈鄂模俱向日土河東匯入河又西一小水曰厄魯克河東南流入河又東北一水曰哈爾濟河合一小水西南流入河又西一小水曰薩克河東南流折而東南入河

一水曰衣克薩勒河西南三水曰他哈拉馬克河
曰烏揑河曰布喀河西北來二水無名西南來三
水曰西拉河曰衣克巴爾和河曰巴哈巴爾和河
阿爾坦河至此東北流繞大雪山支阜曰嘎海山
曰噶拉吉山之麓受北來二小水大雪山卽古積
石山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而
誤指爲崑崙者河依山南麓東流折而東北有三
崑都崙河前後自東南來注之水勢益盛至烏藍
莽乃山下始折而西北流古言河遶昆侖之三面

如玦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昆侖也積石今
大雪山自巴顏喀喇山東來當黃河北岸綿亙三
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中峯獨出冬夏積雪百里
外卽望見之爲西海以南諸山之冠番語以祖爲
阿木你以險惡爲厥碑以冰爲母孫猶言大冰山
也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在甘州之南
二千里星宿海之東千餘里經度西十五至十六
度緯極出地三十四度三分大河一折千里至此
始著三崑都崙河一曰德忒崑多崙出賴杵山西

北流三百餘里入河卽元史納鄰哈喇河自白狗
嶺北流者一曰多母達士崑多崙源出納克多母
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河當河流自南
轉東北處卽元史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西北岷
山之北北流者一曰多洛崑都崙源出岡出山西
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又三百數十里折而北流
百里會東來池泉水西北入河正當大河於烏藍
莽乃山麓折而西北流之處卽元史鵬拶河自鵬
拶山西北流七百里過札塞塔失地與河合者右

三水溜急而深相距各百里土人總名爲古爾板
崑都崙河多母達士及多洛二源所出之納克多
母精山岡出山東南百餘里卽四川松潘衛界其
山東南麓水二道俱入岷江阿爾坦河自烏藍莽
乃山之北西流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數經納林
通布諸山四百餘里稍西北流遶大雪山之東北
又百餘里有齊普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自多
洛河會而大河折向西流又西北流北岸所受小
水有十其大者曰巴罕哈留圖河一源西南流百

里合又八十里西入河曰衣克哈留圖河出巴罕土魯根山東流百餘里折而南又折而西百餘里合二小水西南屈曲流百數十里西入河形如篆文月字南岸所受小水有十八皆大雪山支阜澗壑長者百餘里短者數十里惟古爾板烏藍滥多羅山之東北噶海山之西北一河會三水東北流又會南來三水而北入河為最大齊普河源出傍馬山諸山四水合西北流六十餘里名圖聲圖河其西南有哈爾濟嶺水東流合南北七小水而東

北行曰得爾多河又東北百餘里會圖聲圖河北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東又合四小水始名齊普河東北流七十餘里入大河此水受十餘水最為深闊阿爾坦河又北有呼呼烏蘇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呼呼烏蘇河源出索諾木達西嶺北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之西麓折而東北又凡一百五十里有密喇河自西南來會繞雪山北又東有西拉哈卜齊海河自西北來合阿爾昂水南流而會東八大河亦名察普楚河也阿爾坦河又

折而東北流百三十里有跲克圖河自東南來注之跲克圖河源出衣克圖爾根山東北流折而北會巴漢圖爾根山之水折西北流百餘里有伊西克山之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入河阿爾坦河又正北流百餘里有滾俄羅濟河會魁屯西里克諸泉水自西北來會滾俄羅濟河源山青海西南百餘里之卽里山東南流七十里有魁屯西里克地所出諸泉匯成一河自西北東流來會又東南流百餘里入大河魁屯西里克諸泉十數泓地數十

里亦若星宿阿爾坦河又東北流有碩爾渾河自東南來注之亦曰蘇勒古兒河源出古爾板土爾哈山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一小水又西北流入河阿爾坦河又東北六十里東流有小水合二澗自南來注之又東有烏藍河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烏藍河源出他蘇拉海山西流百里其南有大成嶺兩旁二水西北流而合又西北八十餘里來會又西流經敖隆臥拖羅海山北又西北流共二百餘里入河阿爾坦河又東

北經古城址北在南岸南長五十里自此爲河州
西境保安堡邊內地河北岸卽青海地也阿爾坦
河入河州歸德堡邊界四十里有枯枯塞河自南
來注之又東五十里有火涿藍河自南來注之又
東北有烏藍布拉克河西北自青海南境來注之
烏藍布拉克河源在青海東南百里有泉百餘泓
遠望亦如星宿海會爲一河東南流三十餘里有
二小水自北合而來會又東南七十里入河阿爾
坦河又東北有也巧雀匝河自南來注之水出保

安堡東南境西北流百五十里入河阿爾坦河又
東北百里至蘇魯古山南折而東南流八十里有
姑楚河自南來注之姑楚河出古爾板拖羅海山
南麓東南流折而北又折西北而東北流入河阿
爾坦河又東南流五十餘里折東北流百餘里又
東南流有小水西南來注之又折而東北經積石
山南阿木你達拉加山積石關之北北岸入西寧
東南邊外界南岸入河州內西北界此唐宋以來
所名之積石也亦曰小積石西十四度極三十六
度計西南去大積石五百餘里自入歸德堡邊始
名黃河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小
積石山卽古唐述山自巴顏喀喇山發源至歸德
堡邊凡三大折流二千三百餘里自歸德堡東流
又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按宗伯所考已
與元史同異各出矣又謂河源以北重山回互皆
青海地周迴七百五十餘里中有魁孫拖羅海及
察漢二山東西對峙水色青綠中流高起冬夏不
枯不減爲諸水匯最大者布哈受六大水注青海

有十池小者周二三十里四十五里大周百里且
百數十里而鹽池爲最利青海東湟水北浩亹水
浩亹以北古海西四郡地其水四流至沙漠匯池
而止安遠堡北流之水鎮番永昌兩衛之水俱北
於匯池山丹水爲古弱水合肅州二水匯爲一池
卽古居延海嘉峪關外赤金衛水匯阿拉克池布
隆勒几河疑古黑水潴爲哈勒池哈勒之西有色
爾勝海又西有蒲昌海其意謂青海以西諸水除
東湟北浩入河外其餘皆自涸於沙漠矣又謂蒲

昌海卽古葱嶺于闐二河所匯水經注誤依舊聞
謂至此潛流下伏發於積石爲河源者爲非因序
于闐河今名塔里母河源出葉爾欽之大山卽葱
嶺也葉爾欽卽于闐也葱嶺自西南來折而東北
又東長數千里與天山相接塔里河自嶺之東北
流二千餘里經郭必伏行鹽磧中又八百里海多
河自北來會之卽古葱嶺河也海多河亦出葱嶺
有南北二源南源從嶺東南流行千餘里而北源
自南北來會北源又分東派西派西派單行而東

派合三大水發源於天山同流又會諸水以合西
派兩派既合總爲海多河之北源又挾楚庫河以
會南源曰海多必拉行沙漠中七百里許經厄勒
勾海多地北而塔里毋河自鹽磧中來會是于闐
葱嶺兩河源既合於此又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毋
村北匯爲洛普鄂模土語池爲鄂模卽蒲昌海古
鹽澤也夫曰于闐河行鹽磧中八百里則是伏流
也葱嶺河行沙漠中七百里亦是伏流也伏流者
水行於鹽磧沙漠之下而行李車馬仍行其上求

水者以駱駝知之非沙磧間有河形易於得水難
於問渡者比二水合流仍伏行入蒲昌海海深廣
周四百里葱嶺于闐以東之水盡歸之以于闐河
行鹽磧中鹹汁胥凝故曰鹽澤以其廣深故以海
目曰蒲昌曰蒲類曰婆悉名雖異總一鹽澤耳鹽
澤所受之鉅至於如此若果停而不流則洚警先
自於西域豈待至於中國而後懷山襄陵乎蓋仍
潛行地中至積石乃溢出爲河禹因自此導之耳
蒲昌海在今火州卽唐交河郡交河縣故車師前

王地東接哈密天山亙於火州哈密哈密城在天
山之麓天山一名白山雪山折羅漫山爲西域諸
國之脊東西縣亙三千餘里西南與葱嶺接天山
自東而西而西北入準噶爾界其水東北流爲巨
澤者曰波羅塔拉河有南北二源北源出天山西
北麓南源出天山南麓合而爲池名波羅塔拉鄂
模周二百里葱嶺之北會數川西北流爲巨澤者
曰伊里河又南其水西流大者曰曲河又南爲澤
曰塔拉河又南有玄梵他什河有西拉河伊里郎

伊犁河有三大源東南大源出阿敦柿勒達巴罕
卽葱嶺之脊也西麓泉發曰空濟敦色禽西北流
西南大源曰特克思河出大山東麓東北流分二
派俱入烏藍河東北大源出天山南麓俱流數百
里合爲伊里河西北流經沙漠中五百里匯爲池
曰吞思鄂模周三百數十里曲河塔拉河皆出葱
嶺西麓西北流十里或自涸或匯爲池止自塔拉
河而南有三水曰特囚多博河曰衣楚他什河曰
西勒必拉皆自葱嶺西麓西流皆自涸不能匯按

息園所序專以阿爾坦河爲河源之經流而外河
源以北切近如青海所統諸大水行數百里且千
餘里者皆止於匯也瀦澤幾成斷港絕潢且外西
域諸水歸於蒲昌海者亦以自海而止力闢舊聞
溢爲積石之非若嚴涇渭淵澠以力完元人獨得
河源之說是其所爲小異者究歸於大同幾不思
夫五材並用水德之靈長矣夫沆瀣細流且入河
溢桮以入海古人且記之爲瀆況干闐葱嶺二源
行數十里以匯於蒲昌海而絕之不使得與於黃

河之上流河伯有神其肯伏哉且其與元人小異
者謂大雪山爲古積石以元人誤指爲崑崙是則
然矣乃指雪山之西三百里巴顏喀喇嶺爲崑崙
禹之導河既至積石矣反憚此三百里之行不至
崑崙乎且岷江之源亦出於巴顏哈拉嶺（哈拉猶喀拉）
若此嶺果爲崑崙河出崑崙經言之矣江出崑崙
本之何經乎且以星宿海爲河源者以諸泉灉出
望如眾星熒熒耳然厄得靈池諸泉並湧大小五
十餘泓望之亦如星宿魁畹西里諸泉數十泓匯

成一河一如星宿烏藍布拉克河有泉百餘泓遠
望如星宿俱可謂之河源乎蓋登高望遠如此景
者甚多浮光耀金炫人眼目就視之誠不然耳阿
爾坦河自巴顏喀喇嶺行三百餘里絕星宿海而
過之則斯海已不得爲河源試由巴顏喀喇拉嶺
益進之以至於于闐葱嶺之源且尋源而益上以
至於不可紀極則其溢出如星宿者尤算數譬喻
之所不能盡黃河之水天上來崑崙之高接天矣
都實乃據數泓泉眼以測之息園又進三百里始

非通人無此論

令人失笑

羣論明快

爭之不俱爲何伯所笑哉竊以學者考辨今古宜
平情細較無執一見務求勝於古人後人即翻駁
多端究不能出古人範圍之外是知何源終以漢
唐諸書所傳爲當李靖征吐谷渾次星宿川達柏
海望積石山覽河源是積石當在星宿海之上未
可以大雪山當之夫大雪山且不可以爲積石何
況崑崙即以巴顏喀喇嶺當積石恐益西上又有
如此嶺如此河者不得不毀其前說矣昌若依舊
聞而傳之

白石先生曰太史公言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
源惡睹所謂崑崙夫大夏在身毒天竺之西尚不
能睹崑崙而謂今西盛邊外不過千餘里即得崑
崙豈古難而今易也歟

穆傳注疏卷一終

河東郭璞傳
江南檀萃疏

古文疏義見前○此篇凡十二章

膜晉居慮章第六

詔柏夭曰甚封膜晉于河水之陽（注膜晉人以爲殷名疑音莫）人主（注主其祭祀言同姓也）疏言膜晉殷之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膜晉）之所主居（注以說古之賢聖以居）疏蓋膜晉亦神明之後爰有大木碩草（注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疏言膜晉所主地肥沃也）戊午（囗）余之人居

慮（注古疇字居慮疏言疇國之君居慮也慮平聲）獻酒百斛于天子（注百下脫盛酒器名）疏凡稱人者皆其國之尚長也猶春秋夷書人之例不以君道子之後稱人倣此

昆侖之丘章第七

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注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東北流注山海經流山海經云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又云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郭注汜水亦山名赤水之所窮窮以汜天之水即汜水東豈至汜天而遂窮耶）甄同鸛鵠鳥之山（蓋鳥鵠之所集也故以名鸛音堅）天子三日舍于鸛鳥之山（注鸛音甄疏郭璞山海經一名鵝）爰有鸛鳥之山（注鸛音甄疏郭璞山海經一名鵝）

引類以譬非珠澤在越巂也）以釣于流水曰珠澤（注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巂平澤出青珠是也郭注澤中有草者爲藪）爰有雚葦（注雚葦今苦菅）兼（注兼荷也似雚而細）疏郭訓荷字誤（注雚音丸）疏郭璞音丸字音倍茅（注茅可供）藉（注藉可供）牛羊三千天子（囗）以（注此以上似說封昆侖山旁）疏言其味如麋胃而滑也因獻食馬三百匹（注中膳合也）疏乃上有缺其獻之者十（囗）姑劓九（囗）亓（注亓乃丌字之誤丌古其字言其味如麋胃而滑也）疏郭訓亓字音基牛羊三千天子以（注此以上似說封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注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疏言黃帝之德也天子乃縣（注縣去聲）之人（囗）吾黃金之環三

出泉溫和無風（注）焉條適也　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注）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太帝之居（疏）元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玄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疏）自崇吾至翼望二十二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皆爲昆侖不專主於昆侖之下巳凡積石三危陰山天山皆昆侖也故傳總而言之其清水出泉者則槐江之山爰有瑤水其清洛洛也帝之平圃亦在槐江而傳悉歸之於鐘山不復分別以皆昆侖耳其去地不過萬餘里其四至不及萬里諸家之說罔誕各出緐因穆滿而後無聞疏於茲山所以是丕謁也（疏）丕大也謁告也言此山所以各天子於是得玉策板斯之英（注）英黃帝乃取密之玉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乃柴字之譌注自見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疏）棲郭注出見矣哉

穆天子傳注疏卷二

赤烏之人章第十

壬申（疏）升春山後第六日天子西征甲戌至於赤烏之人其赤（疏）烏其旁國其者赤烏之人名也其下文作刀古其字獻酒千斛於天子食馬九

百羊牛三千穆參百載（注）穆似乘而不御（疏）稱與參亞獻天子使祭父受之（疏）祭父前受河宗之勞亦使祭父曰赤烏氏先出自宗周（注）與周同祖（疏）謂與周同出自帝嚳也嚳之第代其父及稷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蓋國於海外赤水故經云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日有赤烏之人經曰妻氏傳以爲赤烏之人經曰妻氏傳以爲美人赤水之間都廣之野耳至公劉內徙於邠古公又內徙於岐文王又內徙於豐自是而有天下叔均始佐帝徙於赤水於是爲田祖以配天矣顧其子孫自外於中華不肯內遷蓋狃於資玉之多嘉穀之好美人之樂是以日處大荒之外不返顧耳蓋中土偏側人烟簇聚禮讓易興戰爭亦易起曷若八荒四遠地廣人稀易爲雄長

穆傳注疏卷二　五

故叔均居於赤水太伯逃於荊蠻因俗爲化源遠流長鄧吐谷渾去慕容廆遠遯西荒開國傳祚十有餘世此類固甚多矣　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注）即古公亶父字古作與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於東吳（注）太伯讓國於吳因即封之於吳疏言吳者吳時吳國所對西虞而言虞詞吳者詔以金刃之刑（注）帝命靖刑故詔以其刑法（疏）詔如賦斂鑄鼎賜賄也（疏）賄謂分寶玉於所謂分寶玉於國姓之封刀璧臣長季綽於春山之虱（疏）乃古其字赤烏人之名也長季綽之人其所屬也謂今封刀宜循太王封元子吳太伯之博謂在春山賜人者了例其賄用璧見長季綽之人皆得而臣之國於春山之虱疏言寶氣所鍾故多毛民之國近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黍生修格修格生帝念之路爲之國是此毛民循河伯冷若易潛出爲國者也長季綽大都

心處不在學問之博核也

稗注疏卷二　六

碩美（注）曰者歎歎之也（疏）海內西經云昆侖之墟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兌琅木牙交（注）柏樹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注）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疏）引重漢事以例之也今中國高梁高丈獻之遺　禾曰（疏）于爰也天子五曰休于春山之下乃奏廣樂（疏）王申西征則行春山之下也甲戌至戊寅五日在春山下赤烏也所謂五日觀十其上五日休于其下也奏廣樂者以娛遠人也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注）所以結丌固結好而獻女也女聽女列爲嬖人（注）一女聽名失一女名名列天子皆（疏）二女一名聽一嬖幸之也　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曹奴之人章第十一

己卯天子北征趙行(不)舍(注趙猶超騰也舍三十里)(疏言天子吉行甫三十里)今不舍者不以舍計也　庚辰濟于洋水(注洋水出崑崙山西北)(疏此)後遶崑崙之下而周之經云洋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醜塗之水又云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則洋水即黑水也或謂洋當作濛即漢水之源以廣異聞則可矣恐實未必有然也)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水之上(注戲國人名)(疏國其君也而總稱爲人者狄之也餘倣此)　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穊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注逢固周大夫)(疏穆王十二年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則固公而非大夫)　天子乃賜曹奴之人獻口黃金之鹿銀口貝帶四十朱四百裏戲乃膜拜而受

留骨之邦章第十二

壬午北征東還(注從東頭而還歸)(疏已卯自赤烏而北行壬午自北而東還于黑水蓋與洋水同出一隅或合或分同入海于羽民之南時循昆侖而東故言還)　甲申至于黑水(注水亦出昆侖西北隅而東南流)(疏自洋水至黑水凡五日)　西膜之所謂鴻鸞(注)(疏膜沙膜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孫昭子曰狄人謂濱泉爲失白狄人謂濱音模李陵歌曰以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膜同漠)西膜之所謂鴻鸞(注)(疏膜同漠音模李陵歌曰沙漠萬里分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向奴與奴相叶則膜拜之類也)

也)以爲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

羣玉之山章第十三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注郭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疏西山經云西王母所居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注云此山多玉石故以名東瀛子曰西王母所居在瀛山之春山瓊華之闕光碧之堂所謂玉闕壁矣綠臺承霄則知羣玉之山仍屬春山此諸山總繞于昆侖所以其廣萬里)　凡容成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注言邊無險阻也)(疏郭注山海經引此傳)知阿平無險(注言皆平)(疏四徼中繩注言在古帝)(疏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徼中繩與此更明當共從之)　四徼中繩(注言在古帝)經所謂其國無臣陵險阻以黃金繩爲界先王之所謂策府(注言藏書)(疏王以爲藏書)

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疏古者無中外之分其朝諸侯執玉帛者萬國皆爲一統天子巡守之所及考山海所載帝王陵寢多在海外大荒間而玉山且爲先王冊書之府其一統車書之盛可見矣寘草木而無鳥獸注言純玉石也疏所以不育餘物爰有大木西膜之所謂櫃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注環佩之屬於是載玉萬隻注隻玉爲數見左氏傳疏按注則萬隻作萬雙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注休遊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注待留之也邢今廣平襄邑縣疏襄應爲襄字之誤也按襄邑本宋地因襄公葬而名漢屬陳留有服官有華亭承筐城邢今順德之邢臺有夷儀城有邢侯夫人墓○按郭注山海經於玉山下引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阻微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寘草木無鳥獸穆王于是攻其玉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爲數半穀爲隻所引比今傳文尤明待攻玉者役羣玉之人攻其玉天子將北征而留邢侯于羣玉以待之也

潛時章第十四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羣玉之人潛時注潛時名也觴天子於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注重禮也疏謂攻玉人費牢禮也疏謂攻玉人眾費多不受其牢所以優之柏夭曰口氏檻口之後也疏柏夭時之先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三六注即孟也徐州謂之罌天子乃膜而受疏言拜

原書闕（據穆天子傳補入）

丑至河劑間氏倚天子乃命劑間氏供食其師之水戊寅天子舍于鐵山注山名○四字本脫今據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引補丙辰天子祭于鐵山○鐵本作銕北堂書鈔作銕今本作鐵古字通用下同丁巳天子祭于鐵山之阿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引補乃徹祭器命劑間迓天子于邑祭而後行名迎送天子于邑祭而後行疏本作登祭而後行北堂書鈔作登祭而後行今本作祭而後行事類賦注二十引作登祭而後行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三百野馬三百匹牛三百羣牛三百牛羊三千羣麥百裹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疏古本作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引作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今本脫注二字當據補注引郭璞注山海經於玉山下引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阻微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寘草木無鳥獸穆王于是攻其玉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爲數半穀爲隻所引比今傳文尤明待攻玉者役羣玉之人攻其玉天子將北征而留邢侯于羣玉以待之也良犬北千疏良犬北千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良犬北千太平御覽九百引作良犬百北千今本脫注二字當據補牛三百九十疏牛三百九十太平御覽九百引作三百野馬三百匹牛三百羣牛三百牛羊三千羣麥百裹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疏古本作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引作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變口雕官無鬼監正乃膜拜而受今本脫注二字當據補注引郭璞注山海經於玉山下引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阻微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寘草木無鳥獸穆王于是攻其玉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爲數半穀爲隻所引比今傳文尤明待攻玉者役羣玉之人攻其玉天子將北征而留邢侯于羣玉以待之也庚戌天子西征至于苦池天子休于苦池之上乃樂池池名何地異部氏注誤也太平寰宇記三十盩厔縣下引郡縣圖注縣東一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于苦池天子休于苦池之上乃樂池疏池名何地異部氏注誤也太平寰宇記三十盩厔縣下引郡縣圖注縣東一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于苦池天子休于苦池之上乃樂池

池乃極之訛是此故史記云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渭川千畝竹林郭注竹漢謂鄣竹林竹林見帝臺西王母疑即此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山與帝臺相近晉書束晳傳言此書說周穆王游行四荒之事苦山名苦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庚申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一名大鶩一名少鶩一名青鳥此皆西王母之邦之所有也又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迺王母郭注則以爲西王母雖處于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以爲游息之處不專在一山然隨所紀載則皆是其邦也

附崑崙考

白石先生曰崑崙說各異矣禹貢以崑崙與析支渠搜並稱蓋西戎之國名爾雅曰崑崙丘曰崑崙墟丘者以頂平而名墟者言其廣莫虛曠義如是而已耳自是而後道家張大之以爲仙聖所聚佛家竊之稱須彌山王爲世界主山其閎大不經尤倍於道家今聚衆說而比較之竊以吾儒之學自經籍外古書莫如山海經其道崑崙最詳或在中國或在海內或在海外或在大荒之西不一處大抵皆在中國之西北耳按西山經云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山南望峗音遙之澤西望帝之搏(一作薄)獸之山東望鴟淵有木焉貝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

長沙山

不周山

河之重源甚多但見一源即以爲昆侖後人之妄

崇山

玉膏

古經往往以韻行之

鍾山

有鳥焉其狀如梟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鸞鸞見則天下大水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音紫水出焉北流注於泑水無草木多青雄黃又西北三百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蓼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積石山而爲中國河地名泑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郭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泉源沸涌之聲也袞咆二音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又西北四百二

十里曰崇吾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食是饗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言光鮮也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崇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崇山至于鍾山四百

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也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鴉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嶕崖欽鴉化爲大鶚其狀如鴟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鴞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穆天子傳云鍾山作春字音同耳穆王北升此山以望四野曰鍾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百獸之所聚飛鳥之所棲也爰有赤豹白虎白鳥青鵬執大羊食豕鹿穆王五日觀於鍾山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又西北八

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鴛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又西北二百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泑水其中多贏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郭元圃也穆爲銘迹於元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與漢武之爲者也天子傳曰乃與琅玕石似珠者藏隱也神英

澤后稷所葬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櫾木之有若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居也穆天子傳云鍾山上有白鳥青鸞皆此類也○離侖其山之神名也東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名在一博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於崑崙之山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鴟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蠪鳥獸則死蠪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鶡鳥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嘉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汜天亦山名赤水所郭也穆天子傳曰遂宿於崑崙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之間曰西王母之山奄山即崦嵫山也皆在南極之側赤水之陽陽水北也汜字劉反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穆天子傳曰戊辰濟洋水遂宿於玉環見禮三朝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有獸焉其狀如

昆侖山爲天帝之下都

帝之下都偏有此惡物毒物

又曰鸇天子洋水也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杅山名也穆天子傳曰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惟崑崙鴻鸇之上以爲周室主好音于是多怪鳥獸謂有一獸九尾有一鳥六首之屬也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於樾澤是多白玉其中多鯩魚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於贏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狀如人而豹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徼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穆王

樂游山

贏母山

玉山

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爲穀牛羊穀爲隻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西王母再拜受以見王母獻錦組百純金玉百斤之乙丑天子饗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執玄珪白璧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歌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之間曰西王母之山奄山即崦嵫山也皆在南極穆王五

軒轅之邱
積石山
長留山
章莪山
鬲山
符惕山
三危山

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大見則其國大穰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狡遇是貪魚其音如鴛鴦見則其國大水音義未詳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無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雄黃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磬魄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又西二百八十里曰

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所爲甚怪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狌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叶也見則其邑有譌火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蕃澤其中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其上多樧柞其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青

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其名曰徼徊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鵕其名曰鴟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鍾磬其下多積蛇又西一百九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婁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西水行百里至於翼望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譙其音如篳百聲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故分而著

之則有二十三山總而言之皆爲崑崙其上則爲
神陸吾之所司者不可以其上槩崑崙而謂此外
二十二山不列乎崑崙之數者也又北山敦薨水
流汹澤卽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蓋其近者云
至於海外南經有崑崙墟墟四方其東則壽華之
野卽羿射鑿齒處海外北經有鍾山之燭陰是鍾
山又跨於海外矣又大荒北經相繇之誅在崑崙
北又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又西有王母
之山又云西海之南流水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
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人
之火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
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注以爲西王母雖以
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館遊息之處不專一山
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此特言其海外者耳
若夫海內西經與西次三經相接連故爲一處而
分記之蓋海內西南陬以北爲貳負之尸與雁門
獸身大類虎而九尾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蓋天
獸也開明之西有鳳凰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

蛇也開明之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文玉樹者五彩玉樹也有玕琪樹不死樹玕琪樹者赤玉樹也不死樹者言其長生不死也又有鳳凰鸞鳥皆戴敭戴敭猶戴勝也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甘水者即醴泉也聖木者食之令人智聖也又有曼兌一曰挺木牙交即旋樹之類也開明之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神醫也是六巫者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蓋為窫窳距却死氣求更生也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

殺也又有常服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蓋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琅玕之子纍纍似珠也開明之南有樹六首謂樹上之鳥六首也有蛟蝮蛇蛟似蛇四足蓋龍類也腹蛇大毒飲原之類也雌也豹鳥也秩樹之木也於表池樹木池即華池言列樹以表池也誦鳥也鸚也視肉也至海內西北陬以東者則有龜山即蛇巫之山也有人操柯東向立西王母處於此山梯几戴勝而憑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有三足鳥玉西王母

給使是皆在崑崙墟北有人曰大行伯為西王母把戈凡帝堯帝嚳帝丹朱帝舜之臺在墟東北大蜂朱蛾蟜人在墟北也其墟之南則有汜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也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則河之枝源者也其墟之東南流沙所經在流沙中者有埻端璽瞴之國焉在流沙西者外者有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焉在流沙西者有西胡白玉蒼梧之山焉而崑崙山則在西胡之西北者也此皆附於海內者也故紀崑崙者分見雜出惟山海經為詳焉其次則劉安之淮南子王嘉之拾遺記第舉其略耳按淮南子云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橫

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

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自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巨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

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據此則亦釋氏須彌山王之說其上欲界色界諸天皆在此山矣拾遺記云崑崙山在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鸞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西南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衣則如洗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珠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赫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粉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之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穗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棗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藏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直上四千丈東有風雲雨師閻南有丹密雲芝望之如丹色丹雲

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琳琪之玉煎可以為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刼一竭千刼水乃更生也其記如此夫淮南與子年皆宗道道書謂中國四周百二十億萬里下極大風澤五百二十億萬里崑崙處其中央弱水周而繞山山高於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而方長萬里形似偃盆中央小狹上廣其一角正北干辰星

之精名曰閬風臺一角正面名曰乎圃臺一角正
東名曰崑崙宮一處有金精爲天墉城面方千里
城上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並其
支輔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流精之闕光
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
西王母之所治璇璣九氣流布五常玉衡普引九
天之澳匯萬仙之宗根天地之紐萬度之柄矣上
生金銀之樹瓊柯丹寶之林垂蘇瑚以爲枝結玉
精以爲實其樹悉刻題三十六國音諸天玉文上

棲紫鸞鳳鸞白雀朱鸐鵕雞靈鵲赤烏青鵲下則
飛禽遊獸與崑崙同生但乏文寶經隱書古字有
千二百億萬言在乎圃之上積石之陰仙人有九
萬人皆停散靈山學者恆誦諸天內音外國三十
六音地下九壄之音九年仙人當自降送靈山之
神奇三十六年得乘五色雲輿登崑崙也其言蓋
襲方朔十洲記而雜以道士說也至佛氏之言須
彌也楞嚴之說謂天皆繞須彌以爲天其大槩然
矣惟起世經其詳已之尤備每一重天卽有山水城

池草木皆以七寶合成合諸天而計之至不可勝
數視禹貢所記崑崙物產曾不及千百之一是則
崑崙竟在天上與世界邈不相及矣而禹貢之經
穆天子之傳又何以稱焉鄒道元之水經注匯于
眾說而羅列之亦差具矣其注云佛氏論佛圖調
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
山所出五水麗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
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

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
鬱然爲解乃宣爲西城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
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疑作向在敦煌南數千里
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云一云下有曰字復書曰當作曰按
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
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
見泰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
爲無熱巨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爲
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藏歲久編韋稀

絕書策落灾難以縝綴後人假合多差違意至若古本作欲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艱歸之鴻致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門門有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舊本作掖室縣圃涼古本作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古本作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灌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凶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爲名山掘崑崙墟以爲丁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髮髻近浮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蔥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三洲說崑崙山也在西海之戍地東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而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宮也昔西王母告周穆王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竟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

鄭注於此引東方朔十洲記故考內省不更引之所以省複

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竟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

天柱
希有鳥

正等方丈面十洲記作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瑠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崑崙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下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干星辰之輝名曰闔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十洲記作沸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舊本作景燭日暉

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眞官仙虛十洲記作靈之所宗上通瓊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張華敘東方朔神異記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圓三千里員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

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象遐洲渾思絕根尋渾字宜贊根舊本作垠鈔本作埏自不登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嗚呼道元此論可謂遠矣至釋氏言須彌語過閎大然大抵本乎蓋天之說其推言世界至於大千亦卽鄒衍八十一州而更廣大之至於不可紀極其言四天王天在須彌山之半日月居其下人又居日月之下以日月之出沒爲晝夜今談厤法推步未嘗不用此說也

此下以佐驗折衷之

然則須彌卽崑崙吾人所處在崑崙之址日居崑崙而求崑崙何異於騎牛覓牛耶故淮南言崑崙之八門謂東北方方士之山是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是則崑崙固苞大地而言之猶佛氏須彌之說而穆王西巡是由山之東南而馳騖於西北以上崑崙之頂且踰頂而西至於弇茲爲日之所入然後乃反也蓋山三成爲崑崙卽凡三成者皆可以崑崙名故西北之荒常有此稱而求眞崑崙則以懸圃閶風及諸寶樹爲據今皆不可見而但以河之潛行溢出爲河源以其旁之大山指爲崑崙嗟乎此豈崑崙也哉古以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以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十三洲說以崑崙去海岸十三萬里或又以距咸陽三十六萬里或又以爲四十六萬里今唐

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閒日前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惟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故曰周髀也然則所謂北極之下其地最高者道家指以爲崑崙佛氏指以爲須彌皆其頂耳至於滂沱四瞰佛氏因有四天下之說謂山之南閻浮提道家以爲鬱單也東則弗婆提道家以爲弗于岱也西則瞿陀尼道家以爲俱耶尼也崑崙之名以三成故分三級其

下級曰樊桐一名板松卽須彌之最下級縱廣六
十由旬者也其中級曰元圍一名閻風卽須彌之
中分級縱廣四十由旬者也其上級曰增城一名
天庭卽須彌之上分級縱廣二十由旬者也其三
光隱映以爲晝夜故閻浮提日中於弗婆提則日
沒於瞿陀尼則日出於鬱多究留則夜半也日去
地八萬里以吾今所謂地者言之耳北極下地高
於外衡下地六萬里是謂崑崙距嵩高五萬里其
說應不遠矣第其說也源本發於周公流又啟於

鄒衍儒者槩置而不道後世輿圖遂於皇古不聞
路不周而左轉指西海以爲期遂使阻於見聞幾
成虛誕異端得而竊之以恣其荒唐悠諺遂有不
可致詰者矣然則推周髀中高之說與山經崑崙
方八百里之言舉山之絕頂而言耳三代以前爲
車轍馬迹之所必經而後世竟不能至事有昔通
而今塞如此比者不可爲量數以近而明之川瀆
之問有所謂涼山者東至永善西至鹽遠長七八
百里人迹所不通內地尚且如此何況久陷於荒

外非古皇神聖地過日月之表孰從而問之

穆傳注疏卷三終

古文（疏）此篇凡六章前三章記見王母爲穆傳之樞要

賓西王母章第十八

吉日甲子（疏）日用甲子示始也天子賓于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宮（疏）公應作宮紀年穆王元年己未正月即位作昭宮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以賓禮見西王母故鄭重書之所以示別於諸國之人也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注）執贄者致敬也（疏）於其來則書其朝一此章乃西巡正文

穆傳注疏卷三　一

統無外也巡狩至用賓禮以贊見重其神聖也爾雅以西王母與孤竹北戶日下並稱世遂以西王母爲遠國之名比於八百媳婦不知古來往往以姓名名國者如吐谷渾之類是也西王母當黃帝時乘白鹿接地圖虞舜九年來朝獻白玉琯玉環至穆王時賓見之即來朝則年已數千歲所以天子見之爲之修不異至於外番之贄蓋自軒虞以來事蹟相同其禮不可以此靈壽統治一方者如南史所載之眺憑王近來之達煩琉璃又好獻錦組百純（注）純疋端名也周禮日純組三百純（疏）純疋端者按弇茲經作崦嵫上有山（注）弇弇茲山日所入也（疏）按弇茲經作崦嵫上有丹木若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自山陰以至於崦嵫三千六百八十里也乃紀丌其跡于弇山之石（注）紀錄題之（疏）丌其字古石玉也崦嵫玉銘文也而樹之槐（疏）以槐爲表識也（注）言是西王母所居也（疏）銘者著其文眉者書其額也

憂吟世民章第十九

西王母之山還歸（疏）謂自弇山還歸瑤池也丌（疏）丌古其字（注）世民作憂以吟（疏）吟亦曲名穆王久留王母之宮九層元室紫幹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榮重如此天子執贄以見之且允爲鵷之者蓋如訢轂之受法於

二千年渾一混疏家殆有朝聖彼則之力也此時數焉

土（注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疏於讀曰烏此西土駐蹕於曠野中但見虎豹烏鵲久且厭之而思中國之世民也蓋始者思慕至道欲肆其心觀河宗之寶歷羣玉之山對金母之怡妙顏舉微詞以相酬答其樂慰良深及所之既倦情隨事遷乃感慨係之嘉命不遷（注遷言守此一方）（疏言比者往受於上帝命守萬方也）我惟帝（注帝天帝也）天子（疏言上帝以我爲天之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漥（注窪深）（疏言我不能報稱帝之大命樂於遠遊然每顧念帝付我以世民之恩所以忽然陨涕而欲歸也）吹笙鼓簧（注簧在笙中）中心翱翔（注翱翔無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注所瞻望也）（疏言比者往受於上帝命守萬方也我惟帝天子此中國之世民不得遂高謝萬邦也西王母期以復來者原促其歸也王亦以歸自明者不改所志也）

穆傳注疏卷三

然爲來問道之故而久留道得而嗣然矣

附山海經注引此傳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爭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之曰予還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奄山乃紀迹于奄山之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疏今案經傳皆景純所注而經注引傳文與今流傳之本互異細味經注則二章原屬一時事傳文錯亂記西王母又吟於眉槐之下不相連綴遂分二章今姑因而釋之以又吟之詞屬之穆天子於義未嘗不達也于百世之事神靈荒忽之跡安能執一而求之但得其大意耳山海經注又引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母來見賓于昭宮時西王母遺使獻玉環見禮三朝郭注經詳而注傳略或流傳斷爛注與得文同缺誤俱非當時之舊文矣故爲疏時仍依茲本原文而附郭氏注經時所引之傳文任行而次其後庶幾彼此參勘兩義可以兼融使名執所據以交觚不可與言穆傳矣）

穆傳注疏卷三　四

贙原大獵章第二十

丁未（疏自甲子賓於王母到丁未已四十四日矣）天子飲于溫山（以考烏疑說此烏脫落不可知也疏今本紀年無此文飲於溫山者王母餞天子之歸也考烏者校也烏猶禽禽猶獵獵即校也）己酉天子飲于溥水之上（疏者放遣亦西王母欲之乃發遣命也）詔六師之人收其羽毛至於贙原（注言將大阜曰陵）（疏烏物羽六師之人畢至於贙原注言將高平曰陸也下云北至贙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材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

積羽千里謂此耳（疏）言其地有頗大之鳥毛色成物之羽也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海內西經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在雁門北注并言紀年云行流沙千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注并言東西征於青鳥所解三危山西征還頗天下億有九萬里積羽千里積大戎取其五王以子二月舍于曠原之野（疏）天子大饗正公諸侯句王勒七萃之士（注）勒猶勞也（疏）勒兵而慰勞之于羽陵之上（注）下有羽陵疑即羽澤中之高陵（疏）郭疑玲亦同乃奏廣樂（疏）天子樂其地舍之三日則作大饗勒士奏廣樂非一次命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注）翔猶遊也（疏）謂不拘制以坐作進止之法得獲無疆（注）無限也（疏）無疆無限盡也鳥獸絕羣（注）言取大畋九日（疏）千里大澤大畋九日而取之盡師眾士力皆極盛而言之也乃駐于羽之陵（疏）仍會羽澤中之高陵

穆傳注疏卷三　六

乃遂東征乙酉天子南征東還乙丑至于獻水（疏）獻水名（疏）飲而行（疏）飲軍馬於獻水而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注）山周市三重狀如城壘閼氏胡氏之山保（疏）閼音遏閼氏胡氏二國名保此山以為險阻六師不能過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注）沙衍水中有沙者（疏）六師阻於瓜纑不能過乃由別道南趨沙衍沙衍謂沙而平遠者耳如水中有沙天子舄為至於渴哉閼氏胡氏之人不足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注）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疏）人姓名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注）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羹亦以見（疏）謂飲血飲渴亦愈（疏）青血則似此馬之異天子美之（疏）謂飲而甘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

羽儀之盛于古未有後世楊馬諸公皆許辭終不能比其盛也

前驅伯絜迎天子於智氏之口

智氏之禮

穆傳注疏卷三　五

王之禮迎勞用白璧二疋（注）璧駟馬也（疏）迎勞之禮上下通用之野馬天子也野牛四十守犬七十（注）任守備者（疏）乃此勞禮之物數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疏）此獻禮之物數曰智氏（注）言皆出智氏禮（疏）天子北遊于翟古師子之澤（疏）土多師子故以名師子後猶智氏之氏之人也獻酒百（一）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璋（注）疑玉名（疏）郭以玉字同藻璋采當是綵組帛璋古繅音之混也黃金疑而不然也西戎不貴玉而貴璋漢繒帛之之屬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筥乃膜拜而受（疏）以上待智氏之禮

穆傳注疏卷三　六

瓜纑沙衍章第二十二

乙酉天子南征東還乙丑至于獻水（疏）獻水名（疏）飲而行（疏）飲軍馬於獻水而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注）山周市三重狀如城壘閼氏胡氏之山保（疏）閼音遏閼氏胡氏二國名保此山以為險阻六師不能過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注）沙衍水中有沙者（疏）六師阻於瓜纑不能過乃由別道南趨沙衍沙衍謂沙而平遠者耳如水中有沙天子舄為至於渴哉閼氏胡氏之人不足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注）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疏）人姓名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注）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羹亦以見（疏）謂飲血飲渴亦愈（疏）青血則似此馬之異天子美之（疏）謂飲而甘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

周穆巡之神靈猶遺此險宜新招之進戒也

疏天子自佩之也 弇戎再拜稽首 古稽字疏記西巡極王優渥之也 盛中有瓜繡紗衍之險所以示戒也

命懷諸飤章第二十三

天子乃遂南征用辰至于積山之邊 古積字疏記積山亦重山也爰有夢相 疏木名謂林茂密礙行道也 曰鬲 古傳字 余之人命懷 疏命懷人名 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 疏不言數者皆一也 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 疏此賜鬲余之禮 乙巳 諸飤獻酒于天子 疏諸飤亦人名 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飤乃膜拜而受 疏賜之輕重視所獻二人皆小國僅能獻酒故所賜亦減於大國也

附西王母傳

白后先生曰愚嘗考爾雅釋地以西王母與觚竹北戶日下次於四極謂之四荒史記趙世家謂造父幸於周繆王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驦騵之獻之繆王使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此皆經史之正文也至山海紀年其書尤古山海經紀西王母凡四西山經云玉山是西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海內北經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大荒西經云西有王母之山又云西海之南日昆侖之邱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紀年述西王母云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琯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而列子周穆王篇云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時汲冢傳未出也而所紀駿名與伯夭奔戎之屬無不與傳符而莊子亦云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見四代而來無不知有王母見於各書必多遭秦燬而無存若非汲傳一出則將以莊列所述爲寓言耳道家以西王母與東王公並稱然王母光耀今古雖農夫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且道之未有能道王公者王公未嘗與學道者相知聞而王母接引拳拳紀載於內傳者尤備故彙而次之爲王母傳焉傳曰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

原是中國人
說得光明正大

龜臺金母元君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一作緱氏一日姓自然字君思一日姓揚名回一日焉氏名婉妗則今河南緱氏縣人也其得道也蓋與堪坏馮夷肩吾黃帝顓頊禺強同故堪坏壞崑崙馮夷遊大川肩吾處泰山顓頊處予宮禺強立北極而西王母獨坐少廣所居宮闕層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予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非鳳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蹙天綠臺承雪青琳之宇朱柴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

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九奏八會之音也王母本生於神州而治化在少廣居崑崙之西北故以爲西王母之邦當虞舜即位之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琯白環即出軒砌下所植者舜得此琯登眞於九疑而遺琯於零陵廟漢時猶得之自舜而後禹益之經所以述王母者甚備至周穆王時益彰十七年西巡竟造其國玉帛禮儀燕享詩歌贈答極歡穆王留其宮樂而忘歸其年王母來朝穆王賓之於昭宮事皆具於穆天子傳及紀年諸書是穆巡至於崑崙王母來於瑤池近皆西也皆穆王十七年事也其歌雖云比及三年吾顧見女王母雖有將子復來之請而不聞穆王再發西巡之轍蓋自西巡歸後察公進祈招自是安居祇宮不復出至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蜩鴿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恆輝又

列璠臺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麖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燈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藤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王母與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此出於王子年拾遺記所稱者而明年遂有東巡九江架鼉鼉爲梁之舉三十九年東巡

有塗山之會不再西也而郭景純於山海經云按竹書穆王五十六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今紀年云王沒於五十五年或其脫誤據此則穆王果在位百年也拾遺記又載燕昭王好道王母與之遊其記云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邱之穴

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於員邱之上聚羣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夫燕昭王乞神蛾尚不與至遇漢武且以五嶽眞形圖并强上元之六甲靈飛傾囊而與之何深於漢武哉考內傳云元封元年七月七日二唱後西王母降於漢殿帝迎王母呼席共坐

一反折即引起內傳文勢波瀾雲詭

凡歌曲隱寓道妙參同契黃庭經皆從此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三

爲帝設膳酒上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玫董雙成吹雲鼪之笙后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拊五靈之石（拊循也石如鳴鐘之類也范成君擊洞庭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乎靈之曲其詞曰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戶披雲沈靈輿儵忽適下土空洞成乎音至靈不容治太眞噓中唱始知風塵苦頗神三田中納精六關下遂乘萬龍椿馳騁旸九野二曲曰乎圃邊北臺五城煥嵯峨啟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旸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寤少與多撫玻命衆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爲此乎雲歌部盡至韻存眞音辭無邪歌畢帝叩頭自陳求切已之教王母曰女能賤樂樂卑躭虛味道自復佳耳然女情慾虐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其性恣則裂身之車淫爲破年之斧殺則響對奢則心爛欲則神隕衆穢命斷以子蔑在會切形之殘盈尺之材攻以百刃之害欲此解脫三尸

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鳥願鼓翼天池
朝生之蟲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攄穢易
韻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開悟靜著侈於寂室
愛衆生而不危守茲道戒思乎靈昧務施惠和練
惜精氣棄卻浮麗令百競速遊女行若斯之事將
豈無仿佛也如其不爾撫而無爲抱石而濟長津矣帝
跪受聖戒請事斯語養身之要既聞之矣然體非四時而常生於內政當孕
玉石而無主於恆炁非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循形神靡錯炁既隨冥
則魂魄不滯若使理合其分炁甄居延切察也其適則
形可不枯宅可不廢昔受道書且以施業之矣遂
不獲眞驗未爲巨益使精神疲於往來津液勞於
出入歲減其始月虧其昔形亦漸凋神亦廢落是
徹不得所奉於口訣開闇塞於明堂爾不審服御
可以永久者吐納可以延年者乞賜長生之術暫
悟於行尸之身若蒙聖誥於卽日臣伏聽鹿天之
教矣王母曰昔先師元始天王時及閒居登於蓋
羣之臺侍者天皇君桑大帝君及元眞諸王十方

不得口訣是盲穆賠煉

先言太上所服藥名

此段古音緯以古韻凡藥名皆寓言猶炙藥火裏之類耳

衆神仙官爰延弟子丹房之內說元徹之言因問
我何爲而欲索長存矣吾因避席叩頭請問長生
之術天王登見遣以要言辭深旨幽實天人之乎
觀上帝之奇祕女今日願聞之乎夫欲長生者宜
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旅族金英夾草廣山
黃木昌城五藥夜山火玉逮及鳳林鳴酢音醋西瑤
瓊酒中華紫密北陵綠阜太上之藥蓬萊文醜濁河七榮
津金漿月精芝壽碧海瑯菜潛
口山高柳北朱元都之綺華仰澈雲山之朱蜜夜
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瓜四劫一實宜陵麟膽
炎山夜日東掇扶桑之丹椹俯探長河之文藻素
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眞虹英音芝天漢巨草南宮火
碧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
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保其次藥有八
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於西邱七孚飛節
九孔連珠雲漿玉酒乌闡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
敷聞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邱蒼鸞
之血東英朱菜九結交節太微嘉禾瓊華腦實流

淵鯨眼赤河絳壁北汲太乎之酪中握一儀之脈
雲漿蕤艾昆邱神雀廣夜茎草流淵青狄眞陵雷
精乎都平蓋左食神元右閭乎漱上屈蘭園之金
精下摘圓邱之紫柰鸞水露蛤八垓赤薤萬載一
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
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太清
九轉五雲之漿佐霜絳雪騰耀三黃東瀛曰香炎
州飛生八石十茎威僖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
高邱餘糧精石瓊田太虛還丹盛次金蘭長光綠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五

草雲童飛千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
地仙之所見也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薑沈精芻
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菁雲飛赤版
桃膠朱英椒麻續斷菱蕤黃連此下藥略舉其端
艸類繁多名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長
享無期上身青天亦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
羣鬼得爲地仙要且錄此有階漸尋遠勝也是以
天官遠妙靈藥別品靈無奇挺眞仙有域今不可
謂呼吸六氣安在一身灌溉三宮近出阿庭淺薄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六

其術棄而不爲其大憩者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
炁足以精不脫則永久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
其壽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費營衆之劬勞者
也百姓日用故上品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遊乎
十天飛我八□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內亦驅策衆
靈焉夫始欲修之先營其炁炁太上眞經所謂行益
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
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嘗思靈寶也靈
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炁吞液炁化
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
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宍音肉五
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
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仙人吐納六
炁口中甘美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挹吞從心
所適炁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
此元始天丁丹房之中微言所說今敕侍筴玉女
李慶孫出書以相付子善錄而循焉王母言畢將
去帝叩頭固留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

問是三天上元之宮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者也
當二時許夫人至王母命帝拜夫人笑曰徹以天
子之貴願無爲之事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
帝曰女好道乎閒數招方士祭山嶽祠靈神禱河
川亦爲勤矣而不獲者實有由也女胎性暴胎性
奢胎性淫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
五藏之內雖鋒鉅艮針固難愈矣暴則使炁奔而
神攻是故神擾而炁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
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眞離而魂穢是故本游而靈

以武帝之遇王母猶及百年而登眞上天不許躁進如此

枵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
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五者皆是截身之
刀鋸刻命之斧鉞雖復疲好於長生而不能遵茲
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猶是得此小益以
自知往爾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
惡務矜恕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
身恆爲陰功救濟死厄久孜孜不泄精液於是
閉諸浮養爾神施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
五穀去枵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

眞人念切於世界如是

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
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復
三年吾必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
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
卒捨天下之尊而使入林岫也但當問篤向之至
必卒何如如其同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
女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勖勉帝跪曰
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金笈中有
卷子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

桑書二字複疊可以勿論

施同施

邪不審其目可得瞻眄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青城仙就我求請當過以付之迺是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女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女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淸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邱岳之高卑名立天柱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鎭輔貴昆靈以舍靈仙遵逢邱以館眞人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栖太帝乎榑桑之墟於是方丈之皐爲理命之室滄浪海之中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羣精諸仙玉女聚於滄溟其名難測各爲洲名並在滄海大海佐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羣精諸仙玉女聚於滄溟其名難測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佐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篇阜轉山高壠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佐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迎女雖不正然數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眞如事君父泄

示凡夫必致禍者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女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佐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弟晃此文今雖得其眞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眞遁虛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右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八火九赤班符六辛八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已后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關此十二事者何以召山靈朗地神總攝萬精驅策百鬼東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微下土濁民不識淸眞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與眞形修以度世夫人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啟發其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得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滋不敢多陳願賜指

授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會於扶廣山見青
眞小童有此金書祕字云求道益命千端萬緒皆
須五帝六甲靈飛之術六丁六壬名字之號得以
請延算長生久視驅策衆靈役使百神者也其無
六甲要事唯守眞形者於通靈之來必無階矣女
有心可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復廣加搜訪焉帝固
請不已叩頭流血夫人以帝下才未應用此王母
色不平欲推夫人之輕泄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
徑到扶廣山勅清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

之方十二事來以授徹也須臾侍女還奉入色五
芨鳳文之蘊幷光明曜眞華煒煥且傳青眞小童
問訊云弟子阿昌言徹雖有心求慕實非仙才距
宜以此術傳泄於行尸阿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
者甚衆云山鬼哭於蓼林孤魂號於絕域與師旅
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奢擾黔首
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忽已見於天氣囂言互
聞必不得度世眞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笑曰言
此子者誠多愈帝亦不為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

誠志念齋戒思愈輒除過一月尅已反善奉被眞
神存眞守一行此一月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彌
亦勤集屢禱名山眞靈願來度脫校計功過殆以
相掩但自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
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怨魂窮鬼有破掘之
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於是上元夫人離席
起立手執八色玉芨鳳文之蘊仰天向帝而祝曰
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佐寂清虛朗明登虛者
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誠役神形辱安精

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
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
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洩漏必沈於幽
冥必慎其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青童小君太上
中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
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眞小童
之號其為器也環朗洞照聖周萬變佐鎮幽鑒才
為眞儔游於扶廣權此始運官館佐圖治仙職分
子存師君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隕上元夫

夫人亦以勞相慰耶

阿母太姑

造天擘如此之亦得以齋戒除

嘗是小字阿昌

人祝畢乃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示帝王母亦告
帝以靈文所由來與傳授年限科禁之重且謂帝
汝以眞形圖傳董仲舒靈飛文傳李少君此二人
得道者也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與帝
靈賓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形書精明俱
如向巾器中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天高

地卑五嶽鎭形元津激泝滄澤佐精天回九道六
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眞仙節信由茲通靈
世隆憑爲寶歸長生徹其愼之敢告劉生祝畢授
帝帝拜稽首王母曰夫始學道符者宜別祭五嶽
諸仙眞靈然齋而佩之今亦以六甲雜事須用節
度相與可明依案之也若女遂尅明正身反惡修
善復三年七月更來告女要道也言辭粗畢上元
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調清音靈朗佐風四
發迺歌步佐之曲辭曰昔涉佐貞道騰步登太霞
負笈造天閾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垣貞人列如
麻深景翔翹起雲蓋映朱旄蘭宮敞琳闕碧空啟
瑜沙井璧結空構曄曄生光華飛鳳躍鳳峙燭龍

倚委蛇玉胎來絳茁九色紛相拏挹景練仙骸萬
劫方童牙誰言壽有終扶桑不爲查王母又命侍
女田四飛答歌曰晨登太霞宮挹此八玉蘭夕入
佐元闕采蕊掇琅玕濯足袍瓜河織女立津盤吐
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紫微何濟濟瑤輪復朱丹
朝發汗漫府暮宿句陳垣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
安二儀設猶存奚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說行尸言
此難歌畢因告武帝仙官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
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別去上元夫
人謂帝曰夫李少君者專念精進理妙微密必得
道矣其似未有六甲靈飛之文女當可以示之帝
曰諾於是夫人與王母同乘而去臨發人馬龍虎
威儀如初來時雲氣勃蔚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
久乃絕帝既得所授而不能從王母之戒於是遂
絕不復來白石生曰子讀穆傳之歌謠與武傳之
歌曲反覆吟咏令人有遺世之思焉顧馬卿賦大
人有戴勝穴處雖濟萬世不足以喜之譏然但借
以諫言耳未足貶王母也馬卿卒後遺封禪文天

子感之爲封禪改年元封是秋王母來降東方存而相如已死使其尙在得與方朔同爲朱雀窗之窺見仙衛儀從之盛能不悔此言哉至郭注禘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則是西王母未親至與紀年互異然禮三朝者孔子三朝亰公弟子記其問答之語也是則西王母不獨見於爾雅又且見於禮經矣按禮經大戴記有小辨用兵少間三篇卽三朝也少間篇進子對亰公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

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注云西王母神也其狀如神琯所以候氣據此則王母親朝非遣使也小戴大戴之記均禮記也小戴列於五經至今尊信矣獨可黜大戴而疑王母爲無有乎

河東郭璞 注
江南檀萃 疏

古文疏凡十章皆紀東旋及歸周京以上四卷言西征見王母此下則東征最略不及西征之詳

重璏氏章第二十四

庚辰至於滔水濁繇氏之所食 注山海經曰有川名亦此類 疏大荒西經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中山經陽山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以作刀切玉如泥則此昆吾乃山名也又大荒南經白水出焉而生白玉淵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之師所浴也注以昆吾古王之上天字郭以增音瑱字也先古天名繇水內出善金二文有異莫知所辨測此注所引

穆傳注疏卷四 一一

又殊戎矣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於蘇谷骨飢氏之所衣 注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為衣被 疏及木之皮績之以為衣蘇谷地名骨飢氏國也

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於長泜 注山名从泜省音炭 重璏氏之西疆 注疆界也 疏重璏國名从璏省音壟 丁亥天子升於長泜乃遂東征庚寅至於重璏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 注自然生也 爰有答堇 注堇草也 疏草木之枝幹也草曰堇竹曰笞木曰枝言木禾長大五圍見山曰賦虎豹豻貔之所謂木禾 注木禾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 疏海內西經昆崙之上有木禾開明之北有木禾兩言之 重璏氏之所食 注自然之麥如木之禾皆其所食也 爰有采石之山 注出文采之石也 重璏氏之所守曰枝斯瑨瑰

字書引穆傳珍瑋瑰玉名左傳曰賄我以瑋瑰虎璠云音未詳 貞太和山賦虎璠玕琪於野圖得玉榮枝斯之英則枝斯者也左傳齊逼之水賄我以瓊瑰蓋所見異本也瓊瑰今郭引以作瓊瑰 疏又作瓊音沒玉屬 琅玕 注石似珠也 疏琅玕兩音瑯玕之美者也 玲瑯无瓊 注玉名 疏又曰玲瓏石之次玉者音玲勒瑯今作瑯說文曰石之次玉者音漆注以玲瑯音鈴瓊瑯當是瓊字也先古天字郭以增音瓊玕琪 注玉屬也 音徽尾 注無聞焉 疏徽中似衆古糅字通也徽音綠 凡好石之器於是出 注盡出此山 孟秋癸巳天子命重璏氏共貢天子之屬 注音共言不及六師也 疏共同供言止供應天子之屬公卿及七萃之士之在左右五日丁酉 疏自癸及丁凡五日天子者而不及六師之眾也

升於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璏之民鑄以成器於黑水之上 注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有燒石而成者矣 器服物佩好無量 疏言以為器服物佩其好無量也必使重璏之民者其工巧也必於黑水之上者其水良也 曰天子一月休秋 疏休休夏西域之俗也初秋暑熱故休六師自癸巳至壬戌三十日一月癸亥天子觴重璏之人 鱖鱮其君名 注鱖音鱖 乃賜之黃金之器二九銀乌一隻 疏鳥猶鍋鳥所以相風 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筒箭桂 疏箭桂竹名此皆食蔬中國之所有而出於南方者想西戎之所珍故比字箭筒亦箭也崗石鼓文作嵩箭箭今之絲絹流轉也於諸侯而絲綵雕官 疏綵音紹今之綢成若雕畫今名克絲魚之也

鼠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鄒鼠送天子至於長沙之山（疏）西山經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洞水即洞澤也又西北三百七十里爲不周山又西三百二十里爲峚山又西而至西南越泰器槐江而至昆侖凡九百里又一千一百二十里爲玉山則西王母所居也蓋始出自北而西南而西北又自北而東由長沙之山而東返跪奉不獻（疏）柏天河宗也遠矣書隻天子使柏天受之（疏）柏天河宗也書桃天之天　柏天曰

重趐氏之先三苗氏之後處以黃木黿銀采（一）乃膜拜而受（注）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疏）處者因柏天之言屋處以加賜之也黃木黿銀采黿仍爲璨同藻而字屢變者古人寫字不拘一定之畫也黃木銀者黃爲黃色木爲青色銀爲白色蓋三采也綬帶朱等物故以爲加

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注）一舉輿千里行如飛翔（疏）此總言巡遊神異拾遺記云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車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飛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睿涂行以而天地之域王迹轍遍於四海所紀異之物不期自服蓋爲八駿錫以嘉名也趙曄赤驥指其毛色形體以爲名絕地飛翮則標其神異以爲號其書史十人又皆史籀之流博識奇字往往特造新奇著於簡冊可以大意推讀而自見其文義

巨蒐縞奴章第二十七

白儀列子作渠

絕妙議論

至於巨蔑之人猾奴（疏巨即渠蔑即搜國名猾奴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猾讀若滑出東方湯谷所登桑木也象形今稱若木字从桑从閘者主若水之義不流爲奴故曰猾奴當言弱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注所以似血）盡人氣力　因具牛羊之湩（注湩乳也今江南人亦以洗天子之足（注今肌膚滑湩乳爲湩音寒凍反）二乘之人（注謂主天子乘車及副車者也）（疏蓋造父也造父皆與洗爲勞其遠回也猾國記云中天竺俗名僧往來舊僧迹遂代焉衣缽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黎以油塗足亦令膚滑之甲戌巨蔑之人猾奴觴天子於茨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注秋麥至秋始熟故謂之秋麥）

今西邊往往而然郭之注山海雨雚雚及此傳多稱江東江南狗子所見而遂以秋麥爲禾則不達也）膜拜而受之（疏膜拜謂稽首也）乃賜之銀木鐶二具帶四十朱三

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注尾山後也）（疏初戊寅西征驁行至於陽紆之山今東阿抵其山尾耳實在臣云陽紆即陽汙也淮南覽冥訓注陽汙在東平范地象謂河出陽紆陵門之山路史禹紀身解隄之河俱此陽紆矣不言至于者以同路所經也）乃遂幾賈蹉腰二肯之谷已至于穀瑙河之水北阿（疏初戊寅至酉天子舍于滍澤者即此河今至其河之北隈也）爰有漿淑之（一）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注今有渠淑國疑漿渠字疏郭說非也其字从炎从陽从水蓋湯泉也淑淑沃也河伯之孫即冰也事皇天子之山者即前河宗致命于皇天子之處也言此山在湯泉之口也漿古湯字有模菫其葉是食明后（注模菫木名后君也菫音謹）（疏郭說非也其花可食冰以秋麥爲禾則不達也）膜

天子也）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冰天子東征冰天子送天子至于剛人（疏初辛丑至剛人戊申至河東凡七日今冰天送天子亦七日程）剛伯絅（疏亦河宗之子孫注見于前）觴天子于澡澤之上斷多之洌（注洌水涯斷音伐）河水之所南還（注還回也音旋）（疏澡澤者即前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是也在鄒邦之南其水回旋而甘洌即前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日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疏自癸丑至丁巳凡五日）戊午天子東征顧命冰天歸于丌邦（疏丌古其字）歸河宗天子曰河宗正也（疏美之也）冰天再拜稽首（注辭去也）

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陘（注陘有長松）壬戌至于雷首（注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疏一統志雷首山在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夷齊隱此即首陽山也禹貢壺口雷首）大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疏初天子北征在內地其君胡也北征者北行也非征伐也于是大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其歸也又觴于雷首之阿其恭順如此豈自是荒服不至者哉是知彼大戎西戎也乃獻食馬四六（他本引此作良馬四）天子使孔牙受之曰（疏曰者大戎胡謂孔牙也）雷水之平寔有黑牛白角寔有黑羊白血（注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音營）之陘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疏前云至于鈃山之下猶于鈃山之西阿得絕鈃陘此云至于鈃山之隊隊音隧險

道也水經注云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謂之天井絕鈃陘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陘西南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絕成一川西徑堯城南又西流入汾是陘山有二有東陘郎有西陘井陘在今平定州東升于三道之陘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注毛班毛伯衛之先也疏此未顯）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

以別有襄山名偶同）自春山以西至於赤烏氏（疏赤烏氏春山者言赤烏亦國此山東北還至於羣玉之山（注羣由也）自羣玉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曎（注所謂解毛之處）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於西北大曎原（疏山海經云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此大曎原也）南復至於陽紆七千里（疏自宗周至大曎原萬二千三百里而云萬四千者舉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注翟道在隴西謂薇坂過疏非此欲道

成數也自大曠原同至陽紆三千里蓋同取徑路里數減還歸於周二千里(疏以三合七得一商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疏其間有由此山者迂道至彼山者積算之更倍)

祭廟觴師章第三十二

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注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乙酉天子觴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疏飲至之禮舉)

北遊還反章第三十三

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編絕)抵之隊(疏中山經編抵山之)伊洛東望嶽城之山(編)之山無草木多金玉二山相連隊同隧(編)以西北升于

盟門九河之隧(注盟門山今在河北戶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疏一統志孟門山在吉州)西七十里龍門末闕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謂河自山頂而下也大流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水經注云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中流交衝素氣雲浮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天子升此所以覽形勢也)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槀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疏槀古槀字按水經注橫谿之水出三槀山其山扈谿名山三成爲崑崙丘斯山豈亦昆侖之虛歟)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里數總考 十一

密三成故以三槀名之西王母謂天子曰(疏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倚余乎山下水經有二石室北面有二石室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有白之跡庭中亦有舊字處倘髣髴前景北坎室上有微渭石溜豐(疏紀年謂旋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則就四面算之大略與西法言地頗合西法言地圜周九萬里縱橫合算十八萬里耳穆王以車轍馬跡所親歷西人以天文度數每二百五十里差一度又以泛舟四瀛親驗度而知使穆傳不出於晉西法不來於明則諸子百家之誕而無稽莫可究詰矣至傳所稱春山赤烏羣玉諸寶數考之西域傳無有此者惟大秦以西足以當之大秦卽唐宋之苫森明史所稱之如德亞也前漢稱爲犁軒後漢稱

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注今京兆鄠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

言 季穆堂亦主此

所附諸篇有證驗有斷斷往往出人意表此放九爲奇掛念謂之卷神馳八荒之外真奇書也

剩余有二

此下引明定西域傳

爲大秦自安息西行九千里至於羅國自是南度海而至大秦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城郭郵亭田作蠶桑車蓋旌旗髣髴衣繡城周百里中有五宮距各十里水精爲柱王立賢者宂異輒廢受放不怨金銀奇貨夜光明月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瑣玕朱丹青碧外國諸珍皆出穀食賤國用富饒鄰使至境乘驛詣都給以金錢豈非君子之國哉西有弱水流沙近西母所居幾於日所入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至其奇異諸物范史以爲誦

怪不經削而黜之晉書所載亦與同皆漢甘英所不至者漢桓帝時從日南徼外貢使一通晉武帝時始來獻唐宋亦時一來元末國人捏古倫賫於中國明初使古倫齎詔歸諭其王遣使一貢而已至萬厤中利瑪竇到中國乃知大西洋且知有如德亞之耶穌天主救按傳曰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厤時其國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一第二曰歐邏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大都歐邏巴諸國宗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中西行教於歐邏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二年至萬厤九年利瑪竇況海九萬里抵廣洲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言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毋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何意但諸

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綸音毋怪平遠人蠻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眞有不願尚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譬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頒賜聽於江西諸處深山遂谷寄蹟怡老亦不報已而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京賜葬西郭外其此奏又圖通想見漸伏其人

書卒書葬重之也

年十一月朔日食厤官推算謬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能二拔等深明厤法其所攜厤書有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採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請倣洪武初設回回厤科倣令迪我等測驗從之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衆益眾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眾士大夫暨里巷小民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物產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憶悉舛謬不相合

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眾且疑爲佛郎機假訐乞急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學亦言利瑪竇東來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眾不下萬人朔望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令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所司不爲遣斥禁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迫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

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迫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隳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其國善制礮視西洋更巨既儕入內地華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崇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其人爲

此其所以爲正故西人每自稱天主正教

以上皆明史文

盡力崇禎時厤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法親相參較久之書成卽以戊辰爲厤元名曰崇禎厤書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厤爲密識者取焉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尙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爲潤色其文辭故其教駸興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略熊三拔皆意大里亞

通人通識說來靡靡動聆開人神智不小

中土之風易變而大荒漫漶故皇風猶存所謂官失而學在夷也苗中有宋家蔡家至今猶守宋蔡之禮不猶是乎

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邏巴洲之國也其所言風俗物產多夸且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明史所載如此而康熙甲寅極西南懷仁所傳之坤輿全圖猶是也如德亞在小西洋之外猶屬亞細亞洲中與中國同一洲也越地中海而至大西洋皆屬歐邏巴洲漢書所謂大秦之西弱水流沙近王母之居當在其地矣至所言

此斷譽子古所未發

漢書明史據其所紀皆有虛誕之疑然竊取穆傳折衷之所歷諸國皆出大荒之外卽山經所述其地有三皇五帝之子孫與其臺臣遺烈卽西圖而證於山經穆傳加至某國而某某迎獻某某供享如西母之邦而獻酢歌謠登古大雅之堂可不謂諸天靈響之音乎今洲中諸國各建大學中學小學分四科法如三舍居然先王流風遺韻未衰也特圖不著崑崙而於亞細亞之連歐邏巴有山名意貌綿亙無紀極北爲韃而旦地南則亞細亞諸國宅之疑以爲崑崙當日馭駿越崑崙而西至於王母之邦是由大秦循海而北以至今歐邏巴之地是歐邏巴一洲卽王母之邦也漢使至條支而止則小西洋東岸耳未有至大秦者況歐邏巴哉安息東距洛陽二萬五千里西極於西界九千里南乘海入大秦不記里數漢書又言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二十里一置終無寇盜但多獅虎百旅持兵乃能得過則是安息之至大秦原有陸路甘英懼海而返洲也七十餘國風俗學制幾比隆三代其果然乎

比方來說得好笑可憐

五教議

無乃爲海師所欺乎千餘年言大秦人多不信以
未至其地耳不獨弗萊爲大秦即師子亦大秦也
晉宋之間法顯嘗至師子記其國大多珍寶珠璣
有摩尼珠池本鬼神與龍居諸國聞其土樂悉來
遂成大國立治以來無有饑亂顯住此二年乃行
即其所記而知漢傳爲不虛也南詔時師子侵驃
乞師救之是師子距緬甸應不遠今西洋舶雲
集廣州昔所驚異者今且以爲常矣法顯至師子
時彼方皆崇佛教佛教流於中土而回教與回教

東行天主遂盛雖天方默德那五印度亦弃其舊
而從之此猶儒教之迭變耳漢之訓詁變而爲晉
之名理晉之名理變而爲唐之詞章唐之詞章變
而爲宋之性理與今之八股變其新者詆其舊然
豈有異儒哉此皆外國道人也雖迭興衰然總無
異道嘗見利先生語錄馮夢禎序之大旨不出乎
忠恕昔開三教今益同回天主殆五教然義一而
已矣又圖說稱如德亞國史書記上古事甚詳自
初生人類至今六千餘年歷代相傳及萬物造作

此等新異總不出中土書情粗心讀過耳

大言炎炎然皆平時公道之論

原始悉記無訛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稱爲聖上
春秋時有二聖人父達味德子撒嘛滿造天主堂
云云則是天主耶穌已降生上古非漢哀時也按
經云有氐人之國炎帝之孫靈恝生氐人是能上
下於天則同人之祖謨斯默德登霄之說也又云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卽復蘇風道北來天
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卽復蘇
則天主耶穌之說也注謂其人能變化泉水得風
暴溢出今近如德亞有阨日多國無雲雨有泥漆

大河長八千八百里每年五月水泉漲湧浸灌遍
其國凡四十日其地多出聖賢攻格物窮理之學
最精天文以晝夜無雲雨而易於憑相也然則二
教之人一自於炎帝一自於顓頊皆中國神明之
胄至其制器尙象奇巧莫測昔人聞之多不信而
百餘年來其器物遍中土且視爲尋常家什矣復
何駭哉
白石先生據山海經以同同天主二教之人一自
於炎帝一自於顓頊卽經稱帝命豎亥步自東極

至於西極不過五億十邁九千八百步雖不定幾步爲里要不過如西法所言卽子雲甘泉賦稱陳衆車於東阬陛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環地底而上囘玩其詞意謂自東而西包地底而轉地面亦猶渾天之說大哉之氣疇人子弟分散西方國人造一高臺眞詮一章謂阿丹人祖三千年來天方國人皆昏不曉姝自私成於牢不可破　國初囘人有王岱輿者作囘教眞詮一主因其同心妄作命天仙摧倒其聲震地人皆昏暈醒則語音互異心各不同親其同音遷移他境從近及遠以徧萬方是時伏羲與其同音遷於東土重立文字復開土宇其他三面莫不皆然是固以囘教爲開天地之始矣而以天主教爲異端戒之語邪吾皖人梁以潛者爲序之文頗佳然謂天房居四極之中人祖降生於此興治立教教道四達流被日遠而謂中國止可謂東土不可謂中其意以天方居中日影可證若如所言地形如毬懸空中分五大洲天方及如德亞五印度與中國俱居亞細亞洲內日行此面亞細亞及歐邏巴利未亞凡三洲而以天方日影爲地之中遂爲生人之胄也限於荒外久之遂忘其

惑也山經十八卷前五卷敘山之東西南北皆有其類毋學佛必入地獄此皆不足摘者至謂伏羲因震臺之變自西從東以開中土豈非齊東野人之語邪吾皖人梁以潛者爲序之文頗佳然謂天房居四極之中人祖降生於此興治立教教道四達流被日遠而謂中國止可謂東土不可謂中其意以天方居中日影可證若如所言地形如毬懸空中分五大洲天方及如德亞五印度與中國俱居亞細亞洲內日行此面亞細亞及歐邏巴利未亞凡三洲而以天方日影爲地之中遂爲生人

說得何等中和彼教見之亦心折

釋教與囘囘天主皆肇自中國之書其人則皆出自中國帝王神明之胄也限於荒外久之遂忘其

駁倒

更快

現前指點妙

尊天

物之聖土而其對面爲南北亞墨利加及墨瓦臘泥按其圖亦必有地中應在北亞墨利加間其日景亦必與天方同而此二洲據西洋泛海人言猶如混沌洪荒之代亦可謂生人物之聖土乎推之東面西面太陽到處亦必有中卽如同敎天主佛敎盡以中國爲東土則中國應居大地之東面而交州之外北戶比景則亦地中矣豈亦可以爲生人物之聖土乎又謂天方四時如春無勁寒烈暑之氣百物咸備多駭雞希世之珍於天地間爲正

敎建中立極之地卽釋氏之記五天竺其於中天竺亦然彼處皆稱爲中國若然則今雲南亦無勁寒烈暑之氣多駭雞希世之珍者也豈亦可謂之中土乎梁以濬字通民梁氏安慶衙籍安慶同籍無梁姓者此序製於崇正壬午後六十年至康熙壬午滇南馬文炳著清眞指南八卷自署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馬注且標之曰聖裔卽其跋後則亦經舟次皖城率家屬暫寓承敎親相愛甚篤者也同敎讀儒書補諸生登科第顯仕者甚多視釋道之終於自異者有進宜其得此出身一本於儒顧其爲書力闢釋道且欲駕儒而上之則是背本忘初罪尤不可逭矣夫託儒敎以牟中土之利又自怙其敎以矜勝於儒非背本忘初乎且彼與天主爲一敎而攻天主爲異敎善乎南懷仁之圖說也西北有回回諸國人多習武亦有好學好禮初宗馬哈歇之敎諸國多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不其然乎不特回回天主爲一敎卽佛說皆一敎也佛氏有天堂地獄之說而天分三界且至於十八

重三十二重同敎書亦有此說有八天堂七地獄其天堂一日費而忉思二曰特愛曰三曰阿待念四曰邁謁娃五曰呫嘚睦六曰格喇禪七曰墨戛彌八曰護來的其地獄一曰者漢難二曰呫爾依勒三曰愛呵四曰來咱五曰呫韋爾六曰喉特墨七曰哈韋葉遞相祖述各造名目故知本一敎耳其設爲此說以各拘其徒使守所戒則可矣而至於互相排擊可乎上陽子之釋度人經和合佛老二家謂佛說三十二天從須彌而上以至於絕頂

說得可笑

乃從言之道說三十二天謂從二十八宿分界橫言之而其歸總在於吾之身心此則近於中和位育之意矣若如回教所說學佛者必入地獄則是舉無量諸佛盡入地獄其誰信之即學佛與道反唇相稽曰彼不斷葷腥又且甘牛往往犯朝廷之禁以盜宰爲業必入地獄其能恃清眞之命以抗之乎諸教各適於鼻口而不能通要自吾中土之書出史反稱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而豔之豈知華書早已言後儒守理學說以爲異端而黜之不肯接目即或涉獵不及細心究詳耳

穆傳注疏卷四終

河東郭璞注

江南檀萃疏

古文疏按晉書束晳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言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據此則傳一篇爲一卷但五卷而已至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爲雜書十九篇中之一篇不在穆傳五卷之內是時汲冢書初出束晳述之如此而今傳有六卷者想郭璞注穆傳取雜書記盛姬一篇附之共爲六卷故隋經籍志載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其實原傳本五卷耳前四卷皆紀西征見西王母則此卷應爲見帝臺前四卷見西毋與後第六卷紀盛姬無不分明辨晳此卷獨不見帝臺之事豈出於束晳之妄臆蓋經永嘉之亂或原文脫落無從注明耳然郭注與井公博先以

穆傳注疏卷五

爲賢而隱柄故穆王與之遊戲後又以爲穆王往反輒從井公遊明其有道德人則亦神仙之流其注山海經帝臺之碁爲博碁禱祀百神所用注鼓鐘之山云帝臺舉觴燕會百神於此山故曰名鼓鐘若然則此篇正紀見帝臺之事而天子從博帝臺獻酒觴天子奏廣樂天子遣之以鼓且與之遊於黃澤曲洛謠黃池哀黃竹如見西王母不異焉則束晳所稱見帝臺即此篇矣故此篇應在前蓋與帝臺遊時尚未西征見西王母也西征歸而感祈招而王心壯矣又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觀王母於崑崙虛要帝臺於宣嶽跡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載躅玩其文義以宋帝之得赭白馬如周穆之得八駿以見王母與帝臺其言與束晳合則是穆王見帝臺其言與束晳及宋文人猶知之無緣景純當中興初作注反不知帝臺大抵山經穆傳皆錯簡剩落創景純二注亦然即山經注中所引穆傳與今本穆傳文多不合按中山經紀帝臺一在休

與之山一在鼓鐘之山一在山而顏賦謂於宣嶽注謂山海經有宣山按中山經宣山在高前之山不云宣出馬注於視水其中有蛟其上有帝女之桑不言帝臺則見其文亦有脫落也注視宜爲潚水在南陽應與高前等山相近穆王見帝臺宜在於宣山矣

○凡十六章

休澮澤章第一

寶處疏古文篇名寶典猶此也蓋此傳六卷於古文中錄穆王事而成之此特標古文篇名也曰天子四日休於澮澤注今平陽澮澤縣是也音澮特疏澮地里志平陽澮澤屬河東郡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澮澤縣西南有祁城山則析誤爲祁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口雨乃至疏言雨行而至

祭父自圃鄭來謁注鄭有圃田因云圃鄭謁告來見也水經濟水東逕原武縣故南城春秋之原圃也祭父自圃鄭來謁者乃在原武祭公所封祭城一統志在鄭州城東北一十五里圃田在中牟郭牽連而言殊不分也留昆歸玉百枚注留昆國見紀年穆王十五年留昆氏來賓蓋西戎之國多以昆爲名也陵翟致賂注陵翟陵姓國也音峻疏左傳叔隗季隗姓也貢馬百駟注傳曰文馬百駟以詰其成注成謂平也詰猶責也疏令翟人歸所取於畢之寶於畢以責其成也畢國名言翟前取此寶曷胡貢東牡注夷狄有德者稱子疇胡名疏東牡蓋所得於東胡之牡馬

飲洧上章第二

見許男於洧上注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洧水之所在音羽美反祭父以天

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注禮男執蒲璧許男欲崇謙故執羔也）疏卿禮故天子辭之用執璧見也許男不敢辭（注奉王命還取束帛加璧口毛公舉幣玉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於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口也咎氏宴飲毋有禮（注天子稱異姓諸侯爲伯舅蓋者私會不欲崇禮敬也）疏言朕若非許邦而能恤百姓耶歎許男之賢也咎氏者鄭重而呼之也宴飲者行燕飲之禮以爲樂也毋有禮者許男不敢辭升坐於出尊（注禮謂毋拘於禮而不達也）疏許男不敢辭乃升堂而天子命坐之鬼以盡歡樂也

穆傳注疏卷五　三

乃用宴樂（注言曲宴也）疏華堂曲宴密友近賓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注稱駿馬許男名馬也）疏許男降再拜空首三日（注空首頭至於地周禮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注云空首頭至於地周禮字誤）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注言許州故近許州）疏故暮遣之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於大沼（注沼池）疏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製者疏自丁丑至癸亥遊於圃田（注圃田澤在滎陽中牟縣西圃田北二十許里南北二十四里東西四十里）疏圃田者四十七日時在春末比飾虬龍蛟螭與對者也翟本作南虞曰富丘（疏富或爲負丘背有丘爲負丘北虞曰相其丘疏其當是丘字之誤）疏據後注以次御虞曰口來十虞（疏據詩衛風有狐問所謂御虞也曰來十虞所首請受田獵之令者來十虞之所也反覆舉財十虞而僅稱東西南北四虞者蓋分守四至之地故待明地之所在如兔臺檻丘是也其餘六虞如桑虞之類周官有山虞澤虞川衡林

圃田章第三

辛未天子北還釣於漸澤食魚於桑野（疏圃田澤西限長城東極宮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二十四浦大斬小斬即大漸小漸也所謂漸澤者疑即圃田二十四浦之一二也桑野地名）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注盡規度以爲苑圃地而虞守之也）疏東至於房（注房房子屬趙閻地有嶺山）疏吳房縣漢屬汝南郡古房子國也在圃田之東無因遠至於趙也）西至於南至於桑野（疏即上文食魚於桑野也宋玉賦云從容鄭衛淖洧之閒羣女出桑則桑野在淖洧旁居中牟之南也）北盡經林煮棗之藪（疏更徐廣注云煮棗在滎陰宛句正

穆傳注疏卷五　四

義云信都縣有煮棗田宛句在河南信都南北五十在河北是煮棗南臨黃河之口爲北境）疏許里南光二百許里（疏據水經注云圃田澤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則傳所紀里數較之於今顧合十虞（疏按下文即虎牢也水經注十虞人故處標之也）東虞曰兔臺（疏按下文即虎牢也水經注云兔氏亭北野兔陂鄭地也傳云鄭伯勞屈生於兔氏）西虞曰樂丘（注樂今河南陽翟縣音立忠曰今陽翟也翟本樂）疏春秋書鄭伯入於櫟宋南虞曰富丘（疏富或爲負丘爲負丘北虞曰

衛皆虞人也傳稱甲辰天子次於軍丘以畋於藪澤桑虞蓋林衛也疏紀年云穆王十四年夏四月王畋於軍丘則甲辰者乃夏四月之甲辰日也藪者蓋經林煮棗之藪也是軍丘之地當在大河之北矣

觀桑者章第四

甲寅天子作作而起行居范宮注范離宮之名也疏紀年云穆王十四年五月作范宮蓋在田軍丘之後穆王元年築祇宮於南鄭即鄭宮也也九年築春宮至是作范宮凡三宮其稱王母賓於瑕昭王之宮也以觀桑者注桑柘桑也詩曰桑者閑閑兮乃飲於桑中作范宮於此蓋桑林之中疏桑林衛地也疏亦十一也出因桑首出疏司桑女入之節用禁暴人注不得令妄剉犯桑

穆傳注疏卷五　五

木疏郭說非也蓋禁强暴之人不得入桑林以犯桑女耳桑虞二國禁豈有犯桑木者哉仲夏甲申天子田所疏歷十虞之所

宿祭章第五

庚寅天子西遊乃宿於祭注祭公邑疏祭畿內國注云邑者蓋畿內卿士所采之邑也今開封府東北十五里祭伯城是也王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古昊天之詩注詩頌有昊天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字當爲周字蓋昊天子命歌南山有嶲注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天乃周頌也疏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詩說接輿字從四山所以象高爲臺夫須所以從也祭公謀父諫征大戎其巡必從二十一年祭公疾穆王乃紹宴樂疏紹繼也遊也祭公

射獵遊章第七

季秋辛巳天子司戈于口來疏地名虞人次御注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注應雁來翔北也疏周之孟冬夏正八月正謂雁來賓之候也王臣與戈注下云王臣諸侯姬姓女疑是婦官也疏共戈者婦官供戈紱以備塵蔽之用也仲冬丁

酉天子射獸(疏)正言射獸對上休於深轂(注掩上章之蒙)(疏)獵于
藪得麋麑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於先
王命庖人熟之(注)庖人主飲食者(疏)仰尒夏正戊戌
九月舉嘗祭獻腥而薦熟也
天子西遊射於中(疏)方林中黃落之時草木鮮而可
射也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注)以供人之材用
音差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邴(注)邴宋下邑邴鄭邑也音丙(疏)說文
近也邴蓋休與之山在其境上有帝臺之傳基故天
子北入於邴從之博亦猶西遊宿於祭祭公飲之也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注)疑井公就之遊戲也(疏)注以邴作枋枋
同邴本音枋枋頭地名井公賢人而隱枋故穆王
書紀年甚明郭以井利爲穆王之嬖臣以井公爲噫

化人神游章第八(疏)化古亦作囮人今作囮人
至于臺乃大暑(疏)西王辰與祭公飲酒宴樂丁酉作
臺以爲西居則作臺應作祭時仲夏
也閱今年餘至于大暑(疏)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
暑(疏)之下(注)因以避
天子命賜奔戎赤驥十駟(注)赤色千里馬(疏)赤色者周
穆傳注疏卷五 九
有虎在乎葭中(注)葭蘆也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疏)奔
戎蓋八駿次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注)詩
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注)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城
牢(注)牛羊豕爲大牢(疏)虎牢者以公侯禮禮之奔戎再拜稽首(古稽
首西辰

天子北遊於林中乃大受命而歸（疏）即桑林也大受天子之命奔戎先歸祭

次宿聞告章第十

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注）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口當是蠹書于羽林（注）謂暴書中蠹蟲因云其中蠹書蠹他書引此作羽陵季秋孡乃宿于邡（疏）即房字蓋里國田東至于房北流爲南濟近陽武縣故城南又東爲白馬淵淵東二里南北一百五十步泉流名爲白溝又東逕房城北傳曰天子里國田之路東至於房疑即斯城郭注以爲趙部房子也余謂穆王里國田而郭以趙之房邑爲疆更爲非矣如道元言較近前以爲吳房蓋吳房自房城所徙耳　畢人告戎（注）雞也　曰陵音峻翟來侵天子

使孟念如畢討戎（疏）念音豫畢原是也紀年穆王十四年秋九月翟人侵畢與莧薛泽作虎牟爲一年事而書翟侯舊在十六年大抵傳所記不標年而日辰錯雜　霍侯舊告薨（疏）紀年穆王十六年霍侯舊陵翟侯即隔兩年蔡仲率德復邦蔡而霍之復侯或亦霍舊之率德以致之故史特書其薨云　天子臨于軍丘狩于

帝臺饗章第十一

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菊丘（注）君舉必書荀音聿（疏）荀有宛丘晉有渚宮丘州黎丘也爾雅云陳有州黎丘天下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郭注既以州黎丘今在壽春又云說者多以州黎宛營在河南潛敬爲河北此

于戎（注）攻戎宜如鄒衍吹律回黍谷之春

黃池謠章第十二

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疏）水經注有兩黃水一則發源京縣黃淮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又屈而北注又北與滹沱水合又北逕高陽亭東又東北至參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崇澤下爲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若然則船塘俗謂郊城黃澤即崇澤也此其導而注者也一則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平城西黃即注春秋所謂黃崖也又南至鄭城北東轉於城之東北與黃龍溝泉又屈而南流逕升城東又南流注洧然無澤名則合濟之黃水入崇澤即黃澤也又按水經注蕩水出蕩陰縣西山東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宅羌水

前四篇記見西王母此篇記見帝臺則此當九篇之舊第

出蔨陰西山之東北東歷黃澤入葛水地志所謂羨水至內黃入葛者也又云洪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白溝又東北流至內黃縣北對黃澤則此澤在內黃縣也漢內黃屬陳留郡魏郡汪云清河出縣之南朗淇水下流也外黃屬陳留郡因魏郡有內黃縣屬大名府蓋彰德大名皆魏郡也黃澤界連大河南北在河內為內黃在河外為外黃澤又居其上大抵皆數百里楚有雲夢澤方八百里北之安陸南之華容洞庭皆雲夢澤所謂江南為雲江北為夢是也廢縣使官樂與樂徒歌而諸侯廢撤也曰黃之池疏春秋黃池應劭謂之在內黃之黃澤辭璞謂在外黃之黃溝師古是辟而非應而不必也池讀佗與俄叶其馬歎沙叶梭注歎鵝也善間切疏鵝

念之

一章章七句　行叶行卿叶
荒與忘應

我徂黃竹口員閱寒帝收九行如字讀　嗟我公侯百辟
家卿如字讀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注令無
困也

二章章七句　翰叶胡甘反
行叶戶郎反

有皎者鵠注鵠鳥名皎白皃音路
鵠同鷺鷺鵠也　翩翩其飛注言得
意也疏
鷺性喜於雨雪羣飛水鳥樂而
凍人悲當作其飛翩翩叶韻也　嗟我公侯胡勿則遷
注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
家宰皇我萬民口勿作遷民
遷土注居無
禮樂其民注言
此章言白鷺逢凍尚能不拘
求安

穆傳注疏卷五　十四

一處而其飛翩翩我公侯胡不皇民而他徙乎況
居無樂而遷爲優可以教民脫此阨民音賦叶韻

三章章七句　疏菉而來然各有所當

天子曰余一人則注遊樂　不皇萬民乃登注登上
以登上
理也　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於途山注羿有窮
氏帝善射
者疏注稱羿爲帝者當是之誤也按傳內記留
昆歸玉則穆王十四年祭公薨三十一年祭公薨三十九
年王會諸侯於涂山而夢羿射者乃兆二十
年後涂山之會也諸自祔招訖謂記悔心矣　祭公
占之疏繇音占占其繇言占其易而疏
當之也　乃宿於曲山

還入章第十六

壬申天子西升於曲山口天子西征升九阿注疑今
西安縣

左傳亦曰在帝夷羿

此篇憑空考核徵引詮釋愈出愈奇宇宙間大關係文字

東哲字廣微

奇想天開非人謀所能至也

丹朱之馮身少年之藉叢皆此義非知鬼神之情狀不能發泄到此

凡三焉一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其狀如鴟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郭注曰棋謂博棋也禱祀百神則用此石也然則古者祀神卽降之而可以與爲博戲秦王刻箭於華山蓍其與天帝博卽楚詞招魂亦有篦簙六博之言然則帝臺列棋於山以與百神博而穆王卽從而博之豈不可信乎顧不曰與帝臺博而曰與井公博何也注者以井公爲有道德人則亦神仙之流疏者以井公卽井利則天子之嬖大夫於成周河洛之閒而以苦山少室太室爲冢冢

夫也或者登旅之時井公實爲其尸而神靈因以憑之故與井公博卽與帝臺博也歟一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注曰舉觴燕會則於此因名爲鼓鍾也若然則是此山自有鼓鍾諸樂器不假人閒也然則傳稱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者乃帝臺所以觴天子而奏鼓鍾以樂之因本文獻酒上缺二字遂不知爲帝臺耳此篇兩奏廣樂前之泮渙而奏者乃天子自奏而此則帝臺爲奏以觴天子者也顧天子於王母獻錦組於帝臺特遺

靈鼓天子觴王母於瑤池王母謠而天子答之帝臺觴天子於黃池天子謠而帝臺無答歌天子爲王母樹之槐以眉之爲帝臺樹之桐而迄無所目蓋王母主其國君也實主之義也故以人禮接之帝臺主一山神也幽明之別也故以神道治之其謠柄池馬與澤馬者猶渥洼池馬澤馬于阜之類皆神之也黃池卽黃澤因淺深廣狹異名耳中次七經以苦山爲首自休與至大騩凡十九山皆盤互於成周河洛之閒而以苦山少室太室爲冢

者大也苦山在少室之西二百五十六里其山綿直五百餘里凡休與鼓鍾姑媱皆苦山也隨峯異名耳穆王實於西母古今能言而見帝臺之事主今未有能言之者蓋穆王見帝臺事在十四年其年伐徐戎畋軍巨作范宮翟人侵畢薨萍澤作虎牢皆書於冊故知見帝臺在是年也十七年乃見西王母其贈答之言皆傳道要十八年祭公作祈招王感而從之不復肆其心焉是篇所載宴許男於洧上祭公欲天子於祭開國田之虞與化人遊

與井公博作虎牟歌黃竹大抵皆記十四五六年之事惟其書但紀日之干支而無年月以繫之且錯亂脫缺注亦如之故見帝臺之事遂不能明也

一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瘞也飲之者不必痛此山以荊山爲首大抵在南陽之境也蓋前四篇所傳皆十七年西征見王母之事而此篇及第六篇皆東征見帝臺與化人遊之事西征還履天下十九萬里而東征近起終南不踰於濟漯不過界於雍豫宛冀之閒見帝臺而遊

化人帝臺著於山經化人卽經所謂氐人能上下於天者也而莫詳於列子古者化字皆平聲讀如同近低轉灰與訛無仄讀者見於莊老楚詞漢賦皆可考也然則化本音同故知化人卽今同人也六朝而下化字皆仄讀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以化叶爲則同音也莊子秋水以化叶馳移爲亦同音也離騷以變化叶江蘺亦同音也後世化字無同音而外國道人來中國以儒家字繙譯不知化字有本音也遂以同字代之譌至於今千餘年同

人滿天下而不知卽穆王時之化人也按大荒西經炎帝之孫靈恝生氐人是能上下於天卽列子騰天回教登霄之說也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應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

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月獻王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上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絡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之上而不知下之據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

一統志作別諸彼爾明史作請扶爾扶音奧

細嘗皆非人閒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悟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

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臣疑聾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王大悅而諸志略說西域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尊號爲別諳扶爾猶華言天使其教尊以事天爲王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有篆草楷三體又有陰陽星歷醫藥之書風土似江淮自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

霄傳其說稱天爲眞主稱謨罕驀德爲聖人其傳略曰聖爲讖叔所擠傷傳以謨罕驀德作穆罕默德其額下掐黑勒也宿於姑家忽四天仙曰者白勒依勒曰倚思喇飛勒曰彌咯依勒曰禮白堄勒召聖登霄凡有所見四仙指明有人四起前後左右呼聖不應此四起者迺特爾撒與誅獲歹設疑行術幸爾不應爾之教生不轉外道復見老婦金珠綠服頂掛珠絡迎聖前呼而右亦右而左亦左聖不復顧此即藐耶嫁無數夫都被殺害幸爾不顧爾之教生雖被

所誘終脫永苦見白后孔出牛漫野此后孔者教
生之口牛所言無益之語既出於口不能復入見
老壯少聖挽其少挽老不久挽壯不盜幸挽少年
教生平安直至世盡復前見仙水蜜乳酒捧碗各
一聖惟飲乳爾之教生悉屬天堂復前見仙捧衣
四色白綠黑黃聖取白綠爾之教生不入火獄復
前見人擔柴不勝復加一束柴即蔓那彼擔柴者
忙蔓那人期家務齊方理功課無常到來兩無所
濟復見井邊桶汲無底此沽名譽伐善務誇雖齋

拜施如稱盤內毫無觔兩復見前人坐地慟哭乃
野梯目覩辛苦楚人莫能知王命仙以寶座來迎
座有兩翅極東彌西聖登寶座奮翼上昇無數飛
烏排列迎聖翅肩相接盡日出沒王造此烏食飲
睡雜俱從翅生自立世盡毛無一落復前大海水
面向下其底朝天懸於空中世之所有海中盡見
聖過此海風車來迎聖登風車踴躍上昇天輪復
接聖登天輪日月交纏列宿旋繞第一層天天門
忽啟迎聖大仙左右侍列兒一起人腹大如山蛇

蝎咀毒痛苦難堪銅汁傾腹聲如猪喊此吞利錢
酷擠無告曼算貧難前見一仙面如皎月昂首慟
哭淚滴如珠王造爲爾教生告饒直至世盡聖正
曼悶即時命諭穆罕默德休爲憂慮後世同爾教
生共過咆喇特橋獄火上炎爾喝一聲火焰俱熄
第二層天眾仙其體半雪半火復見一雞頭頂三
天足踏本層引須彌外食人罪尊入腹即飽渴祈
恕饒其渴即止復見寶牀坐一仙人顧右而喜笑
容可掬顧左而悲愁眉不展此即阿丹聖問吾祖

何喜何悲阿丹答言我見子孫準進天堂是以有
喜我見子孫罰入地禁是以含悲復一起人自割
自食此乃教生背談是非損人名節辦公無濟第
三層天香肉置右臭肉置左灼爛臟腑其聲如驅
子也婦倒懸乳火刑笞撻其聲如牛行淫男女受
此果報第四層天天門忽啟仙登寶座列侍無央
因得患見穆罕默德徹匪爾教徐二聖母妻寶光天
房四方四門每門一柱珩璒明珠金銀生成前建
銀塔謨民高念納媽資聲即徹是雩者白勒依勒

第一天 佛教二十八天 連三界而上之 即堅說也道教 四方各八天合 三十二天則橫 說也回教七天 亦主堅說但餘 已登仙猶見層 層罪罰業報則 是天上亦有地 獄矣何取於登 天爲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登塔上亦念邦格納媽資聲徹於上方衆仙齊集
彌咯依勒登玥瑁上念虎吐白倚思喇飛勒率朝
禮祈將功課回賜給與穆罕敎生復見天仙坐寶
座上相如滿月面帶愁容衆仙攘擁列衆無央右
列衣綠光皎如月左列衣黑口出火焰一仙軀大
執牌向樹葉雜明暗一仙兒惡遍身皆目端視此
牌面置一盆蘆邪多大是盆多大手取魂魄其人
隨亡七天七地不緩須臾蘆邪男女注明葉上葉
亮知好葉暗知歹如葉黃落卽知應死視牌除名

直至世盡第五層天無數袋囊前架二盤風雷雨
露霜雪滋潤應布多寡是盤較定一點一仙送於
下界五穀蔬果草木花卉一粒一仙保守至熟第
六層天見一天仙頂阿勒始兩目仰視口噙一籥
又見一仙阿勒始下踏地七層又見一仙足在地
上七萬百口口七萬舌出七萬音悉稱讚主展七
十翅浴慈惘海翎毛滴水一點一仙讚主讚聖直
至世盡第七層天乃卽者白勒依勒所見四寶宝
座置尊經一討喇特一引知禮一澤布爾一府旗

歌佥復見大樹明珠赤金合璧生成樹出聲音音
皆讚主聖欲前行忽見白勒依勒者辭彌咯依勒
卽以翅肩接聖過海復過火海及無數帳彌咯依
勒亦如前辭於是倚思喇飛勒復以翅肩接踰七
大海過七萬帳及此倚思喇飛勒辭三仙同稱丘
分界限僅得及此再難進步忽飄珠毯聖登其上
憑虛而御過無數帳至大幔帳一曰光明二曰大
能三曰尊大聖至其前珠毯忽逝永悠澄寂絕無
聲臭聖步上昇復見寶帳聖弗敢前忽聞妙音清

虛無極諭於聖曰爾其上哉聖遵命拜諭憑何物
來見於我奏憑功德侍奉尊大棒阿勒始從旁作
證委實萬物通無有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是主
首僕是主欽差主眞諭曰今爾所祈我悉準爾聖
因感謝復求眞主能如者白勒依勒翅三百六十
六十萬翎屢翅日月山沒所否曰爾有髮六十萬
根搭救敎生亦六十萬能如命仙朝阿丹否曰我
命仙朝拜於爾因爾之光在於彼首能如與倚十
喇希默火化蓮池曰爾後世同敎生過咆喇特僑

火焰上昇即時冰冷能如穆洒得與海水匪爾敖
尒人馬沒否同敖生過哋喇特橋我即命爾其細
如髮其快如劍其黑如夜容易過去能如主與數
喇媽納風牀一張臣宰登上飛禽張翥走獸列屏
神鬼擁道行千里否曰爾片時過七重天奚止千
里能將兵馬狠風刮去筋骨折否曰後同過哋喇
特橋我命是風盡將外道吹入火獄吹爾敖生盡
進天堂主降四讚及七寶號總為拔德脫離罪獄
一讚於主化生萬物止一獨尊二讚於主至大至

能造化萬有三讚於主不受所生亦無所生四讚
無對亦無比配凡人念讚今獲安窟後脫永苦聖
至天門守者謂聖八天鎖鑰皆具汝手以手扣戶
天門忽啟雞立仙杜千四百翅翅七百翎謨民念
邦格納媽資聲徹天堂仙女之首凡世人交還納
媽資讚主讚聖雞出美音七十千樣天樹葉動仙
鳥齊鳴仙女觀看下方朝拜願祈侍奉四大宅院
每院四千宮殿樓臺珍玩龍榻仙姬雲髮娥眉星
列綺羅成錦又四宮殿殿從東起欲度往西至死

不竟前一涼亭明珠生成主造此亭回賜兩等不
取難債為仇取和復前四河乳蜜甜醴泥淤成香
沫凝為片香河流香食河流食一河廣闊考賽爾
池池樹土巴葉覆天堂光耀上方每葉坐仙讚主
讚聖仙櫃內貯列聖遺珍一為戒指前賜阿丹褐
服前賜倚卜喇希默寶印方戟仙劍前賜蘇賴媽
納仙棒前賜穆洒征討冠縧前賜倚恩哈克後歸
上界令轉命星寄與四配戒指褐服給額卜白克
爾聖舅又以兵械給罕穆澤則為聖叔以冠縧給
駭慟近詢一親曰候多年冀爾祈饒聖傷垂淚方
欲求祈即時命下將爾敖生分作六分以彼四分
我與恕饒二分許爾搭救父母爾祈四萬事悉準
爾歸耶止耶聖乃奏言昔者爾撒登霄未歸以致
敖生俱轉外道祈即歸敖揚主恩威主準求祈乃
命仙取光明寶牀令聖乘回聖登寶牀忽至姑家
夜已半矣姑禮拜畢訝從何往聖陳登霄姑喜是

實早至寺與撒哈白言內誅獲歹涉疑不信遁歸
至家市魚令烹撿器汲水及至河邊解衣而浴起
視自軀已化為女尋覓衣物杳無踪迹有男引歸
為婦七年育有二子復至河邊衣器猶存仍化為
男更衣擔水急歸至家魚猶未熟因信聖言登霄
非虛復至寺中聖呼曰來爾將所歷說與眾知誅
獲歹陳因自悔罪永為順命其傳如此穆罕登霄
即化人之與王神游也明史亦以回回祖國為默
德那其王為謨罕驀德又稱回回設教之祖曰馬

哈麻首於天方行教死即葬焉其左有司馬儀墓
天方稱為聖人則未知馬哈麻與謨罕驀德孰為
先後也極西之人謂回回諸國始祖馬哈默之教
各立門戶自相排擊即古傳回教以事天為主今
變曰清眞謂之眞主猶所謂維皇上帝無甚異也
今回教盛於中土而其本國及五天竺多奉天主
教謂天主降生於如德亞國故稱聖土當春秋時
有二聖人父曰達味德子曰撒喇滿又謂自生人
到今止六千年其國之書記之極詳似所稱天主

麻上默音之轉耳

外教亦然何況吾儒

所謂反視其室已有挑之者一笑

河東郭璞注
江南檀萃疏

古文疏汲冢書出於晉時略見於荀勗衛恆傳中惟束晳傳爲詳勗傳但稱武帝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而已恆傳但載爲四體書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猶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說之是惟書注而已其餘某書及卷數俱不詳也惟晳傳載各書篇數而云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據此則自第一篇至第四篇皆紀西征見西王母之事第五篇紀見帝臺之事皆爲穆天子傳本文而此篇獨紀盛姬則雜書十九篇中之一篇也當時割而附於穆天子傳遂爲傳有六篇耳蓋雜書十九篇內論楚事一卷及此一卷而餘十七篇皆紀周食田法焉今按此篇紀盛姬最詳而第五篇末皆以爲見帝臺今其文中無帝臺事而注與井公博分井公爲二以爲賢而隱者疑束晳所見必有全文治永嘉之亂其文或缺遂因缺文而不得明耳晳經籍志載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則今卷數

勒示石閭第一節

之虛皇帝之閭乃宗九觀以詔後世注此復是所銘勒封建也殘缺字多不可推考耳疏之往也皇同黃黃帝也閭石閭所封禪之山也先王文王也六載禮記文王官人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人復既成以觀丈用一日取平人而有慮二曰取憙專

今吳人呼田臘草草地爲菹音宜疏郭引管子者明菹臺在齊也臺在菹中因名菹臺也說文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蓋跡之類生獲之也於是白鹿一牾棄逸出走注言突圍出牾觸也或曰所驚鹿迕猶驚也疏棄古乘字郭意雨解或疑乘鹿而實非也傳謂諸獸已就紐獨白鹿脫紐而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獲焉注自此以上疏說逐得鹿之狀疏渠黃之乘天子副車也柏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者也天子乙之注乙方言耳疏言於獲鹿築乙以表識之重其地也注謂非也是曰五鹿官人之地是乙注乙同牾疏五上言鹿牾此言五鹿倒文耳官人者郎官人於后閭之下蓋古明堂之處故封禪文亦曰登介乙獻其皮是曰乙皮獻其脯是曰乙脯疏乙皮乙脯蓋隨所獻之處而名爲皮乙脯乙也但語倒耳天子飲於滭水之上注滭水清滭陰滭陰

此篇記哀傷感溺而光從石閭勒絕迹史氏之微辭也

音省疏地志潞水出東郡武陽縣至高唐注河桑陰曰水出高唐潔陰縣故黎邑也前志潔陰縣屬平原郡後志縣省

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注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乞食者應在上文是曰五鹿乞食於野人處者也疏是曰甘者謂甘上也注引五鹿乞食者應在上文是曰五鹿之下而顧於此者蓋引而比類言之未以左傳之五鹿當穆傳之五鹿也杜注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是有兩五鹿矣補注云今大名府元城縣其屬元城縣者即沙鹿城屬開州者此衛地五鹿是也今開州亦屬大名府元城其附郭則二五鹿皆衛地矣

癸酉天子南狩白鹿于潔口注白鹿南向而望祭於潔也疏謂用白鹿南向而望祭於潔也

乃西飲于草中注草野之中疏草大澤之中故能奏廣樂大奏廣樂注大謂盛作之也疏謂盛作之也

是曰樂人注亦以紀之疏謂歡樂萬人之上也

穆傳注疏卷六　三

納盛姬第三節

甲戌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伯之子也注盛國名疑上說姬事公缺

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為諱之盛諱成同姓者疏缺者有數字當云天子西北至於盛盛伯獻女姬姓也改成稱盛諱以同姓為嫡也杜注盛國也東平剛父縣有鄆鄉補注今兗州寧陽縣北盛鄉城是也堙城牆即剛父故縣是成鄆盛通稱矣鄆出文昭國滅歸魯為禹氏采邑補注謂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故城耐即古成城也然成鄆二何別註又水經注云虞縣故城東有漢司徒盛允墓公字伯恒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興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荀悅曰元帝諱奭之字曰盛爽音釋盛也氏當出於召公亦同姓也百世不通豈其然乎

天子暘之上姬之長注盛伯為上姬姓之長位在上也是曰盛門疏門也天子乃為之臺注為盛姬而築臺疏表盛門者為盛伯築臺為姬

是曰重璧之臺注言臺狀如疊璧

盛姬病沒第四節

戊寅天子東狃於澤中逢寒疾注寒得疾疏狃同紐即上文紐歟也澤即天子舍於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名澤曰寒氏注以名澤也疏言盛姬在此遇風寒疾也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注得之速也傳曰何其給也

是曰壺轅注壺器名轅音遄速也與遄同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沒天子哀之注上疑說盛姬死也

是曰哀次注哭泣之位次疏即以為地名

穆傳注疏卷六　四

殯廟第五節

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注先王之廟自在此者漢氏亦所作有廟焉疏轂丘地名漢于郡國立先帝廟也

立內外喪主第六節

壬寅天子命哭注令羣臣大臨也

啟為主注為之喪主即下開殯出棺也疏啟字為句既夕禮聲三啟三為啟殯而葬也為主者刊重木以明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設重在小斂之前而此於啟殯之後者異從其變

祭父賓喪注賓贊禮儀疏祭父祭公謀父也賓謂為賓去聲

天子王女叔姬為主注叔姬穆王之女也音蹙座疏說文姬訓疾也助何切字書安也輕也又少貌音蹉

天子□賓之

遍以賓禮命終喪禮（注命持喪待叔姊喪盛姬年小也）於是殤祀而哭（注殤未成）

陳具第七節

內史執策（注所以書贈賵之事內史王冊命者）官人（供）升（疏升古其字言命百官人各供其職）曾祝敷筵席設几（注敷猶鋪也周日喪專仍几）盛饋具（注饋食）曾祝奉饋而哭（注待饋者禮曰御者入浴疏浴尸也）祈而哭（注祈同所所祖也言捧所祖而哭之也）殤夕而哭（注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抗衾以藏尸疏謂抗衾以音行者音字蓋是渻字之誤渻同牀謂當以渻行之也）陳具（注大斂也疏陳肵疏肉胾也音移醢醬也）魚腊（注乾魚）糗（注寒粥也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而郭謂之寒粥者熬而非煮之豆韭菹醢（注韭菹疏朝事豆韭菹醢）百物（注言備有也）乃陳

浴也爲外喪也若內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是抗者蓋內御非小臣也鬳夕哭者捧觶而助既夕哭也○又藏器上加帷荒之見上加折折上加抗席抗木皆葬禮也則上文所應作祈而此云抗者蓋執抗席抗木之人也既夕禮遣奠後甸人抗重史讀賵公史讀遣然後御柩發輸則知御抗儐葬也

飯哭第八節

乃飯（注飯放者也斗斟水枋也疏斟應作斟君之容四斗以虞人出木角角謂斟水之斗也以角爲浴尸之用也）佐者（注佐飲食者）衣裳佩（注佩所以吹者）巵（注巵圓如卮）匜（注匜如孔敦所以）實于左（注實米貝）實于右（注實玉）飯（注飯含）畢（注事畢）哭（注哭者也）且徹饌及壺鼎俎（注皆佐主爲之）眾

承斗而哭（注喪虞人出木角謂斟水之斗也疏斟應作斟君之容四斗以虞人出木角角謂斟水之斗也以角爲浴尸之用也）佐者（注佐飲食者）衣裳佩巾而哭（此蓋執抗席抗木佐飲食者）與上佐者不同（疏上佐疑笙上宜作籥）樂（注如笙疑笙亦竽屬）籥（注如笛三孔）笶（注今觱篥所吹者）巵（注巵圓如卮）匜（注匜如盤）實于左實于右（疏此言樂人陳器而哭）百工（注百工衆官人各執其職事）以哭（注百衆也）眾官人各執其職事以哭（注百衆也）（疏百衆無缺字）曰士之佐者哭（注士者也）且徹饌及壺鼎俎（注皆佐主爲之）眾官人各（供）其職皆哭而出（注事畢）井利口事後（田）而收

(注)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井利稽後出不及輦故收縛之(疏)郭之二議前議優

祖載發命第十節

癸卯大哭殤祀而載(注)載訖車也(疏)鋪張極盛然終以殤禮行之而載於祖奠之車不踰禮此三代之古風也

之南(注)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口之喪視皇后之葬法(注)視猶比也比用皇后禮葬之亦不邦後于諸侯(注)疑字錯誤所未詳也(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盛姬之葬雖用后禮而不侯同軌之畢至者閒之也不邦後者不侯諸邦後來也

河濟之閒共事(注)供給事也(疏)河濟之閒附近諸國供給葬事也韋穀黃城三邦之士輦喪(注)輦謂挽柩車發三國之眾以示榮侈(疏)韋穀黃皆國名附近於盛國者同姓之子弟獨為一行也執職之人倍之(注)執猶

穆傳注疏卷六　八

也柩車所以載棺者天子龍柩而椁幬七萃之士抗者即車(注)羣棺置以就車曾旗常亦名

祝先喪(注)導也疏所謂祝執功布徙柩登輪也鼓鐘以葬龍旗九旒(疏)鼓鐘以下棺舉龍旗則天子龍旗交龍之旗鳥以建鼓(疏)鳥隼之旗舉則鳴鼓獸以建鐘(疏)熊虎之旗舉則鳴鐘龍以建旗(疏)交龍之旗舉則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閒畢有鐘

旗以勸之(注)令盡哀也(疏)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注)為節音節彌猶低也(疏)止哭者節其哀也彌同靡音米節之者節其勢逸暫停而憩曰殤祀

大哭九而終(疏)又舉殤祀也九哭二十七踊

喪主即位第十一節

喪出于門(疏)出殺匕之廟門也喪主即位(注)就哭位(疏)喪主伊尼也周室父兄子孫倍之(注)倍倍列位也(疏)倍同陪矣諸侯屬子(注)宗屬羣子王吏倍之(疏)言諸侯之子有屬籍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及王廟羣吏共為一行外官即所主在外者疏外官都邑之官與王所屬七萃之士共為一行也姬姓子弟倍之(注)盛姬之族屬也(疏)謂盛姬同姓之子弟獨為一行也執職之人倍之(注)執猶

穆傳注疏卷六　九

執事也百官眾人倍之(注)百官及庶人在官者為一行哭七重(疏)蓋七行矣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注)百人為一倍萃聚也而哭長哭不踊今俗之送葬者亦然踊則大哭有節一哭三踊者也行萃百人三十行則踊者三千人矣(疏)哭者低聲皆言其修也蓋陪喪主者共四十三行皆男子之送葬者也

女主即位第十二節

女主即位(疏)根姓也嬖人羣女倍之(注)嬖人王所愛幸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注)疑同姓之女為大夫士妻者所謂門宗也詳春官宮人倍之(注)宮人即官也(疏)天官九嬪世婦女御春官世婦每宮鄉一人則十二卿矣下大夫四人則二十四大夫矣中士八人則四十八中士矣天官不言數然皆為官官人矣官賢庶妾倍之(注)眾庶散

妄也(疏)爲其賢故擇而別爲一行也哭者五倍踊者次從(注)以次相從(疏)哭者五行通上之倍者共九行踊者以次從哭不分行也以上皆女子之送葬者以陪女主也

宜命第十三節

曰(疏)宣天子之命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疏)哭行一里擊鐘止之曰(疏)又命之臣人哭于車上(注)御棺不得下也　曾視哭于喪前七萃之士哭于喪所(疏)臣人有曾乘車哭于車上曾視前極故哭於喪前七萃之士衆及喪所而後(疏)又哭所止次曰(疏)又命小哭錯踊三踊而行行至五里止之也(疏)小哭則交錯而踊至止也次(注)次舍也傳曰三踊而行至五里止之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乃休(注)三十里爲舍也傳曰遊君三舍休駐也(疏)哀

穆傳注疏卷六　十一

次地名已見前目敎上之廟至哀次共九十里自哀次至重璧之臺凡百五十里是行二百四十里乃休於臺也臺爲姬築故停極於此而殤祀之也　天子乃周姑繇之車是曰罔罩(注)決水周繞之(疏)繇音遙罔音眞以號其水也(疏)姑繇大木生於河邊而水因得名是知重璧之臺臨河刊槍溝引水而圍喪車也是曰罔罩者非以水名蓋以名其停喪之地也罔音憫罩音召(疏)(注)於此復祭之(疏)平聲曰殤祀之亦天子命祭之

曹侯那侯明哭第十四節

孟冬辛亥(疏)月甲戌納姬戊寅告病凡五日壬寅命哭是前二十五日而死也甲戌至辛亥三十八日也辛亥朔日那侯曹侯來弔(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也(疏)二國同姓又近喪次故來弔之以天子告不豫而辭焉(注)不豫病也

具官見遣第十五節

王子天子具官見那侯曹侯(注)具其官備相見　天子還返(注)還返(疏)還音旋將歸那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注)武跡(疏)武一跡舉所未聞(疏)執行朝禮也武步也言二侯拜見其步一者尊等耳益上公朝位賓王之閎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那侯曹侯其爵等故其步一也春秋時曹爲伯爵然侯伯位同　天子見之乃遣那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注)言不以喪廢禮

出憲行喪第十六節

曰(疏)此又引起天子出憲(注)憲令以或譖賄(注)此以上似說賄賂事衣物曰

徵音遂(疏)注義不明此言警示於眾曰天子有令各隨所有或(疏)或賵故下天子使嬖人與伊尹叔姓百嬖官諸各有賵也癸丑大哭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注)停三日也殤祀如初(疏)行喪者車行也張大次於葬所故曰大次也自重壁之臺百五十里而至於樂池葬所故曰五舍於大次也停三日者俟葬具之備也連日殤祭如初也殤祭必厭蓋弟成也謂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未有成人之威儀也其祭簡略而易行故祭之多而不至於褻此亦穆王之難割所愛而爲禮之變耳辛酉大成百物皆備(注)送葬之物具備

葬贈第十七節

王戊葬(疏)是日葬史錄錄鼓鐘以亦下棺(注)窆也(疏)錄音徭徭役之人即三邦之士輦喪者錄其姓名以齊眾鼓以趣引鐘以止哭也亦古亦字窆時張帛幕其上也周禮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嘉以與匠師而御柩猶此禮也七萃之士(注)士謂人士(疏)七與士錯踊女與女士謂人士者分男女而言之喪下者言棺之下也昧爽天子使嬖人(注)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注)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疏)其義猶明器也喪宗伊扈(注)諸侯則太子主喪則稱贈用變變(注)宗亦主變裳者變化之裳也名玄主叔姬贈用茵組(注)茵褥組綬(疏)百嬖人官師畢贈(注)言盡有隧士號也禮記官師一廟(疏)嬖應作辟君也百辟諸侯及卿士之人與羣士無不贈賵也井利乃藏(注)藏之於墓所(疏)井公利乃納於壙中也

反哭祭第十八節

報哭于大次(注)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疏)反哭而祭於虞次中之神次也□(疏)即舉小祥之祭者姬本殤祝喪罷哭辭于遠人故以日易月而祥之從略(注)辭謝遣歸(疏)祝喪喪祝之官諸侯謂耳喪祝於是命眾罷哭也爲盛姬諡曰哀淑人(注)泰人短簡曰哀天子乇人(注)爲乇作名是曰淑人之乇(疏)天子乇人者以人名乇爲乇人也諱言陵但乇之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姬思哭(注)思哭盛姬(疏)謂思想盛姬而哭之是曰女姬之乇(注)因以名乇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乇(疏)舉魚菽祭禘略也

征行卒哭終喪第十九節

己巳天子東征食馬於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注)未詳所云(疏)食同飼飼八駿也徒擊鼓謂之棘急也亟也鼓之急者所謂罕也以喪故不奏廣樂但罕之且不歌也馬主者馬步冬所祭也蓋祭馬步於漯上而鼓之以禳馬災曰馬主之乇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葙臺(疏)即前所細歌之處甲戌天子至于囚氏(注)未詳始緐大木也名國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緐之木(疏)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頻疏因氏之國山海經云尋木音遙山海經作榣槐江之山陰多榣木大木也其上復生若木乃木之奇靈者想三代之時中原氣盛亦有此木猶如河圖之書未可以後世不見并疑之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祠畢哭(注)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疏)舉大祥之祭卒哭終喪

也終喪于嚻氏(注服闋)(疏嚻氏)者國名也已卯天子西濟于河嚻氏之逐(疏逐同隧)路也由此路至茅尺庚辰舍于茅尺(注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注哀未忘也)(疏禋祀奏樂)是曰素氏(疏名茅尺為素氏也)

永念納諫第二十節

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注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陘(注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於兩柏之下(注有兩柏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莫豫上諫于天子(疏上諫者上諫書也)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

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注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疏以新叶人皆韻語也當時七萃之士每進讜言所謂侍御左右無非正人也)天子哀之乃又流涕(注聞此言愈更增感也)是日輟已未(疏輟止也)已未乃王戍葬前之三日也已未而後至甲申二十六日哀愈甚蓋豫言而止

歸周第二十一節

乙酉天子西絕鈃陘(注即鈃山之坂一云陘山之山吉日癸巳)(疏郭引竹書紀年云癸巳遊於本然錯亂不明固存於注中以示其慎也)乃遂西南至于鹽(注鹽鹽也今監音古)(疏紀年云穆王十五年春正月留見氏來賓作鹽池也蓋在見王母前解池也)(疏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薄與蒲賓輪之陘(注今輪橋山南懸絕中央有兩道)(疏賓音之轉即蒲子山)賓輪之陘名(注地)於是禋祀奏樂(疏禋祀奏樂顛左傳作顛輪杜注云顛輪虞邑河東太陽縣東北有顛輪坂今在平陸縣東七十里)是(注虞國名)(疏當作虞今太陽縣庚申庚寅)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附穆天子論

白石先生曰聖人序四代之書莫詳於商周經秦火後商書亡其過半周書所亡不多篇目具存文武成康而後尚書所錄者僅及穆王平王平王無足論而穆王之命訓藹然西京忠厚之風此聖人所以取而著於尚書以垂憲後世者也此外周書七十餘篇皆文武成三王自後無書至穆王而復作其序云周王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謀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維艱恐貽此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有歸方永四夷入蠻俊尊王政作職方是則穆王之著作錄尚書者三篇見周書者三篇皆典誥之遺音而史記亦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不返卒不赴告至於諱之其衰可知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閱文武之道缺乃

此篇奇思警論盾開覺屬或正或諧念出念有每一披讀令人得未曾有令人應接不暇披公之海外文心至此無以加矣

申誡命周室於是復寧亦可謂中興矣宣王中興僅四十餘年而盛業不終王師屢有敗績其卒至杜伯射王於鄗而穆王受命　中身如文王享國百年如堯堯老得舜攝而穆王年至百四五十猶會塗山作呂刑老而不倦且紀其世無敗績之事雖外傳稱荒服不至然考之紀年及穆傳未嘗不至也其享歷過於文武成康中興盛於宣王而其巡遊所至幾踐軒轅之迹可不謂神靈乎惜祭公殂後其時無召穆公尹吉甫之能雅者以詠之是

以美不盡傳耳至其在位尚書明言百年矣而紀年止曰五十五年後世遂因之則是年且見遺矣況其事蹟哉竊惟古者天子莫重於時巡時巡而後能朝諸侯執玉帛者往往至於舊國夫曰舊國則是罄西法之所謂五大洲之地盡撫而有之而天子又時時親至於其地是以四荒之遠莫不有遺蹟之留焉自唐虞定之以五載成周制之以十二年可見前此並無常期天子欲往卽往以卑俯簡而駕馭神也故人皇駕六蜚鹿五姓同期駕龍

龍炬神駕六蜚羊皇次駕六蜚麋皇覃駕六鳳鳳柏皇駕六龍古皇神聖旣膺天命必賜之以神靈之服馭俾其周還天下盡納於在宥雖以帝升王降至於有夏禹乘二龍過海道經穿胸之國啟舞二代以巡大樂之野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二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此又顯著於素臣之傳者而況黃帝帝嚳與禹皆受靈寶龍躋八威召龍能檄召鬼神以接萬靈者乎然則穆王之得八駿在於西極鄧林之外而數且過於人皇炬神皇次皇

覃柏皇之所駕焉蓋亦天之所授俾得肆其心以窮其車轍馬迹之所極也昔轉輪王王四天下時恃金輪象馬之寶於未降伏地爲我降伏天輪旣轉卽向東行所到地方象馬身兵卽停住止宿諸國王等金粟銀粟爭來奉獻請王治之王卽飭言令諸國王如法教化仍自治其國如是而已其於南方西方北方亦然所以王四天下並非籍其土地人民使歸之於一人也然則古帝王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亦猶此義耳豈籍其土地人民郡

縣其處然後爲吾所屬哉況乎王畿之外皆歸列
侯王朝不爲置吏何論八荒之外而所以能統屬
之者在於時巡一過則國爲吾國人爲吾人
所以統御之廣至於萬國爲算數譬論之所不能
測後儒不察以五帝萬國在禹服九州之內今合
計州縣九州之內纔千五百餘耳且盡王畿之方
千里而算之若分算八州以爲萬國則一縣且分
爲八九國其何以國哉故知古皇方域地過日月
之表總以王巡爲至而所駕或鹿或羊或麏總謂

之翡至於鸑鷟鳳鷟龍尤爲飛行絕迹取其往還迅
速不遺衆於地方故可以頻出頻返相安於不驚
耳轉輪之試象寶也於日初出時乘彼象寶周迴
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周帀旣已還至本宮不
過進小食時其試馬亦然其濟勝之具無所不備
然後捕逐八荒如履閫閾穆王之還反天下億有
九萬里猶適莽蒼三餐果然不猶是乎穆之八駿
既可比於象寶而造父參伯耿儁等及與七
萃之士又可附於臣寶將寶之屬宜其東升西宴

南架北行天子無所不至至則無不服從所以庶
幾於軒皇之迹也且軒皇遠迹所駕赤虬又得大
丙鉗且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
使而自走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雁於碣石軼鶤雞
於姑餘騁若飛鶩若絕朝發樽桑日入落棠非廬
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
六馬此以不御御之者也造父雖不逮此然上車
攝轡馬爲整齊而敏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馳騖
若一周旋若環所以躡影追風動輒翔行千里其

助神聖天子之聲靈又豈下於鉗且大丙耶且其
時天子守禮不事荒淫故穆會塗山與啟享鈞臺
湯命景亳武誓孟津成蒐岐陽康朝酆宮比盛左
氏所謂六王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諸侯所由用
命其車駕之完備神驥之馳騰巧御之調適一蹴
即至一適即行不擾於諸侯諸侯胥問又示之以
禮以整齊鼓舞之所以享國至於百年征無不勝
命無不行由動於時巡聲威之所震也孰謂巡狩
而可廢哉經稱轉輪聖王出世時此閻浮洲清淨

止縱橫域中耳而長城之外不敢越一步焉嬴由此亡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故巡幸寖爲萬葉之烱戒漢皇不鑒繼踵祖龍陸出則萬騎千乘水浮則舳艫千里以世宗之聰明天縱而至與嬴氏同譏謂非巡幸爲累哉此二君者巡幸不出於域中往返不過數千里已遺大害於天下況能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往返輕便如穆王是知封建井田巡狩相爲維弊封建則諸侯世守其地人民世安其業而田制益修井田則澮川各達於海道路各達於畿而巡行無阻蓋井田之法起於黃帝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所謂分州者非禹貢之九州乃人皇之九有也禹之九州幾內之州百里之國九畿外八州州百里之國三十凡二百四十九國黃帝萬國固盡八荒之外而言之漢史紀大秦有城郭郵亭田作種桑柘使至境萊驛詣都給以金錢又有飛橋數百里可通海北諸國此皆黃帝井田之遺法也大秦今之如德亞國在吾洲之極西過此則爲歐邏巴洲爲古崑崙境黃帝之宮豐隆之葬先王之懸圃先王之策府皆在其地焉夫曰先王則不獨黃帝時所往來卽三代之王未嘗或忘其地方而不語其路逕蓋歷代之外圃與藏書在於是道書亦言帝嚳祕藏靈寶天文於鍾山可見隆古之治無中外井田封建彌於三極八維亦無夷夏之分其人皆等倫其道皆通達不聞畛域隔閡宜乎四達之皇皇徑捷倍後世矣自井田壞而封建廢罷侯置守視所治如傳舍無從盡力溝洫故病補以數年之靖養猶未完蓋廢井田封建而議巡狩弊未有不至於此者也今夫地從王人遊空虛者未有先問王人而乃理翮整翰者也故能循乎自然而翔行於至捷萬國皆井無有中外此亦自然之勢也其捷可知矣水行亦浮於空者也江河池湖或有王者茫茫大海誰爲王者哉望濤遠決罔然鳥逝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耳萬國皆井直道疏通亦寓實於虛之法加之馬車御巧

駕輕就熟倏欻翻騰其勢可知夫舟車之用一也舟得其便而一朝可以三千車乘其通獨不可以一朝三千乎大海之水依然而大地之塗久變則通塞之勢殊也自古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西北滿於地東南滿於天雍州極高古以爲神明之域其幅員遼廓直極於大荒以西而周乎海外古皇神明之裔胄多居於其地後世仰之以爲西方極樂國咸願身沒往生其中儒道兩家以其地爲崑崙而釋氏以爲須彌山王人居其下仰視日

月踈人上者與月月隣爲四大天王超日月上則爲忉利然日月猶照及之也其照不及者爲須彌山王人居其下仰視日月踈人上者與月月隣爲四大天王居山半腹俱有離於山也皆得以天名之四天王之四

此直以穆巡所歷國土當之奇絕快絕細思之亦大有道理蓋王母既不見人間人此諸君長又豈入間人耶

南天王謁宣律禪師且尊以賓禮見穆天子宜執臣禮也

戲論通一至於是隨手又拉一案妙

其人卽共吾人居欲界而爲六天者也凡男皆爲天子凡女皆爲天女以其所生所住亦各一天耳經稱如來說法有來聽法者皆狹幾萬天子與俱而其君長亦稱天王則是春山之君吾赤烏之君卽此輩也貴賤不嫌同名故五界之民亦稱天子天王則是春山之君吾赤烏之君開時溫歸無鳧皆四天王與天帝釋之類也而穆王以臣僕遇之其膜拜穆王卽以事佛之禮事之何其恭謹乎至所獻之禮不廢牛酒馬羊未嘗矜言天人清淨且爲供師攻玉未嘗爲世主服勞甚哉天人之易使也穆王與釋迦生同時而長於釋迦曾使呂侯使於釋迦釋迦涅槃在其五十五年而穆王享國百年則又獨爲老壽且與化人回遊隨之登霄因求不死則是後世之所以爲教者皆自八駿而賓於西母則是後世之所以爲敎者皆自穆王而開不亦詭乎不亦神乎竊惟古之神聖其生也既有自來而家世相傳及於天下交接若耳熟之能詳穆王房之自出房爲丹朱所封丹朱代堯巡狩至崑崙遠人思其恩德立臺表之曰帝丹朱臺與帝堯帝舜臺俱在崑崙東北舜爲丹朱與叔均佐之故皆葬於蒼梧之野內史過稱丹朱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壹馮於人不遠遷徙昭穆皆出於房昭爲所禍而擅於漢穆爲所福而架罷於九江神靈固有自矣殷人尊神先鬼周末嘗不然嘗考雅頌之詠歌以訓其子孫而告於宗廟反覆於昭陟隆若親見其在帝左右而告語之諄諄至於帝省其山帝謂文王又若親傳帝命而提耳以授之故子孫

承奉而信昭格登假之事爲不虛究之感召天人神靈且至於不測此傳先四篇皆記西征其第五篇乃記井公博化人遊帝臺享然按紀年則化人游在先而西巡在後列子周穆篇記之尤有次序謂王與化人遊大悅其言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駕八駿而升崑崙封黃帝之宮以寘王母餘瑤池穆王幾神人哉能窮世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此亦如黃帝見廣成子退而捐天下而後得聞至道以夢華胥也然其事化人也若

神若君幾於身之不有何況天下以見求道苟有志必得其人摩頂放踵誠於其人必得其道夫以世故牽纏人間之事未了不暇及此者此自棄耳帝王開物成務一日二日萬幾此事何云能了而猶求道以治其身以及國與天下而天下國家益得以治理況草茅微賤無所根蒂抱空質以遊於世動暌觸諱舉足得戾本無一事而蝸蝸之蝸敦敦之苦虛閱光陰長此絆牽而無術以自脫其痛憤爲何如哉故讀此傳而慨然遠想忻慕其事而爲之論定焉

此著論之由即作疏之由也讀至此能不慨然以抗哉

穆天子傳注疏序

白石先生檀　萃撰

拘苦時魂夢中往往心遊天外幸有如許世界尚或庶幾遇之況爲昔王車轍馬蹟之所經者其欣喜爲何如也庚戌春初於太和道藏中得穆天子傳一冊乃郭景純注本視說郛所載爲完具因取而疏之甫半旋往黑井在井藏其事遽以病返迫今三四年時閱之時置之今乃粗成而序之此書爲後世起居注令人閱之惝惝

所肇祖本史氏一門然後世起居注令人閱之惝惝欲睡此書閱之令人神旺惟恐篇盡者則以其善引人入勝耳世每以其脫爛難讀付之不論但此書埋藏既久至晉始出郭景純注之以至於今千餘年間若存若亡雖以予老坐窮荒甫得一見若不再加整齊將來遂終於無沒故爲分其章節正其句讀其缺圖處可以大意揣讀者即補其字於圖中其古字奇解竄纔之鈎天廣樂也景純注爾雅山經俱有序而此傳獨無蓋其大略已見於山經序中顧爾雅注有郭氏所缺釋者亦推驗倣像而釋之竊使後來攻此傳者即郭氏所缺釋者亦推驗倣像而釋之竊使後來攻邪曷疏之山經注有吳任臣廣之而穆傳注無人措手乃自於余余以忽難餘生無可奈何不得已而妄

想遊於天地之外高眞元妙非吾輩所幾惟生平想慕景純稗川之所爲亦尙遥途之可冤二賢皆從儒業入窮畢生之力勞於掇緝補拾而豁然貫通以獲其解脫者也故因疏此傳以志其景仰之思以貽後之同志君子癸丑春暮白石先生題於碧雞祠

附錄原序

穆天子傳注序

晉記室參軍郭璞撰

穆傳注疏卷末　郭璞序　三

白石先生檀　萃緣

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亭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窮崑崙之巨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乎圃之上乃取其嘉禾靈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加八駿之乘左服盜驪右驂騄耳造父爲御奄戎爲右萬里長驅以周厎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

穆傳注疏卷末　郭璞序　四

其幾乎廢矣

按今所傳景純所注二書爾雅山海經皆有序而穆天子傳獨無然山海經序中道穆傳最詳且題首署曰晉記室參軍郭璞撰時蓋爲王敦記室參軍也想其拘逼於敦慮不免乃託於出世外遊乎廣大以及於無窮故注此二書以見意亦離騷遠遊之寄託也二書同注於一時而并爲序之爾故今摘出以附此傳之後焉若以爲景純穆傳之序即在於此矣又景純注山海經稱傳若比於毛公

之詩傳至此書猶曰注者蓋本書以傳爲號則其注自不得以傳名也元凱託質於虬精景純分形於闇宵皆天元之氣類蒼震之英靈也元凱誠得際遇矣以景純之氣魄而遭值王敦注此二書或亦藉以閑險狹之哀而消其兒欲惜乎終不之悟景純兵解敦亦就誅其所得幾何哉

校定穆天子傳序

晉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詩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種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考書序稱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麗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欲不麗雜其可得乎此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

下然則徒御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偪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護沒於祇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敬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刻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

穆傳人姓名

扈從諸臣

鄒父 注鄒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

正公鄒父 注正公王三公天子所取正者鄒父爲之

井利 注穆王之嬖臣

梁固 注梁門大夫

造父 注造父善御穆王封之趙城

耿爾

芍及 按耿爾芍及注俱云未聞然傳與造父並稱蓋亦善御者也

穆傳注疏卷末 姓名 九

逢固 注周大夫

邢侯

高奔戎七萃之士

畢矩

圄冏天子車右

參伯 次車之倅

孔牙

諸侯

飲羯山之侯 缺國與名

鵷盤后之侯 缺國與名

大戎君胡 此內地之戎

鄘伯絮

河宗伯天 扈從主次車之乘

崑崙之人

河水之陽膜晝

鬲余之人居慮 在昆侖之阿赤水之陽

昆丘之人口吾 主昆侖而守春山之寶司赤水

赤烏之人其 封於春山之脇

穆傳注疏卷末 諸侯 十

曹奴之人戲 居洋水之上

留骨之邦長肱 居黑水之西河

羽陵之人漭時

剖閻之人溫歸 居鐵山之下

甄薛之人無鬼 居大樂之野

智氏之夫智罔 胡俱闕名智氏居豲子之澤

閼氏

胡氏二氏俱保厎鑪之山

鬲余之人命懷

夢伯居積山之遯
諸飪
濁繇氏居涓水
骨飪氏居蘇谷
重黥氏居黑水之阿
重黥之人觸鼠
西漠之人缺名有獻使畢矩受者
文山之人歸遺
巨蒐之人豲奴
祭父
留昆氏
陵子高胡
許男
高弁戎
霍侯舊
逢公
筮史狐

以上西征往還自第一卷至第四卷

以上東遊第五卷
靈異
西王母
河伯
化人
井公
帝臺

以上合東西遊

盛柏
盛姬
女主叔娃
喪主伊扈
井利
邢侯
曹侯
嘉氏
薳豫

以上喪盛姬第六卷

穆傳出於汲冢蓋十五部中之一部七十五篇中之六篇耳其書始出時武帝以付祕書監荀勗和嶠衛恆考晉書嶠傳曾不及之勗傳言之亦略恆傳第載恆作四體書勢內云太康元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味其言以是因校讎而摸寫其書法

敬侯則其祖覬也惟於東晳傳記之頗詳傳曰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囚周文王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百歲也其另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繫陰陽卦二篇亦有證據晳又稱雜而庭堅已亡潘滔謂王接曰卿才學理義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

鞏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按隋書經籍志云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字皆蝌蚪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文意大似春秋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按諸所記如此略見大概矣古者得書甚難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已爲宏富汲之家藏至數十車然較其實不過七十五卷耳孔聖沒後子夏設教西河魏文侯師之段干木田子方皆居魏西子之門人吳起事武侯孔子順亦相魏孟子又來遊於惠襄之間襄王薨至以書殉葬則其生平所好可知矣漢武茂陵所藏皆道書唐太宗至乞蘭亭以從葬而襄王所藏皆先世之典視一帝何如哉蓋其家世講湖於聖教之源流西河之風猶未泯又親承鄒嶧之緒論其所好必與世主殊或預見秦欲方張將以此藏爲率先於孔壁迫後八十餘年坑焚之難作此冢寂然存此非神明之先見陰靈之冥護乎其中周易既與上下篇同紀年又足爲春秋法惜乎書缺有間不併藏之耳倘藏之得出不大有功吾道哉憶天壤間如此者應多特不值不準而發之耳景純得穆傳之紀八駿以爲合於史記左傳而語之津津不知史左語甚略而列子周穆王篇述之極詳而不取證何也豈未見列子邪列子八篇序於班固志而漢來文士稀有撫其語者當時崇尚老莊不及列子即景純所注諸書多引老韓管尸鶡冠語不稱列子想未經通習之故是知先輩博綜亦有所未涉獵之書也同教天主入中國而列子首發明之蓋西方有聖人焉萬萬無名謂天主穆王化人即同人也因附論而併及之

白石先生曰郭景純以雋上之才挾遊仙之氣游戲於污穢沈濁宜其睥睨塵界若無足留顧其兵解南岡時年甫四十九而著作已數十萬言其注爾雅列於十三經與孔鄭大儒比烈其洞林新林卜韻諸書又取易儒京賈而獵其精且等而下之至於三蒼方言穆傳山經楚辭子虛上林咸爲之詁訓何傲精神至於每下如此蓋所受者厚用之恆恐不盡略一拈

涉而精華出焉足以不磨也景純與稚川同傳以比於皇甫摯東而不列之藝術中爲其經公亦在坐敦方怒盛仙公擲盃隱去稚川爲枕中記稱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虛臺也晉書以景純故有道豈敦所得而厄哉景純儒耳儒必自道景純故有道豈敦所得而厄哉景純遭塵後敦卽舉兵未及一月敦卽死其黨爲鯨鯢錄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何物同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晉書本傳而論定之見學大道大功在社稷亦大傳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與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僕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佑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足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佑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盡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

此東方生居長安展娶婦之故所以爲往生也

自與鬼井精見一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野按卦名之是爲鼷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鼷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佑遷后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鼷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苕瑞而非瑞幸盤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

郡亭即宮亭廬山即廬山言宮亭湖廬山君使此鼠往壽春之荆山暫來過我不宜犯之也

吉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大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

作賦之中興

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晃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於
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
貴元愼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
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晃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
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陰
水之氣來晃乘加升陽未布陰仍積坎爲法象刑
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
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餙月
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猶者
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

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
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
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
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
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
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
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
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旱極之適事不
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徵驗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

變狂狡蠭戾之妖以益陛下肝食之勞也臣謹尋按
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
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遷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
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夙興畏者所以饗福怠
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
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
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穢賞陽布
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召滯之氣隨谷風而
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
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
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
天順時宛不向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
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公澤未加於羣生聖教未被
乎宇宙臣主未盈於上聽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
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以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
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
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覩覩生官方不審則枉政
作徵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愼也臣竊惟

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恤詠於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聰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

陳所見陛下不遣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記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各

誦宵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變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池結冰此明天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璇譴敬天之怒施怖然之恩諧伶同之化上所以充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臣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

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萬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會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譽不徹於一臬價不登乎千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昧慕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驥龍之鬣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鷁鵝不可與論雲翼并蛙難與量海鰲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雖中絕乾光墜采皇運

晉週廊祚淮海龍德乘時羣才雲駭譬若鄧林之會逸翰瀾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容嗟之訪不假蒲鼠之招躡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嚴無幽人刈蘭不暇縈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翼熙冰之采不羨旭臨混光耀於埃譫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蜎蠉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驤羣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艷廢於麋采香惡乎芬賈鬻乎在故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全蹟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元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齊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泊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矜陛之短景故皐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蠐螬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罔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薇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性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壟肆梅真隱淪乎市亟卒梁生吟嘯而矯蹟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

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晉永
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
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
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
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
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
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
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着冶由法令太明
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眾乖此自然

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圄圉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
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
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
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
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搆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
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狂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
正不問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
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
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通殿省之側塵點日月
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

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後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界裔土不宜令襲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凌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入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豐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葬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焚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

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聞邏一人呼其姓名因以筮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

為是舉事者言汪庚因景純而舉事也

當是明帝太寧二年六七月間也

當是生於武帝
咸寧二年丙申
其卒於時已三
十餘歲

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
贈宏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
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淵零及康帝卽位
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
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
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

吾庸得免乎其年冀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
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倣至矣若墓碑生金
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
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
狗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躬異於常
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
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
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髣髴前後筮
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房諸家要最更撰新
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註三
倉方言騷天子傳山海經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
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盛昌至臨

賀太守
史臣曰景純鴻志絺綌治聞彊記在異書而舉綜瞻
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
辭鋒於南土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
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
通京管於前圖軼梓潼於遐冢而官微於世聽滯於
時區區然寄客倣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
塊流形元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
而厭勝難恃棄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

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
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懲哲兇竟弊山宗之謀仲尼所
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子以史之言景純未得
其正乃進論之論曰魏晉才賢不識言道齊得喪忘
物我視死生猶曰蓍故能與造物者遊與無終始者
爲友夏侯太初稽叔夜皆是也彼其優游於篡逆凶
暴之間幸則爲嗣宗之保全不幸爲太初叔夜之畢
命假不在所意豈如佛圖澄以虎爲海鴟嘲與之
遊弄兵解東市彈琴南海不大游哉景純與溫太

比論表之抗忠多被前賢
景純與溫嶠所未

眞廟元規俱爲明帝居東宮時親密王敦忌之尤深其起景純爲記室參軍猶之啟大眞爲左司馬表元規爲中領軍可稍而使之不則因而害之如公乘雄冉閔輩也三人深相結以舉大事而以筮決之先爲敦盛不吉而後及已所爲乃大吉計遂定顧在敦所不得脫太眞以譎走元規以疾行景純之不行者爲以筮終悟敦敦亦有三計之言不意敦應遽滅亡怒而害之此則敦之不幸而非景純之不幸也是時太眞以丹陽尹將中壘元規以中書監領左衛諸軍書

集京衛已固景純因昌言以止敦而死之未決旬敦亦死社稷復安者由三人共濟人謀鬼謀之力也其功大矣此所以有宏農之賜歟明帝卽位時景純在敦所猶手詔咨訪之追敦平後太眞疏於明帝云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皇遑宴處如陸阮羊與劉允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則景純之功其可泯乎哉世但知其術比京管而不知其殺身成仁以安宗社其功爲甚大其學爲甚正而非俗儒所得而與於斯也故表而出之稚川積

功在破李冰時元帝猶未卽位在景純前其留於獄也在景純之沒後皆神人也杭中記所言豈虛乎

鑫淼詩記

金兆豐

甲春康宗校

鍛楙胡永子

齊諧記一卷宋東陽无疑撰无疑不詳何人據隋志知爲宋散騎侍郎何氏姓苑云東陽氏出於東陽郡可考者僅此書名取莊子齊諧志怪之語所記皆神異事隋志入雜傳記唐志入小說並七卷今佚採輯成帙考梁吳均有續齊諧記一卷以東陽先有此書故吳記言續吳記世尙傳之採源火敎亦覽古者之快事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吳當陽縣有董昭之者會乘船過錢塘江投餘杭山旋遇放遂得無他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一頭迴復向一頭入昭之曰此畏死也遑遽引江中下(廣記長死屬無昭之字)此蟻御覽作著一短蘆甚迫遽昭之曰此畏死也(廣記作)日及此二字便以繩繫此蘆(藝文類聚無此句廣記作)他二字便以繩繫此蘆(藝文類聚無此句廣記作)欲取著船頭船中人焉(廣記作)此毒蟲物不可長我當踏殺之昭甚憐此蟻(御覽作)著船並無欲取及船中人焉以下(藝文類聚無此二句御覽作)船至岸蟻緣繩得出(藝文類聚無此二十一字)船至岸蟻得出互校補正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御覽並無其字廣記作)夢一烏衣人謝(廣記作)曰僕是蟻中之王(廣記作)也感君見濟之恩(廣記作)不愼墮江懸君濟活僕是蟻王之君後若有急(廣記作)急難之日當見告語(藝文類聚無後字御覽作)日當見告(廣記作)君後有急難當相告(廣記作)厄十餘年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悟蟻蟲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藝文類聚御覽並無歷十餘年以下藝文類聚作後昭之遇事繫獄蟻穴獄遂得免御覽作後昭遇事繫獄蟻穴獄遂得免)

(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六百七十三)

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門備之七祠今州里風俗望日祠門其法先以楊枝插門而祭之其夕則迎紫姑以卜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云子壻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紫可出異苑又云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室而去自爾正著以攺衣蓋爲此也祠竈云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涸厠之間必須淨然後能致紫姑(太平御覽卷百二十五引云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室云我是紫姑能見祭當令蠶百倍今人正月末作偃蠶爲此也)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恆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

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瞪太平御覽卷三百記卷三百十八

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佚其名路入山得一玉肫從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猥與父同入山至夜三更忽見一人著紗帽披絳綾袍云是閻山王在餘杭縣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六廣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地記云餘杭縣有民家近山嘗一夕其民與父同入山至要餘忽見一人著絳綾袍云是閻山王收齋地乃齊諸之誤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見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語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筥飯又從後門乞其人答實不知君有兩門腹大餧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噉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漸漸大須臾主人持飯出腹不能食遂撮飯內著向所出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引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食斛餘米家至罄貧二句陳禹謨補注同唯後門乞上有又從二字據補

人或有食父兄子弟者於是號哭捉以付官廣記作捉送官遂餓死建康獄中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引食斛餘米家至罄貧二句陳禹謨補注同唯後門乞上有又從二字據補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御覽作麻治者好噉膾江北御覽有江北二字華本作好噉膾本者好噉膾臘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繫之經一月盡變鼈便取作臘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臠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噉中有物塞喉不下閇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于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喚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魚本因喚家人捧蛇皮來麻姑見之嘔血而死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二引云江南有麻治者為人好噉膾大蛇喚麻治為臨得食甚美苦索魚名華本因醉麻治見之大吐膽即死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六引云江北華本者為人好噉臘臘二句

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腳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曰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廢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八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此雞每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微不異栖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

張然滯役多年婦遂與奴私通後歸奴與婦謀然狗注精舐唇視奴然曰烏龍與手應聲盪奴奴失刀朴然取刀殺奴也（白孔六帖卷九十八）

國步山有廟有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食逐覓見大城有廳事一人紗帽馮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廳事乃是古時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羣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婦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八）

吾鄉典籍見于簿錄者以齊諧記爲嚆矢凡七卷宋東陽无疑撰見隋書經籍志原書久佚是書前清歷城馬國翰從藝文類聚太平廣記北堂書鈔白孔六帖各書摭拾而成厘一卷所錄皆神異事故取莊子齊諧志怪之語名齊諧記隋志入小說家序稱无疑不詳何人考隋志始知爲宋散騎侍郎何氏姓苑言東陽氏出于東陽郡其人屬于東陽已有明證明鄭柏金華賢達傳清康熙金華府志均誤无作元非是余續刻叢書多取足本是書去古未遠特付手民以誌存古之誼季樵胡宗楙

杜子春傳

杜子春傳

唐　鄭還古撰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志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徙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嵇琢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豪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騎去驢而徒俄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哭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遍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孀孤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甲第中起高樓寶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嫠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族櫬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騙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堂宇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窓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爐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升酒一扈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

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愼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眞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訖而去、予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劒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劒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着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着極怒而去、

俄而猛獸毒龍狻貌獅子蝮蛇萬計、嗥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予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沛雷電晦瞑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而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予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搶刀又四面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又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於堦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砍或煮或燔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俯首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而涙庭中且兒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劍碓從腳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剁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促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搗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劒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恐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墮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娶爲其家以亞辭之盧曰若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傳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

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矣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鑿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于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子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惜大誤余乃如是用提其髻投水盆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若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强登臺觀焉其巔峰絶無人跡歎恨而歸復自劾以謝其過行至雲臺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

馮夢龍曰道家云丹將成魔觸害之慈鬼神所忌也愚謂不然種種諸魔即我七情之幻相耳如人喪盛殮未忘情至人無情所以無夢子春之遇夢也七情中各有未臻豈惟愛哉特以子春爲一則耳

終

森四郎傳

靈物志

織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翫堂。督劒秣見東墻下一物。凝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髭腱爪牙。皆如玉。毫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在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飼其嗜而戲之。苟或不足。寧自輟餕。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之意已懈。倦由是遵言每行日袖之。飲食特加精愛。夜則同寢。覺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果。詣坊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將辭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今君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報效。曾無難厭悔恨。我今暫脫子厄。然須捐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

方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長丈餘。手持弓劒。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賠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遵爾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悲啼泣而去。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觜。狀貌皆可憎惡。跳梁踴躍。進退獰惡。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慄而拜。四郎喝問曰。爾何來。夜叉等齜獰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故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頭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進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速死。夜叉等啼泣嗚咽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

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則遣謂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翦不敢掉謔。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巵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瞑然亡所覩。遵言良久。憎而復醒。元在所。隱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結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訖。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問初甚拒。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俗竟不對。日君今已離此厄矣。勗遵言令歸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靈物志

萬物生于情。死于情。人于萬物中處一焉。將以能言能衣冠揖讓。遂爲之長。其實靈性與物無異。是以羊跪乳爲孝。鹿斷腸爲慈。蜂立君臣。雁喻朋友。犬馬報主。雞知時。鵲知風。蟻知水。啄木能符篆。其精靈有勝于人者。情之不相讓可知也。不獨禽魚。即草木無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洩露其象。何則。生花而情往焉。故入而無情。雖曰生人。吾直謂之死矣。

鳳二則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於長梧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乃瑞也。

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英。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而後十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於長林邱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臨長林邱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擬無期。何時來飛。是鳳忽然而生。抱女俱飛。遂入雲中。

鸞

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鑒。鑒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其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之。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鶴二則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揚太守鄒亶。送雄鶴於堂。其雌者倘在亶宅。鎖天夜月。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亶之雌也。交頸頡頏。撫翼如奏鐘磬。翻然共舞。上下低昂。妙契絃節。

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遺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三絕。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石鶴

揮使有女病瘵。厄然待盡。出叩逢真曰。與我寢處一宵。何何病哉。揮使大怒。欲批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爲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逢真命選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眞陽。逼熱病體。衆見瘵蟲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起。愧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鶴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逢真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啼。士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啄。至今無啄。

石鶴一雙存焉。

秦吉了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一雙。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怒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卿也。鳥曰。其配爲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鸂鶒二則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攫一鸂鶒。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于姿識性情。意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鸂鶒。鳥不得畜焉。

劉世用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鸂鶒。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亦即飛入投湯而死。

鷓鴣

留稚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詞家以鶼鷓喻夫婦。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悵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于姿識性情。意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鸂鶒。鳥不得畜焉。

劉世用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鸂鶒。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亦即飛入投湯而死。

鷓鴣

留稚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詞家以鶼鷓喻夫婦。

隔四則

元好問字裕之金人赴試幷州。道逢捕隔者。捕得二隔。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莫鳴良久。亦投地死。元遂以金贖得二隔。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隔井。因賦摸魚兒詞云。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有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

訪隔止處。樂城李仁卿治和云隔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以眼前俱去擺勁羽。倘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翁應遇。把江北江南。風暖月暝。拌付一坵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桐江秋影今何在。草木欲迷隄樹。露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眞娘萬。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龍堵。

搜古渡馬耳哏如雨。

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隔。置于中亭。明年有隔自天鳴。亭隔和之。久之而天隔遂下。彼此以頸交。死于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隔樓。

王蘧伯教讀銅綾時。有民舍除夜燎烟。祓除不祥。一隔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隔飛鳴屋頂。數日一墜而死。

弘治間。河南歲人。獲一雌隔。縛其羽。蓄諸場圃。以媒他隔。至次年來賓時。其雄者與羣隔飛鳴而過。雌認其聲。仰空號鳴。雄亦認其聲。遂飛落圃中。交頸悲號。其聲嗚嗚。若相哀訴者良久。其雄飛起半空。欲去徘徊。視其隔不能飛。復飛落地上。旋轉叫號。聲甚悲惻。如此者三四次。知終不能飛去。乃共嚙頸蹂躪。遂相觸而死。嗚呼。隔爲禽類。而且有恩義。人之夫婦相拋棄而不顧者。何獨無人心哉。

燕四則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以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知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期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事見南史。唐李公佐有燕女墳記。

一說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死。玉京守志。常有雙燕巢梁間。爲鷂鳥所獲。其一孤飛。哀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玉京爲詩云云。後玉京卒。燕復來。周迴悲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皎。或見玉京與燕同游溯水之上焉。或云玉京即王氏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其燈照。蝎其雄驚墜。爲猫所食。雌徬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親其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來秋去。惟見其孤飛焉。

鷹。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於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云。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春漲來滿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畋獵。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銜泥至。飛鍼傷雄當兒戲。雌燕覷之。咸如痴。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且泚。一飛竟溺澄潭底。傷哉痛恨恚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大仇。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首宗。爲賈于湘。數年不歸。昔信不達。紹蘭覩雙燕戲于梁間。長吁語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歲有音耗。生死存亡未可知。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投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足。寄與薄情夫。蘭遂書小其字。繫于燕足上。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頭上。訝覩之。遂泊其肩。見有一小緘。繫足。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歸。乃出詩示蘭。宰相張說。叙其事而傳之。

鶴

高郵有鶴雙棲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雌。雄獨孤棲。旬餘。有鶴一班。偕一雌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縶足而死。時遊客見之。無不嗟呼。稱爲烈鶴。而競爲詩歌吊之。復有烈鶴碑。

鴿

江浙平章燮燮家養一鴿。其雄鵰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鬬而死。謝子蘭作義鴿詩以吊之云。關關雙飛奴。其羽白如雪。鳥眞忽相殘。雄死雌踯躅。絕食累數日。悲鳴聲不歇。舂頭配他偶。掉拒項流血。血流氣亦憤。血止氣乃絕。睡鄰

非鴛。鴛失配不再結。嗟爾非雎。鳩所性殊有別。于人擬莊婁之死同一轍。夫何宮闈內。往往少貞烈。夏姬更九夫。河間不堪說。耶爲義鴿行以激夫婦節。

金鷄

義熙中羌主姚嵩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鷄。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泉。養之此溝。

象

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貢。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尘著鼻。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玉象金象

李德裕好餌雄黃。有道士自云李紓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置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卽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王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以貽咎。又出一金象云。

此是雌者。與玉爲偶。不爾玉象飛去。德裕一一驗之。不差。服之顏面愈少。鬚鬢如漆。乃求採異姝。至數百人。象不復吐砂。其後南遊。了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固不與。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本。

馬

羈女者。高辛帝時。蜀地未立長君。無所統攝。其父爲鄰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殿飲食。其母憾撫之。因誓子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其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已。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者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得皮于大樹之上。女化爲蠶。食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到舟山。衆皆驚避。高止之曰。無傷也。高伐木結薪。屋。竭虎曰。汝勿聲出。虎聽其語。夜拖獸鹿。高輒則殺之。人呼爲邱虎嫂。生子名虎孫。性猛鷙。虎項獨骨脊。年

一人。離披而來。頭面俱血。逼視之。乃其夫也。婦喜曰。汝已脫虎口乎。夫亦訝問。汝何爲至此。各道其故。共相詫歎。以爲天道不遠。乃扶持還舟。竟無恙。時人作義虎傳。

正德間木工邱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東至海傍。渡舟山。遘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視。耽耽。聲咆哮。欲齕而不咥。若閔其垂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咥。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兎豕來。不可食。虎故雌也。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顧虎乳。得活。數日起行。因敲石取火。掇朽枝煨食。日益強健。與虎相習。漸有牝牡之事。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且已。久之虎遂有娠。生一子。居然人也。高謂虎曰。虎妻虎婁。吾居此荒山。雖生猶死。遠望有舟山。恨無舟楫。汝識水性否。虎帖耳聽受。便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檣。已而登岸。高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渡海。尾後風生。俄頃已到舟山。衆皆驚避。高止之曰。無傷也。高伐木結薪。屋。竭虎曰。汝勿聲出。虎聽其語。夜拖獸鹿。高輒則殺之。人呼爲邱虎嫂。生子名虎孫。性猛鷙。虎項獨骨脊。年

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贈于浙省督府胡公。胡檄招來。被倭戕。時受上賞。後高死。與虎合葬成冢。曰虎冢。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

按虎嘗戰此事。爲蕭山木匠邱大空。

猴

弘治閒。洛陽民縛阿閻山行。遇羅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群猴驚不敢犯。日採山果爲糧。或得米粟。閒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曰。周拾藥數而盲之。乘暴猴出。遂携其子逃歸夫家。蘇郡民縛邵氏。乳史太守兒。復隨至洛。親見阿閻母子。

魚二則

昔宗羨思桑婦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曰。汝能爲某通一閒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婦閨卽聞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影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寄其儔。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婦閨卽聞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影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寄其儔。

蜮日虫

蜮用本草云。砂俘。卽倒行蚼子也。蜀人號曰俘鬱。旋穴乾土爲孔。當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婁相悅。媚藥中多用之。所得紓不獨生。

砂俘

陳藏用本草云。砂俘。卽倒行蚼子也。蜀人號曰俘鬱。旋穴乾土爲孔。當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婁相悅。媚藥中多用之。所得紓不獨生。

蠻

閩粵孝子傳曰。蠻蝠閩或黃或黑。通臂輕捷。善緣。能于空中轉輪。好吟。雌爲人

紅飛鼠

嶺南有紅飛鼠。出入必雙。人獲其一。必雙得之。

紅蝙蝠

紅蝙蝠出瓊州。皆深紅色。唯黑脉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閒。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最能因風。入空木而化爲蝙蝠。

按靈芝圖說曰。蝙蝠之壽萬歲。此最長久夫婁也。又媚藥載啾金鳥。脾寒金龍子。布谷腳脛骨。龍腦砂。揉藍草。荀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豈缺載乎。

鼯

鼯最巧作。能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覩鄰家靈箸落。明日。竊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一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作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梨

九仙殿銀井有梨樹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爲雌雄樹。

杏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枚。每至爛熳。張大宴。一株命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年宴罷夜闌。或聞花有歎惜聲。

竹

漢元封五年。勒皋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鶺鴒聲。聞數里。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候日虫。帝置于宮內。旬日而飛。遺帝米之不復得。明年忽見細鳥。自集帷幕。或入衣袖。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蛤蚧

蛤蚧偶虫也。鄒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採之以爲媚藥。

廣東有相思竹。兩兩生箏。

相思草

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婦草人呼爲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鶺鴒蔓

鶺鴒蔓。當夏開花。形如飛鶺。嘴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脫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人憐愛。

鴛鴦草

宋祁曰。鴛鴦草。春晚葉生。其稚花在葉中。兩兩相向。如飛爲對翔。贊曰。翠花對生。若似匹鳥。逞而視之。勢皆若矯。

懶夢草

有夢草似滿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懶夢草。

有樹

邏頡國有淫樹。晝開夜合。亦云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

中國有合歡樹。未知即此否。合歡一名青裳。一名合昏。一名夜合。即今之烏賴樹。俗名烏穰。唐詩所云夜合花開香滿庭者是也。或以百合當夜合誤矣。

其葉色如今之蕪荑綠。至夜則合。其花半紅半白。散垂如絲。枝葉交結。風來自解。不相牽綴。晉華林園合歡四株。崔豹古今註云。欲屬人之忿。則贈以青裳。故嵇康種之舍前。蓋取歡字之義。又魏明帝時。苑囿及民家。花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踈。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宋朝東京第宅山池間。無不種之。然則草亦有合歡。不獨樹也。

夫婦花

薛蘂河東人。幼時于牕檻內。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庭中。歎曰。良人貧笈遊舉。雖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曰。夜深燭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舒三五夜。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箱覓素紈。聊將彩筆寫芳蘭。與郎圖作湘江卷。藏取齋中作臥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于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蕙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于跬步。不啻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旛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然皆寶袂。轉盼皆婉孌。嫮非一狀。其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旦當窗喚。繾綣猶未畢。使我夢魂散。于物願無鳥。于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歌罷仍入蕙蘭中。蓋苦心强記。斂跡久之。自此文藻冥。常蓋花神賜之也。一時傳誦。

二花爲夫婦花。

唐人賞牡丹後。夜聞花有歎息聲。又胡蔴必夫婦同種方茂成。下莞葵種。須說穢語。孰謂草木無情無識也。

相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者。名曰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生於樹。其木斜斫之有文。可爲博局及琵琶槽。其花與皂莢不殊。

子猶曰。因古人有血淚事。因呼淚爲紅豆。相思則流淚。故又名紅豆爲相思子。

相思石

海上有碎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投酪中。浮而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矣。名曰相思石。錢簡西山人云。黃翁曾出以贈之。

織女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及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縠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瑤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迥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游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因招翰同坐翰既侍寢情愛綢繆其接體紅腦之香沁人肌骨之衣似小香汗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膩之枕覺一雙縷驚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迨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嚼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請仙皆遊覩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也君無相忘間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厨之珍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答曰天衣並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決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悅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枚留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至翰遂開緘以青綾爲紙鉛丹爲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長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答以香car書意情甚切并有酧贈二詩曰人世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香猶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漠裡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聘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宋秘

本校勘記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九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
福華學社借照日本
井氏崇蘭館藏本

搜神祕覽序

大塊既散二氣莫窮萬物不齊變化異數天蒼而高地黃而下水以注卑山以趍高獸以足馳禽以翼飛松竹之不雕日月之升降晝夜之往返春秋之周流豈徒此哉至靈者莫過乎人人有貴賤有貧富顓然而秀者混然而朴者飄然而浮者窒塞而愚者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神爲聖則天地人物皆不可得而齊矣此自然之

理也及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耳目之間莫不有變怪有不可以智知明察出入乎機微不神而神自然而然或書之竹帛傳之丹青非虛誕也君子雖曰有本凡所以徇末者殊塗同歸而已又何異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識不知也特以無補於教化耳後之學者從而闢之苟能率異端以斬本末必不爲聖人之所取矣雖然物之不奇不足以爲傳也事之不異不足以爲記也予因暇日苟目有所見不忘於心耳有所聞必誦於口稽靈朗冥搜神纂異遇事直筆隨而記之號曰搜神祕覽每開談較議博采妖祥不類不次不文不飾無誕無避性多疎曠不能無遺聊綴紀編以增塵柄昔張讀有宣室志不紀常人之娓娓徐鉉有稽神録悉博物之淵源類以意推汎別之流旁行合道則造詭怪之理者亦屬於勸懲之旨焉予復何愧政和癸巳

搜神祕覽目録

卷上

楊文公　回山人
段化　龍女廟
石龍記　王相公
麥麨　道術
順濟侯　雷鬼
王無隱　化蛇
劉睎　王丞相
陳諫議　前定紀
夢警　竺蘭經
王旻　油筒子
摸着較　猝患富
嚴常運　徐神翁

卷中

麻衣道者　孔之翰
方技　張都綱
王仙　蓬萊
張學究　船山藏
謠讖　預兆
靈平埽　隋石
黃鶴樓　郇公
傳大士　黃鑑
高僧誌　金龍硯
善報　卜祝
失明　原分
胡用琮　敘劒
紫姑神

卷下

奇疾　畫録
地里　申先生
神怪　山陽婦
疾疫　瑞應
應化　燕華仙
楊柔姐　月禪師
龍華上昇　妖木

李盤　姑蘇婦
楊漢傑　浮橋船
蔣貢　楊氏
神祥　木怪
龍徒　劉之問
盛文肅公　王抱一
現妖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楊文公

吳待問寻之里人也少孤貧賤因遊京師謁楊文公（億）文公喜而館之時公門下客如鄭戩仲簡黃鑑及寻叔祖郇公皆未第與公之羣從赴官待闕者不下一二十人衆以吳之貧凡所供須皆文公所與多以賤事役焉文公知之伺吳秀才何在衆對以出矣之出至賓館問之曰吳秀才何在衆對以出矣公曰無乃爾輩役之乎此人於相法未說宅事

祇聽其聲官亦當至諸行侍郎諸君皆不及也文公素以相法許郇公至是郇公問公曰某與吳相法如何公曰爾相雖大貴然不若吳之相有後吳之有嗣子當相繼登相府其後　仁宗皇帝時郇公果至宰相待問官至禮部侍郎長子育參知政事父子同時在朝廷至今其季子充又爲丞相果若其言文公端拱初以左諫議大夫知許州時胡則爲許田尉因入府白事公即立發京西當路數書以干其薦張相既去公問演曰何以與張尉相識演具道郇公轉託之意文公太息曰此二子乃一會之人我所不及也其後郇公爲首台鄧公爲次焉文公之相一何神哉

回山人

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曰東老好延賓客多釀美酒以供殺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納之盡歡而去廣置書史百家傳記無不

韞藏以此爲樂鄉里素所推重西鄰雖巨富鄙吝猥墨竊比東老固不足侔一日有術者造謁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經史佛老焜耀言表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愈若自得屢詰姓氏終不荅也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又題曰回山人東老大醉遂失其去後人多以謂呂先生也特以回字易其姓耳所題之字削去更生後東老竟以

壽終此事亦具載于誌文

段化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龍女廟

澶州黃河堤有龍女三娘子廟極靈應大河每有危官府必祭禱元豐中有提舉都大巡歷抵暮風雨遂宿于廟漏及三鼓雨稍霽聞廟殿中似有人語聲遥聆之良久一人曰黃河當遷又有一人曰自北京之西過稍便徐又有一婦人聲曰黃河自東如何曰不可定矣更不要疑誤少頃復曰北京文侍中彥博在須著回避他候他移鎮未遲從者悉皆聞此語預已傳播及四

年文相移鎮西京黃河果坼流自北京之西固知萬事皆非人力可爲而朝廷廟社之旦爲鬼神所欽重如此

石龍記

鄭州州園之西隅有池遼遠城角常於池中夜先有光須臾數火毬騰躍波際守更卒怖懼不敢自此經由後因冬涸浚池丈餘得一石龍牙爪頭角無不具備鱗鬣皆墨染成高約五六尺其長丈有奇乃建廟池側每愆甘澤禱之無不

應歲餘城南秋稼將刈忽有一獸不辨形色食之幾及數頃每至日暮必來農者采集衆擊之鏗然有聲首尾俱碎視之乃石龍也後州署中果失之因歸焉遂絶怪至今繫常典祀

王相公

王旦丞相布衣時將應詔歷山川之間曉色未甚分頃見一童牧羊數百口公問曰此羊安用耶曰王旦相公食料也公又逢一人牧牛數頭雜以豬雉公復問曰汝牧牛而又他牧耶曰非我所有也乃王旦相公食料耳後公遂登第果至丞相

麥蘗

京師新封丘門外有農者姓劉數口之家藉南畝以爲養生喪死之具農者有婦素狠戾不軌夏將獲其姑曰吾欲得此麥置少繒帛以備入處婦呪詛無所不至必欲皆據然後一夕暴風雨翌日數頃之麥悉自穗頭抽苗皆變爲草時熙寧八年也

道術

許懋侍禁素好黃白術凡以此而欲見者未嘗不接之一日有道人造謁懋甚顧遇終不言姓字與之飲至晚懋問曰子有何術耶願一見教道人遂於懷中出一簇子懸於壁間唯畫一藥爐童子執一扇而立道人爲懋曰有水銀略求少許作一戲術懋因與之道人遂傾於所畫藥爐中及出一墨藥糝之則鏗然有聲須臾顧執扇者曰向西立即西嚮向東立即東嚮又云下來下來俄然執扇者已離簇子立於道人之傍

戒之曰吾爲少藥慎不可以驚動汝頻扇之可矣復上簇子跪于爐前紙扇頻動而爐中之火連焰相燭懋驚異之曰先生一何神耶今日得遇於先生願無惜以相傳道人笑而言曰夫黃白之術促天地陰陽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苟求設或得之其速汝禍非吾敢傳後五十年當相尋於茅山之下子得之矣道人又呼執扇者曰住扇取爐中之藥已成丹矣有五色光異道

人曰此丹點化無窮服之則羽化遂自吞之收
簇于懷中翩然而去又一相識云向在嘉州王
秀才者亦好此術忽有一人欲假館王遂留之
亦恐其有異也薄具穀酒以延之其人曰王秀
才聞說好道術還曾見否遂取膠泥裁成鋌銀
以緋紙襯于庭中用小盆合之須臾火焰四出
酒又數行火氣漸息以沃之曰速成速成起而
視之已成白金矣王遂懇求其法其人曰至道
不難有分者得之吾雖欲強與人亦不可得子

須脩心常積陰行不求而至堅不傳翌日乃去
又有一道人在越州邸中身衣蕪葉日於酒肆
中貸酒及月餘日市酒人督所逋金道人曰來
日可矣遂歸邸中爲戶人有乘間而窺者見取
出水銀置一銚中糝少青白藥以火煆之少頃
傾注翌日於市中質錢數千千市人疑而試之
能進頃少霽遂行見百餘人圍一小山坡聲甚喧
雜因詢之皆曰適大風雨後一物墜于山側衆
往觀耳畢亦鞭馬而視見一物面有四眼髮若
朱色背如負鍾皮膚悉若蓋淀手足有爪而觜

順濟侯

朝廷發廣南綱令洪州差官祭奠小龍王求便
風船凡百餘隻各有一小蛇蟠屈凡三兩月之
程七日而達本州具聞其事遂命設齋戒届祭
謝先祈齋戒届祭之日有一蛇在御封香合中
頃又有大蛇自燭後舉首若歆饗之意復有數

蛇各在籩豆俎簋之間隨其器之大小無不盈
滿顏色類殊官吏震慄讀祝之次其大蛇復舉
首下視遂圖畫形象奏聞進封順濟王

雷鬼

有畢供奉者從軍辟過長安道中值大雷雨不
能進頃少霽遂行見百餘人圍一山坡聲甚喧
雜因詢之皆曰適大風雨後一物墜于山側衆
往觀耳畢亦鞭馬而視見一物面有四眼髮若
朱色背如負鍾皮膚悉若蓋淀手足有爪而觜

類鷹鶻長約三尺而形體恢實多有骨節起伏手持兩槌口流紫涎腥穢不可近或者欲殺之有父老曰此真雷鬼也殺之不祥少頃始能開目視人移時風雲復集若虹而下而人四走鬼亦滅矣

王無隱

鎮陽王無隱秀才者留心釋教性喜幽靜朴直自任多愛山居向在五臺山葺一茅庵居經半載餘一日扣戶忽覺冷風拂面有一人翛然自

門而來身長丈餘形體恢宏容色紫赤如欲藏匿之狀無隱戰慄極甚徐言曰為賊見迫甚急且欲借秀才榻少憩慎無言其在此也無隱懼亦不能出聲其人遂以手拔髭數條緊直若鐵刺兩頤數十處取血圖染面及胷間而卧項又有一人身品愈大狀皃青黑色髮髮悉如血雙眸閃閃有光仗劒而入顧無隱曰曾見賊否無隱愈不能對遂顧左右上下終不見也復曰走却可惜可惜乃出門步驟若車電從西而去始

者一人方自榻上起拭去血污謂無隱曰極喧聒幾為賊所害出門從東而去無隱乃病遂下山月餘始安多以此事勸人無山居

化蛇

杭州雷峯庵廣慈大師星霜八十有五戒行清潔時人所欽重有孫來章秀才者其妻素凌虐積惡左右鞭箠無虛日一夕卒家人旦夕如事生忽見一蛇有雙眉類婦人據椅盤屈若有所歆饗之意莫不驚懼遂擲弃他所孫君因夢其

妻告曰我以平生不能遵守婦德已化為蛇矣何忍遽見弃耶今為岐人所役幸以青銅贖我仍於雷峯庵廣慈大師處精脩佛事則我可以離此免諸苦惱既醒如所言佛事將畢遂放於雷峯道傍一夕因夢曰我已往生矣乃元豐五年之春也

劉睎

洪州劉睎秀才性淡漠好神仙事在京師每遇術人無不求教雖罄所有亦不悔恨然純朴無

他腸人亦乘此多誑之睎亦未始掛懷也一日在進奏院前見一道人以鈎釣盆中一木魚每下鈎不移時而木魚已復在鈎矣引之以示人因此以貨藥睎素欽信乃竚而觀至晚稠人皆散睎由獨立道人因問曰人散矣秀才尚何觀可同飲少酒否睎從之至市肆中甚僻靜以瓦缶置酒一升已來終日飲之不盈不減睎愈異之酒酣謂睎曰吾有少戲術以相娛樂因於兩手每指中抽出一小劒置于几案又於兩腕出

兩劒於眼鼻耳中各出一劒既而擲於空中上下紛舞鏗鏗然有聲色錙煥發移時曰住矣住矣長鋏可歸乃復墜下各納而藏之睎因再拜泣告且欲從事於左右道人笑而不荅挈袂而起睎因據其衣而告聲愈切道人曰後三十年於御史臺前相尋行若風電恍然不見睎歸甚不樂時已三詖矣今家在洪州極貧窘終無所得亦不知三十年之約果如何也

王丞相

王丞相隨布衣時自青州將之西京夜宿邸店方當大夏卧于門中乘風以滌炎暑夜漏將半店後鄰人有將產蓐者頃刻間忽聞門外聲甚喧及視之則寂然無人如是者數四頃又聞云相公在當路安敢去耶其一曰時將過矣柰何柰何王公頗疑之遂起坐于東隅則鄰人已育一子矣復又聞門外人聲曰生則生矣後二歲當死鷄飛木鑿下公因思當門所卧者無他人亦自暗喜躍翌日於店之僻處磨扇下書歲月日以紀其事後公登科再經由是店因記往昔事乃詢之云其子二歲忽因鷄飛擊下木鑿中胷臆間而卒及視磨扇下字尚存公後果至丞相

陳諫議

陳省華諫議年長無子嘗就蜀中術者卜之術者曰君不須卜今年七月十五日木星下降在大慈寺君可往告之乃爲言其所服之色并手執蓮花者乃是也省華如期而往果見有服是

服者遂拜而求焉其人曰汝何以知吾在此省華告以術者之言又曰汝何求於我省華曰爲未有子息耳其人孰視久之乃取蓮花三葉與之食且曰自此當生三貴子省華拜而謝舉首已不見矣其後堯叟咨魁天下堯佐行間登第堯叟堯佐相繼登三府堯咨亦爲節度使初省華葬其父求通陰陽者卜其地有一人爲之指示坐穴仍告以葬之時日且曰若啓土見石即止言訖遂去既而壙工人不知之俞深得一

石板其下水一泓中有大鯉魚三尾工人以聞省華大驚思其言復命蓋之乃葬焉未幾其人至省華以告太息曰本令君家三世有貴人今及三十人果終十年之壽鬼神之理雖質之而已見其事止可一代出三人顯者遂去

前定紀

浙中有李秀才者開小學以贍日用常不滿十人一夕卒見一人獸首人形若相追攝行及數里傍覩一大府門縣金牌題曰糧料院獄卒摳衣而入造于殿側李公見一人冠服降階以相迎迓執閱之乃昔兩浙轉運使段少連也李與段公素有契分段爲李曰此乃冥司吾友何故至此也李遂泣告以家有老母婚嫁未畢平生知我愚直者惟公耳非公陰與爲地則何敢望生段公目左右頃持一文簿至視久之慘容報曰吾友之壽止於此矣念子積慶流遠世緒綿昌薄可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李又泣告段公沉吟久之又曰更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遂厲聲曰不可止矣然無以贍行奉贈驢一頭金一

笏復顧獄卒送還忽然而覺李甚異之他日闢學舍壁中得金一鋌又有道人跨一衛求宿于舍翌日不知所在獨存所跨之衛自後學徒常無私吾於此事殊有所惑焉

夢警

人生於天地間莫不陰隲分定雖不能預察前焉故呂錡夢射月退入于泥聲伯夢涉洹食瓊

瑰而泣吉凶雖殊非獨古也於今亦有之能協者汴人也舊名勍復自嘉祐初獲薦綿歷幾十五年凡至省即見黜焉熙寧五年會學于開寶寺維摩院四月間夜夢觀省牓不見姓名意甚回皇忽有一人攘袂在側而問曰君得否協荅以又不得其人曰足下得遂以手指牓上能協字曰此乃足下也既覺即記書於几案嘗與同舍張通才夫及親舊具道其事皆以謂心有所感而致之耳亦不以爲意至六年正月間省試參科甲能中復者汴都人也爲翰林醫官副使於元豐六年暮春因置一女奴姓曰張氏立名曰來安是歲季冬魯國大長公主被病承旨宣

將鎖院一日自興國寺回過梅植秀才書鋪見鋪中具襴衫者數同人乃衛州宗賈秀才輩遂相揖而坐梅曰諸君在此皆欲下牀改名向聞公亦欲改名果只以協爲名否協諾之而已未竟以事不能少留一委於梅投牒而去宗賈輩既親入會貢院主者張參郎中有避嫌者却而不押梅以協牀委一吏乘間投之獨得更焉及奏籍果如夢中所見遂預唱名之盛黃瑄者撫州人也還回場屋凡七舉殿前特奏名至皆報

罷常夜夢至一宮殿間殿下一排場瑄立於排場後側聆樂聲既寤不喜曰樂音岳者樂洛音也無乃見黜乎已而崇政畢試果如其言至次舉俯迫試期再得前夢瑄又不樂亦不遂志逮葉祖洽牓中移試集英殿殿下有排場排場後乃黃綃書坐位名次瑄視之乃兩夢所見也是歲始

醫晨直晚宿十九日夜寢半寤聞來安報曰四伯都曹徒爭兩日時中復之兄都糾泗水既覺竟未釋然越四日魯國薨越二日被責滁陽行次來安縣始悟前日之夢自泗至滁乃兩日程耳是亦神靈先有所警而得失動靜非人力所可僞爲也

竹蘭經

元豐元年陝西轉運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有子彥恭爲薛氏壻如婦家薛氏子有辭家赴官者

彥恭偕往笑歌自若不揖而去即有物憑之責其不恪召巫解遣至施釘法乃愈還舍女弟又爲物憑與兄同皮君聆其語則故人司農少卿薛仲孺之聲也禳除不去一日忽曰我被釘罪重唯竺蘭經可救皮君力求得之遂傳本召僧誦之女爲仲孺語謝曰已獲生矣又皮君幼女忽病自言亡吳安庠正肅公第七子也安庠公卿乃皮夫人姪夫人不信詰十九寺丞之官渭州乃皮夫人姪夫人不信詰其小字曰是召奴暴疾卒以婦不欲守志兒女

癡幼來告姑令婦勿嫁又云見婦子啼號尸卧於地悲甚生人歎歔泣涕不已言冥間事甚多死生異路不可泄某性不信佛豈知冥間大得力尤重竺蘭經既去皮氏寫是經追薦之

王旻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揲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闇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覘罔惻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旦郡守

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揲得三斗米非庸七乎旻既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歟

油筒子

馮當世有油筒子傳著其要曰油筒子者不知何許人也成都耆老見之四十餘年容皃若一人莫究其甲子有問其姓名里居者未嘗對背破蒲帽腰負一筒丐油於廛肆間滿輒持去其

行如飛擇荒祠晦洞人所不顧者則燃之有餘即自照其室市人既見之習久不知爲何人故號油筒子云油筒子始賣老君卜於市卦售一錢其後唯舒手丐錢於人所得尋以散施復訖物於布囊有求取者探囊中食物錢帛隨所有與之其語言無拘礙其居處無淨穢其遇人貴賤貧富無異心猖狂妄行莫窺津涯而時以仁孝忠信教戒於常所往來者飲之酒則誦道家脩養之辭若諸經傳唯口所欲言然後舉柸嬉笑自如亦不以多少爲謝暮歸魚槁所止主人

視之蓋無日不醉也歸即閉關闃然以道佛書數百卷布所居榻坐卧其上中夜取讀良久或時掩卷大慟其意莫測何如時有譏其面多垢穢者應之曰吾嘗日洗吾心而已吾身不自管久矣面何有哉既知其有道稍稍就問之默然以手指心徐酬以言初若可尋繹已而乖睽散亂旨意離絶又叩之急翩然而去不可得而親也熙寧九年九月十一日大醉以歸舉止不亂明旦視之已死矣嘗語府民嚴九者曰吾明旦遂行爾能一顧我乎及前視之則無及矣既死之明日或傳有見於漢州之市者行謁疾走人竊疑其輕出而不敢問還入郭北門乃知死已三日矣

摸着較

摸着較不知其姓氏亦不審何許人熙寧中在京師市纏疾走常揚埃塵恣口欲言者無所忌憚手提一小竹籠衣紙衣跣足赤脛凡病曲蹐

拳腕者不問歲月以手捫摸即不復有苦矣俗皆呼曰摸着較所得金不拘計多少然必丐於患人出門即拋擲街衢中聚群兒爲嬉戲間自言人禍福若應影響及道人存心善否叩之則不對而去或疾馳出關連日不見或在貧窮中人莫測其爲如何也一日告群兒曰我明日往矣有視之者果死於城隅亦有爲瘞之者後相州安陽縣助教魏某相遇於道問其所從來撫掌而去今往往他州間出焉

猝患富

殿中丞鄭某者調官京師嘗趨朝道見一貧僧若佯狂者指云你官人猝患富去裏他日再逢之又言猝患富去裏鄭君乃令人邀至所居再三叩之但言猝患富去裏竟不能曉已而挈家游金明池張小次岸幘少憩焉簾箔外見一黃蜂一土蜂相搏頃飛入次中亟遣移時墜地因以瓦盆覆之翌日再至始悟焉開見一珠碧色頗疑其有異繫於衣裾間而歸踰時有胡人十餘輩造門言有實氣鄭君亦不省家人曰豈非所得碧珠耶遣持視之皆叩禮曰此寶也詰其名及所用處乃曰碧霞珠當大海間天地晦冥視此珠則晴霽矣願以數萬緡售云鄭君許之遽掛冠退休于崧嶽之下焉

嚴常運

元豐四年九月杭州仁和縣湯村鎮百姓嚴常運葬所居之隙地治平屢矣頃方丈尺忽墳起若小丘垤疑其有變怪潛探得一藏皆白金所

徐神翁

泰州天慶觀有傭人徐翁者常持箕箒掃諸殿庭間口誦度人經衣破布衣或跣足或穿繩屨夜廬宿不擇穢淨苟能容身而已既久稍稍有異事故目之為神翁焉觀中無儲蓄翁語其徒曰當為汝求化即寢於殿中既覺曰晚即來矣已而村氓纍纍負米而至人莫不異之常有施白金者置於床笫盜闚翁之出即發關而入復見穀然而坐悚懼不敢搖手為非疾往視之復

在殿中矣人常緘香及以姓名年月生時詢求災福然多書度人經一言至二言三言始莫能曉久而遂通有拜者或荅之有弃之而走者或

自拜於人接引話論或循理而應或抵詈毀叱
不問貴賤元豐末士子應詔詣求讖焉翁書字
大抵皆從火既而有文闖之災四方企慕無問
遠邇皆來訊卜變異悉多不可具載人多繪畫
其像勤以供事亦不知其終果何人也

搜神祕覽上

麻衣道者

麻衣道者不知其姓名誰氏之子鄉里州縣常以麻辮爲衣蓬髮面積垢穢然顏如童稚雙瞳疑碧多在定州真定保塞人識之積久未嘗啓口惟緘默而已見酒即喜飮亦不至躭濫人問其甲子脩短及卜前因未來皆書畫於紙其言爲接引世俗明了本性大抵戒人歸於爲善杜惡已而乖睽分錯不可探索人有言及邪穢戲之者即以水灑沃指目而去好爲禽鳥形狀溢滿巾幅復加毀裂能自傳其形容鑄如也常有贊頌得其一曰這見有情忘我諸佛大恩增長地獄時時轉多不忍見三轉淨行不及愚夫五欲樂不忍見亦不知其果何歸哉

孔之翰

鄆州平陰孔之翰暴卒歷日而覺因言始有人引去見一宮殿朱衣王者坐其上左右擁而出之翰自省其死恐悚戰股口稱無罪王曰召汝證對王倫耳之翰復曰時異豈得而知誤見追攝王曰王倫肆暴今皆明白惟在揚州山光寺前殺一家七人不伏此辜移檄會證當處地神稱康秀才嘗過嗟嘆曰豈無天道豈無神明死案徧檢並無姓康者再勒生案主者云今世託蔭孔氏在鄆州平陰乃卿也遂盛氣呼指諸吏問倫所在須臾引一枷械囚人至王指曰此乃康秀才也倫低首下氣叱令持繫廊廡火洋銅汁溉灌其口號聲苦抑意不忍聞之翰徐白以家貧親老願得還生以卒侍養王曰汝天數未盡今事曉然可得脫矣令吏送行出府門見有鞠勘者之翰問此何人曰胡判官迓邏相近乃之翰之舅也相見悲泣間問家事因相引行曰地府六道生雖熟聞不得而見今可一閱之復過一門見牛羊犬馬之類盈滿胡生指曰六畜業報爲牛與犬爲最近於人業緣將盡還復人身乃爲牛犬此肉切不可食嘗見世人無知

橫多嗜樂其他魚鱉猪羊之類皆爲人食料充口腹阻飢而已不加非理即罪稀矣又與之翰符牒一道命二使者引視諸獄再三戒曰視此符即門開然不可久停止速出可也已而見門戶相次各有守衛人物怪變森懼示以所持文牒即啓關所見駭駭受諸苦毒經歷十餘獄之翰四竅忽迸鮮血使者急以水噀之即如故復見一獄陰闇廣漠不聞音聲問曰此無間地獄雖有文牒不可開也入則不復出矣之翰誦金剛經諸守衛獄吏皆合掌胡跪而聽旣終秩乃由舊路至胡判官前言別胡生因告曰天堂地獄世人有信之者有不信之者信之者雖信而不明不信者妄生端倪其報愈重甚業愈深汝今皆目擊之矣當自勉勵去惡就善及祝託家事即令二人遣行道遠疲倦逢一河流上有小橋其勢危殆之翰欲涉二人止之曰不可涉涉之即不還矣渡橋復行墮井而蘇

方技

皇甫道人言昔長安有黃翁者家粗贍足自持藥術東走京師流離歲月蕩掃幾盡復還故里夫婦携持不勝其勞道傍有一貧人倚樹而坐似欲售者翁曰爲我負橖數舍即當報汝是人唯之乃與俱行晚泊抵店勤渠整辦甚確法度翁極喜之乃售至長安因而留焉日使從携藥囊幾一二歲翁家計貧寙夫婦悲歎曰橐中所留無幾盡此闔門皆爲餓莩其僕側聆之前進曰主人憂中若是所須幾何翁曰得五百千足矣僕言此亦不多當爲主人求之翁曰爾安得各一乃爲置之明辰與主翁婦俱往坐棚欄中市廛觀者一二浮僕但以刀裂割紙幅日將千寂無顧氣吹行且戒薄輩而來嗤之僕乃剪一紙人以氣吹之曰爾於州首招提中上剎竿坐俄頃紙人即騰空而往高人丈尺間耳嗤者隨去果如其言莫不驚駭須臾人環合肩摩足踵僕復剪一紙人又

戒之曰爾往刹竿上呼前去者同來再以氣吹
行空中冉冉而進人復隨之果二紙人相繫而
回僕悉疊紙數百重持筆謂稠人曰今書一符
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疾疫此符即能却
除之每道當丐五十金不然幸勿顧也洎符就
所言無復妄爲主翁婦應接左右不暇給僕乃
告曰已五百千矣遂以氣噓草而草生火光焰
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
來年長安果疫惟有是符者免焉

張都綱

柳州張都綱嘗泛大海風變弊舟與數十人扶
援頂蓋飄蕩至一國人皆婦女形皃裝束特異
稠雜爭競拍裂人而餤之獨都綱哀禱而免相
與驅逐別至一屋室中見其主亦婦女也遂扃
閉不使他出經歷歲時一日忽有人來報曰來
日柳州張都綱宅設天地冥陽大醮拜請諸女
應之曰俯期赴矣都綱自念必其家乃陳悃愊
願暫隨往即還至再三方呿焉遂貯以布囊使

王仙

元祐二年十一月太平州蕪湖縣東門小賈王
仙因往歙州久而不還其家憂焉江淮間民多
故信巫者即往求之其神具言已卒矣嘆其衣
服不潔棺襯挾小令其家多爲因果以求超昇
之地聞者不莫嘆異方圖薦拔翌日仙乃歸本
無疾苦故知邪巫多以災厄鼓惑愚下比比皆
然豈預聰明正直之列耶

蓬萊

熙寧中李秀才者遭迍蹇屋乃泛大海與舶主
交易夕遇暴風飄至一山下漸聞鍾磬聲清徹

不省何所沿山行訪迤邐有石欄雙引林木青
陰道左現一寺舍屋宇皆玉石鐫刻若化成者
遂造門廡將登堂陛見一僧居中跏趺而座講
解祕密左右盡皆金帶紫袍如翰苑相府之貴
遥見李至僧呼曰某來矣延之坐末有頃會散
中一金紫人延於別館風韻雅麗言論雍容各
有深趣問世間事搖頷而已逐安處門側一室
中而去李詢侍人此何所也曰此蓬萊第三島
也適紫袍何人也曰此唐之裴度也凡人處世

功行超具名繫仙籍終還於此歷數數十人皆
古昔名士比忘不記又問此僧何人也竟不對
而去信宿僧謂曰秀才至此誠亦夙緣然不可
不觀逐令賫糧三兩人與俱行至一斷崖懸壁
峻立山之垠雲霧晦蔽遥於昏靄中有三峯鼎
峙依約樓臺出聳隱隱聞音樂聲穿道廣圃異
品藥食悉肖人形狀果木扶合名不可辨暨還
僧謂曰此非秀才久居當奉助清風一夕李丐
藥種數本僧曰非惜也但人無行德可致海神

固侍恐因而爲禍耳乃尋舊路登舟果得便風
流帆而歸

張學究

相州安陽縣村旺張學究者幼年童牧間或樵
採自晨出暮還嘗於山之巖陬見二人相對博
戲際積金帛生自晨傍觀不覺日莫二人顧謂
曰脫汝襦褲滿實散金使負還舍戒之曰勿言
所得之處翌日當復來此逮歸父母疑難生言
其略而已晨興徑往二人果復在焉因贈棗子

二枚使食之自是厭葷茹不喜聞氣味又勘合
并縣門使無達明生亦夜半往家人不能禁二
人喜曰孺子信矣可能隨吾游乎生唯之乃同
駕雲而上處山之巔人迹所不到居數日生中
感父母口不敢發二人相謂曰復不可留遣之
便須吏足拇冉冉雲動墜于一坡上夜約三鼓
矣遲明達家自是日惟飲水能道人災祥四體
出乳香人丐之者以手撫摸隨意而足人皆神
之後二年香亦絶忽葷茹飲酒人問其始嘗然

有所不知今在焉異人也

船山藏

五代離亂兵革紛擾豪商大賈往往以珍寶委弃深山大澤中免罹喪亂不可勝數綿歷歲月乃成變怪今建州浦城縣之船山一藏是也山有赤人赤馬白人白馬牛羊之類左右羅列動以千百數雜陳金寶長曳數百步而人未有得之者山之垠常有字隱隱出於石間村眩不能辨書者多見之後有人見而記曰船山有一藏或在南或在北有人拾得富得一國至今存焉胡人過是山必拜而去

謠讖

人役於造化之中於命則有窮通遇時則有否泰在物則有災祥故雖山川之鎮流亦有因人之窮通時之否泰以兆於災祥者可得而考矣徐鐸興化軍人也家居朝京門外未第時有讖曰拆着屋爛着椽朝京門外出狀元鐸將第而符節徐縣前山中現五色氣逾月不散大風皷蕩走石拔木占者以謂吉兆再歲寶文逐甦多士矣嘉祐中寶文寓姑蘇外祖張氏之園齋思

古堂垂絳幕與諸生辨論一夕歸寧大雷電雨
電感皆驚惕忽聞霹靂聲起自堂之巔少頃即
晴霽暨還啓戶乃於寢室前壁柱間追龍耳爪
牙之迹存焉寶文少好書大字深探古法常有
採筆極大置於几案寓有意則揮灑飛逸造極
神理盛暑中常與表弟黃磻叟同憩闔廬山寺
於筆之心有芝草生焉盤屈若花亦先符之瑞
也寶文赴府試列於西廡御藥李舜舉時方旋
內省爲巡案官素未之識也忽至相揖雍容而

語厚加異待暨至省中舜舉復爲巡案官尤大
喜曰章先輩復在此位今歲大事非公而誰來
年春廷試罷果登魁甲因詰訊之舜舉曰某非
爲佞也前得夢西廡某間某位有黑龍坐其上
默數之乃公也省殿皆然故知大事屬於公耳
寶文殿試罷常得一夢夢天門開一龍降焉奮
身跨之及項傍有人曰項下有逆鱗何不攀角
而坐遂從之乃騰踏而起始寤

靈平埽

熙寧十年秋黃河大決于曹村下埽上哀憫元
元爲之旰食明年改號元豐以牲玉告祭于河
乃首事焉捷作者無慮十萬人堤成亘十有四
里詔命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推功於神也方
天子憂埽未合主者數以疾置聞請調急夫盡
徹諸埽之卒又調旁郡詔旨切責吏卒畢力又
爲重埽九繩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
頗卻而埽下伏流尚浸漬隄若浮寓波上萬衆
環視莫知所爲天子以爲憂俄有赤蛇游于埽
上吏置于盤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焉

隕石

治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常州人聞天上有聲如
雷或者曰非雷也日出巳高天色澄淨忽有星
如火炬自東南飛流西北有聲少頃而止光亦
隨滅滅處不見有物但少煙氣稍稍散去非雷
也居十日宜興人有持一小石來獻太守者云
是日有石隕縣之僕村許公門外其聲靦然聞
一二里其與里人驚走而視地上猶鬚髮驫有光

相與掘地深至三尺乃得此石而置之手中尚覺微熱也太守取石以視可重十兩許歛斜不圓微雜金鐵無絶異者潁川有落星觀大小數塊大槩若石而非石傳聞始墜時亦有聲震動光芒輝赫今尚在焉

黃鶴樓

鄂州黃鶴樓瞰覽山水之勝誠爲清絶頃年有抱關老卒夜偶不眠起視樓前天淨風寂明月澄淡見三人者展聲嚮空山中疑其鬼物熟睨之又疑其爲人也語笑自若叩山之石其聲磬鏘然三叩而門忽開二三人者自門而入煙露冥晦漏盡鷄數鳴復自石戶而出老卒再拜且願執事焉皆笑而不荅其中有荅者曰汝骨凡俗不可涖吾趨屬因告貧困欲得資賄濟世遂爲之指山石薪嶠中一金曰與爾此可以贍足老卒驚喜重不可肩得之歸室光彩貫焉人爭窺視訝訟入公庭視其金似石非石若鉛非鉛不識果仙耶果非仙耶老卒之遇眞所謂遇而不遇耳

鄒公

吾族九代祖避黃巢之亂自洪州武寧徙於建安浦城七代祖事王審知王閩中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僞唐李氏舉兵來伐太傅將兵禦之遣二校求救於審知失期將戮以徇夫人練氏請赦二校曰世方亂人未易知當責以後功二校得以脫去而仕僞唐後時一校王建封館夫人猶家李氏將兵議屠建安城太傅已捐館夫人猶家城中潛諭一言建封懷舊德降其城而宥其民人知吾族之必大也歷世衣冠遂相推紹至叔祖鄒公而始盛如人之所期矣鄒公之未生鄧國太夫人夢陟山巔禮高廣坐授玉像一既喜寤鄒公之始生太師密公夢相拜者於前傍有人曰相而拜台輔也二尊嘗爲詩以勵之曰吾家累世多陰施今日青雲豈假梯已而果然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鄒公之入西樞而沙已憤爲洲矣既正宰席乃大固焉公方爲省郎

時楊文公億屬廣坐謂公曰希言當爲賢宰相推公之輔　仁宗皇帝妥安天下清忠肅艾萬邦以採而人克服則文公之言至矣

傳大士

錢塘龍山伽藍中有傳大士真身在焉因觀大士之遺物可得而紀矣藕絲織成彌勒內院一其巧妙法度出於自然惜其歷年如在髣髴之間耳王補之以謂其功非鬼非人以予觀之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叩門槌一云叩九重門者凡三告之鑑忽對曰潛龍夢裏驚其祖大喜曰乃此槌也不甚昂大亦無特異者銅鍾一叩之其聲雜踏然無清越聲似銅而非銅若鐵而非鐵妙光檀香枕一人之有疾病者剽其香煮湯飲之其患未始有不差者筆架二硯瓶一皆陶器木撲之所爲又大士嘗齋餘遺飯及蔬茹於山皆化爲石今有二焉白者飯石也青者菜石也尚能辨其形跡可考證之聖人以身顯化或出或沒隨世之緣又況於物耶人之於此不原其心特有異以待焉耳誠物之所化也

黃鑑

黃鑑學士生七歲而不言其祖愛之以謂風骨之美當大吾門不宜有是也每遇景物必道其名達其理以指教之然終不言一日又謂之曰楊文公幼不言文公之父因告之曰後園梨落籬神童知不知文公忽發聲對曰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汝風骨若是何爲不言鑑竟不對他日又携於河亭之上顧謂之曰水馬池中走凡三告之鑑忽對曰潛龍夢裏驚其祖大喜曰我知此兒不同矣自是而言後鑑歷清顯然惜乎不能致身於禁掖侍從之間而亡命矣夫

高僧誌

普照大師歸詮生於真定永安年十八師事金牛懷忠禪師骨格成而通理達性河朔歸之凡將有所適士人踴躍塞道橫經受供者常數百人元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盥浴右脇而逝後七日郡中爲師致齋飯食未訖定武有遣介燃香來者師忽從卧起跏趺而坐形色安靜如

平生師孩童時有僧丐飯於師母母取漿以饋僧指師謂母曰此兒應出家為大法器母拜稽首忽失僧所在嘗講於藥城人或見師室中有神光如寶色燈雲環室三匝卒墮師懷師之滅度遠近縱觀皆即肉得五色舍利焉又衢州猪頭和尚嘗若風狂走街衢中性嗜猪頭肉多丐有化成金龍盤屈宛美自是家業日益增羨閭於市人人始嗤之既見習之久亦不以為怪莫知其異也他日輒過僧寺求升法座乃跏趺而逝留一頌曰頂門一隻眼照破四天下除却涅

槃時其餘物是假又曰猪頭千片不嘗一箇州人環集歸禮後數日有老尼者素與師為袍服乃至座前大慟師忽開目大笑人皆驚異時有官吏與師最相知遇聞其復來遂造寺且責其不能顯脫師曰不當若是耶遂瞑目而終今塑其眞身在焉

金龍硯

歙州汪氏家始貧乏不能自給父子多入山陬坐盤石結草屨以為業常見石上有紅光亘日夜則黃氣充塞深相疑嘆乃夢一白衣老人告曰我為汝守此寶彌久可早發之他日議定即碎石深探得一匣匣中有石得硯一枚因懷而歸置所居室中夜則光芒交射愛其潤澤欲求善匠治具為硯翌早即有一老人造門求為之中有化成金龍盤屈宛美自是家業日益增羨閭

西水西石壁寺中乘閑與同寮為基會一日西山忽然有聲若雷震響數里人皆驚擾不知所之因見山裂數丈現出一石坎內有一僧若禪定者異香馥馞觀者如堵所披之服宛然若新頃皆化為輕塵四肢微微有坼文細睨之頭足皮膚中悉無骨與肉皆五色舍利先寶文云在河東時亦靚三事甚異在太原府日城中有白馬遶城走及三日不可拘繫忽死於正街中官中依常剥納皆有舍利因贈子數十顆大小不

等如石卵狀又有一卒素好善日夜常持誦經一夕卒火化之視其項骨有十六節若羅漢狀眉目悉皆完具

卜祝

元豐中有中書吏人袖黃牒而出輒失之慮蹈州憲之重無所不加求探凡卜祝之有符應者未嘗不詢考焉或者曰李翼精於六壬詳味災福深可尚也吏遂訪之具道其事翼分布內外象有頃告之曰來日當自西門而出行及三里見屠殺之家可訪鄰比有書筭者必得之遂受其指決翌旦往焉自西門出即之東方果及里餘吏憂中惶惑復視荒冢纍纍然不覺哭泣迤邐見有一二家誠屠解者也詢其左右得一王翁焉於鄉社間能書畫操筭但久年風疾不能履耳吏愈疑其非再叩之令轉達是意王翁笑曰何以知在此耶乃之數十千而得之且曰日前老妻至曹門街有揮袖而行者於稠人中

失明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寺僧楚暹俗姓石氏嘉祐二年清明節輒雙目失明乃發誠心日於齋粥前默誦金剛經十卷率以為常至熙寧六年冬至後二日右眼忽然明徹今尚在甲子七十二矣又有老媼亦患瞽疾或者誦觀音經以授之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心起念佛不離心媼敬誦未始一日廢彌久目亦復故焉

原分

代州大石寨卒杜慶緣應募入州道中見山之巔有二紅物相搏擊其狀圓而有光芒因竚而觀有頃一物如勢不勝墜于野水中光彩兩騰慶疑而視之惟有二三科斗中焉遂取之繫於衣裾間而回至寨中乃金一塊耳慶素好博

易徧往酢價市人秤之或重或輕多少不能一
辨遂質錢於僧那氏者他日是僧輒失之飛往
義興寨倉壁間一龕中官吏異其事細相傳玩
者
上有鐫字一行云大石寨出軍兵士杜慶金時
雖入官庫中人皆傳播慶聞乃自陳即給還焉
吳勃禮侍禁嘗任德州平原摧酤一日中家人
見自天有一物青綠色若曳數丈繒幣將墜於
廨庭中疑為不祥皆叱唾之其物即復騰去髣
髴有頭角狀一見童擲躍以手空中探取之得
二十五金焉又於廨舍後廟側遶一大木三匝
戛搏有聲而起三日中是木下聞若人般挈錢
聲有收產蓐婦云市中趙氏家失一錢龍極憂
之此是也安肅軍朱氏家素貧乏他日巡警卒
為之曰長史有何警兆某數日為見大車中般
載財寶入長史宅中不知其數疑必有以先為
祥報者朱氏始極拒其說後祝之曰誠有之近
日為見金帛積滿廊廡及堂陛間欲遺之數萬
使其息言於人其卒謝曰某果有福即入某家

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偶失明乃罷職
事嘗令人引援而行經歷時月勤服藥餌未有
退證一日天大雨雪人言有貧者口嚙一筋坐
觀門堦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亦稀售之用琮
因令人引行至觀門問之曰爾在此何以為養
生耶貧者曰我無他能為日貨墨得三二十金
為生耳今日適當大雨雪不能入城遂憩此而
人少顧者用琮憫之丐之五十金自此日以為
常貧者不復市墨矣他日未達明忽叩門告辭
關鍵不開相隔而語一不以惠金為謝但曰我
遺君此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所欲用即用之
苟有所患磨飲之不復有苦矣用琮詢之曰爾
何往也貧者不對又詢之曰爾何姓氏也乃對
曰我賣墨牌牓即姓氏也語訖尚欲審問漸聞

聲音遠即不知所在啓關無及矣尤不知其異也用琮疑惑又慮其非常人乃磨墨一分許飲之目即覺明徹遠視太守聞而異之求其餘墨用琮內惜爲實紿以盡飲之人亦有得其墨者有患苦皆効用琮磨飲之悉無憑焉後人曰以筋界口乃呂字耳衆多伏其說悟以爲洞窴矣

叙劒

代州大石寨城外水中常有光澈明人頗異之後有以網筌取魚者得一劒焉未之奇也質錢於邢氏釋釋以水濯沃其上得字云龍蛇之形金石之精劈開風雨利刃堅貞魍魎無難不平後不審流落何所矣京畿襄邑縣郊龍陳氏家脩所居第掘土堅構得一古冢發冢而視之中有一鼎鼎中有藥其色紅鼎側有銅瓶瓶中有水傍有一石匣匣中有一劒劒上有詩曰

游武夷山詩曰春雨連宵心惻傷曉來還喜見天暘千巖積翠神仙隱萬木交陰虎豹藏樵徑也通人上下溪流不許客相將隨緣到此隨緣返一粒還丹在眼旁又贈客詩曰明時抱道不淹留文藝君須在速修萬古白雲藏劒氣願乘車馬出神州多假物書於灰燼中人有求其摹筆者即書於紙得禮節永平弟恭福祿勉勵龍不難後因視人乃致訟焉南劒州五代離亂盜賊蜂起嘗以寺鐘烹肉弃於溪水中後有人撈

禮多繪畫婦人江鄉之間人人能之比寢不録

搜神祕覽中

普門院

奇疾

人流通於陰陽之內一有勃鬱則感而爲疾善醫者神聖工巧而已病於陽者調於陰溺於陰者亢於陽病在皮毛之膚者砭石治之造於內外之間者發泄而通之病之在上者嘔之吐之病之相傳者治其始受之臟測虛實之變欲其易療則受之以湯欲其難化則受之以劑倉公扁鵲世不間出苟能通

是說亦足爲良工矣然疾之有奇者又必俟夫出類拔萃之技藝焉頃有人鼻中生毛叢聚而出若釵股形長逾尺去之輒生然痛楚極不可忍或者曰肺之病也調肺而治脾去皮毛之間一蟲焉其大若錢其形如龜無眼而有口置於一盤中以酒數斗沃之有頃盡矣乃懷之而去曰置於臟腑則疾也置於法用則寶也自此是邪氣可以安矣已而果然有人受心腑之疾者餘皆無所苦惟中有聲相應若影響是人曰將之某家其家是人曰吾患未差奔走求醫累年無識治者其中亦曰吾患未差奔走求醫累年無識治者或有人曰子可將本草誦之中不應者試以自

治竟得療焉有人朝涉水有一物若蚌殼然着於肩膊間雜療之不能去經歲月爲覺黃瘁遍前常覩大魚鱗鬚爛爍極苦之莫知緣由所致或有人告之曰以醬塗之斯無害矣既而墜焉殼中有口千百不識果何物也有人目於中膜生於肝乃致是瘀當以藥洗肝去其鱗膜斯可矣乃遺之藥而安有人善飲酒雖罄釜斛未嘗醉也或者告之曰子有蟲在臟腑之間以藥下之不爾成大疾矣乃受所教而治果得

梁元帝云鬼神易狀犬馬難圖豈以其明明者可識而幽昧者難知乎古之善畫犬馬者有若韓幹善畫人物者有若吳道子善畫翎毛花竹

者有若徐熙善畫山水者有若李成此其尤著者餘不可悉紀今亦有之但比古爲劣許道寧於山水有古氣而筆力麤凡老高畫龍有升騰之變而骨節不分要理然皆爲近時之宗師也趙昌畫花木菓實獨奪天地造化之工探物之妙遇其意所喜者不擇貧富貴賤輒寫之其所不喜者雖勢位所加賄賂所及被刑蒙毒亦莫之獨學士林端父所藏八枝與宇家十六枝爲最勝慶曆中端父嘗出知懷安軍道與新廣漢守尚書屯田員外郎隴西李碩偉之同行嘗戲云廣漢圭田歲入甚厚昌爲郡人吾軍貧陋獨無此二者它日幸以其餘及我偉之至郡及謂端父先得之以詩謔焉端父荅之曰趙昌下筆敵韶光一輔黃金滿計量借我圭田三百畝直須買取作花王有傳此詩示昌者昌大笑曰林君知我哉暨代還以是本遺之乃爲絕筆後有王友繼之然與昌固不相侔矣頃有爲奇畫者縑素間爲人以牧羣牛盈滿川澤夜視之則人臥于廡下牛入於圈柵中及旦而視之復在川澤矣又爲寒江景漁舟蕩其上一人坐於艦首垂釣而蓬衣夜視之則人臥于舟中置罩於蓬及旦而視之復在艦首矣或者曰此藥術之功也致陰陽藥焉曰之所見者陽藥塗之也夜之所見者陰藥塗之也人或然之且不可與善繪者等爲奇之一端耳

地里

山水之形勝生於自然非有意於成象也間若鳳舞鸞翔龍蹲虎視羊奔鹿駭連珠貫玉者亦出於偶同焉耳山無水則孤而不清水無山則清而不秀人測陰陽之理明天地之幽考之以經裁之以智選奇擇勝以盡送終卜宅之要內則神安其舍外則人寧其生斯亦盡矣若夫富貴貧賤系乎天而顯乎應變之間適與物期會者有之苟欲利勢榮用心以求山水之最而爲吾親之歸藏不亦惑乎吳待問侍郎之祖葬

其親貧而無地同里張氏遺其山圃之閑隙未
嘗擇也既納諸壙有通陰陽流曰善哉是地也
前有山山之間其形生如龜山之前大溪流注
水近龜而卿相出矣至育叅大政而溪流近龜
充宰台席而溪闢龜首此不擇而貴者閩中編
氓張氏葬其親遍歷山川之形勢多邀致術士
求全成之地苟有少遺玷未始瑣就也經時得
焉皆期騰龍虎之變發芝蘭之香久而彌貧有
至於犯刑蒙憲此擇之而不貴者此類悉多聊
書二事以紀之云

申先生

申先生者來往淮浙間自言姓申人未始奇之
也盛暑烈寒倒行逆施爲難履之行有遇疾病
乃書紙以印諸陽之會即有差者頃在潤州謂
一豪眩言汝心平善可以奉道令置麵一盃徐
爲氣噓之使盡啖焉復曰汝婦亦吉人隔屏幛
噓氣再令悉食之二人者遂不嗜穀矣嘗在楊
州府門市肆中貨饆泥牛謂人曰只丐百二十
金無有回盼者抵暮一典吏售歸中申公使夕嘆
以乳香酒即相角抵矣既暨夜半吏依所受教二
牛乃奔逸環遶若傷瀆而止未省何術致也今
問或見之

神怪

建州浦城夏氏者天禧中其家嘗爲鬼物所擾
已至炮爨飲食幾可供羞忽致穢壞於甑釜中
夜則羅列器用什物盈廊廡之下嘗群居語笑
與人相應荅無所忌憚遂密徙居以避焉不數
日忽空中撫掌群笑曰遍尋汝等乃只在此復
肆恠變楊國輔者夏氏姑之夫也每來訊問群
鬼相謂曰福人來矣悉皆遁去少獲安息及國
輔去則復至凡衣冠器用忘所寘鬼則曰在某
處如其言而獲夏氏一子七歲一日不見鬼又
曰某處果在焉然爲之剖腹而死矣聞松溪縣
師巫即善祛邪怪乃招致之巫將及境聞其鬼
相告曰惡人來矣皆有悲愁浩歎之聲巫既至
周視其家指新造倉廩曰禍生於此遽命工具

援啓倉之基採土得一古石塚二棺槨已糜廢
惟四維有木偶數十人彩繪若新焚之乃絶朝
散趙君甎監在京都商稅院所居宅之西位素
迂怪人不敢寓處設釋老星耀像以爲供事之
所一日飯僧薦佛事夜漏半諸孩童見其陳設
綺麗皆奔競嬉有頃盡馳走曰帝幕下有一大
毛脚出焉君甎聞之審知其真即趍入果有之
乃以手束勒呼諸兒取刀左右驚惕悉不敢近
須臾毛脚漸小而亡矣王湛閤使指使王仲元
以過逐還蘄州蘄水縣家極貧窘因求居第或
人謂之曰我有一宅亦不求僦資能居即自便
居耳仲元不達其意入曰此第素凶故也仲元
不然是說晚即獨秉數燭仗刀坐於庭中大罵
曰鬼何有哉安能近人夜半四圍若衆屋顛仆
仲元又曰我知其無能爲也即秉燭仗刀而起
入堂奥中門欲開忽有物自手掣取燭而燭繼
滅仲元懼刀墜地奔走而出至廳門昏黑未能
啓關聞自後有物擊門聲喧大愈戰慄得出呼

人共視之乃墜地之刀也入本數寸許矣衢州
開化縣程郎中宅欲講姻親之好呼匠者爲花
夜掌有小女童年十七八許問匠者求之經數
日皆然匠者內懼疑其有他意翌旦即告焉程
公怒詢其家人未嘗有也或者曰昔年有一女
童縊亡於外閣中疑此是也程公出以報匠者
知之是夜復至匠者詢之曰爾非郎中宅左右
乃是外閣所自縊鬼耳數來此何有哉女童即
驚惕張口吐舌舌大若盤其人嗑呼遂滅

山陽婦

山陽有居民以取魚鱉爲業一日獲鱉七枚中
有一大者姑命婦庖將貨焉既而失其大者姑
與良人皆疑其婦私攘之抵詈鞭箠經日婦撫
胷號叫嗷冤不能自明他日忽於笯蓋下得之
婦祝曰我以爾故致姑之猜嫌今再以進亦不
免乎死不若捨爾洋洋於江湖之間無使網罟
再得之也遂釋於水中是夜夢其鱉以前脚撫
婦肖及諸鞭箠處又以青泥塗之既覺不復有

痛楚患亦幾於毛竇白龜之靈也

疾疫

潁州今建作潁川府是也頃年疾疫殊甚一日州之城南隅天雨藥厚數寸色黃白不辨氣味若梧桐子大皆不敢服食有一老媼曰此藥可用米湯下三十丸大療時溫人服之皆効所濟不少而亦不知此媼果何人也今宿州一百姓菜園中濮州軍營中各有一井人疾病汲水服藥無不應者此二事頗相類因附之于後

瑞應

天佑中原誕生聖主妥定四海安固宗社必有命世之才不羈之器左右前後以綏兆民我五代是也輔弼大臣功業顯赫苟非降神安若是耶故其誕生與夫薨謝皆有異以表焉王沂公曾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寢韓魏公琦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後圃櫪馬皆鳴左丞張公若谷之生也郡太羅氏夢巨星墮于懷而孕皆忠公亮節翊戴安危之士然后知吾言之非誕也

應化

宮保晁公迥積脩心法能貫通祖印得慈忍力嘗誦經即悟解法門不失直指見性之要晚年目前每現五色花種種諸妙相耳多聞鈴鐸音樂希夷自然出於罔象之間睦州進士何某者求見性超達久未通徹日夜焚香虔禱觀世音菩薩至於悲泣不自勝處一日見自畫軸間一金手脩長撫何之陽會重不可支而痛楚過之自此稍稍利鈍矣

燕華仙

燕嘗爲燕華仙傳因書其大略曰燕華仙人女子之得道者也太子中允王綸昔爲海陵時有處子未及笄一日夢爲山中游其山秀特插立萬仞煙雲縹緲之間有華亭在其上仰見二仙圍碁對坐冠服靡麗粲爛如世之畫女仙者相望之際恍然已造其坐側一仙顧謂之曰汝見吾一筆塔乎遂出而示之觀塔而寤思復得見且傳其塔齋戒以自致焉後兩日再遇于夢中

與頃所見無以異也仙復出塔顧謂之曰汝能傳吾塔則將與爾會矣乃諭處子以發筆處及覺而思之一筆而塔就大功萬象世之畫工細窺其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欲摸而去不可得也一日燕筆降于海陵之公宇綸淨其室以待之與處子語笑居處如人聞世然獨處子聞見之耳綸等不得其髣髴綸求名字於仙仙以清非命其名以道明會其字嘗言與綸有契故來此爾綸問而荅出其文篆皆寓於處子而見焉

名篆八十四名曲四十八名書三十六七荅二告十賦歌行諷吟詞曲銘誥戒諭書頌一百二十有八寄贈招勉其詩在綸尤多處子陰受其書篆發於紙筆如素所習者奇怪險絶皆非人巧所至綸出百軸進上餘藏其家處子求笠金篆仙曰姑俟筆至少頃果有贈綸十筆者發二筆爲蟲食其鋒正笠金所用爾字無小大巨細例以一筆寫之未嘗易也或以禍福求之皆默而不應丁晉公之行因有所請仙言復還而已

也

楊柔姮

子自眞定還都下道由邯鄲因得柔姮所題壁曰妾家圃田世族豪貴門館幽邃竟日閒然時與伴侶有追隨調笑之懽不知寒暑之催人年始及笄閑情漸生遂託身於良人因此遠適眞定離親去國之意悵戀不已而鎮陽風景酷似吾鄉有佳花幽圃可以行樂於春時有脩竹小洞可以迎涼於朱夏魚稻果實與夫醪酒之美

又足以供膳飲之具而資燕笑之娛不幸居未半紀而良人傾亡家宗無親身將安託由是飄然南歸每臨當時留食寓宵之地逝而復甦者數矣鄉關千里欲到未能上無以副父母之望中不得盡良人之情哀哀此心非可述矣反視三鄉佛寺所題此有甚於彼矣因以拙句書之亦不欲直見名氏隱語以道焉箕子狂寬夫性腹長空麟之定詩曰　憶昔鬟初合離家千里征鳳鞋金鐙穩羅袖玉鞭輕月下並肩語花間把手行歡娛將半紀恩愛卜平生豈謂中途誤翻爲一夢驚撫心嗟薄命飲淚想當情疋馬溪邊影哀鴻枕上聲重經舊遊處幽恨寫難成杜儼仲觀爲之作歌曰

不見三鄉寺昔時弄玉嘗題字今日柔姬歸故鄉悲愁更過當時事婦人無非亦無儀賦筆雖留隱名氏卒章飲恨令人哀吟誦拂拂悲風來想君題時翠眉促彤管纖纖指如玉行雲往矣無復尋寂寂洞天三十六噫噓楊柔姬未亡人何用歸多情既如此有色將安施儻能節死同遂穴猶勝風月長相思

月禪師

信州白華巖法號寶月字淨空禪師幼年樂浮

圖氏即有見解因而出家隱於白華巖之絕頂脩持戒行幾二十餘載夜常講解經論則有虎豹山魈異類俛仰而聽過有賓客則遣去率以爲常信州刺史以祥符之名利不治也深患之皆以謂非淨空不可四衆堅懇道路携持以至童稚悉叩禮俯伏曰願師以大慈心俯從衆請廣度生齒之緣師度勢不可屈遂乃下山席未及暖人所施之資已至數百萬開堂之次有僧問曰釋迦出世黃金布地今師出世有何祥瑞

師應曰老僧出世靈龜自至果於座前得一綠毛金線龜易歲月一寺悉皆完葺殿閣廊廡光耀相射師曰刺史所命者興此寺耳我將復還山矣一日晚即不知所在衆共訪迹至貴溪縣仙巖鄉民相語曰和尚數日前執一香爐步履險阻冉冉而上疾若風雨衆皆發大善心竭力開徑斧斤運風聲振山谷迴環曲折峭壁深窙湍溪注流幾十餘里始達絕頂師方瞑目晏坐如如不動相與興建庵宇始遂衆請而居焉朝廷常遣使者召之辭以老病終不下山亦遂其性也王僕射安石亦常遣人請歸金陵之蔣山其書曰祈嚮妙法不爲不久以塵雜而聽過有賓客則遣去率以少神耀觀之無所不知輒求志言以自救藥自昔有道者不以幽閑獨處爲樂而以忘疲利他爲行師能無北遊人間廣度衆生之緣乎今令曾道人去望早下山師但以偈荅之而已師嘗好食餈與山芋曰一齋粥不置侍者惟自庖爨一日有人獻餈甚欽謹師以杖叩脞終不受曰

汝生佛不養何必供我其人泣曰某始造此毋不知將欲食其止之曰欲來獻耳凡事先達大率如此不可具載山之前後三十里無有殺生者強竊盜賊莫不易心從善悔過自新常有一盜性本頑惡人素畏懾慕望風聲而來禮謁師延之座語以寃債未償盜因發大願盡以力產建寺削髮從師師曰汝當以此生畢還寃對雖彌勒內院亦不可避來世當度脫爾努力善道報無迷誤盜號泣而出行至山半倚松而逝

師外座鳴鍾謂大衆曰某盜今在山下託世既踰歲月其家乃請歸于師以備侍奉形肖無二焉李無咎秀才自京師慕師高名弃儒從釋徒步而來王待制秀有詩送之曰　白華巖下水上昇霄漢霞彩貫日速若雷電几案之間有一道士不知姓氏風韻蕭洒忽從坐中憧憧萬壑千林一草堂已脫衣冠辭苦海好將香火事空王聞君已悞如來教嗟我由隨世路忙還聽夜猿相憶否古擎明月照經窓又曰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坐禪珍重此行誰得共三千功滿却昇天一十二年誰繼踵州人相與奉安于天慶觀焉

師自讃凡千餘首皆無重意句語朴混不可企及師正慧眼通他心目若耀晴齒如編貝鬚常紺色細軟如濛每行住坐卧有五色舍利在仙巖又幾三十餘年後歸建州浦城縣南峯禪院之祥雲庵復六七載一夕沐浴據繩床端然而逝茶毘收舍利塔于院之左

龍華上昇

元豐六年二月十六日吉州隆慶禪院設龍華會中有一道士不知姓氏風韻蕭洒忽從坐中上昇霄漢霞彩貫日速若雷電几案之間有一頌曰　長生門長生路冥冥蹤跡無覓處金池欲認無價珍直待乾离方肯住莫點鉛莫燒汞內外赤龍自然擁雲飛鼎上見紅蓮一粒丹砂誰得共三千功滿却昇天一十二年誰繼踵州人相與奉安于天慶觀焉

妖木

洪州靖安縣縣有大木焉其圍有九其高十尋有半枝蔓扶疎陰翳可庇者千百牛有神物馮之常於中發聲曰我將往某家矣苟不祭敬則其家往往有死者土人畏懾莫不神異之朝請大夫石禹勤時爲是邑宰命工翦伐自是絶怪乃無尤害

李磐

三吳李磐秀才嘗同舅氏張正之道傍如廁廁

之壁隙間有綿塊窒焉因以手去之須臾人物
千百自穴而出極爲微小磐素剛決自任以手
乘之得二三人餘皆復歸故焉掌握中微微有
聲嗚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
衣巾櫛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
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丛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
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
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
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遺裕似有物乘
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宛轉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
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
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

允後三曰少子卒復見夢曰三子皆卒矣爾惟有一孫願以土地與我不然當取爾孫絶爾後嗣龔持意愈確竟不許之神乃降拜曰三子之卒天數也豈其所能爲君之正直誠可尚也乃去

木怪

建州浦城縣之西溪去溪百許步有一坡壟林竇陰翳常有鬼怪出焉馬日向晚多負人置溪水中無敢獨往來頃年有不信者特往伺之果有一二人面色青白奔競前來欲負而趨兩相較力反爲人負而行將達所居頻令回首往往變怪萬狀驚警於人終不頒顧呼鄰比救援須臾稠衆交集乃沙木兩片耳碎之有血貫焉鄉人乃相與斫伐林木平坦坡壟自是絶怪

楊漢傑

楊籌字漢傑少時以其叔父水部君感疾危篤去宅州求醫夜歸將至其家奔走失道會天大風雨不可進權息于路傍適遇鄉人設無遮大

會籌見鬼物數百或翼而角獸首而人身千態萬狀各執一火炬聲若鍾磬者有若蚊蚋者相呼而過意若將赴其會相去甚邇忽有一人大呼曰知郡在此汝輩宜避之由是鬼物遠取它道而去籌有俊才四貢禮部三黜于廷試後從其伯父文莊公廕官至比部員外郎歷知光化軍眉棣南劒數州年八十四卒

浮橋船

澶州黃河浮橋脚船七十餘隻作首尾皆以江藤千餘條爲大小纜繫數大牛以安濟車馬當大河之中湍流號叫者謂之大將軍船造創年深一日輒失之旬餘復自下流逆水而上官吏陳其事杖二十而復繫焉自後亦無它怪

蔣賁

進士陳昇自京師還因過楚州漣水縣訪友人蔣賁素與昇善相造甚喜賁家貧惟有一糧語其妻曰來日當庖此以進妻訴以糧將育子後期乃可賁不然曰無此不足以延厚遇之意

是夜留昇寢於別館旣就枕夢一婦人顏色憂戚再拜而告昇曰不幸妾將俯及蓐月君子存仁人之心容妾子母相見雖死不避言訖泣涕交隕昇覺疑其妖媚不祥及旦忽見僕者拽一羊入詢之云賣將庖果有孕者也乃見賣而堅勉之具其事以道焉賣捨于佛寺至今爲長生羊

龍徒

元祐元年湖州武康縣尉周古婢忽夢黑物俯

胷臆覺而有孕經數月古疑之鞭箠累日竟不自辨雖告之不及信也婢涕泣居常自訟腹中忽語曰本欲十月而出今使毋如此當七日而出矣古妻聞之疑有神物姓負因以告古至七日復腹中語曰更俟七日三更出矣俯期天無凝雲明月洞照雷雨暴作飄風號震煙霧冥合頃復晴霽現其婢已死徐救蘇息乃言曰適有一物人首黑身盤屈自左脇而出衆女仙圍匝捧以金器騰踏升去然痛楚不可忍古視屋極

可以窺天他如故焉經三日忽有童孩蓬髮紫衣叩門而入呼其婢曰毋呼古曰翁翁常居帷帳中哺乳但手出金距臂皴黑鱗自言我三日一至久之又曰我七日一至踰時又言我半月一至卒曰我一月一至率以爲常古告之曰孩兒來我家爲禍邪爲福邪怒曰我豈孩兒邪且呼作龍徒豈有致憂患乎能書方藥及道簡冊中湯劑使病人服之旋踵即効常告其毋曰我日給二鏍但不可使翁翁知家人陰疑苦相詰訊婢因言之龍徒至顏色愁慘徐曰教你勿得言自是不復給他日辭去云我有三十六兄弟非久皆下來遂杳然絶跡

劉之問

淮陽軍劉之問嘗夢游九華山山轉道險林陰深竇漸見朱欄左右映帶徐有草庵下臨湍流奇玉嶙列心疑其非世間也內一婦人據案而坐手操毫管若吟詠之狀因命之問坐其傍乃言近歲重陽輒有一絶舉以鑒子庚聲曰青山

深處是吾鄉把酒堪驚歲月忙憶得去年秋色晚畫橋無菊過重陽又言與君聯句可乎乃曰小路水雲遠之問荅之云人間富貴長婦人勃然變色汝非吾徒豈得造此指令速去之問快快不樂返舊路而行悅然而蘇

盛文肅公

文肅盛公度生數歲隨父度支守官于蜀課秋夜詩得遶階蛩韻秋之句憫不省蛩字因假寐若有人以金字牌倚東階視之曰此蛩字也既寤成篇以獻因告焉度支喜撫　首曰若異日當有文學大名以輿吾門自是辭學曰益富齡游俊造間聲動場屋矣

王抱一

嵩山道士王抱一善相人呂文穆公嘗與王文惠公錢樞密若水劉龍圖夔往謁之時皆未仕也道士見而驚曰吾常走天下數萬里求見貴人而不可得今皆在是矣因指曰某丞相某丞相也某近丞相也某下丞相也卒如其言呂穆

元豐八年國學生負趙某者夜如廁見二人焉一人長不逾一二尺蓬髮而色青服亦青也一人魁大長逾丈蓬髮而色白服亦白也其青服者謂趙某曰我為汝挑燈逐於燈龕中以杖桃之白服者舉手擊青服者首曰小心不要動移矣乃得歸焉

搜神祕覽下

金華神記
湯媼傳
慟母傳
月夜彈琴記
張老傳

宋高郵崔公度伯易著

淮海張邦基曰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蓋編入翠宋文選後集中。今亡此集。近讀曲洧舊聞云。

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乃寓其家于治所。而獨與兒子賓金紛數百千。南適錢塘。道出晉陵。艤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艙上。頹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披髮持及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叱此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于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卽登舟而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卽以金縷衣覺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爲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于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喫緊一旦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兒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慮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挾矣。因出劒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劒鏡精與鬼則挾夫劒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鎗鑼其妖。而不能勝。故鬼挾劒也。鏡亦陽物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偶變者也。以偶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挾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挾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機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移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賴復流涕歔欷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湯媼傳

明吳寬著

媼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戴周營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媼。媼少遇爲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曾竊觀其所爲。塊處室中。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媼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媼。媼爲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跡。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床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胸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媼至。讓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媼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貴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媼亦不怒。天明更與語。煩倒惟媼。能兼之。人以爲知言。媼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貧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爲。不得已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鉄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謂媼患之。相與謀于公子曰。媼雖知醫。然豐伏夜見。蹤蹟叵測。其殆鬼物耶。公子尚慎之。媼聞而愠見曰。吾生平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煞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于世。若鼈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貢自謂。吾見若鼈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爲人棄。媼相會默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恍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癯。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頗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媼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于洛。後薨。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媼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湯媼其來已久。寡孤寒士而不附勢趨炎。器識誠足尚矣。篇中指出鬼物媚人。能枯骨水。孰若此媼善施湯液。爲功湧泉。人安可不務靜攝乎哉。

吳縣王　鑒清之著

蠶母蜀之蠶叢人。後徙於瀕。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於土。食穀。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飢。日三四進。不能捨。主倚爲命。后稷氏主之。一宅於樹。蠶蠶然。有頭目。喙微黠。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鄰於長桑。於土。食葉。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飢。日三四進。不能捨。主倚爲命。后稷氏主之。一宅於樹。蠶蠶然。有頭目。喙微黠。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鄰於長桑。因食其葉。號曰蠶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繰數萬。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漸葉。細細猥轉至。豐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梶。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北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豈足相勝。況久食大官粟。鄰月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蠶禿。而遽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蠶禿。而遽舍胶酵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酵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

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逐鹿之功最大。及今制鯑頒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東。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於顱。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圖爲謀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以盡爲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擲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慷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嘻。嫗而不嫣。盤旋不嚏。且瓦枕藉不善凌躁。即好嘻。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蠶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蠢蠢。不知其數。又挾二龔。栩栩然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臙脂煙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與較。而收其子歸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統也。以蠶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衣被萬方包裹萬靈爲功。棄而又歸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大業。臣請得受而絡之結之。勤以杼。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前。口海進冰絹之助。女媧氏方鍊補天之石。即以命之。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數。再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燔拜。香氣凝霤。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蠶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繰祀爲神。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蠶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繰萬石。禾之弟曰黍豆稷粟。儀之弟曰綿葛褐芣苢。皆次之。繰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得依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棄。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於是衆協然趨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禾公儀母遍天下自古及今缺一不可古詩云粒粒皆辛苦又云多少工夫織得成世之鮮珍天物者當細翻此文

月夜彈琴記　附譚節婦對詠三十首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祇謁先聖顧見殿楹礎遇有一女形悲泣之狀怪而問之備生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丞相起兵勤王復之未幾鎖縶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學宮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哉兵怒并其懷抱中二歲兒殺之血沁入磚之上自宋元至今久已淹沒追烏公謁聖之夕援琴而鼓者久之公忽訝指下之音不律遂鑑爾寂坐謂宮商錯亂必有邪祟盜聽吾琴者語甫畢節婦正色斂衽磚磨以沙石煅以烈火愈見明整邑人義之而未有祠之者烏公乃歎曰此吾儒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構其堂於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石之陰仍作文刊請廡下讀者爲之毛髮森竦湖泗交頤而節婦之名愈彰矣公之子熙光字緝之尤尚風

槩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嗟嗟嘆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凉人靜獨坐軒中拂琴試徽調絃轉軫忽見美姬自外入緝之問曰何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斂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滋南獄太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先聖莫若留在人間永爲激勵令本學地鎮常加守護若其親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奉教言授以薄職俾見衛焉但視事以來依栖無所欲乞於主母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之主則身無所芹獲燕雀之蚍蠓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即賜施行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禍中否姬曰不來也自尊公大君子構祠之後甄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晝主母臨眺舊鄉人非物是不勝令威華表之感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瞻淒然雙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尚淹滯鬼錄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即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以去緝之曰詩何在姬曰妾實之若珙璧元本不可縱觀且仙書雲篆公亦不能識但可誦耳

宜即錄焉詩曰

其一

花照闌干春晝長　溫飛卿
雲飛雨散知何處　溫飛卿
已托焦桐傳密意　胡宿
江南舊事休重省　李玉

其二

魂歸冥漠魄歸泉　朱淑
自是桃花貪結子　王建
風流愧落他人後　李太白
何事黃昏尚凝眺　崔珏

其三

寒蛩唧唧樹蒼蒼　李涉
五夜漏聲催曉箭　杜甫
滿庭詩景颺紅葉　崔珏
舞袖弓鞋渾忘却　憶美人

其四

寫想衣裳花想容　李太白
功名富貴若長在　李太白
窗裏日光飛野鳥　韓偓
身無彩鳳雙飛翼　李商隱

其五

應笑無成返薛蘿　袁用之
時攀芳樹愁花盡　溫飛卿
桂樹癌來雲似墨　柳宗元
人生富貴須回首　薛能
滑歇一曲斷君腸　沈期卿
天上人間兩渺茫　宋之問
不將清瑟理霓裳　宋之問
桃葉桃根盡可傷　宋之問
却恨青娥誤少年　無名氏
只應梅蘸故依然　陳簡齋
哀樂翻翻逝水前　許渾
孤燈挑盡未成眠　白樂天
城上高樓接太荒　柳宗元
六街春色勤秾光　張祜
此地愁風愁白楊　李太白
人間惟有風拖腸　歐陽修
寄客已過關山雪　劉文房
得喪悲歡盡是空　溫飛卿
曩前樹色鑽房櫳　王播
油壁香車不再逢　晏殊
年年惆悵是寒食　雍陶
寒燈頁衾覺夢多　溫飛卿
蜀江風浦水如羅　溫飛卿
世事無成奈眼何　司空圖

其六

家在寒塘獨掩扉。劉文房
不將脂粉汚顏色。杜工部
歸目併隨回鴈盡。柳宗元
東風吹淚對花落。趙嘏

其七

有時顚倒着衣裳。杜甫
豔骨已成蘭靜土。皮日休
漢朝冠蓋皆陵墓。唐彥謙
滿眼波瀾終古事。韓偓

其八

一寸思想一寸灰。李商隱
月明古寺客初到。項斯
且將圖扇留徘徊。王少伯
風靜寒塘花正開。劉滄

其九

形容變盡語音存。蘇東坡
閑結柳條思遠道。范傳
窗殘夜月人何在。胡曾
今日獨經歌舞地。趙嘏

其十

風火年年報翅塵。李易畊
明眸皓齒今何在。杜工部
幾樹好花閑白晝。吳融
狂風落盡深紅色。杜牧之

其十一

綠水青山雖似舊。耿湋
無情不似多情苦。晏殊

其十二

萬轉千廻懶下牀。崔鶯鶯
蓬門未識綺羅香。秦幼玉
亂國山河半夕陽。李嶠
離人到此倍堪傷。羅鄴

其十三

愁心一倍長離夏。李嶠
雨冷香魂弔客。李賀
山中老僧依然在。蘇東坡

其十四

業滿苔增杵滿城。唐彥謙
瓊枝璧月春如昨。張仲宗
往事悠悠增浩歎。韓偓
豈知一夕秦樓客。李義山

其十五

芙蓉肌肉綠雲鬟。元稹
歌管樓臺人寂寂。王介甫
千年別恨調琴懶。談用之
回首舊遊頓是夢。蘇東坡

其十六

一見清明一改容。鄭準
紅顏白髮遞相催。劉滄
肯信愁腸日九迴。崔曾
地迥難招自古魂。崔曾
欲書花葉寄朝雲。李商隱
樹蕪燕香鶯共聞。陸龜蒙
娟娟霜月冷侵門。康伯可
每因回首卽長嘆。李羣玉
衰服殊音不可親。柳子厚
數株殘柳未勝春。劉禹錫
水遠山長愁殺人。李遠
縷衾滴盡源源膩。康伯可
節去蜂愁蝶未知。鄭谷
雪殘鵲噪亦多時。杜甫
獨立蒼茫自咏詩。杜甫
批絡干戈情暫分。李商隱
粉霞紅綬藕絲裙。李賀
鍋雲荒涼鎖暮雲。溫飛卿
獨帶青塚向黃昏。杜工部
到處明珠是暗投。鄭谷
夜深燈火上樊樓。劉子翬
檻外長江空自流。王勃
寒鴉飛盡水悠悠。饒綜
登高望遠自傷情。武元衡
冰簟銀牀夢不成。溫飛卿
清愁苒苒餘醒。蘇子由
腸斷綠荷風雨聲。吳商嶼

風塵荏苒書音絕。杜　甫
荒塘暗雞催曉月。王介甫
玉環飛燕皆塵土。辛稼軒

其十七

處處斜陽草似茵。韓　偓
侍臣最有相如渴。李義山
紘管變成山鳥弄。李　嶠
情知到處身如寄。高士談

其十八

落落疎星滿太清。儲光羲
長疑好事皆虛事。錢　起
且翡綠醽消積恨。紀唐夫
秋來見月多歸思。雍　陶

人物蕭條市非空。張　泌
野花黃蝶領春風。王仲初
只有襄王憶夢中。李義山

野塘晴暖獨徘徊。韓　偓
欲賦慚非宋玉才。溫飛卿
曲廊空倚野花埋。皮日休
莫遣黃金殿仰堆。張　祜

鄉江近戶浸流聲。戎　昱
道是無情却有情。劉禹錫
休將文字占時名。柳宗元
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

位。躡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留何不偕往。姬曰。緣妾前世爲女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爲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尙隔兩劫。緝之曰。然則汝亦眞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妾於趙氏。趙。故宋宗室也。曾妾以騰其女。女。卽節婦與妾年相若。憐其憐。愛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爲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禪隱繡芙蓉極一時之富貴。視寒金井水。瀝萬斛之珠璣所見所聞。罔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譽。主母又聰明賢懿。不出閨門。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以示主。一覽之餘。輒焚。其稿。嘗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王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倜儻。文章水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辨。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微賤。頗習詩禮。不幸宋鼎既訖。元運方興。草昧英雄。起坐憐文相之勳。王江山雲霧。皆實恨。鏡磐之寶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生。顚沛流離。窟伏林莽。主恩雖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殞。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愚衰。歎誰招碧玉之遊。魂吾道屬艱。難孰葬綠珠之骨。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兩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丹桂。玩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諧。意公仁者。見義勇爲。而側耳聆時。未聞施設。君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父卑汝。倡奈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白之家君。庶幾有証。或可就也。姬曰。記文丞相起兵時。永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家爲之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戎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誅戮。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已。耳不辱也。主君姑爲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爲然。主君又舉司馬溫公諺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脫首飾。取衣裙。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諺也。詩曰。

其一

高髻雲鬟宮樣粧。杜陽雜
寧知掌動風塵起。詩　統

嫁來長在舅姑傍。唐　晉
鑒素翻紅各自傷。宋

雙鬟慵整玉搔頭。唐 晉
富貴榮華何處在。詩統統

其三

夫子紅顏我少年。唐 晉
於今拋擲長街塵。劉禹錫

其四

殘粧滿面淚闌干。崔 珏
不見玉顏空死處。白樂天

其五

潮生滄海野棠香。張 維
寄血化爲原上草。鳥子才

其六

百年世事不勝悲。杜 甫
大風原非一木支。王廷琦

慷慨西風淚橫臆。范 衡

其七

血迸金鎗臥鐵衣。薛 能
當時王謝堂前燕。劉禹錫

其八

不見人烟空見花。嚴 維
人生自古誰無死。蔡 襄

其九

側垂高髻揷金鈿。詩統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宋 琳

其十

起看天地色凄涼。王介甫
血汗遊魂歸不得。杜 甫

此心惟有老天知。晏 殊
江山猶是昔人非。詩統統
更傍誰家門戶飛。詩統統

其八

烟籠寒水月籠沙。杜牧之
莫怨東風當自嗟。歐陽修

其九

閑過春風六六年。詩統統
英雄無策此嬋娟。薛 能

其十

堪夢那知鴻夢長。宋 鼎
新墳空築舊衣裳。韓 偓

主君請之曰。若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也。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鐲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死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惟血漬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覩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維妥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綴之錄以呈父。烏公尚未深信。即命騎往文朔。取水洗拭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傍錢迹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其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緝之又以酒殺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辱祭儀。無以爲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君倘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曰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餘然而去。由是緝之彈琴大進。獨步浙中。靳秘此書。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張老傳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閭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役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媒媼令訪覓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媼出。張老因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材于汝。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它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敝者不少。願叟非吾安能爲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韋氏。叟固曰强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命也。媼不得已。冒瀆而入言之。韋氏大怒。媼以吾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點有此事。況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邪。曰媼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叟。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悔。乃曰此固命耳。遂許焉。張老旣取韋氏。閱業不履。負債纍纍。地鄰詬不輟。其妻躬執爨。酒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賀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旣棄之。何不令遠去也。它曰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別去者。恐有念。今旣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下有一小庄。明日上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曰。他日想念。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婁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想念其女。以爲逢頭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襄方訪之。到天壇南道過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地有張老家。莫否。崑崙奴投地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庄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下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徜翔其間。歌管嘹喨。耳目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吏。拜引如賓。中鋪陳之盛。目所未睹。異香氤氳。遍滿庭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座。座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但見一人。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上瘢。固無斯須。泰時。見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累桃頭。卽當奉見。因排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桃頭。請入見妹。其堂洗香爲梁。琅玕帖門。碧玉窗。直珠絡。階砌皆冷清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累敘寒暄。問發長而已。意甚疎畧。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叟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叟生坐。忽一青衣。附耳面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弟暫欲遊遨。以兒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明妹出別兒。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帽曰。兒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都。資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

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五六年間。金滿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許留取錢。不持一字。此輒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彊之曰。必不得。用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則實有。其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王老未語。有小女出至幃中曰。張老嘗過此。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跡皆可驗。因取觀之。果是也。遂得錢而歸。乃信其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者。悵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開行壇花觀。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如何。娘子雖不得歸。如在左右。家中事悉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座。座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但見一青衣引韋前非。徬徨視之。乃貫也。驚歎而歸。又供數年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見聞錄

象鼠

余客荊州見省下小報云外國貢象一隻重八斤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斤於某月日經過德送各衙門觀看夫象為巨獸鼠屬纖弱象所貢者何大小顛倒乃爾

鯖魚

鯖魚腥氣鮮實海錯也故其浙大江而上不越安慶九江然其來必有特故名一日桑陵斗將饒數十尾於荊鎮荊鎮鄙公化漚送食味甚美公即於搆組間飭水陸將領謹守晏匯嚴修武備未幾石西山賊突至逃安失避擊將軍一守備千總各一鄙公笑曰我

儕荊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賊至初李自成子小李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却走之又小李兒實係旗馬探子王二王三令諸股賊四十萬兵大舉集攻城日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計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敗之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健存小李兒一股乃為隨子債事禍子者蓋指史事造擊黃某也黃某即黃得功之幼子出防遠安鄙公申飭戒嚴而黃造擊遠有慶賀遠宵燕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狼狽格鬬遂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刮而卒若鄙公者可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疫公子以世爵協鎮紹興有健兒獻鯖魚二尾頗巨即烹之明日又烹一尾味不甚佳食箸金鎖處漸漸色黑余時在坐疑有毒即不食公子亦不食詰庖人云恐天熱魚餒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

說鈴見聞錄　二

奇珠

奇珠之變幻耳目者不少槩見余所歷甚隘而可為傳說者有數事焉鄙下寮院公署堂名響琴步廊其中則梁上悉塵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隻望之約丈許山左省城歷山上石壁間有光石三尺許照見城市如鑑虎丘山塘之南許氏園池中虎丘塔影在焉實閒城中方塔影在一民家富鍋中每夜以清水貯鍋旦起見影金陵牛首山僧舍閒其門有竅如錢日色清朗時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佛寨上齊南數百里皆陸地也而湧突泉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涸時不過二尺許時有筆庵竹木汜出金陵人修報恩寺塔見頂盤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仙巖人不能到仰視巖上有杵白織機紡車林具參板之類相傳參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云信豈縣石塔九層日中無影影見則蔔吉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驅妖

潯陽鄧定槐家妖為祟歲其女一日有道士齎符於市書以故曰我能除之結壇書符至夜半聞有戛戛聲空中擲一蛇頭約十餘斤又聞空中云原有宪慾故得犯之如是再四然自此妖遂絕道人臨行又畫一鄙令懸中堂數年後牌忽墮地事又相忘為小兒所毀妖復如前一門盡斃

余為童子時見有乘仙者攜雙擊冬夏皆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掛簫管鼓板行則琴劍悠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快活夜卧必在飛簷峻堞垂城堵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時或仰卧女墻弄蓬蘚微雲長風吹送清遶入閨中飲以酒復以一銀盆盛燒酒三四斤乘仙出其勢無盡盆中吸酒有聲咳咳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以其跡涉妖妄繫之杖後有見乘仙乘一小艇在平湖蘆葦間者雖至或曰已杖死雲間何復仍荷管簫之異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雖至或曰已杖死雲間何復在此人耶鬼耶乘仙遂謝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臞遷閩化於廿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每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人貢者猶云三丰為其台吉供養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

尚在廬山此皆仙蹟變幻也彼乘仙者蓋其流亞歟然其吸酒之術近於此加取褐杖下圖宜

蘇衣僧

友人旋楚望述乘仙同時僧冬夏衣蘇衣因號曰蘇衣僧醉後狂言往往徵驗其尊人笠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房就寢乘仙清晨先起取僧蘇衣置金魚缸中水底下以石壓之即趨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蘇衣披之未始沾濕也又云乘仙口啣外腎而睡如鹿卧云

異客

耿同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恭簡為宣大總督同伯隨任嘗至邊城見妓侑酒有佳妓先為一客呼去同伯欲以勢奪之客不

說鈴 見聞錄 四

川附子其進貢者八斤一斤人多不識然則燕石似玉魚目混珠天下事以僞亂真大抵然也

食量

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校勘鎮左營遊擊一日清晨邀食蒸羊其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又芝麻火燒每盤四五十列兩卓余與主人及兩客共上卓路公中軍守備楊貴亦在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獨坐下卓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十之一二火燒每人不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肉火燒并送楊掌家即撤與又矣主人云我們且待吃飯上卓羊肉火燒并送楊掌家即撤與又左盡頃之上飯餚饌豐下卓亦然楊啖食無餘客因問楊家食若何楊云每食三斤肉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韮數斤

一日兩飧而已物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容受然其貼欵銜鋒亦在勇敢之列

巨龜

戊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營基頃與鎗閒走市上有漁人持一龜長尺許潤五六寸索價千文余以五百文買之寄戚於主家木桶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賴公脫我於難今他日尊赤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放桶龜已逸去所夢甲冑士必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彷村園中池水阬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潛四小龜而行見者以為惟孽殺之有患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食之即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獲龜如簸箕大甚之庭中少頃大小遍矣乃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遁去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荀人也挾綠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歸室乘簾外設一凡於東南角內設一凡於西北隅兩凡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於東南凡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凡汝和鼓漁樵之曲女亦和之音清調朗令人神往曲終閒隱隱環珮聲視之寂然詢汝和秘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樓石

參卯歲余館于東魯所居前兩傍各一石條作凳厥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慨然曰可去因以細繩兩根使可作鍵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為扛令兩童子輕輕種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墜第二條彼反以先所墜者復墜置原所問何故彼笑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剔藍拔井桓桑種爪須史之間即得分食者皆戲也若西洋奇器令婦女以一絲一莖挽運千萬斤重物則非戲也

倭國

徵人吳三英曾至日本國言貨至彼則銀島上市官判價無欺客貢彼貨亦不取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偽其風俗淳朴林道不拾遺婦人女子與人極親狎終不亂門其乳甚長曰餵兒喜曰餵奶嘗有意私之出刃相刺其姦禁甚嚴不惟姦婦姦夫並死其家不舉則閭門論死客中有大人某士奇材異能者王爵紆其途以示土地廣濶又黎媼留筆記云有人至日本支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為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

者為將軍三像音馬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着白布移長無至足又云中國伽楠皆非真真者放國亦不易得取伽楠法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逃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像重加洗刷上着畫之摩酬其直次下者聽別售又言將至來浦過黑水洋最險吹沙無刻停若無風緩渡則沙壓舟沉人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人才出羣者試數年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人為冠冕也蕃荒異域去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女避秦之虛遂國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待相傳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流傳既遠數千年間聲音不同其文荒遠不足以續聖教故不相合耳然猶市價不貲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聖教不行宜其有浮海之嘆歟

羅道人

羅道人者蜀客遊江湖間十餘年歸住江夏山中後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床罽碎穀瓦坐而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烟火中人也客至款論惟云為臣忠為子孝即是大道餘殊其末也人饋以衣食多却之堅請留則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虎狼窠也前篠蔽塞其徑訪之者披棘芽而入雖遇虎狼不為害其山為熊羽經業羽經多病蕾裹糧入隨之數日病少瘳羽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身沾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日稀云

迓海

劉觀察孝摠奉 命往紅毛國做船勒要變悞入黑鬼洋舟人令

仙筒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會稽孝廉建安遺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事頗驗又時顯靈异能于空中致奇花佳果忽月餘不降遺玉筒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吹然吹之不成聲夜半喬仙于空中弄笛聲音嫠嘐數里內皆聞之後有異香繚繞時值秋仲庭梅數株二時吐蕊明晨笛遂不見

仙棋

余嘗見仙乩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咎也詩有初唐氣畫無南北派而更精于染色脫則時與人下棋必皆賽然後負往往不固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遇則乩公負似欲以詩畫代所得濟世也又一乩羣聚判事適有閩子至乩書判詞利鈍盡仙家事也不識大仙善與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乩以為可閩手遂曰凡人何敢與仙對求讓數子乩云讓九子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凡不同焉得讓九子乩因安平國遂佈九子乩着似不能走焉子乃曰大仙游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棋乩答云不妨有

一切在後果因一切因于全局俱失因于局部俱失因于大仙得無為仙中之因于乎此云我在十州三島間為第六手夫妻小技耳理深至此則凡學問豈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日子亦有滿盤俱敗之着

王叔之

王叔之楚黃人商於京口精奕業獨步焦山至山寺一直子飛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留山寺次日復款話盤桓數日叔之自念生計之本故里難歸僧意殷殷乃發逃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曰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羹淡飯可了此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內因授易一編令玉熟讀將為講解微義洞悉而益不及術數居

三月餘謂叔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矣數當自金陵始次日有忽至山下僧曰客舟必往京我有一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予另小巾履色服換叔之故衣而叔之儼然術數中人也叔之在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裕如即巾服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又先語叔之曰到水西門即謁某秀才告以秋閨應中第六但今錄科遺才俱遺賓當以京幾道送入場不必參託抵水西門至一館中詢某秀才諸生問所以叔之備述秋閨名狀科舉不得之故諸生曰秋閨尚遠科舉發榜在旦晚閒館生俱來問一一決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家次日密小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等第無一爽者名遂籍甚及秋閨而某秀才果在第六當事聞之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轂轍號曰半仙

飛賊

濟州吳又嫂入都攜重貲進前門往來府廨多行李者即覺空虛

然人衆中不遑查檢抵寓啟視素金畫失矣時又疫兆見現為巡城捕甚急夜三鼓忽聞除風撲戶戶不鑰自放一人從簷飛下披髮杖劍長跪榻前曰前門上失物是小人偷去公能忘情否又叠懼甚速曰已矣當即止捕耳出戶擲身屋上隨風而去片刻無蹤又濟州孫宦家屋宇深邃守衛甚嚴積貲寄室中雖堅一日啟視盤如聞之有司勅吾捕刻視毫無踪影不知盜所為孫宦告當事械繫諸捕緝限嚴吳宦晨起妻室盡畢整迭見冠懸于簷除莫知所謂及夕寢酣廉下有物視之乃利刃懼而止緝又月餘其僕狎一妓見其約臂為文人物問從何來云海上僧所遣每歲至至則馳報但其膂力絕人能着靴上磚城且至女將手縛背扳引汉以足踏佛殿柱至磐頭檢椽覆上了無障礙雖有多人恐

不能制莫若以計取之彼好酒俟其醉斷其手足即成擒矣未幾至如故言縛之至官一歎而伏

假冒

楚黃李公夢白歷階至侍即多厚德為外官時一人自稱座師子見公詢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已未幾真者至始察前者之偽遂其人復來請托公徐曰敝世兄非至見館署中其人惶遽而遁又黃俗北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士同姓在汝寧光固問談教稱公為叔後公以侍即數政歸道必由此館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識面平時假托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然以猶子禮待之親造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益佳學益進遂得發達

李後佳

東魯李秋期諸生也有子佳哥聰穎絕人年十歲時藝不待傳思詩賦亦警拔可觀是年入塾試課秋久雨文宗見其年幼出對云雨久莓苔紫佳隨口霜濃楓葉丹遂入庠不數月渡汶水死秋期哀痛不已後生一子亦敏悟六歲就塾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哥入學對對如佳哥乃知佳哥再來因名復佳詢他詩文皆能記憶余聞時僅十餘歲今不知壽夭榮枯若何

借寫婦

荊州王文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翺祭之子播舟自鄖歸遇一盜舫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尤夜泊荻頭話播隨從云舟中麗人主人愛妾主人即此地某官也任滿將還尚滯成都令移眷至此以快

丹術

燒煉之法自有真傳非有道之士不得遇之人不得成何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聲色貨利之徒是以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未有不受人欺耳獨余所見二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卿者燒余札作紹往謁泰安州趙樸庵侍御余問欲往彼卿行道乎抑遊太山欲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侍御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太嶽聞侍御得丹秘基未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蔣嗟叟孝子也侍御為節孝故諒非泛泛子純孝特默千金贈之余笑曰若是侍御為節孝故諒非泛泛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新安汪若之商粵東恭肆中遇一老僧與語深契禪理因邀至寓煎桂累日邊問寓有俞螺珠者為仇家看告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不則為微兒矣若之生平負俠然苦力不能深自浩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需即索炭器之吳器之云所值幾何僧令秤數十斤我為點之隨即索炭器之即以燃炭進僧出一包取七許擦諸銅器着火燒赤以水洗之皆

成白銀鎚錄以獻俞得脫是夕老僧亦不知所之之二人者其得真傳者歟然所濟者節孝寃獄則為身家計者必不默默亦必不成今之達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見剩餘其真假判然矣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挾綵桐遊江陵嘗與諸武弁獵飲於韋臺俱大醉委之而去臥老梅樹下夜半月色如晝酒亦少醒欲往前尋宿有素衣婦冉冉而至曰妻家距此不遠如不陋棄幸惠臨少叙款曲生領略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雅潔遂留連數日情意既洽至於忘歸生問其姓氏良人何往云姓胡為虎所傷自豫徙此實鮮戚屬成君風雅願托終身生於是賃居托言娶婦載以俱歸實客稍

賀雜沓應接裕如居恒中饋女紅事事可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瘠有僧見之曰君所遇歌厲之妖也若不舍之有性命之虞宜亟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挈囊登舟婦追奔及江見舟已發哀號痛哭生投長沙友人以處自是漸安越三載荊之貴人召之於是整棹來方登渚宮之游而婦已先在喜形於色仍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僅存一息懇僧治之問始還之處至梅樹下作法婦狼跋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斃一白狐也生調理年餘僅得不死已為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遇不澤慧劍斬之鮮不為山妖木魅所蠱可不慎歟

屍蹟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賊驍甚殺傷

吳士頗多及收獲而食之馬即割分於此血跡遂不泯嘉興三塔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然

剖心

寧陽民李養魯父病且死割股作羹石愈未期年母又病藥石不効養魯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取肉作粥隨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生汪姓者療之四云胸間瘡裂五寸餘氣蒸蒸出痛不可言汪款以藥飲食無恙期月而平

瓊枝受仙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户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殺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

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嚼大同時有受仙者獻忠亦召至桂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受仙侍是夕受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命之飲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憾當獻忠猶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遁納款稱臣裁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受仙一媚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貳於忠臣義士之所為耶若瓊枝之死受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則為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嘆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來

為程溫相公致政歸固壽地入山途遇昏黑遥見隔林火光熒熒
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墻外呼之告以借宿田云此
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為其戶以倒鉤藤絞門外我不得開
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破門而入釜倒鉤藤虎狼所畏
一齧其刺則展轉鈎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登山中人識此藤
性不然雖有兵伏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
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
識與史談河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回子具如此全才
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
亦大慨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為烏程相公即大伸作痛楚狀云舊
憲牧遂不從言問姓氏亦不答攻半家人啼擾禽獸之屬頗多
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探踪之不知所之矣天隱逸之
士或毓衆石或厭軒裳或棲林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
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矣則又高人一等

義貓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重且義其睛金黃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入覺而同貓竄通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

說鈴 前集 卷五

趙弼言

說鈴 前集 卷五

楚黃麻城捕將雍精吏黃衍年五旬無子嘗禱於東嶽帝迨歲庚午方舉子墮地即啼不止時雍惡之曰吽吽勿息非有榮憂必為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忽作成人語曰毋棄我我思我妻若子耳舉家駭甚問若為誰曰我即同邑劉太平也隨國安令劉元長為記室已已城破沒亂軍中游魂無歸今正月朔過東蔽出逕傍一僧掌余鳴冤帝令司籍者查之云我尚書十八年陽壽於大叔中枉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為李吉所陽谷令兼資曾於參語救活萬人高二兩命令生當以十七歲序洋妻曾氏為曾孝廉孫女帝問司籍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時雍某年月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曰時雍以溺五女準大惡應受絞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益萬壽寺行僧苦寒僵臥欲死

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煨大碑寒可不死是日時雍適有一文投在囊慳石給之同行者亦以一文投一束與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途見一婦屍將所得為倡欲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疾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弱帝因命我為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為不爽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閒閒細語庭訓瑣事間有少誤因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當年在幕勸公勿受某三百金入高大高二罪既不允固於參語易數字高後得出然我以是再生而公以是得大謚奈何是時李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不數年相繼淪亡不絕如縷然好事者競抵時雍家聽其子言其子曰我非樺柳神何以終日使人絮絮不已自是絕口不言時雍因命之曰嘿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曾氏者為幸未相尚未育也曾故望族孝廉昆季咸錚錚有聲時雍一寒士耳其不與締姻明甚時雍亦戒勿言迨一時高門求曾女者俱不就癸巳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寨恰與時雍咫尺弱言模經赴館每過其門曾輒愛之反招時雍絡姻好焉又弱言云劉太平先世為永寧州牧全一女人節當歡帝審全善惡時是女在塔下相視而笑歡帝隨註此女向曾脫生蓋三生之石已定又不待月老檢書矣其引導訴冤之僧亦未可知審讀梓童救劫經見處分元秀溺女事甚嚴今參以時雍之劉流俗溺女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為麻已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載言之悲悲

採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子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斃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父某叔某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為人一拍即跪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幾皆驅入深山令其樵採燒炭閒爆力作運出貨賣某以某無子留育為子今已婚配生子以某忘本家令出賣戾奔此前告因行客安徽當事緝拿見獲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聽哀顧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衛生且讀書未竟顧親揚名烏可即死堂帝憐而假之年未穀帝曰汝命止

過大士得再生之故口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食淫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緣位戒勿仕而已後顧母口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成進士不茹葷其于聲色貨利洎如也惟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某縣令卒於官崖建勿仕之戒歟

賣妹夫妻

有宦僕勢張甚與吳人鬬說訟事於當道得吳人之女為妾遂惡其妻思賣之以妻貌隨令妹出相紿要同妹往某處家令舟人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舟舟人夫記同妹載至娶婦舟傍令其妻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遂擁其妹去後聞落衙衙中蓋其賣妻時不由媒婚故也又羅公彥江右名家子風流温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新墓哀甚素箑艷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葬歸將遷人耳公彥視其銘銘其人曰諾索值極廉當成婦夜至花燭既散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彥一一答之婦見姿容韶秀又富於春裝嘆嘆良久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紱柯者即妾之良人也不事生業每以妾給遠方人明晨必與羣惡少來逼其無賴君若有容方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公彥即如言遷去未明夫果擁眾至見是空室舉皆怏怏夫宦僕以聞說事局人之妙欲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總之設穽還以自穽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舜雷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為諸生有聲庠序間以貶檢為學使者褫其衿非遠去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夜夫律應誅七匿萃盧中縋掠海上久乃遁去聽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聚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纂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指道人過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觀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為諸生則收檢為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置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石亞則又齊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污也

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獨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請書有好女子造之與之押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為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妖固為之媒及新婦入房放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來家譯然逐之了無懼色反叱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為怪不絕求禱於法師施鼎生就醮增紀無懼色乃法師劾玉朱二天君入擊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聽自叱妖見神將下擊潛我脚下破百餘劍破顱而遁殆即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

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獲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予一人忽立而號曰吾弱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予誠我為上方君予放女子益予年餘飯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為汝殺之今其子若孫禦於我與之伸冤予之法無奈我何未幾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色氣一丈見一巫師身被百創頭顱粉碎衆妖繞之巫將誅衆妖為援照獻無算貴神者即上方神擊擊得貴神援劒悉旋屬與法師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擊狂飆見神甲士數十百圍縛其酋盡戮之吾儕是以得免意妖孽之與必倚貴神無怪乎小人亦必倚權勢為與援也然正惟妖孽必倚貴神耳奈何貴神受其賂天將捧擊之時絕不聞一為手援豈為貴神者皆如是乎噫我謂倚與後者即米山之靠也太陽一照米山自消故天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之何矣

宿寃報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丈引駱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姓金陵人明初為偏將隸魏國公子慶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身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艱我要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耳因強劫我要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遂之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戎志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為高爵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人不得報即今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

畫美人

王懷庵為寧化宰誌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忽王學堃收將
服絕無尊嚴道德之氣僕一小婢頭髮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
玉女之儔余密戲曰此美女獻桃也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寢處其
中每夜見兩女子似夢非夢問與之卻兩僮雖心疑秘不言未幾
懷庵死喪事中衆宿於此有小三兒者雖說祕尚未入睡卿見兩
女子從畫下冉冉過人狂叫瑛滅即倅其軸兩僮尋亦無恙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豪積逃貴貲在山中不納稅糧隙者擇地拋人骸發人塚視為常事王懷庵令汀之寧化嚴懲之風少戢有齋甲塚為黃乙盜葬訟至官黃乙強詞証墳時旁云黃氏塋當事私訪之亦曰黃氏塋令一隣邑人再

訪之有塾師云是塚墳照穴已發主穴發特人多昏暈禮鬼而止因指近邊某處為匠工身見其事歸述之懷庵往勘塞呼某某云曰法同發墳焉俟免刑供如塾師言因嚴訊黃乙供伏言先發主穴惡氣逆人不得近實未發遂起驗第一穴壙石書皇宋德祐元年月日與寧詞符合驗照穴則順治初年葬黃氏骨也發塚盜葬顯然因追已發二骨供云屍厭如生焚之不燬埋山後與棺中金魚玉玦垂耳約臂之類皆追到官驗屍果如生備棺仍埋穴中押黃乙還兩骸按罪如律其未穴之棄於發者以惡氣迷人如孔林董墓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年之後有今日之刼而為之歟

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之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銀或以雲母皆可不化獨寧墳之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主

同腐而又入火不焚更可異也

金粟

襄陵張副將河內人家忠貧休官不能歸以家丁數人食糧本營恥以餬口舊同官朝之曰何不將人口珍珠來用余詢其故曰彼曾將珍珠數升盛一小人口送主將不受出坐官廳分散同僚故也張因言向時金珠無用曾從川中來所在饑荒店家飯一餐銀三錢與金一鍰不要添至六錢勉強收之然不以日用為苦豈知今日展官二品粟賤如土活計反難濟急嗟余因言之主將助之三百金回二頃同官各贈有差得耕稼以老焉噫有金無粟此富庶之後偶值歲歉假令今日粟貴寧復有珠玉填委之嘆即積穀備賑余曾力陳三者制府疏請舉行已久忘民者苟實心經理可以備一時之急矣戶口於流離起老弱於溝壑功德豈大焉

銀走錢飛

余為童子時里中有數人汪鬱施者始為巨商坎坷耗先有多金寄於室採取四散走失十不存一二也一兒曾為蝦蟆大門檻下取時覩者甚衆又一人寄金於甕中亦為蝦蟆咯咯叫跳而去又鴨方卿呂大婢所出也其母私畜淨錢為餘於篋時見空中蛺蝶飛止一日放箧尚有錢化蛺蝶來成者甚多而錢已失七八毛焚庵云在兵部直宿納涼院中閑室中漸漸有聲聯飛不斷頃一二於庭鏘然有聲拾之皆錢也人謂銀錢飛走其家必至消乏余獨怪此物之性所親近者皆徨頊貪鄙之徒見慷慨丈夫則匿跡遠遁每深惡之客有為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

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匿於之又何怪其絕交於此而翻媒於彼而訟彼也

壽

熊公喬渭汝寧人於崇禎年間撫我浙迄康熙庚戌訪固始祝山公毛生因道及熊公小公六歲壯時房中頗備姬媵晚而年前又娶二少艾生一女嫁其子若孫皆致政矣及甲寅孫潔初生為周歲延謝扇歸其里授剃來謁今又十餘年不知尚在否前州城中一小庵僧云一百四十餘歲每日挑野菜同豆飯食通法華經即提督青備伊蒲笑受之但略嚼一二勸之食口渴不得入十餘年肢生而逝僧水月住於

州城北人不知其年彭如七十左右人反莞撫臺莊浙太夫人壽撫軍回當日在德陽每一老僧號水月年已二十餘對坐祖母及家有孫延撫浙江彼備反見之今改撫浙其言雖驗但又稱四十餘年不知此僧果在否撫軍訪迄其庵談昔平在遷華嘉遷撫軍老僕皆識之云其容備昔言禍福亦時有中者人站號端德歲言其卻龍山中有張信者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娶王氏以二年生今一百三十餘歲尚為人行藥必病僕似八十餘歲人非子與孫皆先世曾孫亦垂白矣大抵日啖鮮何首烏與每酒不離筆味五六十年矣壽之多者仕聞有之或云自先天者如云由能養非真如荊州僧則不知數所若或云從混沌者其先如盤公則果自先天則張者不皆壽而弱者不盡夭今人終莫得而測其理

癘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州一時署中連喪多人孝修亦卒家門始同時令於南寧之隆安縣隨行親識僕從僅十人莊任不數日死七人水土嵐瘴之氣叢擁一室從此皆奉德裕跟崖州有許白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術甚平平程碧山亦恐入歸去萬折千迴繞扉城後遊一僧舍見壁間掛胡蘆頗多問中藏何物僧云此皆相公當國時折貶之人骨也德裕爽然若失是夕即卒要見遐方瘴氣為厲從古如此非特今日為然近有僧自隆安來者云地上時有惡氣一線冲起非烟非霧犯之即斃見者須閉氣合眼俟其散盡乃可語言應務嘗見異域志云且末國西北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土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橐駝擁藏鼻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及防必至死斃又波知國有三池人汲以養魚須蓄至三日魚始中一無所有方可食若見魚蝦乃些小亦蛆之類必不可食食即腹中為蛆噬其心肺死乃知過遠之地迥非中土可比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滇南撫臺其色黑間有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雖來自西番龍種也撫軍文炎不知珍貴養之群馬中漸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軍曰駑馬以安閒飽芻長慄駿馬以

馳驟出汗則不生他疾譬如有才者利見用之無軍許可出處此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之者其人遠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攫耳一手掘目馬戰不敢動復下而龍之擊之帖然與常馬同耀而說之兩耳但聞風聲而已不辨所見向一時往回越百數十里視之周身流血撫革以為傷其乃貴血汗也自此騰躍超羣人皆以為千里馬憑向使是馬也不逸其人之識非不敗墮淺于無軍之城耶鹽車之困伏櫪之悲千古所以同慨也後在沅州曾見某王子經過坐馬汗出如血或時而騰驤奔躍或時而循習調良若樂為王子用者乃益信撫軍之馬特用柱其材耳

佛光

有紳宦於滇某路參將送烏斯藏佛一尊高不及尺并銅龕一座云於某河中放光茂水流得此一佛靜處夜深月黑虛室生白掌疑有珍寶在內啟之乃見葉古經一卷舍利子十餘顆一童子分得五顆歲一迴出其五色變幻者隨即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不去後修東塔中之塔中

採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跡罕到遠人往採必糾合數十日人裹餱糧操弓弩持器具而入山中到處皆喬松大見天日恐迷失歸路斫松枝燒火作記行十餘日深千里方有參有參處鬼神白日出掠人神虎怪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出必償願此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貴參之人余以為言之太甚未始深信閩西域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號馬糞為標識行碛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夫人腰急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怪異為非誕也夫參為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護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譴則貪利之徒不至一朝採盡無遺遺種不止雖然青天白日魑魅魍魎叫跳害人都邑之間往往不少深山大澤此類窟穴固其宜耳

向關生

向關生東粵之任城人小弱冠遽文舉就有司試輒高等讀書南池傍遇一女子絕姣與之押既久人皆知之壞止應對宛然閨秀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當與子為夫婦其祇友咸以妖魅疑之請道士驅遣絕無懼色曰毋逐妾第恐篤書令首再合期遥耳裘及三載小一綸挾生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邑久今當暫歸此編乃修鍊工夫君可習之另圖良晤贈以詩云齊水流長不盡歡小山招隱月初圓好留顏色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條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疾幾至不起因閒習編甲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客淮上娶南氏女視之與前所遇無異其訓以前語則憮然好留顏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隱應娶南氏於淮安合卺在卜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何

男子孕

一梨園子弟腹漸果時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月一肥中有肉長三四寸略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暮見庚己編齋

門白甸寺有僧病瘡疾死僧少齒美姿容茶毘忽爆一聲腹裂中有一肥肥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又開門一男子生子死街卒以聞於守徐公公頗諳門子回顧舉恨之按生育之道父精母血始成人形若獨馬禾生稱於不長理也男子懷孕此必無之事倘歷慈之氣勝結不化久而成形人莫測理之所必無也

債負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者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楚以平日交學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債李重還之始滅券未幾時死李家二驢產駒類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並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又六合張家頗富有尤門子負其銀若干忽夢尤曰我來做牛償前負其夜產一牛跡尤於非夜死矣後於羣牛中尋尤門子此牛即叩頭曰汝來償債予又即叩頭若應者夫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于異類也語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誠此臨財其庶幾乎

么兒王事子

一武弁家蓄羊數百隻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廚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即貸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乘大吹牧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毋散失前流入滇黔為僞弁被官兵俘獲時纍纍因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能臣鞫之詢及鄰里居姓名刻史異之退問母母令據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因中拜天大慟洗浴更衣庋忤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為賀刺史編

么兒王事子

一武弁家蓄羊數百隻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廚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即貸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乘大吹牧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毋散失前流入滇黔為僞弁被官兵俘獲時纍纍因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能臣鞫之詢及鄰里居姓名刻史異之退問母母令據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因中拜天大慟洗浴更衣庋忤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為賀刺史編

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么兒挺拳搗虎腎大吼

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么兒挺拳搗虎腎大吼

之翁亦在席客謂翁何由入渡黔翁曰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驗其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驗其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驗其吏目

幾人數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既殊人音復出眾王甚愛之清初為大帥所得乃隸樂籍一都閫狎之千金貿去大帥將其短篠素手金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賚都閫旋以缺庫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主于獄底也遂辭去復至漢口客處一室至中秋月朗遊人雜沓飛瓊捺鬢凭欄喉轉一聲粵傳九陌聽者雲集明晨巨商貴客車馬闐門大高聲償數月間逼以所得緩頰清耿頷都閫出遣人來迎飛瓊回妾本烟花賤質主以私妮動虧國課致陷縲紲故蒙垢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繫既深之身復陷臧濁尚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三四尺許其色青集於徽浦龜山之麓衆鳥萬計翱翔嘈雜於左右凡七日摩空而去鳥衆所汚田土如壘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其數又期年余住青州其時亦聞巨鳥來自海上羽備五色而從鳥如之去後亦多死鳥有遺粒如珠色光澤而碧識者云竹實也

冥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鄧康節之風靈驗頗多不能殫述一日在蔣五兩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令取一物來遠水一踵在前即持與之回此花纔開一朵應有六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太白詩數十首淵明歸去來詞東坡前後赤壁賦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日可熟數句亦慧矣更可異者清晨光誦觀音寶號大士呪然後念詩句否則專之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矣其夜死於籠此數名費叔方言於鎖南親見之音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數之誦經往往於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為無上道及死笑之有舍利

虎異

曾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有隣於道上遇一勇士自言善搏虎欵至家和其妓頗精村中戚以酒肉請之俱不醉出不操尺寸刀仗村中好事者欲試之俱與辭勿許明晨歸腥血滿身而又一無所獲人咸疑之晝卧於室聞聲如雷窺之虎也驚怛告語操器刺之放門躍出大吼而去

附虎性

胡總戎救虎甚多諫虎性最奢言虎方奮躍之際有勇者不為
之動虎止而坐逡巡俯耳而去其不食小兒者正以兒幼不知虎
之可懼故不敢食并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
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裂於地非虎褫之使為之也其食
男子必自勞起婦人必自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凡遇之者作勢
與之敵而避其撲三撲不中則已或引至曲路即可逃蓋虎不行
曲路恐人虎食大則醉大虎之酒也意知之審矣宋宋范文穆公愛
談虎事嘗構一室榜曰說虎若胡元戎之言可補說虎之不及元
戎諱茂禎洪經略前鋒

蠔蜃

荊鎮鄖有黑蠔日行八百里荊州至漢口驛路七百二十里有警
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即達武昌尚困漢口覓渡稽遲一二時後
騎至京涿州相公于元淮持千金購之不與歸復遣之又克州刑
廳快役一騶日行五百里余嘗騎之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
其前及馬喘甚而騶行如故太守愛之償其值畜於廄未幾以生
黃死不走故也

龜

舟泊襄江有平沙數里舟人畜一猪幾百斤為祀神之牲驅牧其
上倏見一龜奔岸吼吼作聲嗡猪涎入江舟人往驅之復有數龜
趨人人急走龜即掀沙搏人幾為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
波心如甕如碓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蹉於此
等為所啖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鳥巢其上及冬延燒千有餘户余時宿
漢口寓樓隔大江火光照耀明日渡江經所焚處中有草房四間
獨存老夫婦費烟為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借
宿其家明晨辭去出一符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
至火發之夕道童復來戒勿遷徙倉猝中不知所之赤鳥亦他徙
庚熙癸丑秋杭城大燒五千餘家一日夜不熄先是兩月前有老
尼至西湖斷橋下云我自婆源過師到此師從橋水下化去我亦
於此逝矣募人製龕于約日回首至期果狹坐龕中舉火燒至胸
猶揮手拭汗向衆合掌而寂闔動一時即於橋下建塔施者雲集
未幾城中大陰陽家以火龍頭上興土木所致即毀之先是陸麗
京夜夢朱衣神坐中庭怒甚侍左右者鬚髮皆赤祖先再三哀懇
色少霽若從輕意麗京醒思神色俱紅知是火災即從入山後惟
居罹于火耳又一紳好道魯學術于異人倏寄一符一札云有百
日災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即火盜之患均可與矣但百日
內不可外出紳即杜門謝客已九十餘日及火發戚家人闔户謹
守前後左右俱燼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視莫不嘆異遂有尊者至
送之尾礫中拱揖失狄折尺計之則百日也

石獅

越中一故宦第甚宏敞門列石獅二亦桂精緻夜闌每聞重物震
動聲一日大雪人多扃户復聞夜間之聲啟户視之兩獅跳躍相
爾爾作即或磕或觸硜然有聲大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

以砲擊之乃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湖女子夜祭一物所過身冷而重精神委靡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罹入壇攫法師法伏劍斫之聲錚錚天明逋去追尋左右見巨室石獅被劍流血碎之乃已

長舌

一士人美髭髯儀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者曰鬚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感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陰告人曰美髯不得好死而士益不知也會有馬通人者以妖術煽衆推士為首事露逮捕繫獄髯一夜盡白而瘐斃至白乃已之言果驗

種牙

僧痛畧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啖兼人耳目聰明自言五十前基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偶步山門間遇道者云子當享遐齡曰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病日劇焉能久此生耶道人乃出藥少許令含片刻痛楚即失動搖者皆堅如少壯時復教以導引之方體遂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日一次又聞之故老云嘉靖間有卻雲翁者問人求少年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十九德以末藥入羊獃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釀鼠膏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壯盛或老人牙已脫落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而截大蔵硬餅如

天矯

武君仕

河南浦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君相少為縣蒋繇籠夫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屢有戰功君仕已沒君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中騎率二十餘人陷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矜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發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衝突君仕見兄不出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緊擾數十萬賊中賊皆喝采曰

其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鬬賊所中流血被面於是一
鼻裹之生擒飛啜者歸衙其腦合食之其勇敢如此君仕終官太僕
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膂上有瘢何狀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樓肋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如綉真鋒鏑之餘也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杭城尤甚余應試在省聞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雖戚里無敢弔問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買棺七具尚少銀若干約送至家找足到錢塘湖干匠同來入室門首其人入久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徘徊入見七屍在室填來買棺者亦一屍也匠因奔告土公將棺斂之數云

奇技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透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葦又刻木作犬蒙以狗皮嗥吠跳躍與真無異皆以鐵為萬機此其微則不動云即木牛流馬法也又見一人以蝦蟇小者二十四隻大者一隻按古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毫其蝦蟇輩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者踞中南向若家長在上則北向小者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遞鼓蝦蟇聲應拍不亂凡一才一藝之事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技不過以精神鍊其妙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巧無比嘆曰若移此心思以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耶噫致力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之娓娓以夫轎送霏霏歸并許買妝花若干匹之至三山街花帛鋪前少駐俊僕調鋪中曰夫人親買緞花一一持至擇其十端後僕隨一僕荷歸取緞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至止剩輿夫店中詢之知為妓者圍迫金窩間無人矣有富者揖一馬者曰幼離叔父三十餘年何為至此不勝悲泣引歸沐浴更衣以叔禮事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而曠為富人叔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訣云持銀留此我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即兌換店評其去久拉丐者物色之室已空矣出包視之瓦礫也一童子賣飴糖于市一人盡買其糖復與數十文令負錢數千至一銀鋪換銀稍錢云錢若干要換色銀若干取一封與我持去看將錢交易令童子止此候我并取錢交店中去久不至店問童子童子云我賣糖僅我來者也故視所負來錢兩頭青鉄十以泥貫事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考授知縣謁選入都道閘息鮮衣怒馬數人並轡談言極為投契同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同摯槖蒲謁選者傍觀中一人捻錢將盡尚剩數十文倩謁選者曰我欲如廁為我一捻及剩錢出回錢是爲一銀作兩一兩群越通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出睹成集回償數十金猶可若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不足辱尺不回賭前程革退殊為不便同行俱言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外趨番排闥

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放歸云送城上撲下罪如何
你罪如何棋下子弟各出白物數十金求擇考選者竭行資與之
不肯并錦衾繡帳席捲與之臨行云我道你有大蟲纏不道果箇
窮鬼并棋下子弟一開躍馬而去展興問店主人亦過矣甚有避
逅相遇即願納交或稱貸契誼捐金即過其家婢僕從行實玩充塞
好飲者與之沉酣仰戲歡呼或詐失財物誣之貼償好遊者與之
落莫山水庄園或入豪家與賓有勝者共傾之變化如神令人莫測
嗚呼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源偷騙成風不難嘯聚上之人苟明於
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清共勉旃耶

八寅

中州有張麗墟者才華高古善作甚富崖岸極峻不妄交與言論
皆有根據於明季棄故國家於楚之荊門山中嘗為余言其父奉
天啟甲子孝廉未發榜歸至家有鬼來攝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
魂遊山中見虎狼成羣演習武藝製造器械問此何為者鬼曰此
將來寇盜亂天下者也又渡海登山見宮闕巍峩書聲盈耳問此
後為何鬼曰此將來從龍之臣也又引入一山林木蓊翳居民安
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時見真主曰汝壽不當終世有陰德故
指汝將來久遠之基仍延汝算益勉為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
避亂至荊門山中僵如所指避寇處遂家焉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陡數人挽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
曳之起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攫所當牲畜
要追之虎釋畢撲要來啟籠之衆以為奇又云要往平當連斃二
虎盡特一虎耶衆中有識之者曰來然

婉蘭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
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裳
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視之一女即尚有微息負之行
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魅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
婉蘭也嫁商某以千金買我為妻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
主人今春往漢口沉將歸主母醉妻以醇醪沉於河不知君子從
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為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囷窩於君
傳遞居停與其主母為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
倘再遲一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莞爾計曰陳生棄人遠
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
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即與婉蘭諧伉儷挾以歸楚

黃白之法

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游遍道與無所不知然嘗問黃白之法果
有真傳乎曰有日常功行即真傳也內丹成則外丹成此不易之
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仙自得丹不必遠求若民俗之見謂得
此可作富厚仙翁蓬萊方丈之間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真傳
亦必不就也昔劉向等心力學為世儒宗乃得淮南秘書上之天

于令與上方鑄作事甚費辛無驗詔下向徵當大辟尼陽成庾乞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丈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亦為方士所惑晉葛鏞鴈一夕而改故其詩有金丹過火空之語宋潘逍遥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于由亦曾試之將來大見一大猫據爐石溺叱之不見終亦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顯華崖長老投之大豁然大悟觀數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生程明道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扶風僧而皆不為知此術之深者歟

李半仙

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商於吳粵連歲館惠惡瘡僂向與一李僧交好貨栖養病資本耗盡手足指稍漸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僧舁之山門金剛下一夕徧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曰子疾苦矣我為療之授以藥丸七每日一丸完即自愈言畢飄然去覺異香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瘡盡落但手指僅存其二兩足無拇取搗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若者復至曰病雖愈何以為生袖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無以餬口當作折肢良醫也因賣藥於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云腹有坎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人曰得巨龜食其蚤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龜非龜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天往富室治病指一傍觀者曰汝若腹痛即其人曰苦甚令稀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

說鈴見聞錄　署

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經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使其分寸銖兩皆起於黃鐘則器精倫諧知聲音聚神聚則技精耗氣竭則技雖精惜思不專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樹琴則地祇皆升吹律則天神俱降今子之技病於雜好而不精于能遍絕他藝我有平生所弄之笛將以贈子習而純之可與古人頡頏矣出笛授客之而去明晨訪之主僧言先師精於笛死數年矣此笛徇葬之物也客精於笛笛益神妙他日遊西湖宿舟中為彥梅花曲湖波搖動蒋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時石屋老僧法雲目擊言之

兩御史

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冬未間巡視京畿有埋輪破柱之風豪強欽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於長安者比比公設法購捕詠繫殆

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上人影三呼之應不知誰姓其為崑崙紅線之流酌以酒而帶而去而言曰僕為杜少誠知棄清齋清齋究職也爾等之來必有所使到我財乎取我首乎惟明言之三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其等之徒術未成為人所捕昨有詞慫恿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公問詞何處投來云在寢席下放視果然公駭甚許之躍屋去同時其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寫蓍歷松江宿行臺列炬閉文巷家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聲於兩廡間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且前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許疫襲益慘人御史懼呼曰若有冤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淒風而去御史舉家人疫於柏臺城入蠶所有而去天明始覺夫兩公風采精明為時所稱乃此輩反舞弄之語云寒經遍於舟柴大飛疏戶不出不舉火食糗糧庶日浪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

不可剃傍黃水如河夫上天降災在盛世亦所時有苟上之人遇災而懼修省以弭之則災眚自消所謂一言善則災惑退三舍也

擬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患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遺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癆隔藥以數十劑可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痊時業稹未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能避之乎君謨曰倒口之外臺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幸有賊至取升許撒前後門閉戶不出不舉火食糗糧庶日浪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此法避無所損靡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亂太平常見白醉瑣言云正德初有太監御一入京一老人對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老人曰毋恐請大盜散諸僕而令一二人侍戒勿言笑乃出小囊以乞桃囊中物千舟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第泣明晨賊騎充牣舟船當泊此令何之乃夕從奔返皮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有龍衣船當泊此令何之乃夕從奔返皮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還見太監德之將置酒申敬而老人璀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古井

淮安民家整井遠中古甃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宋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時榮禎甲申春益也昔孫

罹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舊井得石碣銘曰漢六年頹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不滿百年為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而 大清之正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理之所不解也

李老者

李老者宛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有何首烏藤莖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烏族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首烏相許出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公知未來事也因聽其採取修合分食復教之導引法前定數名動朝野書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狀頭角來入我署克地少蛇抵死拒之以酒澆之即止患癘者佩之立已崇禎壬午疫癘傳染懸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頗多清初為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無隱龍蛇豐城之鈐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曰水斷蛟龍陸剸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鐫金鋒鈍不甚而已無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非干鏌之儔不可惜乎劒術無傳不逢識者辨之耳

古劒

余小姐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劒一口幼年嘗藉膝玩之上有古篆大小莫能讀原如半月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余篝燈閱史其中忽痛於肢上視之劒出匣三寸許躍躍鳴動急以牲血飲之而止又一人得劒於滇南蠻峒中長三尺餘靶有三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銛可吹毛亦時時吼於匣中是蛟

鶴

西湖董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小鶃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鶴雌雄噪噪作鼓張喙向之蛇則昂首作垂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

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鶴三之二明晨二鶴翱翔雲際負來
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噬然一聲咯伸
嘉蛇即蛻落少頃雛鶴仍負焉去之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寧
中
司馬餘慵舍吳穢不堪莫知所自啟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

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撰緩嬰棋之技以楚遊經道士汲夫舟僕以
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虬髯岸幘者隨從數人散
步於堂詢沈鄉曲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為陽侯所
苦俟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沈方進退
維谷許之即遣登大檣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渺無際岸有

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
外皆美婢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亘有勝負閒談文史沈亦淹
貫未能原也當花農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
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此身浸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
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為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即命
艘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

子報父讐

雍泰者淮安醫生行藥頗訪四方訣之者較相拳也淮帥李鑄有
子患背瘡羣醫束帥之畧不敢藥泰治之許以千金為酬泰與
之內外數治神氣頓爽其子素就色一夕與侍婢狎瘡復黑陷內
攻數日而死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殺泰泰之子曰俞痛父

雖不死蓋魚腹難免為山中鐵龜衆皆哀泣行次伏裕車未之
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求侮押人死者又
十之七八一日漫然入空谷石窠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根其
根食之嚼渴頓已神氣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時
食之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影如童問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救
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皆朝鮮設外巡船也
問之王召見問及謙光云係生員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
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孤生業乘槎學
使豈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書俾召見屢致
王欲歸之意久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及諸人於遠王賜甚厚謙
光在彼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贐餽頗多及至家計五

年餘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衆設齋其道場
其妻罵甚衆有子衰絰而臨亦哭而寤思數年不歸家人疑已沒
為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絰者為何人或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
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八延儼然望與衰絰傍設夫婦相持悲喜
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絰為何人之服云
房姪其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雷見之兒為修然

雷擊

有姓視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入空門
可免然視氏為閥始著姓且族皆無多不令其緇覺未幾入夢曰
不出家和俗庶斷不免於擊也因即披剃於宅傍小廟中至期雨
如注聲雷掣電繞簷不散而視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

視之首拳拳作楚視之頭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猶
江右熊庶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甚歡聯非數月隔別其人
曰子應震死當廣行方便以冷土之錢七枚置於對
佛座下可免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
日廣為方便事急沿裝歸未至家纔數十里雷發奉一寺中隱佛
廊下見雷神入大光逆裂旋繞左右若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仗鉞
者曰熊咸無處尋求今已過時我當遣遣奈何倏然而散夫雷擊
天之顯戮也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
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仁愛不欲夭折人於非命故時一露其機歟

宿爻

有邑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拿稱留入署款待甚殷生乃孤寒
既無囑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事請必曲從之人
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七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云人好男寵
我甚惡之一優人外已二十餘班獨之外復重賞之每至皆然一
日已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為必私之甚惡之
言偽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再懇久之少頃愛子至宦曰語似生
此子之小妾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妾亡之日也更曾見靈體演劇
脅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懼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
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參悟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未之也
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蓋二者則以貌似所愛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偽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在焉而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為價不禁自止一邑市皆私錢官錢平貿入錢私錢之銅漸低官錢三之一而行使校官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一兩視為故事也富室乃多蓄私錢於各錢舖緻值悉如輕重先搞貧貧陽悉以私錢如市約行使民間亦未之遽也於是發銀各錢舖換私錢若干錢舖初級減價勉強應承總發銀換私錢各舖衆訴永不敢換私錢察出甘罪如律私鑄無處於是即市貨物值又僅抵銅本受者無入於者不至私鑄遂絕昔王安石當國京師忽闕見錢市間皇吳安石呼一鑄工御製以五千當二錢搞之論云此錢數日間有一鬼被髮血污遍體曰我王貴也當日張殺我汝以一言排解可時孕已彌月迫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可令無復殺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賊人至賊首見生孩抱之而立雲陰賊馬皆止策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哉

鬼冤

安邑令張某妻雲屏有姿色與家僮史書通一日張出內丁王貴聞史户內有環珮聲規視之見雲與史為苟合之事貴扣户叱之雲乃揣詞理屈踊履還內雲史懼貴發其私雲乃誘貴強逼之史貴証之而張不察訪誣以他事榜殺之客有程源者當時在座勸成貴之罪後張以不謹罷官遷源亦南歸至廣陵寓大佛寺夜見貴來明知我枉以雙於史反以言挑張致罹於冤申訴冥司所為雪理尋汝多時今乃相值源叩首流血貴曰張居金陵源家京口一日張遣人來召源源見使同史雲備入史雲終不見詢之來致禍之媒當先殺之來取汝也言畢失鬼所在張居金陵源家京人云史雲在家無恙也源因托故不往人至家史雲不死汝明知我枉以雙於史反以言挑張致罹於冤申訴冥司所亡又三月張夜飲聞家見貴隨之即狂呼扶入帳自言殺貴之夜半平源乃潛至吳門宮家求法師施亮生禳解亮生無壇上畫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泰山聽勘令以經力可延旬日正首立而已果至家十日死

殺降慘報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勦不靖令諭高

降之賊數百人安揷於城處其為後患一日假搆賞為名醉以酒
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部郎出為湖廣監司庭發於背病中見
降賊數百披髮流血大呼索命家人出多金令道士設醮終不
能解而卒又一帥而成年勤湖庄有謝秀才者一家七口被俘帥
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罵不絕口割其舌謝秀才手揑其目復射殺之七口同被戮後十餘年帥病作苦於索莫知
所禱有士習法能海神入冥問事其子懇與父盡之士覆曰他事不
供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不可解耳此事其子皆不
知惟老僕一二尚有知之者帥隨卒夫李廣不侯識者以為殺降
之故其子陵又以降匈奴族滅紂自起詔坑趙卒不但身死社鄘千
載後畜類中猶有書其名者誅降殺服其可為乎如謝秀才輩比

不從殺之可耳為將者斷不可以一時之怒加以非刑致釀身後
不解之怨也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虔升先生子與閩汀黎塊曾北場甲午同門一日
謂塊曾曰子恐不能數面子塊曾曉問之曰子知四世事初為蜀
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父死乃得歸再世為玉孫三世為京師
竹林寺僧一日出之溪墮落至此八歲時
遇禹祿江已亥海上入寇朱縝任事七日督兵江上失事獲譴落
職閒二客一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
變從逆頭逢蟒玉八座者數年總兵亦不爽又聞京口將軍召至
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今
家丁試之談云現是何官我白不許將軍反雜家丁中我白一揣
著即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

孝婦

語曰孝為百行先一念之誠衆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為福
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

斃者有老不留人者令人神傳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清娶錢氏女為媳婦事母家開翁姑得疾欲嘗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莫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閤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即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為福凡為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滋味

某尚書愛食鵝有巨瑞饋之生鵝二烹食味肥甘異常而骨髓甚香以為固鵝先鴨之類他日晤巨瑞問為何處土產瑞云從胚殼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白糖喂之耳未幾巨瑞以不法伏辟又於亂軍而絕雲問一妹累世巨富從無嫁者惟納業為國學生耳其姻婭必極貴顯一房與某相國子結姻偶有喪相國以子公卓北上家已如禮弔奠及下第歸突如往唁禮畢少頃肆筵列几即請登席大肴三百每肴必無味調和潘菜如之俱用白定盌盛膳以有喪也次日拔房進欵肴亦如之惟盛膳以元色定盌而酬酢用犀玉之器耳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墻延亘數里不數年凋落殆盡連甍棨宅不惟變為瓦礫旋皆為膏腴矣甚矣奢之不可不戒也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尤甚甚在直以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人室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為逃避計每晨門外有人過即閉門不敢啟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莫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閤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即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為福凡為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雷雪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余將抵辰州積雪萬山馬疲不前薄暮大雨雷電交作繼復飛雪雜以冰雹大雷雹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皇各有時是為和氣非時而見即為不祥況一日並

鯨魚噴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鯨魚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為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為國師公為宗相我隨墮落為江神血食於此然大以要人參賽宰臣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通行高妙超度沉淪不啻億萬第明晚舟當泊此望公念修之誼留此一日達三昧為我懺悔法以薦拔之緩急果與外有寨

願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用相公許之明日停舟以俟薄暮三昧船果湖江而上應菩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為之建水陸道場廣尋僧衆有一大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姓某名某亦於經筵級依受戒不敢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馴願人來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即時作地起語曰我飯依三昧國師戒不享宰殺也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戒後勿復然人問懶殘何在曰是大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又岳州廟有一鬼甚靈遠近祭祀一僧杖錫至廟敲三下出云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竟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僧曰我是鬼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僧因號破鬼和尚夫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歆德而求脫人奈何墮其中而不思所以去之之道耶

說鈴見聞錄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嶽袁遊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遇欣然共叙別雖晨夕起居高言論幽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雖別多時令得相見慶慰周餘幸各言參訪所得以資進修乃袁不一言予袁曰自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余理無所解悟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之供養乎袁曰唯間誦三官經一卷而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且往者出門時警登道果豈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行矣門時警登道果豈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夫移之友則生死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說鈴見聞錄

男寵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倖校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不解帶及瘥病不起警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為家人所持不果久一士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第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為文祭奠哀毀過情意外寵之好漢哀戚於禪位符主竟成敗國季龍為之殺妻僧遠遂將坑姬殺色哀愛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戒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愛之情移之君親則忠移之親則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夫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為人倫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嘯詐

歲乙丑浚江布間一假扈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生貴何首烏

卿人大高其值欲爭賣仆增死急救方蘇生謝過欲以酒遺萬一
正卿人還宿中途告店主人以故且曰一缺不堪奈作增頭兒矣
時店主人有婦死未歛囚置其萬并索其盛前為僅卿人大慟至
王生家大慟曰非買首為者我婦也為汝家殴傷歸即氣絕今持
萬為証告官抵命王生聚家怖畏賂以百金故免促其請痛婦之
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禁歛未定棄卿人後至生家爭詫為鬼
卿人曰我實死得生蒙賜一萬貲與店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
耶生之子大駭留卿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人真之法追其臟

化龍

友人施楚望因役事往雲間泖濱於李塔滙見沙礫間有小魚寸
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波濤頓起風雨驟至咫尺晦瞑
舟幾覆歸少頃風雨既止但見數武之內水光耿耿令歲丙寅初
夏事也天晴亦於四月間採薪人積柴溪畔中
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以繩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
咸以物一切不食人咸云械繫赤日必渴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
物即跳入盆中頃水丈餘風雷交作飄洗田禾廬舍無算遠近咸
見黑龍數十丈天矯雲中兩三日夜方止經此龍之變化萬狀風
雲為其擁護江海任其翻騰苟一失水其不斃命於童豎之手者
幾希矣故龍德以善成為用

神與解元文

里有徐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光德庵中一夕夢神曰我有文七
篇在我座下令科場題也子熟記之可膺首薦明晨往視果有文
七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七題無一爽者知其
一字記憶信筆終場揭曉無名及問解元卷即仰座下之七篇也
生亦終身寥落徐生者余為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鄉其或有遷

廣東火灼記

物妖志

t

廣東火劫記

閩中梁恭辰敬叔著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遝。列棚以觀。名曰看台。又曰子台。市廛無賴子。混跡其間。斜睨窃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攜取釵釧者。最爲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二十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台于學政署前。地本窄狹。席棚鱗次。一子台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留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恐攢殮爲先一夜。梨園掌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又有無數披頭折頸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帶纓帽。手持鉄練者三十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于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甑中。汗出不止。適扮加官之優人。亦睹其戴假面登場時。視台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託疾俱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媼素忠厚。爲族鄰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媼。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于辮項分四纏辮焉。市出門。迎友人約往佛山鎮覓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彊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媼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焰燄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靈設魂于家。其婦自往視。至舉葬竟不哭。翁媼皆愚。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媼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纏辮髮。諦審灰燼髮痕。乃三纏。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席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媼平日忠厚。是子之不及于難也幾希。是夕之火。起于看台。而被焚之慘。則由于攤館。蓋署前多奸蘆。包庇開場聚賭者。吏莫能詰。彼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拏。機事不密。爲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關閉。火發時。衆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約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尸。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蛉蝦者。有爲灰燼堆壞不成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約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閉。則南出書坊街。東出九曜坊。所全活當不勝數。林少穆先生爲總制時。當嚴其禁。不料賭關于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抓墻逃避者。尚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嬸母觀劇。其嬸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于難也。廿一早。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移去數層。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尚有氣息。祇燒去半邊丫髻。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魘者然。覺舫不由己。莫能轉身。醒而號呼耳。

猶憶前年珠江大火花船。盡付一炬。當燈紅酒綠時。狎客珠喉與高采烈。不意回祿之猝至。挈之以俱去。燒斃及溺死約有三千餘人。情形慘悼。有詩于此。謬云樂極生悲。信然。暇日當詳詢粵人。綴述始末。以爲大劫之記念

鰲峰寸識

物妖志

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意想所至。卽成實境。飲食男女。千欲存焉。人既有之。物亦宜然。一孔之士。眼簾淺隘。腦界拘窒。偶爾眩異。啁啁呼怪。其實事之至奇。無非理之至常。尋求厭故。要非玄隱。我之一生。所見幾何。所聞幾何。不得謂目所未及。耳所未聞。遂可任肊妄斷。謂天下必無此事。古今必無此理也。瀏覽陳簡。撮錄成編。顏曰物妖。妖之者云。猶從人之見云爾

宣統二年六月葆光子序于海上浮滬室

獸類

狐

韋使君者。名鉴。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鉴相得。游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鉴與鄭子。偕行于長安陌中。將飲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既至飲所。鉴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騾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騾。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當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游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甚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騾于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席。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簷下。坐以候啟。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隋堘乘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呼。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偶留宿。嘗三日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蒿藜及廢圃耳。既歸。見鉴。鉴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餘日。鄭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韝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逃呼前追。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雖施面曰。鄭子曰。勤想加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見惡耳。鄭子發聲。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爲人愚忌者。無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鉴伯叔皆從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諸鉴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二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其以備用。鉴笑曰。視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有。鉴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黠點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鉴迎問之。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鉴姻族廣茂。且夙從逸游。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鉴遍擇其侔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也。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鉴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鉴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鉴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鉴入門。見小僮擁篲方墀。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鉴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于扇間。鉴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鉴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鉴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鉴乃悉力急持之。任氏竭力。汗若霤雨。自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鉴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鉴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俊。多獲佳麗。如某之比者衆矣。而

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表公之衣食公之。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秕可給。不當至是。鉴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檢祕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鉴相視怡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饔。皆鉴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見。此鉴曰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鉴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息焉。任氏知其愛己。因以言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勝。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適。或有殊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鉴曰。幸甚。鄰中有醫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鉴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置之數月。厭寵。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鉴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求之可也。鉴頓首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鉴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鵝以爲賂。鉴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鉴方食。而緬使者到。控青驄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鉴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住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辭以逼狹。勤請而後許。乃鬻服玩。并其母皆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鉴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緬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于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鬻焉。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及弟皆嗤之曰。是嬴物者。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頃。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與。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值。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賣。遂賈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繇。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

矣。適值于道。蒼犬出騰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欻然墮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捧之。前竹爲記。迴視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委于鞍上。履襪猶懸鐙間。若蟬脫然。唯節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鉴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鉴聞之亦慟。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鉴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鉴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鉴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猿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擊魔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覓。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

迷悶不可尋。遂追明絕無其跡。紇大惆悵。嚮不徒還。因解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踰月。忽于百里之外。霧籠上。得其妻綉履一隻。雖雨浸濕。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徙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過山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岩翠竹之間。時見紅綵閒笑語聲。捫蘿引纏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滑迴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遇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此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速宜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大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醑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睡。力俾我等以綵綵縛手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令麻隱帛中。斷之度不能矣。還體皆如銕。唯臍下數寸。嘗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窟。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破裂吮咀。食之至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銕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歐詬曰。此大殺我。豈徒之能然。爾歸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枕。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顏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擒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着幗加。白袷。被。裹羅衣。不知寒。習偏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啼聲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圍若月。其飲食無常。嘗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仰嚱然而逝。半寶。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牀。鼾歐一夕。皆周。未嘗睡。然其肢體。歲末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于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請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者。非大假之。何邪。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婁周。遂生一子。既壯。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聰瘖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于時。

紇子歐陽詢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成此想非實錄

狐

唐袁州李參軍拜職赴士。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固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還婚好。今聞陶貞益爲彼州部督。若逼以女婁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爲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爲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瑒之族。門第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于蕭氏。其人便去。久之方還。曰蕭公甚歡。僕御偕行。既至。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鳥槐修竹。蔓延連亘。初二黃門。惟持金椅床。延坐。少時。蕭出。着紫衫。策烏皮几。擧動可觀。李拜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吏懇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簷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叙數十句語。深有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擇日須叟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題花釵絹帔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儐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殊美。李生愈悅。翌明。蕭公乃言。李郎赴土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賓飽。猶卑五乘奴婢人馬三十四。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稱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任舍。婢等並妖媚。盤冶眩惑丈夫。往來者多失志焉。異日奈軍王顯曳狗將獵。

李氏婢見狗萬駭多聘而入門。素頗疑其妖媚。明日心動。遲歸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揣息。狗亦擊攀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輒爲狗作。今尙儳懼。王顯何事。輒犬入人家。同官爲像。獨不爲李家軍地乎。顯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咋殺群狐。唯婁死身是人。而其尾不懸。顯往白袁益。袁益往收驗。見踣死狐。嗟歎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請陶聞訴。書辭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顯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時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劇然發狂。囓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卽欲開瘞。恐李郎被驚。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袁益以顯罪重。錮身推勘。顯私自云。已令持十萬於東都。取昨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袁益又以公錢累千益之。其犬旣至。所謂蕭對事。陶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入。蕭化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袁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頭遂兎雞。

人之相害。種種不一。狐雞異類。若不爲人害。勝人類多矣。何與他人事。而顯必欲窮之。恐李家軍未必德而反以爲怨也。

虎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傍有茅舍。中有烟火。甚溫。乃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容貌絕麗。光彩射人。澄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欣謝之。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尙遠。請宿於此。可乎。父嫗曰。但蓬室爲陋耳。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食秣馬。其女方修粧靚飾。自帷洎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向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炙飲。謂澄曰。以君貴寒。且進一巵以禦凝冽。澄曰。坐上尙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有。豈可備賓主。女卽迴眸斜視曰。酒豈足貴。罰人不宜。頃飲也。母卽舉巵以勸女意。執盃曰。請做書語屬目前事。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聲微笑曰。天色如此。賦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嘆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謀媒如何。翁曰。是雖寒且賤。亦常嫉保之。頃有過客。以金帛馬騾。聘爲閭某。惜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是分耶。願以爲記。澄隨修子壻禮。結誓以退之。嫗悉無所受。郎君不嫌寒賤。何事過智。一日。又謂澄曰。此風遠無鄰。又乏粧奩之具。俟略備數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爲別。澄乃以所乘馬戴女而行。旣至官。修祿迓謁。妻力贊成家。交結賓客。旬月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至於厚親族。撫甥姪及僮僕。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曰。一尉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共戴百年心。吟咏。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卽罄室歸秦。過和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琴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絕。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儻懷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俱不復有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蠶日泣涕。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麼埃蠹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尙在耶。披之。卽化爲虎。咆哮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猴

天台市吳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壻。忽於中庭見故婢。悽惋悲泣。問其故。婢曰。嫂大寒。爲

大禍。父母不敢拒。彊爲設盤饌。呼唱樂。羅陳於堂。至期。聞外傳呼甚雄。已而高牙大纛。駱徑戈戟。絳燭前列。後騎歐吹。杆鞘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披戎服。或絳紬而冠。或赭黃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叟拜之。皆答拜。揖遜就席。觴行酬勸。譚浪雜歡。竟酒。與吳同載而出。纏此時一來。吳氏不勝其擾。那人言此有常分。生道法通神。吳卽日持牒往告。常壽符籙。使置門首。妖見之曰。吾非鬼。何畏此哉。笑而出。常聞之大怒。亟訪吳建壇。置獄。皆見龍龍綠虎。神物亂雜。環繞其居。妖正在女室。顧窘懼。呼卒索馬。欲趨小樓而上。既出復入者數四。明日。常語吳氏曰。但見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壯僕。持挺候門。夜有黃雀入。急擊之。應手化爲鶉。再擊之。已如彈丸。少選。大如車輪。見者怖走。常敕神將擒撲。始仆地。乃巨猴也。兩翅如蝙蝠。凡三夕。獲三物。其一首若熊。後璽地爲牢。命力士搜捕妖。常得狐狸蛇鳩木石鳥獸之屬不可計。皆殺致鐵臼內。杵碎之。詰其嫂導誘之狀。卽引伏。以親故。不治。焚猴尸。揚灰江上。竄其魄於海隅。女遂如初。

鯉

貴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扃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爲誰。曰我也。崔意爲主人。急啟關。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只是左側孫家新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終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備受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請。立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西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卽匿共宿。鷄鳴而去。繼此時時一來。崔以人奴猥好婦。慄慄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月得傭直。不過千錢。當不足給用。油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致漸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弋獵。常出游他州。忽謂弟處相聞訊。寄窩甸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始見夢寢。乃吐情。實告兄曰。此地多鬼魅。應害汝命。速爲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依倚。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絕跡何耶。崔曰。正以兄弟防嫌。於禮不可。兄曰。彼能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緣梯而下。兄是晚捨去。取獵具。撒網數枚。散布之。抵暮。伏於隱所。三更後。戛然有聲。無燈火照視。得一斑鯉。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恩吾弟者也。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懷悽淚。不能勝情。畢日獨處室中。覺異香芬馥。前女已立燈下。大慟曰。我與汝恩義如此。又數濟汝窘乏。何爲輕倡狂兄之言。事我是時未離家。備殺我一婢。壞彩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爲。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至今猶在。

猿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賈僧。買一小猴。會人言。堪驅使。號國夫人欲之。問其緣。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翠嵓過。遺此小猿。牽而養之。纔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指顧便不異一弟子。今至成都。資用乏絕。故鬻之。夫人借以綵帛。借謝而去。此猿且夕在婦人側。甚憐愛之。他日。貴妃遣夫人芝草。小猿掙玩良久。倒地立化爲一小兒。狀彩蝠妍。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曰。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嘗以藥苗喫我。忽一日不覺變身爲猿。父憐棄我去。幸此僧收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畧不遺忘。每至深夜。惟自泣下。今不期還復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以錦衣。使侍從常秘密。二年。容貌轉美。夫人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日小兒一斑鯉。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恩吾弟者也。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懷悽淚。不能勝情。畢日獨處室中。覺異香芬馥。前女已立燈下。大慟曰。我與汝恩義如此。又數濟汝窘乏。何爲輕倡狂兄之言。事我是時未離家。備殺我一婢。壞彩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爲。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至今猶在。

猿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賈僧。買一小猴。會人言。堪驅使。號國夫人欲之。問其緣。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翠嵓過。遺此小猿。牽而養之。纔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指顧便不異一弟子。今至成都。資用乏絕。故鬻之。夫人借以綵帛。借謝而去。此猿且夕在婦人側。甚憐愛之。他日。貴妃遣夫人芝草。小猿掙玩良久。倒地立化爲一小兒。狀彩蝠妍。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曰。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嘗以藥苗喫我。忽一日不覺變身爲猿。父憐棄我去。幸此僧收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畧不遺忘。每至深夜。惟自泣下。今不期還復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以錦衣。使侍從常秘密。二年。容貌轉美。夫人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日小兒

狐

東平尉李膺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賣胡餅者。其妻姓鄭。色美。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賂此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

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鄰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僅發數四。鄰固稱疾不起。李亦悵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也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穴甚隘。呼之。寂無所應。悉結懷恰。言發淚下。會日暮。將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燭。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著錦襪。李嘆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嚙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繼網舉。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爲野狐婿。李初以無答。一日晚。李與蕭在房押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鄰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曰身即鬼也。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焉。且所生之子。遺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九泉無恨。若夫人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敢復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無恙。

狐

襄陽宜城劉三客。本富室。知書。以開元三年六月。往西蜀作商。所齎財貨數千緡。抵閬下五里間。喜其山林氣粹。疑爲神仙洞府。雖身作賈客。而好尚清虛之意甚切。欲深入避時。置裝於外。挾五僕偕往。約行十里。前望似有石碑。視之。但刻二十字曰。十口尚無聲。莫下上非輕。反犬肩瓜走。那知米伴奇。其指意明白易曉。正惶惑間。逢樵夫執斧負薪。謳歌而至。異而揖之。樵曰。彼中非善地。不可久住。劉曰。何謂也。樵曰。曾讀碑記乎。緣向來鬼魅縱橫。慮傷人性命。遂立石示人。其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君當了然。何不速返。言畢不見。劉恍若迷蒙。猶不肯信。又進步里許。與十七八歲女子過。服布縗之衣。顏容婉雅。誦一絕句。音聲悲切。云昨宵虛過了。俄而是今朝。空有青春貌。誰能伴阿嬌。劉默念此女。必亡夫壻。在彼醮祭。悲詞可傷。從而問故。至於再三。皆不答。劉曰。料必異家女子。既能吟詠。想深通文墨。隨和一詩挑之云。夜夜棲寒枕。朝朝拂冷衾。眼前風景好。誰肯話同心。女郎即大笑曰。上客高姓。答以姓劉名輝字子昭。女曰。是我

固中人也。遂邀轉出。皆得大宅。梁棟宏偉。簾幌鮮潔。婢妾佳麗成行。置酒對飲。命引五僕於別舍饌具亦腆。盛數酌之後。天色欲昏。女曰。駕丧久寂。鳳枕長虛。今得侍劉郎。眞爲天幸。詩締一夕夫婦之好。可乎。劉謝曰。正所願也。於是攜手入室。臥洽極歡。酒罷遇明。乃臥一墓上。草覆內。僕跧伏石件小穴中。方知正墮狐術。幸性命不遭傷害耳。

狐蛇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花卉滿玩月。適聞婦人悲泣穴窗隙之。素衣女擎衣包。正叩其戶。姜問何人。曰軍城寧二娘。隨夫作商他處。不幸夫死。又無父母兄弟可依。今將還鄉。乞食赶路不上。望寄留一宿。姜納之。使別榻而臥。明日不肯去。願充姜御。姜偶從之。遂往荐兩月。方夜謳室中。又有女子至云。縣市典庫戶趙家婢進奴。爲主公見私。被娘子箠打。個步逃竄。亦可少留。其人容貌婦秀。自言善彈琴奕棋。仍能謔。姜詰旦。兩女同處無間。董氏嘈雜。進奴齒骨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他說彼夫。事發偶也。姜深以爲疑。

蛇妖

董婦已覺。恒曰。五郎今日不喜。莫甚。是龍進奴妾誤否。我知渠是蛇妖。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眞相。曰但買雄黃數白。芷各一兩。搗成末。姜用九楠草。卵雞翠各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修治爲餅。以半作丸。與服。并焚於庭院。渠必頭痛。更將半。藥置鼻上。立可見矣。家有大雄雞報曉者。董欲烹之。進奴齒骨。雞進奴齒骨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他說彼夫。事發偶也。姜深以爲疑。潛於暗壁守視。果見蓋變狐身。擺雞而食。即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亦死。尸化蛇矣。

馬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婦婦。姿容頗美。年纔二十餘。獨處一室。鄰人罕覩其面。又每日旁午。纔入幃中臥。午後復起。繞向暝。便閉門。室中不容婢女出入。人謂冰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十五年者。所生子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役。堅拒再四。彌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相就。其婢竊窺。陽道偉岸。婢不能當。卒爲所强。頃之滅跡。婢奔告子婦。大駭。然莫能跡也。未幾婦婦復產兒。宛然人形。而容貌則如馬。其子固請殺之。少年遂見形

來嶌。問何故殺弟。懼長。割而庖耶。吾必訟之官。其子亦無如何。事漸露。羣從昆弟咸知之。合謀驅逐。令孀生辰。僞相慶賀。計伺其便。當日漸午。孀婦急入其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以石拒之。衆破扉而入。即命設宴於房。婦遽蔽身於幃。子姪相次逼牀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漫淋面目。沾汚衣履。盤盂狼藉。臭異常。各各狼狽而散。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於日午。及夜午猶園云。

猪

黃嚴祝氏子未娶。常邀紫姑。暇則焚香致請。有蓬瀛眞人下降。妄請留宿。眞人不拒。自是每夕必來。已半年矣。其母第見子形滅神耗。叩之不已。始得其情。乃曰。此必怪也。焉有仙而始終鬼衣。不能一更者乎。既與人處。而反令人受損者乎。已經半載。而不能一白。豈相接者乎。子盡欲詣其居。以觀其應。子以告眞人。眞人許之。攜手同行。穿荊棘半里許。乃其宅也。雖不輝煌。而短垣周匝。護以曲關。命童設飲。曰暮夜無品。祇得豆羹濁醴耳。及陳器具。不甚豐備。觀其役使僮小童八九而已。子歸以白母。母使遍索無踪。或曰。香聞物久則妖。君畜牝猪已過十年。其豚現在八九。況皂其本色也。母然之。請屠市。是夕。眞人與子訣曰。相從有幾。冥緣遂絕。勤子自愛。無以我思。言訖泣去。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誌其臂。至明日更來。女郤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見陸勳志怪。

鼠狼

大業中。王度得寶鏡。名曰紫珍。持之能闢百邪。度弟勣。棄官遠游。求鏡自隨。至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每入夜。哀痛之聲不堪。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正病者牀下。有大雄鷄死矣。乃主家七年之老鷄也。豐城縣尉趙升。與勣有舊。勣因過之。升言倉督李敬愼家。有三女同遭魅病。人莫能識療。勣因請寓李家間之。李告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妓服。黃昏後。歸閣滅燈燭。聽之。纔與人言笑聲。迨曉皆睡。非喚不覺。日漸淫瘵。不能下咽。禁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可奈何。勣令引示閣子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難啟。豎口先剗斷窗櫺四條。卻以物支住之。如舊。至日暮。李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其言笑。勣拔窗櫺子。持鏡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但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白面狐

陸興府樵舍鎮。富人周生。頗能捐貲財。以歌酒自娛。紹興四年六月。有老父經過。自言是王七公。挾一女。名千一姐。來展謁。女容色美麗。善琴棋大字。畫梅竹。命之歌詞。妙合音律。周悅其色藝。語老者云。我自有妻室。能降意爲側室乎。對曰。女子年二十二歲。更無他眷屬。如君家欲得備使令。老身之幸也。周謝其既許。識酬以官券十緡。老父曰。本不較此。但得吾女有所歸足矣。呼牙儈立契。即留女而受券去。明日告別。女爲妾踰五年八月。有行客如道人狀。過門言是家有怪氣。吾當除之。閤人以告。周遽出。遣以百錢不受。與之酒亦不飲。問曰。君家有若干人口。無論老少男女。盡數來前。爲相何人合貴。周一門二十七口。悉至廳上。道人熟視此女。掐訣吹氣。喝曰。速降。俄霹火從袖出。霹靂震擲。烟氣蔽面。頃之豁然。千一姐化爲白面狐狸。已仆地而隕。道人不見矣。

馬化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猴國。亦名馬化。或曰禺猱。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傍。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家爲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猴國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猩猩

金陵商客富小二泛海至大洋遇暴風舟溺富生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巒全無居室饑困乏甚偶一林桃李纍纍果實採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偏身生毛畧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哭挾以歸言語極啁哳僅可曉解每日只啖生果環島百千穴悉一種類雖在岩谷亦秩秩有倫各爲匹偶不相雜採衆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生一男富風聞諸船上者人知爲猩猩國生兒全省父俱徹有長毫如毛時慮富窺伏機出輒運巨石窒其竇或倘他人守視既誕此男乃覺其自如凡三歲因捆男獨縱步望林杪高桅趨而下得客舟求附行許之即抱男以登無來追者遂得歸男既長大父啟茶肆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剽傍人目之爲猩猩八郎

狐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小山兒通弘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卽允之堵一室中挂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隨唱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請問卜求醫者跪於前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應驗所獲浸饒時某藩政之妻患血崩醫莫療藩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候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果然又服二丸全愈藩政乃來稱謝以察之狐空中與藩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年則隱晦矣藩政嘆服遍民起神堂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鳳召富樂索千金富樂盡所得財貨隨手厭數鳳怒下之獄狐自是不復至

鼠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貧販爲業其妻年少在髮中悟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佻健視四傍無人謔妻欲與私袖出白金數兩爲賂婁悅而就之荏苒頗久張歸密聞之詐暱婁曰我又將往他州旬日始回婁益喜以爲適我願過暮張潛返室持短矛伏戶側夜具二鼓見白衣推窗越入迎刺以矛其人呦呦作聲而去視矛刃有血及細白毛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婁婁後稍晉所見卽具一牒遞首末如洪狀式詣道士混元法

前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應驗所獲浸饒時某藩政之妻患血崩醫莫療藩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候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果然又服二丸全愈藩政乃來稱謝以察之狐空中與藩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年則隱晦矣藩政嘆服遍民起神堂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鳳召富樂索千金富樂盡所得財貨隨手厭數鳳怒下之獄狐自是不復至

禽類

鳥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有道士徐仲山者貧居苦節年久彌勵嘗山行遇暴雨風雷迷失道忽於電光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北鄉道士徐仲山拜衣錦之人稱監門使者蕭衍亦拜因避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所處僕卽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桃紅雙鬟綠綺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麈尾幢旌相呼曰使者與外人交通而不報何也卽答云北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豐髮鬣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鏤披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嫻道啓以完夙業今嘗吉辰耳仲山

逝謝丈夫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焉咿嚶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嘉禮既而陳酒殺與仲山對食訖漸夜閒環佩之聲異香分郁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寢室西向廠舍見衣笥上纔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廂有一廠舍衣笥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鵁鶄仲山私怪之返至室中其妻問之子適游行有所見何乃沉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萬里乎因問曰烏皮及羽爲誰曰此常使適引婢之衣也又餘烏皮羽爲誰曰司吏巡夜者衣也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去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間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爲鳥君山

鷺鷥白鷳

陶必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於翠山之下是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一湖烟水綠於羅蘋漾涼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蘆蒹與月明多吟間閒岸上笑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萬腴相與吟詩於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儔天生匹偶對風流丹心不改當仍舊翠羽同揮侍共游願瓦對眠金殿晚點沙雙蹲玉田秋此生莫遣輕離別交頸成雙到白頭一素衣者吟曰同盟三五共優遊鎖日清閒得自由片雪晴飛紅蓼晚玉衣寒映碧波澄相親相近來還去無束無拘沒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侶忘機長伴釣漁舟必行登岸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曰先生邀遊江湖曾識妾二人否必行曰不識錦衣者曰妾楊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曰妾輩生長於斯就此玩月博笑耳必行挑曰子舟中無人過訪肯否女欣然從之乃攜手登舟酌於舟下極其歡謔已而就寢兩情甚洽必行喜而吟曰倫翠偎紅情最密巫山黯黯雨雲迷二女同聲和曰風流好是偷香蝶繾過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躍舟沙波而去必行但見一鷁鷺一白鷗也

生矣汝送我不可至非亭懼爲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鷄

京師有民家女爲陰鬼所侵夕晉朝爽恒若酣宴父母延醫巫治之經年不除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其女出禮神道士問女見此鬼作何形女曰戴赤冠衣白衣而腰亦有赤帶足著褐皮靴每來作叩齒聲其去如飛問其家所在但笑而不答女退道士相與論究俄而聚鷄出於庭中一白面雄者腰毛赤色昂昂獨立約重七八斤蓋其女之過關鷄也道士想像其形指之而笑曰夜與處女爲歡者非汝也耶鷄正立凝視若喻其言衆告主人曰必此物耳主人悟亦曰此雄已十二年矣因其每日上屋不食至暮乃下又不入埘心竊怪焉今其然乎遂呼童烹之以祭其夕女見其怪浴血而至曰我已爲汝父害永不復歡好矣酒淚言別女爲慘然明起神爽復舊

昔太原中。竟安郡史悝。有駿雄鵝。善鳴悝女常養之。鵝非女不食。苟儉若求得之。鵝慨不食。乃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悝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惟見女衣及鵝毛。存水邊。今名此水爲鵝女溪。出廣古今五行記。

鱗類

白魚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業。有宝女年十四。貌美。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間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來因納聘財。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縑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割之。悉是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江郎曰。吾不幸。託產此異物。其女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覺之大駭。命以巨石縋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僵踣。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剌。素砍斷之。投於江中。女後別嫁。

介類

鼈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貢城瀕湖。纔屋皆古木茂竹。蕭森如山麓。間其中便坐。曰懶堂。皆有大池。子弟羣處講習。外客不得至。方盛秋。新月出。舒呼燈讀書。忽見女子揭簾入。素衣淡粧。羣動嫵媚。而微有悲涕容。緩步而前曰。妾慕君子少年高志。欲冥行相奔。願容駐片時。使奉歡曲。舒迷蒙恍恍。不疑爲異物。卽與語。卽其姓氏所居。曰。妾本邱氏。父作商賈。死於湖南。但與繼母居。荒茨小屋。相去只一二里。牲殘忍猛暴。不能見存。又不俟媒妁之議。姻無故捶擊。以刃相脅。急走逃命。勢難歸復。竊得奔爲婢子。固所大願。舒曰。留汝甚善。奈事洩何。女曰。姑置此慮。纔爲之圖。俄一小青衣携酒肴來。卽促膝共飲。三行。女檢袱曰。奴雖小家女。頗能綴詞。願作一閑叙。茲夕邂逅相遇之意。願青衣舉手代拍而歌曰。綠淨湖光淺。寒先到芙蓉。一池幽夢屬才郎。幾度生春草。塵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風嫋嫋聯來羞對香芷汀洲。枯荷池沼。銀鎖橫波。蓮山淺黛無心增。湘江人去默無依。此意從青衣喜趁良宵月皎。況難逢人間兩好。莫辭人醉。醉入屏山只愁天曉。壺漏聲殘。燭影搖紅也。舒愈愛感。女令青衣歸。遂留共寢。宛然處子耳。將曉別去。一夕復來。珍果異饌。亦時時致前。及懷緯帛之屬。艱爲舒造衣。工製敏妙。相從月餘。日守宿僮僕。聞其與人言。謂必挾娼優淫昵。他日且累己。密以告老媪。媪屢轉漏洩。家人悉知之。掩其不備。遣弟妹乘夜伴爲問訊。排戶直前。女奔忙斜窗投空。幡中。乘燭索之。轉入他幡。垂手於外。潔白如玉。度事急。穿竹籬赴沓然而沒。舒悵然掩泣。謂無復再會期。衆散門扃。女遂首喘戰。舉體淋漓。足無履襪。奄至室中。言墮處得孤嶼。且水不甚深。踐淖而出。免葬魚腹。亦云天幸。舒益憐之。自爲燃湯洗濯。夜分始就枕。自是情好甚密。而意緒常恍惚。如癡。戒對食不舉箸。家人驗其妖怪。潛舉狀請符於小溪朱彥誠法師。朱讀狀大駭曰。是鱗介之精耶。毒人肝脾。理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之。朱未及門。女慘戚嗟咽。爲惆悵可憐之色。舒間之。不對。久乃云。朱法師明日來壞我好事矣。於是嗚咽告去。力挽不肯留。旦而朱至。舒父母再拜。炷香求救子命。朱曰。請假僧寺一巨鑊。煎油二十斤。吾當施法攝其巢。令君閤族見之。乃卽池邊焚符檄數道。召將吏。揮訣噀水。叱曰。速服來。俄頃水面噴湧。一物露背。突兀如蓑衣。浮游中央。閤音四顧。乃大白鼈也。若爲物所錮。致跋曳至庭下。頓足呀口。猶若向人作乞命態。鑊油正沸。自俯劖投其中。槩潰而死。觀者駭慄流汗。舒子獨號泣追惜曰。烹我麗人。朱戒其家。俟油冷。以斧破鼈。剖骨幷肉。最日中。須臾乾。入人參茯苓龍骨末成丸。託爲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令知。知則不肯服矣。如其言。藥盡而病愈。後遇陰雨於沮洳間。聞哭聲云。卻了我大郎。苦事苦事。蓋永初中。張眷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者。未及升車。女忽然作怪。出外殿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眷以爲歟

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蛇。來至巫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龜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從推逼。龜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勳心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著。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龜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俱靈驗。皆殺之。出異苑。

蝦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戴波日沒。島邊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散處。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道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乃拜士人爲司風。乘長鬚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於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顧顧間乎。經十餘年。士

蟒

乾道間。麗陽芮不疑。從父婦墓。路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頃引至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內一奚麗婦人出迎。分庭抗禮。若素識。相歡坐定。締觀容貌服飾。眞神仙也。芮爲之心動。少焉。張宴奏樂。麗人捧觴曰。累劫異修。冥緣未合。今夕獲奉。從容爲壽。宴罷。登榻。纏衾甲帳。日所未識。遂講衽席之好。未旦。芮求歸。麗人曰。郎何來之晚。何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爲期。芮曰。大人剛嚴。不得不辭去耳。麗人乃揮淚送之曰。來日當於脩閑致謁。至期。未二鼓。麗人先遣僕妾施床帳。具酒殽。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從此每夕輒至。酒確古今。詠嘲風月。雖文人才士。無有過者。但戒芮曰。我非凡品。得侍巾櫛。夙昔使然。若洩天機。必受大累。芮居瘠歲餘。父母叩之。不言也。毋使人密窺之。而密謂之曰。我知汝有奇遇。但慮所飲膳者。恐或刻化。食之痊矣。試驗一昧示我。芮朗明達麗人。麗人令遺母蒸羊一碟。母嘗之。非羶也。適值屈道人來。自稱精於天心法。父備白其故。屈曰。島同列仙。爲淫佚之行。吾能治之。況於來乎。遂索繩

十丈。以針貫小符於杪。藏諸合中。祝芮曰。君甘妖惑。有死而已。如未甘死。俟彼去時。將此符黏於衣裙。任其帶線而去。彼若正神明。無妨也。聊資一笑之適。芮如之。明日屈先生遍訪野外。有一巨蟒死焉。屍橫百尺。其符在鱗甲。可見也。芮始醒焉如醉。

白蛇

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以櫛髮折枝爲業。其婦姿容絕美。娶迎兩年。忽有一白皙少年。身著素紈衣。甚鮮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往來騶狎。遺以酒食。金贈無算。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忽一日。有戴胡帽。髯奴款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前呵聲。奚婦閉戶。窺於簾隙。見儀衛道引甚盛。其官人者。金冠衣朱袞。巨目虯鬚。貌頗猙獰。後騎從百餘人。皆介金附鞬。則少年與焉。歸大怖恐。明日。少年復來。婦問昨所過者何官。貌狀眞可畏也。少年曰。非陽世官也。是震澤龍王。昨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某亦以此淹留。與卿諧謔。水之歡耳。然勿語於外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乎。曰。遠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合

死者。不滿百人。記未眞也。忽小奚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怒。屏氣以伺。有頃。見其携手入幃。半身悉見蛇鱗。遂默訝。拾磚擊之。空過。少年無礙。化爲白氣一道。其光如電。穿牖而出。跡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兩旁人家。連夜望見。章經閣上。燈光燭天。踰數日。胥江鳳鑿起。舟覆船溺死及七八十人。半是送南倉橘諸氏殯而歸者。其他處沉溺不計數。攷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少年爲白蛇之精矣。里人陳燊親說甚詳。

赤蛇

馬定宇。山東人。巡鹽兩浙。至衢州。宿察院中。天曉開帳見踏床傍有一小紅鞋。心疑之。意門子所遺而不可深求。袖之潛投於厠。以滅其跡。抵暮。令門子臥堂中。自扃戶就寢。天明起視。前鞋宛然在故處。公復投之厠。至夜不寐。秉燭靜坐。倘焉。將二鼓。靜牀後窓窣然。似有人行聲。徃再至。几前拜伏於地。乃一麗人。容色絕代。上下皆衣紅。公大驚。詰其來意。對曰。吾神女也。與君有宿緣。特來相就。前兩遺鞋。以試公耳。幸毋罔。公初不納。後見丰姿艷冶。宛轉依人。不能定情。遂與共枕。鷄鳴別去。倏然無跡。道夜闌人靜。則又至。公巡歷他府。女隨往如初。人無知者。公亦倡以爲神。但覺體中骨倦。漸至精疑。欲絕之不能也。及使事告竣。登舟返舍。女送至淮。泣謝曰。妾不能侍左右矣。請俟他年。再續舊好。公亦傷感而別。至家大病幾危。憶女爲祟。幸而得痊。出補廣東巡按。方渡淮。則女復至。舟中雖歡好有加。而意則愈疑。將抵廣。倡密致書龍虎山張眞人。詳述顛末。求爲驅逐。張發緘笑謂使曰。乃此業畜。他人遣之。鮮獲全者。爾主有後福。幸無恙。然久必有害。當亟遣之。并告爾主。後若宦遊。毋更涉其境也。遞朱書數符。令貼於牀帳。佩於醫中。如教而行。怪覺而告公曰。我非禍君者。胡一旦絕我。眞薄情哉。遂憫然而去。公按粵完。迂道而歸。不敢蘇浙矣。眞人後驗其事。或詰女何怪。云赤蛇精也。其服紅者以此。

長蛇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歸後有林麓。薄晚出遊。逢一士人。風流醞藉。相與攜手。隨至其家。逼與同寢。家人有覘見者。熟視之。乃爲長蛇。繳繞數匝。將覆土。眼見欲食。悉入

特吐舌於女唇吻中。盧大驚。剛几呼譪之。女笑曰。爾何言之謬。此乃好士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役賤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言誘以爲妖類。盧出外思其策。里中江巫。頗能治。卽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睢睢自若。江命煎油大鍋。通夕作訣。極力。女怒告曰。無聒我愚人。舉衾覆之。蛇亦縮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爲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緋衣高冠十纔。分東西立。雜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抽蛇而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繩縛。遂與衆砍碎蛇。投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洒淚移時。欲與俱死。於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始平。

蚱蜢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幔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將旦。始開窗戶。瞥覩一物。從屏風裡飛出。直入前鐵鐙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鐙中衆蒿蒲根下有大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處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愴。門生知其意。乃徹發其端。邈雖不卽道。頃之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體卽來就。已不知其從何而至也。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蟾蜍

沈慶較嘗言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遙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忽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枕舷而臥。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盌。朱眼毛足。隨鼓聲作舞。異之。將第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壻船者乃聞門語。其主云。能療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文乎。願倍酬之。船者乃將此蟾以油煎之。女翌日愈。見唐陸勛志怪錄。

蚯蚓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洗地。以盪蔣覆土。眼見欲食。悉入

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襦。來就其寢。毋論聞薦下。有聲歷歷。發視。見一青色白瘦蜥蜴。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昏香見遺。其滑芬。昏乃螺鼓香則暮蒲根。於是咸謂雙瞽同皁蟲矣

蜂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嗤其爲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眞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由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蜂至女家。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見誠齋雜誌

木類

柳

熙寧間。福人陶彖。以令至秀州。携子希侃游學。希侃美丰姿。尚謳謔。長吟獨咏。慨然有周流山水之志。功名事不足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蕭林。淡月滿水。希侃不能成寢。起未數步。而山中野笛。又飄然交送於耳。正欲拈韻賦詩。而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眄間。一婦婷荼前。陶牛驚謂曰。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待伴幽獨。生問其居址遠近。妖笑曰。門巖壁石。顯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襄對我比鄰也。生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之獨。啼鶯語燕。何居之寂。日飄搖於烟水之鄉。無所礙也。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觚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墾永約。生曰。此衷願耳。奈家尊赴宦。悶難舍也。妖憮然欷歔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有投林之想矣。言乃欲爲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使我埋光邱壑乎。妖曰。徙木南門者。熟與種梅孤山之爲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爲高。孰謂邱壑。非醫者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寶家五桂。不可謂不芳馥也。今未幾而雨露凄凉。凋殘相繼。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耳。茹芝四老。采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

拈韻賦詩。而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眄間。一婦婷荼前。陶牛驚謂曰。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待伴幽獨。生問其居址遠近。妖笑曰。門巖壁石。顯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襄對我比鄰也。生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之獨。啼鶯語燕。何居之寂。日飄搖於烟水之鄉。無所礙也。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觚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墾永約。生曰。此衷願耳。奈家尊赴宦。悶難舍也。妖憮然欷歔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有投林之想矣。言乃欲爲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使我埋光邱壑乎。妖曰。徙木南門者。熟與種梅孤山之爲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爲高。孰謂邱壑。非醫者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寶家五桂。不可謂不芳馥也。今未幾而雨露凄凉。凋殘相繼。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耳。茹芝四老。采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

清。未聞桑前雨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上。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强也。試以吾輩言之。有步生蓮花者。有妝飛梅幕香。籠愛何其殷也。有燕梁見逐者。有喫葉求去者。疎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弗若歟。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況丈夫乎。故大苟遇我。則廟棟堂梁。天不我遇。則塗槨泥樓。遇不遇。命也。君謂繇入乎哉。不然。消之鈞叟。傅之槃鍭。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板。朽爛濱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强也。生勃然曰。倘如子言。甘與庸庸老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與臣草莽友。遂高者不若。及其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烟暮雨。同一邱耳。執分與梧檟之樅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怦衆者願我。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爲可鄙也。垂涎富貴也。不啻蜜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執無夢松之思。擾擾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墨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彼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溜。華茂未幾。枯槁隨至。方將賽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爲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

若然。則人可絕乎。吾恐不如是之萬也。妖曰。殆有蓋焉。朝廷鮮勝任之良幹。郡縣乏數憲之甘棠。趙家需木。爲膚材鑿蠹蝕也數矣。顧仆之禍。行將切於木根。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芸芸之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凄風寒雨。杏褪桃殘。山路蕭條。愁雲千里。荅荒薜敗。情關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晴暖。一簇翠烟。疊舫玉驄。酒旂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月。暮蟬數咽。野鳥一鳴。萬緣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獰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奈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獨人多矣。無如鄙君。是以不辭李下私嫌。竟赴桑間幽約。且慳慳爲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嚼脚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遣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即宜潛名淵壑。俯結松霜。寄跡雲霄。永聯綠木。襟披楊柳之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機泉飲。帙一塵於無驚。鶴伴鷗賓。洗星淵於不染。上縱華野之孤翠。春田清靄。下續梧江之一線。秋水寒煙。柱杖穿花。一無留念。攜壺藉草。百不關情。惟夢繞乎松杉。據弄床頭之笛。且心飛於關柱。移彈石上之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於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揣摹紫微之台閣。屑捱黃閣之門牆。罹鎖情懷。梏梏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博恰多聞。意必仙種。感慕益切。復取舟中行稍。餉之。詩曰。玉宇無塵風露涼。蓮雲老翠吐新黃。桂分蟾窟根因異。名自燕山秀出當。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情味水沉香。今宵欲把高枝折。分付娥娟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溝之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繾綣。越明日。辭去。女泣曰。君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不吝一見。妾之願也。明善亦歎歔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弟見豐草喬林。杳無酒肆。惟一老桂夾道而花耳。

芭蕉

潘昌簡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城縣。携婺士陳致明爲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嘗院。與陳飲飲。庭間芭蕉甚盛。常捧盂屬客曰。只今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衣。涉歷許百日。憔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爲抱痛。招醫療捶。略不能成效。治疾轉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令芟除。已無及矣。

花類

菊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他所。路迷。偶過其地。疊疊朱門。重重綺閣。烟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君恩爲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仲立久之。忽見門內出二美

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郎君才人也。請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於是美人前道。君恩後隨。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情意頗濃。而君恩時牛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挂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簇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賦以句。當各咏短律何如。於是黃衣美人先咏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烟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自賞音。蛺蝶不知秋已暮。倘穿籬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咏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株開。露粉吹香入酒盃。卻笑陶家狂老子。艮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蹤。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三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矣。是夕二美人共薦枕蓆。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衾枕未溫。安忍棄去。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何。去而復來。庶幾可也。於是黃衣美人出銀鳳釵兩股以贈別。衾曰。願郎觀物思人。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期話別不勝愁。合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爲道郎君赴遠行。忽忽不離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總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歔欷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時切切然。想念不忘。洽明年。復有故他往。道經別墅。期見美人。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爲神。急取掩鬯鳳釵祝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白蓮花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閶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閒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放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音樂類

琴瑟琵琶

靜江有阮支雄者。家積饒裕。性恢廓。耽嗜山水。紹定己丑秋。庄舍當租課時。阮

歸爲檄撥輕清玉纖忽綴一聲。響銀漢驚傳萬籟鳴。似訴昭君來虜塞。如言都尉憶神京。征人踏思頻聞處。暗恨幽愁斷斷生。未幾天曉。美人急扶生起曰。郎君速行。毋令外人覺也。生倉皇辭舟。命僕整頓裝束。思爲久留計。忽回首一望。樓閣美人。杳無存矣。生大驚異。乃即其處訪之。但見一古塚纍然。傍有穴隙爲狐兔門戶。見內有箏瑟琵琶。取歸而貨之。得重價。

箏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美風調。樂箏書。爲時輩所稱許。宋嘉熙間。薄遊秀州。館一富家。其臥室貼近招提寺。夜聞隔墻有歌聲。乍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不爲意。一夕月朗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露髻。綽約多姿。料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啓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音。你負心。你眞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斟一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檣流水何蹤跡。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歎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曰。聞君倜儻。故冒禁相親。今閉戶

不納。欲效魯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遂啟戶。女子擁至榻前矣。鶴雲曰。如此良會。竟不能爲一款曲如何。女子曰。期在歲月。何必今宵。況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寢。曲盡綢繆之樂。將曉。女子攬衣而起。鶴雲曠之再三。女子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遂悄然而去。次夜。鶴雲具酒肴以待。女子果來。相與並坐酣暢。女子仍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遂樂地。詎可道憂情。因賡前韻而歌之曰。晉晉昔知有心。勾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燈前偶花下掛一笑勝千金。俄然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帷深。須知此樂更何尋。來經月白去會風清。興盡難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咏。可謂轉舊爲新。翻憂就樂也。自是無夕不會。荏苒半載。鄰有知者。忽一日。女子至而泣下。鶴雲怪問。始則隱忍。既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妾本曹剌史之女。幸得仙術。優遊洞天。但凡心未除。遺此降謫。感君夙契。久奉歡娛。詎料數盡今宵。且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廡姑。訪諸道流。云乃壻趙知軍。撈古琴過此。實惜甚至。因搏撫之際。誤觸墜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廨西偏。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咒。泣而哀之。

卷三十二 物妖志

魂飄蕩。明日遂不復留此。二年後。富家築牆於礎下掘一石匣。獲琴與金。竟莫曉其故。時聞鶴雲宰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携獻。鶴雲見琴。光彩奪目。知非凡材。欣然受之。置於石牀。遠而望之。則前女子。就而撫之。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爲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游。鶴雲得重疾。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葬。琴精之言。胥驗之矣。

又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爲書生。而貲產贍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期。眷戀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令隨直小僕歌之。其詞曰。別酒醺醺容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禺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會。輦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雖則功名眞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村雪店酒旆斜。住底是去底是。煩惱我來煩惱你。到建昌。遊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方斟心已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動馬奔皇都。時也會。運也會。權跳龍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耳畔佳音君醒未。蔡邕博識聲相聞。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摩和元韻。劉以龍門之句。甚喜。即令再誦。書之於紙。遽與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作寢。始問爲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邕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薪製雅麗。勉和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始以鮮郤之。然素深於情。長途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繼於百步間。追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金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閣皁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毋駭聽否。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事娠子。恐非人也。未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教授緊抱同妻人。切勿令竄逸。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見一破琴。頓悟昔蔡邕之語也。堅縛置於傍。及且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廡姑。訪諸道流。云乃壻趙知軍。撈古琴過此。實惜甚至。因搏撫之際。誤觸墜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廨西偏。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咒。泣而哀之。

石類

石砧杵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顯。少負大志。稍長。嗜學。因葺舊廬。爲書舍。前則疏渠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峯入雲。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晚霽將歇。猿鳥和鳴。夕日欲頹。沉靜殊絕。紀生日讀書其間。一日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叩門聲。啟視之。乃見一美女子。笑謂綱曰。妾郷家女也。聞君高韻。乃留唐突。意在請益耳。綱見之大悅。與之携手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高白帝城。閨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噹響。寒夜樓台斷續聲。搗碎鄉心悲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應不入筐歌耳。空惱玉關無限情。綱稱贊將犯之。女始佯拒。已而從焉。女復吟曰。君住竹棚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青山應笑人。綱因問女何里何氏。女曰。妾姓石。名古娘。家住午向。樹木爲記。與君爲同里人。君果不棄。明當訪之。及聞雞唱。女遽起披衣。謂綱曰。郎君珍重。明當重來。不待請矣。綱執意留之。曰。只此自暫。奚必去耶。女怒曰。

家有父母。倘事敗露。罪將安歸。綢不從。女力弈。綢以被裹而抱之。久之不動。及啓視。則一砧杵也。

石獅

金華縣郭外三十里間。陳秀才有女。美容質。擇壻欲嫁。而爲妖祟所惑。不復知人。其家頗富贍。不惜金幣。招迎師巫。以十數道士。齋醮符法。凡可以禳治者。靡不至。經年勿瘳。其鄰張生。亦士人也。夜聞女歌呼笑語。密往窺之。門外一石獅子。高而且大。乃騎其背而立。女忽怒詈曰。元不干張秀才事。何爲苦我。張生愕然。知必此物爲怪。將以明日告陳。而陳氏謂張有道術。請且邀致入視。張不肯。昨夕事但誦乾元亨利貞。曰。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孽。如將湯沃雪耳。因語陳曰。吾見君家石獸。形模獰惡。此妖所由興也。宜遷去之。陳即呼匠擊碎。聚而投諸水。女遂平安。

石

武林有諸子。結社讀書山中。牆側有搗衣石一片。潔白潤膩。人嘗坐之。暑月乘涼。則士子皆裸裎其上爲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爲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綢繆累日。時或彷彿見之。初祕而不言。後稍稍泄於同舍。同舍咸以爲妖。夜伺其至。衣颯颯有聲。群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剗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跡。惟搗衣石之劍痕在焉。便共掘之。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後取火焚之。血出如濡。

又

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擔。擔中有一白石子。膩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靡入袖。夜歸。取納牀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氷。固叩無語。少年懼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如初。衆咸謂此石爲祟。乃移置他室。遂絕。後遇玉工。剖而視之。得白雙鵲。質色非常。因獲厚鐙。

又

陽羨小吏吳龍。於溪中見五色彩石。取納床頭。至夜。化成女子。

雜類

牛骨等物

淮人劉還。以事繫泗州獄。有王翁者。亦坐詞牒至。周旋拔緊出獄。共詣酒家話別。忽有一人。問翁姓名。即下拜。翁不識。其人曰。家有一女。爲邪魅所撓。祛之不動。昨忽云。只畏泗州王某耳。一路訪公行止。特此懇告。勿憚百里之遠。救女生全。當不靳千金之報。翁曰。我實無他伎倆。豈堪治怪。其人請不已。翁曰。向年自鳳陽還泗。乘一驢。復挈一空驢行。見一道人襆被而步。憊而喘。吾問之。答云乏錢。吾以空驢借之。道人感荷。以一卷書授我曰。依此而行。可斷百怪。然勿受人酬謝也。受則不驗。吾慢置書於笥。亦未省。覩爾家怪所由長見。者其即此耶。乃歸竟書。令其人先還。且曰。備錢一口。方甎十塊。血狗皮一張。熾炭以待。且宜戒言。其人喜而去。次日。翁乃實符劍以往。入門怪即言於室曰。果請王法師來。吾當斂避。方欲出。而王翁已入。大叱曰。死老魅何之。怪踴躍謂女曰。何處可逃。女指瓮曰。此中可。怪即隕入。翁以狗皮封之。而令主人以甎覆焉。外加重符。舉置熾炭上。初極曰罵。翁瓮熱。乃哀乞曰。法師舍我。我有妻妹。可俾。翁問爾何怪。笑曰。丑氏。翁曰。何物。曰牛骨也。牛而曰丑也。譏之也。促令供狀。乃曰。供吠人牛天錫。字邦本。係多年牛骨。在城隍廟後死。某年庚申日。某人跌傷脚趾。以血拭邦本身上。因而變幻成形。不合擾害某家小姐云云。妻紅磚兒。妹繡鞋兒。見在某處。得相見。死不復恨。乃書符作法。召將搜捕。得兩女子於屋棟上。別以瓮覆之。齊呼牛骨相與叙泣。翁問二物何以作妖。何爲與天錫連親。答曰。某等一是趙千戶家刺梅花下古磚。以庚申日。其小女採花傷指。滴血吾身。因而得氣。一是王郎中妻繡鞋。庚申日。沾月水。棄於小院。亦得變出。與牛邦本假合。妻妹實非一體。法師能恕。我三人當遠跡市城。永不敢更近人世矣。翁大笑。竟發火炙殺之。真聲震瓮。良久寂然。啓其封。有牛骨長尺許。女鞋古磚。皆焦灼云。

火

進士楊禎。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惠縣。暫賃石璽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女子。既夕而至。容色殊麗。姿華動人。禎嘗悅者。皆所不及。徐步

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龍山空。長生殿鎖茹藥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禎曰。歌者誰耶。何淸苦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檻冷。誰是相顧人。裘帷弔孤影。禎拜迎於門。既卽席。問禎之姓氏。禎且告禎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曾遊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禎異之曰。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媚物。動爲人禍。某世有功德於民。殆非其比。禎曰。可聞姓氏否。對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遂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澤氏所執。令轄童牧豎。皆能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謂某十四代祖。合顯揚釋敎。遂封爲長明公。魏武季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興。復以長明世子襲之。至開元初。元宗治驪山。起造華淸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財因修此寺。群像旣立。遂設東牖。帝與妃子自制殿宴罷。微行佛廟。禮嗢伽境。妃子謂帝曰。當於飛之秋。不當令東幬蹔然無偶。帝卽命立酉幢。遂封其爲西明夫人。

因設珊瑚帳。固予形貌。於是龔生不復彊暴矣。禎曰。歌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舉炎上之烈性。動卽煨山嶽而燔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絃。吹玉管。騁纖腰。矜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爲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願一欵顏。非敢自獻。而風淸月朗。寤靚美人。桑中之謨。自不能免。偷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禎拜而納之。自是晨去暮還。唯霖晦不復至。常遇風雨。禎欲止之。答曰。公達晨夕之養。就緩墜而居。得非求理靜業乎。奈何欲求採過之人。稱君違親而就偶。非但損公盛名。亦當速某之生命耳。後半年。家僮歸言禎乳母毋乃潛伏佛榻以觀之。果自牖而出。入西嶠澄澄一燈耳。因撲滅之。後遂絕紅裳者。

筲簸

洪武間。木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邃寂。一夕方曙。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搴便。丰姿綽約。而妝飾古樸。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登廁。又過其前。湛然忽走就之。則又隱矣。自是惶恐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

衆僧知女隱跡。卽踢攔破窗而入。一無所見。但西北佛厨後。煤煤微光。急往燭之。則竪一敝帚耳。竹質潤滑。枝更鮮茂。蓋已數十年外物也。衆方疑惑。而絨花在柄。因共信之。乃持至堂前。抽折一莖。則水流滴地。衆僧駭異。明燈細視。莖中非水。實精也。湛然見之。悔懼不已。

泥孩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黛哥等物。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歸置於牀屏彩橋之上。玩弄愛惜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晨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相偎。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般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爲。因遺女金環。女密箱篋中。明日啓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爲怪。遂碎而投於江。其怪遂絕。

箸解概

嘉定月浦鎮人蘇遐妻張氏顏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丹泊某港柳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顧張而笑問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曰吾與汝當爲夫婦昔婦有孕不就既產乃來遂與交接婦辱嗔如嫁有頃而醒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惕則爲束縛於地其所衣不過一褐而時時衣此僵掩其陰殆類市井乞丐白晝徑出入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犬若愛其妻百方祈禱屢延術士鎮治之數年弗效後一羽士召將王靈官至附箕怪入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斜槊一事碎之灰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爲祟也

龐女

龐寅孫待制之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之道修答而不答一夜胡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幃中出姿容妍麗龐自顧已不若然亦不懼胡曰子見否不必怒我與爾同往訪之龐悚惕與胡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閒懸玻璃燈光彩奪目胡與龐方攜手而行至一堂有一人自屏後來即向幃中所出之人也胡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邪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吾性落拓不拘惟愛高飲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寧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洋生若寄少年時猶繁花正妍黃葉又纖枉惹人間之恨愁緒千端何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荳蔻景遠在他鄉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畧叙幽懷耳不虞若涉吾地而見侮如此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見麗容可蒙見納雖死且不惜況賁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繢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卽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也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聯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艷又善元素綢繆好會樂可知也踰年夫歸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竟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旁皇次遇女子度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櫛親王而笑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怪物卽知爲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斂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逐鹿故失踪致來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頃刻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徐以行登絕高巉岩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經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遂寂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旁無他人戲言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取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之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暑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已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餽迓飲避或獨步入山經月不返紡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王上舍

建康王上舍。以正和六年元夕。與友同出府治觀燈。三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作棚下。不背前。邀之勿聽。蓋意有所屬。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妝不艷。而淡冲可喜。顧王微着。整冠飾。若欲偷避。王逼而窺之。始撇幗首。回面而笑之。王與之語。爲友所蔽。莫能遂。於是偕人委巷。行人絕稀。姬復在焉。而友先所覩。王託如廁。抽身相躡。情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無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冀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遲延。攜手將與綢繆。四顧巷陌。燈燭車馬。界無可駐之地。念布橋下。砦石處。差可爲歡。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奠其有倡。留止通宵。備酒道欵。適王暫歸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期。則飲膳具廢。浸以癡瘠。向之三友。因詰其蹤遊。具以告。曰此爲妖孽。不言而知。勿復沉迷。以存性命可矣。王如醉而醒。翩自抑遏。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曰。我不幸失身於子。奈何中道相棄。王嫻詞謝。姬留飲如初。王覺氣體不支。恩與之絕。乃從友寄寢。又夢其來。竟病風癱而卒。

孤山女妖

萬歷壬寅。明州聞莊簡公之孫某。弱冠。美風調。携其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過姚江。秀才呂生。傾蓋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卽張氏梅花墺。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薦秋菊。處也。時值秋夜。朧月朦朧。鄰鏞响斷。雨生顧工吟咏。徘徊於庭。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近。靈香襲衣。啟戶視之。遙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著冠。年稍長。其二。則綰肉髻。垂髾如鴉。皆麗色也。褰帷而入。直抵寢所。就牀坐。與聞道溫凉。各擇其偶。願諧伉儷。着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無。因指聞生之侄謂曰。終不然。留此黃口兒爲我伴乎。我安用此。當往尋水月上人矣。言訖。卽先辭去。二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而去。我輩且爲樂也。兩生驚喜。陳設酒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棲婉戀。四更後。別去。問其居止姓氏不答。但執手依依曰。非久相期。慎勿洩於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劇心邪。所以召邪。作俳惟文懋於榻。是夕。美人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讖我耳。吾碎之。亦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誚我。我不可留。卽去。明日告佐。佐命移貼房門。而美人不至。他日出郊。遇請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毋相忘。至日。其父延佐同酌。命世榮立侍其旁。良久。世榮因覩階下而笑。佐叱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階下切切私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稱小解下階。佐俟之久不至。起挽之。問何爲曰。美人適告辭云。因緣遽斷。亦是天分。此行永不復見。郎君矣。所惜者。水裡來。火裡去耳。繇此遂絕。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世榮今尚無恙。

常熟女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窺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心動。既而轉北巷。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聲言疾痛。徑趨內寢。少年已躡踪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旣。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妝束出

房。獨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叩之始諱。既而少年屢到。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爲妖。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此往還數歲。踪跡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

戴察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察。初買宅於舘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上。忽見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察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須臾不見。如此累日。察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伐之。有石露如塊。掘之。料闊勢如釜形。乃火上沃醋。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輦察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察亦隨出。察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察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察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鄭彥榮婢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鄭詰之。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滿屋。甄瓦亂擲。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汚。或財帛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厭勅。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卽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顯。卽見嗔怒。鄭遂不敢留。乃賤售去。

部長生

元嘉中。大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不復去。巢恐爲禍。出婢於別室。覺有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者惟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

閒夜已寂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異史氏曰。妖字從女從夭。故女之少好者。謂之妖。嬈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怪。往往託少年以魅人。其託於男子者十之一二。嗚呼。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妖。一託於人形。而人不能辨之。人不待託妖。又將何如哉。武爲媚狐。趙爲禍水。郡爲毒蟒。人之反常。又何啻不化而爲禽獸草木五行百物怪也。

山齋客譚

仁和景星杓菊公著

余僻居東城蕭齋客至揮麈之際時聆非有偶說其新異輒復志之當盛夏苦炎竹鑪茗熟試于松陰石牀展卷一覽能令黑甜魔退避三舍涼風吹衣不知頭上有紅輪也事多客述故命曰客譚云

龍五則

處州松川民結伴入山采楊梅中道隱隱聞雷聲異之未幾轉入深谷忽見一龍垂身于枯松之上以首

擘也睡正熟蠅蚋叢集微風入林吻沫飄散如霧映日成五色光龍首絶似牛甲作蒼黑色如鱗鯉然林外雲氣環薄僅見半體

故明崇禎歲江右吉水人有賣藥于吳閶者手紅匣一枚中藏枯草一本草閒蟠一龍可半尺許作淡黃色丹吻赤睛蒼鬚翠鬣雖雕鏤有不及者不知何自得之

順治甲申六月十一日將暮空中霞彩忽成龍形金色晃耀丹吻赤睛蒼鬚翠鬣雖雕鏤有不及者不知何自得之

順治甲申六月十一日將暮空中霞彩忽成龍形金

色晃耀鱗甲燦然杭民聚觀盈萬實爲

皇清開運之祥

康熙乙巳杭郡北關紙僧朱仰亭家蓄半屋甲如蛇而東柱下其身大于斛盤旋曲屈彌塞半屋甲如蛇而方張偃不常色正青日每吸水四五石家人駭愕遠遁三舍涼風吹遥聚觀可月餘一夕風雨龍乃從東牖徐出升瓦飛去

虎五則

吾友蕭山孝廉毛敕畹嘗爲予言其縣四人共一米航將行販于遠所值大風雨龍起其航被龍持升入雲乃置于四川成都城中小河蓋俄頃也浙米貴而蜀米賤四人者至求乞而歸

一虎白日入人垣內衝一大豕將踰垣出一躍而身與豕岐于垣閒虎外而豕內牙入豕深堅不得脫四足既空不能爲力衆因斃之

虎人于山中逐一虎虎窘甚忽破一壁入人家其家是日方娶婦親戚畢集虎入一室驚震恐甚虎珠無暇顧乃急縱入樓中其樓新建前具柵而未施板

足為樓柵所陷四脛下縣咸莫能展衆喜甚金梃並施因烹以佐筵

江楓山曰菊公小文亦必有法如此文以審恐喜三甚作波甚妙

康熙戊辰秋七虎渡江而西三竺兩峯皆為畏途十月錢塘禹杭各貽其一

東越里正甲與乙均佞官攝官乃聯縶其臂北焉一日與乙中道遇虎銜乙項甲以同鑠隨之行越山磡歷荆棘至嶺下止焉乃裂乙以食甥衣若紙碎膚有

聲血肉狼藉甲恐伏不敢動須臾二雛至虎以舌舐肉與之二雛爭弄人首稍遠忽疾風振林風中一乳虎竄下張口向甲前虎作怒聲以身蔽甲不令食乃共食乙斷臂甲乃得解因匍匐蛇行虎終竟不顧乃緣大樹以息得免

浙東海庭有大樹初被風倒衆等方舟時蹤其上下十許人每風日佳海中大龜身等方舟時蹤其上下則山趾矣一虎卒然而來以尾就庭摩搔尾端上拂龜吻龜徐伸頸下銜虎尾而舉之虎足倒縣力脫不

得奮怒而啼海人乃墓斃虎因并龜獻于邑宰宰賞之功命縣鐵符于肩戒漁人不得取云

虎怪三則

太平縣百穴山之南恒多虎怪有田婦患疾須酪治藥一兒僅七歲遣踰嶺買之既返嶺下遇一嫗向兒求酪兒不許固索之兒泣曰阿不惜飲嫗母將不救奈何嫗嘆曰孝子也吾能舍汝矣前有二怪在未能舍汝也因與偕度嶺果有二嫗並立田側顧兒笑二嫗視前嫗又笑前嫗遣前謂曰此孝子也尚望均舍之二嫗乃改容指兒背曰兒好歸遂化三虎相躍去

菊公曰以三虎視一兒不能飽也猶眈眈焉幾不免世有以絲粒之微至傷骨肉捐性命以爭者毋怪其然也憫其孝而免虎能知彝倫者也人也既不知孝至于利害之間恐未必能免夫孝子也此皆虎怪之罪人也

甯國郡諸山素多虎妖嘗變化食人有村婦方作粥釜已罄嬭

決藩入噬其豕不食大嘯去至明粥之正得二緡

徐州有老母年九十餘惟與一幼孫同臥起孫嘗聞母夜食有聲詢之曰兒誤矣中夜安所得物邪不數夕又然孫聞之家人乃共密啟簀求之皆人骨也于是大駭共禁禁之

海魚三則

總戎某乘舶風覆爲巨魚所吞覺處囊中然又目不見明體外熾熱如火知入魚腹乃引佩刀連刺之魚痛作嘔因吐出遂得浮木以活

菊公曰使總戎者能文必有遊魚腹記千古一題也

北海中有大魚焉名曰穴首首有二穴藏水無量遇海舟則垂首下注舟沈人浮吸而吞之又有小鱗聚類千百曰仁魚能制穴首遇其磷舟則鼾圖而噬之穴首乃遁故曰仁魚濱海之國皆禁漁者雖毫末之種不得食焉

海中有魚首亦有穴人搆其首置舶中以代檀薩水注中味輒變淡舟中賴之

神六則 附筠厓

張筠厓杭人能詩其伯父赤山先生順治庚子嘗客于山左一夕其舅氏沈公見夢曰吾今已爲此郡城隍後二十年汝當代我至期乃相迓也至庚申期及復夢門列騶從甚衆一軍吏前請申昔年之約先生于是遂卒或扣筠厓先生何德所致曰第伉直耳

菊公曰伉直者無偏之辭正則爲神又何疑焉

筠厓年弱冠時因跌仆遂傷一足病三閱月不痊一夕神語云此人數不當跛須爲治之語畢異香滿室新安龔商汪仲英生時薄于內兄弟而據有其奴行止頗不馴臨終見物命家人治祭具設二座于寢且曰吾爲岳家所訟列二十四罪案者楊忠愍公也今恍惚若有撫摩之者次日立起了無痛楚

烏程城隍祠去縣署不數武諸生管天章者任詐好訟白日被二人召入城隍祠伏于階下微窺簾下神面黑而嚴階前列獰卒阿傍執兵者甚衆神曰昨准姚承菴老先生牒至以君行惡破其族六家請吾立

殛汝汝敷未終姑懲以謝姚宜亟悛也因命加杖
管極聲呼痛道人輩驚出扶之以歸管因大悔曰吾
初浸浪不意致是遂舍家爲僧考烏程城隍神乃張
睢陽公也

姚承菴先生故明嘉靖時爲人方正好學嘗疏註
六經杭城石綉楔有羽翼六經之表旌先生也數
子皆有父風一子爲御史云

湖州孝廉陳某宅延道衆齋醮將散亾失道服三事
其黨宋二郎司鐘磬者也被疑供神馬以雪冤誣數
日無驗憤置之園中不數日宋荷鋤入田卒仆田畔
遇瘧鬼數人捽之去因數其得罪天神帝命劉李二
王錄君今檄土司訊狀也既至神訶曰冤即不白可
辯何觸穢天神得罪邪宋告以失衣故神曰吾固已
知之衣在石村解庫訪即得耳念汝田畯無知宜亟
請父老祈釋冀獲免也宋遂甦田請鄉老十輩焚香
詣廟并舁宋于牀以往既眞仍舁宋出未數武宋牀
忽自退入宋見神責曰衆爲汝祈請拜伏良苦汝則
安眠牀上汝第一瞑而已初無所苦今陽病以慢神

范時英字偉男爲江右上高令少時讀書杭之西山
夜月正明忽庭中有聲見一人冠道遥冠赭衣似帝
主左右挾二美人皆宮飾升于廳事之扶闌上瞻顧

移時乃去

名聖觀北方氏坎地遇一胵骨長三尺餘鬼忽附奴
語云吾漢將軍穴潛于此何爲見凌于是奴大叫神
殺我神殺我主人悔謝致牲虔禱乃掩其骨奴得不
死

錢塘陸韜字子容少負異資好讀書經傳子史背誦
如流邑令梁永植試童子以古文辭擅場列第一廩
其貧捐俸贈之盡以買書晝夜讀忠咯血又問友人
假二十一史讀疾愈甚遂亟其師張秦亭祖望諄綱

孫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
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其內兄某欲和不
就夢子容曰子欲和未得邪余和已成爲君誦之誰
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
惟聽蕭蕭松柏聲某以告秦亭乃流涕曰聲情悽鬱
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甚多王丹麓
和曰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鍾期去後
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星杓和曰薄命才人惜
煥竟氣絕矣既至見門外十數人爭欲進其父排衆
衆強挽之入至一籠所啟盞納文煥于內覺四周如
友生顏回一曲慟張衡不識手錄情傷句酸惻微如

計文煥仁和平安里人市賈也康熙乙亥春病篤心
中有三人者出視之與己無二共攜文煥至一家時
邪三人曰此合生汝家嫗熟視哂曰故佳因復還至
家一蹴而寤由是每日必往其來往之道非復人間
視天光淡黃所踐地亦黃質軟如緜彼家屋室器物
歷歷可記還則三人復入心中時二月下旬也既而
三人憑文煥體捉筆書偶曰碌碌紅塵二十九一朝

緣盡還分首從今踏破嶺頭雲更向菩提三妙當作藐
走雲也有風也有一場笑話都成偶分付雲房好待
吾呵呵一笑先年曳文煥本不知書與文而字頗端
楷見者異之是夜見其亾父云吾爲兒事費幾籌量
前進牒青帝言汝敬惜廢字合得延算今幸判准以
牒示文煥壬大書合延壽七月以藍筆作一大圖書
作行體甚妙父曰向所往處終須一到乃攜以往文
煥竟氣絕矣既至見門外十數人爭欲進其父排衆

火欲出不能乃猛力一迸而出踉蹌出門遇一人親之卽前三人者頃一人頃又一人三人與之同歸至門仍蹶而寤蓋已氣絶數刻矣其父取案頭瓊茶一吸而去家人視瓊已空文煥至丙戌猶存

都氏之子某常聘傅氏之女未婚而都子病狂二姓之母皆歿也都媼度子終不差乃詣傅謂曰家世不幸吾子分成廢疾毋徒累若息無益盡謀改字乎苟得聘願以半給還可也女聞出拜媼曰母勞苦矣郎既病若是母何賴邪媼曰賴薄田數畝敢更歉歲多半

年食耳食盡則日不給爲憂也母復宣前語女正色曰女無枉行既聘而卻不知者將謂何生不如死願歸毋家相依以活食缺則兒素習女紅并夜而作亦可度矣兒今日願卽行不然索我于黃泉也二母聞之皆喜又相抱大號慟媼歸遣輿以迎女不改妝而行靑衫白裙楚楚女未至頃都子具衣冠出欣謂母曰新婦將至毋宜出俟之兒病瘳矣母驚詢兒何由知迎婦復狂語邪曰否兒方臥覩牀後有四鬼皆披髮醜惡出語兒曰吾輩與若無怨也緣遭汝父枉獄故祟及嗣耳今傅女正大節操如此吾輩欽且畏其敢復爲禍乎遂不見故兒卽醉初醒今無病矣語畢女至媼述其異共相駭歎聞之傅母擇日結褵焉傅女甘爲都氏之子某常聘傅氏之女未婚而都子病狂二姓之母皆歿也都媼度子終不差乃詣傅謂曰家世不幸吾子分成廢疾毋徒累若息無益盡謀改字乎苟得聘願以半給還可也女聞出拜媼曰母勞苦矣郎既病若是母何賴邪媼曰賴薄田數畝敢更歉歲多半

媼爲鬼所憑曰吾輩冥道押使也監秦檜魂赴酆都途經于此媼何以穢水浣吾衣其家新請再三始甦初問其押秦之故曰檜今後身爲金華一婦爲謀夫犯磔今決畢押還也又問宋距今已久何以始正罪乎曰檜賊擅主和議屠戮忠良天曹判決磔刑三十六斬刑三十二正未已也又鄰人孫卜存言三十年前一少年方婚禮未畢亦爲押檜鬼所憑祭而得安溯攷其年蓋方押往金華托生爲婦之時乎可謂異矣

章牧亭曰檜先已定剮而後使爲婦以實之則天

曹教人殺夫矣烏乎可菊公曰其姦夫本夫輩亦必不出檜妻與俊卤一流人毋慮也

山魈三則

山魈如夔一足處郡閩界諸山皆有之魈居必有巢商販致牲祝利必倍否則大困稱神魈焉

煙先生論周星故明進士性忠介穎悟絶倫仕至曹郎甲申後卽杜門著書爲詩多悲憤之音更世亂篇章恒失于寇略末年著有薇嘂集行世康熙辛酉失足墮水卒或曰痛飲醉自沈也先是茗溪陸芳辰于庚戌歲請乩嘗以八伯地仙之名叩之乩隨書七伯九十八字皆散雜無文復請仙筆續成文句乃示以一絶云八伯功成壽共由周天星宿可誠求九州煙水無人識不比庸庸一世流末書壽共由可也蓋詩中已括黃公姓名矣陸始不悟至甲寅冬適與公同舟談頃偶爲公述其事公覽詩哂曰此仙君欲余編纂爲七言長歌一章文義逼妙不減與嗣于文也辭長不錄按數八伯闕二字者據乩云王趙兩君已登仙籍故云

康熙初年錢塘王氏失一兒家設乩壇叩之曰觀綵輿東走耳少選有輿夫挈還備百文以勞可也未復

海陽吳畊字研田別號蕉圃寓嘉禾之雙谿卽黃九煙子壻也高蹈不仕淸介有古廉士風畊有族兄吳聰字次謀性亦淸謹能詩早卒康熙戊辰畊客江右宿村舍中値鄉有請乩者畊亦以扣之乩忽書曰吾弟客此邪扣之誰何曰汝兄聰也與子雅稱兄弟今仙凡隔矣復與于遇豈能無情子詩人也因感唐人劉得仁詩人中最屈之句用申其意以贈子須臾乩運如飛得五言近體一章復扣其所止曰時乘雲氣翱翔于江山風月閒耳其詩曰詩人中最屈蕉圃研田耕獨具蕭閒格無慚月旦評交疏多解佩金冷便餐英才美哀時命莊騷共不平

菊公曰詩人未有不得仙者蓋其生時塵俗之氣洗發淨盡故耳

康熙辛酉孝廉沈五臬于試前卜題于乩仙示以司馬牛問仁全章及試果然主試翰林湯斌也知而問之沈實荅以乩示斌以爲異蓋出題之時本擇點爾何如既而心動遂更此題也

僞乩

山陰荷鹽婦嘗有生鬚者一婦滿頰生髭毿毿畏人熙辛酉

杭人楊辰逸親見之

江右南昌民家一女已受聘其父以無子日禱于大士前一日其女于中庭而溲父讓之女告母曰兒已非女何害乎母驗之果男子矣父母大駭令更男妝因感釋氏之靈僧懺以謝也既而夫家以負婚訟于官邑令召乳媪驗實乃賜錢二十貫爲婚貲命以原聘還其夫家杭人彭端臣游其地親見其事云康熙丁亥

混同江之東千里有蟄人入冬舉室坏戶而蟄

產異 四則

康熙初年海寧民婦一產五男皆長五寸許多不育

鄉婦孫氏見之

康熙辛未錢塘民婦產一肉毬破之得小卵數十枚

山陰民有賈于杭者其婦數誕怪初產一夜又又產一白魚繼又產一蛇

康熙壬申六月晦日杭之皮市山陰章姓產一怪虎齒牛角猴聲雞趾創野父即瘞之

物異 八則

明末滕藩長齋事佛初好食鱉閹人得一最大者重五十觔王夜夢人謂曰此中有異不可食及明已亡矣剖之得普門像一軀

故老傳萬秝乙卯嚴州漁網一巨鱉重十八觔酒家易之懸于空中夜作人語誡人行善主人怪而剖之腹中得一皮冠老人長五寸許未幾舉室暴殞

康熙甲子杭城產猫七足

康熙辛未正月望錢塘門外城址下蝦蟇相聚積盈數里纍堆垣牆高可三尺不可勝計

甫東竹多作筍脯俗呼毛筍每歲出巨筍一枝曰筍王必有二筍傍出差弱于王曰筍將其形必異于凡筍簇梢如錦帶長有尺餘出土即能辯之誤勵之不祥家必有災

太湖之濱厥土肥沃蔬果美好蘆菔尤肥大每歲出一絕壯者形如粟囊重可五六十觔主人必賽神燕樂以慶之

故老言萬秝丙申八月江右南新二縣水湧凡池塘溝井皆自涌出案頭水中丞亦爾溢出少許

里人沈子餘于友人齋頭遇雷雨歇閒坐偶見屋柱頂一蜈蚣長七寸許沿柱而下未至半柱駐而不行回視見一守宮絕大自礎下出緣柱而上未至半柱亦不行二蟲相距三尺許皆目相視不動衆客異之靜俟其變半晌蜈蚣半身空縣俄復下墜于地守宮不顧還歸礎穴子餘以杖撥視惟一空殼耳殆守宮遥吸其髓邪物理相制有不可測者

花異六則

錢塘饒商戴氏齋前穀樹長不數尺忽敷一花與木

芳藥無異康熙戊辰秋

康熙庚午菊公家有菊名檀香毬者一本百花皆如椀大花本檀色高頂四花獨變深紅爲尤大俗傳花神著印也

順治甲申金沙灘山民孫氏秋海棠發一花千葉大如牡丹丁卯歲覺苑寺僧張冊玉宅秋海棠亦然

浙東遂昌縣署有藤本芙蓉高丈許每一花五蕊相簇傳說如此或似芙蓉當有本名未可知

康熙丁丑十月東苑民家開牡丹一枝

東洋日本有紅繡毬又有藍者皆高三尺許叢生性如秋海棠異日又有五月菊及中夏而花唯紅紫白三種

畜異六則

包遲勿杭諸生讀書雲居僧舍一日天將曙聞觸戶聲啟視乃一老牛也屈膝向包叩首不已俄而屠者迹至蓋此畜今夕當宰也包之祖父皆戎官素禮雲棲蓮池師秉佛戒以貲乃爲醵錢贖之歸之雲棲放生所

康熙癸未浙東農家牛產一麟甲甲隙生毛

唐蒼雋杭諸生多才有名庠序康熙丁丑病卒見夢于家曰吾緣白蓮寺僧及王小姑事冥司罰變作猪在某地腐翁家其家贖歸養之

蘇州一生明于國律爲冥王署爲判司生讀書僧寺與數生共處乃不時被召召則卒仆移時始甦中一友性儇佻陰禱于生于更召時願挈我一遊生笑僻以即見召僕且不知胡能曉君以行邪又曰子不我

挈吾有計矣一日俟仆絕乃投繯于臥所俄生反而
友不甦家人知其事羣鬨于生以爲左道殺人將訟
之官生窘亦投繯入冥叩王王驚曰無事致君何事
至邪生述其故王命訪之數青衣急促偕生行曰非
檄至者不得入關當于關外求之耳因出關高呼其
名不得徘徊于道一市飯甌問故曰昨者有某役押
猪犯七名出關過一書生尋訪判司一犯以金授之
役易以往矣得非卽此人邪乃還啟王王召押者訊
狀得實謂生曰此子誤入崑山某家猪胎先生宜急

還向彼贖取擲死彼自甦矣然到時始產候第七猪
灰色者是也生甦告衆以故乘夜束裝而往循教
以行其友果甦然自是冥中亦不召矣

康熙丙申夏軍厨中宰猪腹有四犹其一甚異猴面
象鼻聲亦似猴乃殺之

是年春閒杭城產一猪全身無異前後人手足也

灰作慈像

吏部侍郎阿爾棑家一兒出痘父母焚香致禱篆灰
作觀音像三日方愈

又畜異二則

新安李某粥鹽于襄李之新城鎮鄰有狗屢傷人主
人欲殺之李爲匿蔽乃勸止焉更數日狗銜一紙裹
置李前搖尾而去視中有銀一兩云

菊公曰此狗可與黃雀並傳今有救其死而反仇
者此狗之畢人哉

國初杭人張世祥家宰一雞肋有李林甫三字字作
青色如涅者其家遂棄之不食時徐上謂先生與之
鄰徐父楚白翁索觀扣者如市錢塘令何玉如聞之

亦取視焉

菊公曰使余得此雞正當烹熟佐以美酒召二三
知己取唐史天寶時事共讀之遇林甫惡端則啖
一臠浮一大白豈不快哉

妖鼈六則

康熙丁卯錢塘木商金晉揆家妖與空中飛石能曲
轉而不傷人鎖鑰中器亦能出之以大鏡罌盛中甕
口甚小不知何術以進

臨客王有陶豐軀重三百觔一僕因齋引至場夜經

黃天蕩東道逕一人冠漆角襆頭著深絳衣立于澤
旁曲體揖僕入澤中僕不覺已至水昏月浸波寒光
返照僕忽驚悟且慮濕傷懷中引亟探手出之其怪
若有所畏始隱村人聞呼披救乃免

芝松里柴塚橋民夏夜苦熱臥于簷下睡醒見衆犬
爭向東吠隨視之正見一物坐對河樓簷上垂足于
河目大如椀牙出脣外二掌大如箕顧犬而笑臥者
大駭走

雲林寺西峯石筍菴僧夜行月白如晝于天竺道中

遇一怪長有丈五著藍綢半臂草履以巨竹爲梃乘
月而舞僧徑行不顧怪亦入林而去

順治庚子芝松里楊氏有怪其廳事前置澤蘭二盆
左廂院內有古梅樹一株實百年物也每夏夜月明
嘗有赤體怪自梅下出掛慘紅羅襦蓬鬢凸睛短悍
精捷入廳跳擲不已出必舉澤蘭于肩飛行宇下聞
康熙初有賣魚者甲五鼓詣行逕經烈帝廟見朱門
半掩燈火熒熒竊視之見紅袍束帶者臨于上小吏
玩之一日匣內有聲不已啟視皆化爲蝦蟇
十餘皆運銀鋌而計數之鋌積至屋梁殆數千萬甲
驚羨入門叩首哀乞紅袍者命與一鋌甲再哀叩請
上高令范偉男未仕時讀書山中一夕公已臥月中

益不許一持籍吏趨前耳語紅袍哂然更與一鋌甲得奇遇乃轉歸入湯餅肆方食頃懷中覺有物蠕動驚探得一大蝦蟇遂棄擲溝中未幾又動探之復然甲大失望癡坐燈下有同業者乙過肆呼甲曰天將明何坐此邪甲告以故乙不信探之溝中應手出二鋌始悟籍吏耳語蓋附一以畀乙也二子欣然各懷一鋌以歸

汪貞木杭諸生居芝松里夜嘗以青火出屋內疑有寶物聚昆弟家人啟之至丈餘無所見唯得一石長六尺餘青瑩光潔可作石案以水浴之一屍影橫于上家有乩壇衆扣之乩以詩示曰此疾我能知二人心在茲乩魂唯小女相見是心期末復大書方孝孺三字乩遂寂然衆不悟詩意更召一仙符畢乩運曰吾佐女侍香吏也既閟方詩乃大笑大書哈哈此正學先生譏汝等耳語含癡念妄想四字也

又虎

魏塘錢廉江嘗遊江右遇一半面漢詢其故曰少時入山遇虎爲其所迫亟緣一大樹避之虎齧樹根至流血始已猶蹲守不去良久樹顛忽墮一絲于其面甚冷亟以手捫之則血流濡領其半面肉已盡去矣欲下虎猶礪牙無已乃力升樹顛察之正見一物如斗大翠色身團無耳目手足張口正赤口中一絲裹面肉方唼未盡其人惶遽特甚幸素勇力折大枯枝疾擿之物乃墮地虎正飢伺人不得遂吞之轉眄宛轉于地而死人得無恙

菊公曰方其危時不進前死敵退後死法乎物欲傷人而卒斃于虎虎欲飽人而反斃于物非天道乎世之類此者多矣甯獨異類哉

又龍

龍井居西河之西有龍居之吳葛稚川煉丹于此明正統中宦者李德遊龍井屬旱令人淘之得鐵牌二十面玉佛一像金銀各一鋌上有元豐字次得一石以八十人出之奇怪突兀高可六尺鐫有神運二字

繼又得鐵牌十五銀二條上有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致雨者

伯堅首級

康熙丁丑金又袋港北民家坎地得一髑髏大如斗豸有一石中篆四字曰伯堅首級

火夢

康熙辛酉杭之忠清里人夢戮人囚千門次日本里大火延及其門而止始悟人人者火也

誇天曲

山東士人某語多誇大本無知識人多哂之嘗語及大樹曰我鄉一樹大無可喻者蓋經四千歲之久矣詢爲何代物曰傳爲趙宋時物也聞者絕倒好事者乃括其平生之語集爲一曲曰黃鶯兒以爲談柄云曲曰宋樹四千年熟楊梅朱陳縣一驢日走三千站十套史全百觔鯉鮮三千馱子金剛鑽更誇天賊來喫餅一頓打三千

塔影

嘉禾東塔寺漢朱買臣故宅也有墓在內距相家潟可十里人不見塔而水映塔影甚明七級光微皆現

雷震逆子

方山有村氓傭于人者每挈豆麥歸惡其母陰以與舅一日伺母從親串所歸邀于途縛于古冢之松閒以利刃剖母腹斷其腸胃散縣于林中以逸縣令嚴弋不得幾一月雷神從揚州攝其子還震死卽貫其屍于縛母之松枝乃穿背而出脇有焦字曰揚州云

毋淫殺子

方山之民有商于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醒忽肩旁有一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誡曰苟洩吾事當寸臠之其子旦入小學至午不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問乃述母誡師强送之及門乃返次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事久藏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于衆因訟之縣令不信督師山兒師歸遂率徒衆登婦樓窮索之不得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麄于婦牀下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臠于中事乃白其私人逃于杭之護國院爲僧并獲之就法焉康熙乙未事也

以妓餌父

吳興一村翁頗足穀以絲千金命其子之金陵妓館訪焉妓其子戀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趨金陵妓館訪焉妓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翁將晚一嫗出曰翁待久矣毋徒坐寺艮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于朱欄曲檻間率上金猊正裊一少年姬濃妝前拜引入幽室進以金尊歡以珍饌翁不覺陶然頹醉即與之狎昵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即進飲食而其子已至父子相見嘿無一語飯畢其子請歸翁艮久曰子曷先還吾粗取逋貨畢即歸也翁乃獨留妓館一月貲斧畢耗子身而歸

蒙古斬淫婦

康熙甲寅耿逆倡亂浙東羣盜所至蟻聚天兵南伐凱還一蒙古助戰兵寓錢江民家掠有諸全一婦甚嬖之其夫向久物色始得之向兵哀所備至兵頗憐之已和價許其贖矣及令婦還不從且深

絶云霧鬢風髮亂曉妝孤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同秋草戎馬鞍頭困海棠蓋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二則

一僧龍于萬安橋西關帝廟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猪腸胃者當替苦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縣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之果有一人攜猪腸而來述以故得不死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題斬之吳幸先斃于獄云嚴字白簡

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欠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則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眞人朝京每停于此道士乘閒扣之乃命立一竿于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婿也年十四尚未婚夏日浴于房中鄰有惡少突起牆隙見秀怒罵之突有狎交嚴酋子者北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為與而肆惡焉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同秋草戎馬鞍頭困海棠盞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二則

一僧龍于萬安橋西關帝廟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猪腸胃者當替苦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縣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之果有一人攜猪腸而來述以故得不死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題斬之吳幸先斃于獄云嚴字白簡

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欠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則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眞人朝京每停于此道士乘閒扣之乃命立一竿于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婿也年十四尚未婚夏日浴于房中鄰有惡少突起牆隙見秀怒罵之突有狎交嚴酋子者北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為與而肆惡焉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同秋草戎馬鞍頭困海棠盞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二則

一僧龍于萬安橋西關帝廟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猪腸胃者當替苦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縣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之果有一人攜猪腸而來述以故得不死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題斬之吳幸先斃于獄云嚴字白簡

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欠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則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眞人朝京每停于此道士乘閒扣之乃命立一竿于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婿也年十四尚未婚夏日浴于房中鄰有惡少突起牆隙見秀怒罵之突有狎交嚴酋子者北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為與而肆惡焉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同秋草戎馬鞍頭困海棠盞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二則

一僧龍于萬安橋西關帝廟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猪腸胃者當替苦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縣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之果有一人攜猪腸而來述以故得不死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題斬之吳幸先斃于獄云嚴字白簡

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欠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則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眞人朝京每停于此道士乘閒扣之乃命立一竿于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婿也年十四尚未婚夏日浴于房中鄰有惡少突起牆隙見秀怒罵之突有狎交嚴酋子者北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為與而肆惡焉

歸潭邪言訖下汲于濤是時颶風盛作雨霖不止海
氓占驗已慮漂沒及聞是言率皆遠避至日洪波數
丈隨潮而至各瀕海諸地悉遭漂沒災變甚異赭山
之民幸有先覺唯守滴地二百餘人無一得生云

菊老曰嘗閱內典觀世音菩薩恒現種種身而爲
說法或爲變相以救度衆生赭山婦人者普門現
身耳

謀資毒命

錢塘安溪張甲挾資販豕其鄰李乙蓄意圖之臨發

詭以訪親杭省附舟以往至武林瞰甲收貨入橐潛
于藥肆購砒以藏次日作寬焦置毒其中甲食以死
乙乃懷金走歸虛舟飄搖泛泛波上守汛兵士見之
收泊汛所見一屍橫中乃謀于匄者曰若能挈屍捲
藏當粥舟以分其值匄喜負屍置漏澤故棺器中返
而兵士負前約匄者遂訐于官方乙之歸也甲妻詢
甲所在乙謬以訪親分岐對妻不信亦鳴于官是日
抱牘與匄者同至一訊而得各服其辜康熙庚寅事

假屍返魂

康熙丙申六月杭之北艮里癸巷民陳氏一婢曰蘭
花配夫五年矣至是病亾經宿復蘇曰吾何以在此
汝家何姓邪扣之乃孩兒巷士人家閨秀時亦病亾
冥中以與蘭花之配合爲夫婦慮陽道貴賤不諧而
蘭亦合終乃令借屍返魂以符冥數女之姻戚聞其
事訪至相見一一道故其家以爲宿緣亦不爲異遂
成伉儷焉

乞子死國

崇禎國破有乞兒赴水死題絕命詩一絕于橋柱曰

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
院乞句羞存命一條

菊叟曰賢哉句也此眞道學先生也一句溺而朝
紳剝盡面皮矣

闔門殉節

故明天啟中蘇人張振德由貢任巴蜀令藍寇發一
家二十一人同時殉難與唐潭州李芾同又明末左
中允劉理順闔門并婢僕十八人同時殉節

未婚守節二則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許字黃燮鉉卒女年十九過夫家守節自盡古吳下堡貞女顧氏許字張可久張卒年十七立志歸張守節更四十四年卒繼有蘇州蘇駿公之媳係松陵黃昊若女宋珽臣媳係庠生顧宜三長女皆年未二十嫁而寡守節夫家康熙癸亥甲子之年吾杭王醬園之女以夫病立志歸夫家視夫及卒守志終身周鈺遠之媳亦以夫死歸周守志素服終身李白山之姊未婚守志此皆天地之正氣安得使爲男子假以簪紱列于朝端乎是可以入見屍在牀又不得台後一錚鬼撲其背乃甦氣也不鍾于男子而多爲巾幗豈時使之然耶

世楷堂藏板

拯難延紀

仁和丁簫頭細人也居江干康熙甲寅閩變 王師進勦皆于江干民家駐劄賊既卒平卒擔俘獲以還丁氏兵龍旗御營甲士也得一金華民婦其夫蹤跡至求釋不獲夫號于路婦哭于樓簫頭感奮曰吾乎生苦積得金廿兩將以授二子脫不克荷徒存無益盡若贖此婦以合破鏡乎兵以主于其家無難色婦得以歸後簫頭暴死復甦因言吾命當絕緣本瓜山人故彼方土神錄之去今此方土神甘王知之與瓜山神爭曰是人行善義全夫婦向已會同城隍神奏帝准延壽一紀矣何得擅錄邪是以放還簫頭卒得生

冥吏誤追

范珂者老病而死至冥見吏曰追誤矣是少年非曳也斥差輩速送之還歸途乏糗貸面返及門守神不令入乃覓徑得曲突勢高不可攀二鬼以肩承扶梯珂以入見屍在牀又不得台後一錚鬼撲其背乃甦

世楷堂藏板

鼠識敬畏

有善士集感應篇梓童帝君戒士子文及造命功過格報應諸文以勸世者曰造命篇余家一冊偶匯諸書藏于笥中蓋有年矣一日發笥諸書碎于鼠者若蛺蝶然無一版全者內一冊獨全取視之造命篇也異哉豈小蟲知其有功于世而不敢犯與抑窮簷敗笥有神守之而然與嗟夫吾愧于鼠矣鼠猶知警而

事巧受誣

吾久置于冷地吾誠有愧于鼠矣

杭州有爲人代庖者齎銀千兩作二酒甕由蘇曉舟以達南海盜防窺伺也既至牙家主人曰此處猶慮盜邪曷啟封以畀我甕啟皆傅石也先是舟經八尺風猛舟輕舟子取磚石以鎮舟次早有草蒯掠舟而過舟子呼曰王伯伯有衣包在曷爲我寄于家至是代庖者執是二端以證盜舟子百喙無辭焉於官徧海梢杪無所承幾半年所舟子曰禱于神以爲冤以其寄物見能無或留者據除歲吹矣而案寢冷貨主人疑焉扣于訊案吏吏曰子之代庖者所命也貨易往墟頭取酲乎行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漁

烹不得熟垂暮屢速之酒家出魚謂客曰客不能久待烹至久終不熟奈何羣視鱗尾如生及破筋則祠中二癸也衆大駭異欲起天忽晦暝震雷急電卒發大雨如注城扃既鑰遂宿于酒家果不得入

銀化螻站

一肩販荷擔出中途經一衙竽內呼其名販者入見主案者金冠紫衣侑侍數文吏左右屋角皆有金銀數聚晃目炫心主者命于銀聚任意取之販者大喜滿取置擔不勝荷而止亟負而歸未至家數里微雨

武林艮山門外東北一里許有水曰缽盂潭近潭桑

開有叢祠曰五通制度卑狹土人奉之以乞靈者庚熙中年有三少年于暑月自城中出遊日既晡經祠下憩一少年取簽卜于地同侶叩何卜曰吾戲卜得歸與否耳簽兆不許少年共抑揄以爲日且未暮咫尺地顧不能入耶于是相率歸經潭上忽見水濱二鯽甚大遊滯淺沙側身潑剌不得去少年大喜下取之相顧謀曰吾輩正思飲既得下酒物況日未崦嵫

易往墟頭取醉乎行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漁

乃息肩避于一峻宇下回視擔中有物蠕動殘月正明細辨之皆螻蟈也乃一一由峻宇檻下入無一存者販者大失意俟門啟求見主人泣告以故主人曰誠有之君命必薄不可多授贈君二鋌勤儉以度亦可以送老矣販者泣且謝懷百金以歸

菊公曰販者少得是其詐也雖力猛勝荷三千金已幷卽不他失必藉此而營運多行刻剝取怨于人利倍于本其志愈大勢必與創賈更開池塹卓要結崔姻入貲納職晉頭收骨龍凡戲場中種種及交遊曰某官則同年伯也某官則大座師也

種花面無不爲之三十年鑼鼓聲歇仍是本來不若百金之泰省卻幾多辛苦免卻父老譏評故曰幸也

聯貴賈禍

某縣村農費叟足穀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恒以乏貴家往來爲歡一日大雨子婦潑蔬河濱遇一小舸泊樓柳下中一文士遁處漏蓬衣履沾溼二僕尤甚詢之舟人城中費孝廉也婦以適與同姓述之叟叟卽日叟華衣盛僕刺舟入城以訪孝廉亦酌狀曲自此交情甚濃几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除饋臘孝廉頗感之恒思立効以報以施素飧而諸貴人曷不暫過草屋一

無事竭思得計乃謀于所善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
幾果致叟于獄叟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
視我厚吾捐頭頭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
能爭奈何況今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壹
聽叔教無靳也孝廉遂疏某官當賄若干某官當賄
若干某胥某役及盜當若干土下關通非半萬不可
村農之財皆在土地苦無多鐶存篋竭措不滿遂集
田房諸券謀貿于孝廉孝廉皆假他宦以有其田土

屋空猶以文書上下百端訴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
應家空盡而叟始釋爲時已周星矣方叟在獄德孝
廉不置每謂幸識此人及歸攷所費唯數口子身存
耳乃大號慟淚未乾而某宦之督交屋人至矣痛定
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割雞攜酒入獄以勞
盜誠叩所由盜曰害汝家破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
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爲之耳叟聞始
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轉怒歸讓子婦曰非
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姓偶同故述于翁不令
納交于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雖經而死子痛婦亦

不以理亦縊頸焉叟痛家破嗣絶亦付一縗
菊老曰此勢利相交禍庸不有天下皆是可盡者
乎著之者以爲富家聯勢之戒耳

雨金

康熙丙寅丁卯閒山左玉峯趙公士麟撫浙時富陽
縣有星墜其聲如雷土人按地而坎得一圓物約重
百餘斤刮磨之如赤銅土人相謂閒天嘗雨金此甯
獨非乃墜方寸付鉻呆紫金也衆不獲隱呈于邑宰
邑閒于中丞公曰此天所賜毋關災祥不煩疏題命
計閫省登仕籍者均有之西河翰林毛大可先生得
金一兩八錢至今藏之

立志償逋

杭郡陳大生以營運失利逋負至八百金計窘而逃
書一紙列逋主姓名及數于上臥起懷之且誓曰苟
得志當倍以償凡櫛風沐雨游涉江湖者二十年蓄
二千金始歸按紙酬報如初嘗焉杭士賦詩美之

雷斗

詩人王文白之婦僊樓望雨見鄰牆角烟起蓬勃霞

墟隨發一神可二尺許雞口蝠翼隨一方斗而出尾曳鏃尺餘皆煆紅如火

嫁神嫗

有商于亳者覩橋北一婦豔甚戲之以謀娶訪于媒者曰此婿婦也誓志不嫁奈何商切問計媒測其可愚曰彼夫唯有一耄叔在或賂以主之乃可商卽以貨畀之通叔還報曰婦志莫奪或紿以歸衛與至兩所任之不然者反爾賂無他計也商戲甚計以必得婿立允之且致厚聘至期迎婦方度橋婦忽躍出赴水死商大恐亟懷餘貨宵遁終身不復至亳然赴水者橋北社廟土夫人也

犯寒阻運

北方黃河氷未合時有惡少五六人聚依土祠乘冬乾水落運大石十餘塞于河中淺處糧艘及貨識皆不得進惡少卽舟講賂畢已預熾大火聚于祠內煮火酒痛飲裸體入河運一石至畢已僵凍死數人者挾至火所復以火酒沃之燠大甦方被次少年復下更番數時大石畢起候舟過復下之

虎踞院橋

康熙乙亥王公諱維楨滿洲進士也撫浙初至院西有通江橋一虎踞其上

豹越浙城

杭之吳山忽有一豹食人犬豕時時有之有商切問計媒測其可守命虞人捕之衆圍既合乃竄入紫陽山穴中一夫以足探之被傷蓄之久始獲

壽人

杭郡內閣黃文僖公母夫人壽百四歲嗣後無有繼者最後有王少仙者善藏大桃實非時以壽親友及百歲里人羣額大中丞西蜀張公以請題旌公以無

踞杯而飲或試以火酒亦能勝須臾作醉狀可觀此荃神龍變化耳如唐時江湖小龍類鬼神之道不可測也

死殉主難

禾城屠小良赤水先生之後爲沙縣宰耿變被殺家人海鬼白刎殉難康熙甲寅事也

貞女守志

武林江干陳惟心子禹衡有女端淑許字程近仁而未婚近仁死女誓死不嫁蔬食終身

不視女色

杭人武舉洪越貢守正之士也平生未嘗窺女色其他可知友人程余山爲余道之

還金天報

仁和陳與登國子生陳煜華子也姿貌魁秀年十五即通曉世務有如成人時父襄甫終丙申落燈日于道拾一綢裹啟視一紅檀匣內藏紫金釧二雙寶珠插鬢四焉心計重貨被遺虞損身命乃揭于橋下以吻垒土曳露其屍聞之官不數日三四並獲置處懷之以歸家人亦不示知次日果有一客訪至物語內符盡舉以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是年夏與登危病幾死及愈夢神召至一衙宇主案者謂曰前子病應死以還金之德故免爾後當堅秉汝心力行善也不數日復夢神召謂曰還金之事已聞于帝今得報矣子今宜力學可更習春秋經愼毋自棄也子父友王玉樞寡過人也可師事之因寤

菊公曰人之一言一動鬼神實在左右善惡必聞于天久久必自獲報而人苦不悟觀還金事可鑒也可不勉乎

戲示主屍

湧金門外腐肆民吳翁以勤劬積財藏之土爲工人所覘康熙丙申七月聯一健兒及西湖舟子共飲于翁肆及夜伺翁熟縛而將縊之翁覺呼救乃以斧撾其背死負而置之城下推頹垣掩之復杜其門烹分其臟從竇以逸門更二日不啟鄰衆疑之毀門而入見血盈牀第知有緩冏測屍所翁所畜毋彘于城下以吻垒土曳露其屍聞之官不數日三四並獲置之法焉

妻作博注

一漢博盡家無餘物而興不衰乃以其妻爲孤注博徒許之臨博握骰而祝期以必勝一擲而北博徒相謂曰諺云輸婦贏本貼枕賣而收值何傷也遇嚴人商于杭者謀娶妾以八十金就婚于其家兒故夫曰兒也既寢巫夢方酣倦而熟寐其夫繼爲後勁焉嚴商覺怒窮其事其夫坦然曰固吾妻也據吾室而反辱我明當告官治之商大驚走不返

菊老曰此勝晁錯之注不能更一博乎

世楷堂藏板

吐綬鳥

包漢臣家畜一禽似雞青元雜色頭禿如鷲首頂頸青紅時變其冠閒或下垂較初倍大纍垂若綬然人不知之按禽經載頭有彩囊曰避株註曰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則出彩色作囊遇雨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亦名吐綬鳥則信知爲吐綬無疑

瓜龍

康熙庚辰東城下章孝家所植南瓜忽生龍形首口耳目爪鬣粗具領前一瓜特大爲其寶味觀者履過

月中桂子

唐人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相傳天上桂子散落必于靈鷲人未之信康熙戊寅鷲嶺果有桂子散落滿地較黃豆尤大深青色上有烏絲紋如篆者斑斕盈子

倪七翁

覓橋有倪七翁生時有德一日見夢于其妻曰吾已爲神在于城中馬市口曷來一顧我乎妻因遣人探之曰無有未幾復夢妻復探知之則槐管一小祠也

世楷堂藏板

紙妖

神體裁尺餘耳洞方新刷遇土人落成賽神倪媼攜楮向神涕痛叩知其故始知爲七翁云

明之末季杭郡妖興闢傳宋殿縱紙人爲怪人家多設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爲人或爲獸隨紙肖爲變事多慘刻一民婦遇一老嫗求寄宿婦命媼與共寢次晨嫗呼婦曰厚意無可報有烝餅二留案起可食之遂去婦起視案有人乳二呼媳不應趨視死矣

安溪古玉

錢塘安溪農坎沮洳得一物碧色徑可八寸正圓如鏡中穿一孔疑古璧也無所用以之覆油甕一日新安客偶至其家見之以青蚨四百易之去農者私喜一石乃沽厚利更坎之復有所得漸揚于衆遂聞于官長轉達于長吏廣求之得寶玉無算凡一玉則必有一孔有一墩至重十八勑康熙辛卯壬辰間事

江豚

康熙丙申八月廿日潮湧一物至厓口羣覩之則江豚也已斃大若三牛其翅有如半帆尾尻其粗若鹽官一生有一妻一女皆爲奴龍龍所烝一日女爲

次日乃泊之去

禮斗二則

錢塘周麗生禮斗甚誠一夕禮至三更爐中香篆忽然勃發結如幢蓋鬱鬱若濃雲中出一物凝立蓋中垂耳四趾宛然白象蓋亥宿負乘斗姆降靈也周敬畏伏不敢動移時始隱

童蜚英博徒也居吳山水神廟其子暮歸遇數鬼追及于門求脫不得門內一神金甲火體提鞭而出擊散衆邪曳子入座良久始蘇乃言神救蓋其家方祭

張大漢

張大漢淮人名大漢身高丈餘總河三韓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

鐵槊欲試之期以明日將槊來曰昨寄十里外農家可立取也許之瞬息至命選標下善槊者十餘將與之校皆莫能勝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卽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知其腹粗具肉腐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得飽次年春訪叔氏于遠村叔聞舅語亦具如舅氏食以給但惟此二飽耳蓋未嘗有三也公大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輩使好戲每物增廣大漢一噬無餘乃前跪謝曰拜公惠食大漢今日眞飽矣公大

笑命補帳下千兵乘騎足不離地出唯步行隨公云

孫旭

吳興孫旭少年善弓馬恒聚刼盜時耿逆未平康親王駐師三衢旭乃假王手檄文及劄付數千僞授羣盜官羣盜信之樂爲之用梟使某偵知其詐擒殛并盜鞫實因擬以大辟一日解赴撫軍入卜肆推命日者曰君武科人也時有大厄終過緣而解旭密賂以金曰明同監者來顧君亦如其言蓋押差有二其隨旭者已入旭彀患正押未通耳明日過肆果符前說且言將來富貴鼎盛押者已動心乃以銀一錠畀卽押令辨食去正押謂旭曰君可行矣且吾亦無家累曷偕亾乎于是遂逃去未幾楊寡婦爲亂旭爲其前鋒帶船數百出常山縣意有所窺中流遇范觀察官舫由轉餉經此旭曰公嘗有德于走今當覆公至軍范因喻旭曰君豪傑士倘能歸正何愁功名乎孫因感泣隨范至王軍并招楊氏歸誠以功授以觀察使

雷震逆子

杭州江干海月橋一子常殿母一日子偕二鄰人過萬松嶺將至茶坊嶺雷雨暴作三人趨避于守汛兵舍其母聞雷震祝曰有此好雷曷不震吾逆雛耶言未絕震霆一發殛其子于兵舍

廉直神皋

明末杭有處士陸嘉孚高尚不仕爲人廉直其甥金氏子偶省其舅見陸在堂似與客揖語狀甚恭金子既進訝之陸曰適奉天符造刀兵水火冊以余無過命充

是職適揖者葢土神也懈怠爲之泣陸曰毋悲卽子亦不免神選汝以充余役矣金子恐而歸泣告于母未幾訃者至舅卒矣金氏憂痛交并一仆而沒土神錄以送城隍之署遇一神馳馬齎符至視之乃金子之叔父金龍泉也兩相驚訝叔曰吾得官掾曹沒于京師以平生端謹今充東嶽旗員以公事來此金子泣訴母老乏養祈其轉禱于神叔曰子姑俟之濟否未審少選怡然出曰神念子孝已勑別遣矣遂出臨別曰吾京邸有遺貲五百及衣物在可語吾子往取之

且迎喪歸也金子一仆而甦龍泉之日章

雷拯義士

江右臨江縣一婦將投于江適有閩商舟過救之詢其由曰吾夫貢宦債三十六金追之急將弱兒以抵耻事二姓也故溺焉閩商感然曰毋憂吾當代償是逋卽檢裝攜夫徑造宦家宦固久卒其子出見曰吾實未嘗遣追葢奴輩爲之耳君既高義若此古人恥子丙助其父語過激甲批其頰族衆解散未幾丙患病七日死內外咸知其死于病也嫉甲者嗾乙以命商大喜既別婦夫堅欲挽商留宿聊奉一樽以盡區區

區商以便舟風利辭之婦夫力請且登舟強貢其襆以去且曰明日覓舟以送也閩商不得已至其家夫卽于廚辦食婦私于商曰吾夫將不利于子可急逃商不信咨且閩婦夫果操刃以出將下刃商曰死不敢逃願全首領幸也有古井在舍因投商于中覆以石而有其重貲須臾飄風立起雷霆交下雷蛸于宦子之舍不止宦子懼自省曰吾舍其貢而罪猶不釋耶將禱于天視庭中一物踞于泥中曳之入乃卽代償逋之閩商也移時始能語泣告以故宦子憤切集家徒以攻婦夫返商之襆致賊于官立斃杖下菊叟曰此與越井崗艾任叟事頗同義商義宦義婦亦世或有之不謂復有義井入而不濡固已異矣乃復有此義雷人可貢恩而反欲殺之哉安得有此雷而嘗居吾神也

檢屍遇怪

衢郡常山邑徐氏有族兄弟相爭者甲乙皆青衿乙子丙助其父語過激甲批其頰族衆解散未幾丙患病七日死內外咸知其死于病也嫉甲者嗾乙以命商大喜既別婦夫堅欲挽商留宿聊奉一樽以盡區區

訟于邑先是邑令于元旦率父老紳士修朝賀禮失儀甲在列舉之令嘿然銜之至是持其獄誣以眞命詐而甲由縣至郡諸楚備嘗矣乃令又不得志于郡公郡持平議乃故嚴刑甲甲不承然後可反適撫軍狀下檄郡令毋枉濫人郡堅持檢論謂屍不檢何由定獄以龍游令才檄其往檢既達常常令督役取柩而丙之父始倉皇求免不聽取常令入取柩渥糞以出游令曰法之不行民始爲敵乃嚴張獄具令曰抗法者立死詞役羣往柩始出方下斧而屍場之水鋼無故自碎是時萬民圍witness忽有二特追逐而至咆哮奮怒鬬于場中蹦傷小兒者五既驅散忽一猴闖入去官案丈許哀鳴躑躅若有訴者良久去既檢無傷徐甲始獲釋繇縛而誣案定

菊公曰訟命非丙意也一檢而誣辟定父獄成此者蓋亦白妾也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絳雪而生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爲變素所譖失寵病中有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面邊可憐爲有金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于西湖之

魂之驅肉而角附豕而哀也雖然蓋亦非丙父意也嗟之者之罪耳天道昭同其能免于眚乎治獄者可勿愼乎

不愛遺金

陳仲衡諱鼎銓蘇郡長洲縣學生其祖母多厚蓄嘗以一匣藏于衡所及亾父與叔分其遺貲既畢事仲衡出前匣于案曰此祖母所藏也啟視皆珠寶珍飾其叔授以二紗衣扇二柄而已生子阿恒年三歲能識五十餘字其母各書一字于紙以教之乃復雜然淆之問曰何者爲天字阿恒手指之餘不失一可謂今阿恒之慧遠勝十倍其父子所至宜可量哉

瀟溪女史

按白樂天有妾小蠻樊素人皆知之尚有瀟溪女史者蓋亦白妾也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絳雪而生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爲變素所譖失寵病中有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面邊可憐爲有金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于西湖之

靈隱山女眞菴中臨沒曰白尙書已爲海山院主先
妾五月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化樂天又
春草有姬名
菊公曰吾友汪子宏樸厚尙義居方伯里蓋郎女
史之別院也其家僱于乩上遇女史降粗述其事
惜已沈埋幾千載矣
幻術縮地
杭州南良里米賈馮二郎僱出道遇黃面道者迎謂
曰君有病矣二郎惡其言叱之道者笑拊其背而去
既而浙藩段公鹽驛道憲裴公杭司馬金公受香督

是時日已及申二郎奮足疾行瞬息已至塘棲鎭距
家已六十里日猶未晚窮皇橋趾無所投足土人導
以古廟棲息次日得歸康熙戊戌春也
開者遇仙
一老爲人司閽苦于窘逐欲沈西湖遇一老人謂曰
何急至此耶告以故曰是不難乃引其掌撫摩之謂
曰以此掌撫病者自得瘉可不唯自活兼得救生開
者還以告人求病者姑試之果驗未期月趨者傾國
未明奔輿而往爭呼搶攘者嘗百餘人有勢力者先
得之戊戌夏事
仙乩詩戲
多士臨場以功名叩之仙乩亂動曰吾王古直也蓋
亦近時人多士輕之曰吾輩冀得呂眞人一問耳乩
遂寂然乃更致請曰吾回道人也諸生可多具墨汁
吾非呂洞賓元是王古直
海塘民謠
始海甯沿海塘壞民謠云若要海塘成除非賠斷勑

理其事而謠應
枉獄孽報
閩中吳位子先生鐘甲戌進士長子淹字希通其婦
翁施某貢士也富于財生平無他夢每夢爲梟使坐
廳事訊殺人獄甲乙二囚列案下爭質不已乃某竟
斷釋下刃者去乙囚大號曰公得賂萬餘乃敢法以
沈吾之冤乎驚而寤每夢必如此未幾舉二子皆聰
俊有膽力二子當貴口保抱懷中相見即戟手作鬬
狀及齠齔脫遇即盡力死毆不休稍長愈甚父母爲

之冠婚分其居非祭祀大禮不使相見一日其弟私詢于人曰殺人者抵又奚問若吾殺人何如曰子家富經營可脫無傷也遂購七首衷于身乘閒刺其兄几下二十二刃閒官逐置于獄其父聿力營解不獲卒磔于市計生乙及所終費適符夢中得賂之數友人陳易齋游閩親見施某及聞其事

菊公曰甚矣法之不可枉也其報公于隔世尤奇蓋其前生祖先之澤猶未斬也暮夜之金得而復失于身後二子與祀齋牆變起而均絕未有貪金義爲之酬金以葬及金死骨附墓側可謂生死不

忘其主矣墓在秦亭山之麓楓台大士皆賦詩以美之

飲量達夜

山陰張二丁身操舟善飲無量城中一紳亦善飲家富醞釀凡市酤皆所由出遇冬盡必出巡酤家會計焉酤舍延飲座側一髯幅巾布袍奉卑以侍勸酬旣酣淹及夜半紳者有曛色而髯者持照方勤紳者始悔睫詢主人曰客何人也主人方囁嚅次髯者大聲曰吾山陰張二丹子也主人甚惶悚紳蒞爾曰何傷乎畢飲更殘而忌次早復飲紳者乃向主人求張君爲飲客于是共載而歸張二老于杯中焉

義僕葬主

義僕萬金玖明天台司馬楊公體元從也公遭國變堅志不出寓于杭之西泠子孫旣沒雙櫬不掩萬金泣訴于慈水鄰義門黃稚登雨先生二公躍然重

之

雪松和尙

雪松僧號簡和尙閩人明進士爲某縣宰國破遂曀于沙門築室江滸名斑竹園蓋托帝子之望蒼梧也又曰龍勝菴有手植松栢猶存杭士黃漢臣先生故閩籍產于浙嘗有渦斑竹園詩曰雪松廿載切心儀斑竹園林過客希遺像隱然成佛子兩題宛爾是騷詞湘妃淚染空山翠龍樹神依古石枝一塔難埋千

載恨我來何處託相思

囚女顯烈

本朝安徽撫院高諱承爵旗員罷官後一愛女死殯于通州別業守莊奴知其殮厚盜啟之見女貌如生將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脫不得抱滾二十五里遇巡員獲之論磔七日

旨下女今東浙倭兵且圍高其佩之妹也且圍善指畫人物鳥獸魚蟹毕肖殆齊于元人

現在蘇州

聞之故老明末宏光君率百官祭懷宗阮大鋮後至哭曰誤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戮之不足以謝今陳名夏徐沂等俱北走矣馬士英亟掩其口曰勿浪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噱

吝捐奉賊

故明崇禎末李賊圍京師有詔募金后父周奎僅輸一萬內官强之仍增一萬而陰求后助得五千又隱二千出三千太監王之心甚富亦捐一萬城破闖賊以二卒押一官持兵押赴刑部也閻聽政府刑部牛金星所改夾比周奎追出五十二萬兩王閻追出十五萬兩

菊叟曰自古國家之覆無不由閹宦權姦而明之閹官權姦爲尤甚前此之王振汪直劉瑾輩斷削於前而魏豎嚴嵩父子繼亂于後加以三黨交攻一敗塗地馴致天怒民怨流賊四起忠良骨鯁之臣屠戮殆盡姦諛鼠竊之輩遍滿內外于是明之爲明雖使華扁復生已不可救乃區區募金以拒賊攻雖積金億兆有何益哉獨笑王周輩當國破家亡之際猶吝財乃爾不思反裘負芻底做毛落耳猶可擁此金以娛老不虞闖網之密至竭澤而漁耳身死桁楊貽笑千古又不特此二子而已也

傳聞賊入內宮搜檢猶餘金銀十七箸君臣咸豎

同病一吝惜哉

五聖作妖

蘇州上方山有五聖廟賽者肩摩踵趾甲子一士人妻爲神所淫至廟方拜下立死湯中承斌按其罪題毀其廟奉

旨天下五聖廟盡毀之士人後爲僧號雪泓居杭之武林門外

菊公曰嘉禾杜司馬臻之內姪某夢人追其魂于陝右繫于關神祠須臾神出則杜公也驚叩之曰此流衙門耳關神自在京師正陽門內守禦又武林城內教場舊有火神廟一日廟主夢新任官至廟亦云流官交替觀此上方山惡亦邪鬼幻惑如古之妖狐老蛇耳考五聖即五顯釋稱多寶如來大證道顯化顧爲淫惑之事乎必不然也

世楷堂藏板

賢令盡節

明末錢塘令顧公咸建諱漢石崑山人寓蘇州癸未進士在任未期年　王師至不屈死之時盛暑無一蠅集其元一裁衣犯法梟首顧匄蠅則叢集焉

國初順治乙酉六月十三日破蘇州總督主帥李延齡部院土國寶也

山齋客譚跋

山齋客譚八卷仁和景先生亭北所述也楊慧樓先生跋其尾謂諸全老婦數則已見前人說部今故悉去之據桑氏傳稱先生折節讀書茸屋杭城之東獨居三十年不問晴雨恣游湖上諸山詩成自歌震蕩林木著有菊公坳堂詩文等集書法絕類山谷豈非奇傑之士與甲辰中夏吳江沈懋悳識

世楷堂藏板

信徽采錄

念佛異徵記

鳥山徐慶漳輯
鈸塘徐皓軒

先母太宜人于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長逝先是太宜人奉佛甚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累數千圈以記念佛之數圖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辛之日申刻家人焚袋于磁盆從釋氏言將以附殮也忽盆內有數眾疑盆碎俄見五色光起布成經卷上現樓基殿閣棚檻增砌之形蓮華上合掌趺坐之佛數十雲中女菩薩一皆如白粉新畫者親友男婦童僕以及治觀成衣之人無不驚嘆觀次日將殮揆厥故其袋背佛像樓臺諸形異袋面無異又一老媼執佛于隨行誠異事也謹記以示徵信者傳之

吳斗文口述

晉陵周蓉湖

常州武進諸生吳斗文為人誠謹康熙乙亥正月初一日偶假寐夢一人若差官者闖然而入置一匭書云吳聘欲召主者聘請即行斗文驚醒適其僕亦夢所見正同方以為怪尚在疑信三日後前差復來斗文即昏然而去夢至大衙門有青衣引入旁廨為屋三間四壁滿架俱冊籍斗文問此何處是何冊籍青衣云少頃自知矣斗文試拈一冊觀之上註北直大名府細視昏姓名也俄有一人出方巾深衣相與揖遜而坐曰即日趨運將臨皆由東嶽所定本司冊籍浩繁因君素師楊某薦君盛德故來相請時楊已歿五六年矣斗文云生乃無知腐儒豈能勝任楊曰天下無過道遙自在譚譚以道義行止相誠諸兄切勿妄為自且業師建旐日久未歸可一見乎此公即招手而揚已當面矣評

牧伏靈施記

婁東王鶴尹

并有媳吳氏于康熙乙卯三月下旬驚見樓窓黑影罩入遂抱病痾至五月初旬神思昏迷語言顛倒以云上方神為誰前往熊禱病終不痊閱五月初忽云吾乃海西大王同先鋒董由劉兵十萬在此限七日內來取辭甚不倫據病者醒時云常見一人或小帽黑衣或紫衣披巾種種變化莫可綽述飲食不進已四十餘日矣林遜至鎮州圖妙觀請客篷鐵竹道人施亮生法師治之閱五月十二日師至要東往病者臥室書符禳治厥怪若為不聞師曰茲怪其有完乎吾行符多矣未有見而不遁者今若此必其怪以完鳥于衆聖之前而神將所不忍驅者也俟丹行法以攝之則可知矣有頃病者口中云汝用何法而能治我我神通變化現影藏形甲兵萬衆豈汝一人所能敵乎師曰此狂言也吾以法代天宣化

救濟民疴解不釋之冤誠虐民之祟今所以不遽行法以治汝者恐汝抱冤而莫訴也如必欲肆狂詞不告所以一旦奏聞 上帝雷火下焚玉石無分冤仇莫辨悔之晚矣言畢師往外室病者若有哭泣狀曰我實況海底昭雪無由幸遇法師正析解釋頃間不能悉記詢知果有主出口唇寃羣已踝倘彼奏聞永淪幽暗奈何乞請法師以訴之師至詰其故病者云我吳兆禎也初世在明朝為女身姓楊氏雲南人適趙元穉為夫婦十年元穉即今吳氏也因其家貧我紡織以資讀書一旦及第官為翰林編修意意其厭弃糟糠另娶美妾身居京邸得志忘歸我舍忿自縊至本朝託生于浙江衢州府吳家為子名兆禎趙元穉死後亦託生于衢州府某家為女以宿緣未了三歲時遂訂姻盟後同窓友邢華瑞者倚恃豪富強行納聘吳氏父母厭貧重富竟改退婚竟贅華瑞為壻又為周氏總母所辱困投河而死幸遇鬼恩主收為內侍身居水底已十八年衰氏能廣積陰功死後託生于太倉吳氏為女邢華瑞即託生為其疏嫁使女名桂花我同龍恩主追尋至此住後園池內上年秋閒見桂花于池上滌垢被我擒入水中退婚之恨雖報而棄妻之恨究未能申因遍控神司許以索報故敢來為祟耳師曰如是則真情可憫第汝向來何得又以鄰吳惹人而所謂恩主者何怪也答曰恩主實係靈龜藏修已八十載有十八般變化自稱海而大王能撒豆成兵所云先鋒豆由及領兵百萬皆其變化也頃間唐寇節度自知罪重不敢復來圍命我駕求法師乞賜原情解釋師曰悲哉業報因緣循環若是乎生前之事不可追矣汝建齋拔度和解冤讎奏聞元帝策封靈龜汝可放吳氏速還病者口中謝諾而去須臾復來云恩主致意法師倘得超奏感激非常自當悉聽所命不敢有違況自此吳氏遂難語言竟如平日向被靈龜揑去繫于水晶宮歷歷確有所見聞不能悉記詢知果有隨嫁桂花去秋溺死後園池內遂擇于是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修齋拔度奏封靈龜為頭靈振元保護將軍于鎮州圖妙觀元帝聖前永遠隨護其怪遂絕吳氏已不食五十日醫未三日而起居如常飲食漸進至十八日晚師行煉度法吳氏出衆禮未竟石入神思復迷云我楊氏也與汝積恨實深本不甘輕捨慮法師威德幸已解消今我承領功數將生淨境汝曾未盡誠致禮懺悔前愆並體愈病痊遂泰然自處予令詢汝冬拜經實予方釋念而去耳實

人苦謝之因復扶出長跪至旦始入自足永安無恙矣

禁牛油燭文

當湖李為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登將赴公車因至武義候別房主寓武義寺中二十日夜半忽聞東廂宣傳邀請起視見大厪森列一金冠朱衣拱登曰稍坐俄而鬼卒牽三犯至一是熟牛油者一是點牛油燭者一是點牛油燭者神曰草木脂膏僅充燃焰如是造孽臧觸三光過往神曹無不含怒大獘不足殺其辜今依新律名懲一以儆衆製者永入黑牆獄造者枷牛胎未生而死不見三光者三次點者瞽目立時處分訖趣謂登曰幸遇此君其廣為勸戒登尚欲細問空中忽大响亮張目紅光猶繞室似夢非夢而睿此日遂歸至蘭谿恰搭販牛油客船意欲告之值歲暮債長彼方以為利

難言恐反生疑抵家急刻刊布不敢負神示焉

四陽記

海昌陳叔文

余自少業儒長無一得大慈事雖不能行睡心處亦未嘗不自警也至于佛法向無是願何敢妄論康熙丙寅閏四月十六日忽患背毒目甚至念五日遍體疼痛時譬僧隱然偏談三昧水懺因果余曰若論前世因何不速了結若論今世因細思無是叔是夜昏暈魂從頂出欲往冥府明此果報忽見本境土地引余而囑曰此去有三路汝須從中路往餘二路非汝所宜行也途中湯切勿飲聞內橋切勿過犯此三者必不能回生矣余曰雖未我前途果有一婆施湯湯惠香飲者甚衆余至時果招飲余即潑地鬼欲來擊第四殿見兩廊油鍋上有條示巴陽叫奸淫處于者受此罪至第五殿扁書閻羅天子忽人衆中有呼入讀者視之乃葉師徐珵光

也師引余至大樹下驚問云汝已死耶余答不知因病毒至此耳師云吾為汝查即往閻一案判姓徐者曰彼壽未絕師曰此地不可久游況可見閻君乎與余劇談世事秘不敢泄大約陽惡受罪猶輕而陰惡受罪最重耳余別師竟進殿前閻君北曰汝何人敢擅來余曰我非僧亦非道唯此良心未喪耳閻君曰汝在世誦經念佛乎曰未也閻君曰汝既如是可知有此惠乎余曰正欲明皆毒果報故來此閻君遂令冥判查覆移時捧卷至余竊之見簿籍分明昭昭不爽凡行事動念無不錄者大善書黃字小惡書黑字不覺毛骨悚然閻君看畢云此係毛寨婦一案未結耳余叩問其故閻君曰汝欲知須至白鶴山問汝師余問路後何曰七日但此去不能回陽矣余頓捨身一往徐冥判代余求書前迅速奉執之可以即到閻君首肯命徐冥吏引出至一高臺將余推倒白鶴山已在望矣但見層巒疊翠七寶莊嚴恍然極樂世界也松下茅蓋蓬庵有師兀然獨坐見余呼曰汝果參耶吾已知汝是三世僧前世名木清乃江南報恩寺僧也余號明修是汝第三世師汝在江南見毛寨婦家有孫俊雅欲化為徒毛婦不允汝潛行誘其出家犬隨犬將犬擊死攜其孫歸寺養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而一計人家人窮見分散已不可追至十六歲與孫披剃但毛寨婦因哭孫喪明死訟于冥而犬又以無事索命汝託生時犬咬其肯故發此毒醫汝隱然僧即前世理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瑋抑陸賢速取衆欲將陸賢宛詢又屬殺曰勿加刑小孩子飯且不知飢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犬之人余求師曰何以得解此結師曰或誦金剛經一藏或拜藥師經一部庶可解此余曰弟子雖是三世僧頗師開示佛法師即指壁上偈曰佛法僧三寶看來是常參若還參得透道斫容易就

說鈴信徵錄 八

寇銀因果記

康熙二年虞山糧道署有張樣瑞昌者附收屬邑解銀二百四十兩未及歸庫暫存筒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啟奏視之衣篋如故而銀已蕩然矣驚詢旁人咸未嘗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卧于戶側者曹僕陳美也即問之于道主命發捕究之是日拷掠竟夕不得次日入窮治之而終不得張樣訴之于城隍又訴于南庭神十七日神下乩入寄周把瑞遠而北少項同樣有曹瑋者正冠伏凡屬殺疾呼曰喚張瑞昌衆往視之乃神語也昌至神曰爾失銀乃曹瑋之僕陸賢盜去而曹瑋不知也賢于初十丑時盜銀特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陳之大門靠橋意瑋父出賢懼却步而走時有某備兵茂歌涼戶外乘間而入挈以去瑋父出門不見有持銀者家母即身故孩兒瘡殤吳茂亦患疫相繼而死總以不義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而一計人家人窮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瑋抑陸賢速取衆欲將陸賢宛詢又屬殺曰勿加刑小孩子飯且不知飢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多拜上盧老爺打轎去言畢曹乃醒少項復作差語云我姓陸乃城隍廟西班頃南庄移會我主將奉差來此銀已換襖皮被包盡往取之我弟兄惟好杯中物耳曹遂飛莊然不知所以衆又告曹

乃桃燈作揭亦欲訴之于廟仍疑衆之誤認也次早起欲訪廟即
押賢取銀忽又伏桃曰吾乃城隍也為昨日事往拜南庄道經此
見曹璠賸備他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璠並不知即吳
勤陳美却是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了鬆而陳美乃小廝也毛
家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桌上小廝盜去害了鬆通打了鬆身死
美因孽重一世變猪二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
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銀一百二十兩
今不該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攜承若再賸補則
冤冤相報將何底止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消其孽怨可也又
命孫瑞陳天森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此查察見
曹璠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典他何干都寫單上存銀九十
兩陸賢藏之床下上將死蓋昨晚使女取炭又取去三兩止存八
十七兩可速取之進則又散鏡是因果報應幽冥之中纖毫不爽
陸賢自有報應又囑衆緣在公門中正好修行方便做好人凡人
行不好的事害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凡
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明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
不難只在這點不壞便有了言畢而去衆許酬拜云我是一縣之
主豈是為飲食小節因見你等心念志誠來此說一明白我回縣
矣曹乃醒衆皆驚愕璠即歸從床下索之果于瓦下得二封先開

視供是白石灰書猶惝恍未至縣二十里啟封則銀也乃共怪異

卒縣較冤果八十七兩可見冥冥之中報應如此之速特刊布以
警後人

王天君顯聖記

嘉興郡城東郭外有賈人王公洛者妻方氏父瑞宇于康熙三十
八年己卯五月間方氏足患毒勢甚危醫藥罔效忽一日突告夫
云今日須治喜蚤黃魚免雖肥脯享我夫云汝素粥不下咽者數
日矣何用啖此方曰我父執頎俏生也汝父存日家甚敗我因
貧舉會謀生汝父許與二未遂更集友八人刻期治饌八人畢集
若父獨真約會後不果家益窘困瘁而死初入冥時心甚恨即具
狀冥官冥官曰王瑞宇不久將死俟到日質對今汝父死已五年
事尚未結適者郭都徼吏倆綵余曝適至汝家餘甚汝宜厚享我

王大駭謀諸鄰友友曰盍至薛秀道院延通玄作醮驅之詰朝道
流至方氏在卧室即云彼適流我生平熟識皆葷酒葷為能動我
作醮綠日光無汝道士告王曰余筆力薄君宜急延他法師衛高可治王謀諸舅氏舅氏曰舍潛謂作醮可遣方在床夫大懼再三懇
將令入冥狀云我必不敢糜汝鬼曰汝無信須潛法師作一奏與我潛遂作
之云我必不敢糜汝鬼曰汝無信須潛法師作一奏與我潛遂作
奏鬼云內有一語未妥須云永不再糜潛稚稚如命鬼又云可即
床頭焚之潛曰今可去矣鬼曰我尚欲居此未去潛憤甚
于病者床頭焚之潛曰今可去矣鬼曰我尚欲居此未去潛憤甚
遂至中堂作法召溫帥俄而溫帥降鬼附婦渠若大怖狀急趨匿
床下婦足頑腫不能屈伸若已向餘至此趨下若無疾者連搏頰
云小的去小的去婦遂清爽一日夫叩其病中所云落然也明夕

鬼又至自言昨為溫帥驅逐再三哀愬冤遂蒙釋放今復至幾
家矣潛更無可施法令其夫至參秀道院捧王天君像供于中堂
作詞上訴明日天君忽附婦體作大叛曰汝野鬼何得擅入人家
婦後作鬼語備陳散會始末故懷恨至此婦復作天君語曰據汝
所言未可全信當遣使至其府拘王瑞宇面質俄而瑞宇亦附婦
體再三伏罪天君云汝與信散會使友謀生無資抱恨而死當扶
汝二十空中忽有鞭朴救天君又云瑞宇吾已薄責當使公路禮
三官懺為汝消愆其妻為人賢孝何可因翁過而累及彼身鬼云
方氏數合災延因而附會非敢無因作孽也婦又作天君叱呼公
路至前謂之曰汝作事非善今秋將有大咎公路稽顙哀求遂云
汝速改過遷善禮懺消愆不獨宥汝妻且當宥汝忽又云汝家柴
我塔伐吾墓樹故至渠家索取天君遂呼公路曰汝為人塔不能
救蔭外家反伐墓樹罪不可逭公路告曰此舅意何關我舅適在
亦再三自訴謝罪于王忽云卻起舅即兩手交加拆之堅不可開
再三哀求適時始釋斯時鄰比咸趨入視婦叛音朗朗皆作宣語
謂其為善人其為不善者云汝急去其人頗強壯即傾跌
仆地道士聞之亦入視天君叱曰汝道流宜持戒律何擅入婦人
臥室道士惶怖疾出天君曰鬼已誰汝家方氏疾即平我神去矣
我神日朝上帝今適戊日天門不開故降汝家使世人知天道無
私善惡之報厘毫不爽且汝等不可稱我為天君此號至尊我不
敢當但稱余為靈官元帥足矣言畢遂寂然道士率其侶蒸迎神

房內何以復藏二鬼速呼至詢之即作鬼語云小的乃方氏父母
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遭當兵馬絕絳
之際舟至安慶遇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再三哀告還我一舟我
聞其名為白鞋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府舆至庭中迎我
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子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俱極
小矣其父第叫我即白鞋子也俱責雲驟

城隍示眾

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劉姓平素無惡不作通邑切齒忽一日
自詣縣治兩手自然反接口稱奉縣城隍命拘到求本縣起解至
府城隍問罪令以為心疾逐出後來兩番俱無絕而數人孿不可
開如此數日令不得已為具文遣差牒送府城隍至即焚牒劉即

初生能言二則

桐鄉進士陸大勝名費錫言其族人家僕婦產一女甫脫胞即能
言自云前生乃娼婦因不善媚客為鴇母痛笞遂自經魂無所依
常在蘆葦荒草中當風雨晦冥心神戀絕有同鬼謂汝無拘束可
以投胎問其如何往投同鬼云汝見婦人大腹者即入其裡可以
出世矣偶見孕婦漸米遂如其言投之果得生今又為女命也因

伏塔下號呼痛楚若受朴者項刻受刑處俱青黑破嘴刑至死言府城陰仍發回本縣遊各門示衆仍反接而出若有押者至縣循行各門凡平日所作過惡一一高聲臚列且云無若刻某為惡現世受報也游畢七竅流血而死觀者日數萬人邑令為逐陽逃

士楊振藻武林諸寅吉言

董介休記生

嘉善縣生董介休為人善良康熙癸酉年病故甲戌夏其女病中忽作介休言曰我未死冥王以為庸醫用熱藥腐臟腑故促我命為修善功德已增壽算今生子平湖縣南門外陸家此時止能啼笑尚可與汝相識認家人來視我當以一笑為信他日能言則不復記憶矣言畢其女病亦良已家人往視之果然嘉善唐石公言

活無常

康熙二十八年仁和北路村有王姓者為活無常潮鳴寺僧忍生與隣房僧越凡皆北落人也二僧同歸探俗次日忍生過王姓者謂曰汝寺中有宣越凡否不出十日死矣忍生問故王曰此僧係我勾取牌票現在但不知何故有隣洲官兵隨後趕打報云還我經來還我經來忍生念昨日越凡同歸無病試往探之則越凡果然無頭腦過身疼痛忍生遂勸其還寺調理數日愈重作薪人言索經誦罵自擊其身首且需酒食燒割必席地焚之狂言不已未幾竟死衆僧始悟為萍之初八旗官兵駐杭延僧追薦僧利其厚

暑子變狗

名曰高令熊公自亦不諱言之也

康熙丙子杭州油漏橋衛行吳德甫資質非柔厚三十餘年矣六

月間止一子一媳相繼而死至九月念六日夫婦同夢其子媳歸家于身穿白衣腰繫黑帶媳身穿褐色衣云吾二人向閻壁索子鋪夏家投胎為狗求來看我認我衣色可知也夫婦驚醒即晨起徃夏家而夏家夫婦亦同夢此二人至家問之曰汝輩家媳緣何來此對曰吾二人向故家投胎求汝憐念語未畢又見兩男一女突入遂寤方早起而吳德甫夫婦已至問夏曰汝令媳坐尊爭夏曰吾兩媳皆未懷孕夏妻忽笑曰吾家止有牝狗方產耳共往視之則果生三牡二牝內有二狗果類夢中衣色因泣而告其夢彼此驚異二狗離乳吳竟攜歸至今尚存吳蘭堅言

豬狗託生

蘭堅自言康熙壬寅八月在江干中沙某姓奇行向寓宿五鼓聞衆人叩門叙甚急店主疑為盜窓起開門潛于暗中視之見門外一吏點名共十三人又有卒持棍驅入屋後復有四人亦將隨入吏喝曰汝四人係閻壁王替明家去者卒持棍逐出少頃寂然無聞迨明視屋後豬圈中生十三小豬往王贊明家探之則其家母豬下四豹子矣

為子索貢

杭州吳元甫者誠厚人也明崇禎十七年同鄉河南監軍道陳朱明為元甫之親謝任歸家有軍校王姓者送歸因河南流寇未平王有千金不敢攜歸寄吳元甫家而去約平定來取為葬之後杳無音信元甫即將其貲經營家漸裕至順治乙未年生子名為臧自幼頑劣長更桀驁不時與父爭鬨元甫隱忍聽其所為以為恨偶一日有僧衣化緣乃其近里之人能寫詞狀書與語

二十歲生日元甫為子設酌并宴親友是夕令臧于房沐浴適

元甫自外入遥望見浴盆中人即前寄銀王姓人也因大驚悟即設席南面請其子坐其子不肯元甫曰汝坐我有話說強而後可遂告其子曰汝非我子也汝前生王姓曾有寄銀之事久無音耗故我權為營運非我設謀吞騙也我所有家貲應歸于汝我退閒優老可矣遂以帳目鎖鑰之類悉付臧臧聞之亦覺大悟叩首謝罪從此自新作家孝養其父終身至康熙乙丑年為戶部從事迄今尚在蘭堅言

賣婢之報

海寧茶磨山有岸生史樗者康熙丙子欽赴鄉試貧無貲百計無可奈何一日忽商于父曰婿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以為上省之資父以為然遂媒嫁之農家而鄉俗嫁娶婦者里中豪右皆得染指史生所獲止五金耳方挾資舟其妻即病狂作叙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臧倫之事吾亦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者數日其父為祈禱醫藥問而樗入闈即覺精神恍惚初場夜半忍見其叔來詬焉纔擬草草畢七藝而出第二場則日間閉目即見之至脫稿書金屬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至寫病劇不能終場十七日買舟浪跡離家未十里死于舟中訃至家妻病始愈

秘柯學言

殺僧冤報

康熙甲戌松江朱涇曹村曹某素豪于鄉祥人而鋤姦但不善刀筆每以為恨偶一日有僧衣化緣乃其近里之人能寫詞狀書與語

基相得即留至家凡有詐害之事悉與商之資其爲作歷數年而所獲皆歸之曹僧無所分僧積金求去且有所挾制也曹懼其宣布事露密與一僕謀殺之僧知之遂逃于竹簀中僕求得之僧復跳身逃于牛車棚屋之上僕又跳躂得之主僕共擊殺之隣里懼其勢不敢出救乃投其屍深溪之底未幾有僧亦來村中代緣人鮮施者僧頗出怨言一童子謂之曰汝何敢乃爾倘遇曹老相公必被汝矣僧曰人豈可殺乎童曰前月某僧與曹老相公不合殺之如一雞耳僧亦奸徒遂言此我弟子也向聞在曹宅供養數年求之今聞被殺我當索命即鳴之官官命拘曹某之妻縣曹某計無所出乃朱泚程某商之程某之兄號吉文者爲武進士世家巨富程云此事紿我必被重罰欲以田爲故程不可曰我兄田甚多寧盡以償二百金我百金即無事矣曹從之

說鈴 言微錄 十八

多置數妓產有王牛頭者乃盜生駝贓我兄門下且與妓翻覆渠王歿置產妓以產與王以賂與我可也曹如其言及僧訶告縣縣訊口供鑿鑿徒手斃出門月日俱不對又無確証欲治以誣告之罪僧宵遁程安受其物而不與吉文曹亦自事事寢矣無何死僧之親叔訪知其姪久在曹討來尋之聞有僧人告理之事其叔詣曹訊之曹不爲動叔遂告之縣程爲執前說寢其事叔又訴于府府檄縣嚴查訊之地方有知其事者引至屍處求得一屍而無首有兩右手而無左手獄愈不決遂辭之高泉司諱承詡者拘曹主僕禁之獄經二年臬司堃廣東巡撫凡獄中囚無證據者即與銷案釋放將放之前夕王牛頭忽夢差拘至一大衙門懸牌候審者數起內一起首犯曹某次曹僕第三程某第四程吉文第五王牛

終鳥之報

石門南前村民俱習鳥鎗以射鳥爲生凡用兵需鳥鎗手即徵調充伍有錢漢冲之子技最精百發百中生平殺鳥不書數萬家亦陰德之報俞叔音言

稍温未幾死號呼痛楚如中天石以手遍捫輒云此處有鐵子痛不可言以針挑之少減如此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勸賑再生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禾稼蘆道范山諸生鄉鳴同甫里紳士著頒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活尤衆其夏疫癘大作鳴病劇氣絕旒在前頃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鳴東經救拔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大凡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為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為有福之惡而為之尤不可以有福之善而不為有福之惡而為之余當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分開鳴氣始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供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此命將士送至新甯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泊歸耳聞春鳴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晝與次子亦喪危而並廖

識面索貲

秀水某姓者貿于吳江偶泊舟水次見一人持拜匣入其舟揭板置之而去不及問名姓去久不來某取匣視之銀也遂移舟他所次日徑歸逕成小康越七年復泊舟舊所忽見前置銀人來審視而去某意歸避逋不敢日遂病本境土地夢于廟祝云其欺匿吳江某銀今彼告發吳江城隍關擬汝撤某可助免一萬救止為之回文稍緩其期今其從客廖家事可也次日廟祝往求施免不敢言及其事某不允逮曉某忽狂言曰汝取我銀汝我問恨而死七年後纔尋得汝我肯活汝即半夜竟竟蓋其人之舟與失銀之舟相類同泊一處彼人誤認己舟且誤以某為舟子故委之而去後乃知為他舟始去故至死不知姓名至七年後識面而始報也幽獨隱微寧可欺乎此康熙七年事宋雅圭言

誣良悚報

平湖縣甲子舉人張晉為海安縣令胡詐就臣分校所拔士是冬張至海安圖公車脂轄之費先是海有富人某被盜已捕已廉得七人富人復賂捕役砌其素仇三人在案功令凡強盜情真寄立決胡公嚴鞫七人已吐服三人者若刑不承富人慮其招靈為己害百計陷之胡公終疑不敢定富人聞張至為巡公門人逢威席延之且致折席四十金因訴已被盜始末且云三人者乃積盜故拷掠不服若併殺之則巡中盜賊根株盡矣次日張謁胡令飲次見胡若有疑事不決者因叩其故胡以此案為言張素貪感富人之賄且不察三人之冤遽以富人之言告且云訪之地方輿論如此胡遂定獄得報俱論斬次年胡幸于官張亦下第歸因往海莫胡入署之日適值決囚詢之知即此案逢驚悸疾氣漸澀以病歸三人即隨至家張漢往言皆三人素命讎之而去不及問名姓去久不來某取匣視之銀也遂移舟他所次日徑歸逕成小康越七年復泊舟舊所忽見前置銀人來審視而去某意歸避逋不敢日遂病本境土地夢于廟祝云其欺匿吳江某銀今彼告發吳江城隍關擬汝撤某可助免一萬救止為之回文稍緩其期今其從客廖家事可也次日廟祝往求施免不敢言及其事某不允逮曉某忽狂言曰汝取我銀汝我問恨而死七年後纔尋得汝我肯活汝即半夜竟竟蓋其人之舟與失銀

施錢延壽

杭州天開河姚鳳臺為人素不良武斷一方人害惡而畏之偶有老童生王鐸貧無立錐詣姚求其薦館姚忽有悔之之意遂延至家令自設帳給其衣食三年本坊土地忽召王為書辦每赴召則昏然如夢倘一日在土地祠辦事見勾牒有姚名王即注甲土地

求其救免土地云我只是奉行衙門如何可免倘此人有善行當為申救耳命取姚善惡簿視之但見此人惡蹟累累土地恕曰此人速宜拘解王再四細閱冊內註有某年月日某寺僧某往某寺參學至某處無渡錢舟子鄙其坐具僧苦求不與姚遂代僧與渡發七文王喜白土地曰此一善甚大可以申救矣王遂為詳請俄得批回云渡僧善行延壽一紀王喜極而寤亟至姚處則姚已死將歛矣王既不敢泄其事惟卻屍側俾不得歛少頃姚甦命妻子取石藕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遂乳母封閉愈嚴其女竟嗾樓板穿一穴俯窺恸哭人不忍聽而父毋弟婦飲啖自若也及餓斃將食幫手哀懇置若罔聞女聞樓下歛食乞哀無所不至竟不顧姚遂代僧與渡

十六年事俱稚圭言

救女慘報

嘉善曹鏗平字掌公妻陳氏性忍酷生二男二女一日陳閉門外設槃宴甚出視之乃送查者挺資頓豐厚因自念吾有二女使歸如此兩男何以為生時幼女甫七歲鑽之樓上絕其飲食乳母歸石藕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遂乳母封閉愈嚴其女竟嗾樓板穿一穴俯窺恸哭人不忍聽而父毋弟婦飲啖自若也及餓斃將食幫手哀懇置若罔聞女聞樓下歛食乞哀無所不至竟不顧姚遂代僧與渡

十六年事俱稚圭言

救女慘報

嘉善曹鏗平字掌公妻陳氏性忍酷生二男二女一日陳閉門外設槃宴甚出視之乃送查者挺資頓豐厚因自念吾有二女使歸如此兩男何以為生時幼女甫七歲鑽之樓上絕其飲食乳母歸石藕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遂乳母封閉愈嚴其女竟嗾樓板穿一穴俯窺恸哭人不忍聽而父毋弟婦飲啖自若也及餓斃將食幫手哀懇置若罔聞女聞樓下歛食乞哀無所不至竟不顧姚遂代僧與渡

鍾恨甚欲訟之官念勞與吏胥善衙門情熟不能申理乃作陰狀訟之城隍直遮始末并臚八款焚之城隍壚中數日無事鍾亦不置懷矣勞一日挈舟至嘉興甫及王溪鎮忽往言曰亟反舟土地未與甚惶遽舟人未信又忽言城隍有差吏追晚而死鍾與勞隣聞之誠妻子曰吾狀雖亦將死矣然吾痛罪不當死其勿取一汗巾吞其半以手引之心肺皆出而死次子復病臺腸食不得下口中又作女言索命陳乃哀懇頻多作佛事禳解女曰未也我最後取陳氏耳次子亦俱死長女不一月亦病不食而死掌公遂得驚悸之症不數月又不食死陳氏方痛悼間忽晝見其姑同夫奉亡女訴黃之狂易不食其死尤慘死時長男有遺腹一子覩歲臨蓐之報

念九年三十年事嘉善人盛傳之

硬屍之報

湖郡有醫楊某善諧謔前年春殿衛人呼為楊白癡康熙念九年歛棄外耕青藁託土工覓新屍天雪蓁值土工焚一女屍遂竊割其

青森靜攜至楊舍楊察接之藏于門側是夜皎月映戶見此漸長至丈餘髮皆直豎楊大怖強取首出門投之河中復還出舁面數次楊驚絕氷路石歸比曉語人言未畢死矣吳玉山言

書大將軍

杭州大商汪爾泰世業鹽巨富又中武進士康熙十年間于北關武林門內構造大園窮極土木旁有書大將軍廟俗稱立帝廟者與其園錯壞爾泰占其餘地以廣園池一日偶騎馬過廟見神呵之神居清虛之府吾弟因赴試無桑撥暫借香案一用亦不為褻第頗爵令汝為無知之弟反來責我我已奏上帝削汝祿位壽亦不永矣無何病少間遽謁選得四川一令將之任前疾復作而卒

汪秋白言

城隍審盜鈔

嘉興北門外有私鑄制錢者引一富人為援有一人欲分脏不遂首之秀水縣鑄者謀之富人賄寢其事首人恚甚復控之臬據縣案閉証反坐首人又控巡撫又問如臬司首人恚極遂至杭府城隍枝陰狀未敢鑄錢者死首人亦死三十一年六月有市人張某者暴至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象視之死矣舁歸半甲復甦曰好看好看家人驚喜詢之曰我至城隍廟拜下如醉夢然見城隍方審盜鑄事首人重責三十板首人曰我非誣問証陽官原訊故掛是提各反受重責何也城隍曰私鑄固有應得之罪然汝出首之後不遑固分肥不遂故挾仇首告欲置敎家于重典使問實汝心何太忍耶故我誅汝心耳其人言畢奄然若無病通士張一清

黃友偶赴童于府試到遲桌橈無所取因在城隍廟王天君前求香案作文歸即昏亂作王天君言何物小子乃敢慢我拉取香案罪應死兄韓友為延醫調治不痊日夕作神責備語韓友遂請道士于天君前禮宥罪懺韓友祐香拜叩私告曰天君為聰明正直之神居清虛之府吾弟因赴試無桑撥暫借香案一用亦不為褻天君何責之深耶未終旋即改然乃共臆舟將宿忽迅雷烈風驟至提施一舟至外落霹靂一發火光燭岸群往救之則旋伏船頭已神癡矣歸亦作神語曰汝前程遠大高第顯爵令汝為無知之弟反來責我我已奏上帝削汝祿位壽亦不永矣無何病少間遽謁選得四川一令將之任前疾復作而卒

汪秋白言

陳打筢 打音當入聲

吳江羅區鎮陳姓世業打筢廣熙癸酉春有一子九歲患痘陳至痘神前俗號痘瘟老太者許愿禳保未幾竟死陳痛憤之極至廟中將痘神掌擊數十掌其像下墮朴之五月初三日陳忽晏晏至吳江城隍廟城隍責之曰汝子命當死何乃觸犯正神令痘神控訴罪所不免因責陳二十板陳見痘神亦旁立聽訾怒未息猶哓哓不已城隍曰汝無憂絕嗣但此子非汝子乃汝之冤對來索棉花債者今債楚而去神何責焉陳曰小人三世卜筮未嘗營運棉花茲恐悞耳城隍曰此又汝前生之事如不信五月十七日當拘此人與汝對面汝方無辭耳陳遂醒而拔痘顧然猶覺甚楚也洎十七日果復如前昏暈仍赴城隍案下呼其子至則絕非其子形

狀矣悅悟棉花因果真然不誣醒後遍為人言之始知冤親業對非偶然也

貢義之報

盤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採花未遇時悬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宦部帶時給其費未幾某公陞雲南監司值吳逆變亂道阻賊為其所汙逆寨逃歸聞孫丁艱在舊遂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為航海之計孫俾好言留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受賞誥官居編修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緩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即如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竿竟即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撾其腰脊孫即大痛不能坐起卧病床席若風癱然於兩年為在江秋水言

活因之報

昆陵許維楗侍御青嶼之子為楚鍾祥令有強姦其媳者媳不能拒黑暮悵恨適父來笑訴之其父遂殺其翁父女俱鬥重辟在獄值夏包子之亂因供越獄而逃事平許令出示招集因投監且引某年之例推其減等免死獄因多有還獄者父女亦至許令以此案具詳集司求其循舊例免死泉司不允許令恐欺罔怒因銜未果而此叟其寨客江某力勸許令請之撫軍令恐觸憲怒固銜未果而此因即日趣解矣江乃焚香祝天為令作一稟改委曲愍撫軍諭泉司寬之強令用印自出千錢付叟投撫臺撫臺閱稟惻然即召

言未畢忽雷雨大作拆蘭史至枯廟中見一鬼判展一文卷命蘭史視之但見卷中註某事某事天雷擊死蘭史驚悸不能悉記方惶懼間而家中夫婦失子互相怨悔其母復訴于冤求其放還不逾時蘭史已拆至庭中矣細問其故口不能言若神癡者至數月而愈至今尚在大改前非矣然與親友談及此事猶時作戰慄狀

馬廣石公言

城隍示譴

平湖進士張虎侯之子不讀書貪狡無賴康熙三十年冬降人某某殺富可喪造一淫三婦一詞強娶某女一詞發某家各訟之官數月不結牽連婦女赴審備受恥辱張從中為之料理獲利百金得意之極七月初一日赴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似有人擊其

者即刻吐血數升昇歸自述前事且言為城隍所誅讀不日死矣徐有林言

女子索命

鎮海楊次泰老于文場人極誠朴言其姪孫某寫餘杭賣酒已訂某氏婚矣忽與隣女私誓為夫婦不數載竟娶某氏翻女飲恨而死姪孫遂病見此女朝夕索命百方為祟延道士驅襖道士登樓卻女坐床上大言曰某與妾約為夫婦今違誓他娶我已訴其司辭我索償汝何為哉道士惶遽而去不數日死在某山門人曹青蓮親見聞法華經月餘自刻往生淨土

前生驛馬

江南某將軍者自言一世為官因候缺一因一世為馬在樸道驛遞中雖為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過急差于險峻處痛鞭之馬恨甚欲墮崖欵之忽念我本為人居官因枉殺人墮畜道今償還業未無起脫之日矣作是念已旋得病死今生得為將軍然作馬之苦歷歷能憶特製軟鞍橋數百副施樸道中蓋驛馬奔馳駝駿背上木鞍橋最痛故耳方伯王蕙人先生述之如此將軍左腿猶有馬皮毛數寸可信

衆人變豬

慶熙甲巳舉人趙某者平湖人也邑中富人陸某因善販糴起家得名有二子未娶死次子名小米娶平未二十有親相得劉見楊之不端往往與婿言之婿亦覺其多欺凡家事商之于翁與楊遂疎楊無所獲利計唯離其婚若無良策恐趙某居鄉把持武斷多智術求為畫計趙初難之楊許以二百金遂細訪某醫士入劉家奸污劉有僕頗俊因造蜚語遍貼通衢言劉女與僕通姦有身請某墮胎即誘醫至已室始惧以戚繼餌以多金令醫實其事小米娶尚未知也一日小米娶至趙處堅拒不見父之命至階下言狀乃娼門賤類豈可復登縉紳之堂小米娶愕然而出遍訪果得其說遂大怒訟之官求退婚令拘劉主僕不承遂拘醫詢之醫云劉女欲墮胎藥是實但不知為誰夫為何人耳令不奈遂斯雖異其女被綠者歟矣父知其冤曲然得生遂別宇海鹽某氏劉恨甚訴之城隍顧與造謗者同死未幾劉果殁而楊已為小米娶擇配矣配甫彌月小米娶同妻歸寧忍有孩呼其妻為母者米娶怪詢之說云卷子然遍貸之則其妻所私之于也小米娶恚極不久得病死而陸氏絕嗣矣一日楊與趙同飲醉歸中途忽大言曰此事我實造端已知罪矣當即赴質自掌其頰不止抵家信宿以血斗許死是時隨方入秋閩顧得客在棟院忽恒血數日歸即囑語曰我今歲應中前程尚遠今為陸米娶事以二百金之贈為人畫策雖人婚絕人嗣今即中式亦不能生見矣寞說悔恨前放榜之夕死此明報至已小歇矣目尚視家人以泥金示之始瞑及卒笑之夕其妻子同見夢云我為陸某之事折盡功名壽算尚不敢辜哥在某處某姓為婿猪有五四婦白尾半白者我也速往贖之不久將就屠矣吩于相對駭訟次日其子速其處視其後數旬金未絕小米娶與本邑姓劉者訂婚劉富而老成翁婿甚

家與婁同以三金買之畜之城外塔寺日以豆餅酒糟飼之後其家老堆泄其事觀者日如堵牆承見生平所交識輒倚首不忍如慚怍者人或唾之則叱數怒視獨人猶以為趙生豪氣未除也家人惡其貽笑一夕移去不知所終

見楹談倚

吳子基聘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掉小舟入城歸人附舟者數人倜儻怪異之事云我作于六月間乘舟夜行因天將雨泊而宿月暗昏黑不辨其為何處甫就寢忽聞岸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我其來乘所欠者已清楚矣乙云乘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甲云為數不多亦可勾銷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哭一場何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早視岸上乃兩小棺也因倚舟俟之未幾見一婦來哭而來痛哭云昨晚夢兒故再來一看耳始知小兒之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蔓兆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嵓年僧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赴闈秋闈中否公頷吏曰持文冊來既至閱畢謂容曰汝中式矣以冊而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交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九老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衰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祖治之幾瀕于死吾力為解勒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意為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若不爽哉

丁丑進士尚在重慶食報未有艾也俞叔音言

淫惡之報

嘉興東門外魏塘之北大戶王心漢家頗豐裕其父子恃財濫色多矣有王事娘者出入千心漢家妖冶而喜飲心漢父子成私之不止貽珈猶命臨死曰我要到王心漢家去未及一年里中賽社演戲心漢率其妻女往觀有長者王巨伯見王事娘隨心漢之女不離左右心駭且惡之以為白日見鬼必死矣未幾其女與鄰人沈敖衣通沈疫引其友許姓者與女通遂約其女挾貲夜遁至湖州適值兩阻停舟城外者數夕三人共枕嬉笑徹夜捕役疑而詰之合皇失措捉獲到官而嘉興緝者亦至遂解至嘉興縣觀者擁至千餘人咸曰此心漢父子好淫之報也予重慈沈許揚帶之罪令家屬領女回家其母責女曰汝平日無閒貞靜何為作此敗門之事女曰自去年以來時見王事娘來此說親我云我已許人何可改也王事娘云我為汝擇婿甚佳必慳汝意當晚引一人至我即昏然為其所汙不一月又引一人至我皆情不能自主也上船之夜亦王事娘為我裝飾穿衣強拉上船云我送汝為新婿我實憤憤及醒悟則已在舟中矣心漢始知王事娘淫毒之報也

遂家告原夫給田二十畝嫁之其夫亦貧且察其實非淫女遂倩侃儷焉

致死顯報

石門縣吳越戰場地名天荒蕩石田數千畝向屬合縣攔賠自范文正公義田後利歸一姓而賠累如故有力者佃種三年後升粮奸民佃者併三年糧棄去別佃終無報升者以此獲利但地高無水不宜五穀每遇大湖居民種瓜統之類而瓜猶美遂為土產邑令以貢上司有榮閣庫書孫子振者積蠹也亦佃數十畝募人種瓜有隣家王姓小兒嘗竊其瓜佃户以告孫孫命毆之後小兒復來佃户毆之幾斃地方不服群閙孫宅舉其門户什器孫即告王姓于官扶之枷之又勒令叩首賠償王飲恨而歸未及一月暑午後入城路過其人撾問曰孫相公何往孫恰其已死隨即遜謝王曰我于食汝佃户瓜已受重歐衆怒相犯何懲我太毒耶我已訴冥司茲來索命耳孫惶遽至家即見此人同入盡夜喃喃若兩人相詈時復自掌其頰三日嘔血死此康熙二十八年事宋雅圭言

文昌示罰

康熙癸酉年嘉興學文昌閣祀司鐸募金修葺命四生董其事有一張姓者文衆頗威亦與焉私以修閣料植家用是秋嘉邑有金子白者錯于吳門中秋之夕夢迎浙江天榜有一未衣者藐入文昌殿前于白亦隨入見一冊名次第後十餘名張其帝君捐來曰此子不當中式擇下科應中者換之朱衣曰此子應中且榜餘斤漁人索銀五錢如數貿之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同三人挾貨歸夜過鄱湖遇盜八其舟移至蘆葦中殺其傾側問遂捕盜船過欲魚跳入其舟潑刺不已舟幾覆盜方驚異已定索何帝君曰即如嘉興儒學修文昌閣此子役用料物以修

求火炊飯見蘆中一舟宣閘遂往就取火見之遂擄盜三人商得不死魚亦罹入江中商人因感救魚之事以為報德云吳武平言

沈六飛複生

杭州沈六飛于康熙廿七年傷寒病萬覺魂從帳縫中出落地逢行地中冥暗者數里少刻欻明見水土皆黃色俄見一大衙門有人引入而主者不在命沈西廂坐少定見室中蒸飯籟白如雪沈方餓意欲索飯取食忽一人掣其肘視之乃己故盟伯也曰汝食此則不能歸矣沈知其已死因問此何處曰鄭都也沈痛哭求救其盟伯曰我以生平無過見善二王書法真中命我為法華經一千部圓滿之後得生人間為狀元矣沈再四懇之盟伯因引見祖師祖呻者乃一老僧眼皮垂目二人同懇不已祖呻因以手揭起

眼皮視之曰汝等衆切如此我一見又發慈悲矣固命侍者往王處求釋得免即有吏領出至一閻門文書否曰無之守閻者曰既已放回若復回取文書則房舍壞矣我有空頭文書為汝填之即舉筆落墨皆成金字將出閻過其故叔曰汝得歸即可語汝嬸早辦後事三日來此矣鮑時似非前路為引者一推而甦病良已問三嬸無恙乎家人曰近小患寒熱耳沈以叔言私語之三日其嬸果亦吳甸洪言

自知前生

臨平老儒鍾俊友言其友趙姓者家順覺裕年四十許與親友救八同在園中聚飲酒酣趙倡拳段山武村相距二十餘里鍾姓者座一手必而不喻稍長不教其讀書頗能默記建九歲其父乃庠友試畢歸家錄試藝置案上小採友歸見其文已鏟扎點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並無人至問戲詰其子曰豈汝為之耶子忽笑曰此我筆也父問大喜詰其何以不言子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失足死不意是日即生于此初出胞時自見身體手足微小柔弱心雖了了口不能言建長固自悔失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默然父喜其風慧固自慫恿迎養成賓主建見其勿速訓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迎竟成疾不得故心綺少年再發于葵曰試往書架某書第幾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固大驚兵錢亦不告其故而別後復友偶過其村路過錢子錢子如舊相識拉復至家告其二世因果且詫其死生低頃世俗所謂見冥司受輪迴者似又不足據矣潮鳴寺僧梅雪菴復友之舊故鑿鑿可據也

康熙三十四年浙西大水嘉屬幸不成災高卿車斛易退每每熟而各邑佃戶以水藉口無論高下每畝止吐二三斗而佃主固不成災無有蝎戚嘉善有一佃戶素號強梗佃其官田二十餘畝收二石五六斗僅完租五六石餘米六十餘石載至嘉郡糴銀四十餘兩得意之極命其子看船身入城採親其子止十三歲在船獨坐偶見一人携一新驗扇入船謂其子曰汝父為汝買一新帽央我至船付汝一看汝若中意即為裝纓帶來汝父又要買紬布數疋問汝取糴米銀去用其子大喜即以原銀授之頃之父

來于向之索帽父涎然不知詢知其故知為拐子騙去持娶向之一擊破腐立斃不唯失所賴之細米又失其子

雷擊惡婦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薊州養育巷有婦于十人于十餘歲午間風雨晦冥雷繞其門子懼入母懷中雷就母懷中襲擊之母亦驚死次日復甦言今春有一育嬰堂乳母抱嬰至堂照驗領來三斗歸途遇雨偕我家坐雨久不止我因抬之曰雨大如此挈來携子難以行走何不先抱兒歸來雷我處復來取之彼依言而去令其夫來取米我祇賴其夫歸其婦自來我終賴不與婦因無據不得已哭去夫又痛詆其婦婦是夕縊死夫抱兒還堂中商欲告我亦以無據而止今吾母子遭殛宜也即口吐綠水至晚命絕

飽養胆破矣

好友變蛇

康熙三十年間嘉興海里有甲乙二人相好至厚甲被欠累下獄極力救之為甲行賄料理得脫既出甲知所費太多乃乙漏底中飽不覺懷恨思欲報之而無由每曰我死必變毒蛇噬殺之未幾甲憤恚成病飲食不進胸腹脹滿按之蠕動鱗旋宛然蛇形臨死矣或有謂乙曰汝與甲素厚乃以財交不明懷恨至死今其腹蛇形已成于其屍哉乙頗悔懼託人請諸甲願悉吐所侵設席陪禮甲初不許乙後登堂候病因自引責衆人從中勸解乃請甲臥病亟出乙捧屍為壽且以侵物所置田產一一還之在坐共皆歎笑以釋之甲遂意解一杯甫畢忽大吐赤蛇自口躍出乙

前衆共殺之甲病若失錢爾載為其甥吳友昆言之擇氏謂心懷嗔毒者命終之後必為毒蛇觀此信然矣

臧蚕之報

康熙乙亥年間桐鄉東門外官莊村曹姑許育蚕三十筐因其年葉貴私念看桑未必厚獲不如賣葉得利竟盡將蠶傾在三間廳屋內而賣其葉蠶饑滿屋散走東食許後將蠶撥作一堆用蔴厌鋪壓其上蠶又從厌內走出許怒又加草柴其上而燒之火延及屋許家盡燬而隣居無恙五月間許往種田已刻西北黑雲陡起雷轟轟轟許仰笑曰雷真欲打殺人耶然心窃惶窘欲歸家避之忽然霹靂一聲將許擊死種田者把頭見許跪泥中身如黑炭因共詢之甲病若失錢爾載為其甥吳友昆言之擇氏謂心懷嗔毒者命終之後必為毒蛇觀此信然矣

臧蚕之報

康熙乙亥年間桐鄉東門外官莊村曹姑許育蚕三十筐因其年葉貴私念看桑未必厚獲不如賣葉得利竟盡將蠶傾在三間廳屋內而賣其葉蠶饑滿屋散走東食許後將蠶撥作一堆用蔴厌鋪壓其上蠶又從厌內走出許怒又加草柴其上而燒之火延及屋許家盡燬而隣居無恙五月間許往種田已刻西北黑雲陡起雷轟轟轟許仰笑曰雷真欲打殺人耶然心窃惶窘欲歸家避之忽然霹靂一聲將許擊死種田者把頭見許跪泥中身如黑炭因

僧侯觀施之報

石桐相界地方有一唐菴菴僧志廣年七十餘頗守清規絕慨無所不能與比鄰門裝佛匠王某匠往來甚厚而子秋僧染病危篤狂言譫語備極苦惱半月餘而死特建匠在湖州裝佛夜夢志廣一傘一包竟入內房驚覺心中甚疑不數日家信來知妻產一女適夢之夕也建匠次日歸家適過唐菴探志廣則果于得夢之日死矣釣家所生女啼哭不止建匠抱女謂之曰汝唐庵師太志廣也出家一世不投男胎到我家作女何也女諱悪久之忽復啼哭不乳而死是夜復夢僧曰我在生騙人經錢不為禮誦所積五十除金經鐲因果汝又領往來倫去我念悔得病命終時受諸苦惱因與汝相與不同汝來看汝我自往汝建家索債去也其汝在侯

潮門外建試往探之果生一子建臣亦不言其故逮彌月火燒柳
衲蓆中火起其徒家焚盡又延燒一二十家小兒亦燒死其徒到
官投愛柳責臣又夢僧曰我恨已淺還要江西託生受報去也建
臣為張漢臣道其果報之詳如此

打齋飯僧挽胎二則

康熙二十年杭潮鳥寺禪堂打飯僧朋稚俗姓莊紹興人打飯二
十餘年幾六旬矣三年前忽與僧衆言曰我在杭城日久見人家
婦女最為安樂非若男子勞心勞力經營苦慳我死後得為杭城
女子吾願足矣一日偶過一南貨店張姓之家見其婦女飲食嬉
笑心甚羨慕之花蕊得病半月而死張家侵晨啟門忽見此僧徑入
內室驚喚隨入此僧不見已生一女孩歲餘其父抱至潮鳥寺四
顧彷徨如熟悉者每日必欲一至否則啼哭不止但啼時人撫之
曰明祿師父不要哭即止三歲而已

紹興有朱姓者善結滿團言其姑夫乃打飯僧轉世也紹與天衣
寺有僧不能誦經止司挑飯担自五更起身以及往四口中念佛
不絕但每至姑夫之家見其父飲饌豐美即連稱好喫好喫不止
如是年餘姑夫尚未生也一日午飯時其父方食忽見此僧挑担
來家徑入廳堂注視食案稱好喫好喫隨進內房其父輟食入覓
之家人俱不見而其姑夫已生矣往詢其僧即以是日午時死焉
後其姑夫長為膏衿但嗜飲食身肥腯人共笑為餓僧後身云
此順治年間事也

誅財殺人

屠户自宰

康熙三十五年蕭山屠户張某善宰牲日為宰猪手十數以此獲
利性最兇暴六月間門首架凉頭上偶舂米一槽木一擊而音落亦胡介山親見者

屠牛之報

杭州菜市橋張屠舉宰牛號小庖丁康熙三十七年年六十歲始
釋業業屠刀水中三十八年間七月約伴往雲臺山進香比至山
下忽覺心驚股慄不能行遂坐橋上令同伴先上山既而同行者
在前途久候不至恐其病困迴視之則見張屠方據地作牛鳴而
野中群牛數十聚而止觸之意於報行果餘甫人飯店作地死群

釀金募助棺殮焉湖鳴寺僧三舍言三舍在其家誦經者也

牛報

康熙三十年間杭州白蓮寺巷口羅磨坊鄭姓家畜一牛力作十餘年矣牛老而病鄭心憐之窮念此牛死當為掩埋不數日有牛屠見之許以二金鄭遂忘前念賣與忽一夕夢此牛來作人語曰汝既許見埋復貪利屠我我今來索命遽痛其背大痛驚覺明日背生一瘡漸大成發背不一月爛見臟腑而斃

前生為猪

金文通公為通判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為猪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磬刳繩痛楚如生時後乞宰司變身為騾嘗馱一客貨囊數百金過彎馬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因喬力過河擊銀至云某銀宛然在也令問故具實以對深為嘉嘆出俸錢三百文旌之一時傳為義事馬越歲麻子抱疴纊而復甦言頃攝至冥府見有冤旌南向坐者傳論張某有還金一事功甚大放回今麻子年六十餘理機發鍊如故也康熙十八年事

自知三生

有士曾為百夫長自知三生事過維揚興教寺語寺僧曰某一生為馬一生為蛇一生為猪為最苦蛇最久蛇在房見南案時梱魂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魂從其多者而往悵惶四顧吾魂或浮游空中或浮游盤器側或浮游口鼻旁凡我由處熟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我魂方釋又歸來附案下待屠兒幽一處都盡吾魂欲四處茫然無向言畢士猶淚下如雨許蓉丈放生丈述其事

自知前生

吳門陸采侯者恢爽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主其家為置紬緞諸貨畢東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囊笈山上而反載月船頭即商領之乃移貨貯他寓為便行計明日攜斗酒登治平

孝宏醉歸他寓忽失火數百金物蓋為天權不侯驚嘆語商云若貨未登舟猶疫貨也且我不強若留火安能及竟竭澈倩人值商且喜且感石別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居失火左右供薄然無遺獨陸氏廬無恙未幾再火兩醉人湯然陸氏仍無恙幹左隣有高牆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觀者痛和兩人應為益粉並鋤出之見牆猶傾右若一衝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敢動傷也遠近傳為積善之報許香谷先生言

報婢之報

大倉小東門鐵姓一友乃舊家子弟家頗饒裕娶一妍而共妻甚妬妾婢一或觸其怒輒加箠楚婢不能堪乘間竊逃匿於鄰縣主簿家主簿責令兩僕婦送還其家婦既至即縛婢兩手懸梁上以鞭鞭之血流滿地婢號呼哀懇婦不為動鞭益急婢氣絕而死婦猶不釋手久之解視則化為一羊而其妻甚肥碩肉幾數百斤婦大驚懼不能舉乃呼其夫入共議之夫曰此事慈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天折者後病革悉以此事告之曰若可轉移造化且為父母不與縣主為子致有今日或謂之曰若可轉移造化且更生爺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蚤其中更貯蚤以溫之然久亦饑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濡則化為青蠅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已令子再世

武進士鄭相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武縣有長隨陳忠隨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將縣主幼子殁亡悲痛之甚殮時棄置枕簟一無用縣印一顆為記與其再來陳忠遵以殮日果陳忠妻生子時忠父母方小康又生爺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蚤其中更貯蚤以溫之然久亦饑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濡則化為青蠅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已令子再世

武進士鄭相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武縣有長隨陳忠隨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將縣主幼子殁亡悲痛之甚殮時棄置枕簟一無用縣印一顆為記與其再來陳忠遵以殮日果陳忠妻生子時忠父母方小康又生爺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蚤其中更貯蚤以溫之然久亦饑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濡則化為青蠅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已令子再世

武進士鄭相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武縣有長隨陳忠隨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將縣主幼子殁亡悲痛之甚殮時棄置枕簟一無用縣印一顆為記與其再來陳忠遵以殮日果陳忠妻生子時忠父母方小康又生爺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蚤其中更貯蚤以溫之然久亦饑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濡則化為青蠅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已令子再世

武進士鄭相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武縣有長隨陳忠隨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將縣主幼子殁亡悲痛之甚殮時棄置枕簟一無用縣印一顆為記與其再來陳忠遵以殮日果陳忠妻生子時忠父母方小康又生爺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蚤其中更貯蚤以溫之然久亦饑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濡則化為

述異記

看燈遇仙

都門打磨廠布鋪孫某松江人身在松置貨獨其表弟同其子在京管店其子年甫二十康熙丙寅上元

皇上奉

皇太后同　妃嬪　駕駐海子張燈放烟火縱臣民往觀孫遂騎馬出永定門觀訖回家見永定門人馬填咽遂策馬統城進左安門行未二里四顧無人忽有道者自後呼其名孫以平日相識也駐馬詢之道者徑從孫腦後一掌孫忽離馬隨道者入雲霧中誡勿開目但聞風濤洶湧聲微視足下若從山海上飛歷俄止一深

山尚似二鼓時候通宵擊孫入石室令其拜為弟子孫怨訶之道者亦不為意自上蒲團中室而坐孫復極口詬之言我有父母妻子家業安肯從汝妖人耶復力撼之亦不動孫亦倦甚假寢及覺已失道人所在但見坐後有光洞徹遂起尋之坐側有一石塔高六七尺塔後一洞入洞見十許人縱橫而卧捫之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冷如冰顏色如生而臭穢特甚懼而復出則天已明道人復入再三勸令出家孫堅不肯道人曰汝既無緣吾非害人者當縱汝歸耳因引孫出洞歷榛莽崎嶇數里見一節庵有殿石甃者俯迎道左極恭道士入室中座戶下有土灶煮草根秤子正熟孫者奉道人一甌道人自孫亦下一甌孫不能令亦即取去仍傾釜中似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向一片即祖神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情中死故道已展到幾城城門到家神已

康熙廿四年小除日漢軍衛史祝鍾靈家奴偶出城將昏遇老道人獨行顧奴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頃汝暫負行李可乎奴念道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踹跚緩步至城東僻處一古廟天已曛黑奴急望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此汝至城門已扃矣因予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踹跚緩步至城東僻處一古廟天已曛黑奴急望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此汝至城門已扃矣因予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亂塚間里許忽見衆燈星列近視之乃用繩作方圍約數十步繞上周懸以燈圍中設壇一所羣衆子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命奴登第二層開其囊有小爐小鍋并肉半碗道人取至上層駢火炙肉俄頃純外異物往來甚夥道人令至壇下若隱若現為狀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向一片即祖神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情中死故道已展到幾城城門到家神已甚惜者道人食竟復携孫出又數里猶聞孫叫此去不遠出大道即

癡矣未幾奴斃

無錫幻人

錢慎軒之甥馮姓在無錫開雜貨行忽一客至談云某貨若干檣日船泊河下馮信之遂留寓屋數日貨船杳然一日黎明開店見房中燈火熒然於隙中視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馬狀書符焚之人馬俱活又燒符則人馬俱入壁中須臾供四各持食物飢渴桌上馮大駭急排戶則人馬都散其桌上粗敉乃某店中物也追詢某店炊籠正熟但籠中各少數枚衆驚異鳴諸官時吳留村典祥寧無錫拘訊之以無罪釋杖杖甫下而人跡滅矣妖術幻忽信然

胡老人

康熙戊辰進士錢塘陸寅字冠周其尊翁先生諱圻字麗京浙名宿也因莊廷鉞明史一案牽累幾斃後事得雪遂削髮棄家挈一老僕雲游後弃老僕遣還不知所在冠周求父足跡幾遍海內甲于子北上冠周與予言德州有狐仙廟能知未來事有人自幼失母叩之狐仙云在某府某縣某家持贄求果得之亦欲往叩其尊人存否予過德州因訪其廟云狐仙已往楚中矣後兩寅冠周過予京師詢之則已見胡老人矣因為予言凡有叩事者先一日至廟祈筊有老廟祝能知老人意筊許見即次日備香果諸廟拜禱默道心事胡老人即于神厨帳中與人對語問答如常聲如八九十歲人但不見其形耳時冠周欲往山東勞山求其尊人老人言汝父于終有相見之日但此行宜往都門自有際遇功名可得勞山之行宜販涉耳冠周竟往勞山不見尊翁而歸入都果聯捷

文昌祿宰

松江丙午孝廉金維寧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尚未明於朋遠樓下遇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繹堂曰吾以生平無過上帝命吾為文昌祿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夢見繹堂明日得其公副宋敬卷中式

師生前定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迓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厰主人因與款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遣流寇之亂克猷北上是年朱公禮閣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

之異

鶴化寄藥

青溪諸嗣卿辛丑進士習元門之學築精室佘山號九峰山人頗有所得晚年無疾騎鶴化去化後忽寓書於嚴山葉訒菴先生筆述宛然寄仙茅三兩云此佘山中靈藥謹以相贈訒菴先生發書皆出世之語而所寄之藥乃當歸也書至都門亦未知其已卒未幾卿人來聞之乃大駭即慕先生與桐城相公張敦復先生言之明年先生卒于京仙家騎鶴化最難得諸子掘一坎生化此

同鄉夢戀

石門鍾玉行先生視學三秦壬子春秋臨鞏昌夜夢一冠帶者謁牀下自言余崇德人與君同里姓胡字韻川因作墓縣與火殃於此子孫窮乏無以歸懇君收留還故里使骸骨不致久埋沙土君之惠也明晨有三人同叩者是余之子孫為勿慮却翼日果有三人叩轅求見詢其家系一一如夢中所言且云夜夢其祖告之云提學鍾公是同邑人昨已乞其挈帶歸鄉汝曹可往求之玉行先生遂予以百金伏三人攜柩歸復于家中給田五畝使其自啣石食石其子若孫久為邊兵不能營生先生任滿歸復收養之至今咸依以舍

呂祖吹簫圖

京兆程棣園先生為諸生時赴考寓一至親家夜夢一人貴畫云此畫上人能活因展看見一老人忽動徐下畫吹簫及醒時簫聲猶在耳也清晨觀堂中畫乃吳小仙寫呂祖吹簫圖遂索歸供養并誌跋云

樹中器具

山陰俞子慶云伊外祖家一桑樹腹漸大數年竟如巨筐怪而劈之其中如蟻壘茶壺碗盞諸器皿無一不備皆木之自然成形者至今猶存數種相傳月華時其精光到處久而成象如是

旱魃

有騶達子聞其父柩中響啟視之見一毛人火之有痛楚聲識者謂是旱魃

周土地

石門有周姓兄弟兄名祚隆弟名基隆為諸生食餼祚隆性質朴然諾不苟取與分明見人說不平事輒義形於色居家惟閉戶課農而已偶有親患病俗每十人連名焚牒祈神謂之十保扶是日周爺將代我職其所保甚不當然吾與周前後官不得不為代申達以祚隆為首保于里之土地祠其廟祝忽夢土地謂曰汝往致周爺但此後不可再來矣祝以告周周未之信後祝復夢土地曰某明周當代我矣祝未敢告忽一日周晝寢夢車馬輿從吏卒來謁稱本境土地祠迎候新官祈請示到任日期周夢中定以某日遂寤因思廟祝前言預料理家事遍別親友衆咸笑之比及期果無疾而逝

偷顱賊

康熙壬戌年嘉郡各邑忽有賊偷人顱骨凡未葬櫬之柩多遭竊發止取男顱女顱不用一時人心遑近驚駭多草草卜葬其來時馳于黑夜人望之或見甲冑人長大數輩左右出沒人不敢近或如牛馬之形罔忽莫定大家多請汎卒守之都如是月餘方息不知竊去何用余丁卯秋附粮魏南來偶詢之水手云鎮江有一種賣長米藥術者無賴旂丁將漕米費用嫖賭及抵債缺額過半思買此藥抵通上倉時先一日將此藥和米內次日一石變為二石任斛不缺一月之後仍還本數云是顱骨鍊就之藥真罪不容誅比於採生折割所當寸磔者也

康熙年間蒲州有莽將軍者從征吳三桂率偏師前行遇蟒一條其大如瓮長二十丈途廣十丈將頭尾墻轉雙盤擋路人趕近里許蟒即吐毒氣將人吸入口中如蝦蟇吞刺蜚然莽將軍取火熏以用長竿推近其身果為氣所吸吞入腹中少頃山崩地裂擊斃數十里其蟒洞腹而死師遂進然莽將軍病發七日而沒

龍鱗

康熙二十六年太倉曹生家藏龍鱗一片云本州某鎮有父子二人罾魚其子尚幼得一鯉魚長三尺餘通身黃金色頂有一目同漁者以為異勸父放之而此鯉尚游泳未逝其子復罾得之歸家置盆中養未熟雷雨驟作雲霧四塞雲中一龍時現爪鬣且有火光如毬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群僕痛撻之狐吻凡帶有楊四子者精造紮之術延之設壇楊令郭坐壇中群僕圍壇外已為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杖杖衣冠甚古言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為褻罪既蒙檄召當令其出撻之固嘗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群僕痛撻之狐吻作聲遂伏郭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攜之去矣遂不復來

出不由戶

秀水朱檢討竹垞言其一劇戚某秀水人康熙初年夏間入郡赴歲考與友五六人同寓閎天暑諸友宿廳上某宿房中廳上一友晏起便旋失其下衣疑某戲藏之叩戶不應以為故意數人排戶而入則闃然無人視其門窗鍵閉如故共徧求之得于廳側竹園石穴則卧於地手持一褲神已癡矣扶出以姜湯灌甦問之云夜半中暑卧於地手持一褲神已癡矣扶出以姜湯灌甦問之云夜半有兩人呼我以為同寓友也察其聲則非閎堅卧不起而此兩人忽已在榻前挾我自牖眼出裸身至廳遂取一友之褲未及穿復挾我出門我强趨入竹園兩人踢之不止天將曉始去我倦極暫

青蛙神

平湖進士陸諱琛林令江西之金谿邑有青蛙神令初至必虔祀之陸不為禮吏人苦諫不聽未幾青蛙無數至凝出入漸至廳事

跳躑滿案猶不介意俄而飛砂走石飯方熟青蛙出入滿鍋合署不得食

息不知此身何由出戶也

仲夫子誄教諭

崇德縣教諭範之高平湖人順治甲午年冓文廟傾圮　聖像暴露範君募助修葺數年以來所收三百餘金皆入私橐未易一椽一瓦偶於六月朔昧明上啟行禮未及下堦忽見子路從後擊之踣於堦下家人扶至署齋即發熱身痛手足癱瘓口稱仲夫子擊我遂成廢疾未幾丁艱歸卒

石卵

康熙戊辰五月嘉興北門外七星橋烟鋪有一火石大如五斗甕兩股號呼求救其兄力挽之已失半體矣三十年七月橋旁地忽坼裂有聲上有汎兵營房兵俱疾走未至數十步其地二畝許陷為潭水湧丈餘一路奔流赴黃浦入海所過河港俱溢風雨雷電隨至數時方息潭深不可測數日後有木條浮來土人異之為束茅屋立祠香火甚盛名曰朶來廟

大瓜子

順治年間玉田縣一世家當國變後於祖塋傍種瓜為生忽一年於瓜中得一大瓜喜甚邀家人共食之恐水漫溢先於面上開一盖見瓜子僅一顆長五寸濶三寸謹收藏在家至今無恙

五足牛

元墓僧號一月者于康熙己酉在薪州見一牛五足一足在頷下

三腳蛤蚧

俗語云三腳蛤蚧無尋處康熙三十一年松江明經吳宁獲雌雄人於廁旁獲一枚三足一足正在後無少偏衆共傳觀月餘斃查之志是科復不售至庚午幸

及三兩古謂塘三足窠月而居為仙乎何以產穢處且速化耶又戴殿元丙章言少時讀書山中覩鬼三足蹏云

沈耀先現形

沈耀先者嘉興鄉民為人誠實小入大家為保佃夫家咸信愛之康熙己巳冬病革忽一日侵晨叩其友門童子出應訝其為沈也俄頃其友出見之聲音笑貌衣服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汝已死真謬傳矣遂留共飯因述論陰陽之事沈曰陰陽亦無大差別大約好人得道遂自在惡人定受苦報耳曰世間楮錢有用乎曰亦好僧道誦經有益乎曰若真修行僧誦之甚佳如應付俗僧則徒費生者耳友聆其言始疑為死心懷畏懼沈即起隱入壁中友亟至弔冀則死已十日矣

洞庭使者

浙人張端叔其父為鎮遠府曾泛洞庭舟覆溺死二僕越二十年復游洞庭夜夢其僕二人偕至云其為洞庭君使者聞主人至故來候但連日應大風惟某日某刻可渡至期當趨送及期風稍定見檣上有二烏對船中叫噪張恠之仰面呼云汝是某某否二烏作答狀又云既係某某可飛集予几果翻而下與之食輒飲啖因促舟師放船食頃已達岸其二烏猶盤旋不去再三諭之哀嘆飛去復還者數四若不勝悲感者然

方魚

鄞縣楊雪崖老塾師也曾言其叔祖館於象山邑人某家其俗治塘種魚終年以此取給偶一歲獲雙魚正方可三尺許頭各有二角不敢食藏之每出以示客人無識者傷割之

尸解遺簡

嘉興虞虹升侍御鑑斯弟也于南門外構小園名壽鹿土木精麗時復改易布置不輟康熙三十年擇地為池丈許得一石板板下兩缸對合啟之一尸儼坐如生髮長被體指爪綠身虹升舉漆南湖深處未幾得病恍惚百藥不效而死蓋尸解者不幸值此一劫棄之者亦篾折算之咎耳

五聖為祟

秀水吳靜菴言五六歲時隨其祖父居秀水縣前宅內廳左書房向供五聖歲時虔奉頗有利益後遷居塔街此宅售與郭姓號孝平者居之郭有女及笄頗美一日偶至廳側見房內有方巾道袍者據案作書女見之驚避以為外客也晚此人即入室求歡言從我今汝家富厚順遂不從即禍至矣女力不能却自此每夜必至久之父母怪女日漸憔悴叩知其故乘移他處其房更售女覓病說乃康熙八年事至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祠凡祠宇及人家所奉者悉行撤毀妖禍遂絕

高王廟土地

石門吳我赤名爾堇老儒生也辛巳十月五六年矣康熙壬申九月初五日婁呂氏病及氣絕已兩時已而復甦自云初三日見一無常鬼入房一轉即去初四日無常帶三人來亦一轉即去初五早同四人來其一奇狀鬼也鬼以鉄索牽呂去至城隍廟兩旁柵門未開見罪人甚多亦有閒散者俄頃有衆輿來謁城隍者押差謂

呂曰此汝夫君也何不求之品望見夫來與張蓋戴紗帽穿綠袍執前有執事六對引導審視之果我赤也罔罵問其故彼此悲感曰我為本邑某仰土地已八載矣今謫在蕭山縣臨浦堰江王廟土地香火最盛今十月十五到任因見城隍候交代不意過汝也呂求其救援我亦曰我見城隍試言之出謂呂曰汝年六十四壽已盡我力保汝四三日矣呂見柵門繫人甚多有呂氏從嫂在焉被髮銀鐺見之痛哭我赤叱使送還既醒作我赤語索茶飲之且命焚寒錢六千以為使費呂因處分家事至初八日辰刻精神清爽于息希可復生呂曰我只延四時申刻即去隨夫主同享榮祀耳屆期瞑目而逝牀悼旁有烟氣盤結恍若有接引者子俊伯名鳴鑾十月初至蕭山訪之果有臨浦堰夜船附至臨浦有高王廟土

女子神力

康熙廿九年乍浦北年通海船遊人士女雜沓偶有姑嫂二人隨音呼高為江聲如雷其廟三年前已毀俊伯十四晚宿廟旁萬聖庵半夜忽聞鼓吹之聲心異之明日詢廚僧俱聞之少頃合鎮宣傳開廟中鼓吹土人俱來焚香祭獻始信此事實然矣

曹秋岳先生之叔諱某者因家貧日奉藏神拜求接藏久之忽有一白衣童子自稱藏神云奉我未虔故不與汝今後必每日供奉豐厚我心若快方肯見藏因責田拮据供給年餘其童子有形有聲飲食與人無異但夜分即去平日間每見秋岳即便隱形因構其叔與秋岳起釁使不相往來後其叔病篤藏竟不可得舉家供給甚而無法遣去遣秋岳來探病其怪隱匿床下瓶內家人密告之秋岳因取瓶書曹溶封三字并用一圖記緘之但見其瓶旋轉不息數日方止投之于河其怪遂絕而其叔病亦尋愈矣此秋岳未遇時事名醫薛楚玉嘗開人患貧往往衆以為試云

人變虎

廣西有一村民每日早出晚歸必携死猪羊鹿犬等物至家以為常後因其子擇日成婚須猪羊祀神妻囑其覓活者為佳村民有

化盡化為虎為害甚酷三邑屢捕卒不可得四月間於潛山中某

雞色妻遂疑已前之物咋屬偷盜命子尾其後覘之至一山見其父入岩洞中少頃有虎咆哮而出其子驚悸良久徐入洞求父所在但見一衣存焉疑為虎食矣未幾虎歸洞而父復出其子駭甚因急歸告母村民歸家見其妻色變遂大言曰吾為汝等識破令出不復返矣疾走出門妻子牽衣留之力掙其足竟脫一襪而去後其子於山中遇一虎一足人也因思此虎必其父持為獵者所得遂過揭街市云若有人獲虎一人是者勿送官願以重價購之不數月果得而奠之云此康熙年間柳州來賓縣事牛家封使君盦其然乎

南漳龍神

楚南漳縣西溪老龍王廟水旱禱雨極靈列於祀典凡有旱災所

禱輒應洞中有旋渦深不測龍處其中常以空器包紙布數層投潭中隨旋渦而入少頃浮出紙布仍乾甚拘有求或一寸或數寸捧戴於首飛馬而行洞中即有黑雲雷雹隨之路逢馬必屢易所禱之處得雨分寸如數有襄陽縣典史偶食雞子雷震墮馬幾死雨皆變為冰條掛於山野樹頭器水消滴俄無焉每年縣官用職名手本送禮先至洞口土地祠焚楮幣奠祓然後投手本入潭其手本旋入潭內少頃浮出受者點之然後投遞於潭禮物止用紙筆墨硯銀牌等云素順治年間色令姚延儒浙之朔州人不信懷銅鏡投潭中鏡亦浮出遂神其事入近瘵有乞命者無而剖之腹中得小人五官四肢皆具龍者如堵識者以為鱉實情鱉之矣海昌學師芳貞山遣僕往視之果然康熙壬申

老婦變虎

康熙四十年浙東陽縣某鄉章姓有一老婦年已七十餘時時無故他出輒數日不歸其子竊疑之一日暮至深山過土地祠聞祠中聲甚異入視之見其母方卿獨變虎因驚呼從後握其髮持之不釋母以爪傷子面負痛放手母跳躍而去子不敢近悵惘而歸傳遍求之山中見一披髮虎前行後從數虎子不敢近遂聞遠近

鱉實

海昌北門外木行買一巨鱉約重七八斤莫知為何物有識者以為鱉實情鱉之矣海昌學師芳貞山遣僕往視之果然康熙壬申

牛頭馬面

嘉興楓涇鎮一黃姓者素患弱症獨宿店中忽一夜見數人自門縫入一人持布袋群坐而語曰過東則有關王廟甚僧誦華嚴經恐觸之不便過西則沈家有猘犬可畏不如從下西街去為便耳遂出袋內牛頭馬面而截之而去其人知為鬼也自分必死矣未幾聞隣哭聲則一鹿婦死矣黃起見鬼遺一小牌拾而視之姓名八人一即隣婦餘僅記三人看未畢前鬼復來奪去雞鳴探此三人者則皆已物故矣

雉鴨化雉

康熙癸酉夏大旱相鄉東八都民陸姓者養母鴨三隻已三年矣

生蛋三枚尾忽禿數日生綠毛遍身毛亦漸脫頭翅盡綠喜頭角雖雙紅形聲俱化為雄觀者千百人

黑雪

康熙壬午年四月廿八日陝西合水縣夜下黑雪將已成麥豆高數寸秋禾凍死大半經督撫將邊延不報縣令王三錫題參部議處公見即抄

洞庭神君

洞庭君相傳為柳毅殺其神立像亦面徐矛朱髮猙如夜叉必二手遊湖覆日而視一手持湖旁從神亦然舟往來者必致祭舟中之

侯官許不棄十年前在福州一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霽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命僮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僮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撮曳開堂驚呼手忽不見不知何怪也

陽官點冊

李煥然戊戌進士北直滄縣人康熙壬子年任陝西平涼知縣癸丑秋夢城隍來請李赴廟中城隍南面坐命煥然面東旁坐云有冊籍須公一點史送至案前簿厚五寸餘李舉筆頃刻判完支勾數點統計已意似有思運其脫者其所點之物色全如血俄頃而醒姓名案記一二乃甲寅出兵首名受鞫者與他兵死者合之夢中所點無不相同其勾者供無悉時石門方伯聽為崇信令詳言之

污井需擊

康熙癸酉浙西大旱河水絕流泉源俱竭烏鎮某氏家有一井甚廿而有水人取者衆氏甚厭恨之一日晨起以便桶傾井中取者不知得水始覺其穢也六月廿四日大雨震雷擊死其婦自中歲孀居今五十歲矣平生持齋念佛擊死時素珠猶在手中時以一念之惡遭天譴耳

土像為祟

寧波洪暉吉圖光順治乙未進士仍入佛寺見山門四天王凡諸

八怪一女怪麗甚洪回如是美色即受其惑何恨哉次夕有道婦入室求合洪心亂不能却自是每夕必至日漸瘁瘠幾至不起百計禳之四載始去洪官亦不顯

狐恠

京師長春寺有狐為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密室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群犬逐一狐甕通身黑色有欲取為帽者僧云狐類惜群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夕果有群狐數百似來吊喪僧舍皆滿哭聲沸地追曉不知所在死狐亦失矣

自知前生二則

太倉州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閱三日忽瞪目石語曰爭手足何急小耶子懷慶府濟源縣人姓趙伯父與兄監生外舅俱孝廉以上年臘月廿七日無疾而終享止五十六有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二人復至一處甍體森嚴十一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二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可不過堂矣同至小灘見一大門樓二人曰此可安汝身因儘力一推不覺墮此地而念家中有二女一妻一妾受身已九月大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定弱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有何鄭有族嬸往視之既去兒復祭其母曰何物老嫗竟入吾室以後可辦衆人不必以吾為奇貨恐招尤也邑屠户鄧某與鄭交最厚孫見之具述宿世事

新安吳璞號冢墨老品能詩資無子依持御程杵園先生以居自

言前世為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號元朗人皆止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朗奉曰吾明日已時當死卯託生於浴溪姪君正朝奉為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視我可也翌日果然元朗奉斂畢即往浴溪探之形正農第二子矣自是時致遺問及長就學時以果餌昭之群孺兒見元朝奉來共笑之云汝夫至矣冢星亦恍惚如舊識一日冢星因市茉莉花至上山元朝奉家支門歷歷如故居登堂入室牀榻井灶花木罷具皆素物也見其三子不覺戚然石悲歸家惘惘者數月後元朝奉死冢星哭而送之如夫婦焉今老矣言之猶鑿鑿也上山浴溪兩村族姓無

食鱉斃命

食鱉中毒

湖州沈暘士貢儒老於館師其子二人以暘書籍為業辛未夏兩書船同泊書賈及舟子共八人買鱉四枚煮麪為晚食中有一鱉特肥壯而短或疑其形異有毒或愛其肥不忍棄遂併烹之其一人不食鱉餘七人共食之至二鼓七人皆腹痛下血升許號呼轉欲死不食者夜叩醫家求解毒藥服之始安然各瀉兩十餘日

火龍

癸酉六月廿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風雨有火龍一條紫火燒身經過田禾盡帶數百畝俱被燒焦居民報官邑令呂猶龍親驗猶有帶來鉄死一尾不知何處人小圩房舍樹木亦多損壞

不葬之咎

嘉善李鳳朱又陳老於公車壬戌會試北上前一夕其夫人夢神謂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累十餘棺令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祿矣是科果擬元以微眚見落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家忽有怪白晝現形不一時見十許人持械入堂將墻壁片時毀壞衆取棄于累至六七或罵為妖即捆其人居高梁之上復推

置梁間家中大小無不受傷者人人佩刀而行中秋之夕鳴吉登樓忽見數人鳴吉次子佩刀而來遇之揮砍無減滿身十餘日復來大笑云我刀傷醫治痊可令復携數友來矣是於堂中設公案數妖前而石坐群妖趨走若排衙然倏隱倏現索酒食供獻達旦始去來請松江塘輿程天御至地舘之於樓授以一刀曰倘有所聞見可以自衛也程亦未信睡至更餘怪風入窗牖自開磚石亂投程傷額累衾而坐不敢出聲約二更始去次夕程藏刀於床燃二炬伺之忽見床下有一怪物趨出長尺餘撲燈時戒月色中視之身皆紫毛目光如炬射出丈許忽變形長至十餘尺三頭六臂頭現紅緑白三色每手執一竹筒向程攢戳程自揣避必不免即抽刀往前極力砍之吻然有聲至梯則

而隱倏極就寢迨明視之刀上鮮血淋漓衣亦暖血自此不至矣朱遂卜地盡葬其棺值張其人入魂求償其人與鉄幣一而理家中近頗安靜然自七月至十一月受其妖毒幾半載馬程天御親言之

卷由基墓

德清縣前直街沈漢停房基下有高堆人殯其上必病明末發之見大石板馬放視之寒氣逼人初一人縋入立斃久之寒氣漸息衆舉炬下視乃地室一間朱棺方長與近代大異下有鉄牛負之石碑有字篆出乃古文大篆識者辨之曰楚養由基墓也墓中有缸上復疑貯漆燈者遂掩之築室其上居之無恙至今尚在

康熙丙子七月石門吳中涵卜房前庭下秋海棠忽發一條開花數層共十餘朵正如玉樓春牡丹大如盃千葉香艷以為吉祥之兆其狀求善詩者咏之中涵少年攻苦素抱羸疾至丙子十月不起年僅二十二歲蓋不祥之徵也

有尾小兒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軟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三文

內黃狐怪

內黃縣署中有五間大樓頗高峻俄見一白狐等忽漸矮入地乃沒又一女人偏身着白衣樓上以一足吵樓下又一日署中逢中秋月色甚皎然見一狐衣門檻上望月群叫

之紙貼然不動兩眼發赤光光之所到人不能忍因此時所欠了
仗相守紙忽跳躍著後立兩眼光射數樓其赤如
火大如箕迫近之則熱氣燻灼復相持良久俄遶牆外急以刀砍
之截其尾寸許帶血粘刀上牢不可脫以利刃削去之其毛皆堅
銳如針自是不復見矣

紙報仇

江浦武舉王姓者家頗富饒居室深邃近臨江岸一日有鮮衣少
年僕從甚都過王投謁視其刺曰侍生胡大名王詢所從來云自
閩官北歸欲假館樓眷屬如蒙見允明日謹奉貲約贄以圖幣名
果皆先時方物王說其異不知為何許人也姑諾之明日果贄約
并金數鋌約以明日入宅言詞拔給意度不凡王益疑其為人俟
假諸人者應其來索復舉至昨宿處戟在簷下見其旁虎跡甚多
始悟夜間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禮而護其虎尾也嗚呼
鬼尚知爰禮而人可弗鬼若哉

紙魅星舞

康熙乙卯年五月江南學使者解諱幾貞科試淮安府場中兩邊
設足踢魁斗光彩生動試畢封門後俱散署中親友偷出堂
上閒步忽聞堂前宣開聲趨出視之則見魁星在簷廠中間搭龍門上繫紙魁星俱以五色紙為之兩手持筆
跳舞不已闔署驚動駭異逐衆而焚之然是科淮安無捷魁者嗣
後亦無大魁但不脫科耳

西湖水怪

鹽橋朱氏伯為朱進士京琦之兄贛榆孤山時中秋月初獨步過
西冷由蘇堤至第三橋遙見橋上有一人向月而拜即視之相去
丈許拜者驚起回顧乃披髮女人而白如粉唇赤如血上體裸露
垂乳至腰急罷入水中朱大驚愕不知其為何怪也

蛇異

康熙廿八年間武林清河坊有趙姓者往西山素遊歸已日落行
至集慶寺之東暴雨大作雨點其不能前進徬徨間見有廢宮
之室簷底可以避雨乃向往致拜曰某夜不及入城野假尊簷憩
息逐坐其下假床夜將半忽聞有呼者云某地演戲吾與若盍往
觀乎室內應曰汝自去吾今夜有客不及奉陪呼者邀之數四而
室中堅却如初五更雨止天亦漸明急趨入城而遺其棄木戟乃
始悟夜間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禮而護其虎尾也嗚呼
鬼尚知爰禮而人可弗鬼若哉

錢塘徐子靜為江西奉新縣羅坊巡檢在南昌見一人自言姓婁武寧縣人於康熙初年貿廣西欲至鎮家宿員五更起出門天尚黑忽見前路白光如日謂天已曙矣前行見一亭過亭復有一橋度橋便入黑洞中不復辨去向但覺腥穢特甚水如潮湧將身滾出於外昏迷不省俄而天曉漸甦見大蛇尾如山岡蜿蜒而去身尚僵卧不能動行人見之相知其故舁歸主家身已腐爛歲餘方平復滿身蛻殼膚如蛇皮矣或謂亭是其口齒也橋是其舌也入黑洞則進其候蛇涎潮湧幸而噴出其不被吞幸矣所以腥氣特甚也歟

三異物

高江村雜記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盒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匜筆研捉壺基局絃管升斗筭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鑷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為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簽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金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窣堵波高二寸許銳木為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炟氣輒可飛動然可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雖婁公輸亦不能施其

心目不知當時何以鏤剔而成耳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

記桃核念珠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行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跌坐而笑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胸曲拳和南而前遏而後侍者合計之為數五百滿圍竹筐茶奩藥籠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猊猱錯雜其間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絮裝水田緡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因以珊瑚木難錦石藏諸古錦

狗西番

陝西臨邊有狗西番其婦女頭髮俱作細辮領間分開左右垂下如瓔珞然富者以貝作墜子凡西番貧乏俱許入關為人作針線漿洗等役至晚則放去其男子於路旁見人歇食則隨伺日逐飛禽狀可笑然甚富其穴中多藏犀角象牙琥珀諸珍物與漢人為市

西番狗

石門吳不瑕名雲程康熙三十三四年為西寧屯田都司筆君館賓歸言在幕下時有屬弁獻西番狗二一牝一牡形質稍高於常狗港供驅役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作活與人無異命之掃地即奉帚至庭下掃除甚潔磚石鋪草根亦以爪剔淨掃畢奉帚置坐

復命於主人之前令其再掃他處亦然命之燒火即詣竈下屏薪為把進火如人樹枝長者力可扣而折之饌食既熟擊竈數下即止火矣其他雜役周匝詳細或過於人自辰至暮竭事不倦與之肉餅而後食食畢復稽首三四焉闔署無不奇愛以為勝於人之情其四支石夫其本心者矣

怪洋三則

通年有泛海歸者雷遇颶風飄至一島小勢高峻海岸覓衍舟中共百五六十人同見天宇晴爽有七十餘人相接游步上山行數里忽見一人長三丈餘見衆人來喜動眉宇迎揖使前衆以為仙隨之而行至一穴口復畫揖之入洞中內約數許覓廣高朗衆方玩視長人忽取一巨石窒其穴引手從旁穴中取一人捺其頸飲

其血而拋其屍以次執三十人如此飲之餘人驚怪無時忽見長人憩宮外石上如醉然餘人遂得從宮隙奔出登舟訴其事遂風便揭帆行未數里長人舉步如飛踏海水僅及踝追舟將近衆議曰此怪一至吾輩無噍類矣遂協力施銃箭槊之長人似有退縮之狀風駛漸遠遂得脫

視鬼

黑一有洋船失風飄至一島金光耀目不能正視抵岸乃金山也岸旁泊石皆紫金同舟者喜甚競持鉏鑿鑿取之俄頃見山頂一人被髮懼戴金冠身披金甲朱裙跣足舞劍而來疾若飛鳥漸逼舟次乘空發懼海舟素奉天妃娘娘共辦香拜懇求救忽天妃降一客形狀不一甚可畏凡生人路行鬼見之側避者其人無恙若不避者多病至有鬼亟隨且戲弄之者其人必死矣僧漸厭且懼以至狂叫人勸其至張真人府求符水治之月中雖無所見而神已疲矣遂披剃為僧至今尚在

蛇鬼

嘉善葉有六書齋庭前有空酒罈數枚夏夜于弟輩輒露坐其上有六晨至庭中見罈下蟠大赤練蛇警視之死矣因命家僮收出燬弃之少頃忽其姪女狂亂作蛇言曰我樓爾家塲下久未害為數重無何槩者登其壹見一人南面而坐紗帽朱衣若睡夢狀旁有吏捧文案而立一門子捧茶作欲進之狀隸役數人夾侍廊下驚告有六有六云我見死蛇恐道毒傷人故焚為此前朝海疆死事之臣重與辨論間姪女忽又作有六父語曰是我殺之此亦細事汝當何懼可具酒食楮錢送至焚蛇處無害也如其言女亦愈無他廉熙甲成事

孝廉魂歸

嘉善甲子孝廉王成叔冬赴公車經於京邸其弟錦雯亦登戊午賢書屢困南宮甲戌秋同里李廉錢以銀下第歸成叔魂附之而來至錦雯家附錦雯之手大告曰我去家日久今始歸何慢我耶錦雯驚問汝何鬼也其子曰我成叔也弟平日不讀書多外務故春闈不利年漸老矣可不自奮哉我饑矣速為具食且我妻叔孫舍頗亦同來此饌當稍豐不可慢也食頃以明經赴考教習乙丑春卒於京師者也其他語家事甚悉錦雯懼報其嫂姪具盛饌送至其家子即食後亦寂然

蛇醫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占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憩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嬰為巨鷙其姪惡之前行至飯店做頃其叔亦至持一鷙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井亭遂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之所見衆未之信遂于烈日中鷙鷙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須臾為蛇叔乃抱姪而泣曰我固欺汝法不恨我乃反救我真非人哉遂相與歸家推所攘者共之式好如初

桃核舟

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蓋刻為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啟窗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樒之船頭坐三人中戴冠而旁者為東坡佛印

居右手執卷端左手捫鬚左膝支船而豎其左膝右臂支船而豎其右膝右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踡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頂勒坦胸露乳鴉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卧右膝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卧一楫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推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拊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窓八為篷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扇為念珠為對聯題名篆刻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盖取桃核修長者為之由此以觀鍼刺之端未必不為毋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小人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餘面目肢體鬚眉與人無異似四十許人四譯館為製小衣冠簪纓華同人故翫觸之輒吱吱作聲如猱玀寒路

毛毬

康熙三十七年額駙耿劾忠同公子光祖城外上墳見樹林中一毛毬圓長如大棗爪砍之柔韌如絮刀不能入力起復圓不知何物一年石額駙卒耿公子與海寧畫家黃弘遠言之

康熙庚申余于福州大中寺遇一行脚僧偶談山水洞穴之底僧云我曾至其山游一洞黑暗如漆同行者數人秉炬而入深十餘里中有淡橋樹木與外間無異但不透天日耳溪中有魚奸事者攫取數尾出視之頭上供板骨無目想處睛水中無所用目故造物者才為設此一官也物類之奇一至於此惜忘其地與山名也

雙體人

康熙辛未十一月京師前門外有以朱盒貯一尿脬小兒長尺四五寸兩頭西手四足二體相背觀者日數千人人與一錢

鉅體人

望色縣一鄉農甫生時陽長三十及指長陽長一尺今三十餘歲無妻無婚食量甚佳他無所長僅能鋤地然工力較他農數倍因此屬不為人所棄第免饑餓而已

花姐

曲阜孔廟內奎文閣祖廟倍高其上相傳有狐仙歷久無敢登者康熙甲子年十月

皇上幸闕里先是八月間衍聖公廨人妻得病狂言其夫以刃臨己妻曰我花姐也汝勿犯我夫問汝何怪曰我向居奎文閣今天子將臨幸開聖開路驅我令出避避汝妻身我能言人禍福凡有來問者人取五十文所以酬汝爾夫知其為狐仙也如其言有問皆驗及 上迴鑾此婦昏睡數日病尋愈問其前事茫然不知

木理成字

康熙甲子春海鹽張氏佃戶鋸一樹中心成玉太宜三字筆畫清

孫悟

桐鄉沈味源名兆奎原名衍宏少時文名籍甚順治辛卯中副車歸家情懇忽梁間有人作聲呼其小名曰汝勿驚驚終成進士耳舉家駭視之則一老嫗青衫裹從梁而下曰我乃汝之烏祖母也孫甲午當奪魁已而果然其來也眾皆見之俄頃而隱自是不時來往輒索酒饌與閒家務瑣碎可厭又時現異形且夜閉門外馳驟金戈鐵馬之聲更惡而畏之矣至戊戌忽謂味源曰汝今科不

中已亥當發兩榜但須改名兆奎耳家人以已亥非開科之歲共笑之未幾浪默平　朝議以設官開科已亥采復行會試咻源遂改名中式後來亦漸稀又十餘年而寂然無他或以為狐怪云

抹臉兒術

石門米石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滇黔全省延至楚郡襄閒有妖人抹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人同入城市或數人散行郊野時現去來莫測或戕服乘馬馳於顛崖絕壑之中或變成殊形光從屋漏而下旋轉漸大裂出人形人與交臂石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顱骨而已城野山僻邃閣寂寥多受此患不知取為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被抹者數千人文武官弁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金以恪之會有數百餘以石灰醯之或云取人面為祭賽邪鬼厭勝之具或云苗蠻猛鬼過閻年輒出亦宇宙閒怪異之事令嗣令李詳言之

雷擊野鴨

康熙乙亥二月十五日大雷雨桐鄉南門外雷擊一野鴨從空墮入家屋上取視之從喙至脊尾震開一線直如刀截腸從背出重一斤觀者數千人無不駭異共瘞之普同塔中

海夜火

康熙癸酉正月新安劉汝璞至登州萊閣朔海廒觀日出見海灘一物倚石而卧就日而曝細視之人面黑色圓目鋸牙朱髮赤鬚身似鮎無手足長五六尺文之轉側入海詢之僧曰海夜人也此特其小者耳大者長丈餘有兩手似蝦螯而無後足海濱常

見之

異獸

海鹽俞漢乘名雲來令江西之湖口邑多虎患有貢生家在兩山間而死羊頭羊蹄牛身馬尾不知何怪康熙丁巳年事

異魚

俞漢乘在湖口漁者獲一魚重斤許魚頭鼠身云鼠入水所化亦下巨釜事

人魚

康熙乙亥春平湖乍浦海濱獲一物如人頭面五官四肢全具女形兩乳無別腹白如魚背青有鬣無髮長五六尺一二日而斃兩年前海鹽獲一物形正同僅長尺餘蓋人魚也史記始皇墚中以人魚為膏代燭燈豈是物歟

黨魚腹鉢

嘉善武進士陳玉明為松江金山衛守備海中獲黨魚重千斤剖之腹有石鉢蓋魚吞傳石鉢不化也康熙初年事

產異

長洲文水文卿言其母為收生姬至一產家其婦產一怪物龜蛇併體蜿蜒能動姬持刀砍殺之即時戰慄得病不久而死康熙十四年事也且云其母曾見產三目者頭中空如臼者手出於胷者皆不育如此者歲恒有之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鴨蛋堅厚以推推破之亦具黃白如凝脂不散黃帶赤色亦無他異

襄陽縣怪

雲間婁西峯薰李日華曙之曾祖明季為襄陽令暑中時有怪一日晝寢堂忽見兩柱有人面千百大如指環柱鱗次非土非木刮之如粉戲云面何太小耶次日兩柱皆然大小如人面復戲云可復大乎大旬兩柱止四面大如車輪然亦無他異与者云係獻賊兵燒起兆

僵鬼

吳縣葑門莞塚有僵尸鬼每為人害康熙某年有二役同解一

犯是其地時值大雨天暮無所投止行至初更遠望有微火若燈趨至則破屋前後二間闃無人聲入內視之一婦人方背燈而哭遂告投宿之意婦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家無他人不便留止客人以雨夜難行再四懇之婦云外間有大尸恐諸君不安寢耳一客決願留遂共宿尸旁一燈熒熒二役已鼾睡此犯心悸展側未寢忽見此尸驟然而興犯驚懼不能出聲尸就燈熄手使黑往塗臉而兩役俱不動後須煙手將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門尸遂逐之建過二橋尸猶未捨犯奔入破廟翁垣而出尸撞墻僵仆犯疲昏倒墻外迨明行者見之以姜湯灌甦則二役並死於荒塚之旁矣

小姑謎傳

俞漢來令湖口時有湖口關監督任滿送之至小姑山明彭蠡吳洎舟山下筆帖式其偶彈一鳥飛入小姑廟追之入廟鳥伏神像上復彈之正中小姑肩衆共止之不以為懼漢衆而未一月忽有飛棹來言筆帖式肩發一疽號呼不輟特來延醫比醫至彼已死矣乃湖州姚陟山任湖廣學道其令郎迎浙過小姑山入廟題詩旅館戲衲之語同舟友四人三人屬和一人不能詩迨次日放舟中流風發舟覆姚與四友俱溺其不能詩者遇救得免俱康熙年

康熙三十五年海寧園花鎮祝去非庭前每夜有白光月餘不滅慘若燐火有物類人形重六七十斤首面臂股悉具但手足指不分畢勝中無物有葫蘆一枝先是庭中有瓜蔞一本已一二百年每冬葉枯實去瓜蔞甚多此物正其根乃天花粉也惜為肆中割裂貨之視驟霞親見之又三十四年霖雨連月平湖馬子發室中墻壞偶築墻址掘出枸杞根一枚正如狗形重巨十餘斤衆以為小祥且藥馬索價數百金無售者親友共割而貨之此二物不過

議參為俗人所分真可惜也

山魈

石門沈樂亭於康熙三十年間令閩之寧洋寧洋皆山時出點保甲僱至一里里民迎入公館入其中房屋新構精潔而似無人居之者宅夾兩山之間林木叢翳陰森可畏勉駐一宵頗有戒心比曉詢隨役云此地有山魈形似人長僅三尺青黑色口闊至耳大

如血盆時出擾人此宅構成即為其所據人不敢居盖伏夜出鬼引人至山窟迷害之前官至此即為其窩去大索深山即日始獲蓁與木客同類而此物尤能害人使作寒熱之病至有死者故土人並畏之

孔亂說

嘉善孔亂說者以卜行卯里中卜不甚精而妄言休咎故得此名偶至一親戚家留午餐將殺雞為飧孔力止之總以警遂止晚夕宿其家正春米懸石杵於杵梁之上孔卧其下更餘睡夢中忽有雞來啄其首孔驚窓驅之復睡甫睡又啄如是者三孔不勝其擾遂起覓火逐之身甫離席石杵墜正在其首卧處孔遂悟雞報恩也舞衆以告人勿殺生

天雨豆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湖廣漢口天雨豆事寺事者携至余得二顆大如小赤豆紫色有一點黑處似蒂然絶不甘甚聞尚有大者余未之見

男子產女

康熙三十三年夏德清縣白雲橋地方男子產一女里鄰報縣細審不誣將男子責十五板以厭其怪釋令寧家其女寄養親戚家至今尚在亦無他異

五色小龍

山東紫山中間有石鏜窺之水光明亮水中有細龍形如蜒蜓大止一二寸其色不一五彩斑然水不流出龍亦不長莫測何物

汪西南昌郡城內鐵柱宮東南隅有小殿殿中有池云鐵柱在池中其實非真殊也真鐵柱宮離城數十里地名生米渡宮中有池池中有鐵柱乃許真君鎖蛟之處其地居民每歲製鐵鎖一條置殿池內經宿即有舊鐵鎖在池側而新鎖不見矣其舊鎖兩頭微銷中間一段明滑逾常似受鎖磨光者殊不可解

火藥局災

康熙癸丑十月初七二更福建省城火藥局忽然大响一聲如雷震黑烟透天震倒居民房屋數百餘間燒死壓傷人口數百燒燬大藥四千三萬八千餘斤硝八萬七千餘斤磺十一萬三千餘斤總督某題地方官賠補見即抄

說鈴 述異記中 十四

凡[illegible]家必盟於蠶神曰願此生得富甘世世勿復為人其用意[illegible]者唯自投蠶室中稍或可解鬨之尤溪永安沙縣諸處有蠶近有尤溪王令買爪一担次日爪中皆蠶兒責買辦者以某家婦買對遂拘責爪之人問之云某家從不造蠶刑訊之其父云有造蠶者與某有仇必是人也即拘造蠶者至其人不諜遂夾其夾棍打一百板並無痛楚收禁囹圄平夜失其人所在至其家追捕之則已舉室遁矣近歲有異人傳治法凡至蠶者之家須挾一雞來向蠶家解意即付藥一服彼此不交言而退服之無患

笑

飛蠭

石門沈心滙守開化時偶坐晚堂見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狀問之胥役云此名飛蠭乃蛇蠭也畜蠭之家奉此蠭神能致富但蠭家要女蛇必淫之蛇每於晚間出遊其光如彗遇人少處下食人腦竟開化居民特屬黃帑不敢露坐恐遺其毒也

換腿

雲南滇江府普爾地方能以土木易人之腿初亦不覺數日後始苦行步未踰久即死

鬼哺

明末錢塘大行陸公鋐庭舟過吳越戰場至晚野泊忽聞鬼聲自遠漸近陸曰汝豈有冤何不我訴鬼聲即過舟次漸入艙中陸懼甚呼僕起舁遂之鬼入棄下一之竟入禪內遂脫禪棄之水急放船而行猶遠遠聞禪中作聲也是年陸公殉節亦其兆歟

渡過鬼拳

甲寅三逆之變浙中軍行絡繹雇夫挈纜有羔羊民李姓者自杭應役而歸至石門未甚晚將歸羔羊過南門石牌坊下渡焉見一人長丈許衣革裙不言不笑衆咸拜之似有喜色遂共述進香之誠大人於空中取桃人賜一枚時正十月亦不知其從何來也

長髯道士

鍾英又言數年前於滁南見一白髯道士髯長七八尺欲觀者解髯裹以溫水洗而垂之道士立高几上髯垂至地亦一奇事因並記之

筆錄不慶之報

仁和桐扣鄉陳韻先乃名醫月坡之子好錄筆錄特構危樓三間朝夕書錄忽降箕作詩寫字且能言休咎甚靈驗偶與婦女登樓戲謔箕筆不至忽一日降筆示子仙骨已成某月某日祖樓煞紅

永寧仙蹟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馬鞭竹杖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燁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優銀更細斫篾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燁花且終日未嘗飲食所居地數十里無人煙行客過之雖寒暑不見變易是真仙客矣康熙甲戌乙亥間事

華頂長人

康熙己丑余過滁南寓趙生鍾英家夏夜露坐偶談其祖十六七時遊西嶽華山曾登絕頂蓋有良田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歲者極多有眉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絙而上雞犬畢有但無婦女耳最難上者有猢孫愁等處橋木朽腐旁夾朱欄云希夷拳蹟終不敢也絕頂有石屋其祖與同行數人往瞻禮出遇一人長丈許衣革裙不言不笑衆咸拜之似有喜色遂共述進香之誠大人於空中取桃人賜一枚時正十月亦不知其從何來也

長髯道士

鍾英又言數年前於滁南見一白髯道士髯長七八尺欲觀者解髯裹以溫水洗而垂之道士立高几上髯垂至地亦一奇事因並記之

筆錄不慶之報

仁和桐扣鄉陳韻先乃名醫月坡之子好錄筆錄特構危樓三間朝夕書錄忽降箕作詩寫字且能言休咎甚靈驗偶與婦女登樓戲謔箕筆不至忽一日降筆示子仙骨已成某月某日祖樓煞紅

雲至即可飛昇矣陳喜甚至期沐浴以俟天色漸晚見簷頭果有紅雲丹丹石駐陳遂登屋至簷舉步乘之顛踣於地折其雙脛終身廢疾讀箕亦不復降矣蓋憊慢之報云

身有猪皮

嘉善汪止庵康熙辛亥年館於嘉興衛軍戴姓之家戴有僕金大不論寒暑必布襪尺許者束腰問之固不肯言強脫視之有猪皮一條數寸毛膚宛然猪也

鼻孔藏蓄首飾

湖廣文吉至于年有孀者至嘉興算命不知何許人包巾壓眉冬夏不脫冠每演命彈唱則額上蠕蠕而動衆人去巾視之額上有猪胎隆起寸許耳目口眼附於額色黯有微毛但眼不開耳

家死鬼憂家

康熙年間嘉興十八里橋道人港皆甘姓聚族所居以田莊為業偶有一異姓來居止夫妻父子數人其父小業營生至蘇州病故貧不能歛甘姓共醵助其子載喪還家其鬼亦隨之而歸言語飲食處分家事與生無異夜半即往田助其子種糞未明歸呼其子力作但不見其形其子偶私語疑之父即大罵空中與杖曰汝父手不認非人類矣吾在蘇州寫其人家尚有虎丘蓆幾條包被一個內有衣物幾件汝可往取之于如其言往果得之曰主吳南平遺儀計姓者往物色之且誰責其子以妖言惑衆將治之官甫至門磚石如雨臨舟大罵盡數計姓之隱惡計不敢犯參皇寬去後年餘寂然不知何怪

義狗塚

順治戊年杭州清泰門內有趙姓家富陳姓家貧二人比屋而居

相德甚久趙姓畜黑狗一隻甚愛之飲食悉與已同陳每云若須臾不以人待之子然陳姓貪財謀趙姓家貲陰買盜誣扳置趙於獄陽為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問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床咀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已墮地猶嚙齒作格格聲其身復跳躍數次隣里以為義狗有藍姓者捨園地埜之於弔橋側至今其塚並碑巍然尚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慶奉三官齋日於像前默禱頂禮求示顯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之辰陳于像前默禱三官經令僮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當陳誦經畢出店視之布袍散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再四相懇陳未允間忽捏袍袖中似有一物如蓉鈸之類遂如數貿去攜入視之乃金鈸一雙也陳事極蒿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外之報也仰視塵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揲暮也揲揲得我來你不識金鈸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貪念之見證也未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早喪次即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有斡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益恣肆盜賣私蓄兄弟所得甚薄長兄為人愿朴故爾唯季弟心獨不平屢前戕兄之念如是數年懷忿愈深一日私製利刃藏之身畔偶值其次兄他飲晚而未歸瑞芝遂欲行刺與共燈下暢飲俟之忽見一人立於門外陽為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問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床咀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已墮地猶嚙齒作格格聲其身復跳躍數次隣里以為義狗有藍姓者捨園地埜之於弔橋側至今其塚並碑巍然尚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慶奉三官齋日於像前默禱頂禮求示顯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之辰陳于像前默禱三官經令僮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當陳誦經畢出店視之布袍散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再四相懇陳未允間忽捏袍袖中似有一物如蓉鈸之類遂如數貿去攜入視之乃金鈸一雙也陳事極蒿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外之報也仰視塵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揲暮也揲揲得我來你不識金鈸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貪念之見證也未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早喪次即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有斡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益恣肆盜賣私蓄兄弟所得甚薄長兄為人愿朴故爾唯季弟心獨不平屢前戕兄之念如

是數年懷忿愈深一日私製利刃藏之身畔偶值其次兄他飲晚而未歸瑞芝遂欲行刺與共燈下暢飲俟之忽見一人立於門外陽為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問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床咀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已墮地猶嚙齒作格格聲其身復跳躍數次隣里以為義狗有藍姓者捨園地埜之於弔橋側至今其塚並碑巍然尚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慶奉三官齋日於像前默禱頂禮求示顯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之辰陳于像前默禱三官經令僮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當陳誦經畢出店視之布袍散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再四相懇陳未允間忽捏袍袖中似有一物如蓉鈸之類遂如數貿去攜入視之乃金鈸一雙也陳事極蒿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外之報也仰視塵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揲暮也揲揲得我來你不識金鈸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貪念之見證也未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早喪次即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有斡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益恣肆盜賣私蓄兄弟所得甚薄長兄為人愿朴故爾唯季弟心獨不平屢前戕兄之念如

是數年懷忿愈深一日私製利刃藏之身畔偶值其次兄他飲晚而未歸瑞芝遂欲行刺與共燈下暢飲俟之忽見一人立於門外陽為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問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床咀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已墮地猶嚙齒作格格聲其身復跳躍數次隣里以為義狗有藍姓者捨園地埜之於弔橋側至今其塚並碑巍然尚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慶奉三官齋日於像前默禱頂禮求示顯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之辰陳于像前默禱三官經令僮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當陳誦經畢出店視之布袍散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再四相懇陳未允間忽捏袍袖中似有一物如蓉鈸之類遂如數貿去攜入視之乃金鈸一雙也陳事極蒿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外之報也仰視塵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揲暮也揲揲得我來你不識金鈸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貪念之見證也未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早喪次即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有斡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益恣肆盜賣私蓄兄弟所得甚薄長兄為人愿朴故爾唯季弟心獨不平屢前戕兄之念如

之數以送之又有食肉者奉之石去

空藏二則

順治年間嘉興北門內陸姓人泥塑仙家供住朱廷臣大宅家中多見異物晝夜不寧詰巫卜之云大廳古樹下有坐藏仙家遂具香楮牲酒於廳前五鼓以下禱之果見石板故板下有大罈數個開視化為白水如粉漿湧躍沸出識人衣袂皆白仙家頭面被濺者皆成白癜風以此成病而斃

康熙年間崑山葛稼孫買顧氏宅夜見庭內白光燦然以為藏物掘之得大石板啟板有缸二隻缸中水濺起如漬球色俱凝白著人衣襟如雲母粉遂復掩之後亦無他

大穀

明嘉定顧瑞屏先生之父少石好道數十年不倦徧遊名山入天台遇石樂見一人挑稻穀一擔其行甚速異石就之見其穀赤色長寸許因拜求之主僕各與一粒令即食之後顧翁八十餘歲遇鳥革開口不食而逝其僕年九十餘順治年間尚在

康熙三十二年句容縣移風鄉產瑞禾一本數莖一莖數穗其穀大於常禾數倍周四十里皆然江南撫臣奏進 御見即抄

江南海嘯

康熙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海水泛溢江南崇明縣共淹四十餘萬屍骸堆積如山夜聞鬼哭神嚎木縣建醮三晝夜荼度鬼魂常熟縣薛家沙共淹百姓一千二百七十餘人一村止存三百餘人上海縣海邊沖塌房屋淹死百姓三百餘人別處糸來屍骸約有

數百棺木亦有數百每至夜間有鬼哭之聲賊稱求救松江府德配七日將棺木焚化造骨塔收埋各行賑濟又如皐縣丁握場地海地方淹溺民人無數海水俱紅將紅水一瓶呈解督撫具題俱見即抄

狗幕

安定令許顏言著中書一黑狗數年矣乙亥冬狗偶竊食顏言之妻令家人撻之顏言歸命打死不數日妾忽發狂作狗言曰我乃城隍座前黑馬也何物許翻子輒敢殺我家人又剝我皮食我肉使不得托生我且報汝先供汝驛馬盡斃已而驛馬果有倒斃者顏言朝服跪叱之妻作狗言罵詈愈甚乃至城隍廟齋醮超度取狗皮仍縫其餘肉棄之妻病亦漸愈令弟觀文言之先是內

黃華顏言家事一歸一狗甚相狎後狗產一物似首而狗身殺之

未得已買舟隨之至唯亭子竟行田野中入其室問其妻則已嫁矣來其農莊則已夫矣遂至親戚隣里家述其生前事及清理平日債負往來甚悉衆皆訝其聲是而人非父母則終以為其子也復強之歸手輒私遁遂鎖諸其室不兩月鬱鬱而死

不死草

龍山高板橋藥舖王姓者向奉教門有年矣康熙年間忽然無病而死死時語家人向我心口未冷勿殮越三日果復活自是以為常每歲必死數次或二三日或多至十餘日歛復活比康熙丙子約死過三十餘次矣或問其死去所見堅不肯言但勸行好事念佛持齋勿用大斗戥秤高鴨最為罪重而已其人約五十餘歲號

巫匠驚魅

崑山李左君房舍閣鉅甯召匠脩墻門薄其工食匠作為魘魅人不知也脩理畢即典與曹明經青虬遷居之居後每歲家中多病遍請方愈未久又病又復禳禱十年以來讓費不貲矣後值墻門壞見壁內木架畫一綠衣判官旁有小鬼持鐵索一走跪一手指內倣寫妙訣二字字甚端楷遂刮去之宅得平安此康熙丙子年事

女棺為祟

康熙二十一年餘杭西北鄉方姓者女未嫁而沒殯於荒丘鄰有來告少年韶俊忽見美女黃衣夜往來入其書室遂相綢繆將及半載海港抱病日漸羸瘠父母詰之墜不肯吐實病日篤父母尼言

勢之始語其故亦共疑為此女之祟也時雨雪初霽共往察之見其手產外有弓鞋印泥循跡至女殯處及棺而父母共啟棺視之顏色如生焚之而祟絕

宋三爺爺

錢塘徐孟喪先生乃明丙子孝廉蘭生先生父也連領南道鄱陽湖盜聚帆舟子急請祀宋三爺：孟喪問宋三是何神舟子側身搔髮戒勿言既渡後數月歸復渡湖舟人竟舉櫂石濟問之曰胡不記三爺爺乎舟子笑曰今安得尚有此怪因詰其所以答曰昔明末祖與陳友諒戰於此湖奪其所乘巨艦棕蒯大如斗三斷之投湖中其二已化蛟螭隨風而逝去不知所之其一在湖為害弟祀即有波濤覆溺之患此怪時現湖中往來颺舟無敢徑渡者

余客湖湄探怪浮入淺汊不能出初猶動盪洄基卧沙蓬間人覩往觀之荇藻滿身有若鱗鬣報之邑令令至命舉火焚之中有腥臭聞數里五六日方熾蓋彼時行軍蓉或壯血所釀取精多而用物弘宜乎其為祟也

鬼頭風

餘杭王士安隨其父白虹宰江浦邑署後有土丘焉時當重九士安同友人登眺閒憩見旋風自城西起隊而物有聞如鳩鴿狀士安取千里鏡視之乃人首二類披髮露齒五相竽觸良久東西分散蓋世所稱鬼頭風者寔有其物此鬼神情狀不可意測者也

場中鬼代筆

武林陳雲起名之煜與弟丹兩兄弟同學而丹兩才更優文名甚
噪雲起不及也丹兩蚤死士論咸惜之康熙癸卯雲起入棘闈文
思艱澀比午不能畢一藝忽然昏睡夢丹兩進席舍促之曰速起
吾為先搆此七藝雲起強執筆不假思索俄頃完卷謄真時猶覺
丹兩在側急其死也迫交卷出號舍則恍如一夢矣是秋得雋迨
中一物長一二丈形類馬有鱗鬣死後鱗鬣中火光猶熠熠起丈餘
人共見三蛟二龍合鬬一龍殺一龍二蛟俱墮其上俄頃雲散雨霽明
日有民人報某山中一黃龍墮死長十數丈蓋為孤所殺也康熙
廿五年夏閒平陽縣亦有此異孤從海中遂龍至空中鬬三日夜
人共見三蛟二龍合鬬一孤殺一龍二蛟俱墮山谷其
中一物長一二丈形類馬有鱗鬣死後鱗鬣中火光猶熠熠起丈餘
蓋即孤也

蛟害

龍州附淳安縣之某鄉地當山巒居民家於谷口巒之對山有巨
蛇匿焉夏夜時出當道人暮行者往往踣而過之亦不傷人自順
治初年至康熙初年二十年中蛟地常苦旱暑雨蘇笛之際他處
頭[illegible]長丈半身赤色腰以下青如靛尾如篙長數尺驚呼孫告

之甫開門其物騰上雲際忽聲發如霹靂垂
尾兩火光迸裂如篙之掃天移時乃息數十里內皆聞其聲亦有
仰見其光者所謂天狗墮地聲如雷也甲寅有延蔓之亂

雪花

華未冬雨雪奉天大內丹墀馳道牆壁屋脊俱結成種種異花南
北各卉無一不備枝葉蓯蘿儼如圖畫上朝文武官後無不目擊
又以地寒數月不化

大頭鬼

乙丑冬奉天城內每至三鼓人靜遍聞擊柝之聲人共驚聽有人
夜起察之見一物如人頭大如數斗覆其口如箕張喻作聲如擊
柝然身有黃毛轉相驚恐遂有兇徒假作效其形聲夜行者遇之

日夜先有火光圍繞殿被大雷一雉將殺以朝聖其題見邸報

猪產豕

康熙丁巳十一月杭州清波門外四四坊民家猪產一白豕不乳而死觀者甚衆

猪產怪

康熙乙亥四月海寧北門外民家產一猪二首一首兩目一首一目在額二足在腹

咒題名碑

新安吳楞香苑為大司成時於太學故聖祠土中獲元題名碑三一為正奉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皆有正副榜別加落卷者謂之附元者謂之榜眼探花一為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皆有正副榜可以考元人科甲之制

遇仙得齊

仁和邑紳沈某家候潮門外吉峪為生素有虔世之想康熙三十九年間夜夢黃衣道士翩然而至頗有開導之意次日將遇其人宛如夢中所見遂延至書館叩頭求度道士約三日後於八卦田候我生往道士已先在謂曰子有誠心吾當度汝為弟子子樂一

報恩食龜

康熙戊寅三月閘石門縣漕糧倉走速夫鄭大掘地得五六龜各長二尺餘烹而食之是晚即狂亂作鬼語曰我五兄弟自明朝成化年間修行至今與汝何仇將我輩殺食汝死有餘辜矣腹中似有物嚙其腸胃號呼欲夜次早即斃

醫生遇鬼

桐鄉醫生趙某者住石附部康熙戊寅正月間偶赴病家請歸已暮雪天又將雨未至家數里有人自後呼曰趙某前路有鬼甚多汝無往回梅至我家暫宿可也醫心疑其為異物不應且前其後呼之甚急醫無懼疾走至一橋橋下又有人呼曰趙某過橋鬼甚多汝來可往醫視橋下二人方裸而浴時初春極寒益駭其惟遂不過橋從小徑還家行未半里見一矮屋焚香有燈或明或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栖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之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合焉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如冰知又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捉其頭以口就醫之口既而大嚙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遠聞一覩咸之宅極力叩擊內驚出視遂登其堂即時舉仆其家以姜湯灌救問之始細述其故次日送歸家病十餘日而麥還過前宿之矮屋則一孤塚也

昭陵雷火

九令吞之說之而行如駕塵乘風生忽念家有母妻思求放歸道士以手一推則身落於船傍鎮痞不能語進退蒼黃有隣人識之擊還其家舉家正在驚哭而道士衍至羅拜求之道士笑而不答拂衣徑去值文宗嚴誡生以痞不能赴不得已告病而投詞張撫軍敬止慰勞文張真人求解撫軍敬止慰勞文張真人求解撫軍敬止慰勞文張真人求解一符令生吞之又牒城隍審理生甚大牒之夕夢數役擒之入廟跪於堂下仰見道士居中坐城隍旁立生甚大牒之夕夢數役擒之入廟跪向道之心且有厄余故欲度之今忽有不淨心旋生退悔故罰之耳既真人有言行即釋矣叱冥役押還家生寤即能言其人現在自述鑒鑿

古磚石刻

崇禎庚辰年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鷲門儒賈一以請經過福州言去夏晏坐簷外小波陀有光逮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印雙圖花突起面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街巖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始庚小熙蜂太平八紀貴一覺有異黙識其文投磚海中祝三多尚在此遂絕然未幾死長子以嫖賭喪家次子遺訣一貧如洗仙霊寺前所造居室甚麗已數易主矣

黑米

楚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為民居康熙甲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即鬆研為末治腸痙如神價比黃金臨海教吳脩丹在楚親見言之

祝三多

杭州富人祝三多赤手成家累數萬金及病篤床頭懸蝦蟇走鳴聽之聲出銀櫃中三多命妻子力疾扶起以手扣櫃曰祝三多尚在此遂絕然未幾死長子以嫖賭喪家次子遺訣一貧如洗仙霊寺前所造居室甚麗已數易主矣

坐魂代筆

吳愚尤良齋雜記

祝玉成牙畫

康熙初年浙杭祝玉成號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渺如秋毫之末余得一牙牌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游戲悉備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辨馬然其筆墨所占時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粒米而真書絕句永仁而羅漢十八無少糢糊觀者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銅章絕技

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篆

福州侯官學廩生杜成錦家貧居府學公廨夙有文名甲子秋有泉州父子二生同來赴試初八日其父病不能入場其子初十日早出閘父謂曰我今年頭場文字甚得意但可惜為他人作嫁衣裳耳子問其故父口誦七藝題目無訛子駭問曰岂父夢中神識所構所謂他人者何也父曰我為一吏引入號舍與杜名成錦者同坐杜之七篇乃我作也我授汝七破可覓其人問之且其人今科應中二十六名亦可預報之我窮乏老儒倘果能資我歸費且日後富貴我父子亦有所望矣其子果遍覓得之其窮和等語之以故具報名次杜亦不信復示以七破杜乃恍然及放榜果廿六名

揚州郡猫兒善口技其子將戲術揚之當事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猫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郤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郤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逢中相遇揖叙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鈎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觥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至入閉門少者屢聲喘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一家人聲喧吠如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群犬又數十分之石堅不可斷乃止見張撲卷先生海岱日記

蘭石軒

山東學使署中有蘭石軒白石廣二尺許長五尺石理細潤天然成精幅蘭葱花葉生動披拂湘江之渚但少香氣耳昔人欲鎸而置於此石堅不可斷乃止見張撲卷先生海岱日記

產魚

康熙年間湖州北門外民婦產魚十餘條

記體復生

康熙戊寅夏松江時症盛行多致不起有東鄉村人之妻病死越日復甦述其語則嘉興土音也曰吾何由至此吾乃嘉興北門外某姓之女年十七尚未適人偶患病晝瞶似一夢然今始甦醒此非吾家也母慟哭求歸舉家驚異其夫試往嘉興探之則果有其家女新病死有父有兄遂語其故其兄隨至松視之女相見悲喜述父母年歲并居室箧笥衣飾之類無不脗合遂與其兄歸家衆以為不可遂公議留之仍為夫婦焉

又

是時同郡有庠友陳咸京者其婦翁姚姓有田產在寶山地方遣

家尽往索佃户旧租至佃户家则其邨中皆染时疫佃亦新病起入其家见之则其人皆微州语音曰我来营欠汝旧租也我挈本来贸丝遭水至此贫本全失无以还家岂知汝租帐耶姚仆大骇速呼数家则皆微人也奔归告其主咸说为兴事盖两千年宾山城为海水所漂城内外无得免者此必微商死而今始附形也

水灾免死

马子毕宾山城水漂死者数万户有老夫妇止一幼子住小房一间避难尚暮日久有二僧至城中化缘无人施者此老独舂之遂舂句而僧忽一日谓之曰汝家有大难但汝善人也可以免死因令买白绵纸百余幅糊其屋相戒举家安寝闻异声必勿出出则无命矣果如海水长溢声如雷霆城垣房舍随波入海迨明水退声息开门则一望平陆无一掾一瓦而此屋巍然独存所糊白纸亦不沾濕后官勘水灾见之皆叹异稽为善人之报

有尾人

顺治年间金坛毛友夏贩布至嘉兴街前桥铺行身有尾长半尺有毛十余人伺其浴时窃观之毛不异也言其父向业布行中年无子偶至一山登绝顶步入古庙庙荒寥已久方眺望间忽睹美妇妹丽非常惊问从何来女曰某乃山下某氏之妾也为正妻妒逼逃避至此毛曰汝弱质焉能登此峻岭女曰庙后有仄径吾家往来甚便已两日矣毛曰汝既惧还家能随我归乎妇唯唯从之至家性极和柔毛妻亦安之且念未有子姑留为妾颇善操作举家相得未几妻死遂为正室产友夏生而有尾父

欲弃之妇曰此黑相也且如无子何遂育之毛每经营阁之妇必卜其吉不知物从何而来但得息必索其本约无遗则即偿亦不见其藏度之处逮友夏十余岁父死妇抚友夏泣曰吾缘尽从此辞矣独家人善视之迨夕不见嘉兴俞约夫亲见友夏自言之

鬼交虚蛇

海盐俞氏有一仆善成衣因名杨裁衣幼时其母孀居有一外交年今将近生有一龄切嘱佛言则祸汝矣汝已有妇然而异类也宿夜寒帚毛猪蹄於房门外祭我重至后园中掘一土坑坐其上可免也母如其言至夜半坐坑中腹痛异常俄产十数蛇目俱未开母密掩之後竟无恙

黠盐婢

秦秋有一婢年三十左右雇骡欲至苑府探亲途中问骡夫有妻乎曰无婢曰我亦新寡与汝盍为夫妇矣骡夫大喜因野合焉迨至府谓骡夫曰我母家颇丰若如此衣服不便同归因于十金令买绸缎二匹持归妇家烧其数处骡夫不知也妇曰如此破缎汝买之何用与汝饭後同往换之已而果置毒其中骡夫食讫遂同至缎铺共争论闹骡夫已毒发死矣其妇以缎铺情急以五百金贿妇妇遂挈资骑骡而去盖借骡夫以

抗友張世常館於汪宇昭給諫家時給諫尚未就選偶與親友飲
飯買一青魚重三十七斤因以肉作鱠宇昭遵齋不食客共食者
七人其肉肥美全如腹腴逮下夜忽聞廚人驚問主人入視久不
出世常疑之因入其庖空但見主人錯愕之狀問之乃訴餘之無
時中有青光一二尺閃爍不定聽之索索有聲食者咸疑中毒共
留舍皇因留宿不去至半夜但覺腹中微脹亦無大苦或曰此龍
肉不食之多壽

許七過仙

東洞庭席翁吳許四姓皆巨富石許姓衆落有許七老官者家貲
豪奢壽登耄耋斬爭在旦夕偶念其子扶出門外閒步忽遇黃胖
道人視之曰子病篤矣我能化汝太平錢三文子藥三丸可供在否
火塗內作三次服之有救也許受其藥入覓太平錢不可得遂攜
米升餘出施石道人不見矣是夜病甚其妻聞道人之言試取藥
進之一服石熟寐再服石霍然三服石聲朗體強壯健異常逮十
餘年石致益風緣也康熙十五年事

地中雞聲

吳醫趙潤周居東山葛田亦許氏舊業也康熙三十年夏夜忽聞
堂中衆小雞啾啾作聲細聽之乃在地下東逐則西走西逐則東
走總盤旋堂內更餘石寂亦無他異崑山城中陳姓家亦有此異

八足龜

康熙三十七年外國進貢二龜長幾二尺八足至揚州觀者如堵
崑山何銘三家僕錢三在揚門擊之云物有十八斤燒則未之見

雙腎人

康熙三十二年京師有一乞丐携其子約八九歲具兩陽道並生
勝下觀者人畀一錢後不知流往何處亦錢二見之

直脚僧

康熙三十五年常州有一僧兩股止一節直立無曲膝凡坐草蓬
視者人施錢二二文亦能行坐但下體甚短耳

龍雞

康熙戊寅冬杭州市中有賣小雞一對雄者赤色雌者黃色小如
盞有名曰龍雞作高架置雞其中半夜輒鳴不爽時刻有人以銀

三脚狗

杭州江干有狗三足一足在胸前行則子子伶仃立必倚墻否則
易仆康熙己卯新正見者甚衆

龍龜

康熙三十五年富陽漁戶獲一龜徑三尺頭隱隱有兩角四正方
頷下有鱗四翼翼如鴛鴦之翅而無毛四足俱有蹼甲獻之撫軍
命畜之五衆觀者不啻數萬人未幾死

龍與虬鬬

康熙癸酉六月仁和皋亭山中驟雨大風有龍與虬鬬龍吐水霓
虬吐火在黑雲中或隱或現一一可辨虬如獅子龍則如常所畫
者所過之樹俱燋毀鬬至錢塘江石沒一路桑麥俱為水霓所損

厚者積至一二尺

酒樓仙蹟

台州有村名班竹在重山曲徑之中地僻孔道居人止一三十家行客於此食宿有酒樓歷址僅一高壁巍然不傾壁上有仙題云二十年前樓上客曾題東壁與西壁人情翻覆似浮雲唯有青山不改色相傳為曆年間此樓乃一冷酒店極其寥落有一丐者每日持錢數文來飲酒或時無錢店主亦不較是後酒店日盛車馬絡繹主人遂改為高樓生意益旺又二十年後此丐復來欲登樓飲酒店主以其丐也屢拒之一日雪甚丐來造過三首首有高譽衆大惶遽跟蹌而逃行數里心始寧不知何怪也

孤怪

海鹽有金三盞者窮迫無聊有人勸其入都覓一館地遂挾二金

附舟舟行抵都旅寓將及半月毫無所遇囊橐漸空之時值重陽登高者亦往遊焉日晡方至人已散獨行過一老姬騎驢又牽一驢迎謂曰金三爺何來遲耶余大駭因前致禮正色曰吾國之狀老姬曰某家去此不遠何不過舍寬坐少遲問懷而以浙茶暖飲之行數里又見一姬前姬謂曰此處至宅尚遠有步汝可送我三姬至宅乘去後姬復引行一二里至大宅門堂皆華飾精潔古玩列陳堂懸佩雲軟頃二青衣獻茶香美異常屏後若有數婦人笑語似唫其藍經者茶畢青衣引入澡浴浴罷易以新衣又引至內室幽雅香馥不類人間甫就坐青衣報門公主來矣有數婦人擁一麗人至姿容

龍首骨

康熙丙子正月初八日德清縣簡村荷葉浦地民掘泥得龍首骨一具兩角長不及尺短頷鋸鼻兩眼孔大如椀鋸牙雙出頸骨長

甲申臘月初八日崇德縣前有胖元牌坊卯刻大風坊忽扯時遇
害者四傷不死者二驚且不傷三最異者三人同行兩人偶相挨
竒語語未竟石前行者已蓼粉矣又一行者忽于後呼聲甚急回
視則所呼者從來未識而正在遲疑幸脫孀婦之厄尤異者一人
在危石崩陷中視之恍恍有肇乃數石柱駕虛是人遭厄石中故
而出之竟無恙

食鱉整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間松江西門外超果寺前賣食鋪買一鱉重
二觔烹羹盈內貿之來往者但見是空盆因此無人買食已經三
日每日換湯至第四日其婿來望店主即以此鱉餉婿婿云我奉

也有淩青色繞一對引之上船其行如飛至其家坐蓐者乃一紅
衣婦人舉曰大娘其姑稱大太者與收生婦共食但酒肴俱冷不
甚可口食畢收產一子其姑與銀半錠大娘又私贈銀五錢復
以原舟送之歸天尚未明也少寐覺腹痛異常嘔吐狼藉皆樹葉
也因驚疑昨晚產子者非人檢其所贈乃冥錢半錠也唯大娘之
銀則未變焉為驗時受含之物耳

尸起句曰

順治乙酉春崇德州錢鎮西二里許傍暮夕春未下一村人經荒
塚忽出一尸行動如生人其人不覺也與之同行半里許漸疑為
異物驚呼避之其尸突前與之撐拒移時是人幾斃率聲聞里隣
共起救之其尸遂仆

康熙辛巳四月嘉興錢琳修偶欲宴客命僮買鱉二枚各重觔半
一鱉腹微紅剖人羣之甫斷其首尾間忽出蛇頭長尺餘鱗高
棄之更宰第二鱉剖其腹亦有赤蛇一身二首如骈縮然此鱉
腹不紅無異常鱉意俱是蛇所化蓋鱉色與蛇交合者不可不

慎也

六直鎮水文卿雇工人老而短混名鳳土地善倒盪運水筆記沫即知有鱉偶得大鱉重三觔持至魚市賣之足有五爪餘無他異

三日人無買者因自食之少頃愛渾身異癢皮內供浮漚出水泡甚多枝舟中相顧駭異莫敢言或謂是鬼船見則不利云忽一枝復來續康熙壬寅年夏月事

有角黑白虎

康熙三十八年八月杭州淨慈寺山間有黑虎頂有獨角半尺許金爪丁蚊馬數足按應似虎有角見者甚衆十一月間仁和大雄山有白虎一亦有獨角率四虎早行却間數日而去不傷人畜

羌兩牟

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仁和清村地方天雨紅豆匝二三里天亮拾歸者數日變青黑色皮皺香頗清香

雹石卵

紹興周山吳公鄙妻章氏病瘵十餘年忽變淋瀝小便不通卧床不起醫藥罔效有老嫗婆年八十餘曰此症我曾見過非藥可治必產一石卵方愈衆皆不信又年餘至康熙三十七年五月間產一石卵大如鵝蛋光滑有細花紋以斧擊之裏無所損其卵至今尚在章氏前症霍然俱愈

人首蛇

康熙己卯二月福建將軍一披甲家中地板上忽有一穴如碗口有蛇人首時時出沒家人驚避蛇曰汝勿避吾久寓此非為害也披甲舉戈擊之蛇曰我不可擊擊則汝禍至矣因忽不見見小抄

女化為男二則

汝革可傳於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閶門遇徐庶其令子元芳言

七洲洋中怪異

海船至七洲洋中見諸怪異每有大箭雅飛繞檣工尾羽若帶矢狀又浪上藍小令旗或紅或黑作浮作沉一枝過去一枝復來續有數十枝舟中相顧駭異莫敢言或謂是鬼船見則不利云忽一時風濤奮發雲霾滾滾有烏龍蜿蜒出船左燒硫黃維龍又以鐵物攪得不近旁久一夜陰雲晦暗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近照漸與船齊水工兢以木扣舷不絕響約兩更次方隱知為海鰍目光如炬挂其體挾舵橫開始得脫耳粵僧石

渭川孫元芳靜庵丙寅年四月自武昌赴荊州道出馬[illegible]有貧翁者為人孝義家貧為鄉塾師無妻無子年五六旬有一女嗣姑年十四幼在塾隨父讀書常幫白補白衣大士供奉僅敷甚度一日忽夢大士呼其名告曰汝父孝義合當有子奈年老何汝可變為男遂撫其身咲以一紅丸女覺編身發燒昏迷不醒若七日竟化為男子翁向以其女許字譚姓冬將出嫁因往告之夫家不信嗚於富使穩媪驗之果真時四方好異者往來雲集以觀係道過此因往視之嗣姑出迎衣男子衣着鞋而綠鬢耳環猶在也蓋縣官惡上司知之行查故不令去粧耳環有詩贈之

筆錄 述異記下

東明縣城南十八里司崎營居民陳氏弟兄二人俱無嗣生女[illegible]其翁姑疑為親家所給然半載依儼依然夫婦情好尚篤今其[illegible]人已歸父家紹興金克昭往訪之視其乳及下體竟屬丈夫惟乳初放猶以手捫戶而論焉

筆記 述異記下

康熙初年雷有龍騰秦鳳山澤間脫其頰鄉人拾歸漸取其膚以[illegible]道翰林李渭清澄中與而實之在京即每出以示客見建寧守應[illegible]畫屏詩集

人化虎

人化為虎貴州最多婦人即化男子則不化也康熙二十六年平[illegible]州定番州土馬司土官方名磐之母獨坐室中忽門外有數虎行[illegible]來其間毋即神遽以手遮地坐而覆食俯首[illegible]口漸漏而目變[illegible]毛鬼降欲出外虎目夕至門伺之一日[illegible]偶值牠降跳躍入虎群就地數滾變虎而去三十六年開州民家一婦亦如此已逕入山尚未全變其夫與子求而獲之載與俱歸飲藥醫治月餘復為人今尚在州守王紀青親言之

脇產

康熙三十六年廣州府城外下九鋪蔡姓者本福建人身往洋船[illegible]安謝氏懷孕年餘不產至十四月左脇下大痛忽裂數寸許兒從裂處落首產至七日僅出其肩穩婆以手拔出之兒徧身白毛亦已死矣產婦創痊不合延至半年始斃

東洋海中

海怪多作黑浪浪中鬼物披髮叠舟舟人持兵器驅逐之或出沒乘船置旗豹尾天景日慘校以香飯或紙錢始沒海鰍如山駕奔濤擾舟兩目如日牙如小峯或舟行入底氣中樓閣城市宛然聆歸白日忽雨多至壞船舟人叩請天后降神見星星流火集帆上呼吸之間百靈咸集澄波一色水平如鏡共相慶幸得免沉溺矣

七聖院

桐鄉幸五進士來聲始冀言其蘇州同年汪君之弟病癰瘵困頓床第年久不愈移至園中養病時值中秋月明人靜正在呻吟忽聞窓外婦人笑語聲自遠而近須臾見數女子連袂脫靴披帷石入汪君强起叩其何人答云妾等七人皆張王士誠之姬也昔年

蒸熏之變也日勞心事亦之甚之所由來漸矣

趙如如

蜀人趙如三長骨偉軀明時為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中舉庚辰成進士官衢州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貶其鬼也為驗欲絕脈猶在吾與子為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即盖趙生平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雖決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後何為天雄別駕於之北行居常服一黃道袍雖寒暑不少易不飲不食惟酒無量所有事欲遣人之替趙持其札展往蒸至新所資則文印信猶是平日之俸

陽時撫軍大讌賓客供一玉盤於高座撫軍驚嘆趙笑曰子為徽輔大臣何貪此不可往取之遣視果然及覓趙已不見矣自是遂不復遊人間歲中子忽有自晉陀至者趙寄書答可云近在南海修道知子有厄行宜亟歸不必往何不聽竟至荊州而卒

肉身土地

灤州山中有土地廟夜有人卧香案下夜半見虎入廟土地神首問明日應禱何人神言明日有人從東方來身白衣抱角羊之類其家無如之何語有親戚來候者告曰吾閱數日內天師且至是汝四十之物也其人明日時至果令他往虎果突至蓄其羊去久之土地神乃取其所為一法官就田汝受地方香火不住法官出去乃取庭食人此位還該是我坐

朱書而焚之即見庭戶間時有一小物甲胄執戈戟出入往來無暇及既見之耳焚符既畢四人分左右數席而坐各閉目不一刻一物許忽有白氣一道從頂門而出直上沖霄甲始大破曰光景不可得出蓋急走走而抵網則網堅如鐵石雖望之空疎映徹卒不可得出蓋寫悉伏匿戶下以瞰旋見白氣湖湧天門豁開一金甲神人乘雲而下諸壇前取法旨即登修羅長臂揭網探得投之壇下而去天師乃臨訊曰爾何怪也甲具述始末如是願歸仍磨腐骨法官請以五雷法誅之天師曰彼雖作孽然未至殺人姑貸其命乃取一甕裝其中塗之以堇泥米符鎮其上令其家持至十里外坎而瘞之甲在甕中甚困苦然亦不覺飢渴但其地當孔道晝夜闐行人往來及車馬鈴鐸之聲一日忽賊而走者曰流賊至矣已而聞鏡聲焚燬之聲喧號徧野後數日又有賊而走者曰官兵至矣其焚毀殺掠號帝之聲亦如之如是往復數四千里蕭條幾無人聲人歲餘忽聞數人過其旁相語曰今天下已為 清朝吾人稍可甦息矣已而有就其旁呼賣飲食者已而有造屋開店者因取土打牆坎而得甕皆疑其為藏金也掙鋤擊之毒煙破甲得逸出方徬徨無所之而前二卒適至呼曰某甲陰府符下令汝往生黃陂縣趙王為男陽壽二十九年不得再延也

寃資

高陽長發堂偶述載一友夢故人某來訪且索酒食銀錢許之友復諄囑燒紙須錫金滿銀方為凡紙若紙多金銀稍少即係低色阡張楮帛須完全焚化火星飛化一時片刻突聞付火即如人聞將低錢敷碎不可用矣

滇趙三則

趙州有洱海土人詣大理府必由之然風波甚惡稍知自愛者皆從陸路其海中有皇夫雲起則不敢行相傳鎮一巨龍在海中央其脽龍居蒼山每欲相會則蒼山雲起排如階級漯二十里至海中而止是日狂風拔木屋舍皆飄聲然凝視天上雲未嘗稍博移亦無大小濃淡之差真怪事也

趙州牧有二署一設州內一設迤渡州轄四里迤渡轄五里其五里錢糧詞訟悉於迤渡經理所以收署至午餘輒不可坐堂坐則亂石從空而下或碎人首視之皆水底石也州牧卓然有聲者不敢擊擊亦不傷然必河水災益致一方盡淹相傳以為古龍王廟址云

趙州出西門行十八里有沈一泓上塑龍神乃女像也土人稱之為四老太每旱極則州牧預祭牒於城隍至期陳牲設醴將祭祠以一瓢浮於水面俄頃得一魚狀如蜥蜴五蘇魚尾四足五爪州牧率吏民鼓吹迎歸供城隍几案前俄而旋風怒雷挾雨而至田野沾遍即倏忽不知龍母仍以瓢浮魚水面送還巡而沒

土司變虎

又土司楊姓者能變三數土人如之至變虎之期逐家比戶俱閉門不出預開城門放則虎深山勝雄而去一宿即還若變驢則土人罪婦豆菜其於通衢塗灰一飽變貓不過寢內食

之須臾則為人云係祖傳世世如此其變歌亦有定期故作像人

滇中奇蠱

滇中多蠱婦人尤甚每與人交好或此人有遠行必盛之至期不歸則死矣一客至滇交一婦人臨別云我已毒君矣如期不歸必腹脹脹則速還如踰月則不可救其人至期果腹脹還遲不歸腹裂而死視其腹中有餵猪木槽一面真怪事也

龍挾巨艦

康熙癸卯夏如皐大雨霓殺禾稼有龍現雲際挾巨艦飛空而過不知墮何處前者辛丑夏五月丹陽至儀真雨霜見新城王阮亭先生集

掘地得犬

順治九年六月餘姚下壩地方民家掘得一犬按晉書元康中吳郡民家閒地中犬子吠聲掘之得牝牡二犬占者曰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

桑蝎黑雨

順治三年嘉興桑生蝎牛食葉及豆苗皆盡六年春黑雨少貯如墨水

大名鉅鐘

康熙初年重修大名府文昌閣掘土見鐘紐大如三間房紐上放鐘九枚鐘中貯水黑白紅色各三鐘共鐘不知何許大疑為鎮厭之物遂掩之各鄉村男婦聞鐘中水療疾爭趨飲之數日都盡

異相

北京有夫婦某姓者避仇來南携一幼女寄於亳州以資膚為業積十餘年蓄貲二百金女年及笄妄色韶艾鄰里咸欲聘之其夫與婦計四吾本北人親戚墳墓在焉今嫁女於亳異地日久仇盡不如挈之還北舉止端正之婦以為然乃代裝在二

奇女殺賊

驢婦女各騎其一夫徒步同行邊二十里許見兩騎快奔乃讓路婦覺之好
貌美强抱上馬疾馳不顧夫追价數里夜號乞女騎救許夫婦
回吾有五十金願貢贖女又約許三倍緊其二百余騎取其金仍
挾女去夫復追及騎投刀殺之婦見夫死亦奔及號呼救之
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偽作言口渴索水騎以銅瓶與女子此許
七下馬取水不得汲號女指井中謂騎曰瓶墜井中無汲器卽逐一人守女
一人往取汲號去及至女自井中取汲器者至以
汲繩縛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垂繩引救女之賊井上者
方竭卽下視井中乃刳女乘勢推之遂併墜女乃跨賊馬奔
馬覺不止乘其不比女仗劍擊賊斷其首棄之井中賊井果有二賊其一折頸死矣遂引
其一出前上女拔賊刀斷其首棄金盛在衆共報之州守女訴父
即告郡公大為嘆賞立呼方姓之子當堂完姻天成被劍深重三

毋死處并已報仇狀宇驗其金并息驗父母屍果然大奇之曰汝
父母盡殘廢身歸孔難與汝五者五日無子女汝為吾女吾嫁汝
可乎女稽首謝乃迎之入若擇所托生者擇所托生者五日無子女汝為吾女吾嫁汝
倍其裝而予之一時傳為奇節咸德云是康熙年間事也

女子奇節

嘉興張天成秀水吏家三子雖職積豪起家把持官府魚肉鄉里
人人側目康熙三十年有賊化被獲天成時為刑書捕役的其大
逢疑有埋藏告張其發之化復當死五十餘隻大
婦到官天成見盜婦色美力保其免刑物禁在獄因與盜
婦通姦日久思欲化娶之意化已為收斂畫山投
入說合竟取為妻益婦時有女年十二三歲天成亦喪妻無子娶
於方妣之男為子即以其次許為妻迨女年長有色天成又欲奪

地鳴得碑

土塚

德清風涇高橋之側有古塚向來塚上高墨上多荊棘不知是何
氏之墳順治初年村童刈草土陷石出以他處之見塚中深洞其

常約署一二丈里人進入視之得頂髮數縷金玉簪二枝古鏡一面五銖錢數十枚其空穴至今猶在塚中磚壁朴細潤可為硯

碎穀婦

新市鎮沈俊生宇五容德清縣庠生也其妻李氏十六歲在室時患恶寒症病愈純粒即終年不食不見其飢十九歲歸於沈終日惟飲熱水一二盃或鮮菓數枚至今五十餘歲面如少艾連生二子亦無他異料事每多奇中究不知其為何故也胡照元詳述

魍魎

新市胡士弘教垣嫌慨好施善有胆量崇禎己卯秋夜獨步月於朱家橋見一巨魍身長數丈坐人家屋脊上濯其足於河吮之忽然不見其子趨是年中式明春聯捷或曰此魍魎之類也遇之則大吉又錢唐徐蘭生先生言少時讀書靈隱山中黎明見長人俯高松咍視長可五六丈面目如人瞪目相對頃刻乃滅又言其外王父夜中見巨人端坐屋霤足垂至地王考向之拜須臾不見此蓋山川之氣聚而成形罔兩與魍象夔龍本無體質以其倏見倏滅故云怪也

拐賣人口

京師東城地方東便門外為往關東必由之路一路開枋店者俱串通旗人販賣人口窖于基多所騙之人俱藏窖內最難查禁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廣渠門外老虎洞拿獲販賣人口劉三夏應奎張二等劉三係正藍旗下家人張二係民有該夏應奎係正黃旗下家人張二騙至趙鋪子務小九兒在燈市口賣杏子應奎恰杏令跟去取錢騙至趙鋪給小九兒麪吃臉上打一掌隨即帶迷迷無知跟至老虎洞住一夜即轉送劉三窖子內發開每日送飯與吃又有別六男婦酒店吃了一鍾酒隨即昏迷跟張二行走路遇劉六宮問主子劉六往何處去張二即將徐四臉上撲一下亦跟着同走後因小九兒伺看守人醉不鎖門逃出首獲據夏應奎等供稱劉三給我等一塊藥或下在酒飯內或着人口臭內被拐之人吃了就跟着走同謀不止數人窖子不止數處販賣銀子均分巡城御史題參奉 旨嚴拿究擬劉三極刑

乩仙

康熙三十三年大旱湖州府城虹星橋下里民潘河數尺許見一巨木長十餘丈大二三抱直埋河底木上開蓋七孔大如碗口夜望之隱隱有光次日里民扛起此木木下水勢一時大湧衆共驚懼仍埋其處水勢方定相傳郭璞鎮厭水怪之物歸安縣有碑文在焉

劉公主墓

康熙三十五年秦皇門外十里餘人治地得古墓碑一女面貌如生墓中殉葬物甚多有誌銘乃劉智遠公主墓也地方報官亟掩之

異僧火化

蕭山縣仙桃山一僧俗姓王終日危坐山歲閒十餘日不食不飢一食斗粟不飽能知未來事人登山候之必預知姓名忽一日告衆曰某於某日西歸矣屆期遠近知者畢至叙談移時曰時至矣乃面朕坐以香二炷點火寨鼻少頃鼻中火發延及頭面身體一時焚化堅固于無數飛出金光的鑠照耀滿目衆造塔瘞其骨并藏堅固于其中

飛蜈蚣

康熙甲辰六月錢塘烏山一村農因天雨披簑笠耘苗忽雷電激繞其身農懼石奔雷電隨之踉蹌棄其簑笠雷即擊其簑及霹來視簑焚殆盡中一赤蜈蚣長尺餘有兩翅如蝙蝠蓋此物能飛食龍腦故雷擊之也

誤拘復活

康熙辛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平湖監生顧子容侍御楊參齋之婿也於早間病故是晚有顧子寅者乃沈狀元之僕收取房租正在顧家數錢忽然仆地畢歸命絕而子容適至子寅曰我為鬼役拘至城隍廟見廟前有數百小兒內中有識認子容曰我為鬼役拘至城隍廟見廟前有數百小兒內中有識認者非汝乃頓子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門橋下開出銅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喤喤有聲訴橋

秋冬郡邑鄉村痘疹盛行故所見記之多也

金船

雞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一大石似碑長可二大圍可七尺就山石鑿成上下四旁皆山石也上有楷書四行每行八字筆畫模糊不能盡讀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寶沉此水底此碑乃仙人遺筆也如有能盡讀碑字則七船浮露以贈曾有異人讀至三十字七船帆檣盡露因二字不能讀復沉水底

雞鍾

康熙三十八年五六兩月廣東瓊州府有元寶從空中飛過往交趾安南一路而去有聲鏗鏗然前有黃旗二面中元寶不計其數

未有黃色如紙條尾之自午初至巳刻方止如此者兩月凡官吏兵民無不仰視有張德者為余親戚舊僕在府署中親見歸述之

齊王窖物

山左總兵何謙傳時鎮齊王府夜放光燄兵役掘之得古錢數斛古劍一口又一物白色如磁圓如毬中有微痕若兩碗對合者儘力分開中有物若金花胭脂纍四圍口邊俱扯斷長可四五尺潤澤如脂膏放之自能收合無痕偏示人無有識者

開河古物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鄉守修築賦偉因郡中城河久湮不通舟楫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門橋下開出銅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喤喤有聲訴橋下是年

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石止余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然蠡湖相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鋼叉二股比常人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城隍廟河開出古錢一鏟上有銅索一根又開出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但順治年間初鑄錢皆有戶工二字後始鑄滿文並無光背之錢此尤不可解實帶河下排出人頭無數

文星閣陷

崑山文星閣下有深穴閣建穴上康熙癸未二月間閣上盤旋自動至五月動不止官閣僧欲以大鐵釘釘之蓋以龍頻畏俄也五月廿五日夜半其閣忽陷聲徹遠近而墻垣如故黎明衆往視之文星螯魚俱陷入穴中毫無形迹四旁之地履其上空空然有聲無敢探其穴者

猪蛻

康熙癸未十月間松江金山衛千蒼民家養一猪甚肥而身沾塗泥皮毛不潔忽一夕其家聞猪圈內有聲曉起視之則見一猪柔毛嫩皮鮮淨可愛顧見墻上粘一猪皮從背坼裂蛻出如蟬殼焉隣里共觀好事者釀錢買畜僧寺為放生猪揚輔宜言

張鬼救友

順治年間旌德有李姓村人小名茶葉羅子被虎傷有年矣李存目與同村姓劉名政者最契厚劉偶上山砍柴忽聞人聲云劉哥可速回家劉叫顧無人砍柴不數空中又言有虎哥哥在此汝可速去劉言純傷虎咬七世兒葉空中又言暫眠大蟲撞着是數劉

嬾園雜志

友代為神

蔚州魏司廷衆樞父諱卿號文臺中年尚未立嗣不事生產夜半夢一人排門而入手持符云上帝知公廉勤命監獄祠數人趣上馬隨至嶽祠理工役簿書事見梁上卷帙堆積公索觀諸吏笑曰此人間壽祿秘籍若久住始得觀耳魏曰若我壽祿能與開乎吏曰六十後百年前相去僅二十餘于二孫三封贈有加猶豫語人曰生無達理死得為神夫復何求但後嗣未立如先人何友人苑蓂曰使冥數可移吾願代之魏曰勿妄言甚我責也須臾異風搖地頭巾入雲端數日就死魏自此不復夢矣後一如夢中言

投崖不死

吳秀才紹宗建昌新城縣梅溪里人父道陰病久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莫能愈紹宗惶恐無所出將謁大華山自投拾身崖下代父死乃瘳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剌肘血書疏獨行三百里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容明晨升殿焚疏同荼遜遜素模峯路經崖所越次前行欲從投崖下一時傔駭聚觀道士使負櫜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奔崖所呼曰誰云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及視之果然方紹宗之自投崖也空中聞曰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遥望見石門上一大字字俄而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記歸書紙食汝父因叩頭謝不覺在殿上時萬曆戊午正月十八日也紹宗疾未歸父兄絕不能言如命治之室中皆聞香氣甫入口即言曰是何藥耶其疾若失後父年九十八在本朝無疾而終

割心救母

梅溪東四十里為南豐縣貢生趙希乾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割胸心不可得則叩勝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與臍縱橫胸間出而較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

李後主後身

會稽金煜字子藏一日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玉起挾粵東一扶乩客來見煜驚曰此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君洞而善之願為之兒其遺逢不能遽過後主得乎戊戌試之乃呼

玉起命縛乩以筆書一詞去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来亦名煜故妄言耳及閱陸游南唐書曰煜一日重瞳子乃大驚後煜年十九中順治戊戌進士授御城知縣康熙庚戌擢官甲戌死攻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殁得失果皆同

好生成神

江西太學生羅合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真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恍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而出儀從甚盛羅視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半度端整心知為正神不辨為誰傍有執卷而隨者乃羅已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請揖問無恙外即呼車中人洪微哂曰此非吾鄉柴公虎臣耳羅故聞柴名趨向長跪以功名請末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流施侍講閻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與此皆與柴合遂重利所著放生戒殺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雨微末起時論高之

星隕二石

王同在廣東潮州忽一星隕為二石大者八十餘斤小者二十餘斤小者隨於西湖大者墜於魚池中旋躍出復墜於池中旋躍出池上二尺許石色黑中有金星今貯潮州府庫康熙二十一年事

疑詩沉水

杭州蔡可崇隨父仲敕司理衡州過鄱陽湖可崇題小姑廟詩有神語其旁岸上無旅客詰朝官召巡役詢之曰昨夜見有冠帔者立船頭我輩謂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情而准亦置弗問開船風陡發閻家俱沉

神像自毀

宣城景德寺唐之開元寺也寺有地藏殿旁列十殿開店新家成而舊象僅存其一則真諸座隅一夕自毀於火板壁上似有焦痕前數日每晚守救火側近居人無不聞之及出救户牖無所有

孕婦產鼠

去宣城百里曰黃池鎮居民周咸熙次子婦有娠產鼠八九無毛色白以火照之則水晶盒迷

僕代主死

傳從龍閻良家子幼隨仁和縣令張玉甲張延趙驥淵於幕傳方十齡為傳讀學詩能書張去任攜乞得之依倚資約無嫌怎康熙己酉趙登賢書北上路至德州趙病垂危傳泥首嶽神禱救請代時廟方演劇聚千萬人皆為注下既而趙病漸已傳不三日而殁趙痛甚撫其柩附舟歸題曰義旅傳從龍葬不敢以僕從視也傳有詩云岸低因水漲山小帶雲平頗有致惜遺集不傳

仙乩示異

錢塘吳復一少年成進士早殁三後三載降乩於西湖定光菴自述呂祖導入斗宮作桂魄仙掌人間祿籍為述友鄭立楓修屬鄭丁酉舉人殁於淮水者也所書字畫無異平昔有清臞方者輒奇駡父若弟往訊之但云負玄天倫不勝悲愴更示格言六則一曰孝敬親二曰修飭功三曰謹言行四曰不出黨災之談五曰為人

正直無罔六曰潛心用功一念不外六者備而天祿至矣

女化為男

當塗楊蟾宇希周持己正直不肯隨舍兵亂冀回吾社宗立壩在焉妥忍棄去因匿婁與子於林中以身守龍兵見墓土有衣冠者奔就之楊遂赴水子前十餘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救水時順流而戍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子兩屍攜手浮出如曹娥江故事婁陸氏悲悼欲絕內妾有遺腹遂破腹言曰吾夫應有後乎吾死誰為撫翊夕飲泣誦佛賜一子醒而識之未幾妾乃生女陸罔無復望矣丁亥春聚族人分其產族長不忍議至小祥作佛事大會親族丁亥三月十六日也散齋之夕女呱呱哭不已妾張氏抱女就枕張步廣不寐陸疾呼張若無聞怪而視之則

此女已非女矣驚呼家人見其面目身體如故惟私處已具人道真夢血痕尚在大眾成訝異謂前夢不虛至佛前瞻拜更名佛賜次日觀者滿門縣令張某取兒庭閒之果真嘉賞之計典身之日即去年父子死難之日或即十齡殉父之子再現身也宣城湯君攜月想其事

代贖女

仁和俞司馬灝督關揚州有故官姚某公子久客寮館不歸其老僕責公之女為人婢業從主遠宦者數年矣迨公子歸憤甚訴於俞：訊僕置之死公子又貧不能贖女俞捐俸代贖歸人皆高其義

平苗神助

死之三日心微温後始甦回憶矣為御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旬不得停家人叩之曰郁為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不欲城隍餞行我攝是差三日今早始發舟去而郁適於是日卒

僧合樹中

峨眉縣南七八十里許至天門石門首有老僧樹昔老僧坐禪樹下雨樹合僧在樹中至今存

死婦附身

遼陽胡士梅官兆岷副使日有幕客余尹者紹興人也老炳為皇商歲獲贏數十萬貲以急公事以緣帛苦惡下獄追本尹奉父命探於遼陽候不能歸寓吳子家吳婦劉與尹私吳死劉遂歸尹上兄部之後避吳永平尹以咸陽幕另納王氏家焉順治丁酉冬副使聞繼之余當歸覓石異之啟棺視果遷葬也爰將屍三榻納樓被中負之從陸歸每投宿則羣犬環向而吠如店主人窺破則露次將抵繁昌則屍重不可負矣

母雞變雄

繁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已久忽化為雄冠距鳴唳欲鬬因又逐與伯兄而已明日夫歸共詫視得簪無算簪竟石珠現其珠色紅光彩燦爛奪目意其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銀錢等物無不皆然其望損不增亦不減因復貫妝匣中然須妻試之始驗若夫則否妻亦須至夜始驗若日間則否故其妻製錦囊盛珠日則佩之夜則寘枕匣中不二年遂成巨富

大珠現異

順治間漳州平和縣范某偶他出其妻夜起見卧室地上紅光亂滾遂摸得所戴冠子蓋之取火視乃一大珠藏之妝匣上惟一簪而已明日夫歸共詫視得簪無算簪竟石珠現其珠色紅光彩燦爛大驚喜意其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銀錢等物無不皆然其望損奩因移寘大衣箱內然所聚僅如掬匣中不增亦不減因復貫妝匣中然須妻試之始驗若夫則否妻亦須至夜始驗若日間則否故其妻製錦囊盛珠日則佩之夜則寘枕匣中不二年遂成巨富不果然司命已奏天曹矣氏今往寧丁家灣馬家為女舉至

偶惑堪輿家言為其父遷葬及啓擴中無所有惟白蛇一條尚無眼見風忽化為水未幾其媳為姑浣衣入沸水中失聲颯珠二遂失光試之竟不驗而家道亦漸落矣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與山相吞蠻故出雲獨奇山故蒔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山寺時為僧采茶雖寒暴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褌織為蔑比其足住長嘯曳之行或拄之杖頭或食或不食時出至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不相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有墨石二無事則小石敲火燒之見人采茶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采熟可與爾共食山多虎一日送二牛去僧戲謂爾試尋之顛忽編草為索曰請繫之至薄暮望之不見還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頭跳躍自臺或語顛可放之顛持至寺門引虎頭中素鞍背腹至數百乃聽去人益怪異之至今在白雲中

蛇化為銀

雒德縣三都地方一田夫見白蛇張口而鳴怪之揮以鋤蛇化為銀攜歸每夜重四兩聞於縣令程其用碎筆標封遂不加重因寄庫庫康熙十八年事也人湯尚漢述

門神顯靈

仁和王太僕之第桃符甚靈夜有人欲入為逕忽震閃狂走抵家大喘曰王氏門神以戈擊我頭又捧其頭曰神鋸解我腦是夕竟斃自是無敢有夜犯其梟者

義犬報主

武林門外有二寡婦其撫一子子十二歲日賣劏豕於市里有潘三者故無賴利其頭上銀餌誘之入水閘命委以衣家其石沉于水寡婦來弗得越三日於縣令按驗無左証先是家有黃犬臥篋子出門已而犬跳狂吠不休聽寡姊方叫號失子無心視犬及是犬數數牽二寡婦衫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即如所牽以往犬入溝三乞門至水閘犬即跳入水哪一鞋出寡婦大哭曰賊果殺吾子四隣聞哭鳴鉦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取其屍猶生面也訊即伏童子死為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赦詔後夫婦論如法

車行無跡

涿州涿鹿驛前街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傳為軒轅黃帝述都時舊殿基

名筆往役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無湖蕭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手束牘中插入尺木名摄之比至逆至樓中令自鍵閉若圖成即當開釋尺木年已七十餘方臥病不得已為匿嵇泰仰衡嶽四大名山圖凡七日而就遂絕筆矣今登樓者嘆賞不置與斯樓俱傳矣事與沈啟南石田相類

琉球國三教

琉球國至聖廟存久米村廟為屋三重其外臨水為屏墻甃以短柵加橋屋門中做戟門之意牛樹塞以止行者堂外為露臺東西

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內割後楹為神座塑王者象垂旒搢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手一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蓋創始於康熙十二年立國以來所未有也國人就學多以僧為師故每寺必有童子數十人列坐受業讀書時少作字時多字皆草書無楷法而僧亦分兩宗居首里者曰臨濟宗居那覇者曰真言教首里三大寺曰天界曰圓覺曰天王圓覺寺領為靈濟法嗣徑山和尚所書三寺僧皆嗣靈濟法其於禪宗若如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詩奉白雲集為宗白雲集者元僧英所作俗姓屬字實存集有年壩趙孟頫胡汲序國人鏤板譯字以行然中國人購之不易讀之則多明初張羽詩而已年序人與陵陽集所載不同仙江院僧宗寶萬松院僧不鶩皆工詩與瘦梅相唱和波上俗呼海山寺其麓為小板閣三楹雜立不相屬中祀阿彌陀佛左藥師右觀音然無所為三象者惟香一握及銅片旛一掛而已旛墜奉寄御幣四字餘皆帶宇背墜元和二年壬戌六字讀圓寺亦名三光院所供神象手劍石立名曰不動天尊廟祀雷摩普化天尊相傳永樂中貢使自京師塑象以歸有椅公應國無遺士奉雷大者亦僧也久來村國人書作朱邨讀作枯朱所蓋方言耳彼中三教之祭如此

絕粒坐化

無錫木匠張某落髮僧家清淨棄妻子薙髮玄簽凡碌碌者與俗無異復棄之歸日歌禪化緣人與之錢則辭康熙辛未六月忽絕粒弗飲九日而逝又端坐七日而葬初絕粒時妻為武進某家乳

母聞之挈子歸相向而哭張笑曰癡人爾來世如此兒矣

崔鶯鶯銘石

唐鄭太常恒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洪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縣蓋古之洪澳北明成化間洪水橫溢土崩石出泰給事曾所撰志銘在焉鄉人得之鬻諸崔氏為中堂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卿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屏於元微之會真記再學於王實甫圓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為崔氏洗千五之恥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婁於臨清州守往學宮自識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洪邑道里遙遠何以葬石人在臨清即姑存以備攷

爐烟結花

康熙二十四年江南漁人漁於江網得古銅爐二銅槃一爐一宂一破有人利之持其完者質於荻江得銀二兩二錢以錢三百陌漁且記其功索盤以酬并攫其破者後漁知其給己非於延襲司紹與張廣廣追質銀半歸漁并追破爐自留之已而槃為令逐來李臨聞之立取質爐入獻以香香烟一縷直上至頂結成蘭花一朵真古物也久平湖吳氏壞墻下掘得銅香爐炳槃一副爐無他異阿槃則燃燭時燭上有兩龍蜿蜒游戲且聞奏樂之聲順治初年為當事有力者取去

藤竹化螗蜋

盧大令化讀書山中時庭有絲瓜架見螗蜋蟄其藤俄而雛齧處寸許入器之隔日窺虔中間游腫如腹已而頭足宛然遂化螗蜋

而去後又在旅店見隣家以舊竹簟為墻簟破處一箇蠢起亦化為螗螂此即腐草化螢物理固爾或云其蟄時即下子時也

猿老轉雌

廣西某總鎮著畜二雄黑猿數年其一忽轉黑為黃勢與叢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而孕

雷擊客舟

康熙丁未四月六谷縣雷擊陝西兄弟二人於客舟先尸舟子及諸客皆有夢衆疑不祥不敢解纜命舟人起視天霽無雲乃始行晚泊六合界方睡更盡狂風大起雷電交作一火龍直入艙中擊死陝西客兄弟二人餘亦有被傷者次早移舟六合舁出二人於河涯衆方設壇修醮其擊死二人內兄忽少甦自言弟兄領富人資本行商久不歸富人怨訟我父於官監禁追比本銀父屢寄書令歸又不歸致父死於獄及聞訃諸客為我二人收斂二柩俏酒各挾一柩陪宿至貶油時以數簍貯水面上著油少許至中途傾倒勒車夫賠償車夫鬻妻女償之再販木耳雜和泥沙種種惡孽致遭天譴言畢潰爛一日須臾死其船頭二客安然亡恙一持齋一持長齋皆行善者此見一句衣道人指揮金甲神捕旗而去

活埋大盜

永寧于總制虎臣前任兩廣中丞時有大盜竄匿嶺南中丞懸賞購之久不獲盜入為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間蓋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陰之盜臺激邀洞庭數頃浮誰知曲折萬峯頭緊開若歐當時只

罪公下堂酌酒逼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用一博決別特欲免汝曹於刑戮舁棺至暗活埋之後總制兩江強暴皆歛跡一時稱神

巨蟒自斃

金華金參軍光善兵法明末遊海外縱觀形勝一日乘馬登高山有兩僧亦乘馬躡其後兩騎且相並望見山形盡向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燈其目也金將逐纏兩僧曰無恐馬上鳴鳴作花語蟒左右自擊其頭而死金歸語人曰吾向惡兩僧總自今毋輕相天下士

床有柴

卜者胡生父官翰林夢道士入室而生父卒生貧千金娶婦婦攜

鏤金牀值百金每寢輒有氈帽老人長尺許搦生足生驚語母母恐為祟亟鬻於市

能詩馬

江西李馬通其名字往來江漢三十年隨身一騍外無長物每馬牛向鳴嘗并捕鼠生焚之餘納諸欹襆中盛暑色味不變題紙筆印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人以意揣之始成詩飄飄有仙氣問之輒不答鄱丞某強避之署中暗以輕葛文馬馬辭出被葛着為插花滿頭行吟市上有觀瀑詩二首最佳詩曰瀑泉今古說廬山頃向雲居絕頂來潭通五龍時怒吼勢推三峽更喧豗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鸛峰懸白練遙看峽裏掛

空山不盡流金碧影搖水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在接雪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或云丐向為諸生有名屢試夫意有托而為丐亦可悲已

猪身有字

遼東董某康熙初年任繁峙令嘗言家居時隣人宰一猪褪毛時見脇下白毛成春將白起四字又萬曆丙子京口鄒汝翼來抗見屠家宰猪毛盡腹有春榜十世身五字其色紅鴈呼一載降一載忘千百年後猶受慘報為將相者可鑒矣

代斬兩頭

鼓塘馬天閣少好武有膂力一夕行西湖畔遇一人持屠刀從戶窗入且進且却如是者三馬以為賊扈聲呼之是人揺手揉刀長四角四足二尾產下即死抑之街市人皆見之

琉江謝曰吾非賊令吾婦有孫客在刃之則股戰不能下不刃則髮怒皆裂不能已已馬憾然曰果爾為汝除此左手持其刀以右手閉戶入兩人方酣卧竟斬其頭付是人有石去問姓名不答

妓婢得屍

湘潭陳大令鵬年初仕西安決獄如神一日謂中革職守備李某歸籍坐江山舟舶至西安更江船婦姑悍甚每陳云是舟上人所匿又誣舟子語且不遜陳詰之李但云絶無他故陳疑其舉止乘方訊居民舟子亦莫識其故蓋築楚時在江山船負創後過江船也李家營舟敗欲大索居民捆阻江船水陸民皆憤恨是夜陳聞鬼哭聲從來來假寐似有人訴冤苦狀醒起鬼哭聲如故次日陳命從治東潭中撈得屍而舉頭盈體腐空無

名矣遂得不易

奇女巧脫

豐城楊氏女歸李某為婦有譚兵圍南昌進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王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體生一子未幾王家漸落從軍去婦說詒妻曰妾故夫本富室常揣越時當以金珠瘞密室今夫死妾攜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富矣但妾子自藏非妾行不可必易服去狂冀且數月此亦婢者煩代撫之妻大喜乃擇日釋笄雜襍襤褸負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草江去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斫殺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提家門大叫夫從牖隙窺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老咸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故歌焉中堂踞坐索故夫舉甚厲里老促夫出夫匿樓前竭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嘆曰真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即襄平蔣國禎宰是邑死節子阮兼修表廟其弟國祚來遊見石異之作七言古風紀事

葛僊預兆

仁和趙汝楫於康熙壬午正月上元夕夢登山頂山徑崎嶇遇一老翁道貌藹然揖而言曰汝非趙子乎趙對曰然翁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己有一生不慊於友二字天榜中已列汝長子名矣食報當不止此汝其勉之趙隨叩姓氏答曰余葛僊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遂下山行數武而寤是秋鄉試子殿最果中榜次年癸未成進士追憶夢中預兆率殿最登葛嶺瞻拜僊翁宛如夢中所見其崎嶇山徑亦與夢中所歷無異

寄杖妖術

明末某縣令杖一囚囚竟斃杖情著其夫人之體痛楚弗勝令大恚乃以縣印印其臀開術遂不行囚斃杖下

錢塘凌進士紹煇為諸生日病劇恍見冥府　後請延為師凌應聲曰吾才不及同學傅陸盍往請之蓋凌平日服其才非推諉也已而凌病篤傅忽暴疾卒後凌方成進士即患疽歿豈仍赴冥中師席耶相傳凌與其兄紹雯鴻臚劉國駿同食鹽凌與劉俱病疽死翰林不食無恙

全婚延算

杭州陳某少與同里三人軼血定盟為異姓兄弟休戚死生毋相忘三人中陳最長生一子家頗饒仲惟一女與季有婚姻約亡何季死家日落仲有渝盟意一日陳入城途遇舊知之已歿者居然人也問曰子猶生乎答曰否某在冥為小隸主勾攝作奉牒勾者不買之免其後業未嘗出諮口也次早牛自門叩孫之門求救其屠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崇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心動感牛

杭城新橋賣牛肉家有人牽老牛過賣孫某經其門心忽動云何不買之免其後業未嘗出諮口也次早牛自門叩孫之門求救其屠

牛者方訝失牛詰至孫所孫脫衷告於衆斂錢贖之

童子水上行

寶應王溥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屢對曰會男子即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煩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肯娶姊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射湖中央月幾望湖面如雪溥獨飲自樂甚起望月光口成所賦詩奴覘見溥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泓哭之慟一日檢遺書有歸溥賦一篇中有曰喜落流之茫洋悲廣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著陽侯和擊鼓掌洛女以歌路浸浸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早為之讖云

抱神赴水

淮安張進士豹曾祖某官祥符丞署縣事時汴口決隄築屢潰張
怒以繩縶河神頸自馮於頸抱石跳於河神不流泗者救以起於
是一旬而隄成已復淵淵張脫服塞之民爭負土以築遂堅不
可壞

盜刺神腹

金陵有馬泃子者善盜每乘閒入寺廟剜取神佛腹藏幾遍蓋腹
藏製金俗所云靈聖也辛丑夏馬潛入南城五顯廟將竊其藏為
里人所執鳴於緝捕府縶按察獄其黨斂賄營救將出壬寅六月
朔日雷從獄中震倒一墻壓死囚犯七人獨捉馬斃之斧下以一
椽木貫其心洞出於背馬平日洞神佛心死亦自洞其心以云報
也

自知祿壽

錢塘項少司馬景襄辛酉年五十四官京邸與幼子淞步庭中自
言平日為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遂題一詩於几上云三十年前
得意時而今不道貧如洗一生衾影元無愧曾學先賢澡四知是
年十月初八日武闈監試沐浴更衣將登輿入闈微覺頭暈復入
室端坐曰吾將逝矣時延醫診之脈已絕追憶登第之年恰三十
年矣先是族叔厚同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汝功名必拜
相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但壽止五十四耳後居官亦相忘
後時果符其言

兎奴婦難

順治辛卯秋山東道上有少婦偕夫策蹇至深倖處為數行腳僧
所掠殺其夫縛婦樹間使小沙彌守之將俟晚挈之他去適我辛
數人過其地有兎驟起辛譽弓中之兎帶箭走直至縛婦之所箭
落而沒辛解婦縛時數僧方往鎮上募化辛驟至縛之至邑遂皆
伏法

冥府延師

仁和臨平鎮某生資而無館除夕忽小港閒步忽見一舟來繫樹
下有一役持柬疾走訪某名某云何事役云我主人欲延某為師
某云即我也接其大字柬姓吳名奎文燕出聘金二十兩請其家
某約於明春赴館役云主人迫欲請不能待隨登舟至其家悅惚
間門第巍煥堂皇宏敞但不設座俄而主人冕服出迎至書館即

入內命其徒出拜問緒祭上書寄非人世所有門徒所從學乃詩
古文也一日其徒他出赴宴獨其師云堂側廊房有門封固不宜
窺伺某心疑惟至更餘步至其所啟門一縫窺見主人端坐中堂
兩廊皆吝役門外有悲戚聲俱縲紲待審者已而次第拷訊某驚
怖欲絕次日其徒至館云昨獨師勿往觀不意夜間潛窺今緣盡
不能復留矣某問故辛不言即贈半歲修金五十兩送之歸師弟
亦流涕不忍別至河干來舟仍在其送者亦即前役也比登岸舟
與役俱不見

白氣銷兵

康熙庚申十一月朔白氣長二大餘現於西南月餘不銷兵部侍
郎成其範奏曰此主吳逆速滅之兆無何滇黔削平

桃延壽

山東柴燦官樂平縣典史舊任連雲棧青橋驛驛丞離驛二百餘里有風雲山自古不服王化每年一出城中但市小中所無者柴與相識有年間山中何所有山中人云山中有桃數株結實可延年須六十年一熟聞君將遷官當將卵供出未熟耳次年果攜二桃至大如斗柴獨食一桃以一桃分食家人柴既高年健飯家人亦無夭折者

袁樸鳴冤

袁樸字浴林恂父履升官景德鎮巡檢時有劇盜許大王大十一人殺布商鄭某等於鄱陽湖挾其貨竄景德販易因執親王龍鳳牌關隘莫敢問歌於一月前即每夜聞鬼哭察偵得其緊耒之發見夢於諸門人云司某府某府事為冥判手不離一簿如廟中所塑像

兩解元演劇

錢塘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看門候榜發周獨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苑蠭尋春曲門外吁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僞造余已為之兆也

三足虎

興化農人何三仔有山田數畝為里豪侵越塔界阻遏灌道甚且以他事嫁禍何憤甚訴於土神祠曰願化為虎噬此輩內一日薄暮出母躡其後見入廟拜祝聲琅琅然才起身即變虎形獨餘一手尚未盡變顧見母在後慚躍而去自是境內有三足虎跳梁博噬平時所怨吞啖都盡而前一足猶人掌也順治年間事

雷起墓下

慶卻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錢其啟墓丈餘覆一方石石有小孔如錢大以物投其中則根根冇聲莫測其底既而大雷忽起墓下錢驚怖置鍊止移其石立墓上石側三篆字不可識蔣國祚著紀以詩

預示讖題

康熙己酉卿試山陰表顯襄先期以讖題叩乩僊批云不可語再叩曰豈終無一言耶批云題目即在不可語之上又乞明示批一署字及入闈乃知之者一章題有四者字且在中人以上之上一章用不可語之句也袁大悟遂中式

紙狐針爪

康熙年間嘉湖二郡有狐精至卿市皆微夜鳴鉦不絕稍懈即被傷如爪痕踰月乃息後知為道人妖術剪紙為狐以針為爪畫則收之夜復咒而遣之假是以行竊耳如是兩月餘後安

武夷子

泰寧許昭自號武夷子嘗為閩藩耿精忠卒甲寅耿叛拘范總督永謨於府堂之降范罵賊不屈守卒計百人許獨善事范范罵不絕口繼以詩衆卒笑散具筆硯許以煤炭奉范畫宇牆壁為自序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螺寺巨辦行者好膾武夷子云云不數日范自縊死耿燔其骨將沉諸海許陽諾之潛藏骨灰亂定奉 旨求骨不得許始出骨灰 上聞人成稱曰義士武夷子

雞報讐

順治丁酉秋有行腳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啄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尚追趕十數步衆以為怪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吾因殺主人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過雞見窘如此乃知雞為主人報讐也

啟硬淫僧

康熙年間吳有書生假寓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總鑰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凡上有小石磬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啟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走適僧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鑰悟然問生適何所見生曰無有僧怒掣刀向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生泣曰容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憯然無覺也僧許之生乘杯佯告曰庖中鹽菜乞一簋僧信戶持刀入廚生急脫布衫裹其壺口酒不泄重十斤許潛身門首俟僧出戶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頭死問少婦乃誘殺其夫而奪得者遂分僧橐而遁之見西陵吳恐蒼警心錄

啟變攝衣

天啟丙寅五月六日京師王恭廠忽震裂響若雷轟平地陷二坑約長三十步濶十五步深二丈許是日京中婦女凡有與出行者皆於輿中自去其衣衣若有物攝之從空飛去昌平州某處堆積

兩衲雙生

順天浦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為善嘗布金僧寺石土關新寺及大覺菴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為兒以報一日潘坐中庭忧見兩衲排闥入亟起出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閨中坐草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兩衲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即兩衲化二子一名其宇宗海一名士彥宇蒸海並為諸生士彥中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為偈以贈云兩衲是潘生潘生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還金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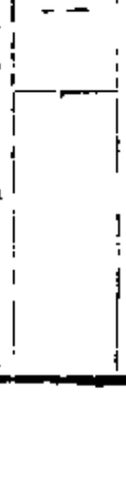
吾家世有隱德先君子墨舫公素敦信義有雲間王某過訪不值遺金一囊而去先君子見之亟寄書招王回留此以待久矣出還之封識宛然王願以其半為酬堅弗受一時士大夫高其風多為詩古文辭以表之

相國異夢

孟都馮相國溥二十一歲崇禎己卯御寇報至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母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噀之亦不甦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雲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夫松十八盤三天門歷歷如常時所見至則結一蕃殿整錦繡於門衆樂舞作酒肴成備碧霞元君親臨衆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涌出後驚寤時猶帶酒氣

四花預報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泰閣章以薦舉候　御試寓京邸其所居寄園雜志卷下　一



讀斜嬛園雜志卷下

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色甚艷兩枝面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施寓俄而邸報至施以少泰改侍講其同薦者高檢討則南隣孫前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是科廢試在四月一歲四新林果待四花之非

少司馬夢兆

海寧楊少司馬雍建甲午北京鄉試闈中夢見一人提燈籠大書吳部二字照之不去是科中式次年聯捷尋以行取授吳科給事當回籍無功名上此耶或曰吳科非吳部君請勿疑既仕至貴州巡撫每以前夢為效夫人曰安知不更遷吳部耶後果遷吳部侍郎其孫守文為余言

檢討當兆

八日也

張不量

花塢僧潛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馬者為神人教其行氣維雪者閒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及天霖他田俱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從其自入圈絕不較故以張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蔣杭人長崇仁次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並公量已罹者皆令自收米歲歉亦然人因目為蔣自量咸淳三年詔封三將為廣福侯至今廟祀鹽橋之上

守節自焚

湖州胡氏女歸杭州潘某潘故長蘇既婚後婦亦願長於禾幾箇以疾卒婦謂從死不如立節遂屏棄衣飾蓋戒烟火食日資一餐

裹腐蒸飯釜炙之不知饑家居敬事大士像持梵唄外為女紅餘
錢輒施僧一日謁靈峰寺僧命法名曰寂念頗置一龕寄此處康
熙辛未六月既望移龕至旋請師來棄火遂用香煎湯於其請辭
婦扶入龕手拈香三炷俄頃火延龕頂出五色祥香氣四達男女
送者數百人咸異之時年四十有一

火炭作畫

武恬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作絕精巧不可多得

木皮褌

勝越州外行四日為野人國國人以棧為衣以老樹皮厚而柔者
為褌名木皮褌

保堰喪身

觀於癡園雜志下 三

贛之清河人少以勇直聞康熙乙丑秋七月久雨淮黃水發有是
使者欲決一堰以洩其勢堰在清河上流決當溺民田廬不可
堤身捍之築土囤堰吾當剉之斧徒畏其勢皆辭
易告吳棠棠而次殺之一鄉皆哭既收塗清河人誄曰贛達贛達
忠正明察哀我良人奈棄被殺生為英雄死作菩薩

兩悔事

頑鮮於樞懲公之子也亂後徙居吳中嘗言有兩悔事未得暴白
其一魏子一常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逡巡
為今約原通北難而身任山應東日以草塲乘火為驗通乃子一
好友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敗始作絕命詞投繯死令不原
何其氏子貌亦美女心動悅之則以席間有紅緩一條走取而去
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為夫婦甚歡其家知而將殺之女以告使亟

夜半出城為叔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為死事
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寃矣嘗致書冒辟彊譯導海之

雲花神

武林沈氏園有雲花一株得自泉州仙遊縣西山龍華寺僧者根
如芋葉如蒲高七八尺花從葉吐一蕊花三十餘花外殷紫內微
紅如辛夷香極清澈婦孫氏遊其下歸譫語不休客有善遊仙夢
者謂婦祠於花神也神姓宓號臘之西域人衣紫衣戴烏帽乃設
祭而婦即起花亦霣矣載

柳林生

柳林生者掌禎壬午癸未間出入川陝夔渝印雅諸州濃眉長髯
乞食市上每歌曰柳林生柳林生會張獻忠自岳陽渡河步騎十
萬入夔州界屠殺百姓數千里皆驚生歌柳林生蓋疾賊至眾爭
渡河賊遮之無一脫者後更者尚數千人惴惴柳林下待死賊竟
不過數千人獲全方悟生向所歌柳林生也

幻術役人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能使鬼為執燭茗供客客徒見燭茗出入
有黑氏子往從學之則曰止留為我女壻當以淑展博休廡間如
燭照之婉孌豐澤來就人也撫而摟之又不可近
何黑氏子貌亦美女心動悅之則以席間有紅緩一條走取而去
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為夫婦甚歡其家知而將殺之女以告使亟

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金行山谷間倏飛到得雞若
手指血可厭而逸也某曰若此賢我何為女曰以子美我故私而
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暱久不得據彼將神蕩魂離以至於死
死則師命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執燭獨若以事容以是為賢耳乃
決去於是訣別甚悲女曰無為思我我固老且醜也因脫其面若
蟬蛇蛻猶遺殊甚如其法得出以免

吟魂示友

劉史部體仁未筮前一日與友蘇鉉在鳳陽龍興寺禪事竟日歸
旅舍遽但化是夕見夢於蘇吟詩示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
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施泥帶水行

綠女琵琶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妓琵琶遊遍宇內然寡行無侍衛
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沃
踩行人纍足獨見女子乘浮水面衣沁皆無沾漬急足大驚染尾
之出郊野徘徊急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已執役候
東飛指揮久不得書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
曰且休今夜今若獲金一斤是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
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固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
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庶頭金易盡惟夫
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然數更吾今一遍遂別乃行視前益快
如迅雷急足至夜不采樵明燒惚間金已在前采一籃人一匕首
霜及刺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俯伏久心始不敢復往伺有朝

西洋美人

西洋人善以本國皮帛製羅婦長短如人秘之匣中抽匣捧之吹
氣則膨者忽然肥澤通體如私幸所云抱厭頸擁之衾中溺之出
路美人銀一流買一軀一流十二兩也

咬舌代宣

有明諸君語官咬舌不可了神宗尤甚老女官魚氏林氏等四人
通其言凡大臣奏事必一人傳神宗言訖乃為代宣大臣不敢退
神宗笑乃退

另製碑亭

熹宗性至巧多藝能尤喜起造嘗於庭院中蓄小宮殿玲瓏高三
四尺許其碑亭則勅琉璃廠所另製也

神象自地

甲申元旦明崇禎帝幸神武門外玉皇廟拈香例也甫進二門時

正敬將敢忽大聲震殿內驚遣使視則玉皇及合殿神將衆悉仆地帝默然退以上三則朱贊皇聞諸京師石景山老僧僧姓王在靶鞚名下官林衛署

秀姑奇節

錢塘孫烈女小字秀姑幼許楊文龍以待年未婚與無賴閻士積比隣孫年十四閻數出色乘孫晚浴穿地擘戲持其足孫法訴於姑次日閻來請罪孫怒持刀砍擊閻又自念辱弱不能拒絕遂客縫上下衣裙既又開閻惡聲隨入房漬鹽水飲畢腸潰而死聞於官時盛暑棺槨滲漏無屍氣并無一蚊蠅敢近閻家人察以死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卒不覺中丞疏上置之法建坊西湖以表之

服石子

崇禎七年有僧來上杭肩一囊囊貯小石子與啖僧服如故飽則以手摩其腹咯咯有聲

皮連牛背

甌寧湯七孃本屠家女嘗買一牛於野外乘之歸抵家將下臀髀忽與牛背皮連牢不可脫數日死

天台現異

崇禎閒有高明寺無盡禪師禮懺於天台山石梁方廣原曇花亭七日方正中忽石梁崖石之下現種種異光如火迸突上閃爍歙動同時禮懺之人皆見之又石梁龍潭內於同時復獲三金錢曰太平通寶其幕之文有佛象一永以蓮花重二十四銖周正端好如新出鎔者邑令胡接輝紀其事

曬道人

道人居四川峨嵋山遇異人授導卷訣曰一年易氣二年[illegible]凡年身輕可立化道人精其術下山至湖廣黃鶴樓下藉地坐不起立者九年人咸目曰曬道人一夕化去果如異人所云

妖狐工詩

王太徵子年二十餘妻喪夜獨眠一室壁上有光漸如白晝見二女子不知從來大小如姊妹並綽約可愛大者逾登床求與合歡王懼不敢近此曉方去自後無夜不來手一壺可二寸許如時製熟餅餌之類凡衾裯及動用之物皆探取其中未嘗困匱架上書籍悉能展誦遇婚嫁事輒嬉笑譬喻之一夕小女持礼至凡如細讀沉吟曰事未辦奈何明日須汝自行次夕小女即不來其字如蝌蚪王不能識也客有犯之者必遭捶楚程正夫紀其事以為狐妖其友多作詩寄之此庶照癸丑初夏事也更異者女子有容諸公見寄詩云一去西南數百秋幾回風雨變中州山河如故人民異此夕因君憶舊遊後云余先世乃管仲之女嫁與鮑伯子讓世無如我者五百年而為管幼安之妹與幼安躬耕於野為黃巾管亥通與聯宗幼宗逃之遼海余不食而死又五百餘年為管夫人則趙子昂之妻也老而入道今又好五百年矣時游家令則紅顏愈妙自在飛行來遊故閻極論成敗興衰息不置我知諸君亦皆前賢化身用敢傾布腹心秦州雅宜幸少秘之勿被世人傳作風流話柄也然則女子說夫狐史乃狐必五百年而化為妖彼乙明言其故特不為大患又工前異可紀再又有代管女答阿蘭

那行者詩喜贈王郎書解珮羞同卓女學當壚幾箭夢燒陽臺上暮雨朝雲定有無不知為何人作

夢乘石牛

馮益都溥於康熙辛酉七月夢一人欲求見亟整衣冠出不意一人但見群犬亂吠似有物界之行行數里見道旁卧一石牛大如象狀亦不類世間牛一人執鞭語云此觀音大士送汝乘者遂乘之牛即起立行步穩遠至一處茅屋數間馮下牛入門見一老僧彼此不為禮但語馮云汝自今諸事慎莫思議因指壁間畫云譬如此畫樹即是樹水即是水石即是石何用思議馮云師所見止此抑尚別有會亦不言第以手指云前途尚遠好事儘多旁復有自恃貴家女視故妻若妾媵妻不能堪那翁謂某曰人鬼同居不一僧以拂指云汝非凡人馮笑云誠如君言大士送牛尚在遂別去過一牌坊候牛不至馮呼之來旁別有一牛狀相類因相逐而走馮云汝去余何所乘旁忽有勇夫手執磬槌擊之牛也哮作丘蓋狀其人將磬槌置牛口中牛即俯首順從其人牽之至馮復乘之行數里至村店僮僕數人候馮云飯熟馮下牛入店即寤紀以詩云不犯禾苗露地牛餐風臥雪幾經秋本來草料無教少認得家園即便休

鏡中人語

杭州張洽中鄉薦一日對鏡見鏡中忽另見一人曰有商無我有我無爾大駭不省明年辛丑會試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問其姓名曰我會稽張洽也後果同登榜洽人選南部主事洽籍人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空中墮婦女

湖廣布政司署中一日天大風雨空中墮婦女二人婦人自言武舉人妻指女子曰吾女也家卿千里為黑面者驅之而來康熙四十二年事官為詢其家卿遣送還之

湖濱冥緣

湖州邢某居瞰太湖農家子也春夜月明睨庭梅獨立忽一麗人來就某驚喜不自持遂留宿後往來寖密久之竟止於其家同起居服食父與妻皆見之外人莫能見也自言在生為某孝廉女孝廉坐事被逮會城女隨行而歿孝廉舉家流徙去女屍骸暴露邢某前身為商過而憐之為具棺槨營葬麗人啣其德故有是會又

祥盡詣城隍神理其事因叩神神考其冥數有十八年伉儷緣第誠以無援弗遣也自是儼然伉儷與故妻若正嫡居歲餘產一女間使故妻抱持之又善女紅勤織裎知其事者群以鬼蜮可畏為言生懼復謀遣之詣神祠將投狀廟祝號介臣者勸止之是夕與介臣共宿起而遺其扇比歸麗人迎謂曰君遺扇妾已為君取歸矣一夕謂生曰妾家不遠試與君偕往生若夢中行至其家第宅壯麗兩青衣執紅燈導行坐定酒肴豐潔某心竊訝之然無留意仍與同歸歸時雞鳴月曉在人間已一夕矣康熙甲子冬陰可寫神祠中目覩邢某控神狀云余言

伐木出血

康熙庚申春　命建船蘇松使者方國棟將伐宜興善卷洞前大

樹前一夕遇人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倘緩至某日綠盡芳心大後不敢市私恩合此又無可取促工人斷之血出五斛木工死根抄鳴有聲已伐六株而中丞檄至成勿伐善巷洞樹晚矣方驚悸病作數日遂卒

千里馬

僕舟諸生張卅家巨富客有課馬產駒三一需價七千緡一八千緡一萬緡七千緡者能日走七百里八千緡者八百里萬緡者千里馬也卅試千里馬騰躍而上瞥然不見據鞍穩適祇如尋常晏初不覺奔駛可稱內胡床矣卅雖愛之竟不買蓋異物每足貫禍卅殆有見於此歟

天雨豆

康熙十四年乙卯六五月於潛少溪黃塘地方雨豆竟夜豆比麥豆差小其大者有似蓮子入淤泥水中即化土人取以磨腐及炒食甚香卽久雨亦雨豆皆解赴省中人皆見之

禮斗得僊

杭州陳真人某號尚玄于少為掾史旋辭歸學道父母為娶婦即遁於外終身不娶虔禮文昌斗懺刊書行世者感斗降遂得僊術父每止其禮拜真人於一夕招二鶴從流霞燈內飛出旋繞斗壇久之仍入流霞不見家人始異之前四十載端坐而逝兩鼻孔流玉汁從容後其父歿時見與葬來迎況即乘與往衙市親市人呼云陳真人父來矣復趨語家人始知此崇禎末年事

浙江參政小吏孫某

年十五遊吳山重陽菴菴有青衣泉泉白石洞流出名青衣洞菴僊蹟也孫解衣泅入洞中摸得石子一塊色鴉青徑五寸下有孔九持歸值一販珠客易以米五石時明末歲大歉米價五金一石白喜所獲甚豐後珠客攜至京師售千金此石乃皇后珮以鳴玉者也南宋建都臨安吳山直接大內殆宋故宮之遺物與

神遊決獄

嘉善諸生俞世綬已卯患嘔血二月七日夜就寢忽有偉丈夫錦衣象笏排門上帝命于司晨靈官事都速謝使者笑曰子第行自有佳境當不若人間世俞復拱一訐謝之曰漫說文章富五車才名何自動東華得離塵世游危疾幸入神宵為彩筆堪令英記

誰是伴還憐幼稚尚無家景靈肯使青蓮代二紀歸來啟後耶使者聞竟曰當代為君奏但未知青蓮何仙郁漫應曰青蓮者清逸真人李君也使者書之於笏徑去越三日復夢見戚屬踉蹌至門拜於地如有所籲門外一人貌若解役然郁訊曰爾何為者對曰新都巡真人將莅任帶北女囚候訊耳於是覺而起叩其家人始悉其事已經四十餘年心益異之未幾十三日忽見繡帽錦衣之客自天而降郁出迎坐定客曰七日來召君者東陽真人陵陽子明也余為蘇林職忝太上金闕左宮真人玄洲上卿太極中候大夫今充玉冊大使奉帝命命君受上真之任郁述前詩以謝不敏蘇曰前使者代君奏請已允寬期二十四日矣郁愕然曰詩言二紀乃二十四年也蘇曰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君無負帝命其修持千餘年猶不及君也郁始許諾於是玉女二人以華陽巾丹鳳羽衣絲絳雲履請易服更有玉女數十人各持琴瑟簫鼓鏗鏘盈耳又覓紫舞衣之女數百輩皆執旌尾扇將吏數百人環甲執兵環衛左右郁拜受印劍蘇出一冊示郁曰此君部下籍也閱數行有部將翟能等若干員部吏若干名將卒不下萬人蘇曰上帝與玉清元始天尊會大羅天演法地府疑難不決之獄冗積者一百六十有奇帝以君心慈和風根韌慧故令君剖決以報命顧令玉女以袞冕易前服紱以金面佩以鎮陰實劍乘車而上珠旗羽葆擁導徐行至一臺下復有官吏整采女蒲伏前迎詢之則曰某等都巡府之真女也郁始悟初十之夕所云新都巡將莅任者即今日事也登臺下車南面坐拜跪皆前者各以序

進約數千人有烏紗素服捧牘而前者曰某等十殿下官吏皆之吏也督辭罪犯以聽斷諸囚況首臺下約一二千人郁斷決如流片言折服而初十日戚屬來求之獄則變成王訴訊而未決者得解脫矣俄頃諸案盡判開釋千有餘人歡聲如雷按諸地獄者三四百輩將行十地之掌文將者復跪請曰真人都巡府屬尊顧者帝已簡用矣勿管三班行班尚缺十二員惟真人裁擇郁即援筆點次止八人卿筆石起燕英服不置口袖出一錦箋題其端曰麈言荼蹟太玄左輔侍帝宸領景靈宮上保公紫府大司命便宜巡制五道十地玉清大都監大有洞天太微妙化沖文仁慧真人其詩曰徒將兒女世情辜負空明大有天玉女雲衿雙鳳尾瑤笙日續九華筵漫思清府留鑒客無奈高真企羽仙碌碌家門羞共舉懸知此事故流連郁乃恪前詩所云青蓮為清逸李真人者即唐之太白其生前自稱海上釣鰲客也郁亦酬以詩云潦倒名場暮入朝何心猶自戀皮毛錦衣屢出飛龍錦簫管頻來引鳳簫富貴久知天上足情緣難與世遂遙多君草奏凌雲去暫啟瑤宮屬于喬臨行又云君當蓂六甲之五卯毋少忘慎勿以地獄事為諧謔怒警真君一言彼間即入籍恐為無辜者累言畢冉冉騰空去比曉見蝶灰盈斛狼籍門庭間足跡紛紜不一其狀案工丹鉛儀然當事所批抹者生徒及家人時異之十九日節值春分前一夕世傳中見玉女數百將士數千人駕車備行儀從甚盛呵殿聲如雷郁自額衣飛魚服佩綠玉帶跣金舄遊行巖洞中可六七里窈然高曠朱門五宇儼然貴人居有額曰太玄仙府從者簇擁而

入升堂南向坐酒数滿前玉女奏鈞天曲将閉金甲神捉司真人能體上帝好生意前所斷決者稍旨特命採訪五嶽以纠察治否請行郁云五嶽非余司對曰五道即五嶽真人其無疑今屆春分當按東嶽餘則以秋分一至為期訊其人即部将罹能也罹於逝國時捐軀靖難之役奇因命率騎從北臨地府迎候所歷郡邑村市皆與人世無異至一山下有城守手版來者曰嶽帝遣其等奉迎及門拾級而登途造其巔殿宇峨儀伏整肅郁方欲下車突有青面冕服石拱揖者吏報曰嶽帝來矣相與入內庭坐定不作寒暄語遽問曰有不了事乎曰無有當上聞事乎曰無有善惡不彰者乎曰無然則可以不行糾察神復舉手致敬曰天使惠臨自當檢勘郁曰何處作巡校署神曰即此地郁遂據案校驗諸籍無纖

毫舛錯即肅隊作歸計而天将曉矣越四日夕忽聞鬼聲四起勝窓外號若有兩人圍匐蹈下郁即放戶而南坐始甚怒其唇突繼復憐其狂死於是詢其里居則陝西西安府盩厔縣也詢其姓氏則曰戴為剛故周彼則單全也戴兩人結伴至常州以販鼓裘為業積貲六百金即次荊州為單全謀害且給我家人曰老劉別營家室於楚矣沉海眞欲已五六年不得遂妻子一盂麥飯抱恨何極去冬幽魂飄蕩猝遇畢全挾以供歸而禁官無狀受賊賕法彼得出入自由我反日遭械繫夜令舂米非真人無以脫天日郁聞之怒曰幽冥中亦有枉法官吏耶因禁鄧都且有後命畢全因財致死既絕政周之生路復絕其妻孥不得遂紙錢雞黍之饗又絕其死路矣可發無間地獄以償其辜政周可發泰山王即入論

迴與之令終以報前身之苦政周感泣添油中謝石大二月六日晚酒數巡後忧見八人衣冠甚偉拜疏無失禮由其人所點之句管三班衙推也今甫受事故來謁已何候門墻七日矣雲考其由來一郡牧一武守一色宰二巡檢其三人則布衣也中有戚屬一人與之語家事不異生時慰勞之而去此外神奇多此類

石變晶

錢塘昏侯王其喜食糖人以糖王呼之奉遣婺州於江灘拾一礪石長尺許歸置葱盆中未幾又奉遣他往匝月歸見盆中石晶瑩光怪中現一魚鱗鬣皆動石一角尚存粗質其餘通似水晶盆中五爪葱皆變細而實葱未皆著彩花王大詫異持以易金要重賄後竟不知歸誰氏

啞僧忽言

杭城長明寺啞僧苦行念力日搭經箱隨寺僧至人家作佛事每值法師施食啞僧輒諦佛光夜不倦不數年忽能言且識字朗誦佛經若宿習者然實至誠所感也

婦變虎

山東有一婦待姑不孝一日老嫗過其門被服守線結光彩奪目婦見而愛之欲以己衣相易嫗竟脫贈不受其衣婦取着之忽變為虎皮但頭面猶存故相里民聞於官命搴夾僧舍人成謂不孝之報繪圖刊行以警世

温變犬

杭州徐媼以貴金米為業蓄犬八人家輒用假銀為首飾賺婦女

重價有一富室所買最多皆賤物也一日富室婦夢鬼徐媼來云明早君家犬生子其第三花犬即我也冥司以余好作偽欺人故受此報幸善視之次早果產花犬加意護惜猶呼曰徐老娘云

假銀贖報

康熙癸未鎮浙將軍出徵有一兵騎馬稍後急追至城外誤踏一人民驚駭呼乘捍禦文武官率兵後利器撲剿火光隱隱退竟無踪跡幾半月餘或云思大也脂膏凝入草木觸感陽氣色青三角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大田妃棺柳在焉初四日申後帝后梓宮癘到停祭棚內陳猪羊金銀紙劄祭品衆哀祭奠畢先移田妃於床右次安周后於床左然後即田妃柳請帝居中其前各設香案祭品將萬年燈點起隨將石門反閉當即掩土初六日率捐塋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踰時方止即傳諭附近西山口三村地方撥夫百名舁土立塚又同孫繁社捐銀五兩修築塚墻高五尺有奇　本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墻一週其死難太監王承恩墓在思陵右側　世祖章皇帝為文祭之又　御製碑文立石墓上誠興朝盛典也

禦冰雪

思陵開壙始末

甲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繇票為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未便時著昌平州吏目事趙一桂因州庫如洗局蕩期又迫禀同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計無所出即同工房馮朝錦入京復禀府府辭再三請始來批若該州各舖戶捐卵應用事完再議一株歸與好義之士生員徐榮社監生白紳公議郡人劉汝朴及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銀二百四十千僱夫頭楊文包攬開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三丈五尺脊修四畫夜初四日寅時始開頭層石門入香殿三間中間懸萬年燈二盞陳設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綵綢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供大紅箱盛貯束閒石寢床一舖栽絨毯上疊被褥及龍袱等件入閒二層石門入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大田妃棺柳在焉初四日申後帝后梓宮癘到停祭棚內陳猪羊金銀紙劄祭品衆哀祭奠畢先移田妃於床右次安周后於床左然後即田妃柳請帝居中其前各設香案祭品將萬年燈點起隨將石門反閉當即掩土初六日率捐塋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踰時方止即傳諭附近西山口三村地方

鬼孝子

閩中鬼孝子其事寡母以孝稱未幾孝子歿母無所倚謀別嫁是夕孝子在室作聲嗚嗚然環檻而泣其母母大驚以無食告孝子曰兒尚能力養吾母也母曰兒鬼矣烏能為養孝子曰母試於市上語販貨物者云爾欲信平日所嘗吾兒能依之母如其言擔者難之其母強而後可擔者衆增以倍孝子陰依之擔者疾走如平時因以所獲錢歸半於其母如是者數十年母得終老焉此

庸醫變驢

六合沈某業醫病死心窩猶熱至數日後始甦云被人攝入冥王曰汝誤醫死數人在此索命當罰汝為驢思卒即以驢皮被我體判司將簿放云此人雖誤醫殺人猶是人來尋彼非故害人許此且查此人尚有三十餘年陽壽乞放還生令其改過以做世人其基相與皮鼓聲至期以絲竹和歌演劇二百餘曲天尚未明伶人異基大叫一聲遂醒眷屬尚痛漸潰潰皮內一塊變為驢皮病愈家宛然在焉每語及解衣示人以為戒

康熙丁未年間事

萍實滄浪

杭州清泰門內一浴堂明末有道士至慕來客主人云水濁將撥不可浴道人云不妨我浴後水自清矣乃許進客出曰汝此後一日止撥一次水更無穢氣入視果然亟追之道人答曰但務我萍實道人非仙也主人遂於門上鐫萍實滄浪四字

龍見西湖

順治十年八月初三日天無雲青龍見於西湖蘋末畢露移時始隱觀者數萬人

新棺自動

代余事世清歿後二十一日妾某氏攜棺而哭棺忽動久之大動家人以為復生欲啟棺質之頓作仰勺大毛文學先舒皆曰未可輕啟姑命匠人鑽小孔試之無穢氣漸再出矣已而鑽入愈甚氣遂泄而出遂寂然

吳御歌伶甲天下有一貴家擇最尤者來侑觴其使預戒曰我主翁好靜勿用金鼓聲至期以絲竹和歌演劇二百餘曲天尚未明伶人異基相與皮鼓擬企寂無所見乃在一大松墳內歸則二畫夜矣

一井兩色

貴州安順城東北隅一井異甚井上一石闌居人汲其左以炊則色紅及其右以炊則色白理不可解

石坊血下

瓊州海忠介公瑞以直節經濟顯嘉隆間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名處沈然血下見者以為其家禍駭石拭之拭已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況已百餘年精誠在天地海宥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亦神奇之至矣

夢訊前生

雲間李某年十四隨師讀書一夕忽為鬼魘大喚乃醒次夕同師及僕卧一室至曉竟失所在僕亟奔告其父遶人遍覓不復有人云隔河一空屋內壁間窺之往尋果在視再舉閘啫有泥塞昏迷未醒負歸置床上自言審得李某前生為江某杭州府學生員因害一命及沉婁子於河功過相掩尚得人身有功名之望今地府復查此案再審前因將其功名遲滯三年乃漸醒

一朝四十二相

崇禎朝末明有忻山閻之多自古所無如辛丑父和則錢象坤葉

以偉張至發也戊戌入相則周道登何如寵温體仁也丁未入相則李標成基命錢龍錫謝陞黃士俊也甲辰入相則程國祥徐光啟吳宗達也癸丑入相則范景文周延儒吳甡劉鴻訓王應熊也丙辰入相則魏照乘錢士升林釬賀逢聖也庚戌入相則蔡國用楊嗣昌也己未入相則孔貞運姚明恭范復粹薛國觀劉宇亮何吾騶也壬戌入相則文震孟方逢年傅冠蔣德璟方岳貢張四知陳演也乙丑入相則黃景昉丘瓊李建泰也庚辰入相則魏藻德也一朝共四十二相焉

震澤龍鬬

康熙戊申三月震澤湖中有三龍交鬬一金色者其二一青一白大鬬良久青白二龍俱敗去惟金色者勝行自得時風濤大作雷雨交助遂成巨觀

冥斷罪案

上庚王德緯年二十戊午六月廿七日卧病彌留忽見堦前一山甚峻山麓有大竅山椒現一金城王拾級而登山半少憩遇一道士拍王肩曰盍往遊乎語未既大風疾起王急下山趾水爭呼奇鬼無數撲王忽聞大聲叱嗟乃前道士隔水招王回顧鬼滅度水而眾行攙道士裕曰師救我道士微哂曰來相與更陟嶺巅乃知山下竅即鬼獄而金城則天帝居也未幾躋山頂忽城門少闔內有衛將護守道士教王行且拜俄而門啓相隨行里許忽值中衢埀一金鳥道士即止王伏道士易朝冠法服手奉白匣跪前樓廒五楹洞門五座道士由東門入户舉閒寂然無聲少頃西門啟出復過前道士曰茲遊樂乎賴爾自作自釋也因導出洞道士遂

去王不覺枷鎖被身矣因疾趨而西被引詣一處吳越三國中一貴神金幞黃衣據案坐王前伏案下神都無一語惟聞廡右鐵鏈響銀鋃不絕忽一卒引一壯夫出項周鐵鎖數條王伏於東壯夫伏於西神目王曰此汝前世冤對也西顧順指卒牽壯夫入西廡去易卒曳案遽促王而下陰風刺骨抵地則前山脚下窺洞黝黑入其中漸聞流水聲河上有橋橋下猛獷一物似蛇而角口吐火欲灼其面王惴而過橋卒曰此奈何橋也行半里卒置王一甲屋內屈鑰而去屋內昏黑如夜四壁多懸牛頭王捫壁觸之血汚掌少焉啟鑰卒引出王急前曰牛頭何為者卒笑曰是皆爾所殺何問耶遂巡抵一所殿庭甲陛主者紗貂袍怒訊曰爾殺牛如許何耶王噤曰不知主者曰汝自勘則知矣王急回顧見地湧一桌卓出大圜鑑一面視中一人操刀割牛即己也主者命加刑王身忽來鐵箍者三一卒持利杵飛擣其胸王得釋欲遁羣牛環阻於前下如綆卒舉杵未及身而墮來亦解王得遁以角觝咆哮怒吼身皆大恒牛數倍主者曰孽宜現銷五紋累故不已令促卒刺其肉割一臀即投火鼎割已復命磨肪卒以手向王口一揮肪遂出引之長數丈卒探利刃欲截王復念罔極恩未報罪孽增重益悲愚腸遂不得斷卒乃驚引謂王謬上現硃書放宇以報主者主者亦感悟曰此予歷苦駭刑性靈不泯上帝嘉其孝念宜歸人間補過卒以肪盤數屈更作一結納其口九叩而出復過前道士曰茲遊樂乎賴爾自作自釋也因導出洞道士遂

指司爾家近矣王急審視道士向後仆之一蹶而起張目見母妻伯弟悲喜交集詢之則廿九日辰刻也家人以方寸猶溫未忍殮祠後體生惡創輾轉床席半年而後起自誓長齋奉佛以終身

搖動石

劍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里一石未勘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可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應聲動衆推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初動看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無縫墜焉

木中瑞像

順治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如皐鄉中有柏樹大十數圍以其堅重難舉鋸而折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座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纖細備具雖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亦無少別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令以一面歛寘縣西門僧寺殿壁中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卜朋覩見之

木狗自吠

黃履莊精西洋輪板之學嘗製木狗實門側卷耳如常遇客至觸機而起吠不止一時莫辨其真僞宣城梅定九與柴陸升言

鬼赴訊

崇禎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邨翁有女為鬼所據具狀控縣王即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貴汝隸不得已持符市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為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曰被犯安在隸曰僧至矣遂浸呼空中又帆應於是王為置酒以無禮鬼曰某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明明某所地下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錯因化豕

澍中苦行僧寒空居近古渡春時舟多覆溺欲募石橋以濟工將成尚餘一二丈力未就僧自念年老罹瘵前功獨蔭中有齋僧田若干畝足了此遂鬻之以佐費既而橋成僧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操履冥司無可指摘獨以鬻齋僧田故當墮入豕胎且行矣明日山後某家母豬生子最初色斑然者即我也于為贖歸免殺則幸甚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謫何甚僧曰不然彼施田者為僧非為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間功過尚可通融冥曹較覈絲毫無遁但贖田歸即免罪耳徒驚寤次日過某家偵之果產色斑然者乞之歸設小榻垂帷敬之飼以糜粥豕漸長愛潔與人無異溲溺皆自往他處嘗作念佛聲不輟見者呼寒空師聽然起其徒教以隨喜則伸兩前足十指剪剪骨節皆人縮之仍為跪於是遠近傳播爭求見者輒施錢助費閱歲貲集徒乃贖其田歸豢成之日豕坐化揩上論者謂可與鸚鵡舍利爭看

白頭花燭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入陳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夫歸始成姻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顛人號曰頭花燭

崇禎癸未延平司李程九第從延按某行部至泰寧宿公署夢有
緋衣授詔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虔告曰我前令鄒平官也中某
吝毒而死數年矣以公嚴明故來告其受吝指而冥毒者門役某
也語畢大慟而容程大驗次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吝名問之
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令卸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為令程
意解立捧門役探問果止為吝毒令狀益鄒初蓋殊嚴介已廉得
吝姦利書而未即發吝罷鄉門役以間毒之問毒何物曰茶杯中
看一班猶非常時鄒即嘗不能語無奈吝啖以厚賄隸中竟陰死耳於是捕吝
對質亦具服毒令狀欲具獄斬本色以償之鄒戊辰進士江西豐
城人程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共十所謂同鄉生也

私葬天啟餞

天啟間蘇州建周忠介公順昌民樂擊鼓訟冤校尉後蘇民偕送天啟
無道五戒天啟錢不用各州府縣從而和之積天啟錢無算後傳
至京師各省出示勸諭錢乃復行私葬凡十閱月亦見直道在人
也

獻賊開科

張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奎成都華
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書傳官成賀得人獻忠喜甚
賞金帛力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敕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
獻偽官復請圖其像傳播遠方仰敕不敢而收獻忠怒召上殿取掖上革簪主人手
形再賜張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鴻臚

寺奏新狀元午門外叩謝畢打入朝面謝畢出殿門又打出午門
實愛渠但怕見面速殺之報命諸偽官立杆張斬首并傳令打張
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殘暗獻賊之條殺豈獨蜀民已哉
然無識而從賊登第其罪稍也宜矣

奉商異術

秦中王某為商結隊偕發忽前徑賊至盡資亂王笑曰行耳我在
彼何為者也叱前進抵至逆旅僵立不得動若有膠其脛者驅汗
瞪立而已王行遠乃能跨馬得逸去蓋以秘術拘制之也又嘗
宿旅店主人夜計前岸時即中有坡女救革王怒遽投一妓投井
中衆號家救人有知其術者勸主人前謝主人呼妓使出則固

義猴合葬

康熙九年庚戌冬積雪自十月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雪益甚行
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有一簍上色之狗爬嶺風
寒不敢即行不得上午僵死嶺半是時猴計窘四望前有客三人
趨別道急前扭之三客力求脫不得問猴有所訴乎即叩頭命猴
前引至嶺半則一死人棄擔在道客驚謝曰不速去恐後來者謂
吾輩有戕心始矣猴向客哀號不已客問有何事當如所請猴取
死者鎖鑰啟篋得銀三兩猴平稱給三客客曰以此具棺乎謝不
能猴搔首再四曰給吾輩辦事葬主人乎即諾應聲三客同力
掘穴將瘞屍猴告且止更取擔上革簾主人手貼小簽中木綿數斤割
八藩分錦三之二授三客令裹殿客為結束訖下一一經紀封土正即

白猴曰願攜汝歸泰汝何如猴不應纔三匝物忽化為石
石死三客始知先餘綿蕞者為蓋蓋自身也即縛束猴與戲猴者
為合塚墓嶺上道旁三客還為安福人道其事湘潭郭勿吾為義

猴傳

蒲仙人

嶧山湖中產蒲最肥大其苗初茁採以供蔬味極香美初惟近湖
人食之後販鬻漸遠遂為珍饌筵中必具賈人散金收括捆載而
去一日湖上人咸夢蒲仙為人來辭曰若輩搜求太苦我將徙去
不復居此矣既醒共駭異自是湖中不復生蒲種俱絕

腹中兒啼

康熙三十八年柄其分巡江西有客役吳敬婦懷娠八月腹中忽
呱呱作聲一時喧傳時杭州有柴北溟善醫客柄署柄因囑往視
見婦極委頓而腹中作聲不止舉家驚恐柴坐定審視良久顧座
間有象棋一盒隨手散傾於地令人按婦逐一拾起納盒中逾時
拾至二十三枚而聲止

鵪呼號

崇禎間仁和張禮部懋忠初無別號將殁前夢一鵪飛翔天半頻
呼張夢得三字因招之曰鵪果仙子似呼我者若呼我能知我壽
否鵪應曰君試記七字遂寤即自號夢得越七日果卒年亦七十

七

附丁文衡說狐

京師多狐西河沿有空宅一區董默菴先生在館職時僦好之忽
有騶與呵殿而至者其人金冠魏然自稱上王王暑晚生刺謁董云
此宅下走居也老先生宜徙去笑諾之頃有人獻茶董疑不啜上
王勸啜之極芳香茶罷呵殿去十數步而沒董明日亟移去嗣有
仕宦數輩來居皆為所逐侯官高雲客言

微塵狐

廣陵常某行八者開平王冑也言舊城內一家忽有老媪來僦屋
其家有空樓五間閉戶鍵鑰久矣媪饒有風態服飾鮮異言辭清
麗動人主人納之是夕開樓上北牡聲雜雜則其族已居此矣無
何其家取新婦主人請揖下言曰某日取新婦勿令樓擾至日樓
上悄然新婦成禮後曉起幣見一男子明眸皓齒美如冠玉年可

十七八冠皂紗巾被退紅衣巾上綴白玉兩袖反接斜身倚倚新
婦之面新婦驚怖以語塔塔以告翁翁意讓之曰某昔何言而從
猶若此乎明日新婦曉起大驚呼塔及家人視之則奩前懸一狐
狸首頸血尚滴足夕狐盡去

清河狐

淮安府鼓樓上有狐總漕王公惡而殺之清河有中軍楊犀日者
家有屠報狐逸而據之作道人裝日與楊縱譚楊有客汪遷善
畫松一日有客於楊者乞汪作一松障至都門餉朝貴是夕將發
松障忽失去楊心知之登樓謂曰松樹障在君處可速還我楊諾下樓障仍在
年無此筆矣予誠愛賞之他日君幸乞以再我楊諾下樓障仍在
客處

袁軼千錢唐人言旌德縣衙有一牝狐據其內宅匝月形
擾人甚麗非常見之者心搖意亂所親詰之曰若胡擾戒狐曰汝
前生貧窶我故我得而擾之由是尊禮之不敢替最喜小兒見必
撫摩抱弄手織長柔嫩潔白軼千嘗往穴隙紙而窺之狐眼光直
射牖外袁曰脫下決不能對視冬月時取北方銀桃類果啗小兒
每自稱東菁蘆

龜台琬琰

廣美人傳

飽古琬琰

新安張正茂松如著

西王母

母居龍山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母惜之過於蟠桃。

嫦娥

羿妻。逃月爲蟾上夫人。

上元夫人

夫人名阿環。降漢宮。年可二十餘。頭作三角髻。

玉女

蔑萌縣有石穴。名玉女房。房前修竹數竿。下覆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女每遇明月夜。卽於壇上周步徘徊。復入此房。

太眞王夫人

夫人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時乘白龍。週遊四海。

梅姑

梅姑生時。能着履行水上。

毛女

女字玉姜。陶太白陟芙蓉峯。遇之。毛髮翠潤。身輕如飛。以萬歲松脂千歲柏子遺陶。

梅姑

姑降蔡經家。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久淸淺矣。共有三麻姑。此卽王方平妹降蔡經家者。又石勒時。麻秋女於望仙橋飛昇。名麻姑。又政和中。建昌人。姑餘山得道者。亦名麻姑。（明餘雅錄云。麻姑姓黎。學瓊仙。唐放出宮人也。則是有四麻姑矣。）

女儿

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以素書貰酒於儿家。儿盜寫之。學其術仙去。

紫雲娘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毛女

女字玉姜。陶太白陟芙蓉峯。遇之。毛髮翠潤。身輕如飛。以萬歲松脂千歲柏子遺陶。

梅姑

梅姑生時。能着履行水上。

弄玉

玉吹簫作鳳鳴。有鳳止其屋。後乘鳳去。

英妃

妃腋下忽生碧毛。謝同列曰。我碧毫小仙也。久爲世濁。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於玄圃耳。

張麗英

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鑒焉。

南陽公主

王莽秉政。公主避亂舜華山。得道仙去。嶺上遺一雙珠履。

白水素女

晉安郡書生謝端。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潮。得一螺。大如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素女。天帝以卿純正。令爲君婦。

曉霞

城市於他所。指之則失所在。

麻姑

一名西蠶子。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然。盛寒。着單衣行水上。可至積日。能徙宮殿

量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

鹿娘

村人韓文秀。見鹿產一女。遂收養之。及長爲女冠。梁武帝爲立觀。後死。入棺。帝開視之。但異香細細。不見骸骨。

皇太姆

姆居武夷。遊行乘白雲一片。

水仙子

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子。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爲經鎮。一日忽大風雨。石裂有一蟲走出。狀若綠螺。就研池飲少水。乘風雨擧去。蓋一龍也。

蓼綠璚

降羊權家。可二十許。上下皆青衣。贈權詩。及金玉條脫各一枚。

配瑛

瑛與鳳共處。鳳嘗以羽翼扇女面。

擧夫人

夫人居處。嘗有青紫氣屬天。兩手俱擧。漢武帝令開其手。數十人擘莫能開。帝自披手即伸。後死雲陽宮。香聞十里。尸解柩空。但存絲履。

魯妙典

蒲林道士。授妙典大洞黃庭經。入九疑十年。

智瓊

瓊下嫁濟北從事弦毅起。贈詩云。飄浮救流敝。與時期。神仙豈常降。應會來相之。納我桑五族。逆我致禍菑。

程偉妻

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偉爐中汞。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

黃虛微

虛微年逾八十。貌如嬰孺。號花姑。

緱仙姑

姑居南岳魏夫人仙壇。忽一青鳥飛來。自言爲南岳夫人使。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爲伴。姑徙湖南隱九疑。鳥併隨之。（清話云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緱仙姑曾見之。）

雲英

雲英雙手如玉。光彩照人。

杜蘭香

蘭香駕青牛鈿車。下嫁張碩。婢子二。大者萱支。小者松支。墉城集仙錄云。湘江漁父於洞庭聞啼兒聲。視之三歲女子。舉之。十年餘。忽有青童自碩所來。携女去。臨升謂父曰。我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耳。

秀英

英。丁義女。今瑞州崇元觀有英煉丹所。

少室仙姝

封陟居少室山。林蔽深秀。泉石清寒。仙姝降其居。陟不顧。留詩。姝即答詩。蕭郎不顧鳳頭人。雲澀迴車淚臉新。悠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

樊夫人

一名雲翹。夫人爲玉皇女史。劉綱吐盤成魚。夫人吐盤成獺。食之。

楊敬眞

敬眞適同村王清。泰定帶惟謹。目爲勤力新婦。

賣蕨母

姆賣蕨市上。黃衣破結。有飢色。王餘遇而憫之。乃以千錢買蕨。姆謝而去。及蒸於鳥頭。皆成金數。

郊道光女

女嘗於高鄉軍南樓東井汲水煉丹。飛仙去。今號玉女井。

浩姆

許旌陽心期每歲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晉即還帝鄉矣。

雲林夫人

夫人與許穆書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何仙姑

姑生而頂有六毫。含雲母粉。往來山嶺。行步如飛。天寶九載。見於廬姑五色雲中。

吳彩鸞

彩鸞日寫唐韵一部。運筆如飛。

崔生妻

崔生得隱形符。潛唐玄宗宮禁中。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環山。追者在後。隔澗見妻。告之。妻擲其帕。巾成五色虹橋。生過卽滅。

許明恕婢

明恕以杖擊婢。隨杖身起。不知所在。

楊父女

女絕色。有謝生者求娶。父曰。有詩一聯。能續則許。詩曰。朱奩半牕月。脩竹一籠風。生曰。何事令賓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增。偶之七年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水仙也。謫人間耳。

驪山老姥

姆袖中出一瓢。令李筌谷中取水。既滿。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

潘統制妻

妻一歲運舉三千。常于淨室趺坐誦經。出必以虎子自隨。

東陵聖母

或以聖母姦妖。官收付獄。頃之已從獄牕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着履一緉。

孫仙姑

姑臨化。書頌云。三千功德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裏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寰海。

裴玄靜

玄靜乘白鳳冲舉。

嶺夫人

隋末。黃元仙爲辰州刺史。隋亡。與夫人隱州西之羅山。貧甚。爲人傭織養姑。如此者十年。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君刖。俄化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戚逍遙

逍遙獨處靜室。忽一日屋裂如雲。但見室內所御衣履。逍遙與衆仙在雲中。

陳元嬌

元嬌掌蓬萊紫虛洞。

唐廣眞

廣眞跨大蝦蟆度海。因游名山。

錢妙眞

妙眞與妹。依陶隱居。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扃矣。至今有碧桃花。紫葛蒲在焉。

曹仙嫗

嫗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甌關柳下。一日渡河。舟師拒之。嫗攜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

武元照

元照在女孩。母茹葷。輒終日不乳。比長神人告照絕粒。母强食。神乃剖腹滌之。

麻衣仙姑

仙姑隱少室山。人見跳入石壁中。聲隱隱如雷。

馬大仙

大仙家貧。事姑甚謹。嘗往來傭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卽以笠浮。頃刻還家薦姑。

劉安女

母送女適何氏。忽有白鵝自空而墮。女乘之去。陳軒詩曰。白鳥飛來信不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

魚靜貞

靜貞謂薛季昌曰。司馬承禎得道。高于陶都水。當爲東華上清眞人。

酒家女

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鄰人犢子。率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冬日常賣桃李市中。

太眞

楊通幽道士。至蓬萊最高處。多樓閣。有戶東向。署曰玉妃太眞院。

江妃二女

女遊江湄。逢鄭交甫。解所佩明珠贈之。行數十步。女不見。珠亦隨失。

謝自然

自然登天台玉霄峰。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乃浮一席。杭海訪蓬萊。

王氏祖母

母二百餘歲。兩眼白皆碧。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來。牀頭秘一柳箱。可尺餘。封鍥甚密。一日母不在。因竊開之。中止一小鐵鎞。自是不歸。

洛神女

蕭曦遇神女。問曰。陳思王精靈安在。曰。爲遮須王。

明節劉后

林靈素云。后是九華玉眞安妃。後有青城翁。見后於巫山。

禪黎王女

女生而不言。其國枯旱。地下生火。王怖。女爲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

賣酒姥

姥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後有人經洞庭湖。見賣百花酒者姥也。

（完）

虞美人傳　沈廷桂

虞美人者。衆香國之西府人也。其聳堂將產時。有天降帝女之姿。故同母十姊妹而美人獨以好女兒擅名一時。面如梨花。額如宮梅。腮如仙杏。臂如天桃。舌如丁香。笑如穠李。睡如海棠。而又譬以玉簪。飾以寶珠。披以芙蓉之裳。繫以石榴之裙。佩以瑞香之囊。踏以牡丹之鞋。雖古之瓊花公主。花蘂夫人。不是過也。然閨心素潔。輕薄子或挑以舞華之同車。或誘以芍藥之相謔。終莫得其含笑一顧焉。有若耶溪君子聞而慕之。聘以菱花玉鏡臺。當麗春時節。以木蘭船載之而歸。歸則別造蘼珠宮以居之。其宮以薔薇爲架。辛夷爲楣。荷花爲四壁。內設合歡之牀。剪春羅以爲綃。剪秋羅以爲帳。聚玫瑰以爲衾。集菊花以爲枕。侍兒輩或貢山茶。或料酴醾酒。或進紅蓮飯。或蒸蕙肴。或烹葵羹。環列者皆素馨之流亞。既而焚夜來香。燃金燈。燒玉燭。通以絮語。歡以夜合。由此遂如雙飛蝴蝶矣。其後君子以折蟾宮桂。入爲紫薇郎。而美人亦受金花誥。爲命婦。一日有神人自稱水仙。渡夫婦二人凌霄而去。

贊曰花媚如人。人麗如花。兩美命并。豔絕韶華。

羽族通譜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羽族通譜

蒲山來集之元成

昔者羽人氏之王天下也混沌既剖玄黃遂分卵翼生全。總歸造化有泰鴻孵聲如丈夫鸑鷟聲如女兒而鵾鷄亦勇吉以通人言此語言文字之始也有巢氏之後丹山有羽皇氏者出生有聖德眉生八彩飛百鳥目鸑目鸞目鵬目鷄目鶚目鷙目隼背明目張膺肅清皇路蓋自北漠至於南漠不知幾千萬里上自天池鵬首之位下及海外委羽之山莫不霑被德化雖鵬南徙而只月暢一舉而千里德音所及迅疾有加準典計臣偕有鸛鵒子者文教令天下明經者主公車典計臣偕有鸛鵒子者其先以營室起家世爲司空以明於春秋起而應詔又有隨陽子者世授鴻臚亦以明於春秋得詔金馬門鸜鵒以巧捷善解人意雖對當筵之酒剪春風之幕依依婿人莫不憐而愛之隨陽子心懷忠赤非偶不匹有愛目之誠又工書法篆籀八分整整斜斜成行布列當其意得雖潑雲作墨裂天爲幅不足供揮灑也忠懷不已時復以哀哀流民之情大聲上教之勤也俾勿壞也民猶艱食鮮食爰詔布穀催耕

泰。帝上疏曰。蓋聞關雎之德。宏配君子。而陛下何以遊豫四海。求風不得也。且鵜之孤哉。不可以奮武衛乎。翟之繡胸。不可以敵文教乎。抑慈烏反哺。孝行可嘉。鵜鶘一枝。尚其事。而旂貿無加。蒲輪未發。令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致漸磐衍之安。漸達者鮮羽儀之用。竊恐雨晴有逐婦之怨。化倚有斷子之鵜鶘面子規有血容啼。桑扈無心戴好矣。書奏。上益厭之。樹後庭花之曲。而飛燕能掌上之舞。鸚鵡能八風之舞。孔雀能聞人拍手之舞。上遂

奴之賤種。始惡之。悍妒背貫魚以進。副後神急稍疲。益留意輕巢羽化之術。有白鶴山人皆曉仕。杼二胠。胥連夜以繼日。常與鶴鶴比翼而愛翫君之修蛾。如胥火七水九之數。光發於頂。赤如丹砂。長嘯九皐。聲徹於天。上頗傾心向之。雖鵜與鶴之馬步。豁之書符。鷺與同力之占晴雨。皆以方術見。幸而信天翁。白頭翁。屢名間焉。元鳳之風。於斯爲下。迄春秋而有歌。鳳。

龍經

龍之爲靈昭昭也或參而攄之或屠而醢之唯其可參而攄是以可屠而醢耳顧其說近怪荀非出于左邱氏之言幾何其不斥之爲荒唐杜撰耶周公繫易比龍于聖人或潛或飛惟時所適天德王道咸于是乎象之是龍之爲物洵足爲鱗蟲之長矣夫人爲保蟲之長有苟安俯首者是可參而攄者也有不免刑戮者是可屠而醢者也若夫賢人君子與時消息或伏處田間讀書樂道或致身廊廟霖雨蒼生其與神龍之變化莫測復何異哉釋氏有龍王經大都爲尊而兩面設其言益誕妄不足道而吾儒向無專書寧獨非博雅家一缺陷乎哉吾友西洽王子丹麓作龍經一帙考核詳明引據典贍天矯變動莫可端倪讀者幾于目眩睛搖莫測其首尾之所在然則文人筆底亦復有龍焉潛于瀾漫之中行乎赫曦之上以供好事者之欣賞固有如是奇乎夫龍神物也世不得而見其全欲觀其全者亦求之是經而可矣心齋張潮誤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珠湄 翠嶺 校

龍經

仁和王暐丹麓著

昔師曠作禽經浮邱公作鶴經朱仲作貝經下至水蟲有蛹經魚經而龍爲水族之長則未見有譜爲經者予乃作龍經

龍神獸亦曰雨工亦曰雨師鱗蟲之長也王有一十六等鱗具八十一數首似駝角似鹿耳似牛目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含珠在頷可聽以角頭上如博山者曰尺木猴下長徑尺者曰逆鱗角浪回峭目深鼻豁鬚長尖鱗密上壯下殺龍之雄也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鬚細鱗薄尾壯于腹龍之雌也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其鳴也如吹竹筒其吟也如戛金鉢其吒也如爆竹聲相承食乎清而遊乎清制于石而不見石不衆行不羣處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長能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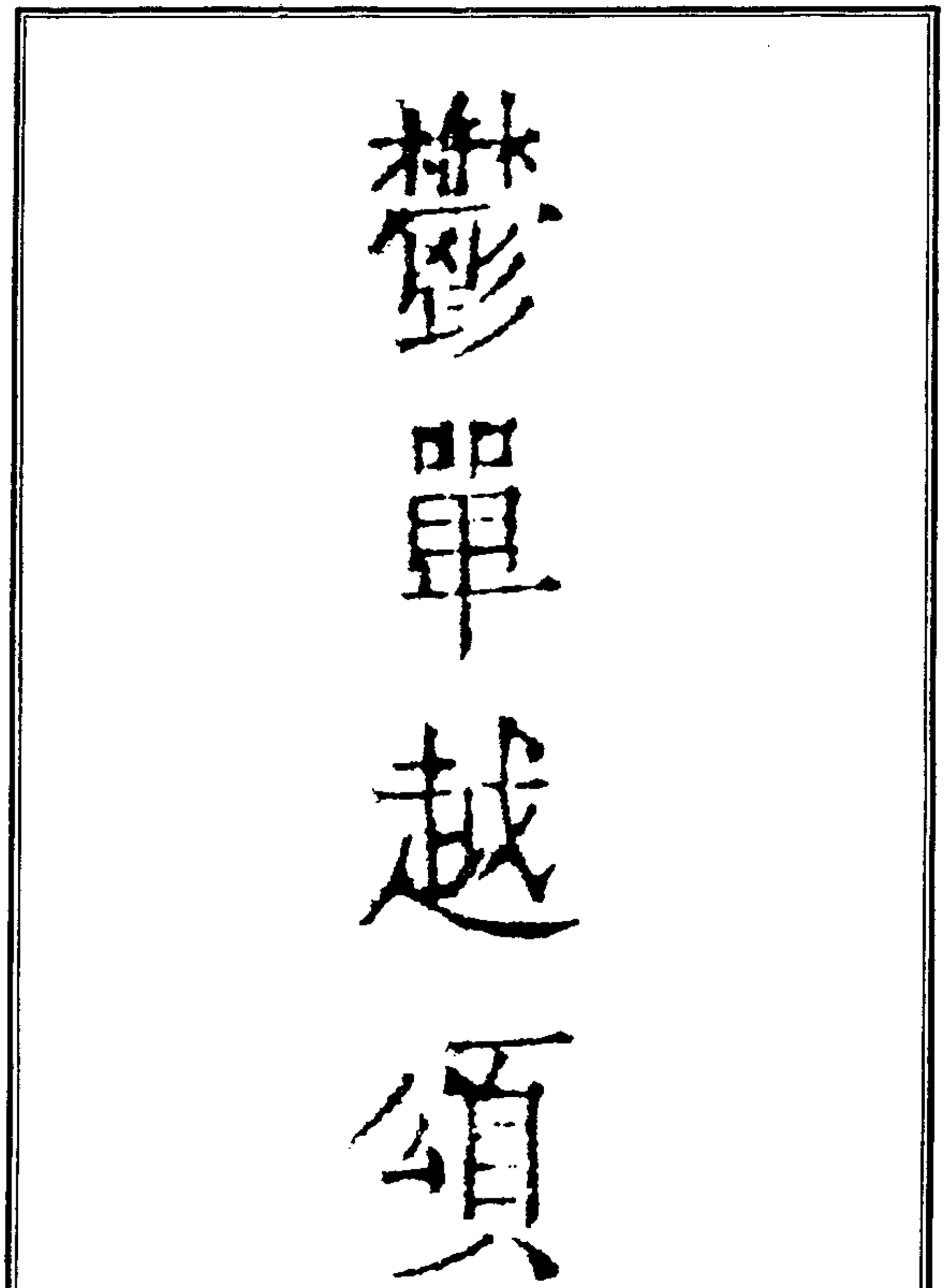
能巨能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羽嘉生飛龍毛嬪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黃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玄龍黑龍曰水精青龍亦曰水精黃龍曰龍長蛇龍亦曰龍長白龍吐物入地成金紫龍垂涎謹色遵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亦曰蚴龍無角曰螭龍亦曰螭龍七宿曰蒼龍九色曰班龍目見百里曰驪龍神藏九館曰蟉龍優樂自在曰有福龍不得自在曰薄福龍災害數作曰惡龍忿怒殺人曰毒龍苦行雨曰乖龍求升天曰蟠龍蟠龍長四丈其色青黑赤帶如錦文火龍高七尺其色正紅火光如聚炬神龍興雲致雨地龍決江開瀆天龍守天宮殿伏藏龍守輪王藏白耳龍多信九頭龍多悟燭龍亦曰燭陰蛇身人面土龍亦曰潛龍蠢身驢首千歲龍善譯時俗之言守藏龍方免炎沙之罰毛龍蛻骨于曠澤之中睡龍燒起于廬荻之內病龍之雨其水必腥懶龍之迹其迹恒附豬龍以豬化名孽龍以孽深著吉弔龍子也喜逐鹿交蜕龍龍屬也能伏珠蚌囚牛好音狻猊好坐睚眦好殺亦曰蟋蟀嘲風好險亦曰蚣蝮蒲牢好鳴亦曰徒牢狴犴好訟亦曰憲章屭贔好文亦曰蠷蛭霸下好負重亦曰虬螭蚣蝮好吞亦曰鴟尾象龍馬龍魚龍蝦蟇龍厥種皆為旁類淫時睡時瞋時初生時此際皆難變形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騭與豕交則生象八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也黑身白頭耳長卷尾狗之龍也龍火得水而燋龍金哉已更生有三愛亦有三畏有三苦變現無恒出入應命壽足萬歲德配六爻有聖則見無聖則處故曰蟲莫神于龍何棄公不好真而好似

原評

搖睛眩目動魄驚魂鱗爪千毫端走風雷于頃刻末蘸遂其睡尚可駭蘸即命非真猶能走棄自非學道仕下苟何談天豈有珠蘸無待參時得觀乎隨流逐數過傳誦一時要如蟲蛻笑不足論此經奇甫成牛經無以方其怪誕

古之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八蜡之祭迎貓迎虎爲其能食田鼠田豕也鼠與豕固爲災患然孰若大旱之爲禍更酷乎龍能興雲致雨顧不得與于蜡祭之數豈古之人尚不知其有功于民耶考之左氏鄭有龍鬬于洧淵國人欲禳之而子產不可以爲龍無求于我我亦無求于龍則洵乎古人不知其功矣後世有金龍四大王廟不知者以爲龍也及考其顚末神爲東晉時人謝

姓金龍乃其生身之地蓋稱其爵里云耳然則龍且未嘗祀于今遑問其祀于古乎今請丹麓此經龍亦當以驪珠相報也心齋居士題



)

武林王聃丹旋輯

天都張潮山來校

欝單越頌

所載長阿含經一篇於
頌之不復開其真妄也

檀几叢書 欝單越頌 卷三十三 一 霞舉堂

欝單越洲○縱廣一萬由旬乃
四十里諸山浴池華果
豐茂衆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大河無
有溝坑荊棘蚊蟲毒蟲○其地柔輭隨足隱起
大小便時地爲開折利已還合

妙哉欝單越別有天地人山河匝華果丹青錦繡春
白鳥鳴芳雪溫池可浴塵平衍無溝壑及溲穢荊棘
蚊蟲毒蟲等稱地永不知親安得生此洲長爲羲皇民
何事劉子驥桃源想問津

貫周星九烟著

華嚴俱盧洲之衆云自然衣食宮殿隨
意所須不假耕種稻始得其評因緣爲七則衆面
貌爲神往增見法苑珠林
勞思虛二語

檀几叢書 欝單越頌 卷三十三 二 霞舉堂

若是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
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爾
乃捨去○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
死無欲

妙哉欝單越有樹名曲躬密葉不漏雨坐臥等璇宮
修士或無欲有欲亦不同男女相媚合惟視樹蔭濃
薄言七日久罕見一生中安得生此洲香夢緣重重
阿房與金屋咄嗟可憐蟲

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種身衣或器
或食河中寶船乘載娛樂入中浴時脫衣岸上
乘船渡水還衣便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手取

樂器而妙聲和絃面行。
妙哉鬱單越。有此諸香樹。果熟自裂成。衣食器用具。
實船恣遊嬉。裸浴乘船渡。脫故便著新。紈綺隨處遇。
過樹取管絃。踏歌任來去。安得生此洲。燕衍相朝暮。
笑殺金谷園。羞殺瓊林苑。
彼人懷妊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有
諸行人出若干。收。指由甘乳。充徧兒身。過七日
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衆女向女衆。
妙哉鬱單越。生兒似有神。八日能孕育。七日等成人。

乳出途人指。不累母身。男女自分向。無煩教養頻。
安得生此洲。龍麟共振頸。敏雖如達。姜嫄殊苦辛。
其人前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人長三十二肘。

肘乃一尺八寸。○髮紺青色。齊眉而止。○其人無有
衆病。○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命終之後。生天善
處。
妙哉鬱單越。元從善行來。紺髮復長身。形軀亦偉哉。
壽命千歲無。疾亦無。災。命終歸善處。天人復胚胎。
安得生此洲。五福遍棻臺。彭殤均墮落。南方真可哀。
其土正方。人面像之。○彼人命終。
不相哭。亦非殿死屍。置四衢道。有鳥接置他方
啖食之。
妙哉鬱單越。事事皆如意。微觸蚊虻。亦復有三事。
其一人面方。何從得嫵媚。其二顏貌同。親疎誰辨識。
其三鳥啖屍。忍聚遺骸碎。小小缺陷間。妍亦違物忌。
武嫌無五倫。更惜少文字。又聞佛不生。故爲佛法棄。
此說姑置之。但喜無機智。淳龐太古風。知識總童穉。
安得生此洲。樂國同遊戲。永斷煩惱緣。頑福勝乾慧。

俞二姑娘傳

玫瑰花女魅

花仙傳

予同里中有虞三姑者。未詳其名。第聞里媼。嘗呼爲三姑耳。其先世本越之會稽人。伊父隨祖宦游入粵。後寄籍焉。娶鄧氏。生三姑。纔六歲。弟僅四齡。而父見背。母子三人。依其從兄。從兄時居蓬墓。凡所往。輒攜其母子就食。不啻同懷也。三姑生而嫵媚。性復巧慧。年未及笄。人目逆而送之。無不詫曰。美而黠。以故其母與兄皆愛如掌珠。不暫離焉。先是粵城內賽神爲戲。三姑隨其母。閒出游覽。見者咸欲委禽。冰人至其門者。踵常相接。顧其兄堅不允許。謂來求婚者。蠭冶游蕩子。如吾妹者。豈肯委身野田草露間。聽獅之吼。爲馬所換耶。自是人不敢叩其門。而從兄亦以其年甫三五。撐配之議。俟諸異日。猶未晚也。羊未冬。其從兄幕游三水。挈其母子偕往。越明年夏五月。適縣署外夜演梨園。三姑仍隨其母觀劇。漏盡始回。路經荒邱。期月如洗。有頃。覺陰風入隧。似有人攝之去者。三姑日漸消瘦。遂染重痾。病中囈語。謂一娘子。年可二八。體質瑩潔。欲與訂爲姊妹。且詢署人。果前任邑侯有女未笄而逝。幽明一理。事或然歟。其兄聞之。即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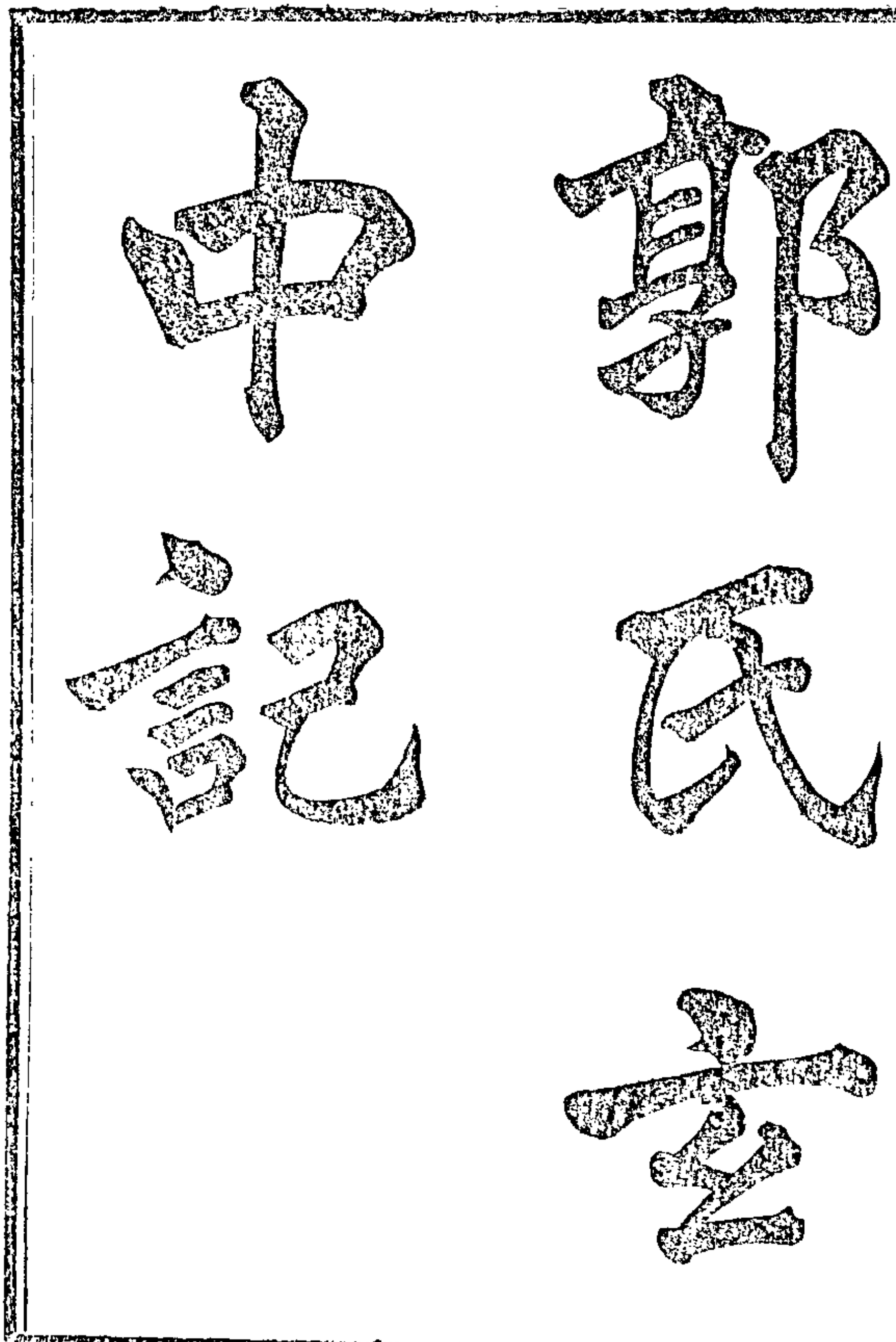
買舟歸五羊。延醫調治。病或間矣。不數日而疾又作。泣焉悲歎。宛轉嬌啼。自知命不久生。俄與母兄永訣曰。罔極之恩。固屬難報。而兄之所以待妹者。誠無間然。因檢篋中珠璣繡襦。嗚咽不能自勝。以爲今世無復與汝相親矣。家人徧爲飲泣。是夜果殞。嗚呼。紅顏薄命。弱草離栖。黃土傷心。彩雲易散。獨三姑哉。予與三姑居接比鄰。其弟復來受業。故洞悉其不起之狀。傷悼久之。更憐其母與兄。哀痛過甚。聞者莫不傷焉。且其兄爲之制絞衾。備殮具。設道壇以招其魂。買墳塋以安其厝。謀與其嫂合葬於城北鳳凰崗下。使過而弔焉者。知城北舊有姑嫂墳之目。今三姑之從其嫂也。青山環繞。綠水潺湲。一杯未乾。寸心如咽。又得名之曰後姑嫂墳云。

玫瑰花女魅

樂平明溪寧居院。爲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寧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寥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晷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興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魷。冠。語音儂。利。儀貌。不。似。田。家人。相視嘻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寧居鄉曛。平生夢如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僮以酒一罇來饋。寧啟納之。女遜伏床下。寧謂僮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與對酌。胸次拙小鏡。寧廉覩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佩身。所着衣皆素潔。而襞摺處不熨帖。俾俾露現。寧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於曝曬。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窗如晝。女色態益妍。繾綣釐洽。寧紿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門。寧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纔別去。俄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晉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鮮氣困憊如此。寧唯唯。未以實告。僧願壁問揷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花。一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留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擲。勿留。寧驚懼而反。然猶臥病累日。後還俗爲書生。今在淮南。

花仙姓郎。名王娟。小字國香。行五。其祖本人國朝勳舊之裔。以防禦出鎮浙江。世襲至乃父。由甲科歷官江左。乾隆癸未。奉　詔出旗籍。遂居杭州。其母干夫人。佞大士慶甚。一日謁天竺。至湖上花神祠。群花玉立。西廊一紅衣仙子執闌者。娟艷無比。夫人凝視不忍去。因戲曰。何修得如是女郎。當偶以絕代才增。既歸遂孕。是時夫人已四子四女矣。甲申中秋夕。坐月下。不覺漏深。恍惚於婢娟玉闌之中。復見紅闌女子。而不知爲夢也。次日子夜。花仙生。有宿慧。弱齡就女傅數年。書無不覽。尤熟昭明選。故文字無不能之。小楷學鍾。飛廉姑。端秀工麗。善花卉。或以鈸代筆。亦如天成。睹兄悉稚譽歌吹。花仙娛母和以笛。兼及朱絲紅牙。不惟合拍。迥異凡响。風前鐵馬聲。哀怨感人。而花仙自幼喜聞之。父兄繼宦江淮間。居不一處。然必樓。而雨鈴風鐸。與橫竹焦桐相答應。故所在彩雲明月。皆爲變容。花仙亦凄絕也。既長失怙。隨母兄出知沛縣。江南諸顯族。多求聘者。夫人皆揮麈却之。無何。夫人病彌留時。諭諸子曰。五妹非尋常人相攸。冥慎選快壻。雖死何憾。否則非孝子也。仲子蠡湖泣受命。奉母喪歸。設奠西湖之上。錢江內戚相弔者。見花仙素妝哀艷。如白衣大士。抗出浴新蓮。莫敢迫視。許桐柏孝廉之配。亦在座中。歸而語桐柏曰。適舟中欲爲小詩。狀其美。覺飛燕瘦。玉環肥。皆不足比。僅得坐立如閼逼五字而已。桐柏躍然曰。衢州太守之弟。舒香郎者。少負異才。雖其偶予曾見所著文字。詹嗶納交。儀裴又復俊偉。如玉山寶劍。與花仙殆雙絕乎。遂檢行囊。得香郎自書鐵馬詞一曲。爲之媒。蠡湖讀之喜。因爲紿花仙。爲花昔才人所作。花仙喟然曰。太白仙才。詩書兩絕。令人有漢武相如之想。蠡湖喜愈篤。天台別駕方藕堂小士也。爲蠡湖至戚。聞而異之。偕桐柏寓書於香郎之兄綏亭太守。太守陳其故於太恭人。大喜慰。命香郎泛舟如杭。與蠡湖藕堂會飲於桐柏山房。一如姻好。一時名下士競爲之記。而鐵馬癡修。不翅秦樓簫管矣。乙巳冬。時將迨吉。花仙適傷署。卽小嗽。而香郎之母忽病瘧。花仙竊憂之。而嗽愈篤矣。蠡湖素友愛。時時狀香郎好處。如繪小影。且曰得才增如此。何可久病。不知病者畏病。乃適增病。不得已就醫。姑蘇去衢益遠。

太恭人感其孝。命香郎遣使寓書問病狀。花仙已自慮不起。和淚潰墨評書。藏之爲殉葬計。元旦猶豔妝。倩扶相賀。閱三日預知化期。迓諸子垂淚作別。舉室皆啼噓不能仰視。凡所製詩字及零書玩好之物。皆預焚。自願嫁衣朱翠值累萬。亦歸祝融。旗俗也。五日立春。得句云。莫恨春歸花始發。可憐花落在春前。翊日倩畫師圖其紓容。拜兄嫂而進之。淚泮泮曰。恨甯有極。言次忽曰。菩薩來矣。遂歿。諸姊哭之。約兩時許復甦。不復能言。但自解兩臂金釧交仲兄蠡湖。以目示意。蠡湖大哭曰。吾當以圖釧諸物手付香郎也。丙午春正月六日申刻仙去。距生年二十有三。訃至郡。閤署大驚。爭諱飾以聞。而香郎魂夢感通。屢有奇驗。迨贈物至。遂大哭。而燃之以燭。同室往救。幸而免。但焚鐵馬玉墀一角。花闌石凡門盟詞尚在。拈闌渥卷。意注所天。圖外一匣。藏所製紅牆襲一片。乃病中未竟之作。金牙枝香囊。繡帕一。玉墜香房一。扇腕釧一。皆書足蠡寫一雙。花仙既歿。凡郎及姻婭及閨秀之識花仙者。聞其異。無不涕零。或祭拜於花前。痙室云。



郵園叢話

輯郭氏玄中記序

小說家言大率唐以前與宋以後劃若兩途唐以前之書崇尚博聞所載怪異之事今日多有可徵宋以後之書者不得已而推取唐人然唐人述劍俠敘情感雜錄寄閒物異類皆整密以臆揣度不復求其出處故後世尚小說者不得已而推取唐人然唐人述劍俠敘情感雜錄寄閒事名人逸聞文章則爾雅可觀但以資於談助無裨多識也暨讀唐宋人類書見所載郭氏玄中記寄其恢奇瑰麗彷彿山海十洲諸書因隨手抄撮以備遺忘後見弟汴林所輯下種伏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諸子書中有此種與金和類苑宜同矣據此則記原文作僧背借用同聲字耳見古本如此今諸書俱尖作僧背借用同聲字耳

玉門之西南爲寒穴寒穴之東有一國五六百戶無他事役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每歲出石尖數千枚輸於廟中名曰霹靂尖以給霹靂所用從春雷出而尖日減至秋尖盡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七

玉門之山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出礪數千石曰霹靂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月氏見陶弘景注按無礪字疑記有誤金礪牛骨與音厲同義相類宜同矣據此則記原文作礪今俗礪字石旁作僧背借用同聲字耳

玉門之西南爲寒穴之東有一國國之內有廟國人歲歲出礪數千枚名爲霹靂礪從春雷出礪日減至秋而盡太平御覽十三

玉門之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人歲歲出石礪數千枚名爲霹靂礪從春雷出礪日減至秋而盡北堂書抄一百五十二

玉門之山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出礪數千石曰霹靂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月氏見陶弘景注按無礪字疑記有誤金礪牛骨與音厲同義相類宜同矣據此則記原文作礪今俗礪字石旁作僧背借用同聲字耳

玉門之西南爲寒穴之東有一國國之內有廟國人歲歲出礪數千枚名爲霹靂礪從春雷出礪日減至秋而盡太平御覽十三

玉門之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石礪數千枚名爲霹靂礪從春雷而礪減至秋礪盡太平御覽十三

北方有鍾山焉山有石首如人首左目赤右目白爲日右目白爲月開入

左目爲晝開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太平御覽三十

英疏玉燭寶典等書近日始出自海東當時固無由見然如宋人古玉圖譜經史證類本草之屬亦未檢及即書抄御覽所引且有遺而未采者則疏陋之過也況所引諸書增刪校補核與原文不符似非輯書之善法今余此本以各書所引完者居首而以刪節有異者低附逐條之後俾讀者一覽周知可以省覆檢之力吾知此本出則凡異域殊方所出珍寶動植之類皆可即物以證耳目之見聞而五金之精之化形可以補非人之所未載則是書或亦談格致者所必祖歟癸巳中秋長沙葉德輝敘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八

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藝文類聚八十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爲柴都 太平御覽十四

東方有柴都焉有山山上有泉如井狀深不測春夏常出雨雹敗五穀人以柴木塞之故曰柴都焉 北堂書抄百五十二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出則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雹爲患故號柴都 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九

東方有柴渚焉在齊國山山泉如井狀深不測至春時雹從井中出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林木柴塞則不出故名柴渚焉 太平御覽七十

蓬萊之東岱輿之山上有扶桑之樹樹高萬丈樹顛常有天雞爲巢於上每夜至子時則天雞鳴而日中陽烏應之陽烏鳴則天下之雞皆鳴 龍大淵古玉圖譜二十四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 齊民要術十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五 吳淑事類賦桑註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藝文類聚八 初學記六 太平御覽五十九 水經注自序焉作也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文選十二木玄虛海賦注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 藝文類聚八

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 文選十二郭景純江賦注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燋焉石焉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 太平御覽五十二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 太平御覽六十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焦焉水治而不已惡焦者山名也在東海方三萬里 白帖六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 吳淑事類賦海注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載也 外夷列傳注 太平御覽六十五 史記匈奴傳索隱 漢書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山有洞庭寶室入地潛行通瑯琊東武（太平御覽四十六）

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寶室（初學記八北堂書抄百五十八白帖六）

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巨海（太平御覽五十四）

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孔西北通崑崙（太平御覽百六十六）

伏羲龍身女媧蛇軀文選十一王文注引帝王世紀處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求嫁夫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七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藝文類聚九十四）

昔高辛氏犬戎爲亂帝嚳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爲狗女爲美人封爲狗民國（太平御覽九百五）

生女爲美人封爲狗民國（太平御覽七）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祖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世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太平御覽七）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

伊俗與唐吾同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北堂書抄百五十八）

飛路之民地窞穴居食木根（北堂書抄百五十八）

丁零之民地窞穴居食禽獸之肉民號爲名裘（北堂書抄百五十八）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資魚以爲生氣（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

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脇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繭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去琅邪四萬里（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送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荊楚歲時記杜公瞻注）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送至洛水（玉燭寶典十二月）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類聚九十一太平御覽九百十八引山下無上字末句隨之下有鳴字）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置索中又此象也左名隆右名窶（玉燭寶典正月）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也（太平御覽二十九）

東海有樹名爲白蒙其汁可爲脂色白味甘（北堂書抄百四十七）

荊州有樹名烏桕其實如胡麻子擣其汁可爲脂其味亦如猪脂（北堂書抄百四十七）

荊州有樹名烏桕其實如雞頭連之如胡麻子其汁味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爲大如十斛龍齊民要術十　藝文類聚八十六　初學記二十八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藝文類聚八十九　太平御覽八百二十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太平御覽八百二十　藝文類聚八十

大樹之山西則有采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藝文類聚八十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二　酉下無則字

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爲青羊萬歲之樹精爲青牛藝文類聚八十八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三

千歲樹枝中央下四邊高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六

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間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六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伏苓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三　初學記二十八　藝文類聚八十八

楓脂淪入地中千歲爲琥珀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六　藝文類聚八十八　初學記二十八

萬歲樹精爲青牛初學記二十九

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爲中尉將軍有勇走逆之牛見公走還河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太平御覽九百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邊人皆走太尉何公爲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之手攬其左足牛見公乃走還河北堂書抄一百四

秦始皇時終南宮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耶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柰吾何鬼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毋敗乎樹漠然無言疾入報秦皇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入於水秦始皇因立旄頭騎太平御覽六百八十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尽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柰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皇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灃水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

狐五十歲能變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與天通爲天狐太平廣記四百四十七

卽與天通爲天狐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九

狐五十歲能變化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與女子

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卽與天通爲天狐錦繡萬花谷三十七
千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初學記二十九
五十歲之狐爲淫婦百歲狐爲美女又爲巫神太平御覽九百
九
百歲鼠化爲神太平御覽九百十一 初學記二十九 白帖九十
百歲之鼠化爲蝙蝠初學記二十九 太平御覽九百十一 水經夷水注
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食之使人神仙
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下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藝文類聚九十七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 初學記二十九 白帖九十
千歲之燕戶北向藝文類聚九十二 酉陽雜俎續八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春秋左傳文四年正義引玄中要記
姑獲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鳥脫毛爲女人名爲天
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
人子養之以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
也荊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
扶匍往先得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各走就毛衣
衣此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
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之而飛去復以衣迎三
女三女兒得衣飛去今謂之鬼車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
姑惡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女人
名爲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
取人子養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
也荊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
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
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
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三女
三女得衣亦飛去太平御覽九百十二
天下有女鳥一名姑獲又名鈎星鬼也喜以陰雨夜過
飛鳴徘徊人村里覘得來者是也是鳥專雌無雄不產
喜落毛羽中塵置人兒衣中便使兒作癎病必死便化
爲其兒也是以小兒生至十歲衣被不可露七八月尤
姑獲一名天帝少女一名隱飛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
小兒養之有小子之家則血點其衣以爲誌今時人小
兒衣不欲夜露者此也經史證類本草十九
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
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卽以血點其衣以爲誌
故世人名爲鬼鳥荊州爲多荊楚歲時記杜公瞻注
陽新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
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
病故亦謂之夜飛遊女水經汇水注
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人
國示知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蠶大如小指名曰蠶食

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藝文類聚六十五

大月支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猶

愈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

大小如指名爲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

蠶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

大月氏及西胡中有牛名爲月支牛今日割取其肉明

日肉復生北堂書抄百四十五

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

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太平御覽九百

割而復生名曰復牛太平御覽九百

東海有蛇邱之地險多漸洳眾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

而蛇身藝文類聚九十六

東海有蛇邱地險多漸洳眾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

而蛇身太平廣記四百五十六

昆侖西北有山周迴三萬里丘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

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藝文類聚九十六　太平廣記四百五十六引居上有常字

昆侖西南山周迴三萬里丘蛇繞之得三周蛇長九萬

里太平御覽三十八

東南之大者丘螯馬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丘螯丘龜

也初學記三十

東海之大者有丘螯馬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丘螯丘龜

子思玄賦注

東南之大者巨螯馬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文選十五張平

螯巨龜也文選五左太沖吳都賦注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過魚尾

產則百里爲血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六

東海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

碧海爲之變紅莊子逍遙遊成元英疏

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

尾魚產則百里水爲血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四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與一蝝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太平

御覽九百四十二

蝝蝝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千歲蟾蜍頭生角得食之壽千歲王嬪寶典五月修爾韻二十四鹽　重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諸藏人不能見夜

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六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

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口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

射人去二三步卽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太平御覽九百五十

水狐蟲也長四寸背有甲其色黑其口有物向前如鬚

以氣射人江淮間謂之射工通爲鬼病此既其蟲故能

相候伏也經史證類本草二十二

蜮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卽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

太平寰記四百七
十三載感應經引
蜮長三四寸蟾蜍騰鶻鶻
玉精爲白虎金精爲車馬銅精爲僮奴鉛精爲老婦太平
八百八
十六
銅之精爲童奴太平御覽
八百十三
鉛錫之精爲老婢太平御覽
八百十二
鉛錫之精爲婢廣韻二
鉛錫之精爲狐狸太平御覽
九百十二
馬瑙出月氏國藝文類聚
八十四
馬瑙出月氏太平御覽
八百八
車渠出天竺國藝文類聚八十四
太平御覽八百八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太平御覽
八百八
木難出大秦太平御覽
八百九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三年黃三年
赤四年盡食敗太平御覽
八百七
金剛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
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割玉時當作大金鑷著手指間其
背如月開以割玉刀內鑷中以刻玉太平御覽
八百十三
天竺大秦國出金指鑷北堂書抄
百三十六
尹壽作鏡太平御覽
七百十七
旬始作冠通典五十七
通志略冠作箙
凡梓木爲楹居下則木鵲之爭位讀府
八陝

五肉七菜勝腌臢臊北堂書抄
百四十五

碧線傳

誌舒生遇異

誌許生奇遇

玄妙洞天記

至止間有道士眞本撫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家下。通曉劍術。雖嗇之。未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院。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久。極盛而豐。朝政廢弛。禍在旦夕。大王朝廷懿親。宜陰爲之備。萬一風塵有警。卽便指麾義旅。紓君父之急。使神州光復。爲大元宗英。豈不偉哉。王曰。爾病風狂耶。何出言若是。二人默然而退。曰。豎子不足謀。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黃鶴樓而遁。詩曰。芙蓉出匣照寒鈇。上帶仇家血影光。前席早知非聖主。悔將三策說君王。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於是陳友諒明玉珍。皆據一方。兵甲數十萬。東西相望。君美兄若彥爲西兗丞。因得遣人物色之。不可得。高皇帝既平天下。四海一家。君美兄若彥爲西兗丞。因往省之。回途。覆于河中。因躑躅路側。覓火燎衣。縱步間。忽二道士前曰。滄叔何一寒如此哉。視之。眞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二人邀過其家。則青城山也。高墉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侍左右。與君美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卽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頗仰乾坤。飄飄萍梗。索居閒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酒酣氣豪。議論鋒起。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猶未能忘情塵世。將不爲修眞之累乎。二人大笑曰。循行數墨。儒之士耳。熊經鳥伸。仙之糟粕。吾所謂修眞。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爲之吐舌。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爲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于是劇飲大醉。本無賦詩曰。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邊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蔡沙。固虛纘吟曰。豪傑消磨歎五陵。鬢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懺難懲。可憐一片中原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闋。執杯酹謝于二公。自歌以侑。詞曰。乾坤如昨。歎往事凄凉。長才難展。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知難著。勝與敗俄頃。春夢幻。瀲灩劍鋒蓮。須臾悽謇落。相見處萍水異鄉。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自同。鍔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惜。這一番歸去。似遼東鶴。明日來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眞文送君。至道上。顧謂曰。好會難期。請爲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澹。惟于塵埃中見電光翕欻。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陵谷若星。殊無有路。君美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傍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美手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

舒大才雲間之逸士也。聰慧能文。尤長于詩。麟德二年春。因駕舟訪友。抵中途。天已薄暮。時聞大魚跳擲于波間。宿鳥飛鳴于岸際。雲散月明。花香柳舞。忽聞霧風透環珮。鏗鏘大才異之。艤舟諦視。一美人姿容妍麗。偕二婢嬉遊于林下。生乃登岸揖曰。娘子高居何處。夜行至此。美人笑曰。敝居僻陋。離此咫尺。君如不鄙。枉駕一顧。大才情動于中。心不自主。遂與美人先後而行。不半里許。遙見竹戶荊扉。花木掩映。明窗淨几。亦甚整潔。美人遜生上坐。命侍婢獻茶。纏以酒饌。盃盤精緻。非世所有。壁間挂四時迴文詩四絕。美人自製也。其一曰。花豔吐枝紅。倚雨柳烟垂線綠。迎風霞生遠漠東。升日月落閒窗北。近松其二曰。涼生靜閣虛簷冷。齒嚼氷絲雪藕寒。香收榴花紅灼灼。露傾荷葉翠團團。其三曰。蘆岸深秋水碧。木凋霜淡曉天蒼。孤眠夜永愁空館。獨立朝長望遠鄉。其四曰。天墮雪花氷滿戶。雨飛風剪凍凝城。鮮鮮蕊綻梅容瘦。滴滴香傾酒味清。美人遞曰。效顰鄙句。愧無好詞。君無哂焉。大才稱贊不容口。詢以姓名居址。美人曰。妾姓花。成都人。蕊其小字也。大才淫興勃然。求與之合。美人變色曰。男女配合。人之大倫。縱欲私通。謂之悖禮。與君萍水相逢。遽起穿窬之意。可乎不可乎。大才踧而言曰。律明大法。禮順人情。趨趨之。奚斯傳聲嚶嚶之。草蟲卽應。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美人始改容曰。君能賡此四時詞。是乃中雀之目。蜜幕之絲也。大才乃援筆而和之。其一曰。花叶亂紅初着雨。絮飄輕白似迎風。霞舒錦練光。凝嶺月上圓盤影。挂松其二曰。涼風扇透朝肌冷。驟雨盆傾夜帳寒。香棟出飛新燕小。翠池盈貼嫩荷圓。其三曰。蘆岸宿鴻秋寂寂。桂庭飛蝶晚蒼蒼。孤燈剪盡愁擡長夜。獨枕悠悠思夢遠鄉。其四曰。天冷夜清霜滿野。月寒風凜雪迷城。鮮紅燭影深閨靜。淡白梅香暗閣清。大才和訖。美人贊曰。兩韻並賡。眞難得也。是夜就寢。極講幽歡。天明起視。乃一古祠中塑一美人身。左右列侍兩婢。案上朱書木牌。題曰花蕊夫人。大才驚訝失色。舉身流汗。促舟還家。遂得癡疾。夢中嘗見美人與之同處。聯詩數篇。不及備載。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晳。有姿調。好鮮衣良馬。游騁無度。常率黃犬逐獵荒溯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亭陰連數畝。仰視間。懸一五色彩毬。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麗恩。竊慕盛德。欲託良媛于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裙襦。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設。芬馥滿室。風姿蓉翠。帳以鹿瑞錦。幛映四壁。大設珍肴。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所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藍葉椀。皆黃金隱起。錯以玫瑰金。舉貯車師菊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

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爲起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談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奇神人也。後時一省岳。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携歸去。不知所在也。

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奪眩。意甚悅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逢室漏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懼交并。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衾礙。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鎭將軍也。酒酣歌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目送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綢繆。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微哂而笑曰。既爲吉士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饌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豹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中婢。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延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把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瓊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飲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

香豔叢書

玄妙洞天記

夫人生若夢耳。至楚襄薦枕于高唐。淳于獲配于南柯。余始不信以爲寓言。近余之夢。有類于是。乃始信其眞有耳。然高唐一夜。南柯片時。未足爲異。乃余之所夢。有足紀者。伊昔夏夜。爰坐蘭館。厭世俗之陳言。攬神仙之往牒。既感于劉晨阮肇遂登乎閬苑。智瓊嘗吾之世。庶幾一遇。悠然興慨。頹簡思臥。甫就枕間。房輒游神異境。覩金殿之嵯峨。仰珠宮之璀璨。樓台濱水。則蓬萊彷彿。戶牖繞山。則赤水依稀。有璇題玉柱。榜曰玄妙洞天。見一少女獨立于中。舞袖飄于輕颸。廻裾散乎芳芷。澤兮美膚。豔兮奇葩。或鳴珮而微步。或倚扉而遙睇。余去匪遠。佯爲不覺。舉袂障面。若啼若泣。轉身頓足。欲舞欲歌。徘徊久之。剔然高咏。其詞曰。歡非有歉。親自不來。彼何人也。兩心是懷。惟君與妾。雙雙不散。妬女既嫁。得國之半。其聲嬝嬝如絲如竹。歌已。命侍兒傳語曰。與君有緣。把臂密邇。今時未至。請速退矣。余心異之。翻然而醒。於是曙色橫于窓櫺。棲鳥鳴于林木矣。自是之後。不數夕一夢。其事之奇。不敢輕泄。至所歌之詞。聊藉于此。以示好事。失其邂逅之詳。自有私志。其詞曰。直堪惜。錦帳夜長虛擲。銀燈情脈脈。綉花無氣力。女伴聲停刀尺。蟋蟀爭吟四壁。自起捲簾窺。夜色天青星欲滴。其臨江仙詞曰。飛蠶流螢無興。撲扇兒閒却秋風。遠山夜半又聞鐘。解衣斜對影。欲寢恨牀空。淒斷銀缸渾欲滅。數聲窗外孤鴻。夜涼如水田簾櫳。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其山花子詞曰。剖得新橙擲繡筐。釀成美酒覆閑房。寒閨無計會蕭郎。夜色暗隨鴻雁後。秋光半繞菊花傍。滿城風雨近重陽。其玉樓春詞曰。韶陽欲暮鶯聲碎。望遠凭闌傷妾意。雜花滿地鋪成裀。人在繡茵深處睡。覺非飛鳥無雙翅。空想郎邊芳艸媚。願爲柳絮傍東風。吹向郎身撩亂墜。其踏莎行詞曰。香罷脩簫。花姑曹賞。粉牆一丈愁千丈。多情春夢苦拋人。尋郎夜夜離羅幌。好句刋心。佳期束想。甫愁春到還愁往。沉魂細柳一時垂。斷腸芳艸連天長。其臨江仙詞曰。花影半簾初睡起。繡鞋著罷慵移。鏡粧强把綠窗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纖指彈甌呼女伴。出簾聊共徘徊。閑將羅袖倚朱扉。樓台臨水處。日午燕爭飛。其菩薩蠻詞曰。蘭閨日永花慵繡。紗窗獨倚垂羅袖。燕子做巢忙。詩成難寄郎。新篁窺綠水。荷蕊青無比。風煖不知吹。游絲自在飛。其踏莎行詞曰。佳約憂乖。韶光難駐。柳絮飛盡江頭樹。朝來爲甚不鉤簾。落花鋪滿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燕子不同歸。呢喃獨作春愁住。其孤鸞詞曰。蝦鬚初揭。正寺日停鐘。窗風鳴鐵。懶自梳粧。亂挽鬟兒非滑。追想昨宵。鬢見有多少。動情誰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瞧玉人言去苦難泄。任樹上黃鶯。歌道離別。强欲排餘恨。反寸腸悲裂。試使侍兒挽住。想未離臺橋東折。傳道行踪已遠。但垂楊烟結。其蝶戀花詞曰。梳罷曉妝屏上倚。欲把金針。玉腕嬌亡比。不捲珠簾窺竹裏。翠禽飛下闌干嘴。步向荷缸閒弄水。荷葉田田。似有清香起。照面水中私自喜。芙蓉四月先開矣。其踏莎行詞曰。玉臂寬鐲。紗衫緩鈕。綉床針線無心久。豹頭枕冷鬱蘭輕。蝦鬚簾靜塵埃厚。紫燕風頭。黃梅雨後。柳條亂拂長江口。但言窓隔柳如烟。誰知搖曳

愁如柳。其玉蝴蝶詞曰。爲甚夜來添病。强臨寶鑑惛怜嬌慵。任釵斜鬢亂。日薰風。慵脂消榴紅徑裏。羞玉減粉蝶叢中。思悠悠。垂簾獨坐。倚遍薰籠。朦朧玉人不見。羅裁翦寄錦寫憨封。約在春歸夏首。依舊各西東。粉牆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最難忘。屏邊瞥見。野外相逢。其眼兒媚詞曰。石榴花發尚傷春。草色帶斜曛。笑蓉面媚蘭心。病柳葉眉顰。如年長晝。雖難過。入夜更消魂。半窗淡月。蛙聲鳴鼓。一個愁人。其踏莎行詞曰。紅葉空傳。赤繩未綰。天涯可見人難見。綠窗病起落梅繁。玉簫夢斷行雲短。波眼將穿。柳腰似剪。寂寥偏與東風管。水仙慾絕翠圍寒。春雲空谷蘭香遠。其玉樓春詞曰。空閨日夜和愁閉。馬何時門外繫。愁中眉讓遠山長。病裡腰添垂柳細。如烟一種津頭樹。可喜誰知還可怒。檢錢難買少年回。柳絮能牽幽夢去。其念奴嬌詞曰。驚幃睡起。正飛花闌徑啼鶯。簷蔗花姑曹賞。粉牆一丈愁千丈。多情春夢苦拋人。尋郎其踏莎行詞曰。香罷脩簫。花姑曹賞。粉牆一丈愁千丈。多情春夢苦拋人。尋郎夜夜離羅幌。好句刋心。佳期束想。甫愁春到還愁往。沉魂細柳一時垂。斷腸芳艸連天長。其臨江仙詞曰。花影半簾初睡起。繡鞋著罷慵移。鏡粧强把綠窗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纖指彈甌呼女伴。出簾聊共徘徊。閑將羅袖倚朱扉。樓台臨水處。日午燕爭飛。其菩薩蠻詞曰。蘭閨日永花慵繡。紗窗獨倚垂羅袖。燕子做巢忙。詩成難寄郎。新篁窺綠水。荷蕊青無比。風煖不知吹。游絲自在飛。其踏莎行詞曰。佳約憂乖。韶光難駐。柳絮飛盡江頭樹。朝來爲甚不鉤簾。落花鋪滿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燕子不同歸。呢喃獨作春愁住。其孤鸞詞曰。蝦鬚初揭。正寺日停鐘。窗風鳴鐵。懶自梳粧。亂挽鬟兒非滑。追想昨宵。鬢見有多少。動情誰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瞧玉人言去苦難泄。任樹上黃鶯。歌道離別。强欲排餘恨。反寸腸悲裂。試使侍兒挽住。想未離臺橋東折。傳道行踪已遠。但垂楊烟結。其蝶戀花詞曰。梳罷曉妝屏上倚。欲把金針。玉腕嬌亡比。不捲珠簾窺竹裏。翠禽飛下闌干嘴。步向荷缸閒弄水。荷葉田田。似有清香起。照面水中私自喜。芙蓉四月先開矣。其踏莎行詞曰。玉臂寬鐲。紗衫緩鈕。綉床針線無心久。豹頭枕冷鬱蘭輕。蝦鬚簾靜塵埃厚。紫燕風頭。黃梅雨後。柳條亂拂長江口。但言窓隔柳如烟。誰知搖曳

斷見。得償今日蕭索。共踏莎行詞曰。花徑爭穿。珠簾屢鎖。正逢梅雨芹泥濕。雲梁無處可安巢。玉纖爲把花枝覓。　社日纔來。端陽已近。歸巢烏甚偏遲鈍。算來一似鳳鸞期。蹉跎漸覺無音信。其臨江仙詞曰。昨夜酣眠梅雨大。枕前窗上類敲。天明番覺夢魂遙。起來看女作。薰袖已香消。　寒鎖屋梁烟鎖竹。捲簾水濕紋綃。菱花底照拂周稍。玉梳雲髮滑不喜上隴喬。貧丘道人曰。夕之夢遊。必有所爲。雖千顧言。託之靡告耳。何詞之多而佳也。一至此哉。不然則關關乍鴞。胖合在傍。覩寶夢回。玉簪雖妾。人間固有此前夢。則吾不可得而知矣。

步非烟傳

霸輪袍傳

杜秋傳

沈警遇神女記

步非烟傳

唐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任綺羅。善奏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子曰象。纔弱冠。端秀有文。于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婉述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竊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辭牋數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牽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身福薄。不得當耳。蓋鄙武生蠢悍。非良配也。乃復酬篇。寫于金鳳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辭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晉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方勒兩情深。湔干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妾不幸。垂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于非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于秦臺。薦夢尚遙于楚岫。貂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隔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媼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堂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媼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趙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種。悉俟晤語。既嘿默。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而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于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背紅解衿。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于垣下。烟執象手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持。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衷。承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托門媼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蓬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雲行。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千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潛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神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詠寄情。來往更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造如常人。身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俯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息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至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至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强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遊。嘗崔賦詩未句云。恰似傳花人飲

散。空拋牀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來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上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自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附錄江南詹詹外史跋語

非烟自傷非偶。踰節被殺。傳者傷之。雖然公業粗悖矣。未甚也。有杜大中者。自行伍爲相。興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虫。雖婪有過。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絕。大中籌表。皆出其手。嘗作臨江仙詞。有彩鳳隨鴉之句。一日大中見之。怒曰。鴉且打鳳。掌其面。折項而斃。以一簪之忤。遂至殺身。較之非烟。不十倍寃乎。雖然猶有忤也。齊文宣寵幸薛嬪。忽疑其與濟河王岳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出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于杯上。支解其屍。斷其髀爲琵琶。暨一座莫不喪膽。爲之寵者。不亦難乎。雖然猶有疑也。晉石崇每使美人勸酒。不能勸則殺之。丞相導量不宏。每每過醉。大將軍教。獨不肯飲。已殺二人矣。導勸使速盡。教曰。彼自殺人。于我何與。王愷嘗置酒。女妓吹觱篥。小失聖韻。便令黃門敲殺之。一座改容。宿朱文畧豪縱不遜。中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敲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夫小村市民求一妻女。千難萬難。幸不致無鹽嫫母。搶攘爭鬬。以爲五百年修德所致。而此數人者。覩朱顏綠鬢。曾嘗背之不若。其眞無人心者哉。

謝輪袍傳

唐 鄭還古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膳京兆試官。令以九皐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强不可力爭。吾爲子賣焉。子之舊詩稍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卽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賣弄。豐同王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謙。卽令張筵。謙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謂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設。託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杜秋傳

唐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錡僭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穆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己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舊。且老爲之賦詩云。京江水清清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漳卽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罌醇與唱。金縷衣。漳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柱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蒲吹。薤苔來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莧豹胎。鬢鈸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晉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緌緌。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撝持。虎晴珠絡綵。金盤屑鎖雌。長楊射熊罷。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閎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迴首尙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憧憧識舊吏。吏變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非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鳴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章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塵。蕭后去楊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鈎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露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要斷張纛。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靡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親。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附王眉山傳

王氏眉山。實奴號也。富　武帝南征駐蹕金陵。選敎坊司樂妓十人。備供奉。實奴爲首。姿容瑰麗。田衆數得持巾櫛。近至擊班中人。爭求繙以媚上。或毀裝以自全。左右猜顧。應隨侍無寧禍。且不測。實奴云。吾傳婢子。非敢當御宿。但率意曲謹。神無謁。實追憶其能。飾固姆發。毀亦太迂。固命不猶。惟同聲以承恩。無希福矣。　武宗嘉旋。各有資錫。俾無從。惟實奴遺舊繒。咸以貴人呼之。禁部亦宠北數。不以衆人畜也。識者稱眉山。眉山云。初眉山惻儻。負丈夫氣。揮霍自如。每出。趨奉者載道。一日乘油壁車。經水西劉公廟。毬師王悅傳愉。皆負絕技。邀之廢堂。請王觀。登場。眉山下車。風亦灑然。衆趾躡踵。粲皆辟易。歎賞以爲天人。樂而觀者如堵。眉山出金一錠。酬二師去。其豪爽類如此。自供奉歸後。閉閣不出。乃歎曰。婢子獲執巾　天子前。安得復爲人役。遂結道堂長橋邊。長齋誦經。爲道人裝。不復涸巾幗中矣。

潘之恒曰。敎坊司。御樂也。國制宮縗奉宴。未聞選召邪曲中人。雖三十四模。歌舞喧塡。朝抱樂器。暮或連袂而歸。亦惟王公邸第呼之。無僧用輿騎者。至武宗南巡。出意外事。而供奉賭妓。能曲謹不蒙呵讓。則王實奴實主持之。夫卑賤之號。以近幸爲榮。若杜秋實奴。何有幸有不幸歟。

王廷陳曰。杜秋傳自是牧之自寓其天涯遇暮耳。刻意傷秋。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信然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駕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顧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凭軒望月。作鳳將雛舍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舍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謹謹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開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于常。忽見一女子。搴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寤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嬴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屠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飄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拱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搦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嘆賞良久。願請琴譜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願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訂。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聲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幽。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望望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劉郎會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棲。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關香姨智瑛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作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三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已也。小婢麤質。前致詞曰。纖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宜于晝。大姊已在門首。警于是抱持致于膝。共叙離別。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已。復置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欵結。歌曰。心縈幾萬結。縷繫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瑞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看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廟下。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情。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趙后遺事

麗情集

竹夫人傳

綠娘傳

春夢錄

香艷叢書

趙后遺事

宋　秦醇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墻角一破篋藏古抄書數十册中有趙氏瑣事雖紙墨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綴次成篇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踽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憤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宮后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共處帝忽擁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遽自離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强近之親一兄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犯威稜臣妾願賜遷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寘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戕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尚誰擊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覘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愈趯燭後避帝暫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覘關湯酷酷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澄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躲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覩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汚御服童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幽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意親睨歎帝欲廻昭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而后因帝幸心爲姦利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賜大號積有歲時既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重沐恩施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愛食羨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嘉瑞更約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勝賜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閑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宇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娠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携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裹裹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戰子之器氣不澄此所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內子

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携之趙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携入宮。盛來見后。言承歡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臨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褒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紓無計。乃遣人褒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墮胎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況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呼宮吏蔡規曰。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置諫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磚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而獻丹。其丹誓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乃下丹水中。水即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輟。丹乃成。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進進十粒。初夜絳帳春濃。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聲息閒然。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鴆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完）

麗情集

宋　張君房

浣沙杜子

霍小玉侍兒之名。

遺鄭郎

鄭生過李妓宅。見娃徘徊不能去。詐遺以鞭馬。後訪。自呼曰。前遺策郎也。

卷中人

唐裴敬中爲察官。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眞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寄淚

灼灼錦城官中奴。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軟紅絹裹紅淚爲寄。

環者還也

崔郎寄張生信有玉指環云。環者還也。

燕子樓集

盼盼徐之名倡。張建封納之于燕子樓。張卒。盼盼思之。間者輒答以詩。僅三百篇。名燕子樓集。

秋雲羅帕

賈知微曾城夫人杜蘭香既別。贈賈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云。此羅是玉女繅玉蠶繭以織成。

沈翹翹

文宗時宮人有白玉方響。以犀爲椎。以紫檀爲架。後出宮歸秦氏。秦出翹製曲。以寄之。名曰憶秦郎。

非煙

咸通中武公妓也。善擊甌。其隣趙象窺見。因門媼以玉蕊牋題詩寄之。非煙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花牋贈象以通其意。

開元中第一箏手。中官楊羔潛還。崔懷寶飲羔薰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羔令崔作詞。方得見瓊瓊。崔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近得佳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

柳枝娘

洛中里嫗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香兒

元載妾薛瓊英。幼以香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

竹夫人傳

宋張　耒文潛著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川。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
貪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以下。後宮美人千餘人。
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疎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
者親焉。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
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
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裡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
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
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
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率常瘠戒。白衣
除而暇。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扶持夫人以行。帝亦不疑
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白此寵少
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當召卿。至期。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
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復遣將作大匠別還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
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
類也。然爵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赴火而死。

予　大父貞之公。嘗命題竹夫人詩云。悲秋已過又傷春。待得郎歸荷葉新。
守節碎身終不改。知名一似管夫人。時予年十歲。今讀是傳。先得我心。痛
大父之不及見也。掩卷嗚咽者久之。

汝陰王明清著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摧官莊門居。邢之妻卽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摧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賊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藝事。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有着撲處。玉爲人容貌清秀。舉措閑雅。不事口吻。以相嘲謔。有長人風度。前後守倅皆眷之。單摧官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迹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爲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摧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玉姓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蒙青睞于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廳。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疑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若愧曰。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威坊居。舅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戶憫勢之曰。汝日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爲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若卽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然有所慮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爲司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嫁亦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玉曰豈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由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爲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賫符幷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幷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廚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尙作少年態也。錯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祇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爲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理。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爲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覲事下。文引告翁嫗嫗出其不意。號哭而來。贅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數年雖蒙汝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爲汝養老之計。嫗翁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自宅堂接出玉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亦有義姨妹情分厚者。今旣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設盛筵。就會勝寺請翁嫗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爲姨。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出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絕。春娘曰。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爲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爲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續求。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耶。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賣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賫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今更勞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耶。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

子。符耶名飛英。宇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爲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罷倅來尚寄居武陵。耶氏李氏皆在側。當時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春夢錄

元　鄭禧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學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亦自貧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嫗來言女家久擇壻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嫗欲求余詩詞。遺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一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至。乃曰吳氏之族兒。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宦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慶唱迭和。復命乳母來觀。且述女意。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啓母意。踰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謬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子憐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矢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生。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琶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歐之。女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卽以定禮付媒嫗以歸于周。然女病竟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爲郎也。若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蘂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況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況其家本豐殖。復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況才色之兼全者乎。歎綵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風悒怏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亦必昭余之慊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廿六日余寄木蘭花慢云。倚半生豪氣。冲星斗。渺雲煙。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蔆花較潔。劍光零亂。算幾番沉醉樂生前。種得仙人瑤艸。儂家五色雲邊。芙蓉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院琅玕。盆濛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艷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縱橫禮樂三千。翼日女氏和云。愛風流俊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倚書窓。慵拈針線。懶咏詩篇。紅葉未知誰寄。慢躊躇無語小闌前。燕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度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乃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興念。喚醒當年。衆衆滿枝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仙。贏得鮫綃帕上。啼痕萬萬千千。二月廿九日女密令乳母來觀。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鸞珮敲瓊。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洒雲牋醉裏度春秋。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尊芳。蜂媒蝶到。蜾蠃使重遊。梅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梢頭。況是梅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魏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倚窓下雨恁共愁。如今杏花嬌艷。珠簾嬾上銀鈎。絲羅香樹欲依投。此景雨悠悠。恐驚老花殘。翠消紅減。辜負春遊。蜂媒閒人愽思。無緣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爲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豈可得哉。此余所以深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牋寫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歛翠娥。須信梅花貪結子。東風著意杏花多。翠袖籠香倫楼。柔情猶爲我遲留。何時共簡鴛鴦宇。吟到東風淚欲流。兩才相遇古來難。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聞取舞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畫翠娥。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情多。殘紅片片入書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覩舊胸襟有才思。却無緘書與紅鸞。詩尾又繫數語云。屢蒙佳什。珍藏篋笥。區淺緣慳。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遽背。一片眞情。番成虛意。勸讀詩書。好圖名利。故里梅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及盈盈垂淚。余復爲儷語以寄遺恨。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過。早見于夫婦之間。詞翰先投。乃求于聲臭之表。字含玉理。韻染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綵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奈風傷。復令乳母來觀。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是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偕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愆。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幕底阻臺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傭暴之男。強投雁幣。痛失文章之壻。怒挪蜂冠。脉脉春愁。盈

盈妝淚。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焉。寓意杜牧之春遊。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恩愛之愈深。嗟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遙想芳塵。它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遡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歎。難期面叙。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雲梁雙燕舞輕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著意杏花春。風流才思古難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下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吳氏答書云。伏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人。含閨閣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遇。方圖結於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遺訓昭昭。曾已告母。慈母之嚴命切切。乃不諒人。鄭郎將故里之梅花憔悴。周子戀芳園之杏蕊嬌羞。齊眉之好已休。衆口湖之辭不息。龜占未吉。雁幣輒修。經史不得聞。琵琶奚足聽。鴛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妨玉。也尋柳氏。奈今生文君未識相如。勒此申酬。伏祈丙照。復和前詩二首云。才高豈肯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到嬋娟。是日吳氏又寄領。呈其工夫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繡壁雙鴛。幼小工夫此最難。日久羅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時序易消魂。忍看雲牋沁粉痕。近日懨懨香玉瘦。可憐和淚倚重門。繡線慵拈夢乍醒。風流誰畫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它時不忍聽。嫩柳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驚鴉。流鶯欲往頻回首。盡日愁腸悶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然洪妳至。欲遣一書。奈家事冗。人事多。違弗克。午間再辱雲牋。拔味。恍如會晤之爲快。中間此事。苦爲母氏所阻。故作痴佯狂。此數日周子稍緩其事。但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恨而歿。亦爲君耳。如天從人願。因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惑十一。安人愿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以見。無言至此。悲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儀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爲念。好事亦不在忽忙。喪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裡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扶起雲偏。病裡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無氣力。强攜纖手寫雲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臘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妒情之鑿。登奴門者。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干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眞心而待。況衆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爲人次妻而周舍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婁爲定。奴乃泣涕不已。兩被母凌。以致成病。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縞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愈危。昨日兩奉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今已作嗟臍之悔。有通容處。但奴魂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賢。忘飡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眞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安。必見臨終哽咽。不知下筆處。奴扶憊拜上。吳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昆山玉樹。閬苑瓊葩。豈人間之凡植。寔獨冠於仙花。儲芳絕艷。吐日春華。祥雲爲蓋。皓月爲家。俄驟驚爲怪雨。遽遣綠於塵沙。悲玉驚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瑤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之何爲。染芙蓉以爲色。裁錦繡以爲詩。琴彈綠綺兮氷雪爲絲。鑒鉛粉澤兮烟霞爲姿。牙籤縹帙兮融融與旨。紋楸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比斯。余也惜年冉冉。負志奇奇。投館竿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蘇黍。鵬風孤退。鵾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蘋洲。泣娥英兮愁寒。墜翠衣兮吊靈均。空抱瓊芝。悠悠徒返。渺渺遐思。抱英懷之未擺。召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兮。才孰儷而孤芳。形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彰。迫夫女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胡言路阻。莫寓鱗鴻。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特寫青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幻。來往只時篇。玉琯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點點落花前。余召冥仙卜問。得一詞云。緣慳雙鬢香魂猶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而又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鎗玉滅。夢魂空有

幾愁多怨。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煖。春雨春晴。都來助。興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艸。猶迷舞蝶。綠楊空悵流鶯。玄霜著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戀。問眞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冀仙。一道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眞華傳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妒行。好个木蘭花慢。休題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眞可慘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靈之容忽有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鄒嫗在堂。婧嬙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尤余之意。姑舒徐數日而冀圖擇壻。誰得而閒之。矧先君之治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快者。果無幽冥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兮。艸沿堦而春色憐人。疑爲我而來兮。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意靈飄霞佩於太清兮。擬羣仙於瑤池。遂邈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因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魂乎故鄉兮。念衆雛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既死而忽遺。緊母氏之念而死兮。諒雖悔而曷追。余報卿以一死兮。其奈修短之有期。嗚呼噫嘻。昔之夜。忽有擁雙鬟而泣者。非靈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淒愴。余懷之哀詞。母知天。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共閱此女詞情事迹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契闊便登仙。可憐一點眞才思。辜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眞。琴棋書畫更超倫。惜哉周鄭番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个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可傷。傷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櫻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綵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盡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廷材子才云。犀心兜顯通津。未識嫦娥一面新。興盡故園梅已謝。情留別塢杏初深。春寒春煖。春雨春晴。都來助。興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艸。猶迷舞蝶。綠楊空悵流鶯。玄霜著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戀。問眞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冀仙。一道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眞華傳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妒行。好个木蘭花慢。休題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眞可慘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靈之容忽有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鄒嫗在堂。婧嬙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尤余之意。姑舒徐數日而冀圖擇壻。誰得而閒之。矧先君之治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快者。果無幽冥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兮。艸沿堦而春色憐人。疑爲我而來兮。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意靈飄霞佩於太清兮。擬羣仙於瑤池。遂邈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因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魂乎故鄉兮。念衆雛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既死而忽遺。緊母氏之念而死兮。諒雖悔而曷追。余報卿以一死兮。其奈修短之有期。嗚呼噫嘻。昔之夜。忽有擁雙鬟而泣者。非靈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淒愴。余懷之哀詞。母知天。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共閱此女詞情事迹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契闊便登仙。可憐一點眞才思。辜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眞。琴棋書畫更超倫。惜哉周鄭番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个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可傷。傷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櫻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綵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盡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廷材子才云。犀心

纔爲春夢錄。以示於人。且自爲之序。言其女之自甘爲二室。然痴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輕身以許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爲得之。如俯拾地芥。吁其愚眞不可及也。夫。今觀其初違女詞。則有嫦娥嬌艷。待詩仙之語。實所以挑之也。而女氏則以薛媛圖形。寄南楚材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無分共坡仙。亦可謂止乎禮義者矣。鄭子當於此時。灰心可也。乃復懷瞻曉。既有梅花故園。橅悰杏花好相留之詞。反不如聞早舞雙鸞之句。心迹顯然。而謂之褻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則曰。恐君難得見嬋娟。蓋已截之之意矣。於是天趣復有儷語以貽之者。夫婦之稱。齊眉之好。又曰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既念之矣。其心果不忍爲之乎。特欲爲之而不能耳。且如此女動心拂性。亂其所爲。違母之命。持不嫁凡子之說。以至殞其軀而弗悔。實天趣導之也。其罪容可隱乎。且序又曰。況其家本豐殖而有資財者乎。吁此一言足以見其貪戀纏惜之心。而惑之甚者也。雖然。又曰非余悅其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愚獨以爲非徒愛其才也。實貪其財也。非徒感其心也。實慕其色也。文中子曰。一夫一婦焉人

之職也。今天趣有妻在室。有子在家。而猶寓人門館。耑慕婁子。則何以少艾爲。而況鍾於情。形於言。言之不足。又從而咏嘆之者乎。然聽其言也。則有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之心。欲其言寡尤也難矣。言之忠信者如是乎。觀其行也。蓋欲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也。要其行不寡悔也難矣。行之篤敬者奚取焉。然吳氏母之不從。正也。其女之思。可哀也哉。女子情固不足取。惜乎天趣學而優則仕者也。顧其行言若斯。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已虧。宜乎不容於堯舜之世。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鄭子吳姬皆有之矣。噫。春夢一錄。非所以爲榮。實所以爲辱。迨其前程之識。未知果天趣之筆。若果天趣之筆。余不得而助其悽愴也。遂復爲儷語以斷其後。雖曰刺時。亦自難之也。非徒能言之亦尤躭之也。其詞云。蓋聞有德者先須正已。無瑕者可以戮人。事宜變通。時有可否。窶覩鄭子。錯愛吳姬。才美雖可誇。名教未足數。廣文先生官獨冷。髮然成章。深閨少女嫡復痴。喜而不寐。有唱還應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於辭婚。既慎其始。佳人自睹於薄命。鮮克有終。胡爲戀杏蕊之嬌羞。而欲棄梅花之憔悴。雙燕早舞。豈能樂爾婁孥。一雁傳書。安可便爲夫婦。毋乃養小而失大。未免棄舊而憐新。爲之也難。言之非怍。彼美人之多情無定。寧不動心。而先君之治命是遵。亦有立志。嬋娟難見。珠簾故嫩。上於銀鈎。信禮不持。羅襦乃拆。寄於檐領。苟甘心於二室。實屈已於偏房。不出正兮。豈能叶於琴瑟。斯爲下矣。空寄怨於琵琶。祇自辱兮。未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曰無緣。或云非偶。周鄭等耳。亦何親而何疎。秦晉輔之。當別卜而別選。章臺柳乃肯攀折。遂負倉庚之好音。洛陽花是處芬芳。竟與鴛央而同夢。既失自生之慈愛。空能守死之遺言。女不爽而死無名。士極罔而貳其行。暗求鳳也。鄭亦不能無罪焉。强委禽焉。周當分受其責也。傷中道人倫之廢。嘆前程事業可知。慕文章而論其財。斯人之過也。哀窈窕不淫其色。夫我乃行之。昔幼卿結髮以求親。月如有約。若倩女離魂而覓壻。雲本無心。夫居鄙者尚不忍爲。而得偶者何須多愛。縱橫禮樂三千字。因此作虛名。寂寞金釵十二行。付之於分定。雖故獲乘軒之寵鶴。然終愧釣渭之非熊。歎龍虎榜之方登。奈鳳凰池之遽奪。若是彼夫之愚。得似非君子之所爲。春事悠悠。總是綠楊風後絮。秋陽皦皦。依然丹桂月中花。常擬兩人事實人空。聽好事成虛事。古既有春秋之作。今何無月旦之評。饒舌以言話。寧甘得罪於鄭。如心而爲恕。居然行歸於周。倘或反身而誠。庶幾克己復禮。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不揣小子之狂簡。聊布箴規。倘賴達人之大觀。特加斥正。

（完）

雙頭牡丹燈記

洞簫記

艷體連珠

花底拾遺

鸂鶒牒

悅容編

閒情十二憮

雙頭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鎮當元夕于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樓下。初喪其偶。鰥居無聊。每于燈夕。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五六。三更盡。游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妍妍媚媚。迤邐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覩之。韶顏稚齒。眞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持。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刀下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惠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于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並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鷹以功德祭以羊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能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蹻越溪澗。其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僮鬬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堅。衆曰。某等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六十餘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卽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帛衣。金甲鵰戈。長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邪。宜疾驅之至。受命卽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壇所。鞭捶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于此。喬生供曰。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叔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魂雖離。一靈未泯。花前月下。逢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于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謂妾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之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饒。卽握生手。至于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卽閉矣。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遣近覩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于柩外。請于寺中僧衆。啟柩出之。生已久矣。與女子之尸俯仰臥于柩內。女貌如生。焉寺中僧衆歎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十有七。權厝於此。舉家還去。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三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尸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子攜手同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鷹以功德祭以羊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能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蹻越溪澗。其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僮鬬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堅。衆曰。某等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六十餘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卽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帛衣。金甲鵰戈。長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邪。宜疾驅之至。受命卽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壇所。鞭捶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于此。喬生供曰。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叔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魂雖離。一靈未泯。花前月下。逢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于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謂妾疑惑。

以巨筆判曰。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奸鬼秘。莫得逃其形。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見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譎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故大風入門而晉衆殪。妖豕啼野而齊襄殂。降禍爲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妖之所。十地分罰惡之司。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剎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辰。伏于梁而有雙。窺其室而莫覩。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淫。生可知矣。況金蓮之怪誕。假冥器以成形。惡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鴇。奔奔而無良。惡貫已盈。弭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塹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沉淪陰翳。永無出期。判詞已畢。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卽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爲將吏驅捽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姓往謝之。不可復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問其故。則已病瘖癌不能言矣。

洞簫記

徐鏊字朝棟長洲人家東城下爲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廛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鄰氏張某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爲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鳴未休忽聞衣香酷烈雙扉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畫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眞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皆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挿銀鐙上一室則然四壁頓覺宏敞鏊股屬罔知所指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鏊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鏊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鏊將寢又覺香氣異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間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肴若几席榻架之屬不見有攜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向坐顧盼左右光彩煒如也使侍女喚鏊鏊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顯使坐其右侍女喚鏊捧玉盃進酒酒味醇烈特異而殽核精腆水陸珍錯不可名狀美人謂鏊曰卿勿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恒足遠味珍錯綺紫絶錦亦復都有世間之物唯卿所欲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鏊稍前促坐辭致溫婉笑語款洽鏊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簫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鏊吹龍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兒女魏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得引鳳皇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爲徐郎作奴邊巡去越明夕又至飲酒間侍女請曰夜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面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幃帳茵褥窮極瑰麗非復鏊向時之比也鏊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爲念方起榻下已遍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著紅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席宛轉恇怯難勝鏊於斯時情志飛蕩顚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匜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鏊曰感時

追運猥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會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當應念而來但憂卿此心易飄忽耳且多言可畏第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惟卿謹守秘密而已遂去鏊恍然自失徘徊凝睇久之晝出人覺其衣香氣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郁發美人輒來來則攜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鏊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言甚奇妙非世所聞鏊心欲質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訽于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答曰卿得好婦遠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世中處處是吾家顧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唯謹使事鏊必如事已一人以湯進微假蹇輒掐其耳使跪謝乃已鏊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十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爲委曲方便致之鏊有佳布數疋或剪六尺藏焉鏊尚未覺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于黃牛坊錢肆中尋之曰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詰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徘徊目視而已鏊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臥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即告曰奴輩無禮已爲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有聞之有愛鏊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鏊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鏊嘗以事出或至逆旅美人倚床坐於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雖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鏊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爲卿福鏊不能忍時復宣泄傳聞漫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慍會鏊母聞其事使召鏊歸謀爲娶婁以絕之鏊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矣遂絕不復來鏊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二月望後鏊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蒲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者也同行曰夫人召鏊隨之出胥門蹋水而度到大第院墻裡外喬木數百章碧瓦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銜金浮漚釘有人守之至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數十級下有鴛鴦頭縮一足立臥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鏊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窗隙看鏊亦有舊識相呼者笑者微諦罵者俄聞珮聲泠然香烟如雲堂內逆相報云夫人來

老人車鑒便跪鏡簷內中有大金地爐然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箸挾火。時或長嘆云。我何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鑒數之曰。卿大負心者。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否。因獻欷泣下。曰。與卿本期終始。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咸進曰。夫人無自苦。個兒郎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頤指間。羣卒以大杖擊鑒。至八十。鑒呼曰。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貂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疇昔。今貸卿死。鑒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樓失足。遂覺兩股創甚。臥不能起。又五六年復夢引至其處。實之如前語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猶即差。後詣嘗門踪跡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爲何等人也。余少聞鑒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爲之敘次作洞簫記。

悅容編

長洲衛泳懶仙訂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眞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于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眞。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取悅。悅之至而容亦至。業人亦收國士之享。雖然。悅容者寄也。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眞。則余且爲扁舟五湖人矣。豈獨向空山續禪火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調停愛護。欵則欲周。詞旨欲暢。設非曲解其情。了不可得。正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眞。然猶不敢自匿。用以公之好事。爲閨中清玩之秘書。以見人生樂事。不必諱言帷房。庶女子有情。不致埋沒云爾。

緣飾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與濃抹。惟取相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插滿頭。何異寶花草標。服色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豔。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錦。生綃白苧。皆須褒衣闊帶。大袖廣襟。使有需者氣象。然此謂閨人韵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鬘時衣。豈堪求備哉。叙荆裙布。自須雅致。

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禿枝孤蕊。雖姚黃魏紫。吾何以覩之哉。佳婢數人。務須修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等項。兼其命名。亦猶頭品具。可無佳稱乎。聊摘古青衣美名以備擇用。如墨娥綠翹白苧紅綃紫玉麗華輕紅雲容曉粧佛娥輕娥紅香等俱佳。一切花名近屬濫套。所謂號俗子不出山泉溪橋敬愛仰慕也。必洗去。

待月抱衾選侍最工

雅供

閨房長日。必需欵具。衣廚食櫥。豈可漏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天然几藤牀小榻醉翁牀禪椅小墩香几筆硯彩箋酒器茶具花罇鏡台粧盒繡具琴觴茶枰。至于錦衾紵褥寶幌繡幃。俱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或力不能辦。則叢花被絮茵布帳帶。亦自成景。

又須以鬧花爲供。甘露爲飲。椒檟爲餚。蛤蜊爲羹。百合爲蓝。鸚鵡爲婢。白鶴爲奴。桐柏爲薪。蔗茨爲米。方得相稱。

博古

女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書畫。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仙姑像是女中仙。木蘭紅拂女中之俠。以至衆案提甕截髮丸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之模範。閨閣宜懸。且使女郎持戒珠。執塵尾。作禮其下。或相與參禪唱偈說仙談俠。眞可改觀睥意。滌除塵俗。如宮閨傳。列女傳。諸家外傳。西廂玉茗堂還魂二夢。雕蟲館彈詞六種。以備談述歌咏。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爲陳說。共話古今。奇勝紅粉。自有知音。

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識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然女校書最堪供役

尋眞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唇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態。屈眼微瞋。柳眉重暈。怒之態。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態。髮鬢鬖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繡屏斜倚。懶之態。長顰減翠。瘦臉消紅。病之態。惜花踏月。爲芳情。倚闌踏徑。爲閒情。小牕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無明無夜。乍笑乍啼。爲癡情。鏡裡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目。被底足。帳中香。逸趣也。酒微醺。紐半卸。睡初回。別趣也。風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魔如花點。神爽如秋月。神清如玉壺。永神困頓如軟玉。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烟縷。乍散乍收。數者皆美人眞境。然得神爲上。得趣次之。得情得態又次之。至于得心難言也。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紫台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歷年不得而反得之邂逅。斯守追歡渾閒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萬種殷勤。了不動念。而一番怨恨相思。千古或苦懇不得。無心得之。或現前不得。死後得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態之中吾最愛睡與懶。情之中吾最愛幽與柔。趣則其別者乎。神則其頓困者乎。心則却以不得爲大幸矣。客曰癡心婦人貧心男子。其來也一非日矣。負心吾不忍爲之。癡心又不能禁也。自此緣情深重。展轉愛戀。交互纏綿。流浪生死海中。何時出頭。不若暫時龍鳥瓶花。點綴光景。到頭來各奔前程。大家不致担誤。何如何如。說至此。亦自知殺風景極矣。然不能不殺風景也。昔日袁中郎在天竺大士前祝曰。但願今生得鬒夭不生子。侍妾數十人足矣。極得此意。固知中郎自是慧人。然不可與俗人共賞鑒也。

及時

美人自少至老。夤年竟日。無非行樂之場。少時盈盈十五。娟娟二八。爲含金柳。爲芳蘭蘀。爲雨前茶。體有眞香。面有肩色。及其壯也。如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牡丹。無不逼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于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略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客酒。如霜後橘。知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豔陽。薄羅適體。名花助粧。相携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簟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歎冷高樓。爽月窺牕。恍擁嬋娟而坐。或共泛秋水。芙蓉映帶。隆冬六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膝別有春生。此一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閑珊午夢。揭幃倫覷嬌姿。賞花弄月。倒眠鞋解。至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嬉色。强要同眠。此又一日快意事也。時平時乎不再來。惟此時爲然。

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用。無半日虛度。都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一日也要有嗔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有致。紅顏易衰。處子自十五以至二十五。能有幾年容色。如花自落。皆以至爛漫一轉瞬耳。過此便摧殘剝落。不可暇視矣。故當及時。

晤對

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諧謔角技。擲手閒玩爲次。酌酒餚核。投壺圍棋。又下。

晤對何如。遮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觀花。礙雲阻竹。方爲眞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尙有深情。倘得美人而情不摯。此淑眞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殷勤調護。別離會晤。值訊欵談。種種尤當加意。蓋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微始終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也。

尾生抱橋柱而女子終不至者。此最是有情人。若遂至同溺。便鍾情不深矣。

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非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卽一顰一笑。皆可以開暢元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令時舉業之宗門。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招隱

謝安之屐也。稽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蝸角蠅頭者。殆胸中無癬。悵悵靡托者也。眞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煙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眞絕慾。以視買山而隱者何如

曰隱曰借。正所謂有托而逃。寄情適興。豈至沉溺如世之癡漢。顚倒枕席。輦綢油粉者耶。如此則不爲桃源而爲柳巷矣。不曰買山而隱。却要買山而埋矣。

達觀

誠意如好好色。好色不誠。是爲自欺者開一便門矣。且好色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妲己。其失天下也。先于桀紂矣。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一個西子。文園令家徒四壁。琴挑卓女而才名不減。郭汾陽溺奢極欲。姬妾滿前。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尤不然。彭篯未聞縲居而鶴齡不老。殤子何嘗有室而短折莫延。世之妖者病者戰者焚溺者札厲者相踵而死。豈盡色故哉。人只爲虛怯死生。所以禍福得喪。種種惑亂。毋怪乎名節道義之當前。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也。倘思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勘破關頭。古今同盡。緣色以爲好。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以盡年。

色空空色皆虛話。斬藤羅我獨存。此悟得頂身而觀有獨至也。癡女戀男。正無達觀。昔一妓被逼。苦吟曰。白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此其觀身最爲高潔。充此一念。可證仙果。

(完)

悅容編跋

悅容編之載千快書者。易名鶯花譜。又有枕函小史評林本。首標長水天放生輯。俱不載撰人姓氏。因樹屋書影指爲梁溪漁隱所作。然亦擬議之辭。初無灼見。問放綠牕女史。則署名吳下衛泳。其次序詳略。互有異同。究未知孰是也。今春購得懶仙枕中秘二册。內有是編。因據以錄入叢書。懶仙字永叔。吳中韻士。順治甲午歲。嘗選刊古文永。曾携皆幽奇蒼古。味在鹹酸外。洵甲辰仲春農澤楊復吉識

憮仙

夫世外奇緣。非絕奇人不能遇也。奇人奇緣。絕世堪傾倒耳。桂樹幽幽。毛衣自綠。花源杳杳。笑臉帶桃腮。月滿仙壇。彩鸞乘而飄舉。風清藍水。元霜霑而不蹤。此絕奇緣。塵土何以堪此。問之蘇郎。當在碧落飛行處乎。

憮達

夫稱中之事業。庸人領之。窘如囚拘。達士輾然。以爲壽眉之內。遠山之前。皆神奇所變化也。非通身是寶。不足與於斯。奇之絕者。其東方生乎。長劍割肉。一何勇也。朶細君頤。又何甘也。吐故納新。妙如弄丸。又何快也。若老彭之形贊。奉倩之神傷。皆未達趣。安知其旨。故曰至情無情者。其東方生乎。

憮奇

夫怒松生寒于牛天。驚蜚拔舞于遼迴。男兒之奇若是矣。獨不見曲欄疎竹。玉韻瀟空。牛水龍泉。虹光飄斗乎。此又奇之奇矣。古來女流奇俠如政姊韓娥。奇識如阮新李姊。奇趣如紅拂柳媚。奇骨如紅線聶隱娘。背是奔天震地。門月驚雷。世界未落。雙眼長青。且以女流不可就且以勇流亦不可。直是床頭提刀奇流無二鳴呼。盡令此間逐麗漢吐舌死矣。

憮俊

人言俊不傷道。夫賁埃易老。白日睡眼。秋色伊人。久在水中。但患不俊耳。何傷道之有。琴心三弄。引度凌雲。紅拂一枝。臨風婀怪。白衲神俊。翻飛難禁。日空千古。此時縱大聖大菩薩大阿羅漢。止有眉宇作弊。微微快笑。何敢一吐舌其傍乎。是爲眞俊。可喜也。

憮才

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倘慧業不具。且亦徒然。豈意得于修蛾長腕間哉。嬌饒解語。掩映秋水之神。落筆生波。瀲灩春山之黛。既已含毫發付。自笑東風矣。千載而下。猶令人顧慕徘徊不能已已。況夫把臂露初之會。同瞻星晚之前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倘爾不倡。疎暉斜倚。悠影憐人。半笑風前。獨無聊賴。試想流水一葉。胡笳數拍。謝家習清。錦字月明。怎容爾不一叫一眉清矣。

憮色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神物奇醜。何必爲容。然出塵遠體。總係仙才。好德如好色。非戀男子不至是。長卿之病渴。陶令之閒情。豈欺我哉。洛妃乘霧。江浦佩明。遇猶不可得況可得而不好也。

憮飲韻

宇宙之間。凡物皆有韻。況閨房之秀乎。雖然。韻固難也。飲韻尤難也。飲韻自難。張京兆之飲。飲於眉者也。楊亳暉之飲。飲于聲者也。虬髯客之飲。飲于髮者也。張君瑞之飲。飲于琴者也。留仙台之飲。飲于裙者也。司馬長卿之飲。飲于詩文臉際者也。飲如數子。始爲知趣。爲當行家矣。傍肉爲歡。憨憨無味。此俗觀也。

憮憐賞

夫同調相憐。滄洲不遠。況夫明月共分。不勞千里者。而無可憐哉。玉淨花明。妍無停趣。憐賞者何一而足焉。歡則千花聳笑。其神嬝也。舞則明霞水拂。其神俊也。流連歌詠。則環佩天風。其神遠也。陽台片雨。儘足洗酲。湘水一泓。總傳佳思。小中見大。自是至理。非戲論也。古來如竹皇之憐舞。楚伯之憐悲。元機之憐夜。李郎之憐駿。謝公之憐絮。中郎之憐絃。皆眞可憐而。眞善憐也。快絕千古矣。

憮快境

夫明月流杯。名花醉露。神有悅暢。何得莽然。豈可以解語花月。不煩標位哉。故德曜宜羞。宜置之泉石。助其幽也。虞英源女。應置之洞天。飄其爽也。大家逸調。頓之牙厨。謝韞高談。遲之錦帳。舞凈腕于風前。弄玉扈于霞上。位置既佳。神韻自絕。何得尋常閨閣間哉。

憮惜別

快心相晤。千古一夕。何堪言別。然別固不免也。惟有別而佳情吐矣。俊胆傾矣。

紅淚落而碧空悲矣離恨搖而情變矣白雲在天山陵悠而自出王孫青草淳河絃而曉飛辛清婉切怨滿上流素臆廻文玉關反駿雖是絕興翻爲千古快興何可少哉

憮風流

古謂人論之至者不風流不至也瀟湘竹淚風流之魁矣輾轉琴悲風流之最矣犢鼻共濊風流之盟也飛星排闥風流之神也馬飽姬來風流之快也何時何處不足風流者特恨無眞風流耳楊畔喜天女之禪碧紗熟江南之夢銀瓶汲水解渴文園清露作花暢懷元度風流豈異儕乎雖然必具眞風流識風流骨風流才者乃足當之非是者將枯坐學太常勿惜俗趣可也

憮佐侍

夫世外嫣姿類有競爽巫湘標映蘋而成奇安可令芙蓉一枝秋江自冷哉細題隨侍亦各有宜品清者宜閒婢晚霞之攜新月也品幽者宜鬆婢輕風之吹奇韵也品麗者宜淡婢海棠之玉簪也品遠者宜逸婢蓮花之荷葉也品嚴者宜快婢松柏之春風也品濃者宜疎婢艷夏之薤澤也品俗者宜通秀婢秋霜之菊韵也若何粉迭笑闌堂暮雨朝陽映人淡適亦一也快（完）

閒情十二　憮跋

是亦悅容綴之類而風期散則自見雅人深致閒情一賦寄托遙深正不得輒以白璧微瑕訾陶靖節也乙丑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

卷一　鴛鴦牒

新安程羽文蓋臣著

鴛鴦牒

譚友夏曰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父母板住不能成對爾情而死乃悟文君葬相如是上上妙筭不知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如此即咎有所歸正不必致怨高堂也春風在手抹殺月下老人隨舉彰彰缺陷者各下一牒爲千古九原吐氣百世而下又神配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謝其寫照摹情令當時薄倖傲之羞死

蘇若蘭迴文一錦暝戴天孫正索解人不可得宜採配楊德祖共叅曹娥碑陰雞肋話謎

朱淑眞圓音曲轉困此鶯唐宜任配蘇子瞻秦少游晁無咎陳季常黃山谷王晉卿晏同叔蘇子美柳耆卿龔綺舌交酬錦腸不斷

班婕妤左九嬪高厚潭朴永巷索居宜留配簡文帝綱元帝繹可以麗句陶情規言賢理

步非烟慧語誰聆嬌花不賞飄香墜粉亦復何疑宜遣配宋子京助修唐書俺則命酒酣歌令天不曉

侯夫人尖酸宛惻舉命梁下宜鬼配薛道衡燕泥飛喎巽事同傷

江采蘋俊朗高潔抱恨樓東宜遙配孟浩然林君復肆癖湖山共對梅花索句

崔鶯鶯嬌愁淫冶宜身配韓致光李義山以香匳西崑諸艷雖貌其柔柔款款百世而下又神配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謝其寫照摹情令當時薄倖傲之羞死

蘇若蘭迴文一錦暝戴天孫正索解人不可得宜採配楊德祖共叅曹娥碑陰雞肋話謎

朱淑眞圓音曲轉困此鶯唐宜任配蘇子瞻秦少游晁無咎陳季常黃山谷王晉卿晏同叔蘇子美柳耆卿龔綺舌交酬錦腸不斷

班婕妤左九嬪高厚潭朴永巷索居宜留配簡文帝綱元帝繹可以麗句陶情規言賢理

步非烟慧語誰聆嬌花不賞飄香墜粉亦復何疑宜遣配宋子京助修唐書俺則命酒酣歌令天不曉

端不恨天壤王郎

班氏昭淵深典贍宜正配鄭康成六經爲庖厨百家爲異饌

薛濤巧偷鸚鵡色借鳳凰空作風塵染濫宜遠配張緒楊柳飄收蝴蝶舉止輕佻恣其挑達

蔡文姬蘊心慧齒辱跡窮廬宜續配禰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漁陽三撾鼓宮商迭奏悲壯瓦陳

王韞秀挺勁孤卓惜其稍有炎心宜故配寒郊瘦島以消之不然亦直配李長源十六年宰相妻克尊厥終

鮑令暉清斷另巧宜硬配庾信徐陵庶可珊瑚鬬咽琉璃鬬舌

甄后玉固有香花亦解語無奈雨茹風狂塘上一行字字沉痛宜奪配陳思王慰此洛神癡賦湔生怨詩

杭妓閑韶澹遠瀟迴有適俗之思宜操茶具暫配陶學士鄧亭煮雪而後念觀音般若經終配蔡君謨嗣茗

張惠連霞姿月韻。春夢樓高。宜聽配高則誠。馬東籬。鄭德輝。白仁甫。曇天游等。節紅牙以度曲。

秦女子羅敷。陌上歌長。箏中聲遠。半詩半謔。微睨侯王。宜配篤戚馮諼。與扣角彈鋏嗣馨。

漢津吏女娟。慷慨悠揚。胆與識並。宜配尹伯奇介子推。以礪忠孝之助。

嚴幼芳。嬌啼嫩語。偏覺鐵中錚錚。宜配馬光祖文及翁。以筆舌作中流之砥。

剛盼盼。燕羽差池。空樓不暖。宜配白樂天。蹴綠衕紅。呢喃于桃夭柳弭之間。

李秀蘭。徐月英。談諧歌笑。機捷轆轤。或配張藉王建捧硯。或配盧仝陸羽煎茶。或配劉伯倫馬賓王作酒佐。致逸趣別。事事咸宜。

鄭月流。英資秀拔。風身傭販琵琶亭一作。隋見乎詞。宜分配白傅淚。鄭潛詩。東籬曲不使有老大商婦之歎。

李弄玉。鸞影早孤。哀憤成響。藏名隱語。不減驛字雞碑。宜巧配謝靈運。沈初明。以離合諸作。慧解慫徵。破其岑寂。

鬼威袁姊弟三人。聯輝競綵。幾使棣萼無花。宜急配王勃王勔王劇三株樹。錦披繡錯。合映一庭。

郭紹蘭。別淚成吟。傳情燕翼。宜送配王謝。共乘飛雲軒。偕老烏衣巷裡。

劉采春。雖羅嗊曲高。足敵元才子。然鱸魚不戀。半分韋蕙叢裴柔之之愛。宜奪配賈知章。一觴一咏。受賜鏡湖。

其餘名字未新者。不必另配。有佳偶者。不可另配。有節烈者。不敢另配。一仍舊牒而已。

（完）

艷體連珠

吳江閻秀葉小鸞瓊章著

卷二

髮

蓋聞光可鑒人。諒非脩澤所潤。鬢餘繞匝。豈由脂沐而然。故艷陸離。豔曼鬖鬌。矣不屑髢也。如雲美焉。是以瓊樹之輕蟬。紓搔魏主之寵。劉女之委地。能回桓婦之嫉。

眉

蓋聞吳國佳人。簇黛由來自美。梁家妖艷。愁妝未是天然。故獨寫春山。入錦江而望遠。雙描斜月。對寶鏡而增妍。是以楚女稱其翠羽。陳王賦其聯娟。

目

蓋聞含嬌起艷。乍微略而遺光。流睞揚清。若將瀾而詎滿。故李稱絕世。一顧傾城。楊著回波。六宮無色。是以咏曼睩于楚臣。賦美眄于衛國。

唇

蓋聞魏妃雙靨。艷陸離而可鑒。漢后四起。曜佹繪以齊光。故盛鬢不同。豈資膏澤。故獨寫含愁之黛葉。新月連娟。效寄情之翠羽。故遠山堪入。望于邛壚。曉粧無倩。混于張嫵。是以承恩借問。枉自爭長。淡掃朝天。方難比嫮。

手

蓋聞似春筍之初萌。映齊紈而無別。如秋蘭之始茁。傍荊釵而生疑。故陌上采桑。金環時露。機中識素。羅袖恒持。是以秀若栽氷。撫瑤琴而上下。纖如削月。按玉管而參差。

腰

蓋聞玉佩翩珊。悅君隨風欲折。舞裙嬌旋。乍疑飄雪餘香。故江女來遊。逞羅衣之宜窄。明妃去國。睇繡帶之偏長。是以楚殿爭纖。最憐巫峽。漢宮競細。獨讓昭陽。

足

蓋聞步步生蓮。曳長裙而難見。纖纖玉趾。印芳塵而乍留。故素縠翩躚。恒如新月。輕羅婉約。半壁瓊鉤。是以遺襪馬嵬。明皇增悼。凌波洛浦。子建生愁。

全身

蓋聞影落池中。波驚容之如鑒。步來簾下。春訝花之不芳。故秀色堪餐。非鉛華之可飾。愁容益倩。豈粉澤之能妝。是以容皇雙隕。笑生娟靨。梅飄五出。艷發含章。

七夕

蓋聞神女行雲。皆由于誕。姮娥奔月。亦豈爲眞。故世咸謂曾得支機之石。私竊以爲未至飲牛之津。是以乞巧空傳。誤捉蜘蛛之織網。填河何據。沒言靈鵲之渡人。

附劉孝綽有艷體連珠季女瓊章倣之作以呈予予爲賞其亦一拈管然女實有仙才予描不及也沈宜修宛君作

髮

蓋聞魏妃雙鬟。艷陸離而可鑒。漢后四起。曜侹繪以齊光。故盛鬢不同。豈資膏澤。故獨寫含愁之黛葉。新月連娟。效寄情之翠羽。故遠山堪入。望于邛壚。曉粧無倩。混于張嫵。是以承恩借問。枉自爭長。淡掃朝天。方難比嫮。

眉

蓋聞修蛾曼睩。寫含愁之黛葉。新月連娟。效寄情之翠羽。故遠山堪入。望于邛壚。曉粧無倩。混于張嫵。是以承恩借問。枉自爭長。淡掃朝天。方難比嫮。

目

蓋聞朱顏既醉。最憐烱烱橫秋。翠黛堪描。詎寫盈盈含睇。故華清宴罷。偏教酒半微闌。長信愁多。不損泣殘清采。是以娛光眇視。楚賦曾波。美盼流精。衛稱頎態。

唇

蓋聞勻檀傅靨。其如洛水之辭。寫絳調朱。豈若巫山之韻。故歐傑白紵。貝徵露而香聞。笛裊綠珠。荼半啓而紅運。是以芬澤非御。于桃顆。茜膏無加。于櫻量。

手

蓋聞流水題紅。無非柔翼爲恨。盈襜采綠。亦因纖素書情。故春日迴文。逞摻摻于機錦。秋風搗練。響皎皎于砧聲。是以魏殿神鉞。更誇巧製。玉奴枝索。不負時名。

腰

蓋聞嫋嫋纖衣。非關結束而細。翩翩約素。天生柔弱無覺。故飄若春雲。常愁化綵。輕如秋雁。還恐隨風。是以色冠昭陽。裙有留仙之襞。巧推絳樹。舞傳廻雪之容。

足

蓋聞淺印蒼苔。祇爲沉吟獨立。遙聞瑣珮。却因微動雙纖。故窄窄生蓮。東曾于斯娛矣。纖纖移襪。陳思賦其可憐。是以看上苑之春。落紅宜覩。步廣儲之月。芳綠生妍。

續艷體連珠

眉

蓋聞遠山有黛。卓文君擅此風流。彩筆生花。張京兆引爲樂事。是以纖如新月。不能描其影。曲似彎弓。可以折其紘。

眼

蓋聞將軍之號。乃喻其大。美人之容。胥驚其豔。是以新柳之青垂頌。春風誰識。雙鳳之丹點點。秋水何長。

腰

蓋聞楚宮餓死。因婀娜之難求。沈郎瘦時。知飄颻之有托。是以郡鄣學步。此後無人。金谷啣杯。憐卿獨我。

脚

蓋聞白綾三尺。玉筍枝枝。金蓮一雙。況香步步。是以迴風曲能。宮娥眞是可兒。凌雲態濃。飛燕呼爲仙子。

粉奩

蓋聞飄零玫愍。蝶翅飛來。塗飾何多。燕支濕處。是以何郎掩袖。不妨重數秦台。號國描眉。何必徒譏臣里。

鏡台

蓋聞光能照胆。一毫不逃其形。影每着鬚。六宮輒悲無色。是以樂昌巧合。可以慰其流離。溫嶠深緣。可以結其凝想。

玉釵

蓋聞遍結同心。頻勞羅帶。驚成折股。本是花枝。是以別開紅綫。飛蛾之救能傳。貼上香鈿。金鳳之聲欲墜。

金環

蓋聞寶石垂金。風前玉立。明珠成串。月下人來。是以照見銀燈。却等璜琮之價。驗殘夜濕。錯疑驊騮之鑣。

眞珠兜

蓋聞龍山風起。飄颻如仙。滄海波深。處處是寶。是以驪背訪梅。名士與美人並重。蚌胎得月。閑愁與離恨同量。

金烟袋

蓋聞紫玉何歸。離魂天上。脣台高築。流水人間。是以術傳吐火。考其源得自西方。異可辟寒。售其値却同連璧。

雕毛扇

蓋聞新秋風到。何處迎涼。曲檻人歸。頻呼拾翠。是以紈扇風塵。能用謝傅之望猶濃。

花露水

蓋聞荷葉田田。香能微骨。羅衣薄薄。冷太欺人。是以龍腦成灰。休喚海棠睡起。鮫人有淚。空隨銅狄同流。

（完）

花底拾遺小引

花者美人之小影美人者花之眞身若無美人則花徒虛設耳然花則常有而美人不常有使既有花而復有美人吾知美人之于花必且休戚相關好惡相合殆所謂我與我周旋耳其可與相往還者在人則有三在物則有五曰郎曰小婢曰鄰姬皆人之屬也曰蝶曰蜂曰鶯曰鸚鵡皆物之屬也此外一切塵俗安可使闌入耶第思開闢之初造物者欲生百花以洩其華英之秘不知費幾許經營而始各臻其妙于色則有淺深濃淡之不同于香則有清濁重輕之各別丁形狀則有尖圓單復之各極其致而且妖嬈其態豔冶其容即下至蠹之多寡短長葉之大小奇正莫不皆有可觀而且不病于雷同不傷于怪誕造物一番苦心使非有美人焉爲之領略而鑒賞之不幾虛費之無用之地哉吾號鬚眉丈夫亦未嘗不與名花爲友然終是以人愛花固不若以花愛花之更爲親切而有味也則花之受愛於人又何如受愛於美人之爲浹洽而無間耶心齋張潮識

卷一 花底拾遺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花事如羅虬張蚓簡舉無遺矣然而生香解語顧影相憐深院曲房朋饒佳致道人讀書之暇聊爲譜之不必爲其文情聊堪裁作詩骨

春朝姑妹爲嫩蕊乞晴　下珠簾寫種樹書　選芳名字小婢　戲拈榴瓣貼臂作守宮砂　湖山背浴起落紅粘玉　金籠懸鸚鵡作花監　帶花春睡惹浪蝶闌入紅綃　白衣稱簪菊　避人入深叢低枝罥髮　撚拾花事作佳謎　摘鬢繫茉莉與郎　調鸚鵡舌教誦百花詩　閒席上有詞人自摘新紅餉酌　紅袂驚風　深夜疏燈刺蠶　老輕穀睡蕉陰石几納凉　摟人搖落緋桃成陣　薛濤箋榜移種事宜　郊遊遺失夜合憂爲俗漢取得　臨蘧草帖　餐菊　粧樓上誤攜茶蘼賺酸措大作情詩　花朝慵病强起　花時深閉小閣怕觸香烟　砌香篆作情字　恨春風吹散　暗祝桂花前　梨香下內集　碧紗牕下摹疏影作刺繡譜　寒食後寫落花詩寄人　浴怪石待水仙開

揀古今名姬與花名合者編作列傳　製香藕絲片雜飛花進落　佩忘憂草羞人喚作宜男　折桃自況　借郎書拾殘紅點記　掛壁畔雜置小盤松竹　誦郎詩偷識竹下　燈下剪石菖蒲　歎素馨不得作牡丹比隣　唱小詞餘聲繞侑花飛　搗鳳仙染甲彈箏　自拽根苗分種　爰起知有夜雨忙出芳階　采相思豆令小婢傳情守折蕨鞭作郵筒　芙蓉水醮筆自譜春容　踏青拜花田古冢　占花小婢報喜　姊妹夜集各出名花共賭花　罨繡樹閣蘭　噪郎麝氣　春病倩女巫禳解戒林下紅粧　嚙指血摘荷葉寫書　折荷花罥藕絲纏臂　寫秋葉　凭闌細數落花亂風時一聲嬌怨　玉簪破蕨鞋藏稚蝶　采百藥勘方療春病　簡方采合歡藥　折花荊枝刺臂玉彙微紅　新搆朱闌勒名筆顏題　小滿覓鄰嫗嫁杏　墮馬急挽垂楊　聞鼓邊鈴索聲低喚誰人　低聲誦取紅花咒　閉丁香著雙跗暫內覩　掃檻外待隣姬踐約　七夕懸素馨燈乞巧　夜度芳徑胥潛　困眉徑

上纔橫小履跡。倣燭。花製春釀。雨中架琥珀覆並頭花。系綵縷束披枝。竊裒捉迷藏錯攬垂枝失足。俏步向園林尋媚蝶。勅侍兒理枕眸殘香。門譯花媒事臉赧。綠陰深處。作鳥語賺人。摘花連雙蝶送鄰姬。開盒時忽驚飛出。綠荷池自放鴛鴦。夢回失芍藥知是郎至。竚立柳絮風前。巢堦前砌紅白春茵嗔人行。就流紅送老鬢峨。稱是薄倖事。扮壽陽粧。考訂花名。怨枝上啼鶯却惜花不敢驚起。水閣對荷池繡佛浣灑非嚴。門草濕羅裙。玉闌岸學寫春詞。串結瑞香球貽贈小郎。倘還粧閣喚小婢摘去刺衣蕪絮。嚼香蕊。剪花鬢。翹小鼓催花作酒政。爲意中人緩急。百蝶譜收藏桃花片。剪花日檀婢發嬌嗔。繼郎衣綴吉祥草護行。滴葉上天泉煮茗。脫繡鞋挂花間代幄。簡曆日覓種花佳期。掃寒梅禮口輕呵。買古窯盤占作花金屋。胭脂花染唇輒含毫寫相思字。雜佩贈人。避人轉入深叢驚怯。曉睛滴上池水傳粉。纖手捧紅蕤供佛。觀落紅有悟飯命空王。扶留葉雜木屑蕊結鴛鴦栀榔包。覓桐花鳳。元日結綵勝綴臘羅賜郎稱是宮花。級酒。作齊供采製春蔴。舞閑月令。裁芭蕉箋。花閣待人濃祛隘面。洗敗葉裝作春燈。春夜出茶蘼露酒。飲次覺與海棠思酒。攀花籠髮倩郎分理。書帶草作同心結。明月疏陰長嘆。曲逕避殘絲。回腰逐飛絮。玉指撥山茶教聞。閒二三月候鬼女紅。結丁香雜供事神女。執磁瓶自灌合歡。消渴吸香露。歌扇斥遊蜂。金丸彈破簇蓼。待兒分部司栽灌。拈花瓣蘸相思淚。嗍花結子太早。惜過牆枝入他人手。放逝瓣喚作小船。修竹裏別建文房。搗銀燭探竊脂巢處。紗廚內懸胆瓶。對鏡比花發妬。上鞦韆飛紅如雨。行酒觸繁英有罰。唾香脂染損紅心。摹蘭竹影學畫。青絲一縷繫狂蜂。除夜硃砂染柏葉。結束上採蓮船。串金剛子念珠。花祥瑞薝蔔中甲。藏冰水製五色菊。

跋

黎忠愍公明季來廣陵。時值吾邑鄭超宗先生作黃牡丹會于影園。忠愍製七律十首。奪得狀頭。口口口先生評。押何榮也。茲花底拾遺百五十餘條。約束芬芳。平章佳麗。誠可謂入名花隊以殿身。現美人身而說法者矣。心齋居士題。

補花底拾遺

欽縣張　潮山來著

嶺南黎美周先生葬花底拾遺百五十餘則約束芬芳平章佳麗現美人身而說法入名花隊以藏身頁令人點動心魂香生齒頰纔效顰于西子同避世之東方補其缺略空慚狗尾續貂或者蠣能附驥云爾

百花生日約鄰姬共祝　藏花瓣裝繡枕　級菏　製小廝倩郎畢字　戲以松針柳線爲郎製荷衣　聞雨聲命侍兒爲花張蓋　選佳花彩蝶入繡譜夏月以蕉葉代簟臥　席草坐　晨起吸花梢露　選古人咏花詩　白繡梅花帳　收柳絮作茵褥　數花鬚　刻蓮房作茗椀　出巧思作花下朱欄共郎考訂花譜　戲學鳥語　採百花可入藥者　蓮瓣書佛偈　纖指刻蓮歷送郎日內　製花箭　握莖子教郎射覆　製小詞鎗竹上　散花供佛調丹青絡彩色染菊蕊　薛濯箋自寫藝蘭月令　梧葉落取製爐灰　搗花汁染詩箋　桐葉學書　噴烏啄含桃　剪桐葉作弓鞋樣　約鄰姬鬬草

花露和粉傳面　中秋夜點製種露粟　製花謎　倩郎簪花　荷葉貯水盥纖指　屑香瓣實錦囊　爲郎製踏青鞋　擷花釀酒　折垂柳作同心結洗桐　紉五色紗囊貯花種　製菊苗柳芽作茗　坐桐陰待月　囑郎命奚奴採紅葉　課婢澆花　花下晚粧　教鸚鵡百花詩　拜花神囑郎攀桂花露與兒洗面　浣花　搗鳳仙花汁和粉傳面　噴水潤莓苔　鄰花蕊賺金魚　燈下位置花影　縛花毬

（完）

燕臺花事錄
笠翁偶集摘錄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　艷四二則
竹西花事小錄
吳門畫舫續錄
影梅庵憶語
畫舫餘譚
秦淮畫舫錄

序

燕臺花事錄何爲而作也明人有言窮措大抱牀頭黃面婆子自云好色豈不着死此言固也而義未盡人間眞色要不當於巾幗中求之不則歷徧青樓亦只得覽物耳京師女閭視臨淄奚翅十倍嘗騰過眼尤覺無花而選笑徵歌必推菊部其間不無粉飾亦判媸妍所謂天然美好者歲要得一二人焉豈西山多白櫻桃花秀氣所鍾故生尤物耶眞由人間眞色固在此不在彼也燈窗無俚冥想前游一夕成此蓋憮美人遲暮聊以稍留顏色雖然人情無正色悅目即爲姝香山早經道破遺珠之憾僕也先墓芳而緯泌矣長安道上大半看花各舉所知是望諸寓公之好事者蜀酉樵也識

燕臺花事錄上

蜀酉樵也

品花

朱鬱雲。字霞芬。京師人。年十五。丙子花榜狀頭。爲梅主人高弟。姿首如碧桃紅杏。亭亭玉立。秀朗可憐。性敏慧而蘊藉。士夫多自視弗如。吐詞尤雋。每發一語。輒傾座人。花晨月夕。景慕門外車馬喧闐。大都爲郎來。而酬應紛紜。入夏病幾殆。今幸愈。天生此才。所宿珍惜護持者。

孟金喜。字如秋。直隸故城人。年十七。甲戌花榜朗二人。近信弟子。貌白皙而豐潤。性溫婉。對客殊落落。而與交久。輒有飛鳥依人態。其銷魂蕩魄。尤在星眸斜轉時。花天酒地。久噪芳名。去歲病幾殆。近漸愈。而體多倦。深夜招之來。每倚肩作枕。闔眼朦朧。同人憐之。無怪其不工酬應者。

賈主人桂喜。字露香。京師人。年十七。出聯屋。予識之在癸酉夏。年甫十四。其秀在骨。其媚在神。剛健婀娜。兼擅其勝。所演打灶諸劇。有獨步燕台之譽。乙亥重

晤。則非復疎緒當年矣。性不諧俗。於同輩亦少許可。時人比之梅花。故門前車馬稍稀云。

絢春姜主人雙喜。字儷雲。直隸河間人。年十七。出春馥。亦於癸酉識之。眉目疎秀。雅善修飾。性慧喜諧笑。不與人忤。故人多招之。春穠近有弟子蔣雙鳳。字扶雲。年十四。顱波流媚。貌亦白皙。是爲後起之秀。

綃雯劉主人雙喜。字眉卿。京師人。年二十。出文安。予癸酉入都。首識之。姿首秀過於所識諸郎。性溫和。不見喜慍之色。顧不能飲。酣舉杯。則紅潮暈頰矣。近喜閱聊齋紅樓諸說部。學書饒有力。文安見有弟子田雙慶。字雲卿。年十四。顏色如桃花。能演撲簾諸劇。

番薰閣字紉仙。江蘇人。年二十。佩春弟子。知書習史鑑。喜與文士清談。聞其先本宦族。沈淪若此。亦可悲矣。

姚主人寶香。字妙珊。京師人。年十九。出瑞春。結束登場。儼然非婦。而歌喉清婉。尤有繞梁韻。其得名在癸酉前。見人殊落落。近則閱歷世故。每與談。輒如聽柘

枝兒。聲聲打入心坎中。

謝寶雲。字月珊。年十六。劉寶玉。字碧珊。年相若。俱京師人。瑞春弟子。當癸酉時。謝生劉淨與姚妙珊合演進宮諸劇。令人耳目一快。近則姚謝已不能登場。而劉音益清健。且其軀復偉岸。乍見之如貫介中人。至所繪關。亦有譽之者。

玉喜雲。字爵卿。京師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三人。咏秀弟子。顏色如朝霞初。是具子房之貌而兼有魏徵媚者。故演攬諫諸劇。不掩其姿。其弟茹福兒。字萊卿。年十三。丙子花榜第二人。面如滿月。酬應如成人。以武劇名。

李玉福。字芙秋。京師人。年十六。丹林弟子。貌白皙。尤善修飾。性聰穎。解作書畫。善演思凡諸劇。燈紅酒綠。尤喜唱大江東去。其亦巾幗中有鬚眉氣者耶。

陳喜鳳。字桐仙。京師人。年十六。本綺春弟子。今歸順貌不逾中人。兼有斯文之病。顧妝束登場。則歌喉清婉。且善託。工琴。與人交。落落大方。無狐媚態。

陳嘯雲。字琴芬。京師人。年十五。景齡弟子。音清越。以長對面樓頭。人聲騰沸中。能聞其語。齒牙孤露。每演掃雪諸劇。淚隨聲下。性尤誠實不欺。人以此多之。

艾順兒。字麗琴。京師人。年十五。嘉穎弟子。英爽不羣。音復清越。演乾元山諸劇。令覩者眉飛色舞。近易丈夫爲巾幗。豈視師欲東其不羈之態耶。

張翠喜。字桐仙。京師人。年十五。聲振弟子。初頗靜默。近稍狡獪。石頑道人謂其姿首足駕如秋而上之。予則感其有愛我之言。

白喜林。字燕芬。直隸人。吳愛林。字燕芳。京師人。年均十三。杏春弟子。眼波含媚。語嚦嚦如新鶯。初不與人洽。偶撫之。輒欲嗚。近則頗工酬應矣。吳俊快解人意。而貌差遜。又其弟燕香。齒尤稚。演冥勘諸劇。名過兩兒。以崑弋腔較勝也。其秀亦在目。

梁亦琴。字倩儂。涿州人。年十四。馥荃弟子。額秀腰纖。語音清脆。歌場一見。殆移我情。中以小隱。往還遂疎。然知予所在。必徑來佐酒。亦復楚楚可憐。且予青衫落拓。感喟良深。其言間有如吾意者。故至今猶爲耿耿也。

梁雙喜。字蘭君。京師人。年十四。景福弟子。燈紅酒綠間。星眼迷離。微露玉粳。於當年露香。茹十得四五焉。無怪鸚鵡君之傾倒。而予亦對新人如覿舊好也。

陸春燕。字蕊仙。京師人。年十四。安義弟子。妝束上場。宛如好女。腰枝嫋娜。體態輕盈。只合以香扇墜目之。音尤清脆。隔簾嬌語。殆如去年之鶯芬。天地生才。初不稍吝。明歲花榜狀頭。舍此奚屬耶。其同懷兄春關。年十六。貌僅中人。歌喉瀏亮。獨出冠時。

都門小住。閱人德好色。其如好德何。暫把彩毫留麗質。落花一任去來波。蜀西樵也。丙子仲冬。臨川寓所書。

後錄

范主人芷湘。字亦秋。江蘇人。年十七。名優小金子。出春華。癸酉時正負盛名。予初入歌場。見其作出塞小雙手捧紫檀琵琶。侍王嬙側。脂香粉膩。俏眼含波。不禁心醉。迨厝陽公子招來佐酒。細覩雙眸。畧具雌雄。而妖冶之態。蕩婦神魂也。工絃索。能度湖船諸曲。乙亥重晤。尚詢公平客死況。殆亦若輩中之有情者。

雷金福。字馨仙。京師人。年十八。金樹弟子。癸酉時隸瑞和成部。日日演劇。予往觀最多。貌白皙而笑靨微渦。天然美好。或感徵逐。剪銀葉膏。較含桃大。貼兩眉。

角尤增丰致。甲戌花榜定作第七人。蓋亦以色選也。亥子屢宴其所。待人殊拳拳。顧不免徐娘之感。近已脫籍還家。舞衫歌扇。自事如塵。無復登場獻技矣。

王主人桂官。字楞仙。京師人。年十八。田間德善演武生劇。名久噪。蓋其結束登場。翠以香孩兒目之。近病重聽。其同堂兄桂林貌白皙。嘗演斷橋諸劇。亦有名。近淪落不可問。又寶善陳荔彣亦以武劇名。近病殘。

劉喜兒。字穉蘋。京師人。年十七。保安弟子。貌豐潤。雙瞳剪水。一顧撩人。幾與孟如秋相伯仲。設粉黛登場。必有狂惑失志者。善演醉寫諸劇。又綺春弟子秦鳳寶。字豔仙。貌最豐。時以小和尚呼之。工度曲。亦演生劇。名出劉士。乙亥秋病殘。

張菊秋。字憶仙。本名桂。廣西人。年十七。蘊華弟子。少喜憨跳。近善歌。其弟賈蕙秋姿首過之。演寶蠶諸劇。其武技有足多者。

張敬福。字紫仙。郭敬喜。字韻梅。俱京師人。年十七。敬善弟子。張歌喉較勝。與人言濕婉可聽。郭工琵琶。爲近時陳桐仙之弼。有眞性情。每語及同輩論落者。輒泫然泣下。

余錢張顧有時名底用瓜隔月且評爲惜凡葩易搖落拾將殘瀋綴英十二月立春後二刻蜀西樵也志於澀灣擯局

詠花

諸堂聯帖。佳者殊鮮。必大雅而穩切。斯足尚耳。錄愜心作如左。鄙作。亦附焉。

素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減寒前花。

福雲云神仙家世傳梅福。京雒才名愧陸凱。雲爲梅主人弟子

露香云前身曾飲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蓮溪生贈

予重入都贈之云南國慣生紅豆子。西山多種白櫻桃。

如秋云如花解語。秋水爲神。予云如是我聞。聊復爾。秋來客感甚于卿。

遇順桐仙云焦桐入聽。有仙則名。

聲振桐仙云桐雲拂翠迎玄鳳。仙露濃花襲曉鸞。蜀青山人贈

余將出都贈之云桐院月明秋撫笛。仙山風結客廻帆。

芙秋云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名玉福予云難得玉容如處子。可分福命到書生。

福兒云清福誰堪風月主。是兒生有雪霜姿。風西君贈

雲卿云雲和雅奏原空俗。卿子英姿合冠軍。湘舟撰識示贈

蓉仙予云芯榜新開芙蓉鏡。下及第雲璈壁奏。神仙隊裏逢君。

問儂予云曼倩諛諧詞絕妙。吳儂畑水氣都消。

芯仙予云芯榜會看新及第。仙人間說舊吹笙。

酺鄂壁上扇頭詩。詞頗有可觀。惜未多爲鈔記。如霞芬扇頭之未應小坐香三日。覺無言動四筵。露香扇頭之容易蹉跎。聯袂後。最難消遣送。餉時均意全首。茲錄其尚堪追憶者。

梅主人處有長沙李君容。雖閨非題。句云閑夢低徊感夙因。爲君援筆寫幸神。春風山下蘿蕪路。一笑相逢是舊人。

澈江漁子爲眉卿題畫六絕句。錄四云層嵐潑翠水花藍。春影蓬蓬曉潤含。橋上赤闌花上綉。天涯三月夢江南。好山如髻柳如眉。絳樹雙聲酒一巵。天也奈

何應砌石。花雖頃刻莫沾泥。花潭千尺去來波。烟雨江干落絮多。雙槳渡將根葉去。愛河流盡是香河。西陵松下舊同車。嫋嫋風前小樹花。彷彿櫻桃斜岸路。重沿春水覓胡麻。

高陽酒徒出都後。懶讀鄖絕句。錄尤云。俗世而今無賞音。幾人眞箇解琴心。青衫贏得多情淚。翻覺琵琶怨恨深。過眼桐仙盈盈十四妙年華。一縷春烟隔絳紗。如此嬌愁誰得似。前身合是女兒花。簡儂生小解溫存。曾爲將離勸玉尊。別樣風流天付與。眉梢眼角總銷魂。如秋流露滑脆嚼珠喉。若箇嬌愁未解愁。贏得尊前一凝注。盈盈秋水翦雙眸。鳳琴夜香新熟罷。闌膏酒綠燈紅。興自豪縱爲東風開笑口。也應珍重白櫻桃。儂雲一笑嫣然勸。玉觴須史舉座客如狂。銷魂豈竟能眞個。不信溫柔別有鄉。朶仙人生能得幾。良儔別後相思未肯休。欲把梅花描小影。一般傲骨有風流。鬱香底事憐卿轉。負卿夙緣豈竟有三生。櫻桃館裏花多少。一樣春風感薄情。英秋暱呢喃小語隔窗紗。掌上輕盈未足誇。詩叫惜蘧堂雙燕子。祇飛隻影入王家。燕芬多情如此太纏綿。淚溼青衫

我亦憐。却談周郎時顧曲。醇醪一醉即神仙。聲振桐仙揮手天涯感不禁。如卿傲骨少知音。祇緣一曲離亭宴。來惹相思直到今。

征驂將發且句留。手拂絲桐四座秋。漫向柱堂調彩鳳。有人背燭替花愁。此逃園花隱送曹邨。生出都四絕句之一。蓋有所指。鏤子安寄都門諸友之一云。回首歡場樂事違。翻疑昨是歎今非。酒痕瀉碧留花醉。波影流黃帶月歸。秋老孤鴻獨去。春來雙燕傍誰飛。爲言沈約多情甚。瘦減腰肢尺二圍。春來句。指杏

春燕芬燕香也

高陽酒徒題露鄖淡墨風蘭云。夜月沈沈更漏永。仙人醉臥逢萊境。撲鼻忽聞空谷香。寓頭望見姮娥影。姮娥舊住廣寒宮。天上何年謫輦紅。手拍紫雲歌一曲。依稀記得前身金粟相。芸窗傳來秋水神。花中繞。休浪說。被花惱。青袍踏徧長安道。最難忘分花拂柳。烏衣年少。細雨殘紅飛難定。祇有閒愁待埽。渾不似當年懷抱。鸚母前頭三生話。便相逢不分今生早。無一語。玉山倒。落絮翩翩影。任天風參差吹斷。都無澀滯。翠簷鉄衣神仙名。書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長安城。走馬看花劇有情。聞說旗亭曾賣壁。相傳緣慳緣愛吹笙。吹笙騎鶴趁清景。天涯聚首飄萍梗。惆悵天未證維摩。禪仙風故謝旃。侶。玉袖裹回白整。便珍重千言難盡。願得化爲蟾與土。且因風。風吹上卿斜領勞。拂拭一臨鏡。笙歌草草人初定。股無多銀屏盡燭淚花紅凝。題徧人間芳艷陽非。翻儕曲罷顧周郎。一笑相逢酒綠場曾惹好風留豐扇。恰儕清露被微香。

質。傍空谷夙證蘭因。平分取一寸相思一縷癡痕。

滋葬前題調寄滿江紅用聊園詞鈔首闋韻云道種靈芽又幾番臨風茁也各抱幽香衿品格難分高下。獨與素心人共對。鉛華淨洗眞瀟洒。想冰壺濯魄幾多時揮毫者。

香國裏。春歸社。花叢外。風連野。把丰標萬種。一齊傾瀉。寂寞軟紅塵裏客。酒窗下杯同把。爲他年開卷便相思殷勤寫。

馥森東壁有金鏤曲四闋云。如夢春雲曉。徧天涯東風院宇。燕鶯嘵覺。草長紅心江南路。留得王孫未老。正綠楊枝俱裊。忽墮明珠金尊側。有車輪乍向腸中繞。休浪說。被花惱。　青袍踏徧長安道。最難忘分花拂柳。烏衣年少。細雨殘紅飛難定。祇有閒愁待埽。渾不似當年懷抱。鸚母前頭三生話。便相逢不分今生早。無一語。玉山倒。落絮翩翩影。任天風參差吹斷。都無澀滯。翠簷鉄衣神仙名。書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長安城。走馬看花劇有情。聞說旗亭曾賣壁。相傳緣慳緣愛吹笙。吹笙騎鶴趁清景。天涯聚首飄萍梗。惆悵天未證維摩。禪仙風故謝旃。侶。玉袖裹回白整。便珍重千言難盡。願得化爲蟾與土。且因風。風吹上卿斜領勞。拂拭一臨鏡。笙歌草草人初定。股無多銀屏盡燭淚花紅凝。題徧人間芳艷陽非。翻儕曲罷顧周郎。一笑相逢酒綠場曾惹好風留豐扇。恰儕清露被微香。

怨彈到瑤琴絃。冷算宛轉留渠應。背門外香車須早。去怕夜深風露還凄緊。嘶遠騎酒纔醒。芳草知時節。忒煞消歇。多少花前露心事。曾與斷紅細說。已廿識傷春傷別。碧海青天迢遞夢。照樓臺無恙。今宵月。斜漢畔。幾四缺。人閒寶鏡紅錦拂。盡留渠團欒樣子。影兒離奩。紅豆江鄉相思種。無處覓消閒息。又付與柔腸千結。籬外輕紅階下雨。早花花葉葉無顏色。春正好。未須折。沒個銷魂處。最迷離空庭晚照。無人來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幾許。怎客子光陰非故。沈水香殘還對鏡。問斐花可解閒言語。雙鬢亂。甚心緒。芳塵嫩墜離鞍路。不分明脂憔粉悴。夙城煙雨十二闌干添幾曲。試把廻腸細數者。一片新愁誰訴。萍絮因緣還自笑。我知君不問君知否。聊撫管。唱金縷。接此乃槳月樓主爲素芳周郎作。郎即甲戌花榜第一人。見爲馥雲主人者也。

沅浦癡漁習家莊旅壁題望江南詞云。情脈脈。勞燕各西東。芳草沙江何處碧。櫻桃陌巷可憐紅。無計效秦宮。　冰雪意。卿我兩心同。吹笛夢飛湘上月。散花人醉小樓風。吞到又勿勿。風韻頗不對緣。細註有癸酉十月出都。肩卿來送云。

云。肩卿時居櫻桃斜。予入都首識之。未免薄倖。故贈聯云。眉心似綰連環結。卿我應修福懸緣。讀此殆難爲懷。丙子詢諸肩卿。則作者已登兩榜矣。

朱西齋爲月珊作牡丹并題浪淘沙云。錦幄護瓊英。過了清明。姚黃魏紫颺傾城。誤信胭脂容易買。却賀調停。　舊約記三生。試訂香盟。媧皇煉後倍瑯玲。幾度欲描描不得。五日纔成。

吳門生將田都門賦長亭怨慢本意云。看多少鳳城春色。一醉醒來。又成分折。酒裏猜枚。鏡中窺影。更何日斷腸無那。生怕聽宵來笛。笛縱有情時也只解聲聲慢惻。　安得買金鈴十萬。省却落花狼籍。櫻桃樹下別離後。問誰憐惜。算此去一縷相思。亘千里長空寒碧。數同是天涯。衫上嚥痕紅溼。其兄高陽酒徒途中賦寄百字令云。碧天空闊。似一行飛雁。無端分折。握手臨歧纔數語。偏又征車催發。推地驚沙。參天枯樹。紅透霜林葉。君應輸我。萬山看徧殘雪。　最是小鳥依人。雖解解語也惜韓前刖。儘盡相思無限債。更向阿誰分說。酒綠猜枚。燈紅度曲。風味全消歇。者般離恨都從愴惻字流出。看花曲本意云。一瞬。把歌揚往事。都成離恨。斷腸幾時了。得索紅友相邀。青天重問。思量此樂。除却五千年不遠。騎酒纔醒。芳草知時節。忒煞消歇。多少花前露心事。曾與斷紅細說。已廿識傷春傷別。碧海青天迢遞夢。照樓臺無恙。今宵月。斜漢畔。幾四缺。人閒寶鏡紅錦拂。盡留渠團欒樣子。影兒離奩。紅豆江鄉相思種。無處覓消閒息。又付與柔腸千結。籬外輕紅階下雨。早花花葉葉無顏色。春正好。未須折。沒個銷魂處。最迷離空庭晚照。無人來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幾許。怎客子光陰非故。沈水香殘還對鏡。問斐花可解閒言語。雙鬢亂。甚心緒。芳塵嫩墜離鞍路。不分明脂憔粉悴。夙城煙雨十二闌干添幾曲。試把廻腸細數者。一片新愁誰訴。萍絮因緣還自笑。我知君不問君知否。聊撫管。唱金縷。接此乃槳月樓主爲素芳周郎作。郎即甲戌花榜第一人。見爲馥雲主人者也。

沅浦癡漁習家莊旅壁題望江南詞云。情脈脈。勞燕各西東。芳草沙江何處碧。櫻桃陌巷可憐紅。無計效秦宮。　冰雪意。卿我兩心同。吹笛夢飛湘上月。散花人醉小樓風。吞到又勿勿。風韻頗不對緣。細註有癸酉十月出都。肩卿來送云。

事。都成離恨。斷腸幾時了。得索紅友相邀。青天重問。思量此樂。除却五千年不分。今夜裏無限相思。淚和蠟燭。總灰燼。　凄絕夢魂難寄頓。半只爲舊家輕俊。惆悵黏花繫月。渺渺關山。東風無信。燕臺那邊。歷亂愁絲沒理論。算王昌便爲情死。也合和花殉。

桃源客贈蓉仙聯帖云。挪夢蕉蓉城。趁帽影鞭絲。萬里壯懷來日下。秋心託仙子。看花園錦簇。一年游興寄天涯。酒間援筆立成。不愧才人吐屬。客寓都門日久。屢散千金。癸酉晤於青城主所。人極溫雅。惟花天酒地中。不免次公狂耳。某郎呼爲醉劉。予作歌贈之云。伯倫一去二千載。醉鄉之客今尚在。攜金莫笑劉又癡。幾回酒渴思吞海。君家豈其苗濟北。十年看徧長安花。有時乘興忽大叫。青天白日餐流霞。醉來每被青樓笑。得遇王郎作同調。燕臺楊柳無新枝。惟有櫻桃花絕妙。勸君更盡酒一尊。隨我闖入翠芳園。金鈴萬箇護不得。芙蓉一朵風中翻。置酒中庭爲花惜。祇恐秋容變成白。鬢鬢春雲出岫來。清歌便布瑤臺席。東甫有癖不言錢。永公之狂毋乃顛。佗人親口贈名字。醉劉乃以先生傳。吁嗟乎男兒三十不稱意。久住都門甚矣憊。牀頭散盡千黃金。到日只期謀一醉。醉中又踏天台山。桃花洞緊拂衣還。我亦青袍苦塵涴。天香桂向蟾宮攀。翹生風味聊復爾。舉廉船上香盈底。破甕知誰作主人。飲糟也合稱名士。人生何者能無愁。呼奴爲我營糟邱。君不見滿天風月正無價。如此清涼有醉劉。舊爲露郎贊云。身材秀創。語音清脆。落落大方。一笑生媚。更可人憐。盈盈欲淚。徽娥不足。任性負氣。南昌君見之笑曰。其不足處正佳。予首肯者再。朱眉君舍人詩云。慶郎嬌小太愁生。花裏櫻桃換女貞。授色尚能存古意。賞音誰與賦閒情。客愁黯淡期同調。卿罷流連莫殉名。大願有船應共載。笑源佛鉢保長嬰。與予情事差合。癸酉出都。賦別某郎云。爲底情深爲底癡。櫻桃花下立多時。明知不是春風主。偏學流鶯占一枝。杜牧休辭薄倖名。酒和淚點滴盈盈。朱衣不管青衫濕。斷送西州太瘦生。撲朔迷離太不堪。愛他情性最嬌憨。學書教倣平原格。特地撩人共手談。清脆歌喉一串珠。亭亭瘦影怯人扶。下場粉黛滹沱渡。贏得雙眉別樣顰。怕人煩惱愛人憐。一笑迴身恰並肩。親把碧璃盃賭取。醉舒纖

脫叫張拳。豐梁吹過少男風。乳燕含嬌語最工。情急偏生無一語。祗將清淚點雙瞳。任是無情未忍休。本來生小不知愁。太湖烟水泮柯月。別有離人一段秋。

即蘇如樹助斂車贏馬別東華。從此天涯更有涯。欲折斷腸花懺悔。慈雲一笑手拈花。追感前事云。見時歡笑語喁喁。忍再當筵唱惱儂。生受玉缸纖手遞。芳醪留不住萍蹤。記占重陽一日先。偶乘風雨話纏綿。怕聽失意將離別。淚點羅襟絕可憐。兩約天街放榜時。過慶帖報莫來遲。明知好事無憑準。耳語相商苦太癡。陶然亭子祀文昌。錢兆都舍桂藥香。虔炷旛禮祈一紙。可堪天壤有王郎。

敎書名字趁宵分。眞假從人問轉殷。一落孫山勳凡想。仙才都讓沈休文。愁裏聞歌沒奈何。非關鄭海有風波。些時歡笑些時惱。累煞纖眉鎖處多。分將蜀錦作纏頭。硯匳梳聯取次留。秖是科名聽不得。怪他偏索狀元籌。道我多時見太非。何曾相愛便相違。生生輒語難禁受。酒盡天寒怕典衣。柔情密意已全諧。離作空花鏡裏舍。怪得前宵分檄櫂。莫將苦味好回甘。仲冬六日置酒某堂話別。後二日夜。靑城主復餞於此。車中愁賦云。雙趺踏偏玉壘沙。除却櫻桃不是花。

日暮寒天江水遠。斷無游子倘天涯。勸我遲留意最長。會逢恩詔出明光。蟾宮不織登科記。柱說城西製錦坊。丹砂無術點黃金。賸有蕭郎一片心。置酒要煩歌折柳。無端鳩鳥集前林。敎裁蜀錦換纏頭。敎覓西江碧玉甌。敎製纖韓體纖體。笑渠原不是蕭鉤。約我閒房話別離。送行應有斷腸時。四牌樓裏新居遠。只是搖頭不遣知。纔離一日勝三秋。頗有良朋舉酒籌。情到極時翻淡漠。更無餘意强遮留。硬說相拋各一天。自家情事自家憐。師門何計能離却。翻向黃姑乞聘錢。埋怨多般未肯言。知從何地解煩寃。癡心苦把離愁說。纔得雙瞳惹淚痕。一面緣成百面緣。記嗔私語偕恣蠢。京華强別休回首。車馬何時賦北旋。再憶云帖報驚傳第一聲。喜聞同姓急聞名。怪來說是陽平客。鄉里空煩記得清。豔福從知釀禍胎。非關奴鬢利吾財。偶因小隙眞成惱。親受輩裾屈膝來。靜愛蛤蚧宛轉鳴。花壺纖手笑相擎。敎嚴懶神休輕放。候暖時聞一兩聲。阿芙蓉染指頭香。火熟輕挑半段槍。淸瘦合敎憐阮瑀。怪人多事口先嘗。也知時命偶相違。文字何曾若個蠢。生怕酒瀾愁思起。幾回低勸別牢騷。四更人倦夢無聊。淸脆喚聲聲也。櫓一曲都門三十里。宵來纔算可憐宵。又見江郎扇頭時云。官到應文原太冷。客非騎者却悲秋。多情人因同此浩嘆也。翁覃溪先生有言夫癡不過招厭。狂則必招忌。若予殆癡而不狂者歟。後見賦別八絕句。爲惜春生登諸申報。非跋云。僕小住燕臺。與舷風月。櫻桃花好。買醉難醒。偶於某某堂上。見也道人留別某郎之作。覽情文之斐亹。更感慨而歔欷。作者其有憂患乎。至作者姓氏。詢諸某郎。笑而不答。殆深於情歟。數千里外。竟獲賞音。附書誌感。

丙子出都誌感三律云。蝶浪蜂狂負好春。秋花合伴苦吟身。偶然忍淚談遺墨。纔信深心出美人。文豈能工偏譽我。情如此重轉傷神。憐渠贈別難爲語。含笑從知未是眞。別後眞成一見難。怪渠生小話無端。差池燕羽驚初見。溜滴琴心却再彈。已隔天涯猶想像。重來人海定盤桓。明知情盡恐難盡。忍與空花比例看。桐陰拂翠月空明。見我時欒惜別情。嬌小何曾識文字。纏綿端不羨科名。竟將遺韜收藏好。却惹歸人感慨生。十四言中無限事。宵深乘醉手揮成。

偶與所善某郎忤。既而悔之。填薄倖詞製纖帕遺之云。一聲長歎誰分遣。柔腸寸斷。便斷也敎人憐惜。忍把負情儂喚。奈罡風吹下桃翎。天涯認作將歸雁。縱酒滿金尊。花飛玉笛。贏得淚珠偷嚥。端怕煞淒涼境。渾不耐些時不見。怪來喚爭禁得者殷溫婉。小坐餘芬都不散。簾櫳春雪慣逐東風轉。只惜芳名生遲片晌。伴嗔忍笑。寒更數盡重開宴。者般留戀算飯生薄倖。櫻桃錯打黃金彈。從今過犯折鄰相思一半。

憶昨蝶戀花六闋云。天半朱霞驚乍見。旖妮風流。眼角含嬌盼。閻姓便將儂姓喚。爭禁得者殷溫婉。小坐餘芬都不散。簾櫳春雪慣逐東風轉。只惜芳名生小擅。宵深忍病陪歡宴。

雅俗憐渠都得半。擬盡檀槽。又把絲桐按。彈到仙翁腸欲斷。臨風背逐霓裳伴。艾艾期期聰總慣。喜遇知音。一厲當筵喚。莫道登場歌婉轉。靑衫濕透紅顏淺。

喜是杏林春日燕。箇番愁癌。解捧雲郎硯。袖底芳芬渾不辨。偎肩故故防人看。

一笑登場妝束換。酒後茶餘。却又清歌慣。別樣聰明流到眼。十三年紀今剛滿。

記得歌場剛一見。秀入眉峰。更瘦腰輕倩。儂爲情癡應趁願。賓深强便持箋喚。
　亦有閑愁離自遣。誰分零徹中道鴛枝斷。無限花飛春不管。眞歡已是離亭宴。
生怕秋深花事短。漏洩春光。幻作紅衿燕。劍額髮垂剛不掩。朱脣小結櫻桃半。
　道是蕊珠仙被謫。絮語呢喃。妬煞新鶯囀。嬝娜妝成偏汝慣。儘呼醋醋將誰怨。
玉笛悠揚聲不斷。順口歌成。愛個兒清婉。窄袖短衣妝束慣。登樓忽露紅妝面。
　一饒蘼蕪誰解辨。綺麗哉中。且把胡琴亂。只是從人遨拇戰。當筵依舊豪情見。

金谿朱睿舫戲贈秋芙聯語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凍草。秋芙到處裝紅。諧語殊堪噴飯。

嘗擲諧郎游天甯禪院。指佛出旬云。者和尚長伸手。只想娶錢。某郎略解對而不對。爲潤色之云。那相公賭淘神。不會窺斗。聞者大噱。

十三日者。秦伶有盛名。京師婦孺皆知之。同鄉某水部子甫數齡。善屬對。人舉此命對。卽應聲曰。六一翁。廬陵有知。得無乾笑。京師舊傳一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拏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寫事最入妙。

又五言律云。萬古寒潑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寄寂寂。下館戲也聲忽忽。飛眼無專斗。翻身卽輾篷。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擊海中尚有如此苦惱。

中書君語予曰。爵卿熱中有冷。如秋冷中有熱。予笑曰。此何必言冷熱。直謂之炎涼可耳。

有自謂與某郎交厚者。剌剌不休。或厭之。予私爲之解曰。此君不讓古人。性詰其故。則應曰。子不讓明人文乎。所謂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耳。彼此不禁捧腹。

觀小郎與客作象棋戲。郎局將敗。予戲曰。象過河可免。郎疑不可。因告之曰。他人不可。若則可。客訝問故。曰。佛有云。象馬兎三獸渡河。卽此汁。脚也。相與軒渠不已。而郎面有嗔色。

諸郎閒有譯號。如霞芬之小婁嫂。可對爭秋鄭麗芳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朵仙楊桂雲爲山查糕。詰其故。則笑曰。所爲。又紅又甜也。爲之絕倒。

小郎問予曰。狀元幾年一箇。告以故。則遲疑曰。設無其人。奈何。因言方今人才極盛。歲取之不盡。不似若鬮花榜狀頭之每鬮其選也。郎甫首肯。一醉漢大笑都門雜記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戲且連宵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歸潛夜渡蘆溝。語雖紕率。而予目擊此等事。殆非一次矣。

思思復思思。走走重走走。問女何所思。問女何處走。女亦無所思。女亦無處走。

昨夜見紙條。也樵大擺酒。同行六七人。獨不與我耦。往戲客京華。同年多且有。亦作狹斜游。舞袖大垂手。開筵教主賓。雄辯傾左右。行樂未及央。棄予如敝帚。

獨自冒雨臨。茫茫喪家狗。此青城主調予作也。

予戲寄子周云。爲我殷勤問某郎。年時玉體較前長。樓邊有眼飛新斗。簾下何心怨老王。打扛去莫寬紅結束。上墳應着素衣裳。更饒一齣查關好。十四嬌娃旗下妝。

某溺於珠郎。約偕遁。格於郎傅不果。計無所出。遂就縊。時人悲之。挽以四字云。珠斗高懸。可謂雅切。

京師照相館。近有數家。當以寓且圖者爲最。有一紙。桐仙危坐鼓琴。萊卿佩洋表執雌雄劍聽之。予笑謂人曰。此富名。雅俗共賞圖。

或於燈紅酒綠間。導予以謁當道之利。笑謝曰。僕誠愚賤。竊謂向達官低首。不如向相公屈膝

笠翁偶集摘錄

聲容部

湖上李漁著

選姿第一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爲是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無耳。人之美婁美姿。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損德。且以殺身。我有美婁美姿。而我好之。是還吾性中所有。聖人復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爲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者爲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不則好之實所以惡之。憐之適足以殺之。不得以紅顏薄命藉口而爲代天行罰之忍人也。予一介寒生。終身落魄。非止國色難親。天香未遇。即强顏陋質之婦。能兒遷人。而敢謬次音容。侈談歌舞。貽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緣雖不偶。興則頗佳。事雖未經。理實易暗想。當然之妙境。較身酔溫柔鄉者。倍覺有情。如其不信。但以往事驗之。楚襄王人主也。六宮窈窕。充塞內庭。握雨攜雲。何事不有。而于古以下。不聞傳其實事。止有陽臺一夢。膾炙人口。陽臺今落何處。神女家在何方。朝爲行雲。暮爲行雨。畢竟是何情狀。豈有踪跡可考。實事可縷陳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眞。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于眞之事。譜而爲法。未有不人間情三昧者。凡閱是書之人。欲考所學之從來。則請以楚國陽臺之事對。

肌膚

婦人嬿媚多端。畢竟以色爲主。詩不云乎。素以爲絢兮。素者白也。婦人本質。惟白最難。常有眉目口齒般般入體。而缺陷獨在肌膚者。豈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乎。染匠未施漂練之功。而遽加文采之工乎。曰非然。白雖而色易也。易言乎難。是物之生。皆視根本。根本何色。枝葉亦作何色。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而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若其血色淺紅結而爲胎。雖在黑白之間。及其生也。繈以美食。處以曲房。猶可日趨于淡。以脚地未盡縕也。有幼時不白。長而始白者。此類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結而成胎。則其根本已縕。全無脚地可漂。及其生也。即服以水晶雪母。居以玉殿瓊樓。亦難望其變深爲淺。但能守舊不遷。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貴之家。生而不白。至長至老亦若是者。此類是也。知此。則知選材之法。當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亦受之。雖難爲力。其力猶可施也。若受之易爲力也。有以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雖難爲力。其力猶可施也。若以既染深色之衣。使之剝去他色。漂而爲白。則雖什倍其工價。必辭之不受。以人力雖巧。難拗天工。不能强既有者而使無也。婦人之白者易相。而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間者。相之不易。有三法焉。面黑于身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難白。肌膚之黑而嫩者易白。黑而皺老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易白。黑而緊且實者難白。面黑于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內。在外則有風吹日晒。其漸白也爲難。身在衣中。較面稍白。則其由深而淺。業有明徵。使面亦同身。藏之有物。其驗亦若是矣。故易白。身黑于面者反此。故不易白。肌膚之細而嫩者。如綾羅紗絹。其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稍受風吹。畧經日照。則深者淺而濃者淡矣。麤則如布。如毯。其受色之難。十倍于綾羅紗絹。至欲退之。其工又不止十倍。肌膚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麤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猶細緻之未經熨燙者似深。淡者似濃。一經熨燙之後。則靴與履之未經擅者因其皺而未直。故淺者似深。淡者似濃。一經熨燙之後。則文理陡變。非復艱時色相矣。肌膚之寬者。以其血肉未足。猶待長養。亦猶待燙之後必不若此。故知緊者易白。緊而實者難白。相肌之法備乎此矣。若是則白者嫩者。寬者爲人爭取。其黑而麤。緊而實者。遂成棄物乎。曰不然。薄命盡出紅顏。厚福偏歸陋質。此等非他。皆素封伉儷之材。誥命夫人之料也。

眉眼

面爲一身之主目又爲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盡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盡知而未必盡窮其秘吾謂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後觀其形體形體維何眉髮口齒耳鼻手足之類是也心在腹中何由得見曰有目在無憂也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觀眸子子與氏筆之于書業開風鑑之祖予無事贅陳其說但言情性之剛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即異曰司花執爨之分途而獅吼堂與溫柔鄉接壤之地也目細而長者秉性必柔目麤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動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或白少黑多者必近愚蠢然初相之時善轉者亦未能遽轉不定者亦有時而定何以試之曰有法在無憂也其法維何一曰以靜待動一曰以卑瞰高目隨身轉未有動蕩其身而能膠柱其目者使之乍往乍來多行數武而我迴環其目以視之則秋波不轉而自轉此一法也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臺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瑣轉其睛以避我雖云善動者動不善動者亦動而勉強自然之中即有貴賤妍媸之別此又一法也至于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法之淡濃唇之紅白無目者猶能按之以手豈有識者不能鑒之以形無俟嘵嘵徒滋繁瀆

眉之秀與不秀亦復關係情性當與眼目同視然眉眼二物其勢往往相因眼細者眉必長眉麤者眼必巨此大較也然亦有不盡泥合者如長短麤細之間未能一一盡善則當取長恕短要當視其可施人力與否張京兆工于畫眉則其夫人之雙黛必非濃淡得宜無可濶澤者短者可長則妙在用增麤者可細則妙在用減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視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其巧眉若遠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即不能酷肖遠山盡如新月亦須稍帶月形畧存山意或灣其上而不灣其下或細其外而不細其中皆可自施人力最忌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經天又忌兩筆邪冲儼然倒書八字變遠山爲近瀑反新月爲長虹雖有善畫之張郎亦將知難而却走非選姿者居心太刻以其爲溫柔鄉擇人非爲娘子軍擇將也

手足

相女子者有簡便訣云上看頭下看脚但二語可概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兩手十指爲一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係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畧而去之且無論手嫩者必聰指尖者多慧胖豐而腕厚者必榮即以現在所需而論之手以揮絃使其指節纍纍幾類彎弓之決拾手以品簫如其臂形攜攘幾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擁衾觀之興痛捧屨進酒受者眉攢亦大失開門見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節爲觀人要着翠花問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難言之矣選人選足每多窄窄金蓮觀手觀人絕少纖纖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難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覩也須知立法不可不嚴至于行法則不容不恕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寬恕其他矣至于選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則可一目了然倘欲由麤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緜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己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

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曰宜興周相國以千金購一麗人名爲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難移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買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背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即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脚小能行又復行而入豈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行則與刖足者何異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予偏游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于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又能履步如飛男子有時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襪而撫摩之猶覺剛柔相半即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頻遇爲難至大同名妓則強半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乃釜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于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擁二妓一晉一燕皆無麤色而足則甚小予請不信者即而驗之果覺晉勝于燕大有剛柔之別座客無不翻然而悔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

言小脚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褻褻必齊之要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大意而已矣。

態度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爲美色。鳥知顏色雖美。是一物也。烏足移人。加之以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卽是尤物。卽可移人。則今時綃倣之美女。畫上之嬌娥。其顏色較之生人。豈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知媚態二字。必不可少。媚之在人身。猶火之有焰。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是無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是以名爲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說之事也。凡女子一見。卽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已。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爲難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說之事也。吾能賦之知識。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之態度。我實不能變之化之使其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也。態之爲物。不特能使美者愈艷。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無情之事變爲有情。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一倍。當兩倍也。試以二三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全無姿色而止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或與人各交數言。則人止爲媚態所惑。而不爲美色所惑。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以少敵多。且能以無而敵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皆態之一字之爲祟也。是知選貌選姿。總不如選態。一着之爲要。態天自生。非可強造。強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醜。同一顰也。出于西施則可愛。出于東施則可憎。天生強造之別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傳。獨相態一事。則予心能知之。口實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爲物也何如。其爲事也何如。覓非天地之間一大怪物。而從古及今一件解說不來之事乎。

詰予者曰。既爲態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終覺首鼠。盡亦舍精言麤。畧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爲言。止有直書所見。聊爲枌檬而已。向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覩粧而至者不一其人。始背俯首而立。及命之擡頭。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擡。一人嬌羞靦覥。強之數四而後擡。一人初不卽擡。及強而後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乎看人。而實非看人。瞬舉復定。而後擡。俟人看舉復以眼光一瞬而後。俯此卽態也。記曩時春遊遇雨。避一亭中。見無數女子。妍媸不一。皆跟蹌而至。中一縞衣貧婦。年三十許。人皆趨入亭中。彼獨徘徊簷下。以中無隙地故也。人皆抖擻衣衫。慮其太濕。彼獨聽其自然。以簷下雨侵。抖之無益。徒現醜態故也。及雨將止而告行。彼獨遲疑稍後。去不數武。而雨復作。仍趨入亭。彼則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轉。先踞勝地故也。然億雖偶中。絕無驕人之色。見後入者反立簷下。以代其勞。此卽態也。記曩時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覩粧而至者不一。其人

婦人惟仙姿國色。無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卽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粧飾。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則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粧飾乎。卽有十分人材者。豈一分粧飾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則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講矣。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爲神。我卽欲勉竭心神。創爲新說。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難工。非但小巫見大巫。且如小巫之法。徒往往致大巫之師。其不遭噴飯而唾面者鮮矣。然一時風氣所趨。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勝于一人。一日務新于一日。趨而過之。致失其眞之弊也。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觀。直與魑魅魍魎無別矣。此非好細腰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爲餓死白爲一尺。白爲全帛者之過。無一人爲全帛者之過也。亦非白爲餓死。白爲一尺。白爲全帛者之過。無一人痛惜其失。著爲章程。謂此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不及。使有遵守者之過也。吾觀今日之修容大類楚宮之末。俗著爲章程。非卓野得爲之事。但不經人提破。使知不可愛而可憎。則人日趨日甚。則在生而爲魑魅魍魎者已去死人不遠矣。腰成一纔有餓而必死之勢哉。予爲修容立說。實具此段婆心。凡爲西子者。自當曲體人情。萬毋遽發嬌嗔。罪其唐突。

盥櫛

盥面之法無他奇巧。止是灌垢務盡。面上亦無他垢。所謂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種。有自生之油。有沾上之油。自生之油。從毛孔沁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從下面上者少。從上而下者多。以髮與膚沐勢不相離。髮面交接之地。勢難保其不侵。況以手按髮按畢之後。自上而下。亦難保其不即不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卽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卽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職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巾。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用。又須用過卽浣。勿使稍帶油痕。此務本節源之法也。

即不能上色。倘于浴面初畢。未經搽粉之時。但有指大一痕。爲油手所汚。迨加粉。搽面之後。則滿面皆白。面此處獨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既經搽粉之後。而爲油手所汚。其黑而光也。亦然。以粉上加油。但見油而不見粉。此受病之在後者也。此二者之爲患。雖似大而實小。以受病之處止在一隅。不及滿面。閨人鑑有知之者。倘有全體受傷之患。從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請攻而出之。從來拭面之巾帕。多不止于拭面。擦臂抹胸。隨其所至。有膩卽有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卽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卽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職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巾。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用。又須用過卽浣。勿使稍帶油痕。此務本節源之法也。

盥櫛

古人呼髻爲蟠龍。蟠龍者髻之本體。非由粧飾而成。隨手綰成。皆作蟠龍之勢。可見古人之粧。全用自然。毫無造作。然龍乃善變之物。髮無一定之形。使其相傳至今。物而不化。則龍非蟠龍。乃死龍矣。髮非佳人之髮。乃死人之髮矣。無怪今人善變。變之誠是也。但其變之之形。只顧趨新。不求合理。只求變相。不顧失眞。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憑空揑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古人呼髮爲烏雲。呼髻爲蟠龍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頂。髮之線縷似雲。髮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

爲雲龍之色有爲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揑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也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種種新式非不翦新極異令人改觀然于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義則一無取焉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舌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不當然而然也髮上雖有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爲花而身爲帶者鉢盂乃盛飯之器未有倒貯活人之首而作盥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有也翠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設立一婦人于此有人呼之爲黑牡丹黑蓮花黑鉢盂者此婦必魆然而怒怒而繼之以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肯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吾謂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異月新但須皆爲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然總莫妙于雲龍二物仍用其名而變更其實則古製新裁非行而不悖矣勿謂止此二物變來有限須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態萬狀越變而越不窮者無有過此二物者矣龍雖善變猶不過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數種至于雲之爲物頃刻數遷其位須臾屢易其形千變萬化四字猶爲有定之稱其實雲之變相千萬二字猶不足以限量之也若得聰明女子日日仰觀天象既有雲而爲髻復有髻而爲雲即一日一更其式猶不能盡其巧幻畢其離奇剔未必朝朝變相乎若謂天高雲遠視不分明難于取法則令畫工繪出巧雲數朵以紙剪式襯于髮下俟櫛沐既成而後去之此簡便易行之法也雲上儘可着色或嫌以時花或飾以珠翠幻作雲端五彩視之光怪陸離但須位置得宜使與雲體相合若其中應有此物者勿露時花珠翠之本形則盡善矣肖龍之法如欲作飛龍游龍則先以已髮梳一光頭于下後以假髻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于其上務使髻髮少許勿使相粘相貼始不失飛龍游龍之義相粘相貼則是潛龍伏龍矣懸空之法不過用鐵線一二條襯于不見之處其龍爪之向下者以髮作線繼于光髮之上則不動矣戲珠龍法以髻作小龍二條繞于兩旁尾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爲值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言之菓中荔子雖出人間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物也予遊閩粵幸得飽啖而歸燕不虛生此日但恨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

體爲之是雲自雲而龍自龍也予又謂雲龍二物勢不宜分雲從龍風從虎周易業有成言是當合而用之同一用髻同一作假何不幻作雲龍二物使龍勿露全身雲亦勿作全朵忽而見龍忽而見雲令人無可測識是美人之頭靈有盤旋飛舞之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不幾兩擅其絕而爲陽臺神女之現身哉嘻笠翁于此搜盡枯腸爲此髻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後倘得爲神則將往來綉閣之中聆其所製果有稗于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實實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姣艷而能偶擅其奇者總之一有此種即是天折摧殘之兆紅顏薄命未有捷于此者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其力維何富貴之家則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甑釀而成者也薔薇最上蕙花次之然用不須多每于盥浴之後挹取數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此味

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爲佳不似他種香氣或速或沉是蘭是桂一嗅即知者也其次則用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閨中應有之事皂之爲物亦有一種神奇人身偶染穢物或偶沾穢氣用此一擦則去盡無遺由此推之即以百和奇香抨入此中未有不與垢穢並除混入水中而不見者矣乃獨去穢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別皂之作者一浴之後香氣經日不散豈非天造地設以供修容飾體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縣出者爲第一但價值稍昂又恐遠不能致多則浴體少則止以浴面亦權宜豐儉之策也至于香茶沁口費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貴不知每日所需不過指大一片重止毫釐製成數塊每于飯後及臨睡時以少許潤舌則滿吻皆香多則味苦而反成藥氣矣凡此所言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說以見美人之香不可使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爲值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言之菓中荔子雖出人間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物也予遊閩粵幸得飽啖而歸燕不虛生此日但恨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

陳不如鮮。夫人而知之矣。殊不知荔之陳者。香氣未嘗盡沒。乃與橄欖同功。其好處却在回味時。耳佳人就寢。止啖一枚。則口脂之香可以竟夕。多則甜而膩矣。須擇道地者用之。楓亭是其選也。人問沁口之香。爲美人設乎。爲伴美人者設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論美人。則五官四體皆爲人設。奚止口內之香

點染

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譴言脂粉。動稱汚人之物。有滿面是粉而云粉不上。而獨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詩太過。而欲以虢國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汚人。人自汚耳。人謂脂粉二物原爲中材而設。美色可以不需。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餘似可不設。何也。二物頗帶世情。大有趨炎附熱之態。美者用之愈增其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絕代佳人而徧施粉澤。略染腥紅。有不增嫣益媚者乎。使以嫫顏陋婦而丹鉛其面。粉藻其姿。有不驚人駭衆者乎。詢其所以然之故。則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難使遽白。黑上加之以白。是欲故顯其黑。而以白物相形之也。試以一黑一粉先分二處。後合一處而觀之。其分處之時。黑白黑而白自白。雖云各別其性。未甚相讐也。迨其合處遂覺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礙。難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類者可使同居。即不相類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反之物。則斷斷勿使同居。同居必爲難矣。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脂則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勢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塗脂。則其色燦然可愛。倘面無粉澤而止丹其唇。非但紅色不顯。且能使面上之黑色變而爲紫。以紫之爲色。非係天生。乃紅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見紅。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不覺紫氣東來。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燦然之瑞矣。若是則脂粉二物。竟與若讐無緣。終身不可用矣。何以世間女子人人不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嘗以脂粉多施。擯而不納者。曰不然。予所論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謂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介在黑白之間。則相類而相似矣。既相類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須施之有法。使濃淡得宜。則二物爭效其靈矣。從來傅粉之面。止耐遠觀。難于近視。以其不能勻也。畫士着色用膠始勻。無膠則研殺不合。人面非同紙絹。萬無用膠之理。此其所以不勻也。有法焉。請以一次分爲二次。自淡而濃。由薄而厚。則可保無是患矣。請以他事喻之。磚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後上細灰一次。先上不到之處。後上者補之。後上偶遺之處。又有先上者襯之。是以厚薄相均。浹然無迹。使以二次所上之灰。併爲一次。則非特拙匠難勻。巧者亦不能徧及矣。粉壁且然。況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傅之粉。分爲二次傅之。先傅一次。俟其稍乾。然後再傅第二次。則濃者淡而淡者濃。雖出無心。自能巧合。遠觀近視。無不宜矣。此法不但能勻。且能變換肌膚。使黑者漸白。何也。染匠之于布帛。無不由淺而深。其在深淺之間者。則非淺非深。另有一色。即如文字之有過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變爲紅。再使紅變爲紫。紅即白紫之過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變爲藍。再使藍變爲青。藍即白青之過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如婦人面容稍黑。欲使竟變爲白。其勢實難。今以薄粉先勻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間。非若曩時之純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變爲深白。非使純黑變爲全白也。難易之勢。不大相徑庭哉。由此推之。則二次可廣爲三。深黑可同于淺人。間世上無不可用粉勻面之婦人矣。此理不待驗而始明。凡讀是編者。批閱至此。即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爲風雅功臣。亦可謂紅裙知己。初論面容黑白。未免立說過嚴。非過嚴也。使知受病實深。而後知德醫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舍此更有二說。皆淺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勻面必須勻頂。否則前白後黑。有如戲場之鬼臉。勻面必記掠眉。否則霜花覆眼。幾類古廟之社婆。至于點唇之法。又與勻面相反。一點即成。始類櫻桃之體。若陸續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長短寬窄之疵。是爲成串櫻桃。非一粒也。

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云三代爲官。著衣喫飯。古語今詞。不謀而合。可見衣食二事之難也。飲食載于他卷。茲不具論。請言被服一事。寒賤之家。自鍾襤褸。動以無錢置服爲詞。謂一朝發跡。男可翩翩裘馬。婦則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猶人身之附于

其地人與地習久時相安以極奢極美之服而驟加儉朴之軀則衣衫亦類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寬者以窄藏項宜伸而領爲之曲物不隨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爲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慣頭與冠不相稱也此猶麤淺之論未及精微衣以章身請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實備于躬猶室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益章其貧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爲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于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白能躡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爲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掩人之富況羅綺而文繡者乎丐夫菜傭竊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爲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身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人者常見幕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嘗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人此家門枯槁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得其解釋以雕鏤粉藻之義果如其言則富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之心廣體胖乎甚矣讀書之難而章句訓詁之學非易事也予嘗以此論兒之說部今復叙入閒情噫此等詮解豈好閒情作小說者所能道哉偶寄云爾

首飾

珠翠寶玉婦人飾髮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以此損嬌掩媚者亦以此所謂增嬌益媚者或是面色過白或是髮色帶黃有此等奇珍異寶點于其上則光韜四射能令肌髮改觀與玉繞于山而山靈珠藏于澤而澤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髮黑之佳人滿頭翡翠瓊琚金珠但見金而不見人猶之花藏葉底人在雲中是儘可出頭露面之人而故作藏頭蓋面之事巨眼者見之猶能畧迹求眞

謂其美麗當不止此使去粉飾而全露天眞還不知如何嫵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談粧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窈窕是以人飾珠翠寶玉非以珠翠寶玉飾人也故女子一生戴珠項翠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于歸之日始至滿月卸粧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無可奈何父母置辦一場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艷粧盛飾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桎梏而謝羈囚終身不修苦行矣一譬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則不可不求精善富貴之家無妨多設金玉犀貝之圍各存其製屢變其形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求當不可貧賤之家力不能辦金玉者寧用骨角勿用銅錫骨角耐觀製之佳者與犀貝無異銅錫非止不雅且能損髮髻珥之外所當飾髮者則莫妙于時花數朵較之珠翠寶玉非止雅俗判然亦且生死迥別清平調之首句云名花傾國兩相歡歡者喜也相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人者則當遍訪名花植于閫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婦屋傍稍有隙地亦當種樹栽花以備點綴雲鬟之用他事可儉此事獨不可儉婦人青春有幾男子遇色爲難儘有公侯將相富室大家或苦緣分之慳或病中宮之妒欲親美色而舉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擅有此樂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物粧點其貌是爲暴殄天物猶僧精米潔飯于瓷壞之中也即使赤貧之家卓錐無地欲藝時花而不能者亦當乞諸名園購之擔上即使日費幾文錢不過少飲一杯酒既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目便宜不亦多乎更有儉于此者近日吳門所製像生花窮精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朵不過數文可備月餘之用絨絹所製者價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眞而時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豈物不論美惡止論貴賤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復如此奚止于物

吳門所製之花花像生而葉不像生戶戶皆然殊不可解若去其假葉而以眞

者。綴之則因葉眞。而花益眞矣。亦是一法。

時花之色。白爲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木紅。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艷。止宜壓在髻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則類村粧。以村婦非紅不愛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髻之外。一無所用。可見天生此原爲助粧而設。粧可少乎。珠蘭亦然。珠蘭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處處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論髻。欲人革去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等怪形。而以假髮作雲。龍等式。客有過之者。謂吾儕立法。當使天下去貧存眞。奈何教人爲僞。余曰生今之世。行古之道。立言則譽。誰其從之。不若因勢導利。使之漸近自然。婦人之首。不能無飾。自昔爲然矣。與其飾以珠寶玉。不若飾之以髮。髮雖云假。原是婦人頭上之物。以此爲飾。可謂還其固有。又無窮奢極靡之漏。費。與崇尚時花。鄙黜珠玉。同一理也。予豈不能爲高世之論哉。慮其無裨人情耳。

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珀。皆所不取。簪頭取象牙。物如龍頭鳳頭。如意頭。蘭花頭之類是也。但宜結實自然。不宜玲瓏雕斲。宜與髮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躍之形。簪頭所以壓髮。服貼爲佳。懸空則謬矣。

飾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粧艷服。不得不畧大其形。但勿過丁香之一倍二倍。既當約小其形。復宜精雅其制。切忌爲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何須耳上懸燈。若飾以珠翠。則爲福建之珠燈。並丹陽之料絲燈矣。其爲燈也。猶可厭。況爲耳上之環乎。

衣衫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綉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而不貴精也。紅紫深艷色。違時失尙。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命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之于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爲讐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麤者愈形其嫵。此等卽非國色。亦去東光王嬙不遠矣。然當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卽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不得已而頗言其略。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之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麤。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麤。精則愈形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爲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爲麤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苧有精麤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麤深淺之別。非謂布苧必麤而羅綺必精。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紬與緞之體質不光。花紋突起者。卽是精中之麤。深中之淺。布與苧之紗線緊密。漂染精工者。卽是麤中之精。淺中之深。凡予所言。皆貴賤咸宜之事。既不詳綉戶而略衡門。亦不私貧家而遺富室。蓋美女未嘗擇地而生。佳人不能選夫而嫁。務使得是編者。人人有裨。則憐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尙銀紅桃紅稍長者尙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歸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復加者矣。其漸變至此也。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然青之爲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數。但就婦人所宜者而論。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此其宜于歲者也。貧賤者衣之是爲貧賤之本等。富貴者衣之

又覺脫去繁華之習。但存雅素之風。亦未嘗失其富貴之本來。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極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膩之痕。非染不能復著。染之即成舊衣。此色不然。惟其極澹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覺。惟其極深也。凡淡乎此者。皆納其污而不辭。此又其宜于分者也。他美服相襯。亦未嘗識現底裏。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艷。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則一縷欠精。即彰其醜矣。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繡裳。皆可服之于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此獨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裏衣之文越著。有復古之美名。無泥古之實害。二八佳人。如欲華美其制。則胄上灑線。胄上堆花。較之他色更顯。反覆求之衣色之妙。未有過于此者。後來即有所變。亦皆舉一廢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謂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憂者。則擊輒碎補之服。俗名呼爲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縫。古人非好爲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斯爲得體。即使雜于一色。亦須不甚相懸。若衣色極深。而雲肩極淺。或衣色極淺而雲肩極深。則是身首判然。雖曰相連。實同異處。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謂雲肩之色。不惟與衣相同。更須裏外合一。如外色是藍。則夾裏之色。亦當用藍。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時時服貼。稍遇風飄。則夾裏向外。有如颸吹殘葉。風捲敗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現。歷亂蕭條之象矣。若使裏外一色。則任其整齊顛倒。總無是患。然家常則已。出外見人。必須暗定以線。勿使與服相離。蓋動而色純。總不如不動之爲愈也。

婦人之粧。隨家豐儉。獨有價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無。一曰半臂。俗呼背褡。背褡者。窄而窄者愈顯其窄矣。婦人之腰。宜細不宜粗。一着背褡。則寬者細而細者雖有若無。似腰肢本細。非有物縮之使細也。

裙製之精麤。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折多即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飄。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強。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六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觀。倘須十幅。厚幅重蓋。裙幅之增所費無幾。況增其幅。必減其絲。惟細穀輕綃。可以八幅十幅。則爲潛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與他費不同。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其所以爲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秘器。爰護家珍。全在羅裙幾幅。可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貽采葑采菲者諸乎。

近日吳門所尚百襉裙。可謂盡美。予謂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較舊制稍增。較新制略減。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則得豐儉之宜矣。吳門新式。又有所謂月華裙者。一襉之中。五色俱備。猶蛟月之現光華也。予獨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觀。蓋下體之服。宜淡不宜濃。宜純不宜雜。予嘗讀舊詩。見飄颻血色裙拖地。紅裙妒殺石榴花等句。頗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則亦艷粧村婦而已矣。鳥足動雅人韻士之心哉。惟近

製彈墨裙頗饒別致然有未獲我心嗣當別出新裁以正同調思而未製不敢輕以誤人也

鞋襪

男子所著之履俗名爲鞋女子亦名爲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爲襪女子獨易其名而曰襯其實襯卽襪也古云淩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識後人何故易之襪色尙白尙淺紅鞋色亦尙深紅今復尙青可謂制之盡美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謂制之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沒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爲仁人助力近有矯其弊者管小金蓮皆用平底使眞僞造者有別殊不知此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秃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吾謂高底不宜盡去祇在減損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于薄薄則本體現矣利于大而不利于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者形之則似鶴立鷄羣不求異而自異世豈有高底如錢不扶掖而能行之大腳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鬢鳥雲名鬢之類是也獨于婦人之足取義命名者與實事背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使婦人之足果如蓮瓣之爲形則其闊而大也尙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鳳頭世人顧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于鞋尖以實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于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雖曰贊美之詞實類譏諷之跡如曰鳳頭二字但肖其形鳳之頭銳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盡有銳于鳳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獨有取于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尙可觀乎此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說焉婦人裹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

黃緞青勾素履寫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履命履散履可見男女之履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經史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綢帶纏絡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者素襪行步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珠璣顏色之天姣以至面粧首飾衣裙裙裾之華靡鬢眉眼唇齒腰肢手臂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卽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綉白襪足跌如春妒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緩緩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躡跗纍妍夫六寸八寸素白纍妍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風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晉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尙少

婦人鞋襪辨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

余懷

自元至今。將四百年。婚揀造作亦泰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眞死之日。馬嵬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鴛頭襪。襪一名膝褲。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褲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褲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有底。乃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罷襪凌驚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劃襪下香堦。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繫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奩詠玉豔者。

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深。鞋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令人女子襪皆尚白。鞋用深紅深青。可謂盡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襪而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爲色。不當與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石。其爲色也多深淺者。立于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爲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視地色以爲色。則藏拙之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習技第四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却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爲貴。青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因官而得禍。遂以讀書作官爲畏途。遺詈戒子孫。使之勿請。請勿作。官者等也。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究竟書可覓。祿仕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如書。但須爲之夫者。既有憐才之心。兼有馭才之術。耳聖于姬妾。不同婆婁。如買田宅。非五穀不殖。非桑麻不樹。稍涉游觀之物。卽拔而去之。以其爲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買姬妾。如治園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栽。不成陰之樹。亦栽。以其原爲一情而設。所重在耳目。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名兼顧實也。使姬妾滿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靜而彼譁。所荅非所問。所應非所求。是何異于入狐狸之穴。舍宜淫而外一無事事者乎。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容治服並講也。技藝以翰墨爲一絲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然能有專攻男技。不屑女紅。鄙織紝爲賤役。視鍼絲如仇讐。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製。亦倩老嫗貧女爲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謂婦人職業。畢竟以縫紉爲主。縫紉既熟。餘及其他。予談習技而不及女工者。以描龍刺鳳之事。閨閣中人人皆曉。無俟予爲越俎之談。其不及女工而仍鄭重其事不敢竟遺者慮。開後世逐末之門。置紡績躑躅于不講也。雖說開情。無傷大道。是爲立言之初意爾。

文藝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爲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戶。蓋合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爲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爲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卽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能精一字。自可愈精。予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賬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工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餘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婦人讀書習字。所難止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過于男子。以男子念紛而

婦人心一故也導之入門貴在情竇未開之際開則志念稍分不似從前之專一然買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鮮有幾人如必俟情竇未開是終身無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誘勿阻其機扑作教刑一語非爲女徒而設也先令識字字識而後教之以書識字不貴多每日僅可數字取其筆畫最少眼前易見者訓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日積月纍則一年半載以後不令讀書而自解尋章覓句矣乘其愛看之時急覓傳奇之有情節小說之無破綻者聽其翻閱則書非師也不怒不戚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師也其故維何以傳奇小說所載之言盡是常談俗語婦人閨之若逢故物讐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識者七未識者三順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識之七字可悟未識之三字則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傳奇小說教之也由此而機鋒相觸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爲開導使之由淺而深則其枕論文較之登壇講藝其爲時雨之化難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中拔其一二最聰慧者日與談詩使之漸通聲律但有說話鑼鼓無重複聱牙之字者即作詩能文之料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本

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然學之須分緩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餘玄性能兼不妨次第並舉不則一技置長才女之名著矣琴列絲竹別有分門書則前說已備善教由人善習由己其工描淺深不可強也譜乃閒中末技學不學聽之至手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于人已者非止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想得此消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子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對坐靜必思淫鼓噩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兩不相下之勢不在兒案之前即居床第之上矣一婦人讀書習字無論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即其初學之時先有碑于觀者只須案擺書本手揑柔毫坐于綠窓絮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班姬續史之容謝庭詠雪之態不過如是何必睹其題詠較其工拙而後有閨秀同房之樂哉噫此等實圖人間不少無奈身處其地者皆作尋常事物觀殊可惜耳

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口不離詩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爲天籟自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則全在所讀之詩之工拙選詩與讀者務在善迎其機然則選者維何曰在不易尖顯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尖顯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顯之詩如逢故我則喜而願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

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晉之詩皆秘勿與見見則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予福見高明者閱之勢必啞然一笑然予才淺識隘僅足爲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生平未到無怪乎立論之卑也

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義皆可教作詩餘蓋長短句法日日見于詞曲之中入者既多出者自易較作詩之功爲尤捷也曲體最長每一套必須數曲非力贍仙自鄙其樂咸欲謫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論前人未道實創自笠翁有山此

音學之最難聽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學此者當先自問其能彈與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則彈者鏗然聽者茫然強束宦骸以俟其斃是非悅耳之音乃古人之具也習之何爲凡人買姬置妾總爲自娛已所悅者導之使習己所不悅戒令勿爲是眞能自娛者也嫌崑調之冷然因世人雅重崑調強令歌童習之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爲苦難此皆不善自娛者也予謂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厭即使嗜之不當厭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謬自攻其謬則不謬矣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獨不好者一爲菓中之橄欖一爲饌中之海蔘一爲衣中之繭紬此三物者人以食我我亦食之人以衣我我亦衣之然未嘗自沽而食自購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謬云村人喫橄欖不知回味予眞海內之村人也因論習琴而謬談至此誠爲饒舌

人間士人善琴始可令姬妾學琴然則教歌舞者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後教乎鬚眉丈夫之工此者有幾人乎曰不然歌舞難精而易曉聞其聲音之婉轉睹其體態之輕盈不必知音始能傾倒座中席上主客皆然所謂雅俗共賞者是也琴音易學而難明非身習者不知惟善彈者能聽伯牙不遇子期相如不得文君盡日揮絃總成虛鼓吾觀今世之爲琴善彈者多能聽者少延明師教美妾者儘多果能以此行樂不媿文君相如之名者絕少務實不務名此予立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則當舍諸技而專務絲桐妻子好合如鼓瑟鼓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

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傾水閣之生涼遇繡窓之無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差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即畫成一幅合操圖亦足令觀者消魂而知音男婦之生姬也

絲音自焦桐而外女子宜學者又有琵琶絃索提琴之三種琵琶極妙惜今時不尚善彈者少然絃索之音實足以代之絃索之形較琵琶爲瘦小與女郎之纖體最宜近日教習家其于聲音之道能不大謬于宮商者首推絃索時曲次之戲曲又次之予向有塲內無文塲上無聞之論非過論也止爲初學之時便以取舍得失爲心慮其調高和寡止求爲下里巴人不願作陽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即止耳提琴較之絃索形愈小而聲愈清音即絕少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婉轉斷續無一不肖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簫一拽提琴暗譜悠颺之曲使隔花間柳者聽之儼然一絕代佳人不覺動憐香惜玉之思也

braid音之最易學者莫過于提琴事半功倍悅耳娛神吾不能不德創始之人令若輩戶而祝之也

笛音之宜于閨閣者惟洞簫一種笛可暫而不可常至笙管二物則與諸樂並陳不得已而偶然一弄非綉窓所應有也蓋婦人在聲婦人所重在容吹笙擫管之時聲則可聽而容不耐看以其氣塞而腮脹也花容月貌爲之改觀是以不應使習玉人吹簫非止容顏不改且能愈增嬌媚何也按風作調玉筍爲之愈尖簇口爲聲朱脣因而越小驀美人者常作吹簫圖以其易于見好也或簫或笛如使二女並吹其爲聲也倍清其爲態也更

顯焚香啜茗而領略之皆能使身不在人間世也

吹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無釧釧又勿使太寬寬則藏于袖中不得見矣也

歌舞　演習部中已載者一語不贅彼係泛論優伶此則單言女樂然教習聲樂者不論男女二冊皆當細閱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迴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冶之子先學爲箕良冶之子先學爲裘婦人之學歌舞即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復有聲而徵容必須試舞凡爲女子者即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爲清歌妙舞者有幾時哉若使聲容二字專爲歌舞而設則其教習聲容猶在可疎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爲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但觀歌舞不精則其貼近主

人之身而爲殢雨尤雲之事者其無嬌聲媚態可知也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聲樂中三昧語謂其漸進自然也予又謂男音之爲肉造到極精處止可與絲竹比肩猶是肉中之絲肉中之竹也何以知之但觀人贊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細如絲則曰其清如竹是可概見至若婦人之音則純乎其爲肉矣語云詞出佳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凡女子之善歌者無論妍媸美惡其聲音皆遒別男人貌不揚而聲揚者有之未有面目可觀而聲音不足聽者也但須教之有方導之有術因材而施無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歌舞二字不止謂登場演劇然登場演劇一事爲今世所極尚請先言其同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維何優人所謂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氣長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嬌婉而氣足者正旦貼旦之料也稍次則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帶窗櫺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壯而略近嘶殺者大淨之料也至于丑與副淨則不論喉音止取性情之活潑口齒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實難男優之不易得者二旦女優之不易得者淨丑不善配脚色者每以下選充之殊不知婦人體態不雅于觀重妖嬈而難于魁奇灑脫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娉婷喉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當屈抑而爲之蓋女優之淨丑不比男優僅有花面之名而無抹粉塗烟之苦雖涉詼諧謔浪猶之名士風流若使梅香之面貌勝于小姐奴僕之詞曲過于官人則觀者聽者倍加憎惜必不以其所處之位卑而遂卑其才與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維何察其所生之地禁爲鄉土之言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鄉音一轉而即合崑調者惟姑蘇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長吳二邑餘皆稍遜以其與他郡接壤即帶他郡之音故也即如梁溪境內之民去吳門不過數十里使之學歌有終身不能改變之字如呼酒鍾爲酒宗之類是也近地且然況愈遠而愈別者乎然不知遠者易改近者難改詞語判然聲音迥別者易改詞語聲音大同小異者難改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鄉音判如霄壤或此呼而彼不應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改唇易舌求爲同聲相應而後已止因自認爲難故轉覺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過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朝訓夕詁導之改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晉音較秦音稍雜不能處處相同然凡屬眞文一韻之字其音皆彷彿東鍾如呼子孫之孫爲松嵩崆腔之崑爲空之類是也即有不盡然者亦在依稀彷彿之間正之亦如前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無東鍾而有東鍾無眞文而有眞文兩韻之音各歸其本位矣秦音且然況其他乎大約北音多出而少入多陰而少陽吳音之便于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然學歌之家儘有度曲一生不知陰陽平仄爲何物者是與蠶魚目在書中未嘗識字者等也予謂教人學歌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既諳便之學歌可省大半功夫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爲學歌而設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爲一方之土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在青雲有率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音講求韻學務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難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扑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悞人豈淺鮮哉

正音改字切忌務多聰明者每日不過十餘字資質鈍者漸減每正一字必令

于。譯。常。說。話。之。中。盡。皆。變。易。不。定。在。讀。曲。念。白。時。若。止。在。曲。中。正。字。他。處。聽。其。自。然。即。作。于。眼。下。依。從。非。久。復。成。故。物。蓋。借。詞。曲。以。變。聲。音。非。假。聲。音。以。善。詞。曲。也。

三曰習態。態自天生。非關學力。前論聲容已備。悉其事矣。而此復言習態。抑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說閨中此言場上。閨中之態全出自然。場上之態不得不由勉強。雖由勉強。却又類乎自然。此演習之功之不可少也。生有生態。旦有旦態。外末有外末之態。淨丑有淨丑之態。此理人人皆曉。又與男優相同。可置弗論。但論女優之態而已。男優粧旦。勢必加以扭捏。不扭捏不足以肖婦人。女優粧旦。妙在自然。切忌造作。一經造作。又類男優矣。人謂婦人扮婦人。爲有造作之理。此語屬贅。不知婦人登場。定有一種矜持之態。自視爲矜持。人視亦爲矜持。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只作家內想。勿作場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此言旦腳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旦。而難于生。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淨丑。又不難于外末淨丑之坐臥嘆娛。而難于外末淨丑之行走哭泣。總因脚小而不能跨大步。而嫣而不肯粧。粧容故也。然粧龍像龍。粧像虎虎。粧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榮得辱。反不若設身處地。酷肖神情。使人嗟美之爲愈矣。至于美婦扮生。較女粧更爲綽約。像無論場上生姿。曲中雄旦。即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與之坐談。對奕。噬茗。焚香。雖歌舞場之餘文。實溫柔鄉之異趣也。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

鵝湖逸士

蘇州洞庭山爲吳王舊宮。有館娃宮。及西施梳粧臺故址。有某生者。讀書山下之蕭寺。生風儀俊拔。年少才閎。好學不倦。雖盛暑必苦哦不輟。恒至四更始罷。一夕讀吳越春秋至吳王納浣紗女事。附牀歎曰。吾獨恨不能一見此人。忽聞窗外低聲應曰。我在此。生驚凝神傾聽。乃曰。美人於二千年後尙有靈耶。窗外復應曰。我已在此。生推窗視之。則月明如晝。一麗人年約三十許。絕世無雙。雖圖畫中未之見也。生大喜。啟戶出揖之。延入坐寮中。酌以佳茗。問所由來。麗人答曰。實告君。我非西子。我乃西子化身也。聞吾子讀書懷古。情韻深長。不覺觸我意緒。既蘧殷勤留客。不妨作長夜之談。以答雅意。生叩以姓氏。答曰。我乃胡氏。我非鬼亦非人也。生問何謂西子化身。答曰。吾族求仙者必先擇世之麗人而摹仿之。五百年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其人之尤麗者則必千年而形似。又千年而神似。若其人之尤極麗而間世不一出者則形似神似。期又益遠焉。其期愈久則其所成就亦愈高。我生於吳宮。在吳子夢夢之世。稍長而心知慕道。適有吳王長女在宮習讀。丰姿韶秀。冠於吳國。余日夕慕效之。魯昭公遙聞其美。娶爲夫人。所謂吳孟子者也。孟子年十五而嫁魯。余亦隨往摹仿繼聞夫差納越女西施。余復回吳效之。厭後雲遊四海。聞有傑出之麗人。必傾心嚮慕。不辭跋涉而往從之。至今逾二千年。余閱人不啻千數百。其尤麗而不爲余所見者蓋亦希矣。生曰。求仙而必慕麗人。何也。胡氏答曰。此就吾族中雌者言之耳。大抵天地菁英之氣所萃。在男則爲才士。在女則爲麗人。吾所見麗人。約須分爲三等。有超軼一時之麗。有跨越一代之麗。此其人皆已至地仙神仙之地位。有橫絕千古之麗。則必天仙之偶謫人間者。吾族慕之效之尤難。形似蓋麗人之與仙人。是一是二。吾族求仙者必由是而入焉。生曰。子所見之麗人。可枚舉而告我乎。胡氏答曰。吾非不肯告子。恐子之不我信也。吾周遊所見與子讀書所聞。其同者什三。異者什七。何則。書史之所記。爲美者或因被寵於將相王侯。聲勢烜赫。或因見詠於文人學士。篇什流傳。遂爲後人所豔稱。然吾每慕而往觀之。則往往名不副實。蓋盛名之下。雖不乏人。亦有寂然無所稱述而容色絕麗者。吾子或未之知也。生曰。請嘗言之。胡氏曰。吾初學道時。聞前輩嘗言。衛莊夫人莊姜。晉獻夫人賈姬。文夫人文嬴。秦穆公女弄玉。及楚所虜之息嬀。皆豔麗絕倫。德性貞淑。然吾不及見之。矣。但見前輩時時效之。而未能得其髣髴也。生曰。賈姬爲楚文王夫人。不皆失節乎。胡氏曰。此皆左氏紀事之疏也。惠公所烝。息嬀爲楚文王夫人。不皆失節乎。胡氏曰。此皆左氏紀事之疏也。惠公所烝乃賈姬之姪。楚文夫人乃息嬀之娣。若賈姬實先獻公而卒。息嬀被虜而自殺。春秋大事表及劉向列女傳可攷也。若吾所歷見者有莊重一流。如漢之邢夫人及昭帝之上官后。蜀先主之吳后。晉穆帝之后何法倪。宋哲宗之孟后。遼道宗之后蕭觀音。后女蘇克滴。公主明武宗之夏后。太康伯張國紀之第三女。賢珠。此數人者類皆姿相豐腴。體格頎碩。莊重而彌覺其麗。有妍秀一流。如魯昭夫人。吳孟子。秦武王之后。魏甯姬。漢成帝之許后。蜀李勢之女。晉之綠珠。北齊李希宗之長女。瑩娥文宣李后之女。溫慧公主。陳之張麗華。周世宗之小符。后。宋欽宗之后。朱淑貞。金衛王之女岐國公主元泰定帝之薩都巴拉皇后明之賈宮人。及福王選后。徐瑤英。此數人者類皆儀容婀娜。丰韻嫣然。妍秀而共見爲麗。有窈窕一流。如漢之魯元公主。公主之次女偏。帝之王皇后。三國時孫翊之妻徐氏。吳景帝之后朱佩蘭。此數人者類皆淡雅絕俗。舉止大方。窈窕而不失爲麗。有俊俏一流。如西楚之虞姬。漢之李夫人。卓文君。三國時之孫夫人。北魏之木蘭。隋之紅拂女。此數人者類皆體質脩頎。纖腰綽約。或具英雄之俠氣。或稱巾幗之名。流俊俏而適成爲麗。凡此三十五人。皆山川靈氣所鍾。並世無其儔匹。所謂超軼一時之麗也。其尤麗者則有如楚平王夫人伯嬴之明眸秀項。面如鵝蛋。伯嬴之女季芈。亦酷類其母。漢皇后陳阿嬌之蛾眉檀口。陰麗華之隆準豐頤。三國時甄后及大喬小喬之皎若朝霞。灼若芙蓉。修短得中。穠纖合度。隋宣華夫人之瓊姿花貌。唐楊玉環之豔質豐肌。崔鶯鶯之櫻口錦心。垂鬟接黛。凡此十人。皆兩間精氣所萃。孕育數百年而一出者。所謂跨越一代之麗也。若其絕麗之尤者。皆天上神仙。偶在人間。尤屬寥寥。以余所見。若吳宮西施。其一也。昔閻閻殺吳王僚而有其國。僚懇之上帝。帝之

帝乃命西施下降人間以償吳國西施亦自殺以殉所謂扁舸隨范蠡者誤也越三百年而得漢惠帝之皇后張嫣后實惠帝女甥魯元公主之長女年十四而守寡幽閉空宮蓋終身一處女也又百餘年而得王昭君昭君之事膾炙人口無庸贅述又五百餘年而得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不幸生於季世又嫁高氏無禮之家迭遭汚辱幾至玉碎花殘此殆上帝所譴特令多受磨折初非后性之不貞也又千餘年而得明熹宗之皇后張賓珠后遭逢閹豎幾被傾危厥後流寇入都而自縊又受誣謗於世嬰皆定數然也此五人中以張嫣張賓珠最頑長肌體亦最豐豔論德性亦以兩人爲最優漢后稍偏於柔明后稍偏於剛然皆有淑聖之德其守身亦最爲貞潔五人之貌亦莊重亦妍秀亦窈窕亦俊俏不可以一格名然論其獨至之處則漢后張嫣以淑靜而絕豔明后張賓珠以端嚴而絕豔高后李祖娥以秀慧而絕豔西施以靚雅而絕豔昭君以豐豔而絕豔皆屬亘古所無所謂橫絕千古之麗也生日西施昭君則既知之矣然明之張后以被讒遭謗而人未傳其麗尤難效者在翠眉若畫脈脈含羞西施亦然此皆天仙之麗而非諸麗人所及也生日子所取之麗人止此而已乎胡氏曰以天地之大二千餘年之久何地無麗人何時無麗人但余所心儀者不過百二十人此五十人者皆見於書史其餘皆子所不知大抵瓊姿淑質埋沒於荒郊窮巷寂寞之中而余物色得之者也總此百二十人之中余得形似者不啻十之八九惟於最上上等之五人僅能肖其十之四也若夫趙飛燕合德武則天之流貌非不麗而陰險妬悍之性慕之適足爲害又如班昭蔡文姬左貴嬪謝道蘊鍾才學非不閎博而貌實不揚吾輩慕效麗人要以形貌爲先務而才學抑其次也生曰今夕得聞緒論昭若發矇自此以往請每夕至斂齋暢談可乎胡氏曰不然吾學道將成周遊名山洲島訪求師友以此間爲生長之地偶爾玩月到此不意與子有一夕之緣粗述所見之梗概然顯子秘不以幽閨空宮而人不知其麗尤難效者在嫣然一笑之時兩旁口輔微暈波痕高之李后以遇人不淑而人幾忘其麗尤難效者在秋波善睞神光動人昭君亦

示人彼聽聞之者必駭而不信且發古今未發之秘亦學道者所忌也於是纂雞報曉東方漸明胡氏曰吾去矣生方欲申後約已倏忽不知所在生悄然就寢明日起而書之未嘗示人余與生至友也偶窺其篋見此記大異之乃默識而錄之旋爲生覺窘甚力懇余勿誌其姓名云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宅行者編

夫士當得意則登高而嘯人各有懷亦據梧而吟所遇有殊斯所宣各異無二致也僕於生平雅好翰墨緣情綺靡自昔而然亦嘗沈酣花月評量煙柳竊謂雪泥鴻爪良復非偶絮果蘭因不能强致也薄游廣陵地當兵火劫餘滄桑變後人民城郭市肆街衢頓改荊棒曾非繁盛三四知已經過趙李間作治遊酒地花天哀絲豪竹亦足娛佳游於客子鳴勝槩於長宵俄而人事不齊翻然命駕欸間作榜唱同謳寂寞道塗今昔增感雖聯再至之約猶恐重來之時雨漏淒酒銷香燼挑鐙倚牖粗筆記次應續寫舫之游不減板橋之記儻謂荒唐端由好事云爾戊辰冬仲泊舟邗上夕芬利宅行者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宅行者編

昔余游心翰作板橋雜記以識秦淮故蹟凡冶游麗品軼事分爲三卷余游廣陵非復承平故態畫舫舊蹤不堪重問小桑淮水既遜宿莽吹簫橋畔半沒荊榛寒煙衰草徒搖蕩於晚風明月間白石揚州慢詞殆爲鰥生詠也第俗尚繁華風成逐末陳隋花月間有遺音雖不過尋常桃李門巷枇杷迴殊竹西歌吹而興往情來懽游暇日有足往來於懷者樁墨有靈江山亦爲生色豈玉人月夜不足聯題品以流傳邪因粗變其例以冶游麗品近事錯舉互見都爲一集不更分列標題庶幾展卷如經昔游暑見一時景物風稚騷人或所不廢爾

廣陵爲鹺運所在雖富商巨賈迥異從前而徵歌選色習爲故常獵粉漁脂寖成風氣閭閻老媼畜養女娃數以箏琶加之梳裹粗解謳唱即令倚門說者謂人人盡玉樹樹皆花當非虛妄顧世運變遷昔皆聚處本鄉今則散居各郡有風流藪澤復以地方陋習漸染頹風營市隸卒閭左少年往往垂涎女閭肆其毒擾朱旛莫護綠樹易凋轉徙靡常聚散不一冶游裙屐慨歎同深所乃惟新城東南隅石牌樓爲麕聚之所數家比櫛粉黛成羣盡日看花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前後左近亦有花叢香窠碾人游絲橫路偶以閑暇試一過從頗足怡蕩心目署加題品聊事表章庶青騶玉勒猶識音塵大末斜陽罔虛結想耳

女閭極盛號爲八大家聚散不一而皆粉脂萃也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盡態極妍是能角媚流連杯斝評品妍媸信乎溫柔自有鄉也舊以高二家爲最陳四高麻子蔣和尚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姓僑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爲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耳目所聞未遑編覓但誌所見已足怡人倘續品題請俟異日

邪江三鳳久馳遐邇余於去夏同鄉席中見之舁舁行色不復記憶追崔護重來大金鳳本姓楊已從良爲逆旅主人友人主其家遂緣階見鬅絲眉語人面依然言詞銛利刺人心目笑聲烈烈如梟鳥聞之心旌顫搖合歡樹子不至令

公怒也。琵琶妙臻絕技。擲蓮貼地。別有嫻娜之致。小妹明妍。他日尤當拔萃。惜時無杜牧。莫訂柳枝後約爾。

小金鳳仍在高二家。因有主者、匿不見人。東山生於十二峰人座中。得一邂逅。述其大畧。娟秀宜人。不負盛名。喜鳳貌娟靜。寡言語。濟妝凝坐。竟日默默。絕然啓齒委婉可聽。翹筍纖細。竟稱少對。蓮步姍屑。情狀嫵娜。惜雙耳重聽。遂爲白璧微瑕。時又有大小寶玲者。並僑其家。小寶玲尤端倩。雙眸清朗。秀色撩人。工度曲。譽理觴政。連舉巨盌。不致酩酊。余與東山生初見之。卽屈指相許。厥後花鳥流連。眼界日擴。而鑒賞所加。終少倫比。大寶玲豐肌膩理。素面翛天。不假粉飾。天然入畫。引喉按步。宛轉璚筵。雖非楚楚纖腰。政不覺壞肥爲累。樸雅生賞愛。卿之倩爽。十二峰人稱明珠之工於語言。劉植平視。原覺稍異。中人未敢竟升上第爾。

余初至解裝。香草詞人卽盛稱玉紅。以京江妓花小序見眎。知爲京江花魁之冠。與小雲齊名。聞以避人旋邪。知者爭以先覩爲快。而卞洞桃花。未識僊源何處。令人如望海上神山。不可卽也。會予同東山生香草詞人京兆眉史同訪喜鳳小寶玲。譚及玉紅。始知卽在三徑草堂。相去不遠。同人欣躍。挑燈而訪。時秋月微陰。商颸徐扇。蓮花漏下。已將三滴。披荆履棘。越陌度阡。深巷重門。銅鍰徐叩。老媪少姓。欵關延客。白己他出。期以翌辰。待曉招攜。重尋莎徑。直造綺窗。玉人初起。倚簾曉粧。鬢髮如雲。鬢髻珠綴。桃腮含暈。杏靨微渦。嬌逐步來。羞從面起。靨顏韶齒。星眸射人。含笑延坐。寒暄甫畢。一座盡怡。頃之菜柳生踵至。女伴層集。合坐諧謔。數刻始別。從此同人招飲。座無玉紅不樂。玉亦非坐中人不懽也。玉善觴政。拇戰尤工。東山生最喜與角。酒兵亦稱大戶。酒酣耳熱。逸興橫飛。媚態憨情。色飛眉舞。舉坐驩然。顧性特兀傲。脂粉生涯。偏忤權豪。桃李其色。鐵石其心。不免動遭時忌耳。

雙珠年稱十七。舊隸京江。爲三徑主人假女。挂籍邗上。肥比玉環。慈如袁寶。固宜長把花枝傍鬢行也。諧語媚詞。百態橫集。而雙蛾微促。若不勝情。十二峰人與有舊歡。既而脅反。東山生屢思還珠合浦。爲字重描。竟未易再爲撮合也。性忱爽。遇所不可。不少假借。眢人默坐。冷語侵心。令人不能復耐。當其得意。魂飛色授。情態嬌麗。妖語妍詞。百端交作。加以顏如紅玉。光豔堂然。芳容相對。眞個銷魂。倘入漢宮。合德亦當卻步。誠禍水也。無他伎能。而豔幟獨樹。余在白門。卽耳其名。到此。始知名不虛得。第其素性翻輕。乳燕傍門。不肯築巢戀主。恐花暝柳昏。仍未免春泥猥籍耳。喜鳳姓王氏。年祇十四。舉止佻冶。而時復羞澀。嫉光妙靚。情態大生。宛似大家青衣。閨香亦王姓。年已不少。貌瘦削。見客依依。移晷不去。盈盈脈脈。若不勝情。妹閨娟倩爽。齒牙快利。間以詼諧。時作慈態。工謳北詞。年僅及瓜。當推後來之秀。明珠舊名小如意。齒近老鳳。貌平平而雅工彈詞。東山生每見。必索其唱小詞。頗覺聽之忘倦也。

寶珠邗上人。而新歸自崇川。余初從岑氏齋頭見之。齒類徐孃。而偏饒丰韻。天寒倚竹。翠裹生憐。弱柳晚風。珊珊遲步。有林下風氣。非復障袖抹肩故態也。雅工詞令。從容酬答。欵曲得宜。酒酣度曲。以瑣代茗。可稱大戶。觴政極嚴。不少假借。東山生嘗與角拇戰。纔數十合。始不相下。既而輸服。飲乃極歡。僑高麻子家。以事杜門。客必踰垣。始得相見。同人過訪。偶效西廂。粉牆兒不踰。瘦如飛燕。弱不勝衣。髣髴花香。別餘清韻。花叢中目爲瘦寶珠。果然人比黃花矣。小雲舊爲京江名下。俏簸者。招無虛夕。而色藝平平。名士殆如冠玉耳。小案爲麻子假女。娟楚有致。舉止安詳。久負時名。近爲一武夫以千二百金購去。水底鴛鴦。固較勝溪頭鸂鶒。第聞十二金釵。已列其六。滿園春色。恐不免有紅杏出牆之慮也。夏秀蓮金蓮之妹。自京江還。豐碩醲粹。靡顏膩理。體似昭儀。客有挑之者。以鬆鬆有鬚。始多扞格。俄此君以屋相之說。屬王孌薇。夜雨池塘。不生春草。東風簾幕。獨對名花。何樂如之。好事者輒緣此相嘲。客亦不諱言之也。姊妹並工度曲。曼聲徐引。聽之忘倦。金蓮字雲儕。尤工琵琶。指普清脆。頗殊俗響。譚話娓娓。舉止嫻雅。珊珊子亟稱之。現亦旋邪。酒闌茶罷。偶一清譚。覺梨花夜月。別有會心。較興芳春桃杏。差堪與南枝倩影。同秀羅浮爾。

陳四家住石牌坊後。敗瓦廢椽。榛蕪極目。曲折始達。姊妹花開六七枝。馳名者巧玲雙玉。余從京兆眉史同訪巧玲。值以琱瑣供食。放箸延客。情詞欵曲。欵

語昵人。嫣然作態。令人心醉。眉史一見傾倒。屢欲招致。以雙珠故。未能遂意。會雙珠以事他遷。始數招侑觴。悄語綢繆。備極昵狎。搭殆足銷魂也。雙玉年廿許。以謳名。一曲明珠。時稱絕比。惜嗜阿芙蓉。不免消瘦。雙頰異爲減色。金玉年將及笄。而情態頗足。亦以善謳得名。玉蟾倩秀。楚楚可憐。佐藝亦可觀。論者謂勝於二玉。安香少有時名。大致倜雅。素琴初見。未幷貌具男相。未幾而宴雙綵。雙線約生姿。蹴鞠有情。別饒小兒女風味。眞後來居上爾。

十二峰人皆以秋日招飲小畫二家。從入深巷。仄徑徐步。逶迤滿目。蛇行紆折。輒刺牽衣。俄而深堂曲室。別有洞天。酒炙紛陳。竹肉競進。觴飲極樂。名花六七。酬答維謹。情意殷勤。亦一勝也。陳愛珠小字月儂。十二峰人所昵。雙眸頗明秀。睿而眸隱。顧盼流轉。隱含海意。背鐙送目。睿色撩人。忽以事忤所歡。大受譏嘲。回席復歌小詞嘲之。粉淚盈盈。珠零粉頰。合座力爲緩頰。乃已。春林妍雅有慧態。喜林具妹。頗似高家喜鳳。而加以儇利。善譚諧。不如其凝靜也。如香翠香亦姊妹。如香貌中資。碧謳吳歈。清越有節。翠能識字。情詞宛轉。香妙樂花間。香主人余招之侑觴。一曲當筵。珠喉宛轉。不寂寞也。聞並工踏歌。能演小劇。引喉按步。翠有可觀。惜過客匆匆。未覩靴舄舞態。蘭英爲懺霄聽月人所青目。極相愛昵。齒雖鶹厝。而言詞儇黠。齦牙清麗。其餘如玉琴素雲素娟蓮。雖少挾所長。而皆憨衛之政。秖堪爲風雅附庸耳。

曾招致之。翠香乏婀娜之態。而眉目俱具姿媚。凝重不喜言語。十二峰人竹泥同招侑觴。酒盡歌闌。俄而鼓棹。從此頗相系念。小雲適來。舊雨乍逢。遂相招致。花朝月夕。時接清譚。遙見玉紅。翩然絕迹。朋儕讌集。非紅不招。固九物之移人。亦鍾情之非妄已。月旦客頗有梨渦。玉紅一見心傾。極相顧盼。時共嘲謔。牽裾引袂。別具綢繆。雖春柳生在座不忌也。同人以此時相揶揄。月旦客輒訥無以對。俯首弄袖。顏如渥丹。政自別饒風趣。

劉三孃住芝蘇巷。新居未久。花枝十數。文秀小亭爲翹楚。意致明媚。亦頗可取。主人假孫女喜林。年才十四。貌畧似小寶珍。而眉目媚秀過之。雙眉熨貼。意度端凝。倘探以吳姬瓜字含甕不妨窺見秘隱也。素蘭新到。貌似娟楚。意度溫婉。僅一接譚。不能遂相題品。餘子碌碌。無煩再罥楮墨爾。

曲中裝束。鏟效蘇豪。匆促不暇。始加髯髻。金泥裙帶。翠袖芙蓉。摹倣未必全工。而規模竟爲粗具。每一過從。差免生遷客之悲。間有工崑山曲子者。渭城楊柳。恍操南音。不致秦聲增人忉怛。三五女郎。類工調謔。倩利便捷。轉若春鶯。能令遊子蕩心。老成醉魄。酒酣耳熱。促坐合尊。香髻厮磨。蘭言欵語。斯時非柳下季恐不勝坐懷矣。

古人千金買笑。而今則繡頭之贈。有賞其工於哭者。南詞中如哭小郎哭孤孀之類。向爲江北擅場。二八佳麗。往往專能。十二峯人東山生頗喜聽之。每際歡場。輒索此曲。曼聲徐曳。哀音動人。每至轉咽過情。眞不止如泣如訴。後庭玉樹。未必如其悽感頑豔。一曲紅綃。亦外篇也。

九月既望。余偕東山生及諸同人爲三徑之遊。日色方中。微雲點綴。意謂少留。即可命駕。乃秋雨淋漓。自午徹夜。主人殷勤留飲。遂命遄駕。往俄頃旋返。張筵列坐。品酒徵歌。漏下三鼓。始同還寓。街衢積水盈寸。屑輿燈火。相從道旁。極盡歡娛。正復不覺其況瘁耳。

余輩聚處讌遊。春柳生柳枝庵中居多。每聚。酒炙疊進。珠玉在前。觴政競角。行歌相和。無客不醉。雖飲不懼。香草詞人燃弧日。同人公爲介壽。翠萃庵中。小齋明瑟。張鐙圍坐。飛觴醉月。興會飆舉。備極歡洽。固由主人好事。諸同人與亦不惡也。

春柳生四月間同月旦客游京口。邂逅小雲玉紅。遂介香草詞人四明珊珊子同招侑觴。酒盡歌闌。俄而鼓棹。從此頗相系念。小雲適來。舊雨乍逢。遂相招致。花朝月夕。時接清譚。遙見玉紅。翩然絕迹。朋儕讌集。非紅不招。固九物之移人。亦鍾情之非妄已。月旦客頗有梨渦。玉紅一見心傾。極相顧盼。時共嘲謔。牽裾引袂。別具綢繆。雖春柳生在座不忌也。同人以此時相揶揄。月旦客輒訥無以對。俯首弄袖。顏如渥丹。政自別饒風趣。

十月中浣。口金總戎奏凱而還。艤舟邗上。合聲色選歌舞以盡其樂。小金鳳寶珍及玉紅諸名豔畢集。酒酣徵妓。獨留金鳳爲夜度計。沛國觀察夫人手爲理粧。勸進。駕鶩隊子。旂鼓一新。鑾棲三宿。贈纏頭錦甚豐。金鳳從此稱病。客或過訪。雲髻惺忪。花容寂寞。居然弱態嫵子軍固不敵金鐃屢奏之大帥哉。坐此情興大減。往往避客。職是故耳。

四明珊珊子舊識玉紅。雅自屬意。未克定情。忽自京江放棹而來。香草詞人喜相告語。同訪玉紅。肆筵命飲。酬答甚謹。俄而招致者至。意拳拳竟不肯赴。揣世

諄囑同人勸酒。徘徊不忍珠淚盈盈。縈繞目睫。再三開導。勉強一往。俄頃即還。醉顏微酡。散步凝笑。儼如弱柳春風。搖曳作態。翌日重飲棚枝庵中。華燈夕張。式燕且譽。賭酒論詞。兩夜方罷。珊珊子因有事京江。旋即返棹。卒未能通款曲。鴻爪雪泥。徒留蹤跡耳。

陸素香、曲子師之女。舊在三徑草堂。貌中人。伎能粗具。楚客雖之。遂別卜居。客以久交。翼成眷屬。素香雖非所願。客乃僞造婚券。詭稱買妾中變。鳴官歷制。令有人貲爲解。事始寢。居不匝旬。客以賺人貲鉅。政不必謂野宿鶯慙。可供魚肉耳。

楚人縯山氏。僦納玉紅。贈遺優渥。撫夕不招。翼相鈎餌。玉悟其術。意微却之。客大失望。遂相逼辱。致遭訟累。入金爲解。乃已。而所得已耗七八矣。牙爪耽耽。昏舌時作。草堂杜門。既而遠颺。春柳生時。訪息耗。若有所失。月旦客尤切至。無日不於春柳生前。殷勤探問。意態可憐。他日重逢。不知箇人何以發付也。

東山生一兒。痩君。頗垂青睞。而自守嚴。歲流水行雲。不欲偶着色相。痩君亦殊以名久享。車馬盈門。酬應少疏。即忤物議。飲食之訟。時復中之。倘非持護有人。玉碎香消。誠爲可慮。而當官符前下。追呼滿庭。或蹂躪橫加。舉室搶攘。溫柔鄉中。受此惡境。施之者未知誠出何心。當之者不覺因而裂膽。余在邗時。目擊耳聞。往往眦裂髮指。迄今扁舟雨夜。停泊荒原。猶覺風波可慮。勝於利涉也。翌夕泊舟瀦澤城下書。

傾倒。紅儇翠倚。依依可憐。東山生嘗擬徧作朱旛。普護花界。可謂菩薩心腸。未知此種願力。果能償否。

曲中以招致佾觴爲最樂。合尊促坐。對酒當歌。心許目挑。情文交至。不甚唱夜度曲。知音素稔。始克一度尋春。雖粉黛生涯。非盡肉林臭味也。女郎稱未破瓜。諱言改裝。有私暱者。銀釭背坐。偷解羅襦。亦情不自禁。惟不背公然延迷香洞設神雞枕耳。

綠袍生初自淮壖來。一見玉紅。即相傾倒。陰市珍物。竊通贈遺。始猶扞拒。固請乃受。會玉以他事積忤尊客。生爲排解百端。得以無事。自此感荷。頗加眄睞。生傻得當。曲致拳拳。雖水月鏡花。而相賞竟在膚革之外。遽有高湖之役。清颸既拂。關思猶縈。徧致書函。屬爲鈴護。眞可謂名花懿鳥。鑑賞非虛已。

曉風殘月。錢板紅牙。低唱淺斟。冶游勝事。頗是珠記此。曲間頗屬舉聞。即有名工。亦非崑山本色。分刊合度。良非易言。三月廣陵。竟逐絕調。學圃客至自淮西。清謳素擅。引宮刻羽。曲盡其妙。柳枝庵小集。酒酣耳熱。引喉高唱關大王訓子。

火非生蓮。自非虛語。院中本陷人阮甄。況當時世難難。獻笑倚門。鼠雀時虞。危於燕幕。有何顧戀。不急抽身。第或知已未逢。虛左相待。或父兄逼迫。因循未遑。是亦人情。不妨相亮。若乃齒同伊老。春花秋月。暮去朝來。尚貪戀風塵。不思退步。豁恐明眸皓齒。空負花枝。舞扇歌衫。終歸流水。始嘆悔遲。何嗟及矣。

冶遊裙屐。往往工製楹聯。贈所賞識。曲中姝麗。亦多喜贈以聯語。藉結翰墨因緣。是以此中竟多佳句。小雲如錢塘蘇小。前因在巫峽朝雲。變態多。明珠如明月一輪。人獨立。珠簾半捲。雙燕飛。玉紅如笑我重來。修玉鏡。問卿何事墮紅塵。歎皆修月主人。竟是一人所撰。不如何許人也。喜鳳如喜從萍水逢知已。鳳集梧岡迴出群。亦尚平穩。月仙如月夜又逢橘井。四仙山不隔路三千。又如圓相最宜修桂魄。詩心端合製蓉裳。則十二峰人所貽。又有贈玉紅集句一聯云。夜月玉屏巢翡翠。春風紅豆誤鸚哥。跋語亦甚工倩。綠袍生贈聯云。瓊簫月冷人如玉。錦幔春釀花正紅。東山生贈寶珠云。小字瑤釵痕刻燕。清謳瓊管句探驪。皆有四六跋語。清麗有則。余集宋詞爲人贈蘭英云。春入蘭心。嬌含柳眼。花銷

美氣酒祓清愁。亦天然玉合子也。

時流評隲以小金鳳爲最。小寶玲玉紅亞之。以余所見。寶玲端倪。玉紅流麗。各有擅場。不相下。自具慧眼。小金鳳。余知之未詳。不能臆斷也。竊謂風塵本無全美。零珠碎璧。正堪義取斷章。金尾闌闔。麗人不少。自與桃杏品格不同。未可相提並論。特備此品題。造冀自鄶無譏爾。

濃桃豔李。取勝一時。巷陌東風。僧娛游目。向來色藝非稱。始爲全體。今則正聲響絕。眞美亦稀。風月平章。秪可略觀大意。下乘人物。概不以污齒頰。並非惜墨如金也。徐青藤詩。蒲桃詐云。牛生落魄已成翁。清臥蕭齋對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擲野蔌中。余以孤舟夜雨。聊遣寒宵。亦猶青藤托興丹青。銷磨歲月。非謂此中有人。果可呼之欲出也。

曲中諸美。均係假女。其姓氏多不可問。即名字亦往往時爲更易。閱時稍久。不復可客。名姝稍著易訛。以傳聞既僞。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陳。其家尚存。餘則或轉徙貿遷。或田白蒐秭。不復知生我何人。飄茵落溷。故是各具因緣。第如此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我何人。飄茵落溷。故是各具因緣。第如此光豔。逈近雉皋。金玉二姝。珠則粗才。不過少異尊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圖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游三徑草堂者。輒以珠玉同稱。余謂初亦等量齊觀。謂未易優劣。會拘蓮生耳聞既僞。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陳。其家尚存。餘則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即謂余玉有光豔。逈近雉皋。金玉二姝。珠則粗才。不過少異尊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圖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游三徑草堂者。輒以珠玉同稱。余謂初亦等量齊觀。謂未易優劣。會拘蓮生耳聞既僞。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陳。其家尚存。餘則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即謂余玉有光豔。逈近雉皋。金玉二姝。珠則粗才。不過少異尊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圖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聞尚待賈。同鄉友人爲言之。水師總戎幕中有東甌氏者。酷喜金玉。往往招攜。鬚髯如戟。時爲拔去。亦不以爲忤。久而愈篤。可謂愛花成癖者。亦此君爲余言也。

十二峰人嘗同國香主人至徐常門。訪一姝麗。深巷曲折。數繞始達。小樓清雅。麗人在焉。字曰香儂。錢塘蘇小也。歸爲余言。而屢欲往尋。不特路絕桃源。抑且芳蹤幽杳。幾如峽雲無迹。莫可端倪。聞貌甚端妍。而詞藻辯慧。且將有所適。惜乎未能謀面也。

清江陳玉蟾爲曇時花榜殿軍。往在海陵。曾見之。工謳嵐山曲子。奏數極多。言譚斐聲。竟日不倦。故是老宿。後輩所不及也。作蔣家橋聞有主者。不復可往。學圃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游三徑草堂者。輒以珠玉同稱。余謂初亦等量齊觀。謂未易優劣。會拘蓮生耳聞既僞。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陳。其家尚存。餘則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即謂余玉有光豔。逈近雉皋。金玉二姝。珠則粗才。不過少異尊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圖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浮生。殊爲可憫。不知過去因中。果何修積。獲此善果爾。

院中締交。謂結線頭。江北真下河。各處皆然。八家大率此中巨擘。謂之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巢子。凡在渾巢中者。不能汙泥自拔。即偶爾雖犬昇天。終不爲同儕愛重。流品之分。曲中猶然。固可嘆狗一例哉。

余嘗偕香草詞人東山生閒行道左。經一曲巷。倚門女郎。姿態清潔。輒然顧笑。經過數武。試一回首。尤笑不可仰。方擬追蹤。倏已含笑進巷。叩門而入。蹈其舉動。大是秦樓。他日偶遇。兒面即等。究竟不知誰何。未暇詳爲蒐訪。大抵此邦花枝不乏。本非客遊人所能徧諳。畫樓曲室。徑絕漁郎。誠未能一一問津爾。

招仗侑觴。人不過餅金二三枚。即勤勸酒當筵。備極酬答之樂。座客既可盡歡。女郎亦樂於從事。名爲出局。以是途榮。所費不多。往往非花不醉。第從此竿頭日進。則沈酣花月。所需不貲。猶恐阮囊羞澀。未必花枝含笑。不若過眼雲煙。爲不勝塲。餘亦有專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小金玲僑高二家。新自崇川歸。未數日也。貌秀倩。意態甚媚。齒猶雛。鳳。楚楚生俾金珠年十八。自京江來。貌豐豔。意態恬適。綺席乍登。時譽大著。實珍舊在海

聞城中有居姓姊妹二人。大裹娟楚。新有營弁某以三百金易其妹。其姊少遜。

陵曾同游謙昨亦返棹崇川歸雖少長尚可想昔日規模譚話頗不枯寂惜嘻阿英寧不免秋娘漸老耳

朋儕中十二峰人最豪宕流連歌席色飛神揚雅近吾家橫峴生氣榮春夏氣貫不可少東山生和而不流雖有國風之好不過香草美人之思不屑屑求實際也第用情最深有所向往固結纏綿不能自解幸防閑有素不致倡條冶葉鬧裏絮纏耳香草詞人亦長於情者惜以楊枝夙約未酬無暇作章台新夢所以與花周旋未著色相春柳生綺歲多情而自期甚厚操守亦嚴雖心賞有人終未肯紅樓選夢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彼君子兮何日忘之

夫文生於情綺惻難懺醒勝於夢絮果非誣自非金粟大人痛加棒喝繭縛蛛縛易種因緣等藕斷蓮岡甦結想根塵熟悟纏使常深夢幻泡影雖如是觀太空元虛而非有境易怪丹裏易昧白業修也僕以妙年即生色界沈綿迷罔覺悲希求得失窮通淨雲等視獨至契深稍帔緣縮簪裙弗揆淨因特生戀境迤至握手頃刻挑目須臾妄謂宿根匪由勉致顧倒一念遲徊寸心厚自排遣莫能強制是以笠屐所及每多花旋招尋時識空花旋迷習種迄今孤舟雨夜千古郊原聽刁斗於高城聆雞聲於村岸非不寂寞是耶覺是耶夢耶可憐而窈冥靈僧之思閱葉僊花之筆靡所發舒性靈源澌鬱由是剪燈酒能弄筆雨餘築記前蹤纂成斯帙色空胡證因果胥虛將使生香活色悉繪毫端盡態極妍都呈腕底其人呼之可出於事非出無稽託子虛亡是之辭爲瑤陵瑤函之閟雌黃月旦偶廁升鉛庶玉人月夜藉認芳踪金埒風前堪紓雋賞編錄既蔵謝言復中勿嘵饒舌豐干當愧辯才非慧爾嘉平前日海陵宵泊書

如皋冒　襄辟疆著

愛生于暱。暱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愛生于暱。暱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愛止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摹想像。廡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簒聞彩。止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摹想像。廡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簒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閨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噉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苑。復字青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雖有艷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入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遯。佐余嫡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爲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煢煢孑孑。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爲不可復得也。傳其戇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儔也。余槩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于聲韻不盡悉。復約畧紀其槩。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景。一齊湧心塞眼。雖有吞烏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區淚筆枯澀黯倒。不能自傳其愛。何有于飾。矧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縑押昵。余年已四十。鬢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瞠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傷倩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手報姬。姬死無恨。余生無恨。

已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閶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遛洞庭不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于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兎徑扶姬于曲欄與余晤。面畧淺。眷顧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余睹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

庚辰夏。留滯影園。欲過訪姬。客從吳門來。知姬去西子湖。隨往遊黃山白嶽。遂不果行。

辛巳早春。余省親去衡嶽。歸浙路往。過半塘訊姬。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謂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眞如孤鸞之在烟霧。是日燕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咿呀啁嘶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睪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能越日。偕我游。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遷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遷子于虎疇。霞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覲潘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巳破之襄陽。心緒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爲賈霍豪家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閶門。水澄舟膠。去辭關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子誤矣。前以勢劫去者。實某也。某之置廳。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覩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訂芳約者耶。疊慰子殷勤。以淺遽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眞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爐香。留子領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牽健兒百餘護行。皆住河干。夔夔欲返。前黃昏而砲械震耳聲。砲聲如在余舟旁。亟具馳回。則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鬥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日。則姬淡粧至。求謂吾母太恭人。見後仍堅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審雲。如飲甘露。頃得所天。子母辭。余笑曰。天下無此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乘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即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悞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囊錦旋。余答云。若爾。當與子約。驚喜申囑。語絮絮不悉記。即席作入絕句付之。歸歷秋冬。霖雨萬狀。至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音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甍殘冬屢趣。余皆未及答。至則十日前復爲竇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嬋之者。集千人譯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

是晚壹鬱。因與友覓舟去虎丘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朐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戶不見客。余强之上。叩門至再三。始聞曆聲。燈火閒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朐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暴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恒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强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輦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神怡氣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卻屢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陽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處。詰旦不能報平安。俟發使行。當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誠殊異不敢留。遂卻越旦。楚使行。余亟欲還。友人及僕從咸云。姬昨僅一面。蓋拳切不可負。仍往言卻。至則姬已妝成。凭樓凝眺。見余舟登岸。便疾趨登舟。余具述卻意。姬曰。我裝已戒。陸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潞又恐擾余首場文。思復還二日始入。姬見余雖甚喜。細述別後百日茹素杜門。爲夫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則聲色俱凄。求歸逾固。時甄塘雲間閩豫諸同社無不高姬之識。憫姬之誠。咸爲賦詩作畫以堅之。場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姬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胃兵火生還。喜出望外。遂不及爲姬商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鑾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鑾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燕子磯阻風。幾復檥不測。重盤桓鑾江舟中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面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衆口猙猙。且嚴親前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即詣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鉄心。與姬決別。仍令姬歸吳門。以厭責逋之意。而後事可爲也。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鄒公。時閩中劉大行。自都門來。與陳大將軍及同盟劉刺史飲舟中。適奴子自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尙方空在體。謂余不速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爲。刺史舉杯奮訣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于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稜數觔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啻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薦紳下及市井。識悉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餞于虎丘。旋買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頓暮侍家君飲于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娓娓灑灑。始悉其狀。且卽馳書貴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總憲舊爲禮垣者與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觔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杜茶村曰。是篇娓娓至數千言。浩浩蕩蕩。西起崑崙。東注溟渤。冲瀜窈窕。異派分支。千態萬狀。姿媚橫生。頓使會眞長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莫能爲此文。非姬莫能當此作。眞千秋大觀矣。情語云乎哉。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

紅爲裹。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趙飛燕宮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逸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制囘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貨磁大白盂。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座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難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乙酉。余奉母及家眷。流寓鹽官。春過半塘。則姬之舊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曉生。同沙九畹登舟過訪。見姬爲余如意珠。而荆人賢淑。相視復如水乳。翠羙之。翠姑之。同上虎邱。與予指點舊遊。重理前事。吳門知姬者。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

鴛鴦湖上。烟雨樓高。遙迤而東。則竹亭園半在湖內。然環城四面。名園勝寺。夾漾渚層溪而激艷者皆湖也。游人一登烟雨樓。遂謂已盡其勝。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與姬曾爲竟日游。又共追憶錢塘江下桐君嚴瀨碧浪蒼巖之勝。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邊。在人枕灶間。尤足樂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點。屹當四緑之中。牖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樓名烟雨。湖宇鴛鴦。而二妙采眞。披雲擷秀。讀之令人步步欲仙。羣但兩越天都。嵐翠沾衣。裙屐抵斯室。見無所不備。旁詢之。始感歎主母之賢。而益快經歲之矣相從不誤也。自此姬扃別室。却管絃。洗鉛華。精學女紅。恒月餘不啟戶。帆寂寞恬。謂驟出萬頃火雲。得憩清涼界。回視五載風塵。如夢如獄。居數月。於女紅無所不妍。巧。錦繡工鮮。刺巾裾如蟻無痕。日可六幅。剪綵織字。縷金迴文。各厭其技。針神針絕。前無古人已。

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携之歸。入門。語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器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富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恪之改創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枘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鉄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夕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諱却之。不以殉。洵稱異人。

杜茶村曰。斷斷是再來人。一毫不苟。一絲不挂。誠然而來。誠然而往。吾以比之董永織女薛嵩紅線。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每集細加詮選。廣搜遺失。成一代大觀。初盤稍有次第。中晚有名無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見者甚夥。品彙六百家大略耳。即紀事本末千餘家名姓稍存而詩不具。全唐詩話更覺寥寥。芝隅先生序十二唐人。稱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刻集七百餘種。孟津王師向余言。買靈寶許氏全唐詩數車滿載。即纂流寓鹽官胡孝轅職方批閱唐人詩。剞劂工貲。需數千金。僻地無書可借。近復裹足牖下。不能出遊購之。以此經營搜索。殊費工力。然每得一帙。必細加丹黃。他書中有涉此集者。皆錄首簡。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閫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玉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翻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伞秘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范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現異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卉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錄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嘱夫人遣向姬借閱此書與冀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殿鍾學曹娥碑日寫數千字不訛不落余凡有選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詩或遺事妙句皆以姬爲紺珠又嘗代余書小楷扇存戚友處而荆人米鹽瑣細以及內外出入無不各登手記毫髮無遺其細心專力即吾儕好學人鮮及也

黃熟田諸番而眞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气佳而通黑者爲夾欖實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鉄而舂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于此重價數購之塊者孕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糯半雜鶴鶉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毬徑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陳設參差堂几錯列大小數宜熾宿火常熟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黎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籠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屬宝中也

牡荼村曰閨秀較書鑒賞唐有薛瀉宋有李易安淸有柳如是老醜易安失身匪人終爲風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見芳貞而眞嗜殊好木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

姬于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竪寒樹筆墨楚楚時于几硯上輒自圖寫故于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箭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窩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翦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覓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眞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岕片每歲半塘顧子乘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鑊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眞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睛品涅沉水香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沉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即回種沉香內革沉橫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紗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躭沃薔薇熟磨瑰珀酒傾犀舉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稍豔非常夢魂俱遠外此則有眞西洋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蘸時亦以不見烟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姬于舍旌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茇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卽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綢繆。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航晚菊。卽夫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漫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榻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隔廻六曲閣三面。設小座于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頗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猶秀如畫。

閨中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蕙蘭十二月歌。皆以碧箋手錄粘壁。去冬姬病。枯萎過半。樓下黃樓一株。每臘萬花。可供三月插戴。去冬姬移居香儷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蘂。惟聽五鼓濤聲。增其凄響而已。

便足一餐。余飲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錯風薰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與賓客共賞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潔。出佐盤盂。種種不可悉記。隨手數則。可觀一斑也。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蕾。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恒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猶冠諸花。次則梅萼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雖與爭衡也。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鑪一絲瀘。盛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澤。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溉淡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製豉取色取氣。先於取味。豆黃九晒九洗爲度。顆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瓜杏薑桂。以及釀豉之汁。極精潔。以和之。豉熟擘出。粒粒可數。而香氣酣色殊味過與常別。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露閣。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牖而望。語余曰。吾書謝希邁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綃氷淨。皎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擾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鼾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李長吉詩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誦此三字。則反覆迴環。日月之精神氣韻光景。盡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限如橫波。氣如湘煙。體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復似人。是一是二。覺賈長江倚影爲三之語。尚贅。至淫躭無厭。化蠐之句。則得厭月三昧矣。

杜茶村曰。絕域名香。重霄皓魄。奇花異茗。倚態爭芬。自非旨酒仙瓊。媛莫可得。而領略兼之。天才麗質。把玩晨昏。玉臂雲鬟。馥郁于琉璃世界中矣。

姬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飯以水菜香菰數莖粒。紅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內肉既酥。然後削其膚奩之以味。數日而成者。絕勝建甯三年之蓄。他如冬春水鹽藏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菽。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蓄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鱍骨如白玉。油蝦如鰣魚。蝦鬆如龍鬚。烘鬼酥雉如餅餌。可以籠而食之。菌脯如雞塊。腐湯如牛乳。細攷之食譜。四方鄰厨中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杜茶村曰。一七一觴。異香絕味。使人作五噴八珍之想。

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清和望後。始聞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懦。城內聲言茨翅郡中。又有興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駭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不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傳我姬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飯以水菜香菰數莖粒。灶有炊煙耳。老母荊人。懼暫避郭外。留姬侍余。姬扃內室。經紀衣物書畫文劵各分精粗。散付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群橫日刼。殺人如草。而隣右人影落落如

農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湖洲朱泛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埧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于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及此。維時諸費較平日溢十倍。尚不肯行。又遲一日以百金雇十舟。以百餘家募二百人護舟甫行數里。潮落舟膠不得上。遙望江口大盜數百人。踞六舟爲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負浪踏水馳報曰。後岸盜截歸路不可返。護舟二百人中且多盜黨。時十舟哄動。僕從呼號乖涕。余笑指江上衆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孫父子。六七十年來居官居里。從無負心負人之事。若今日燕死盜手。葬魚腹。是上無蒼蒼。下無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値。便是天相爾。鼂無恐。即舟中敵國不能爲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時思大江連海。老母幼子。從未履此奇險。萬一阻石尤。欲隨路登岸。何從覓輿輛。三鼓時以二十金付姓沈人。求雇二輿一車夫六人。沈與衆咸詫異笑之。謂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難尋無益之費。倩榜人募輿夫。覩者絕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時雖神氣自若。然進退維谷。無從飛脫。因詢出江未遠。果有別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橫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檝至岸。所募輿車三事。恰受俯仰七人。餘行李婢婦。盡棄舟中。頃刻抵朱宅。衆始嘆余之夜半必欲水陸兼備之爲奇中也。大盜知予中道又朱宅聯絡數百人。爲余護發行李人口。盜雖散去。而未厭之志。恃江上法網不到。且偵無法之時。明集數百人。遣人諭余以千金相致。否則竟圍朱宅。四面舉火。余復笑答曰。盜愚甚。爾不能截我于中流。乃欲從平陸數百家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洲人。名雖相衛。亦多不軌。余傾囊召閭庄人付之。令其夜設牲酒犒心于庄外。備不虞。數百人飲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兩兒。又小挈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庄後竹園深箐中蹊隃出。維時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速蹴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顚連趨蹶仆行里許。始仍得昨所雇輿

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托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精平生歡。否則隨子自裁。毋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輩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譬富翁以待君回。脫有不測。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輩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攜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飢寒風雨。苦不具述。卒于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季之驚悸瘧瘡。至矣。蒿矣。秦溪蒙難之後。僮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貝靡孑遺矣。亂稍定。爾劄入城。告急于賭友。即攜被不辦。夜假蓙于方坦庵年伯。方亦嵐跡初回。僮得一氈。與三兄共裹臥耳房。時當殘秋。颼風四射。霪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賭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痢瘧昏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衛。燈煙節藥缺攻稍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關破舟

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遑謐家園。暫棲海陵。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僵捲一破席。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覩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額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漏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誶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垂見姬羸靡如蠟。頹耳靜聽。淒激荒慘。欲歇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蚤夜見君所爲懷慨多風豢。豪髮幾微。不隨波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踰于愛君之身。鬼神鑒歎。長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奇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生還。當與君敘歷萬有。逍遙物外。愼毋忘此際此語。噫吁嘻。余何以報姬。子此生哉。姬斷斷非人世凡女子也。

杜茶村曰。才子佳人。多生亂世。如王嬙文姬綠珠。莫可縷數。姬生斯時。宜矣。奔馳患難。紓保玉顏。無恙。首邱樵蘇。復得夫君五色彩毫。以垂不朽。孰謂其不幸歟。

丁亥讒口鑠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蚤夜焚二紙告關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朦朧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火鑠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于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我慮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己丑秋。痘發于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爲余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杜茶村曰。此種精誠。格天徹地。嘔血剖心。能與龍比並忠。曾閔齊孝。萬祀千秋。傳之不朽。

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于關帝君前。壬午名心蕊。劇髒看籤首第一字。有得憶字。蓋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昔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余時占玩不解。卽占全詞。亦非功名語。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茹素歸。虔卜于虎丘關帝君前。願以終身事余。正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謂與元旦籤合。時友人在坐曰。我當爲爾二人合卜于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且慮余見此籤中憐憂形于面。乃後卒滿其願。蘭房半釵。癡心連理。皆天然閣閣中語。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長相憶之年也。憶字之奇。昔驗若此。姬之衣飾。盡失于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姬茹素歸。虔卜于虎丘關帝君前。願以終身事余。正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謂與元旦籤合。時友人在坐曰。我當爲爾二人合卜于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且慮余見此籤中憐憂形于面。乃後卒滿其願。蘭房半釵。癡心連理。皆天然閣閣中語。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長相憶之年也。憶字之奇。昔驗若此。姬之衣飾。盡失于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眞宣爐。

何不少延其算耶。惜哉。

（完）

句曲張　芳菊人著

臨川章子大力于坐睡食酒香五者有疏焉謂之曰史猶稚昔或佐之史也坐爲曜坐獨事也除神之庭神將自坐睡食酒皆有香以生其清徵而常于坐爲曜坐獨事也除神之庭神將自明餘三非能以獨爲事也自他有耀居一于對居一于旁居一于偶值也對言室也旁言膝也偶值言伎也邏有患焉多有患焉邏則蝶多則落蝶敗吾守落去吾事也是故有取于黛黛以遠爲其義者也予故戲續一疏曰黛史其目有六曰厚別曰養麗曰靜娛曰一儀曰鍊色曰禪通

男女之遇有賓道焉禮文繢綣重之固之螫合燭出取于昏夜事如寐矣黛則以明相見也珠玉以心之琴瑟以好之朝日夕月以潔齊之致恭于匝饋之間而屏昵于裳帶之末寔事之所辦也家事之所成也不相辨也而相辨也是曰厚別

倩以爲巧盼以爲美詩詠碩人曲而盡矣倩之巧盡或傳諸聲盼之美盡或寓諸容聲有逞焉容有佚焉巧美之得全者或寡矣聖人惡其盡也罕譬諸繪事繪事猶人爲也黛則幾于天事矣倩盼之上不示其巧不見其美而美巧之質恒藉之以相全其惟眉乎眉之居首居質于空有之間而著文于髮顏之際所謂無用之地也閑靚而明惠者善藏于無用非倩與盼之所可盡是故雅步以安目也善睞以安眉也眉目之間而首之所以致清也四末之所以致端也喻其端清不言而得矣是曰養麗

人生無歡歡如家室其頃焉耳童穉之昵不知其莊農成之嘆不知其厚富貴之靡不知其淡貧老之痒不知其幽今夫面首身之上也手與足身之四末也緩其結束四末散弛無有上也但橫陳耳一棄離之其鄙滋甚由是髻墮以爲觀墜齒丹臂形其豔荏蕊以爲粱秀腰修領見其都若是者猶常均之質也今夫黛之爲娛也春烟可懷則斂蕊修禊夏草未歇則約帶倚風閑軒秋爽則角茗讀書曲室冬清則然燈弄翰妝台不借于鉛調丈室無妨于花散也故京兆之螾可以由房可以節色不謂之昵文君之遠可以當壚可以乘軺不謂之醀

是曰靜娛

喜聲語默黛之四儀心止於所可以有儀矣故喜語默之守黛也審也朱紱拂袖黛之守黛也審也景含黃黛之喜也微雲拂漢黛之聲也清月翳林黛之默也喜聲語默無作也而感諸近侍感諸同類感諸君子矣故息媽不言強宰銷其鑠術李妹善對獨嫗哦其闇風是曰一儀

夫圭裔之息非有却扇之姿也縰裳之嬪非有出鏡之豔也蓽修難託自成其廣永矣象服未施自見其清揚矣雖然此猶以黛爲黛也房敖之由其質彌端其文彌婉徐淑之裁翰蘇蕙之陳圖以手爲黛也越人歌其山木謝女詠其白團以口爲黛也雖然此猶近于黛者之黛也夫晦朔相望以爲明者也澤山無心以爲咸者也無所息于其終禮以爲之前矣無所怨于其末恩以爲之裏矣恩禮不匱無易悴之齡是曰鍊色

驚嶺之言有色諸天兼乎粗妙形墜即欲情超即禪分界有三本一境耳如登山然曉則堆藍曛則紫紫當其淅遠蒼蒼橫翠上而不知同在地上也心無正背宛成流澱彼以故意此以新姿慙已生矣薄已成矣是故黛之爲質僅有而已有亦無也何從執哉知有之無是曰禪通

往予有食色觀刻之楚中海內見者第以爲梵夾精言耳意者觀與食色猶二也今復拈黛史夫彼已不啻有雙眸觀我矣若之何如馳而不知止也子瞻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視解人定不河漢（完）

寄園寄所寄摘錄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焚塵寄

閨中異人

女主乎內。以聲不越閫爲賢。豈尙異哉。獨自媧天補石來。異者多矣。吾摘其近。以媲鬢眉。

漢曹大家班昭續成漢書。崔篆母師氏。封義成夫人。秦竇滔妻蘇若蘭。齊劉孝綽三妹。陳女學士袁大捨等。秦嘉逼母宣文君。唐女學士宋若莘若昭若倫若華若憲。關圖南妹。爲不櫛進士。婦人能文者。類不勝舉。要當以蘇若蘭爲冠。（晴虹筆記）

唐三原孟媼。號張大夫。夫死。續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齊女子棄逞仕至揭州義曹從事。（仝上）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僞之朝。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虹筆記。

唐三原孟媼。號張大夫。夫死。續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齊女子棄逞仕至揭州義曹從事。（仝上）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僞之朝。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

高祖。（陽羨志）

晉王李克用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取益。（北夢瑣言）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乂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尙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女學士。宋孝武朝。韓蘭英爲女博士。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厥起兵。顧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爲軍司馬。厥復以巳女爲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冀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獻血赴義。奏授爲果毅。陳女白頸鵠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太姬。司綸綍者。唐上官婕妤。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石祭酒妻錄事。黃皛。（雜俎）

女子善將兵者。趙陀同時有保盞洗氏。陳氏。又有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明石砫司土官秦良玉。作賊者。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眞反。破睦歙二州。明永樂時。唐賽兒反。（雜俎剩言）

晉王廞女爲正烈將軍。朱序母守襄陽。樂夫人城。唐鄒保英妻爲誠節夫人。王氏女殺賊爲奇義夫人。荀瓘女拔閤請兵。古立應妻高守城。封狗忠縣君。平陽公主起兵號娘子軍。（虹雜記）

韓氏保甯民豪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焦氏雜乘）

黃善聰。金陵惟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廛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厚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相不納。善聰不勝憤滿。泣且詈曰。妹此身苟流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穉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快快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

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普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廡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仝上

節孝婦宋氏。洪武初坐成金齒。奉姑偕行。過盤江守渡。題詩郵亭壁上。訴其流離困踣之情。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碑樹祠旁。御史黃中題其碑陰焉。祠則御史陰汝登建。其詩云。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來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晦迹在山林。立志從文不從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志欲出仕甦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薦。辭親千里赴神京。幷堰對策中殿舉。驅車飛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蠹舸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纖塵汚。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聞者咸嗟吁。彼時徵賦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嗟吁餓死囹圄中。旗頭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飲鈔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軍成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劃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鄰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日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慘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卷無力。五更睡熟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鬢斜簪金鳳翹。翠雲纔罷蛾眉嫵。繡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倘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暮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偎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

甫抵關。枵腹已一日矣。乃祀婦於家廟。遺黙錄

夜梅者。奭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順寧。郡男女與敵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名勝志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敏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女年六十二。夫年六十八。兩人籍貫盈頭。人號白頭花燭。此僅事亦韻事也。湖州府志

景東府治東。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統間。上知府陶瓚襲職。領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曩率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曩爲太淑人。景東府志勝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讓觀。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臣鑒錄

豐城楊女爲李姓婦。譚兵圍南昌。小校王某掠歸山東。婦曲意事其妻。甚見暱。

生一子吳。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聶語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遺厚貲。曾以金珠數斛。潛藏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使得發塋貴至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此呱呱倘堪久擲。妻大笑曰。若子吾自撫之。乃釋箠薙。辦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兩健兒。夜起戮之。虺歪里。以策鞭家門。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舉抱曰。妾非他。被掠楊氏婦也。具述易妝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之。（粲書）

女學士沈氏。名瓊蓮。字參中。烏程人。世傳宮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嘗試守宮論。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廟悅。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爲女學士。弟溥官通判。卽就試寄詩者也。今吳興人呼爲女閣老。傳其宮體諸詩。時人以爲嬿婉花蕊不足多讓。（列朝詩集）

白母者。山陰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窮。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尙數千兩。隣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刼取之。縣無城郭。寇倉卒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俱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遣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若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之。用是捕獲。（徐文長集）

廣東按察使唐彬。有女七歲。於衙前手植荔枝。宏治間。嫁山陰進士張景琦。生子元冲。踰廣東副使。同往。再踰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復作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珊瑚網）

盧翰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宏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寡。强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啓。李自經者再。不得死。如歸。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爲婢。以全節操。啓不得奪。李侍母不離。啓先載鹽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題詩於壁云。一門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雨茫茫。蓋棺不作懷金婿。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

之。張愈怒。俾知其意。乃挽鴻遊二山。越數日。顏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賦一絕句。張倚和焉。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唱和大江東一年。鴻自金陵寄摸魚兒一闋。絕句四首。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邀往訪之。張已卒。失聲長號。徬徨之際。忽見牀頭玉佩玦懸一緘。拆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酹之。過紅橋一慟而絕。（列朝詩集）

正德中。吉杭清平山卷趙家婁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攜二女觀燈。叢雜中。少女爲惡少掠去。賣臨清沈飆。擅名青樓。號賽濕。以詞翰能賽薛濕也。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爲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濕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故書中得詩一紙。子文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揭歸父母。卽以賽濕歸子文。有曲江驚轉集。皆賽濕詩詞也。（全上）

薄少君。婁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儁才而夭。薄爲詩百首以弔之。踰年。偵君烈忌辰。酹酒一慟而絕。哭夫詩錄十首。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難白古

今爭哭君莫作秋閨怨薤露須歌鐵板聲上帝徵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舉凡間學道人鐵骨支貧意獨深有時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雕蟲技沒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蛮有晤言期情深欲化山頭石却盡還愁石爛時獨上荒樓落日曛依然城市接寒雲恍疑廊下聞吟句遙憶鬚眉莫是君水次鱗居接葦薰魚暗來闕晚來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猶望君歸過板橋兒幼應知未識予予從汝父莫躊躇今生汝父無緣見好向他年讀父書男兒結局賤浮名回首空嗟一未成遺得八旬垂白父淚揮老眼欲無聲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沉沉夜壑燃幽炬塚入松根逼寢處風淒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石人語名媛詩歸

嘉靖間常熟沙頭市女子季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也抱置膝上令咏燭詩應聲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爲春其父推墮地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致死仝上

生二子皆少年登第臣壘

木生滉字元經正德朝以鄉薦入太學嘗登秦觀峯夢老媼攜一女子出麗以一扇遺生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淡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墻遙辨麝蘭香明年入都道出土橋渡溪水得遺扇於草中異之題二詩於樹上云隔墻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酒稍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鈎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永樂中用薦爲工部郎休沐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橋偶憩田家老媼熟視其扇曰此吾女娟娟手跡也偶過溪橋失之何爲入君手女尋扇至溪橋見二絕句朝夕諷詠得非君作乎命娟娟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也共相歎異遂爲夫婦列朝詩集

閨詩多有帶英氣者王季重先生女題蘭相如傳有七寸小臣亦五步大王頭之句一時稱其豪拔管於嘉從洪承疇軍其妻吳藥仙送之一絕云萬里從軍急孤身一劍愁家園落日裡莫上最高樓亦有英雄氣色後管卒設帳受女徒終於尼西卓外集

徐氏居莆之北關父龐鄉爲新安郡丞以女許配俞郎俞紈綺兒也合巹之夕傅姆囑先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出句曰點點楊花人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羅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後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棄之僅存批點二十一史又悼表妻諸暨及讀離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友人鄒邦衡梓之以傳刘朝詩集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於新安江景純景純負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佽助景純以畏友日之卜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書賦詩屏却丹鉛景純好蓄古書畫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失毫黍王伯穀亟稱之以爲今之李清照也景純在里門有寄衣詩云閉妾深閨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字清勤婉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遠山樓稿亦不存吳非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閣筆斂衽仝上

天啓元年宣撫使奢崇明叛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爲宣

撫司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賊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新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平關扼賊歸路。遣兵夜鑿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護守忠州。以爲犄角。移文夔州。設兵防瞿塘。爲上下聲援。後又大破流寇。女將掌兵。一時無兩。貞勝編

崇禎末。秦良玉白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卽其石砫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巡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未幾。賊大至。張令被射死。秦石砫兵亦覆沒。秦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麾其半。半餘之官。足破賊。士官家用一著一帶。調兵者最急。簞以能飯者畢至。帶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兒糧。嗣衆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邵撫提春也。綏史

王二本女子。順天東安人。年十八。父母撫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于廂白旗德住。甲寅黔瀘亂。德住南征。繫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住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殆。一夕氣垂絕。主人辦柩。爲易其衣。乃知爲處子也。衆皆色然駭。相與收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爲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傳爲美談。釀金共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桑門玉二傳

四川石砫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綵幣羊酒。御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崇禎遺錄

崇禎四年七月。賊點澄子白秦人。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賢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墻爲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溥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退。冀北道王鑾生裘之曰。夫人城。流寇始末記

江蘇韓巡撫遺幹辦賫金與札。赴北京道。山東旅店樓上。悞傾汚其衣。怒詬店主向樓罵曰。浪小婦何汚貴人衣。速下請罪。幹辦知其爲妓也。怒盡解。比至。顏色妖異。光焰動人。是夜。遂接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則譽馬號箭至矣。幹辦泣曰。予奉公往都。若劫我。禍將不旋踵。盜近前。乃美少年。忽擲帽睜屋睥曰。認得老娘否。幹辦視之。夜來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書與手札俱還汝。盡攫其金去。幹辦反責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織。彼與汝前後同來投宿耳。知爲誰乎。柳南隨筆

都城南居賢坊民劉蘭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巡城御史曹選以聞。氏頗知文墨。幷習女工。萬歷二十七年。曾經備選貴人。不中。遂不肯適人。毀齒自矢。事兩尊人甚孝。三十歲足跡不出閨門。日惟閉戶誦經讀書。兼作女工。卽至親比鄰。未嘗見其聲色。本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嚴心奉侍。母進食。女亦進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二日。張死。女跪靈前泣血。水漿絕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氣絕死。時異香滿室。人咸異之。崇禎長編

雪鴻小記題辭

綠窓妝罷水妒胭脂紅袖攜來花慙金粉秦淮名小小慣藏春越舫言輕（舟輕名）
剛載酒乃有莒南詞客遷色忘憂研北銀鐙抽毫作記紅牙紫玉既曲曲以傳
神翠羽金衣復紛紛而鬬景此日歌塵舞榭銷君三月之魂他時楚館秦樓覺
我十年之夢　庚戌夏五海陵霜橘苞拜手

雪鴻小記小引

雪鴻云者卽色卽空之謂也粉白黛綠本屬幻塵暮雨朝雲終歸烏有天下事
大都如斯

珠泉署名之旨不其徵哉爲集唐人七古系之其詩曰倡家美女鬱金香片言
出口生耀光與君相向轉相親維酒高歌楊柳春可憐楊柳傷心樹斜月沉沉
藏海霧客言金盞紅顏子古來萬事東流水洪都黎松門拜題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著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雨載高平。足不履塵市。每吟徵之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眞覺取次花叢懶迴顧矣。丁未暮冬。紅川明府攝篆維揚。相偕至止。揚固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往事。誤人紅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歔欷。共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亢家花園。自閤北至水關。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飲。迨次年夏五。花天孌惡。情海生波。出其圍閣。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校書。飄然遐舉焉。客窓枯坐。聊爲記敘。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于辰秋曾相識于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姍來。于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瘦。雪滇花嬌。正盈盈二八時也。性眈清雅。沈靜寡言。初小居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船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栽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偕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俗父使酒罵座。意將逐辱姍來。綠萍嘱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鬟。束雙髻。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眞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明于新月澹于雲之句。姍來頗解賞音。視余書于香箋。時時吟誦。出入便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膩理靡顏。不傀温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場。

王瑞。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歲上巳。余偕友人訪之。値瑞將赴某鉅公招。雛粧妓服。忽忽就道。閱日載遣其廬。適因清恙。午睡初起。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嫵媚欲絕。始嘆清水芙蕖。妙在絕去彫飾耳。于時試茗之餘。繼以歌讌。余于薄醉。視其輕歌。瑞力疾爲度十二紅一曲。雙蛾微

歟。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轉。如鸚哥入耳。聞聲對影。令人眞箇銷魂也。夏五初旬。聞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騅夙駕。賓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珊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豪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諗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粉華如敝屣焉。噫。黑風擊海。飄泊多矣。珊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愛奴蘇解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爲房老。色猶未衰。舉止溫和。長于應對。鄰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于兒。始睥視之。余于去春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搏粉爲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盥匜。因格于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于王。亦以脂粉爲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宦室子。事本與翠不相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爲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爲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憐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贖爲妾。丞素漁于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懼而獲免。會以訟餘資宵金陵。丞又極于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之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暮。天福夫婦方以訟事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平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恝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杏浦館于安宜。聞遺不絕。嘗寓書于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護之。研香賦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歲時。自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于閏夏遽賦玉樓。鴛盟未諧。鶼飛何遽。吾爲杏浦傷。并爲綠筠痛矣。附錄研香十詩。以誌人琴之悼。且詒好事者資爲美談云。

青娥原是謫仙人。幻色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珠一粒委泥津。

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綦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女兒箱。

一片總凌空。只在山陽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鬧。此君無節不玲瓏。妒花風

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廉下孤桐廚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顚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遲。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鷗鳥。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箋情萬縷。總教人不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願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爲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書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粧。亭亭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翠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于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緜姑子好夢。暇卽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卽之。或以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會迫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

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廉下孤桐廚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顚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遲。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鷗鳥。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箋情萬縷。總教人不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願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爲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書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粧。亭亭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翠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于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緜姑子好夢。暇卽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卽之。或以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會迫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

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爲之悵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拗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爲訟累。銀奩奠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于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若產。則銀尙于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爲之悶悶者累日。

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爲王三童養媳。居于其姑。驅事章臺。非本志也。蕨麩自守。塵埃猶虛。余友潘子研香。頗稱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粧梳。體無華飾。而笑顰秋月。差暈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攜菜徑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于長春館之西榭。時値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竚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翛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卽于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倩鬟低暨。蟬娥斂黛。湘簾微蹴蓮鉤。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衆裏殷勤道罷。生姿處

一晌凝睇。金尊奉勸。嚶嚀嚶嚀。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雨橫。月上雲稠。況黑罡風裏。挫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賸予是傷春杜牧。端的爲花憂。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紅潮鮮。綠堆雲膩。香泥淺印雙鈎。低徊索笑。相識尚含羞。攜手落梅風外。盈盈酒併入明眸。嬌無那。覆杯怕賭小酌潤歌喉。舊遊忙記憶。橋頭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蓮步。越樣風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罷心醉溫柔。還試問相思此後。何處可忘憂。對酒高歌。懽當以候。慶爲鳴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爲側室。幸而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爲慶兒幸也。

雪鴻小記補遺

珠泉居士著

余昔往來邗上。停橈每無多日。未與花月之筵。一二明宮等。皆未謀面。今狎游既數。寓目遂多。雖空羣北之翬。尚落藍田之屑。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抱。芳心豔影。寧教一例沈埋。因復附書數人。亦雪泥之鴻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藉甚聲名。甲于北里。向爲趨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阨于大婦。仍返邗溝。雖給侍謙遜。不復握雲攜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于今春相識。已逾季晚。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殆覺愀然絕俗。大家舉止。前輩典型。當爲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德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汚顏。即粗服亂頭。丰韻殊絕。至于足翹細弱。腰折迴風。尤覺顧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友倩蘇主人夙與之善。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其與知己交。綢繆繾綣。一往而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眞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制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齒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爲獨步。性和易。妙于語言。其母素有瘋疾。或以不順之辭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鎭人。年二十餘。豔名甚著。幾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每于城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澤。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其頎之狀。病于雙跌。行于庭前。未免苗條太甚也。

閔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暱。有鏡臺盟。後閔以遊蕩不羈。卓錐無地。姬延之玉家。寢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覺而恚恨。逐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胎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人以其稱從同也。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頎身玉立。慧眼

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暮伺人言必中肯綮。問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豔名相埒。校書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今並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尚有聲于時。不致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警。城北既泮家吳會。姬亦戢影邗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跋

珠泉續板橋雜記將付梓。余既爲之序矣。年來長齋繡佛。頗自懺悔戒綺語。乃珠泉復持雪鴻小記示余。又三月烟花譜也。因戲之曰。古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蓋以地多佳麗。輒欲銷魂。故作此無賴語。但沈腰易瘦。潘鬢蚤斑。未必非森羅殿上爲慧業文人寄箇泥犁消息。倘金枷玉鎖何處訪窮。照堤耶。珠泉起而謝曰。然此卽余之懺悔語也。烟花譜未始非棒喝意也。遂書以代跋。越州青閣居士

嚴思庵先生閒筆

明萬歷之末。上倦於勤。不坐朝。不閱章奏。聲下諸公亦泄泄沓沓。然間有陶情花柳者。一時教坊婦女。競尚容色。投時好以博貲財。後且聯布羽黨。設局誆詐。妙選姿色出衆者一人。爲囮名曰打乖兒。其共事者男曰幫閒。女曰連手。必擇見影生情。撮空立辦者。與之共事。事成計力分財。而爲囮者獨得其半。于是搆成機巧。變幻百出。不可究詰。時鄭貴妃專寵。兄國泰倚皇親勢。暄赫都中。諸樂戶女子率以承應至其家。往來日久。因熟悉其內眷及子弟。嗤思欲一試其術。而懾於皇親未敢也。有徐少司空者。南直揚州人。自部曹歷職卿貳。久宦京都。晚年於都中娶一妾生少子。甚愛之。司空家富。以本籍田產。撥付長君。而以燕京市廛租及古玩寶器并宦囊予之少子。復以其所蔭職予之爲出身地。司空歿。少子以母同居都中。其書屋有小樓。窗外爲隣家內院。適有沈嫗者。移居於此。一日嫗詣徐宅。徐母子與之欵洽。嫗自言一子爲國學生。尊鑒古玩。客於鄭

皇親門下。皇親信任吾子。待之異於他客。吾亦往來其家。其家正夫人爲某氏。副夫人爲某氏女。曰賽姑。年十八。尚未字。其正夫人云。必擇名宦子貌美才美。日有官職者。方與爲婚。因笑指徐生曰。郎君必中選。吾爲媒。可乎。徐毋曰。齊大非吾偶也。蓋謝已謝之矣。他日其子沈嫗來拜。人物俊偉。談吐嫻雅。徐生一見傾倒。知其善識古器也。出其珍藏羅列示之。嫗咋舌曰。君家寶玩若是。除是榮陽府中。天下莫如君家者。然如雙玉獅蠻環一事。世所罕有。卽鄭府中無可匹敵。徐生曰。鄭氏最珍者何物。嫗曰。前日貴妃所賜賽姑數種。其中有不世奇珍。有玉如鵝卵。曰暖手。寒時兩手握之。掌中溫氣欲汗。有燈曰自然香。木質而中空。臥時以體相偎。香氣滃然流繞被中。一是臂釧。白玉爲質。而以金刻花鳥嵌其細巧不可名狀。又一爲碧藍寶石簪。黑夜中有碧光射人。目其餘珠珥服飾。尙有價可評。未足奇也。徐生因問賽姑何人。曰鄭君之嫡女也。與老母極親厚。老母嘗言賽姑妙麗神仙中有之。塵世所無也。鄭夫人愛之甚。前後求婚者百數。皆不見允。蓋良緣未遇耳。徐生信其言。獨耿耿於所謂賽姑者。恨未一窺目

足矣。且陸續付去。不必一期盡輸所有。異日新人至。白鏹黃金。堆箱盈篋。小往大來。何目前吝此區區者哉。東海家世。不亞榮陽。鄭君以妙年指日授職。若借泰山力。倚爲輿援。將躡五馬。登八座。金章紫誥。榮及所生。此豈世間常有之福。結婚皇親。誠不容過斋。然統計門名若干。納采若干。吉期若干。不過二三千金

有秀麗小鬟兩人。自內各捧一金絲盒出。向嫗曰。太夫人贈公子者。徐生向盒拜謝。令僕從擊之趨出。則諸蒼頭廝立。叩送非復向時倨坐呵叱態矣。徐生揚馬上。如從天上來。至家。函欲啟視。所贈物。則金扇及佩囊等。皆宮中式。意其爲貴妃所賜。轉贈愛壻者。寧極。於是擇日發東邀沈母子。欵以盛饌。令往鄭府議聘禮。嫗述榮陽夫人意。議定聘金二千兩。綵幣四百端。泰山泰水。各以寶玩古器數事爲贐。兩舅兄亦如之。徐生母猶留古玩中雙玉獅蜘環不列禮目。沈媽有難色。語徐生曰。此物差足博皇親歡。餘雖足珍。彼目中視若尋常物。倘無以得其歡心。恐多齟齬。生曰。此百世寶也。環有血殷兩玉獅色微青。共蜘環於口中。婉轉盤旋。疑是天工琢成。吾家世代珍藏。外人無知者。惟吾兄一親見之。家母意欲存留。奈何。嫗從旁笑曰。太君計左矣。鄭府中古玩無一非賽姑掌者。異日止須吾一言。盡數納贖。奩中仍是君家物。何損毫髮乎。徐母不得已。竟從之。乃行聘禮。金多五十兩一錠。每盤雙錠兩人舁之。古玩皆盛以錦匣。匱以綉袱。每盤二事。亦兩人舁之。綵幣二十端。每端鎖以簪珮小件。亦兩人舁之。使從百餘人。鼓樂間其中。妓媼道路隨行。媒者謂衆曰。昨皇親諭意。已在上東門別第。受禮行事。不必詣府第也。已而至別第。高門畫棟。蒼頭蹌濟。凡陳設器皿等。悉是公侯家氣象。回禮答式。事事得體。欵帖書丞眷榮陽宇樣。其大如拳。使從多於徐人。肆簪花披紅。衣裳鮮耀。一時喧填街巷。都中人咸知徐鄭結秦晉好也。沈嫗索媒金。徐予之四錠。不受。加綾綢四端。猶不受。更贈以寶簪一對。乃受。翌日。其子來謝。不言所事而去。數日後。嫗來。盛言皇親爲賽姑治裝已遣人往各省採辦毬則往陝。翠則往廣。珠則往遼東。綾緞則往蘇杭。今吾子已持千金往蘇杭矣。撫掌而談。歷歷可聽。閱月餘。嫗足音杳然。徐生母乃從樓上窺之。庭中亦闃然。怪之。乃使人至皇親第訪之。並無沈監生者在門下。亦無老嫗沈姓者往來。又至上東門。則其房匣封扃。問諸旁隣。皆云此王閣老空宅。他家或燕客。或結姻。則貸以壯觀耳。歸告徐生母。子不勝憤恨。遂相對而泣。乃兄之手札。忽自南來云。沈君來南。知弟將補官。欲移吾五百金。恐吾見却。將先人所遺玉獅蜘環爲借。同胞兄弟。乃作如是計。枚耶。某日勉集五百金。幷雙玉獅交與

徵露時。嫗方曲身洗滌。陳從後窺之。未見顏色。既至吳居。主人他往。不遇而出。見婦方立起。仰面看日光。照處眉目秀媚。頗輔豐盈。如初日芙蓉。凝露鮮艷。陳爲之心動。歸至家。適子寧來。坐談良久。忽問曰。兄居向無西隣。今居者是何家。子寧曰。吾亦不知何自。前日從嫗中餽。內子語余曰。有新鄰馮二娘者。挈其子小舟來拜。自云北京人。夫主物故。孤貧無依。來維揚。欲依一至戚。遍訪無踪。不得已。與乾父及此子僦居於此。聞吳君普經紀。欲令此子追隨擡盤。練習貨殖。爲衣食計。否則同業者或欲求螟蛉。仰恃高義。望爲先容。因戲語錫元曰。兄未有子。盍撫之。錫元曰。遽撫螟蛉。多不便。計惟有中饋主。乃爲處置得所。子寧解其意。乃起戲捶其背曰。無恥老人。乃作假途取虢想耶。然彼未嘗出口。吾不便與言。此遂拂衣去。他日。馮又至吳家。中前言。乞爲小哥地。子寧內子爲言某處頗有機緣。聊慰其來意。馮遽歸。具酒肴。令其乾父李老率小哥猝至。錫元家。錫元意必子寧爲之作合。非無因而至。又見所饋諸品烹調精腆。滋味馨香。纖餌精式。玲瓏新巧。皆非市肆可得。不欲拂其情。遂坐受。百拜父子禮。竟似夙有

成議者。小哥年十五。炊汲洒掃。朝夕恪勤。依依膝下。聽使令。錫元愛之。攜往鹽廠吳子寧見之。以爲此舉錫元自爲之。亦不間其所以也。已而錫元挈小哥返揚。小哥歸而省母。未幾。忽偕李老至。錫元延之坐。李似欲有言而止。既而曰。勢必爾。無嫌直告也。因語錫元曰。爲極無理事。欲濟君聽。此事必如予老人意。則可兩全。否則兩失。姑妄言之。予家北京。任爲司禮監太監。頗得意。老人在京。差具館粥。前因吾女隻身遠出。必欲老人作伴。不得已來揚。月內家司禮已兩次飛書促吾北歸。但念吾女一子已爲君嗣。隻影單形。萬不能自活。若令此子歸宗養母。則負君德。且傷君心。皆爲非計。老人之意。莫如令吾女繼君室。爲君操井臼。君就居吾女家。爲吾女主持門戶。則小哥雖母而仍依母。稍盡烏私。君無妻而適得妻。亦成嘉耦。衣綻則縫。服污則洗。饑則飯。渴則茶。來。試問老餘夫。曾有此樂事否。所謂必如予意。則兩全。否則必至兩失者。老人之意如此。明哲如君。諦三思之。錫元大喜曰。事固善。但誰爲主婚者。李老拍胸起曰。我便是。有家司禮在。誰敢何我者。乃急索東及筆硯。親書生庚。雙手送陳。陳奉持之如獲珍璧。已而就馮居成婚。則李老已北上。錫元心愛其美。意假假如有失。比入內。則兒席器皿。事事精緻。綉帷錦被。燀燦耀目。爐內香氣芬郁。繚繞裙袂。雖劉阮之入天台。不過過也。自是燕爾之情。堅如膠漆。主人以鹽廠事屢促之。殊有此閒樂不思蜀意。二娘靈態極妍。曲媚之中。間以嬌浪。一日錫元過其前。忽以足鈎之。擁而置之膝。揶揄之曰。霜後葫蘆中乾。外枯。又一日。忽語錫元曰。聞夫養婦不聞婦養夫。汝囊中羞澁。何以處我。錫元心愛其美。意假假如有失。比入內。則兒席器皿。事事精緻。綉帷錦被。燀燦耀目。爐內香氣芬郁。繚繞裙袂。雖劉阮之入天台。不過過也。自是燕爾之情。堅如膠漆。主人以鹽廠事屢促之。殊有此閒樂不思蜀意。二娘靈態極妍。曲媚之中。間以嬌浪。一日錫元過其前。忽以足鈎之。擁而置之膝。揶揄之曰。霜後葫蘆中乾。外枯。又一日。忽語錫元曰。聞夫養婦不聞婦養夫。汝囊中羞澁。何以處我。錫元曰。無恐。我有八百金。貯主人典中。汝日坐唉。亦不過羨餘微利耳。二娘眉忽縐。故作沉思狀。忽作咄咄聲。伸指指錫元曰。眞懵懂漢。多金貯彼。無片紙隻字付汝。爲據。主人年邁。一旦不測。伊郎豈善良者。欲強索雖矣。前無室家。故作此態。計今守舍有人。意宜索歸。伺物有賤。徵君居奇。可獲大利。何寄人籬下。仰人鼻息。錫元心以爲然。乃向昌祺索取所貯金。昌祺年老而智深者。語錫元曰。銀便如數取去。但此物當念辛苦中來。意留彼處片刻。我來當有以報汝。乃出袖中碎金五六兩予之。卽屬之去。翌日。錫元至集慶巷。則王門已爲邑令封扃。所言王姥及小鳳者。被逐出竟久矣。乃貯諸典。利雖薄。得之意中。若貯之他所。利雖多。宜防失之意外。勿以吾言爲非。陳欲持銀往鹽廠爲經運計。與二娘商之。二娘曰。固善。但須一覘大局。有大利。然后歸取未晚。萬一無利可弋。勢必持歸。舟車淺露。道途件返。八百金豈不足動人耳目哉。錫元又以爲然。已而主人促之急。賭同事又來勸駕。乃定行期。二娘笑曰。前何太疏。今何太密。汝物卽吾物。尙煩過慮哉。又語錫元曰。汝舊居房屋值百金。空置無益。盍售之。歸價於我。我居此屋。亦以百金僦者。願以歸汝。我年未四十。尙有孕道。倘得子。則此爲我二人偕老之處。授之汝子。小哥則別處之他所。宜早爲計。亦欲附橐中求微息也。錫元又從之。且喜其有遠慮。精心計也。臨行。二娘問歸期。錫元曰。吾久未往。賭務叢積。今往多則三月。少亦一二月。二娘曰。期何遠也。天氣將暑。汝父子需涼衣。越日須遣小哥歸。取服之垢者。歸濯之。彼處食物或不堪入口。此間當製就。令小哥挈至。錫元頷之。又心感其情之深也。既至廠。逾數日。果遣小哥歸。嘱以五六日必至。廠逾期不至。延至旬仍不至。錫元乃暗自詫爲怪事。遂棄廠務。兼程而歸。至則屈戍守門。排入則室中蕩然。不留一物。往問屋主人。則曰。渠計月出賃錢。居三月出錢若干。欲去則聽其去。又安知其所之。錫元乃知所居。亦非百金僦者。不費魂胆俱喪。謀吳子寧子寧曰。墮彼術中矣。偕晤趙昌祺。欲其按遣多人蹤跡之。昌祺搖首曰。何益。彼有如此手段。而豈爲人蹤跡耶。所惜者。八百金耳。錫元大慚。已而主人知鹽課中虧二百金。爲陳所浪費。亦不復追索。但好言遣之。錫元無所歸。窮困。每爲人言反詆。狀輒搥胸頓足。悔恨欲泣。或有知之者。曰。此北京黠妓羅二娘也。詭信馮耳。一日。錫元閒步雷塘。適賓舫有貴公子擁數麗妓歡飲。二娘在焉。始知其行踪不遠。又抱琵琶渡別船也。因在岸側爲二娘所見。乘間以手招之。私語曰。陳郎耶。向日無情。實爲李老所誤。彼構成此局。許我百金。倩爲媒。非我本懷也。明日可伺吾於集慶巷王姥家。其繼女小鳳。我姑也。爲白我意。留彼處片刻。我來當有以報汝。乃出袖中碎金五六兩予之。卽屬之去。翌日。錫元至集慶巷。則王門已爲邑令封扃。所言王姥及小鳳者。被逐出竟久矣。乃知復被所欺。憤極歸徽爲賈云。是時流賊破陝西及河南。勢逼南畿。淮揚謂郡

無樂生艱値饑飢此戶流亡者半。辛宏光立四鎭揚州繁華都會。幾爲戰場。於是陷堤楚館。鯀燐飄封。吳地妖姬。風流雲散矣。揚城西郭有種蔬人蔣老者。所居茅屋一椽。四壁傾壞。値世荒亂。種蔬常不自給。飢則掘江干野薺充腹。往往數日不能舉火。然勤於操作。年五十餘。精力健强。揮鉏町畦。雖寒暑無所苦。歲乙酉清兵南下。將至淮揚。蔣之鄰里。皆率妻子逃避一空。蔣老無妻不逃避。仍依茅屋。自念無食逃亦死。不逃亦死。死是意中事也。既而大兵圍揚州。其駐西城者。爲滿洲都統某。其隊長曰披甲。一披甲掠村落。獲蔣老至都統營。都統見以敗蓑蔽下體。問曰。是鄉農乎。蔣老不能對。都統令剪其髮。當各營擔水之役。蔣老力作不敢片刻閒暇。擔水趨卽爲析薪炊爨。沐馬掃溲。事事周至。諸披甲悅之。相與語曰。閒說南方人耽情逸樂。日日啖爛肉。飲苦茗。睡至日高三丈未起。何此人勤慤如是。因擔水至都統大營。其掌馬卒令蔣老刈取馬芻。都統閱馬見馬芻。問何人所辦。掌馬卒舉蔣以對。都統喜曰。彼乃辦事精細。夏月茭根有蛭。截其根。令馬不病滿人生長北方。不知南方茭艸。夏月不宜連根飼馬。也遂納蔣老步兵牌。隸正藍旗下。未幾揚城破。閤城受屠。婦女老醜皆被殺。獨留少美者給有功披甲。匕而大兵渡江。軍中不許攜帶婦女。限三日賣諸民間。諸披甲以買主揀擇致價不均。各以巨囊盛諸婦女。固結囊口。負至通衢。插標於囊上。求售甚急。大率皆爲留揚鎭守北方人買去。本城人則靡有子遺矣。一披甲欲賣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阻之。披甲曰。然則將付之何人。或曰。蔣蠻子勞苦無妻。盍以賞之。皆曰善。呼蔣至。披甲指囊示之曰。爾無夜伴。任爾取去。蔣茫然不識所謂。夜伴何物。諸滿兵語之曰。賞汝老婆耳。蔣恐甚。頓首於地。哀懇曰。一身不能自活。不敢從命。披甲怒曰。南方人刁詐信然。白手得百金貨。乃假意故卻天下豈有不要老婆之男子。而於吾前作誑語耶。將拔刀斬之。一滿兵從後抱持。諸同伍舉囊置蔣老背。叱令速退。蔣老不得已。負歸茅屋。惝怳久之。莫知所措。既而念此中人受困已極。背負時絕無聲息。似垂斃者。不勝心惻。乃啟囊視之。則一美也。奄奄一息。果垂斃矣。急抱起。臥之於敗板。罄其瓶得米合許。拾蘆枝煑粥。就其口灌之。已而婦仍昏昏睡去。蔣老復

至大營供役。滿兵戲語曰。新郎宜有喜色。何不豫爲。蔣老曰。吾自分將作溝中孚。何忍更累一婦。俟彼稍甦。詢其親戚。行將送之歸耳。諸滿兵憐其誠。贈以蚊帳被褥。又與乾糧黑豆各斗許。蔣老拜謝攜歸。視婦轉動。頗爲心慰。復煑粥抱起進之。覓一便器置寢所。次日復煑粥食之。時大營已行。蔣老無所事事。仍撲耡種菜。及歸。婦已起。兩手撐敗版而坐。見蔣老。忽問曰。此何處。曰西城外小村落也。曰。我何以至此。曰。滿洲兵令我負歸。曰。去錢幾何。曰。貧人無錢。婦沉吟曰。無錢安能得我。曰。當日以不能相活力辭。乃彼拔刀欲殺我。幸同伍中力救勸我負歸。語未畢。婦又昏倦倒身下睡。閱兩日。婦神氣漸爽。蔣老炊飯。佐以園蔬與食。蔣曰。此地離城不及半里。婦潛然淚下。蔣曰。爾有夫乎。婦曰。吾揚州太守妻也。蔣駭甚。曰是官太太耶。因頓足曰。太守已殉難。奈何。婦曰。非也。乃前任太守某也。蔣曰。然則太守固在。可相聞也。婦悲泣曰。前月往金陵謀復官。遇盜。殺之江中矣。蔣曰。獨無親戚乎。又泣曰。陝西殘破。太守親戚久無。蔣曰。太守無親戚。汝或有父母兄弟。尙可相依。吾當爲汝遍訪。婦又泣。吾止一姨母。城破時爲兵所殺。因號慟不止。蔣老亦爲流涕勸慰之曰。且無悲。終當有所歸依。缶中尙有半月糧。邊邊以待可也。婦曰。感爾厚恩。但爾貧困至此。貪不能繼。奈何。蔣老曰。世亂已平。謀生亦易。婦頷之。後見此老誠慤。遂有倚託終身之意。呼至前問曰。汝得進城否。蔣老曰。日來爲訪官太親戚入城。奚止數十次。遍走空城。寂無人跡。惟尸骸滿道耳。曰。滿兵守門。免盤詰否。曰。守門兵吾熟識也。且吾有正藍旗步兵腰牌。原無所阻。婦喜曰。果爾。吾有事相委。西城內有董公祠。祠之左側。第三家門首。一大陰溝中。有木匣二具。可爲吾取至。蔣老遵諾。即行。婦呼還語曰。匣不可露人目。守兵見之奈何。蔣老曰。置匣於土籠底。而以亂薪覆其上。可也。須臾歸。問婦曰。何物。婦曰。銀也。破鎖視之。約千金。婦又曰。更有一處。乃集慶巷中第四家屋。頗卑小。門有雙瑣。入此門。過第二進。至東側廂廚下積灰中。藏銀兩大包。今已四年有餘。未知爲何人所得也。蔣老曰。吾姑一往。及至其處。則門首陳設弓刀。爲滿洲兵舍館矣。蔣老方徘徊門外。一滿洲兵出見之。遽趨而前。拍其肩曰。老蠻何事至此。蔣視之。乃素相識者。答曰。拾糞釀田。其

人曰。某善此間廚下有多年積灰。爲吾除之。乃引蔣老至灰所。指曰。幸除淨。言已卽去。蔣老抉灰得大包二。各用布厚裹而以細繩縛紮。比前更重。乃置之籠底。灰覆其上。擔歸。婦大喜。次日婦復語蔣老曰。汝贈頗壯。玉帶橋北有一大第。汝識之乎。蔣老曰。識之。吾前爲官太訪親屬屢至其地。向爲一滿洲大帥所據。今大帥移鎭南去。此宅空洞無人居矣。婦曰。此宅中板房一所。下有銀窖。其左邊版末有鉄環隱記。拽環啟板。卽可得。蔣老曰。倘已爲滿帥所得。奈何。婦曰。吾決汝此往。亦必如意。蔣老於是荷土籠入城。至其處。果有板房一所。半爲滿兵拆毀。獨有鉄環處一半。安然未動。如其言啟視。則累累皆白銀。砌滿牀中。運之於籠。仍覆土於上。擔重而出。荷盧而入。如是者數四。守門者曰。老鼈種。柔獲幾許利。而作苦如此。邪答曰。窮人不勞不活耳。於是盡運以歸。卽於婦寢所之側。累土爲窖。爲婦藏金其中。喜謂婦曰。頃見揚人紛紛返里。舖家亦有開張者。大勢已靜。人間夫妻子女骨肉相聚有期。吾爲官太訪親屬倘有天幸。可挈此多金歸去。搬運之勞。吾力猶能爲役。婦曰。吾何歸。歸汝耳。蔣老大驚。辭曰。茅舍餓夫。不敢作此想。婦告以情。曰。吾北京樂戶羅小鳳也。田自青樓慇懃。非白髮方

翫。猥以姿容邀諸貴人欣賞。奈慈母卽世。見妬悍婆繼爲此地洪生所憐。挈吾南來別居。吾於董公祠左側。又遭洪妻率悍婦掊我痛毆。扃吾於小樓中。吾憤極自縊不死。繼歸吾集慶巷王姥家爲妓。幸義母加恤。恩同已出。安處數年。忽爲諸惡少圖詐未遂。首之公庭。備賄榜笞。逼令歸籍。乃與義母行至山東。適太守朝覲南回。娶吾爲繼室。侍寢三年。適太守解任留揚。玉帶橋邊。又一載。不料江中之訃旋聞。城外殺聲踵至。白頭老母魂逐江流。翠黛嬌兒身飼羣慕。忽又束縛囊中。委棄道左。暴露三晝夜。飢渴莫我救。此時早知有死。安望生存。誰實脫我以死。誰實貪我而生。私心竊幸。謂自此已得所。天君乃令我終失所歸耶。言已悲咽不自勝。蔣老亦爲之惻惻。後遂與之同枕席。蓋此老混沌初開時也。時南北雖通商。賈往來絕少。兩地所出貨物。各若積滯。蔣老與謀。先營草房百間。於是持千金往北。各販販其土貨而歸。舳艫百間。儲俱滿。一時南北賈人樂其便近。悉來貿易。不數年。取利幾十餘萬。乃造大第。畫棟雕梁。以居婦於其中。羅列珍錯以養之。凡婦所指揮。無不如其意。至是仍呼婦爲官太。家人亦不

知此何自來也。一日蔣老語婦曰。藉官太力得起家。或意欲施舍作善事。當以萬金相還。婦曰。是吾還汝物。何待汝還我也。因言少時在北京。母將死。私舉遺貲五百金授吾。是夜夢金甲神指吾百金。諭吾曰。留以償債。已而携至揚城。得洪生厚贈。又夢金甲神來曰。速藏償債金。禍且至。驚寤如神言。匿之門首溝中。已而遣洪生妻苦辱。以練自絞。其頸魂離形矣。忽見金甲神叱曰。債未償。乃欲逃乎。揮手作刀劍聲。樓下一嫗蹩躠來救。吾已而入妓館。積金二千餘。靜夜與義母共包裹。又夢神如前語曰。速藏償債金。禍且至。驚寤而泣。告義母。母不信。黎明吏役持牘來拘母。迫匿之廚下灰中。房屋卽爲縣令封閉。不得入取。已而入太守署事。寵眷若干。皆委我藏弄。又夢神曰。償債金已足。汝可自縊。今各處所藏金。汝往輒獲。神亦不復夢。豈非原是汝物。兆由前定乎。蔣老亦心異焉。婦乃立誓焚修。廣行善事。遂爲蔣老置妾生一子。擁之如已出。年逾六十。先蔣老而卒。小鳳之晚節若此。而羅二娘則不知所終。

卷一 艷陽二則

連宵積雪。飲南酒數盃。紙窗漸漏聲不止。一燈相對。不覺旅懷空集。適主人由縱談維揚坊曲閒逸事。主人揚人也。聲口閒頗足爲乙邦奇優孟。曲暢情節。巧摹入神。一時噱嗢。差慰寂寥。早起呵凍筆書之。敗紙。庚寅仲冬燕邸思

吳門畫舫續錄序

夫水上有靡靡之音則聽之者不去胸中有鬱鬱之意則遣之者艮難簡中生跌扈其間沮惑無主紅樓翠館灑墨汁以淋漓舞袖歌衫留春光以婀娜一時之樂固足以蕩魂銷志遁躬忘老適有傳吳門畫舫錄者文酒縱橫之態風雨狎暱之懷雖言窮一隅而事臻萬族似我無俚亦有題襟之集當筵爲側帽之吟旣而遇夢十年懷人千里東鶼西鰈會合無期北里南鄰冶遊絕跡悵柳枝之已嫁招桃葉兮不來追憶疇昔燈槳旅後街鼓擊餘未嘗不念顧曲之周悔軫投瓊之邁致雲牕窈窕隔楚岫以千重桂櫂徘徊阻湘波之九折蓋自史鳳却寶雞之枕杜秋解金縷之衣以爲箏人笛家空若唐肆叙叢粉陳無復巫山已迺者屏跡海濱棲遲旅館忽枉故人攬袪居士書裘以講舫續錄見示貫珠編字細于蠶眠碧玉鐫名粲列蛾影甲乙夫容之帳月旦從新品藻冠冕之梁風流未歇朝雲冉冉重題玉局之辭暮雨瀟瀟再續粧樓之記鑿陶冀于一顧各有芳馨數環燕於同時漏揣肥瘠哀感頑艷莫得殫稱蕉萃迷離不無寄托然後知繭緒經春而未絕露塵歷劫而猶香也僕哀樂雜于中年歌篇悔其少作鷫笙鳳管徒羨太白之豪情釣艇茶檣將戴櫂青以偕隱異日者君其聯七十二舸于虎山橋畔水木瀏若烟鬼浩然有擷拳鼓枻而至者儻亦盧敖汗漫之志乎嘉慶癸酉四月望日麗農山樵趙函書于婁上寓齋

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成於癸亥甲子間。一時茂苑名花。皆爲傳其丰致。寫其性情。直擅黃徐妙手。顧以余所見同時若張秀芳黃月舟談珊珊諸人。類皆色冠平康。與崔杜爲姊妹也。且秀芳於治芳浜構語花樓。幾臨綠雲之上。而黃與談。當時有文武狀元之目。錄中皆湮沒不傳。豈賞鑒未及歟。抑滄海遺珠。古人猶有不免歟。即錄中諸人。迄今不及十載。存者已僅止二三。而翠芳之爭向春風。其秀出一時者。又踵相接也。余耽紅顏之莫駐。悲彥會之靡常。愛續是編。藉資談助。以金閶佳麗。省識再四者列入內傳。寄跡吳門。暨傳聞豔羨者爲外編。數年後倘更有癡於我者。或再續焉。庶幾花月因緣。不與流春同逝矣。癸酉初秋。閻中生記

孔孌香行大。初居下塘之水潭頭。新居衆安街。頎身秀項。玉立亭亭。性明慧。度曲冠一時。光媚酬對。微言解紛。能令座客黠者木。豪者靜。疎狂者下氣。粗率者改容。面紗各得其歡心。有若磁之引鍼。水之融乳。膠之投漆也。居常擯豔飾。甘卑下。以康莊婢自居。雖屬意者不乏名人。琴香絕不以親染枉香爲寵。識者於是重之。惜體弱多病。與藥纏若綴。送客者。琴香輒示疾。以日避云。

汪素月行大。居上塘丁家巷。豐容豔態。明媚絕倫。品花者以牡丹目之。門前車馬之盛。甲於金閶。姬柔婉無驕色。無機心。客所好。偶一爲之。碧城外史嘗贈櫳帖云。椒塗薇薄流芳地。翠羽明珠絕世人。可想像遺情也。以齒稍長。不勝遲暮之感。見浮舟子弟。佛達當前。恒寡言笑。故趙熟郎少過而問焉。今則并不知其所處矣。

胡秋琴行七。居猛將軍衙。孅娜丰姿。儼若靈和新柳。余聞其名。而未獲見。竹薌居士爲余言。故略而不敢懸擬。

王蘭珍行大。維揚人。今居下塘袁家衖。丰姿豔逸。詞氣倜儻。有豪俠好義之風。余初晤時。即語余以人情之僞薄。隨舉一二事。意躍躍不平。見於眉睫。其冷眼熱心人哉。猶女三喜。字月琴。眉目英俊。色藝精妙。而柔和溫淑。善爲阿嫻相調劑。異日當雛鳳清於老鳳也。

錢素越行四。本錫山人。長養吳門。住城中漁郎橋。脂膚菁華。丰恒自歎。髫年未學。然詩書之氣。時流露於眉宇間。隨園所謂書到今生讀已遲。其風根固不凡歟。好與文士杯酒言歡。酒闌即蕭容送客。不及亂。其視諸麗品之橫陳玉體者。直非其倫類矣。

潘素貞。字憩卿。常熟人。今居上塘丁家巷。悲秀澗溢。雅幽閒自愛。澹於秋菊。潔若水仙。無撩人之光彩。有療飢之丰姿。其遷寓丁家巷也。同人載酒作餞席。逢雞舖屋。翠袖天寒。七夕生日。見傾心。逢人說項。浮眉生方與商量筆墨。效糊窗葡蘆之勞。不二旬爲競渡節。慧卿食指以什計。他物稱是。停橈冶芳浜。傾城屬目。元遺山句云。海棠一枝春一國。可移贈也。聞姬豪於飲。工嵐曲。惜余訪晤時。扶病下樓。嬌喘莫制。未及見其粉添顏色。譽遏行雲。琵琶亦擅長。偶一奏之。未得聆其續續彈也。

王素蘭行三。蘭陵人。居丁家巷之瑤華。嘗於上元節攜姊妹踏月過玉壺仙館。有如鶴立鷄羣。秀骨天成。雖文仇妙筆。未必能寫其眞也。暇時偕娛谷儗過訪。迷不得路。問其鄰媼之相識者。云數日前已移寓卞家衖。與田氏姊妹同居。登日試訪之。田氏姊妹俱麗品。固堪與素蘭聯珠。而並無同居之說。其鄰媼之相紿歟。娛谷曰。是當以不了了之。或又云遷居木樨巷。

李春雲字秀琴。秣陵人。今寓山塘之瑤華。前從假母姓紀氏。聲價壓秦淮。壬申冬避喧來吳門。因易本姓。湖山招隱詞人。謂姬清姿雅度。不耐風塵。故眉黛間時有恨色。吾宗滌槎老人。年八十有四。睹姬於舟次。有不能遣之情。即席贈長律二章。詞致眷眷。他日三吳少年。一見而迷魂蕩魄。固無足怪。洞人勸其速即披緇。良有由夫。

王素眞行三。梁溪人。今居永福橋東首。柔疑無骨。慧極若愚。眉黛含情。髮光可鑑。姊行二。字素娥。善於逢接。自云隨母氏離家十餘年。以不能操土音爲憾。猶憶童時踏青。涉歷梁溪藻邑。恍如昨夢。尚有故鄉之戀歟。

錢秋亭行三。錫山人。素越同母姊也。居城中雙井巷。瘦影亭亭。幾不勝羅綺。而酒量深沉。觴政不阿。附雖屬意者在座。而分毫不徇情。亦名之累也。與素越雖分門別戶。而朝夕過從。故攜罇者。每乞漿而得酒。

劉馥林。山東臨清人。寓城中採蓮巷。吳中子弟漫目爲北地臙脂者也。口角波俏。能操北音。工調琵琶。多作羽聲。而骨節玲瓏。尤妙在凌波微步。儻貯諸蠻靡。廊當聽不譏絕好弓弓點屐聲也。

張鳳嬌。閶門外畫舫之翹楚也。稟性溫存。貌含薄怒。秋水凝眸。而清霜澈底。春山壓黛。而新月將弦。浪蝶閒蜂。未容覬覦。遇氣味相投者。回頭百媚。轉眼目成矣。繡佛齋主人贈顏額曰黛影橫波。意亦曾經青眼者也。去秋已有所適。韻蘭外史爲余言。

李琴仙行二。居永福橋。花芷香之芳鄰也。眉含慘綠。目溢娛光。顏曲糾觴。色色精到。臨流自照。艷影無雙。吾知柳色深藏。雖春在鄰家。無復過牆之蜂蝶矣。

余桐花行三。素春閣香雪之妹也。輕軀立鶴。瘦影驚鴻。同人相傳爲小喬者也。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二十五　香艷叢書　十七集

程月娥行二。舊錫新安。今居楊庵街。玉淨花明。雛鶯么鳳。年纔十五。因父死無以償逋負。墮入青樓。故酬對羞澀。而女工獨嫻。雖善刷印碑版坊刻。命作校書。寶不負名矣。惜狹斜中重歌舞。而輕文墨者。十八九也。

張芹香行一。居楊廂衙。串姿澄鮮。口輔姣好。問年三九。猶如二十許人。研花樓姊妹行也。琵琶亦宛蘭伯仲之間。當時杜氏爲吳中第一手。而張氏次之。今芹香之技與年俱進。近今諸名家所翻曲譜。姬按絃點撥。靡不協律。顧自傷遲暮。不屑與映華二娥鬻競虛名。同人亦絕少游揚者。

陳蘋香行五。梁溪人。今寓丁家巷。種玉之藍田也。平康中素少宜男相。客或因蘋於子嗣。而置妾者。往往別求處子。蘋香甫十九齡。已連舉二男。且明淨柔軟。音律翕和。他日于歸。吾知爲忘憂之饋。終當樹之北堂名也。

施素芳行五。居閶照衙。穠如桃李。皎若雲霞。靨面溢春風。眼波揚秋水。客有精交神與者。迷戀倍於別院。或曰姬固有異乎人處。未知其詳也。妹筠亭。本姓陳氏。清婉可人。

方友蘭名金鈴。居閶照衙。假母字浣香。風韻猶存。亦西溪山人未及賞鑒者也。友蘭曉妝學母。名動搢紳。妹字文香。輕盈嬌小。浣香疏於音律。命伶工督雙姊妹習曲學。不惜繁費。無異老諸生結習未除也。

王問蘭行六。住太平巷。姬嬾臨風。倩影怯月。祇宜貯之阿閣。圍之步障。靨與辟塵玉與辟寒矣。忽嫁晉陽客。藏諸別室。仍不耐河東之吼。私給五十金。匹馬馱歸。跋涉三千餘里。備嘗險阻。昨晤於山塘畫舫。而娟好異常。即無仙骨。亦尤物也。

陳素香行五。梁溪人。今寓算盤巷。眉目傳情。蓮鈎細緻。前與疏零同寓。所歡爲卜新居。信宿番澠。咄嗟而辦。聲價亦自此矜貴矣。

趙瑤娟行大。寓丁家巷中柴場頭。與陸順卿同居。貌似綠雲樓主人。而賦性專壹。憶所歡不得晤。病累月。幾至不起。亦平康中僅見者。

王鳳齡字岫雲。行大。居葑門內望僧橋。玉肌溫潤。黛眉聯娟。暮習桃花泉曲本嘯餘舊譜。而酒懷豪放。雖遇杜工部飲中八仙可入座也。惜東門之宝。其人甚

遣也。

周琴芳行五。通貴橋船娘也。春情如水。秀色可餐。古鼎新泉。位置得所。貪譜精微。看核清妙。歇纖桃葉之聲。香薰鄂君之被。佳人拾翠。有不如仙侶同舟矣。

李新官。字畹蘭。行大。泰州人。寓居算盤巷。眉不畫而翠橫一字。髮不鬌而綠透三層。吐辭慷爽。略無浮文。而掺掺長爪。雅自愛護。或曰姬所歡亦長爪。余偶晤於方韞之處。戲驗之。良不誣。

卞愛珠。字琴霞。維揚人。今寓水潭頭琴香舊居。姿貌中人。長於酬應。談言爽利。無嬌慵態。能持家。御下頗嚴肅。酒量甚寬。若與映華飄酒。有過之無不及也。

田小蓮。行二。維揚人。向與卞琴霞同寓禮拜寺前。嫵服倪裝。獻酬應對。雖不中節。而淺笑低顰。百端交集。意靈犀一點。通澈人寰。強耐此不了緣耶。七夕生傾心有素。而相敬如賓。是當以琴瑟友之。非倡條冶葉之比。

尤雙喜。字浣芳。行二。居山塘門帶波流。樓迎月上。蛾眉淡掃。妝罷憑欄。舟中人望之。宛如屋娥之在霄漢也。賀蓮居士惜其過時不偶。題所居曰選夢樓。浣芳通文翰。善畫蘭。師事韻蘭外史。書法亦端麗。芸總裘几。筆韻精良。且心靈手敏。幼隨阿姊遊錫山。嘗過米青閣。即能吹笛彈琵琶。身與琵琶等。問其年十一齡耳。今又閱十餘寒暑。釵荊裙布。有文士風。日夕與其妹沁芳同硯席。夫豈風塵中人耶。聞傾倒小瓊者。以梅花自之。若尤氏姊妹。其黃蘭也。

田宛蘭。名喜珠。行四。住卞家衖。張輕雲故居也。豐腴端麗。髮不加澤。膚不留手。冲穆委婉。微辭蓄意。妹字素卿。稍纖瘦。貌相伯仲。莫能左右之。余因訪蘭陵王素蘭。造其廬。雙雙並呈。瑣窗幽對。繡具置案頭。茶烟輕颺。白愧風塵面目。突如其來。直撫地自容也。小妹字小容。輕盈流麗。於競渡舟次見之。

高漱月。行大。居丁家巷。雪肌皎質。甫御鉛華。而體態閒適。工度曲。善琵琶。知書識字。會計。嘗薄遊淮海間。有力者欲購貯別室。弗願也。性豪爽。語言酬接間有俠氣。不失前輩之流風餘韻也。韻蘭有二。一爲武陵王氏。嘗游江淮間。工小曲。能偶然耶。

錢韻蘭。行大。居禮拜寺前。光豔未足。而柔媚有餘。年差長。洞燭世情。體會恒入微。不失前輩之流風餘韻也。韻蘭有二。一爲武陵王氏。嘗游江淮間。工小曲。能作曼聲。今亦居禮拜寺前。與張氏比鄰。

顧月舟。雲洲。楊樹弄雙姊妹也。月舟行四。雲洲行五。好讀書。不喜裝飾。案頭無脂粉。亦無笙笛琵琶諸具。惟六朝三唐諸名家詩數十卷。余初晤時。問姊妹喜讀何人詩。答以無從去取。但揩王翼雲所註古唐詩合解云。似乎選路太窄。當

贈何人還本。余幾無以應。時余飲於他處。乘醉過訪。聞其言覺肅然起敬。不敢久留。

周雙喜。字湖貞。居算盤巷。秀眉黠髮。俠態橫生。倜儻飛揚。齒牙伶俐。有游俠風。幼讀書。不事筆墨。見他人扇頭詩詞。過目能成誦。聞姬善林鑒素之術。或背人讀祁禹傳東游記等書。其桑冲之類歟。未知其實也。女弟葆珠。亦風流跌宕。

潘四鑾。字蓉香。居小郴衙。秀珠之妹也。秀珠色藝過人。已歸南華少史。四鑾不愧桃根貌溫雅而體輕便。肉竹絲粒。大抵皆苦心孤詣。與人酬酢。不即不離。而求鳳者未遇。豈豐年珠玉乎。

王花於。名來珠。船娘之最著者也。居永福橋。玉顏光潤。星眸瑩然。肌不甚白。而有細膩風光。語言便捷。工針黹。刺繡不外求。暇日則姊妹對繡。河庭簾捲。不啻臨水雙芙也。妹賽珠。字宛雲。瘦影翩躚。別有風致。

王芷香。名馥林。居永福橋。花於姊妹行。門庭相對。色藝亦相仿。花於以豐豔勝。芷香以清麗勝。而芷香能唱大淨老生諸關口。飲興頗豪。故桃葉臨波。移船相近者。幾於如火如荼矣。

沐小蓉。行三。居楊樹弄。姬嫻幽靜。沈詳不煩。櫻脣丹鮮。星眸精朗。洵絕秋之芳華。傲霜之儔友。余初見於冶芳浜競渡舟次。廂艙縱橫。不及停橈相訪。暑夜因泊。仍返吳門。余以丁卯秋出長安。道經金閶。聞姬新遷楊菴浜。與張輕雲同居。輕雲者。亦茂苑名花。語詳西溪書舫錄。姬以室家新造。外侮孔多。琊琊實捍衛焉。或以余言爲不妄也。及訪晤時。余固滿面風塵。姬亦玉容憔悴。斷梗飄蓬。相爲慰藉。各有愧色。余以匆匆赴江右。移已不顧。以不獲晤琊琊爲憾。消息不通者三年。庚午秋。聞姬已歸琊琊。枯魚竟展之清波。飢鳳既飫以竹實。今而後月旦當得所矣。遠懷欣慰。作詩四律賀之。

周素珍。行大。居丁家巷。天然風韻。顧影自憐。眉目悽悽向人。望之情味俱遠。居常處儉約。有寒素風。歌喉清越。洞出儕輩。而其熙人處尤在不矜才。不炫色。有萬事輸人之量。而絕無矯強。其明慧殊可念也。闢玉早凋。倏焉物化。又殊可惜也。

曹稼香。行二。居大馬坊巷。前錄中托言趙某官者也。辛酉小春。余偕會稽太守離愁。尺客至倚闌並坐。幾不辨其爲船爲樓也。

程小紅。行二。居丁家巷中挑李園。默琴繼女也。柔姿皓質。氣味溫雅。余因藕塘荊馬訪晤。遲遲揖客出。蠟繡絺默琴代致詞云。弄璋才二旬。聞舊雨至。始一攬鏡出幃耳。是日風雨大作。余舟不能解維。主人預作湯餅會。七夕生攜慧卿入座。並送余行。漏初下。雨霽月出玉宇如洗。余亦乘醉登舟。挂帆逕去矣。

黃月娥。前錄列名於投贈卷中。而無小傳。故補贅焉。月娥一字月舟。名婉儂。行大。初居風箱衖。後遷楊菴浜。仙姿曠世。佚態離倫。慧業三生。佳人絕代。癸亥秋。余浪遊京口時。琊琊仙吏方在幕府。夜雨連牀。問余以茂苑名花。誰爲第一。余答以月舟。琊琊曰。月舟何如。余曰嫣矣。好矣。美無倫矣。芙蓉臨鏡。不足方其豔也。明月入懷。不足方其朗也。鐵穿七孔。錦織迴文。不足方其巧也。冰瓜雪藕。仙露明珠。不足方其聰穎。峽猿啼月。絡緯悲秋。不足方其幽怨而酸楚也。青眼照人。識余兩閱歲。曾未聞女嬸之托也。琊琊唯唯。若未深信。月舟早得盛名。俯視綠雲。得月研花諸樓。而諸樓中亦甘爲避面。余猶見夢樓太史所贈詩。字體整

暇。其率意云。甘作陽臺局外身。洵老眼看花者。傾心若揭矣。會稽太守揮三千餘金。欲置爲側室。姬緣太守愛已博。不果行。後歸于高氏。不容於大婦。流離漂泊。仍返吳門。余以丁卯秋出長安。道經金閶。聞姬新遷楊菴浜。與張輕雲同居。輕雲者。亦茂苑名花。語詳西溪書舫錄。姬以室家新造。外侮孔多。琊琊實捍衛焉。或以余言爲不妄也。及訪晤時。余固滿面風塵。姬亦玉容憔悴。斷梗飄蓬。相爲慰藉。各有愧色。余以匆匆赴江右。移已不顧。以不獲晤琊琊爲憾。消息不通者三年。庚午秋。聞姬已歸琊琊。枯魚竟展之清波。飢鳳既飫以竹實。今而後月旦當得所矣。遠懷欣慰。作詩四律賀之。

周素珍。行大。居丁家巷。天然風韻。顧影自憐。眉目悽悽向人。望之情味俱遠。居常處儉約。有寒素風。歌喉清越。洞出儕輩。而其熙人處尤在不矜才。不炫色。有萬事輸人之量。而絕無矯強。其明慧殊可念也。闢玉早凋。倏焉物化。又殊可惜也。

曹稼香。行二。居大馬坊巷。前錄中托言趙某官者也。辛酉小春。余偕會稽太守

晤姬於虎山橋畔。時姬二十許人。辯才新穎。咳唾生香。追丙寅重晤於雲璈仙館。則柳綿花傷。憔悴可掬。問所由。曰病肝氣。種檢道人題其楹云。對月罷彈瑤瑟怨。買脂學畫牡丹香。白岳山樵贈句云。不信罷彈瑤瑟怨。此身畢竟未分明。其明年春。聞稷香病劇。嗚咽三日而死。嗚呼。或自惜此身之未分明。終以此貴恨而卒也。濮上某生紫與姬暱。即西溪山人所謂嫵媚若巾幗。姬聞生家中落。衣食供奉之。若伉儷然者。爲卜葬於虎邱山下。立墓石焉。

吳門畫舫續錄外編

箇中生手編

朱紫藤名蘭。舊籍秦淮。今居水渾頭。靨輔豐麗。吐詞灑落。宜喜宜嗔。風流儒雅。令人想見莫愁桃葉遺風。余於競渡時邂逅滁水橘舟次。眼波微度。竹肉輕調。覺洽而不妖。細而不膩。吳中美麗。未能或之先也。其厥故而喜新歟。姑誌之以待明眼。近見碧城外史知與高玉英姊妹並邀激賞。則余之傾倒。竊喜不謬矣。

陳映華行一。杭州人。今寓居下塘菩提菴前。所與游皆富時名士也。皓質鬒雲。歌如珠貫。酒飲一石。瀟灑出塵之槩。流露於辭色之外。去歲余濒行。同遣峰居士走訪寒暄數語。即訂於來日較酒量。并聞木石山人豪於飲。欲余邀致之。不能飲者。罰以詩詞。皆雖會雖不成。其梗概可想見也。聞映華嚴於趨避。某公子揮數千金。不獲一携素手。殆有心人也。

高玉英行大。舊籍秦淮。今寓上塘道林菴前。面呈玉鏡。髮疊油雲。貌似素月。而事此書。眞假二字。終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顧。當爲解之。余諸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訪。女弟玉霞年十四。垂髫髽雲。修眉連黛。學琴於木石山人。學書於雙樹生。學詩於碧城外史。其立志可知矣。碧城字之曰憲君。

石小宓行四。向居永寧巷翠羽樓名姝也。宛如清揚。延頸秀項。腰如約素。髮似盤鴉。肰其形者。惜無陳思妙筆續賦之。能琴詩。兼善圍棋。以及口技觴政。皆出人頭地。然不自炫露。自能顯者。舊與素月有桑中之期。後重游吳下。訪素月至再。素月拒之。謝曰。此足累名公鑒望也。願勿復來。寄檄中素有相輕之習。惟素月於同時姊妹。雖不交口譽之。峨眉能讓。豈止巾幗中絕無而僅有者哉。性本勤謹。雖卜夜者。厭厭盡醉。而紅綃帳底。不懋衾温。秀秀冬冬。率先灑掃。曉妝客至。曾未見剩粉零脂。與隔宵蠟淚。他日得所歸。庶幾猶有雞鳴戒旦之風。未可遽謂泥淖中無青蓮花也。

杜又蘭行三。本嘉興人。居下塘水渾頭。研花樓後起之鴈也。自宛蘭踏七夕生。

素芬歸蕭無山人。各得所天。又闌遂聲稱藉甚。明眸皓齒。翦不勝衣。瑣骨珊珊。掌上可舞。衆薛案案之能。而門庭有舊。厨嬛藥嫂。條條不素。度曲行觴。落落大方。絕無爭妍取憐習氣。曹潛老人曾贈詩二章。誌慕焉。素芬自繪憐影圖。一時吳下知名士。各系以詩。傳爲佳話。附錄以補前傳所未載。

崔小英。行四。初居半塘。後遷木樨巷。爲錢湘痕舊居。綠雲樓淑英之妹也。眉目明秀。穠纖得中。柔情纏綿。若小鳥依人。精於音律。固屬家傳衣鉢。亦由別有會心。綠雲樓盛名難繼。淑英比年多病。賴小英主持內調藥餌。外侍湯觴。且草卜宜男梅看結子處之裕如。雖藉聲勢於上風。實能綢繆於未雨也。先是淑英有三妹。曰髻卿。不祿。淑英猶女彩芝。及盈盈十五。英氣露眉黛間。亦後來之秀。

邵素筠。行三。居聞德橋風箱街。豐肌雅度。可作麗人行贈之。門庭色藝。聲價素高。酒酣時慇懃可掬。固應傾倒一時矣。余寓金閶。僅獲一面。暇日因友人看花。擬再訪。帆不果。非品花者好惡有偏。卽素筠偶有所閟。何同人不譽之甚也。誰投諫果。企余望之。

陸織雲。行二。向居西門內獅蓮巷。後遷廟堂巷譚氏河房。姿媚天然。儀度嫻雅。能琵琶。工南北曲。然深自韜匿。不肯對座客發聲。又素有潔癖。飲其室者。雖當酒釅香濃。未嘗有傲慢之態。向與漪亭生有約。爲其戚某堅撓而止。自是漂寓泊鳳。不得自繇。幽悰悾忪。形於眉睫矣。嗣漪亭生繪白桃華書册。題詩寄意。一時和者甚衆。詩達雲所。雲且誦且泣曰。我負漪亭。漪亭不負我。適漪亭寫書至。情旨婉篤。織雲復以小札。其畧云。元宵節後。舉承過訪。垂念故人。關情脈脈。使人家槭盟月榭。余初訪時。不無鳳去秦樓之感。及晤月卿。從容延客。爐香茗椀。雖當雲數年來。晨風零雨之思。稍堪自解。春仲復荷賜書。言詞眞摯。令人且感且泣。清簟疎簾。几淨窗明。恍疑前夢。始悟瑤階瓊砌。代逢仙祉。玉軫金徽。不流凡響。雲自淪沒風塵中。求一眞心相視。倩意不衰者。無君匹也。所恨緣慳命薄。不克其居使之然耶。抑亦良禽擇木。適遇非會耶。

常侍君子。以愜素心。桃葉江干。未知何日。褰花簾底。料有同情。其書頗長。不備載。近聞其杜門已及一載。斑騅之期。當不遠矣。織雲初名曼雲。以爲種檉道人碧城外史所品藻也。後改今名。聞碧城贈句。有春人嬌似未開花七字。可稱傳神之筆。

戈饒珠。字二娥。居楊莊浜。肩削腰纖。玲瓏慧貼。而聰明精巧。天賦獨偏。精於琵琶。形似琵琶。工南北曲。然深自韜匿。不肯對座客發聲。又素有潔癖。飲其室者。雖當酒釅香濃。未嘗有傲慢之態。向與漪亭生有約。爲其戚某堅撓而止。自是漂寓泊鳳。不得自繇。幽悰悾忪。形於眉睫矣。嗣漪亭生繪白桃華書册。題詩寄意。一時和者甚衆。詩達雲所。雲且誦且泣曰。我負漪亭。漪亭不負我。適漪亭寫書至。情旨婉篤。織雲復以小札。其畧云。元宵節後。舉承過訪。垂念故人。關情脈脈。使人家槭盟月榭。余初訪時。不無鳳去秦樓之感。及晤月卿。從容延客。爐香茗椀。雖當雲數年來。晨風零雨之思。稍堪自解。春仲復荷賜書。言詞眞摯。令人且感且泣。清簟疎簾。几淨窗明。恍疑前夢。始悟瑤階瓊砌。代逢仙祉。玉軫金徽。不流凡響。雲自淪沒風塵中。求一眞心相視。倩意不衰者。無君匹也。所恨緣慳命薄。不克常侍君子。以愜素心。桃葉江干。未知何日。褰花簾底。料有同情。其書頗長。不備載。近聞其杜門已及一載。斑騅之期。當不遠矣。織雲初名曼雲。以爲種檉道人碧城外史所品藻也。後改今名。聞碧城贈句。有春人嬌似未開花七字。可稱傳神之筆。

戈饒珠。字二娥。居楊莊浜。肩削腰纖。玲瓏慧貼。而聰明精巧。天賦獨偏。精於琵琶。形似琵琶。工南北曲。然深自韜匿。不肯對座客發聲。又素有潔癖。飲其室者。雖當酒釅香濃。未嘗有傲慢之態。向與漪亭生有約。爲其戚某堅撓而止。自是漂寓泊鳳。不得自繇。幽悰悾忪。形於眉睫矣。嗣漪亭生繪白桃華書册。題詩寄意。一時和者甚衆。詩達雲所。雲且誦且泣曰。我負漪亭。漪亭不負我。適漪亭寫書至。情旨婉篤。織雲復以小札。其畧云。元宵節後。舉承過訪。垂念故人。關情脈脈。使人家槭盟月榭。余初訪時。不無鳳去秦樓之感。及晤月卿。從容延客。爐香茗椀。雖當雲數年來。晨風零雨之思。稍堪自解。春仲復荷賜書。言詞眞摯。令人且感且泣。清簟疎簾。几淨窗明。恍疑前夢。始悟瑤階瓊砌。代逢仙祉。玉軫金徽。不流凡響。雲自淪沒風塵中。求一眞心相視。倩意不衰者。無君匹也。所恨緣慳命薄。不克常侍君子。以愜素心。桃葉江干。未知何日。褰花簾底。料有同情。其書頗長。不備載。近聞其杜門已及一載。斑騅之期。當不遠矣。織雲初名曼雲。以爲種檉道人碧城外史所品藻也。後改今名。聞碧城贈句。有春人嬌似未開花七字。可稱傳神之筆。

馮鏡玉。行大。字月卿。居上塘倪氏巷。史文香故居也。年十五。秀慧光潤。皎灼動人。家槭盟月榭。余初訪時。不無鳳去秦樓之感。及晤月卿。從容延客。爐香茗椀。清簟疎簾。几淨窗明。恍疑前夢。始悟瑤階瓊砌。代逢仙祉。玉軫金徽。不流凡響。其居使之然耶。抑亦良禽擇木。適遇非會耶。

姚心蘭。行二。居下塘水潭頭。頎不嫵。脩潔不猥。白澹妝素束。如月映梨花。且碩人以雲鬢擅美。孫娘因髽髻增妍。纖女小筠。亦嶄然見頭角。所居與杜氏孔氏爲比鄰。而聲價幾相埒矣。

張小雲。字蕊珊。居上塘算盤弄。本姓邵氏。素筠之姪。張氏之猶女也。妍姿綽約。光豔照人。倩盼流情。媚於顰笑。且膚如凝雪。頗若昇霞。不事鉛華爲飾也。度曲講四聲。每飲不肯辭醉。嬌憨脫略。時露童心。而弱質纖腰。實不勝酒力。簪花者或不令其離也。暇則拈鍼黹。刺繡頗精緻。唾絨在窗。花樣時翻。曲本或問之。輒諮以他人。妹新蘭惺惺自重。與小雲同庚。皆十七。小妹昭官。靈頴過人。北平花儂居士遇之。至繫纓虎阜。乘旬不發。可想見其率致。

姚小鴒行三。心閒纖女也。嬌姿豔治。嫵娜臨風。巧於趨翔。神平揚抑。年甫及笄。善歌能飲。憨態遁人。座客常傾倒。登場演數闋。談屧飛塵。有似能不能之妙。花濃居士暨雙連理齋主人俱目爲闔苑仙葩。又兼以飲饌精潔。侍從不渝。無怪乎稚俗共賞。

樓素娟行二。居四照衖殿春之魔品也。蕙質蘭心。梨魂桂魄。姍姍似三眠之柳。氤氳若百和之香。智囊深藏。嫻珠暗吐。前爲密氏纖女。鬒雲之妹。今歸本姓。偕兄嫂同居。年才十七。嬌嬌出翠。不特鬒雲未能出其右。即諸名花亦無以掩其長。異日管領春風。其在斯人歟。倘早得所歸。則慧福兼之矣。

孔蓉仙行二。居衆安衖。琴香之妹也。豐容盛鬋。柔媚有餘。侍琴香能執子弟禮。琴香亦友愛甚篤。無體香之忌。幼讀書。能通字義。嵐曲與姊相伯仲。有穿雲裂石音。而酒懷較寬。座客或以酒兵困琴香。琴香輒仙恒爲解圍。雲英未嫁。琴香之幸也。

楊雙珠。字也。蘭行大。居丁家巷。面不施脂。髮不屑髢。天然婉媚。楚楚堪憐。通文翰。愛書畫。有時握管。沈吟櫻頭。兒遠山黛影拂簾。螺翠疊鏡。鬟中雖得之境也。余以照黛顏之。初爲臨江買所嗤。欲娶之。兒也蘭食指日費青錢二百。咄咄大怪。棄卿顧。歪今猶待字。

孔似蘭。行四。居水潭頭。與文香香雪爲姊妹行。近今之前輩也。閱歷既深。涵養愈到。而嵐曲之妙。又與默琴漱英輩相抗。雖老梨園不能過也。余晤似蘭獨遲。錄中幾致遺漏。忽於友人席間聆清歌一闋。余時已醉。更連浮大白。致不勝酒力。成漢上之琴。能移我情若是耶。

周新官。字篠玉。住丁家巷。與潘慧卿對門居。蛾眉曼睩。瑣骨珊珊。愛筆墨。能撫琴。授琴譜者爲木石山人。余爲友人招致。偕宛邱太史仕公子昆玉同聆新調。即字面强支吾。篠玉頤首肯。不知余之汗顏也。嵐曲得自然之趣。無矜持狀。琵琶亦瀏亮。第恐冶遊中知音稀耳。

許小瓊。行二。居上津橋石磐街。娉婷獨立。有不可一世之概。歌喉如脆管新簧。長於北曲。兼善琵琶。凝慧脫畧。不事修飾。嘗游梁溪。亂頭麤服。扶小比邱尼登錫山。汲第二泉。烹天上小團月。徘徊照影。飄忽若神。游人竊聞小尼。但云許姓。不知何許人。一時訝爲飛瓊游戲。余因七夕生訪晤。姬適拉厨娘。懶皓腕。鎔錫鎖精於冰盤。擬刻小晏爲拍蠟戲。見客至。笑不可仰。既延入座。道姓名。問七夕生曰。君與若莫逆耶。曰然。即邀七夕生至牖下。喁喁私語。遲之又久。花影上牆。若不知有客在座者。蓋姬有出籍之消息。是可喜也。聞小瓊本薛氏女。今仍復本姓云。

陳蔬琴。行大。住上津橋石磐街。馬如蘭故居也。玉顏温潤。華藻豐盈。骨肉停勻。神彩發越。娛谷散人極加稱賞。母善居積。姬性好施與。重然諾。見貧乏者輒解囊。母或靳之。姬曰。此儻來富貴。能長享乎。直近日之紅妝季布也。女弟巧龜。字瑞寶。英英玉筍。非尋常桃李。

張新蘭行大。居算盤巷。小雲姊妹行也。丰神修爽。儀靜體閒。沐蘭含若。温乎如瑩。沈默寡言。貌似董小宛。而靜嫻過之。酒量亦深穩。即偶有激動。亦懨珠藏玉。

不露圭角。與琴韻有剛柔之別。殆以含忍爲强者歟。自琴韻移寓水潭頭。小蓮不知所往。

張素芳。本姓王氏。行大。前居永福橋。與李琴仙同寓。今卜居於山塘左偏之樂將武橋。與老農老圃爲鄰。秋水伊人。余未得而見也。客有盛稱素芳者。客本吳門傳神妙手。不貌尋常行路人者也。余曰。子試以口代手。寫素芳之照可乎。客凝思久之曰。可。素芳姿容絕俗。辯才無雙。掃眉掠鬢。則花月爭輝。嚬倩命儔。則粉黛無色。偶揮談麈。慰藉則煦我以春風。析疑則贈人以冰鑑。軟語則鎔入心骨。情辭則流露肺肝。善戲謔兮。雖淳于曼倩。不能與貌。更能識其性與情乎。客曰。未可知也。然厭繁華而早退。是不屑雜處薰蕕也。當盛年而謝客。是不甘久踣汙泥也。覩釵荆裙布。勝于翠纓珠圍。蔬食菜羹。甘于山珍海錯。掃除嗜欲。屏跡囂塵。今是昨非。安貧守素。雖求之士林中。未易多得也。其性情不難想見也。余曰。能如是乎。然素芳方少年。而婚姻道苦。來日頗多。異時或改絃易轍。則君肯爲虛譽箇中生不任受過也。客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吾子著論筆墨。書諸裘帶。以風示之。或成全其晚節末路也。余嘉客之待人以忠厚愛人以德也。故詳錄之。

吳門畫舫續錄

簡中生手編

板橋雜記軼事一卷。自題其端云。雖曰傳芳。實爲垂戒。至若蕭伯梁之醉鄒公履之顛。姜如須之偶漁於色。以及松風閣社集。眉樓盟文。宜睡軒說詩。其事其人。亦足千古。吳門近日無是人。並無是事。又何紀焉。然奢豔雨。甫里詩誇。高齋雲豔。司空見慣。高樓明月。夜夜清歌。煙波畫船。朝朝誠酒。以致賣花聲裏。夢繞隨卅四番風。歷酒壚頭。詩仙豔十千一斗。耳聞目見。感慨係之。有不能恝然擱筆者。他日客窻展卷。恍續舊遊。或較勝武陵人誌路也。

冶坊浜名起於江氏冶坊。因東岸爲染坊濱布場。又訛爲染坊浜。近緣其名不雅。且爲粉黛迷津之所。率呼爲野芳。余觀酌於新舊雅俗之間。更易野作冶。雖杜撰可笑。而招悵切情。因憶舊句云。薔薇新露貯清羹。桂檝蘭橈菜莉棚。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只在冶芳浜。十年前山塘竹枝詞也。爲若冶芳莊證。故人馬雲麓文庸公裔孫也。偶儻不羈。才華豐贍。嘗與稽公子天眉繫纜吳門。

各有屬意。留連旬日。既歸。夜半維舟。叩余扉。余醉中延入。二人亦已醺然。卽伸紙邀余聯吟。余曰。此行也。我非局中人。無從著筆。雲題曰。然則我二人聯句填詞。吾子命一調。余曰。畫夜樂何如。雲題天眉翦燭立填三闋云。客愁夜半渾無著。雲趁淺醉。覃江樂。天銅鍍出叩輕輕。未必西樓夢錯。雲卷起簾旌開繡閣。天且坐我件他落寞。雲逗是向儂羞薄倖辜前約。天一天驩喜憑誰託。雲語知心。教行樂。天芙蓉鏡影分明照。得冰顏如昨。雲玉茗能消相如渴。更煮米替調飢鶴。天惆悵看人歸。訂明朝來酌。雲青衫司馬誇同調。天與眉月隨風到。雲簾疎最是秋娘。一曲琵琶稱妙。天紅粉齊圍愁未掃。雲喜覩宋玉人嬌好。天特地情蜂邀。見把勝常道。雲花開姊妹成雙笑。天臉霞流欲雲鬢約。雲期顛倒。天送客簷髣同聽雨。那醉也不容春鬧。雲驚得野鴛鴦。又依然艸艸。天曉來招我將軟繯。雲別有箇玲瓏玉。天葬因緣果難參。幻作莊嚴眷屬。雲却放蘭香飄墮空谷。天要風流那須賢淑。雲伙有散花仙。故把阿羅觸。天雜摩一榻先眠熟。雲暗相圍紅蓮粥。天不知夢到情天。何處風吹綠竹。雲修月吳剛

耽游。戲更銷盡幾枝銀燭。天有意挽行雲。奈偏生紉曲。
吳門競渡。盛於山塘。士人於四月杪。卽起龍舟。開演。畫船簫鼓。已陸續聚於冶盤。出諸塔廂。座中有不攘臂爭取者。卽知剛逢入月期矣。
芳澹水閒矣。至端陽前後十餘日。觀者傾城。萬船雲集。遠郡士女。結伴紛來。饗饗尙鮮花。脈珠翠。山塘列肆。半開花窖。烘諸花。能令先時開放。謂之唐花。比京師唐花較美。惟牡丹最易烘。而葉難發。越新年取花葉全美者。種以磁盆。售普價。有花無葉者。編以銅絲。雜綴碧桃。闌蕙諸花。供饗邊插戴。鶯五雪深。鵝鴨賤春暖。過客遇之。幾疑身入蓬山閬苑中也。
年來狹邪子弟。旣乏厚貲。又無恒情。愛博不專。西眠東嗅。假母知其竭之易傾也。取之惟恐後時。不一二年而空匱矣。曾過綠雲樓。漱英出木石山人所繪芙蓉索詩。余口占三絕。有句云。妾比芙蓉還耐久。奈他蜂蝶不禁秋。當時偶有避忌。未敢牽題其幅。由今觀之。何適符余詩讖者。踵相接也。悲夫。
往時船娘纏頭有餘。卽購樓臺於近水處。几案整潔。筆墨精良。春秋佳日。妝罷登舟。極煙波容與之趣。薄暮維船。登樓重讌。添酒廻鐙。宛如閨閣。遇風雨不出門。至酷暑嚴寒。雖千呼不出。今不能矣。花柳逢場。亦轉眼有盛衰之感。

琴之脈理風鑑。皆不意於風塵中遇之。才不擇地。一藝皆可成名。其勝於尸行肉走者多矣。
紅樓夢爲遵來說部第一書。續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讀破前書鹵莽下筆者也。余把筆二十年。覺此書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眞賞者正復寥寥。不圖邂逅高玉英。論鄰到眞假二字。惜匆匆別去。未與研究。趙松雪云。他日來歸。與獨孤長老結一重翰墨緣。余於玉英亦云。
時世妝。大約十年一變。余弱冠時。見船娘新興綴髮高髻。髻如張兩翼。髻則疊髮高盤。翔前後股。簪插中間。俗呼元寶頭。意仿古之芙蓉髻。後改爲半二股。直疊三股。盤於髻心之上。簪壓下股上關。金銀針。意仿古之四起髻。今又改爲平三套。平盤三股於髻心之外。意仿古之鑾蛇髻也。髻則素尙鬆綴。若輕雲籠月然。
吳門瓜果。無所不有。近出洞庭光福天池諸山。惟白陽梅只可貽贈。不肯售賣。水蜜桃出滬瀆。茄桃出蕩口鎭。挑之似茄者也。雙鳳西瓜出鎭洋。子多檀香色。

庚申長夏余與陳竹士袁蘭村寓虎邱東塔院時稿荻浦寓朱氏山莊徐惕庵寓羅浮別墅洪穉存方雲亭同木石山人住呂祖祠張子白劉芙初郭頻伽吳次升陸甫元輩嘗載酒同遊一時詩酒之集花月之緣極紙醉金迷之盛會萬石山房主人招同人聽吳中第一琵琶惕庵即席立成七言律詩八首爭相傳誦今荻浦惕庵穉存甫元俱歸道山惕庵詩已散失不傳昨於書篋中得甫元聽琵琶詩亟錄於此以誌今昔之感詩曰推手引手名以釋下逆上順器以別誰其作者漢武時烏孫去後雅音歇吳中琵琶不一手凝馥女史稱無匹絳妹今再誦紅塵俠氣從來出仙骨輪袍已恨變金消連琐何曾圓玉缺須臾雷聲成大小繚繞拿前飛雨雪中有離鴈二十五豈止宮調八十一聽之令我生遠愁人生淪落何堪說紅粉飄零莫漫嗟青衫憔悴愚誰慎卿今一鶚已成名我不如卿但鳴咽

歲庚午余在九江時約董竺雲鄭夢白劉孟塗輩戲作無題禁體詩二首一禁字不得用十畫以下一禁用九畫以上余詩既脫稿因中有晉江茂苑等語譏者謂指郝芬館也其一云繡凰麒麟編銀鈎翡翠簾醫囘蒸鬢鬟贅綴酴釄露畫筆題裙穩豐貂勒帕簷幽懷融潏蕩豔質稱裯纏樂譜翬盛膾詩壇絮壓鹽瑋樓嫻跨虹寶樹騫鳴鵝鸚鵡嬌傳珓蕃蕪遙織繅舞鸞鸞髮譚瀝嶬絳唇露藥嫂癡藏覆雛牲醫漏篾喚匾雲影嬾宿慫露華黏粉穢棲蘋螺精銷蝕魄蟾黛螺填鬱鬱絃秦關摻摻旅館郵筒蕭翹關鎖錦嚴巢深瑤殼穠潭漲錦鱗潛媒擘絮槻霰彌縫暫避雖情緘蠶蘭密盟爽齋腸鬢壓綢憐癯陂僊機欺滯淹龍權傾鄭袖禪悅感蘇聾慷慨輸處候揶揄剩隴濺誰磨碧霄鏡雙照瘦懨懨其二云以背佳公子平生美孟妻有心甘伉儷不耐苦周防地卜脊江曲天呈茂苑芳枇杷門巷仄杜若院亭香乍近咸欣忭重來反怯愜交柯二千尺名帖十三行古册芸函庇秩秤玉局忙八叉才易見七札技尤良午夜吟仍和丁年句待勛花姑工作伐帶妾妒明妝柳色回春倡松肪却老方此君同入室招我更由房丙穴光初吐巫山雨未狂人宜奔向月星已指晉亢小別先私訂相依矢弗忘匝伊河北使阿奉汝南王市井書成虎仙妃泣牧羊分飛昔下上占卦之態蓋初唔之奎頭迫於不得已也余竊謂此人或不至終身淪落因作湘霞曲贈之寓招隱意錫山惕廬山貌爲圖題曰湘夫人閱期年聞姬已嫁將有遠行楓江某生素與姬暱再訪晤已凜乎不可犯豈余詩之力歟抑姬實能自潔身歟

古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願吳門近日諸伶工教崑曲往往取效太速不講本文自然之義涵虛子論曲所最忌者高低輕重添減太過即爲淫蕩之聲徒能亂人耳目所貴若游雲之飛太虛上下無礙使人聽之可以消釋煩悶和悅性情通暢血氣若祇以行腔取勝恐日趨油滑耳年來小調漸行硜硜論崑曲者或竊笑爲河漢也

鄭夢白出都道經陰平見旅壁詩箋係壬申冬月吳江女史許淑芳述懷之作字畫端媚詩云阿儂生長吳江曲闌干一帶橫塘北江上芙蓉艷晚紅門前楊柳搖新綠十二青絲覆額妍十三整髻貼金細像拈畫筆防耶怒愛學神針得母憐珠擎掌上珍無比長成十五深閨裡銀甲輕彈雁柱箏鳥絲細界魚文紙

晨昏雞膳奉高堂。侍女濃薰百和香。帳掩櫻桃微覺月。簾垂鸚鵡不知霜。風木悲懷兩親死。空房孤影曉誰伴。生恨無家寄比鄰。人誇不櫛稱男子。春去春來廿四風。落花如雪水流中。鵜鶘戲翼輕投網。鸂鶒傳情誤入籠。淡妝合作商人婦。往慰無端逢彼怒。邊簡偏遭烏媒。調羹不療庚倉妒。出門遙指雨花臺。穿取明珠淚滿腮。繩從磨蝎宮中出。又入坑愁海裏來。將軍五十英雄增。三生不識鴛鴦字。貂尾新翻蚺蛇簪。羊羔強倚氈毳醉。全家挈具走長安。細馬輕駝道路難。月照淮城鴉市散。風高泗水雁聲寒。愁圍客館城無縫。燈昏似豆垂金鳳。馬鐸敲殘杜宇魂。雞聲叫破梨花夢。夢中髣髴謐雙親。苦語纏綿辨未真。慰藉蓬身樓草露。叮嚀遵步慎風塵。五更鄰騎如雷動。醒來血淚和泉湧。舊事難將恨海填。新愁又上眉山重。平生踪跡信誰知。敏堅題篋印雪泥。多少人間惆悵事。楊花飄泊又東西。夢白題海棠嬌一闋於後云明珠萬斛鍾情淚。穿成一串橫斜。憐憐惜惜鳳隨鴉。梨雲夢醒又天涯。紅豆詞塲青眼客。背人私拜籠紗。東風不敢問桃花。落紅飛去更誰家。

凌霄者。吳門某氏女。隨父母寄居邗上。與全敏郭芳樹秀才有白頭之訂。適郭生將之長安。凌霄欲同行不果。迨郭生歸而凌霄已物化。生作惜花詞三十首。悼之。後于畫市得美人圖一幅。逼肖凌霄。因自爲序。並徵同人題詠。湘南劉秀才雪畹爲賦長歌。俊逸可喜。詩曰春情如絮飛不起。隨風吹墮吳門水。吳門春水綠浮烟。吳門女兒嬌可憐。病我三春紅杏雨。愁人二月綠楊天。東皇慣惹相思累。百丈游絲牽客至。客是汾陽舊公子。薄游小駐花前轡。花前有女正懷春。芳名艷絕凌霄字。湖上莫愁秋愈清。渡頭桃葉春還媚。娉婷麗質本天生。雲鬢風鬟解人意。徘徊芳景惜鉛華。願託身兮常自嗟。怪底彩雲容易散。吹落江天逐斷霞。重來不見天台路。人面桃花杳何處。崔護門前起浩歎。文君壚畔傷遲暮。五夜凄凉翡翠衾。十年零落珊瑚樹。惆悵風前淚暗吞。維摩何處問前因。誰知未了情根在。畫裏欣逢鏡裏人。千呼萬喚不肯應。向人但覺雙眉聳。紙上眞眞日相見。秋風不必悲團扇。地下追來紫玉魂。疊花再現紅兒面。擬借靈公縮地符。縮得相思寸地無。何如此費藏金屋。翻得長圍含浦珠。

畫舫餘譚

輯秦淮畫舫錄竟。偶有見聞。補綴於後。凡數十則。卽題曰畫舫餘譚。亦足新讀者之目。信手編入。無所謂體例。他日更有所得。當仿容齋五筆之例。再續成之。倦眠饑食。無所用心。唯此是務。適見笑而白點耳。嘉慶戊寅九月朔。捧花生漫誌。

秦淮佳麗。代興有人。而魯殿靈光。巍然獨峙者。惟秋影校書。校書向見賞於隨園太史。乙亥三月二日。爲太史百歲冥辰。鄰樓設筵。小桃源之鶴歸來軒。邀同夢白老人。泊小秋、亦山、玉珊、雲根、紱笙、景儀、松亭、幷招校書來。懋儕軒中。焚香拜扱。各紀一詩。盡歡而散。校書亦成七律一章。白髮青裙。紅鐙綠酒。固太史之流風未沫。亦校書之遇致不凡也。

蓮舫。本皖江名下士。應拔萃科。來官白門。英年儻蕩。載酒花間。心契除蕊香、倚雲、雨香、芳蘭外。少所許可。各有題贈之作。余最愛其遺雨香云。庭院蕭疎水竹邊。無多清話竟疑仙。覓裳舞可高前輩。錦瑟詩還憶往年。上界空聞花作骨。中

也。二陸雙丁。一時競秀。

綺琴脫籍後。久不得其音耗。謂是已從所天爲黃鶴仙。而癡因癡而白絞。噫。孽海風濤。無時休息。何早已回頭者。仍不免傾溺之苦耶。某明府已罣吏議。往來聽春樓中。主人知其樓破也。私出擘珥爲贈。積至二千餘金。人咸高其誼。謂爲秋影後一人。

豐舫名色。悉於青樓。鐙籠十餘年來。更爲華靡。前後艙以珠絡。彷彿似花籃。丈尺之地。多可至五六十盞。羊角者。卽層用也。每際盛暑。擡去前壁。別以西洋印花布。如舫之大小。製作篷式。四角安鐵柱張之。避露透風。且從輕捷。若夫舫中器什。罔不精良。稍有未備。不特無人租賃。卽舟子亦自顧減色。纖長增高。有加無已。何者。爲消歇地歟。

邢秃。西華門舟子也。其船視籐綢茗屬。而又小於走艙。三面安窗檻。可容四五客。酒檝茶鐺。左右陳列。春水方生。畫舫未進關時。余曾偕朋儕。再招心賞者一人。遊於其間。由老樹園隨意至珍珠河一帶。艷蕩濟中。自饒別趣。彼嚣熱者。只

博得幾船簫鼓耳。

利記香蠟舖。開張板橋口。特闢水門。便於遊船者。停檝貨買。凡醯醬果實米油酒燭之件。一一儲蓄。預以素紙。約計船中所需。刻成小帳。舟子但於晚炊時。數錢挈器具來。照帳塡註。探手而得。故雖一閱臨門。無煩延佇。口趨日便。此其一端。

劉憩蘭。乳名蘭子。桃頭婦之女。貌姣豔而癡於情。依水港旁高步家爲居停。鬱鬱爲此。花非所願。中秋第二日。觴客未畢。忽避席而起。家人偏覓之。早已攬身窗外。爲河伯婦矣。先是姬一日獨坐窗網下。如有所見。語刺刺不休。人問之。復瞠不能答。其母詮之曰。若蓋秘有所待。久而不來。因以身殉之。此與寶琴事絕相類。誰謂四條絃家無鍾情人哉。

楊寶琴初在又環家。復去而之張巧子。與陸某曜。不遂其私。竟天於蔡。痛留之夕。尙喃喃問陸郎來未。可哀也。余有二詩悼之云。休從石上證三生。又控青鸞返玉京。空裏優曇花一現。多情何似總無情。已託豢媒黯自傷。翠帷誰證兩鴛

驚絕憐冷雨敲窗夜苦對斑騅問陸郎。

論者謂畫舫錄諸姬濫雅自推倚雲而容光奪目肆應若流則又當以蕊香第一故魚谷有句云菊自清幽蘭自媚蕊宵春色兩平分蓋就二姬言也余亦深韙之

畫舫錄成一時紙貴諸姬羣相詰問以列名其間爲幸不知余以子京紕繆之遊展平子幽憂之疾抒寫信手軒輊何心諸姬皆斤斤若是寧獨非余命筆之初意抑將陷余爲譖俾人矣聞某姬展轉購一部去徧檢其名不得遞至泣下姬亦駭也夫

幼時汎舟丁字簾前見有西瓜皮泛泛從上流來中豎小零丁翦紙爲之端楷書收買遊船當棗六字叩之同遊咸不顧而笑亦奇

秦源德源太和來儀各酒樓早已爲有近唯利涉橋之便意館及淮清橋河沿之新順館最爲著名別有金翠河亭一品軒諸處大半僧劣不足下箸新順蓋吳人盤饌極豐腴而扣肉徽圓荷包蛋鹹魚燜烟肉煮麵筋螺螄以及酒碟之鮮潔酒味之醇厚皆無有高出便意者暮靄將沈夕餐伊邇畫舫屯集闌干外某船某人需某菜若干酒若干碟若干萬聲齊沸應接不暇但一呼酒保李司務者噭然而應俄頃胥致不爽分毫也

酒樓醒而茶園興豈肥腸滿腦者饕飫既深亦思乞靈於七椀耶鴻福園、春和園皆在文星閣東首各據一河之勝日色亭午座客常滿或凭闌面覩水或促膝以品泉皋閣之水煙霞源之旱煙以次而至茶葉則自雲霧龍井下逮珠蘭梅片毛尖隨客所欲亦間佐以醬乾生瓜子小果碟酥燒餅春卷水晶餚花豬肉燒賣餃兒糖油餻首叟叟淳淳咄嗟立辦但得襲中能有直亦莫漫愁酤

救生局設於長壽渡頭邑中紳士之義舉也年時秦淮水漲輒有失足致斃者漂流十數日無人收殮兩岸居人不忍觸目或倩搬載小船捎之舵尾俾其出江自創此局而糜水厄者咸登彼岸較之故事中元節以畫舫載僧衆鏡鉞丁冬放燄口濟孤魂尤爲眼見功德吾願賁其局者久久勿替焉

玉苓之於丹伯伉儷卿若也丹伯游秣陵寓其友某氏宅姬時時招致之慰問周詳唯恐不當故丹伯在客中凡五六年畧無羈旅之感乃猶糊之不置故拂其意甚或赤舌賴顏俾姬飲泣已反笑吃吃不休姬固可謂癡丹伯終不免於癡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伯亦請事斯語可乎

憶同雨蘇棧閣過某姬姊妹家寒暄之次余偶問曰卿等均習文字否其姊曰阿妹稚無所不識也余戲之曰然則一字亦能識耶姬正色而對曰然二君皆匿笑

小伶朱雙壽韶顏稚齒弁而釵者也早鼢聲於梨園菊部間所演絮閣藏舟打番兒雪夜琵琶諸曲觀者莫不心醉本棘金閶緒近亦河漏傲屋輪奐一新間與小酌清譚足令櫻桃減色去年木犀開時同子白、湘亭、樂譜、練塘、遊西城山中適雙壽亦攜其婦桂枝來邂逅相遇卽買畫舫泛青谿而笑亦奇

子白云瑰瑋縹緲神仙眷正指此也

嘻昔謙倚雲閣主人出水仙花冊子求衆客留題嶽菴卽次冊中雨蘇三截句韻應之云肯拋越綱貯紅珊好爲湘娥寫門寒只在碧城縹緲處累人尋徧曲闌干蘭期憶值星三五茗碗新聯玉一雙已向翠花高處立芙蓉何苦怨秋江

半簾纖月影婷婷觸耳箏琶不奈聽盼得微波通一語雙雙低首祝張星想見紅燭兩行瀟毫得意景象此冊後經範川太史見之題曰瑤臺清影圖今藏捧花樓中

紫瓊公子將以謁選北上先偕同人餞之畫舫既而月光如洗余復乘興邀諸君移席倚雲閣中歡醉而別明日聞座上客幾有遭犢車之厄者殆夫

歲在丑秋茶山觀察有疏濬舊河之役西起陟門橋運漕東由淮青橋四象橋迤邐達鐵窗檻爲止逐段興工未一年而蔵事既圖蓄水且便行舟畫舫因得縱櫂自如如遊瀛濮俄庶胥頌禱之第濶塞業經日久民居侵占自多邪許爭投不無坍塌黃金虎牝竊爲擲後慮之

舊院自萬花園圮後風景不殊而過從者遂少不三四年有鏡澄和尚者建造正覺寺梵宇凌風蒲牢吼月又復傾城士女轂擊肩摩寺之成也不下數萬金在紫貴門東偏度地可四五畝層廊複室紙醉金迷荒煙蔓草間正賴有此點

纖。諸姬當春秋佳日。帕盟盒會之餘。或步屧而來。或肩輿而往。燒香賽社。遂不之驚峰而之此矣。

雨癡取次花叢。獨於玉香憐憐迴顧。嘗拉同木君樂譜、棣園子白、往訪之。適姬赴約他出。蹤跡之。蓋爲玉生明府所招也。玉生本夙好。聞余輩來。相强入座。同席爲子春、弱士、孝逸、玉香、並主人韻香。隱香兩姊妹。洗瑣更酌。幾於達旦。兩主人娟秀不俗。藹然可親。弱士謂余曰。此畫舫錄之遺珠也。余笑曰。正俟君爲氤氳使耳。爲補小傳。作孫興公後序何如。弱士乃色喜。

飲韻香行三。隱香行四。同懷女兄弟。卜築城東隅之三楹菴旁。地極幽僻。余因弱士得悉其詳。志雅而神清。娟娟然其猶香草也。所惜晤姬時。蓮籌促客。未能細罄芳悰。遲日定咏靜女第一章贈之。

畫舫遊放煙火。向爲河上大觀。水鳴、水鳳、滿天星、遍地錦、金珠、銀臺、賽月明、風車、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覓紅板橋關望東水關。及月牙池前。燈影燭天。爆聲濺水。昇平景象。圖繪雖憮。遐來業此者。范正學稍有所蓄。去而之他。客防護之珍重。飼養之殷勤。雖孝子之事其所生。無以過之。豢之人。大抵游手者居其半。而曲中之藪砧。亦居其半。蓋其自朝至暮。無所事事。既不便應答門戶。又無煩摒擋米鹽。盥漱已畢。即攜杖頭錢。捧籠至官道旁鵠立。俾稠人走過。以大雀之膽。且誘令開朋發歡。開朋者。舒展兩翅。立於肩上。習習歡鳴也。下午乃爭去王府園茶寮中。千百籠紛投沓至。亙較短長。鳥聲沸騰。不聞人語。彼此顧盼。以爲笑樂。泊夫曛靈西匿。三五成羣。聯轡蹋歌。攜籠而返。則又如前人詩所謂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已夫玩物喪志。若輩何足言。然而爲鴆卵擺。爲蛇奈何。留心世故者。曰。是亦濫觴。

織梧自崇川返櫂。顧作北里近游。長橋舊院之間。尋訪殆遍。六月六日。邀鶴町、豐予、逭暑梅寮娟家。亦東城之翹楚也。貌文秀而性溫存。宜喜宜嗔。瞷人憐惜。第於音律茫乎未譜。客亦不忍强之。所居距隱香家一牛鳴地。與增壽菴鄰。余見諸姬家侍婢。如秋桂、多子、均非凡品。不敢以奴屓視之。昨者窮士子山復向余嘖嘖道改子不輟。改子者。又闌家花面丫頭也。丰韻直軼多桂而上。甘蔗防餘譚　一　畫舫餘譚　二十三　香艷叢書　十八集

旁生。荔支側出。堪眉人固不可無此渲染。

藥奩新有贈改子四詩云。小字傳呼一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闌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燭淺。玲瓏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倣鳥衣已十年。盤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瑯玡。儉妝未肯趨時世。清韻眞堪擬大家。綠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艷榜花。丁梭仙侶有方干。聯轡尋春扣綺關。時復中之音嘒嘒。剛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梟當筵立。平眺簾從隔座看。多謝智瑤眞解事。金篦玉椀許頻餐。一飲瑤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絮語從頭問。怕聽鵑哥喚客聲。改子先曾隨小鬟。小闌夙輿樂菴善。今春遽化去。故末章云云。

或繩楊玉香於某姬前。姬曰。若固梵言之扇提羅也。叩之他姬。乃知爲沒雕當語。夫入宮見嫉。匪今斯今。蛾眉如雞。均。且遣諸誄。玉香奚憾哉。

三月卽開水關。畫舫次第而進。下浮橋、陡門橋、上浮橋、新橋、南門橋、長樂渡、武客細禦。爲之極盡工巧。萬至有以羊脂翡翠爲飾者。一籠之費。可數十金。至於

定橋、文德橋、利涉橋、經東水關。至大中橋。佛成橋、西華門橋、竹橋、太平橋、桲橋、通心橋、蓮花橋、各歸一浜。無能索亂。間或舍此而之彼。謂之上馬頭。必於新浜有所貨而後可入。遊人有熟識之舟子。舟子有熟識之遊人。臨時相值。不待問其涉否。招招者。已迫而近前。若夫七板。瓜皮。各小船。只供南北往返之需。既免徒步之勞。亦避蒸熱之苦。其值無多。而其用甚便。早年亦有載茶酒具。貲之而遊者。今則絕迹已。

小蠙春洲、直齋、在崇川官寺。見余和抑山咏燕。贈小燕女士四律。各題絕句見寄。春洲詩尤佳。惜余病中失之。至今快快。小蠙云。翠尾涎涎弄影斜。謝家才過又王家。題詩好繼劉郎後。腸斷橋邊野草花。誰開香社待鶯驚。誰築高臺款鳳凰。祝爾雙飛供爾樂。一生常傍鬱金堂。直齋云。春情又付白門潮。盼盼樓頭舊恨銷。誰道玉眞嬝絕世。探花蜂蝶滿紅橋。灰心無力戀芳菲。繡佛幢前上下飛。一樣慈航能解脫。白衣人卽是烏衣。偏逢參氏誤姻緣。深鎖朱門泣四絃。憑爾湘中傳尺素。敢辭薄倖答書遲。才人大抵感癡情。王謝堂前悵舊盟。慈憶乘槎東海上。歸來如夢不分明。詩情悱惻。其皆伯輿後身耶。

鏤葫蘆爲範。蓋以玻璃中貯小蟲。可一寸許。長股長角。曰蟋油子、亦曰蟋蟀。來自糧艘。天津山左間物也。形畧似蝗而青綠色。交兩股作聲如蟋蟀。飼以白菜。或葱蔬嫩甲。性畏冷。納諸懷中。裹以吳綿。自秋半月至明春正二月。或服硃砂。則通體赤而有光。亦足把翫。曲中多蓄之者。夜輒以錦衾護之。香殘燭炮時。蟋蟀欵鳴。覺細聲沉沉。與嫣喘間作。誦唐人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牕紗之句。不禁神往。

余里耳小卿名。及因子山一芙。訪於銀定橋頭。蓋已如王母。容顏已謝。卽故宅附近。門廡門臨秋水。鏡掃春山。凡官府聲省來者。多稅之先。與其妹綠珠同居處。綠珠旋復他徙。小卿間出而應客。琵琶入抱。未覺車馬稀疎也。

秦淮遊舫入咏者。分析舫中所有之物。得八題而各咏之。蓋以著河上之美譚也。戊辰　恩科。余曾同棣園、竹恬、雨鄰、觴秋試之士於余家遂園。以此題甄詩。簡齋太史詩云。觀音無別業。受盡美人頭。觀此益信。

團聚粗豪男子八人。或十人。鳴金伐鼓。演唱亂彈。戲文謂之馬上戲。卽軍樂之

亦有招名姬一二人以佐清宴者。唯惜艙中狹隘。無從安頓香爐水榭。爲更衣地耳。

某殿撰來金陵過素月家。白道曰狀元。意欲設食。素月以其舉止非是。假詞郤之。乃過渡之釣魚巷。李玉姿家。留連十數日而去。玉姿亦自幸親染桂香也。昔王沂國掄三元。而志不在溫飽。此公僅占一元。竟可光衙院。古今人相距蓋霄壤矣。

城東蠏舍側。石觀音菴。香火最繁盛。六月十九傳爲菩薩誕辰。都人士瞻禮不絕。至十八日則竟夜喧騰矣。習以爲例。三年前忽遷於雞鳴埭之白衣樓。城東遂寥落殆盡。過浮橋紗帽巷口。遥到成賢街。府學前。沿途搭蓋燈篷。結彩飄經。以待遠近進香之人。盥手憩息。又特設廠煎茶。任人就飲。謂之結緣。諸姬之心出家者。相率齋戒素服而來。具葉低宣。蓮花悄合。香輿小駐。藉以眺覽湖山。簡齋太史詩云。觀音無別業。受盡美人頭。觀此益信。

團聚粗豪男子八人。或十人。鳴金伐鼓。演唱亂彈。戲文謂之馬上戲。卽軍樂之

遺。倘者載以娛客。穹篷巨艦。踞坐其間。直如雞鶩一羣。啞啞亂噪。了不悉其意旨。一日之貲。亦需給一二十百錢也。

甲子乙丑之交。弄簫絣者。半皆年少而有力。往往趁夕陽紅處。十數舟喇尾而進。始則緩划漫盪。繼則由次而緊。緊而急。船勢掀播。水聲泙湃。座上之客。禁之不能。岸上之人。譁之不已。正當心搖目炫之時。衆槳齊迴。有若戒令。彼此賸貽。不如此。不得謂之時。務此者恒至咯血。

擘兩半胡桃。去其肉而空其中。紐以細熟銅絲。俾可開闔。中用五色粉糍。捏成秘戲圖。掛之牀帳巾扇皆具。向見於某姬家。不滿方寸之地。而陳設秩如。神情宛若。亦小技之精絕者。

玉齡雙齡皆吳四家養女。住金陵閘旁。年小而致清。琵琶手語。亦清雅。采珠拾翠。足冠時流。余爲顏其水榭曰雙芙蓉閣。解素音曰雙齡乳名二肥。良然。

曲中習尚。棄予戲曰。成坎玉曰碰十壺。姊妹往來。輒多爲此。後又爲投瓊。有趣者。翹首伸頸。圍如堵牆。評駁優劣。嘖嘖有言。一遇歇錢之時。則瓦相退縮。脉不作聲。亦或有於喉底瑟縮。探一二文與之者。或竟於擾攘中乘隙遁去。俟其開場再演。重又蹴足而來。由午迄酉。往復如織。畫舫經過。間亦拉作同觀。儻有所

舟子烹調。亦皆適口。無論大小船。皆諳之。火艙之地。僅容一人。蹲蹲而焙。鴨、燒魚、燜羹、炊飯。不聞聲息。以次而陳。小泛清遊。行廚可免。再買菰之。待爛擣去其汁。加綠筍、乾蝦米、米醋、醬油、芝蘇拌之。最爲素食之美品。家庖爲之。皆不能及。

勾闌舊謂子弟去此。適彼。曰跳槽。不得其解。或本元人傳奇。以魏明帝爲跳槽語始。

倡紅。楊家女。嫻姊臨風。舉動亦端雅。偶於酒園晤之。時同素音素蘭在座。姬捷給。邀於素音。而態度似出素蘭之右。爲余切切訴其家世姊妹甚悉。住獅橋前。起泮宮前至棘院爲止。値晴明日。百戲具陳。如解馬。奇蟲透飛。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閒。投狹相聲。鼻吹口歌。陶眞撮弄。凡可以娛視聽者。翹首伸頸。圍如堵牆。評駁優劣。嘖嘖有言。一遇歇錢之時。則瓦相退縮。脉不作聲。亦或有於喉底瑟縮。探一二文與之者。或竟於擾攘中乘隙遁去。俟其開場再演。重又蹴足而來。由午迄酉。往復如織。畫舫經過。間亦拉作同觀。儻有所

洋、跳猴、擲八叉、奪狀元諸名色。行之既久。復又生厭。乃與壓寶。壓寶者。預以青蚨一枚。藏小方盒中。平放案上。前後左右。任人射之。但得寶字方者勝。其局則曰寶局。盒則曰寶盒。別將作過之寶字方向錄於片紙。以爲比對。則曰寶篇。窮日繼夜。其風甚行。亦又有所謂搖攤法。用玲瓏骰子四顆。覆於器而搖之。計其點數。定青龍白虎朱雀元武四門。一日之間。輸贏無算。蓋因有各清遊假此爲買笑地者。於戲。家無擔石儲。而一擲百萬。世豈鮮牧豬奴哉。花骨頭之爲禍烈於水火。顧安得鐵漢椎碎之。

月上與人厚。每翦髮以表其情。碧梧主人詩。所謂分明小試膽胥計。親把瓊刀割紫雲也。計所厚者不一人。而髮亦不一翦已。余嘗戲之曰。旦旦而伐之。髮其爲牛山之木乎。及聞其贅某於家。余喜曰。髮庶幾保歟。俄而時時脫幘。又棄之從他人去。吁。黏黏繭繭。姬眞髮短而心長耳。

二人駕舴艋一則扳槳。一則張網。順流捕魚。鯉居其半。得卽買諸畫舫中。名曰秦淮鯉。汲淮水烹之殊佳。

給。自較若罷爲豐厚也。

雨蘇謂玉香之媚在骨。余謂雙鳳之媚在神。昨過三多堂。値雙鳳病痞初起。倚東窻白玉牀。看天雨花說部。雖腰圍瘦損。而眉目照人。有似霜裏芙蕖。愈形婉秀。桐花萬里。誰其愛而憐之。

雙鳳自倚雲閣移住三多堂。名士投贈如林。蘭隱菴主。曾有律句云。楊柳橋西第四家。一株瓊樹淨無瑕。秋心可印杯中月。人影還明江上霞。待寫珊瑚磨絹素。合鐫名字購茗華。三層閣做三層路。許傍紅牆試泛槎。蘭隱者。弱士之近號。弱士又爲姬字曰寶眞。三多堂偪臨長板橋。畫閣三重。翼然而起。迴欄複室。入者殆迷。姬或被霧穀。炙銀簧。倩影裁衣。仙音縹渺。下方人望之。幾疑秦弄玉。董雙成再蒞紅塵也。姬有弟曰雙福。年十二三。姿致彷彿其姊。延年爲李夫人弟。固自不凡耳。

姚家巷。利涉橋。桃葉渡頭。多蘇州人開列屋貨鋪。所鬻手絹。舅莽、風兜、雨繖、紗綢衣領。皮絨衣領。棠木屐。重臺履。香裹肚。洋印花巾袖。顯繡花巾袖。雲肩。油衣、

結子荷包。刻絲荷包。珊瑚荷包。珍珠荷包。結子扇套。刻絲扇套。珊瑚扇套。珍珠扇套。脚套。妝花邊。繡花邊。金彩鬼子欄杆貂勒。緞勒。義髻。開粧。步搖。流蘇。鳳朵之類。炫心奪目。閨中之物。十居其九。故諸姬粧飾。悉資於此。固由花樣不同。亦特視爲奇貨矣。

綉荷包新調。不知始於誰氏。畫舫青樓。一時爭尚。繼則坊市婦稚亦能之。甚或擔夫負販皆能之。久且卑田院中人。藉以沿門覓食。亦無不能之。聲音感人。至於此極。嘗見某者。鶉衣鵠面。孑孑沖宮前。持破磁二片。擊之有聲。唱綉荷包。靡動聽。人或以數文錢給之。隔旬餘。再過其地。某已衣履簇新。且挈一類醜婦人。年可五十許。塗脂抹粉。手捻三尺長莎筒。扭捏作態。相與對唱綉荷包。及淫嫚各小曲。余頗心駭。有識之者曰。此婦不諗何許人。亦工唱。日來聽某唱。惘惘若失。遂罄其貲。自媒於某。某固流蕩子。亦樂就之。今蓋爲贅壻矣。奇哉。

游畫舫者。或厭日長酷暑。則舍之登陸。詣陳公園。圍碁局爲消遣地。待陽光稍退。再打槳而去。廁在文德橋尾。小閣臨流。莎茗畢具。主人多設榻杯。供人角藝。

城中國手。如姜楚老。陸東山。楊岐昌等。排日在局。以待來者。主人但計局中之勝負。以爲抽豐。又有一等人。臨舟大中橋下。赤身蟠辮。蹻其足於船唇上。三四翻瓦抹骨牌。名爲碰馬頭。壺有天九四狠子之別。各攤數十文於前。斤斤較是。汗流滿背。自以爲得捌。旁觀者殊作惡也。

老學菴筆記。有廊州泥孩兒。方輿勝覽。有平江府摩喉羅。白獺髓。有湖上游春黃胖。皆後世摶泥肖人之權輿。近時虎曝人技最擅長。曳羅綺之衣裙。鏤金玉之爲玩。好凉牀煖炕。製造精真。貯以香楠木小匣。價之低昂。視裝潢之繁簡爲準。來游吾郡。多購之者。嘗戲爲某校書作之。並綴以詩云。情語何聞管仲姬。我儂摶土合成之。相看莫便嗤黃胖。省攔金錢買繡絲。按廣異記載韋訓盧贊普事。有帛新婦子。蠶新婦子。則今之剪綵燒瓷爲美人稚子者。事亦近古。

吾鄉之酒。有堆花燒酒。麥燒酒。糟燒酒。紅藥燒酒。黃藥燒酒。三白酒。花露酒。玫瑰花酒。玉蘭花酒。松泉酒。冰雪酒。福橘酒。木瓜酒。狀元紅酒。女貞子酒。歸元酒。種種不同。凡以米麴釀成者。味苦烈。畫舫所需。向惟鎮江之百花酒。及本地之冰雪酒。近皆尚紹興酒。并豐浦之高粱酒。諸姬歎客。亦以此爲敬。煖高粱酒。別製小錫壺。外方而內圓。圓者貯酒。方者貯沸湯。安閒者於方者之中。遶巡卽熱。名曰抱母雞。圓者或以銀爲之。其熱更速。

吳下某君。假伴竹軒演劇。並邀諸姬之有名者往觀。以悅其所識之某姬也。某姬面乖。簾障客。而屏招來諸姬於簾外。若不屑與之雜坐者。諸姬已不豫。演未半。伶人以小故迕主人。主人諧謔之。伶人暗於賓白。中事嘲諷。主人忿甚。幾至用武。竟不歡而散。夫我輩逢場買笑。揮千金不惜。梨園一部。所值幾何耶。如某姬者。凌人微物。施之同輩。眞爲鵠突。況女爲悅己者容。一劇之謳。輒自爾爾。直貧薄相哉。或曰。是李相者之憎憎耳。若輩奚難焉。

隨園依小倉山麓。臺榭之勝。名聞中外。主人蘭郵以名父之子。眞然著作。英年駿譽。意興不羣。凡值花月之辰。必折簡招吾輩。聯吟載酒。禊集園中。一時典斟諸姬。如秋影、小卿、豔雪、綺琴、小燕、月上、均緣得侍舫船。遂光門戶。論者僧爲彭澤之開情。非等樊川之淫侈。廼何幾何時。闔郵已出宰中州。吾輩或適館。或登樓。星散雲流。不一其遇。諸姬之往來遷播。更又靡有寧居。遂使猿鶴懷人。夢檜戀客。雅游俊侶。寄愴參辰已。學畊工傳神。遠溯顧虎頭。近師曾波臣。皆能髣髴入室。爲鍾喜姿作小照。風流娟媚。呼之欲出。余未見喜姿。見小照如見喜姿已。余昨亦倩其爲勉珠寫眞。尺幅之間。意態逼肖。凡諗神珠者。莫不一見稱絕。學畊之技。殆神已乎。

趙姿小如膏云。與其倚門而富。無甯補屋而貧。與其爲倩父妻。無甯爲才人妾。立論如此。故至今貓璞完也。梅隱初與姬晤。卽稱其神閒貌婉。當不作率爾人。時固未深悉其槩。亦未聞其云云。嗣經仰亭詳述之。梅隱益自詡鑒賞不謬。夫姬既薄命爲花。後此之墮溷飄茵。誠難白主。然果能情根牢固。塵想斷除。則烈火坑中。何必無青蓮一朵哉。姬其無負所言。並無負梅隱知己之雅。斯可矣。

芸士先有詞題瑤臺清影圖。近又成絕句二首。纖塵不染。雅與題稱。句云。耐得清寒便出塵。蓬萊小謫認前身。心情祇合成孤賞。莫向穠華索解人。明璫翠羽太翻翹。淨洗鉛華伴芷蘼。江水江雲清入夢。相思無那月明時。

武月蘭。爲佩蘭之妹。馮幽蘭。爲三多之女。均邀賞於仲堅。幽蘭居裘家灣水榭。柳色春藏。幾同森小。月蘭則新遷又瑣宅中。偕其姊並騰芳譽。或擬之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也。

子山將赴禮部試。婉謝親作蘭幅贈之。同人皆有題詠。余成菩薩蠻小令云。脩峨翦出三分綠。風前擫管人如玉。幽怨寄湘江。花香夢亦香。芳心羞欲吐。此意君知否。第一盼花開。春風來不來。同時又蘭亦以畫蘭爲別。并綴二絕句於幀首。清俊不俗。一往情深。余擬錄蕙。惜子山久遠東裝。竟忘之矣。

夜半春帆送美人。本桃花扇傳奇中句。鄰樓近屬叔美作圖。蓋寓送小燕赴揚州意也。範川題詩云。片帆淼淼欲何之。載了輕盈載別離。已近曉風殘月候。況過者如雲。然非風雅之士。罕覩其面。晴對公子。閩海遊歸。姬獨與洽。公子亦重當春水綠波時。瓜皮艇子安身小。桃葉江頭打槳遲。千尺花潭君住處。深情重唱踏歌詞。情韻雙絕。余最愛誦之。

石帆云。王湘雲。在邦江甚著名。昨來吾郡。關纏芸仙館於秦淮河上。馬龍車水。其品。不以尋常睨之。曾兒公子爲其題桃花畫扇云。誰倚琅玕笑。天天弄影斜。綠蒸前渡水。紅散遠天霞。仙露殷懃種。春風次第加。劉郎近何處。容易莫開花。末二句。似有所指也。

四松堂。白潤香去後。春色寂然已。先是山石某買劇厚姬。百計爲其贖身。望之西去。姬亦無如之何。遽辭香國。遂閉車箱。行至中途。遽爾示疾。竟歿於道上。名花歷劫。太璞遭焚。姬之不祿。實賢之所致也。

雪亭最稔酷姬家。然所與至契者。皆亦鮮克有終。余既畫舫錄中載之矣。迺與佩蘭交未多日。果去而之他。亦如袖珠故事。佩蘭日夜泣。目爲之腫。甚至要之於路。雪亭卒不顧。吁。青樓薄倖。昔賢且然。朝東暮西。世豈鮮李十郎哉。余將渲染其事。譜後鞋兒夢以彰之。

秦淮槽扁。莫久於丁字簾前屋。常易主而扁終仍舊。今所戀者。乃關川太守。玉簪篆文也。闢後名士往來。亦多題詠。然興廢不常。存佚各半。偶將經見而現在者。錄以備攷。題者居者。一並綴入。其不知者。槩付闕如。冶花陶月之軒。吳山韓

行書。清音、陳鳳皐所居。蘭雲仙館。藥庵行書。小伶、朱雙壽居之。彤雲閣。朱姬贈香家。不知誰氏書。足以極視聽之娛。吳山韓行書。在清音趙廷桂家。邀月棚。孫淵如分書。亦在趙廷桂家。月映淮流。伴竹軒二扁。俱在馬姬又關家。東城吟墅。在東水關。爲巖商游息處。鐵綫篆。佚其名。憶青教師。浦大椿家。行書。佚其名。綉綠。伊墨卿分書。亦在清音陳鳳皐家。駐春館。萬廉山鐘鼎文。宮姬雨香家。聽春樓。方子固楷書。亦在雨香家。秋樓亭。木月波棚故址。余今年七月邀同人修禊事於此。因易此額。先得月。畫舫小伶。王百順居之。書者佚其名。媚香居。汪玉才行書。單姬芳蘭家。月波棚。馬月川行書。陳老人居之。每值水漲時。憑人租賃以宴客。在文星閣東首。雲構顧姬雙鳳家。行書。遺其名。夕陽簫鼓。毛氏別墅。有此扁。似是劉牛階書。春波樓。即今之興寓。已故陸姬綺琴舊宅也。方玉川行書。雲水光中。清音左士隆家。行書。佚其名。畫橋碧陰。楊姬月仙家。羅抑山行書。水流雲在。清音孟元寶家。羅抑山行書。煙波畫船。石熟如分書。亦在清音孟元寶家。倚雲閣。余所題。金校書袖珠家。瑤臺清影。方子山以余品倚雲爲花中水仙。乃

題此贈之。行書。

纔余畫舫錄而作者。有青溪風雨錄二卷。雪樵居士所著。蓋述其近年狹邪之遊。間綴小詩。斐然有致。第未詳爲何如人。或曰居士姓江。江右產也。所悉多釣魚巷中人。而與胡七家雙喜。尤爲密契。紀述甚多。唯各掩其眞名。易以雅號。閱之殊覺索然。又謂邀笛步。在鈔庫街。與黃公祠相近。乃是臆說。按志。邀笛步。在青溪橋右。當距今大中橋不遠。青溪橋。即大中橋也。錄後另附雜劇四齣。似形枝贅。

倉山牡丹盛時。余嘗招同人宴賞其下。並次第邀玉香、倚雲、素月、韻仙、佩蘭、雨香、月仙、五福諸姬。來典觴政。醫影花光。熏照四壁。石頑見貽十絕句。內一首云。荀令香鑪可再熏。酒酣生汚石榴裙。名花解語人傾國。逗漏春光到十分。

瓜庭。號七夕生。二波。亦號七夕生。余識二波。不識瓜庭。畫舫錄所載各詩詞。皆二波作。瓜庭見之。不知是二波也。遂疑爲魯人之雁。頗不謂然。是豈瓜庭之同於二波乎。抑二波如長卿慕藺故事。有意同之乎。是是非非。余將就琴南決之。

零南爲余言。

楹帖之稚切者。最愛晴嵐暖春色。爲憶錢唐是故鄉二句。偶憑楊柳藏春色。爲憶錢唐是故鄉二句。皆用蘇小故實。玉香嘗索詩於余。余口占一聯贈之云。瑣眞宛轉何妨小。玉解温柔自有香。蓋玉香爲又瑣之女。故一字小瑣也。

月仙度曲。甲於秦淮。韻仙。余嘗互以敏之。二姬均亦心折。

秋槎公子由楚赴吳。迂道白門。偶與韻仙相値。兩情眷眷。有若夙緣。攜之遊倉山主人爲治具。余與鄴樓。復招素月。佩蘭來。公子皆潸澘視之。蓋心目中。只一韻仙也。逮公子解纜。韻仙又買舟送至三十里外。傾城名士。相得故相悅耶。

韻仙與秋槎定情後。形影不離。倡如會眞記所云。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餞別隨園時。絮語喁喁。柔情欵欵。余適閱秋槎瘦紅詞。因戲拈其語曰。此正別時言語。欠分明。只莫記了三分。忘了三分也。秋槎亦爲解頤。

數年前。龍眠君偶於蕉扇上。戲繡折枝花朶。又故鬣花椒。作蝴蝶禽魚之類。持贈閨伴。外間仿而爲之。遂以大行。纖且他省亦來購辦。利市三倍。不脛而走。龍眠之利溥哉。邇來諸姬。又尚白團扇。亦綃亦羅。或繡或畫。揚芳風於腕底。墮明月於懷中。祇緣嬌憐。不虞捐棄矣。

桐舫不知何許人。往來秦淮河上。手聲多貲。諸姬無不揶揄之。欲納蕊香蕊香漫應之。未許也。又某生者。與某姬厚。姬不索其值。而矢以身從。生輒枝梧其詞。姬竟齎恨而歿。疾面時嚼其指甲。邀生往訣。生卒不赴。知之者。莫不嘳生爲負心人。笑禪。秦淮偶紀云。美人一笑傾心處。可是黃金換得來。殆指此二事言。

無業游民。略熟西遊記。卽挾漁鼓。詣諸姬家。探其睡罷浴餘。演說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給不過杖頭。已足爲伊餬口。擅此藝者舊推周某。羣呼爲周猴。自入京爲某公所賞。名遂益著。某公敗。猴乃喪氣而歸。今且不知所往。孫供奉一寒至此。眞爲樹倒猢猻散耳。

余梓書舫錄成。不數月。坊間已有翻本。以其無關著述。有利負販。遂亦不問。鹿菴遠宦八閩。頃寄見懷七律四首之一云。誰憐屢鼎值兼金。自盥薇細檢尋。才子文章原錦繡。美人聲價已瑯琳。雕青爭選游仙夢。愚紫難防射利心。也勝弓衣傳繡帶。天涯幾輩是知音。昔鹿菴嘗官署。購得此書。故云。

鴉片本草一曰啞芙蓉。乃治鴉粟花爲之。可療久痢。今之所行鴉片煙。則購外洋土泥。熬煉而成。迥然各別。已其味香甘黏如黑錫。不知何時流入中國。價值昂貴。嗜之者。謂可助精神。利百病。焚焚一燈。卜晝卜夜。吞吸無輟。歷三二年後。變肩伸頸。面若死灰。雕具人形。實登鬼籙。屢奉嚴禁。買賣均有科條。其實私相授受者。殆終不免。少年子弟。流懋平康。珍如愼郵。諸姬亦間以娛賓。罔知利害。晉摟陷阱。不待驅而自蹈之。可哀也夫。

品花詩。夢雪老人作於乾隆癸卯間。蓋甄當時諸姬。分上下平三十首。咏之。嘗爲余述詩中姓名事實。足爲風月掌故。惜以繁冗。不及載入。老人姓白氏。名銘。號秋水。夢雪。迺別字。本山東籍。僑寓金陵。博雅工吟咏。著撰亦夥。年開九秩。而視聽不衰。每與話少年時事。尙津津不倦云。

今之釣魚巷。猶明之珠市。珠市人不屑居之。而間有佳麗。釣魚巷亦然。余於舊舫錄中不少登采。蓋以人重。不以地限也。徐姬月香。小字桂珠。先住巷中。既以弓衣傳繡帶。天涯幾輩是知音。昔鹿菴嘗官署。購得此書。故云。

鴉片本草一曰啞芙蓉。乃治鴉粟花爲之。可療久痢。今之所行鴉片煙。則購外洋土泥。熬煉而成。迥然各別。已其味香甘黏如黑錫。不知何時流入中國。價值昂貴。嗜之者。謂可助精神。利百病。焚焚一燈。卜晝卜夜。吞吸無輟。歷三二年後。變肩伸頸。面若死灰。雕具人形。實登鬼籙。屢奉嚴禁。買賣均有科條。其實私相授受者。殆終不免。少年子弟。流懋平康。珍如愼郵。諸姬亦間以娛賓。罔知利害。晉摟陷阱。不待驅而自蹈之。可哀也夫。

品花詩。夢雪老人作於乾隆癸卯間。蓋甄當時諸姬。分上下平三十首。咏之。嘗爲余述詩中姓名事實。足爲風月掌故。惜以繁冗。不及載入。老人姓白氏。名銘。號秋水。夢雪。迺別字。本山東籍。僑寓金陵。博雅工吟咏。著撰亦夥。年開九秩。而視聽不衰。每與話少年時事。尙津津不倦云。

今之釣魚巷。猶明之珠市。珠市人不屑居之。而間有佳麗。釣魚巷亦然。余於舊舫錄中不少登采。蓋以人重。不以地限也。徐姬月香。小字桂珠。先住巷中。既以

狹隘喧囂。移家城北銅人街。小香豔湖。邑仲。嘗邀余泊木君。棣園蓮臘夢華小講其間。矮屋礎眉。頗稱精雅。姬亦娟娟靜好。翠袖臨風。始知珠市之風流不殊舊院之妍媚。人特圍於習見耳。

諸姬家所用男僕。曰撈貓。曰鑲幫。女僕曰端水。曰八老。均不得其解。亦不知各是此二字否。然是皆外人呼之。其主人則深以爲諱。

諸姬謂子弟之旋來旋去者。曰化生。偶一往遊。而畏人聞見。曰私娃子。又曰蒲包貨。卽私娃子之意。蓋私產之子。多以蒲包貯棄之。昨歲蔣玉珍。嫁爲宮雨香弟婦。傳有隨嫁丫頭四人。予叩其名。則皆里中少年。而豪富者。玉珍與之善。今既適宮。四少年亦因之而往。輕薄者。廼以此調之。呼選勝徵歌。纏頭浪擲。雖取之囊錙銖者。亦用之如泥沙矣。而卒之被斯名也以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乎。

花月春風十四樓。輕煙澹粉十三樓。十三十四。論者不一。皆洪武初建於郡城內外。置官伎以安行旅者也。滄桑既變。基址無存。讀判花閣詩餘。有尋十三樓

故址。高陽臺一解。感慨系之矣。詞云。月魄難招。花魂乍醒。杜鵑曉亂秦淮。覓覓尋尋。還如訪豔銅街。珠樓憶自何年。關數將來。多過金釵。想參差。比字行分。比柱箏排。而今只有斜陽影。已桃杷樹盡。楊柳枝衰。何況佳名。板橋記本全該。尊前小悲還如昔。賺當時燕子重來。認糢糊。何處紅窗。何處香階。

淮青橋。重行造高後。利涉橋。亦躋而修葺之。第淮青專募衆姓之捐。利涉則衆及諸姬之貲。簫聲明月。風景一新。不僅二十四橋者。盛於綠楊城郭矣。

侯雙齡與施郎事。余既於畫舫錄中詳載之。偶見易安齋集。有紅蘭曲一章。咏其事。謂是某公子之僕。悅雙齡而志不遂。乃同約飲鴆而殞云云。蓋傳聞之非其眞也。詩近三百字。爲震澤邱君後同作。

余初不識稼亭。既因湘眉石船始諗之。未幾而稼亭分守睢南。遷海安。匆匆十載。耗問頗疎。頃知余刊畫舫錄。乃屬石船遠道來索。或以中載藕香故事也。稼亭性恬退。無軒冕氣。公餘輒以藝菊對酒爲樂。殆隱於官者歟。憶在秦淮行館時。曾爲余題冶山銷夏圖。詞極清眞。

釣魚巷。鄭家水榭。以事入官。後久無賃者。閭陵某視察。雅愛其地。贖爲寓邸。甫匝月。間修造已備。畫棟飛雲。朱廊欸月。遊舫過此。奪目生輝。昨又以榭旁餘屋。薄其租值。招名姬館之。翠黛紅牙。晝夜曾無停輟。蓋者謝倚歸來。寄情絲竹。東山女伎。當亦在蒼生之列耶。

不暗渡塘。一屋週矣。昨忽枉過。余又他出。存許姬曉香詩一帙而去。蓋屬余選刻者頗錄其絕句二首。早起云。簫聲吹徹露樓東。才卷湘簾怯曉風。怪得今朝春色好。隔窗酥雨濕新紅。春雨有感云。果覺風動雨如烟。綠倦紅稀亦可憐。花落春寒淺。無那凭闌已不禁。其詩似爲小如作。

避蚊石。在西華門橋側。相傳其地向無蚊蟲之擾。賞乘畫舫往觀。蠢然二石。在河之干。果驗與否。擬招居者詢之。

河樓絮別。院本一折。秋槎在都門寄余點訂。蓋其去秦淮時。爲韻仙作者。情文委宛。余摹玉者堂折柳篇仗。韻仙獲此。勝於小玉多多矣。

春寒淺。無那凭闌已不禁。其詩似爲小如作。

避蚊石。在西華門橋側。相傳其地向無蚊蟲之擾。賞乘畫舫往觀。蠢然二石。在河之干。果驗與否。擬招居者詢之。

河樓絮別。院本一折。秋槎在都門寄余點訂。蓋其去秦淮時。爲韻仙作者。情文委宛。余摹玉者堂折柳篇仗。韻仙獲此。勝於小玉多多矣。

海樹又有倚樓橫笛處。戲題二絕云。玉雨梨花寫淚痕。費他水轆又山溫。會中盒子知誰得。不數南朝寇白門。帕首熏香夜未深。燈前眉語託琴心。秋寒較比春寒淺。無那凭闌已不禁。其詩似爲小如作。

避蚊石。在西華門橋側。相傳其地向無蚊蟲之擾。賞乘畫舫往觀。蠢然二石。在河之干。果驗與否。擬招居者詢之。

河樓絮別。院本一折。秋槎在都門寄余點訂。蓋其去秦淮時。爲韻仙作者。情文委宛。余摹玉者堂折柳篇仗。韻仙獲此。勝於小玉多多矣。

繼園觴花之讌。瘦綠爲主人。大會余輩。飲至達旦。蔻香月仙。謇窠玉香。亦與其盛。竹肉競奏。非諸雜陳。蓮臘獨賈。月仙謂其爽朗爲邁。可與白門湘闥比肩抗手。信不誣也。

明神宗時。秦淮四美人。爲宋無瑕。鄭無美。馬湘蘭。趙今燕。渡江名士。紛致佳題。迄今熟南中故事者。猶能道之。憶昨招陽雨集畫舫。偶與議及。陽雨輒曰。長橋舊院之閒。二百年來。豈鮮佳麗。可媲前徽。坐使寂寂。無怪幼於醇甫諸君。暗中刺錦挑羅。爭新競巧。識者謂是錄眞返樸之漸。畫舫之外。別有灰糞船。長可三

齒冷。卽於酒畔次第翠芳。就彼此素悉其色藝者。擬素月倚雲。蕊香月仙四姬。以與朱鄭等相匹。翌時質之同人。亦不謂繆。於是秦淮後四美人。幾於團扇弓衣。家家圖繡矣。

余自裘浦遊臨。聞雙鳳雨香。素音均有所適。小卿竟祝髮爲佛弟子。苦海回頭。背大歡喜。雨香之去。鄰樓且有詩寄予山云。臺邊論價尚千金。慙愧書生市駿心。月影忽移花影暗。淚波曾逐酒波深。再逢陌上絲何忍。便不侵門未易尋。日極蕭郎如斷雁。江南江北思沈沈。

四季名花。雖朱門繡戶。尙未之見。而曲中諸麗人。已早有揮帶者。蓋緣不惜重貲。預給花匠。故能爭先購致。以助新妝。余曾於六月見一姬。鬢上簪木犀球。因口占紀之云。不多金粟散天香。應共荷花鬥靚妝。揀得一枝簪兩鬢。累他五百名。

舍人忙。前卽桂花開時。有擁花舍人五百名。

笛步秋花譜。靑門令尹所撰。選諸名花。配名姬。獨以趙小如爲美人蕉。未幾竟爲小如脫籍。攜赴洛陽矣。先是晉郡某孝廉。亦悅小如之妹五福。將與令尹爲茗華分帙之舉。俄竟去而他謀。吾知團扇秋風。五福殆與露香。同其耿挹耳。

碧城仙吏。頃爲余敍畫舫錄。又題詞四律。更有秦淮雜咏二十四絕句。讀者以爲不減漁洋風韻。公子小雲亦製序相贈。吐屬縣麗。的眞齊梁作家。序中有所謂蕊仙者。吳下名校書。聞亦豔豔。亟思一見之。

秦淮畫舫錄序一

山塘綠水。酒地花天。煙月紅橋。箏船簫鼓。大江南北。逃冶遊者。無不哆口繁華。醉心佳麗矣。至於記金陵之瑣事。聽石州之新聲。渡接青溪。居連白石。單舟疊舸。叙飛釧動之場。六柱重闌。簫暖笙清之會。薈其分腴江孔。金粉猶多。拾瀋齊梁。風流未沫。固有孫棨張泌之記載。敦頤彥夔之諜著所顧縷未及者。故聊倣倡洽歡悰。必以秦淮爲最。遞自燕子桃花。徒傳舊曲。帕盟盒會。久斷前聞。甄綜已虛。妍華不發。水波黯黯。楮墨沈沈。幾使潘心雜記一編。芬馨莫嗣。此擘花生畫舫錄所由防也。嘈噪吹葉。寫翠傳紅。人聚大羅之天。書續小名之錄。妖麗遇之操琯。姓字榮於鍋若。洵研北之綺懷。江東之艷紀矣。僕十載重來。難尋泥爪。三春小住。易感風花。每憶凉笛一枝。水廳宵露。明鐙四角。浪槳秋風。扇影螢絲。眉綠花而語結。脂匳鏡檻。手漏玉以魂銷。如夢如塵。頓成前度。坐令蹙歎難拾。

單情不雙。興倦尋芳。又過辛夸花下。情殷感舊。依之亟柳。油紅窗掩。添寂寂之新茗。觸拋因之。何能已已。所幸天葩獨秀。寄花初胎。晚田既多。後來居上。銖衣妝薄。不數綺紈。彩筆敷華。足空粉黛。題品冠於玉笈。契賞浹於瑤情。差慰鸞孤。不辭鏤刻。殆又非斟酌橋邊。葉莫灣畔。所得有此。雋韻也。屬爲跋尾。永識傾心。此日墨池雪嶺。聲價有待於罷崖。翌時吹竹彈絲。陶寫定邀夫溫尉。

嘉慶丁丑日月會於龍虬之次海昌楊文蓀拜序

秦淮畫舫錄序二

七九甫卸。十千倦沽。款古歡之孥通。接元言而寡析。乃挈雁桁。籠雞缸。就摘花生。聯討春之社。結排日之歡。生嬰然曰。唯唯否否。子姑舍是。僕病未能焉。徐出所述秦淮畫舫錄以相屬。曰是編也。子盍爲我弁之。余受而卒業曰。茲豈洪公小名錄耶。抑豈戴氏青樓集耶。惟夫誌瑤英之美者。必表冀於連城。擷桃李之穠者。亦延芳於翠幷。方其金錢會啟。華鬘天開。鏡臣則無事登牆。送客則何嫌交扇。覆來翠被。眉語初成。報到金釵。指纖微露。際春光之駘宕。極遐想之回皇。懷豈能忘。見難曰慣。偵秘辛之雜事。趁太乙之餘輝。斯則宋大夫因以遣詞。陶令尹於焉作賦者矣。又況秦淮者。襲榮陳之舊豔。騰燕趙之芳譽。驕紈穀於丁年。送郎花底。倣樓鬟於子夜。迎汝桃邊。倚木蘭之棹。簫管既坐之兩頭。攲枇杷之門。藻翰復騰於衆口。寧無金屋。問貯者之其誰。亦有瓊漿。思乞之而未可。遂至傷萎華於綺歲。慨落溷於韶齡。半幅紅羅。鴛鴦作結。一杯碧釀。鴆亦爲媒。屏銷膏之旖旎。身依蘆蕭林中。盼車馬之稀疎。淚滿琵琶江上。既零星而聚比。爰次第以編排。捧喝一聲。書成三嘆。然則命曰秦淮之畫舫。實倡覽岸之慈航乎。生笑曰諾。子誠善我者也。翌日玉臺對簿。絳樹仮禪。其待拔子爲左證耳。余無以應。爲跋諸尾以歸之。

嘉慶倉龍三次疆梧試鐙後二日同里汪度拜譔

七夕生爲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弁言。倉卒未有以應也。延秋之夕。憩君招集蘭語樓。焚香譚艷。垂簾鼓琴。相與低徊者久之。憩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樂府。世猶稱之。如侯生者。君以爲作耦耶。抑怨耦耶。余曰。媚香郤聘。不負侯生。生之田處。有媿媚香者多矣。然則固非作耦也。憩君頷之。復曰。蘭蕪以妹喜衣冠爲湘眞所距。荀矢之曰。風塵弱質。見屏清流。願將泖湖以終耳。湘眞感之。或不忍其爲處山所誤乎。余曰。此蘼蕪之不幸。亦湘眞之不幸也。橫波侍讌。心識石翁。後亦卒爲定山所誤。坐讓葛嫩孫郎。獨標大節。彌可悲已。卿不見九畹之蘭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絕蟾趙之而即敗。所遇殊也。如卿淨洗鉛華。獨躭翰墨。踐乘軒冕。屣視金銀。胆倘下材。齒冷久矣。然而文人無行。亦可寒心。卽如虞山定山壯悔當日。主持風雅。名重藍魁。已非涉獵詞章。聊浪花月。號爲名士者可比。卒至晚節頹唐。猶慚翠袖。何如杜雪記。青樓薄倖。尙不至誤彼婵媛也。僕也古懷鬱結。時與爲歡。未及中年。已傷哀樂。悉卿懷抱。曠世秀羣。竊恐知已晨星。

前盟散雪。母驕錢樹。郎冒壁人。弦絕陽春之音。金迷長夜之飲。而木石吳兒。且將以不人耳之言。來相勸勉曰。使卿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蕕合器。臭味差池。鵝鰈同翠。蹉跎不卹。語以古今。能無河漢哉。憩君沾巾擁髻。殆不勝情。余亦移燈就花。黯然龍酒。維時七夕生索序甚殷。憩君然脂拂楮。請并記今夕之事。夫白門柳枝。青谿桃葉。辰櫻顧曲。丁簾醉花。江南佳麗。山來尙已。迨至故宮禾黍。舊苑滄桑。名士白頭。美人黃土。此余曼翁板橋雜記之所由作也。今捧花生以承平之盛。爲君展之游。跌宕湖山。甄綜花葉。華燈替月。抽觴擷笛之天。畫舫凌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煙花。品豔柔鄉。紓懷瓊翰。曼翁雜記。自難專美於前。稱謂輕煙。潄粉。間或有如憩君其人者。兩君試以斯文示之。并語以藩蕉媚香往事。不知有感於憩君之言而爲之結眉破粉否也。錢唐

閔玉生陳雲楷書於蘇盦蘭語樓燭下。

遊秦淮者。必資畫舫。作六朝時已然。今更益其華靡。頗黎之鐙。水晶之瑣。往來如織。照耀逾於白晝。兩岸珠簾。印水。畫棟飛雲。衣香水香。鼓棹而過者。罔不目迷心醉。余曼翁板橋雜記。備載前朝之盛。分雅游麗品軼事爲三則。而於麗品尤爲屬意。良以一代之興。有銘鐘勒鼎者。輔翼廟堂。以成郅隆之化。卽有秦歌楚舞者。點綴川野。以昭昇平之休。如湘蘭小宛。今燕白門。輩洵足輝映卷册。稱播士夫。易曰。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不其信歟。自是仿而纂輯者。有綺板橋雜記。水天餘話。石城咏花錄。秦淮花略。青溪笑。青溪贅筆。各書。甄南部之丰昌。紀北里之妝襍。不下一二十種。余幸生長是邦。目覩佳麗。偶亦買漆版。喚籐綢。洄溯中流。評花泊柳。本蘇子瞻之寓意。爲陝屑吾之近游。日月既深。見聞滋廣。綜諸姬之佼佼者。附以投贈詩詞。分紀麗徵。題爲上下二卷。因成於豐舫之游。卽題曰秦淮畫舫錄。蓋竊仿曼翁之體。而以麗品爲主。雅遊軼事因以錯綜其間。不必於從同。實亦未嘗不同已。或謂此錄之作。未必遂空冀羣。不知前乎此者非不佳。陳陳相因。無事余之重錄也。後乎此者亦不少。綿綿不絕。容俟余之續錄也。或又疑平章金粉。無裨風化。適爲淫慾之書。虛損勸懲之旨。余曰。煙花錄。教坊記。隋唐以來。副載經史。區區摭述。何足以云。且葩經不芟桑濮。閭浮亦陳采女。風花水月。竟又奚傷哉。或去遂書以爲叙。嘉慶游兆困敦進瓜日捧花生識

奉題秦淮畫舫錄

眠羣小字界烏絲。水輭山溫又一時。芳艸恰添連歲恨。天桃還綮主年思。不妨春風薇幙夢同酣。別後心情太不堪。領上香痕防阿姊。胸前佳兆謨宜男。白登未返蒲梢馬。綠鬢空圍杏子簪。手把瑤編重檢點。最銷魂處是江南。

秦淮曲曲蔣山蒼。攤機來遊及晚涼。蝴蝶半生花作國。鸂鶒是處水爲鄉。誰摹月下明妃面。幾斷筵前刺史腸。珍重品題持翠管。且憑閒卷叱王昌。

驚紅倦綠等煙消。雜記何人續板橋。帕盒會中尋北里。管絃聲裏話南朝。過來貉果隨波咽。未了花愁仗酒澆。翹盼明珠擲滿袖。幾時眞個盼歡嬌。

傳柑佳令餘經年。帶水盈盈滯遠天。縞紵交親勞遠訊。芑華名字合分鈿。清衫不盡江湖感。紅粉重開翰墨緣。已分監情銷欲淨。又隨鈸鏡嫵牆邊。

勾當白門通捧花生秦淮畫舫錄編成屬撓舊歡招惆影事未能脈脈爲題此章

汪　湖　商榭

值得香名次第編。遊蹤何處問樊川。鶯薦局換春猶小。鷰燕聲沈夢已遷。笛裏

竹枝新豔異波頭。桃葉舊因緣。不關鏤月裁雲手。一一重開色界天。

楊文蓀　芸上

探春慢

南部烟花。南朝金粉。銷沈無限佳麗。碧榭華燈。青谿細笛。新豔更誰堪紀。別樣消魂。譜看一片墨痕都碎。恁教天上飛瓊。人間也識名字。　從此合當情死。儘寫怨舉歡。幾多淸淚。裙展香迷。劍環影亂。領略者般情味。覷與嬋娟。侶有纔纔夢魂難寄。好待尋春醉花。準共吟醉。

石　劻　松亭

讀秦淮畫舫錄感舊抒懷爲題六律不自知其拉雜也

方　凝　子旋

麗人年少學吹簫。住近靑溪舊板橋。閣外乳鶯囀綠雨。花邊流水蕩紅潮。添衣半臂春還冷。帶暈雙渦酒未消。値得閒情學周昉。眉圖一一爲親描。

緩扣燈扉階綠蔭。尋芳莫負艷陽辰。千金骨重機新價。一曲心多感舊人。秦淮方行

三十六心曲　對客倦時疑薄醉。愛他歡處動微嗔。不爲羅袖紿爲帶。約束亭亭嫋嫋身。

傾囊有客賦迷香。玉雪丰姿錦繡腸。好對斷雲浮大白。忍敎明月逐流黃。篆絲

窈譜零星手自編。都憑翰墨話因緣。萋萋小證風前果。泥絮同參悟後禪。捧出重樓花簇簇。先生所居曰捧花樓。尋來舊院柳娟娟。是誰授與珊瑚管。色界翻新第幾天。

殿駿生　小秋

六朝佳麗盛靑谿。難得才人入品題。盡碧圍紅標艷態。香名肯讓若耶西。

臨流三十六鴛鴦。秋菊春蘭各擅場。好辭籐綢新畫舫。看花取次到采鄉。

年來招悵倦尋春。認取紅羊劫後身。今日又爲驚蛺蝶。一編如作臥遊人。

風花過眼幾紛更。楮墨長留不斷情。料得峨眉羣拜倒。乞詩爭繞玉谿生。

裴　綺　受堂

渺渺柔情託水涯。妝樓高處簇雲霞。香薰秘笈神仙籙。豔奪重圍姊妹花。翠袖爭邀新月上。青衫細譜舊風華。十年前與金錢會。一曲歌珠蠟淚斜。

裴　鏞　迪君

春潮香漲遶靑溪。曲曲波光到眼迷。金粉樓臺花世界。十分妝點待君題。

集艷骨經記板橋香名小字不勝繞。重看畫舫編新錄。隱約風流舊六朝。

周銘鼎　梅生

燕子桃花送六朝。玉簫聲裏悵無寥。是誰添與相思淚。都化秦淮早晚潮。

春夢如雲澹欲流。春情滿載木蘭舟。山塘煙柳揚州月。何似湖名喚莫愁。吳門揚州俱有畫舫錄

相逢天女捧花時。君方以拂花綺麗情懷不自持。翻出板橋新雜記。家家紅袖寫烏絲。

顧承基　念堂

冰瑁蟬綿託艷情。曇華小謫下瑤京。齊梁舊夢啼鵑破。徐庾新詞織錦成。遠岫畫勻眉黛影。長淮流出管絃聲。漫憑玉鏡論顏色。聽取才人月旦評。

簾底新妝換綺羅。潮生潮落奈愁何。紅巾暗拭唐衢淚。紫玉爭傳簫譜歌。倚月四弦憐夜寂。渡江雙槳載春多。一編留得鴛鴦譜。未許情塵委逝波。

高陽臺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八　十四東

長安廣濟讀秦淮畫舫錄感題此解郵寄

蔡世松　友石

葉底書雲。蕊邊研露。三千里外相思。驚蝶翻開。錢錢簡簡。師師。香泥已分踏飛絮。又因君暨損雙眉。悵天涯消瘦誰憐。消渴誰醫。斜陽望斷。餘圍巷。賸幾家燕子。玳瑁雙樓。落盡殷紅。等閒錯過芳時。謂楊枝卓連宵鈴索風前語。便怨懟難返空枝。一絲絲魂不禁銷。情不禁癡。

吳國俊　紫瑛

舊織秦淮路。南都粉黛場。柳絲牽別緒。笛韻咽斜陽。月影飛燈影。衣香雜水香。憑君斑管艷。細意寫平章。

蜀錦蕪瑤草。羣芳次第開。佳人傾國色。名士挾天才。豈舫隨溪轉。紗櫳隔岸猜。平安杜書記。擬共買春來。

江安　棘塘

曲曲溪流擬若耶。又從南部說繁華。彩雲散後春風遠。開出紅香別樣花。

綠酒沈沈醉未醒。燈光月影燦銀屏。如何十二瑤臺夜。貪看珠宮第一星。謂客歲事

金粉樓臺錦繡春。過江事事總成塵。如何小隃傷心處。別有才人賦美人。

冰作肌膚玉作叢。盡拋羅綺笑東風。才知絕代銷魂品。不在脂痕粉暈中。謂倚雲閣主人

覃堪　玉舟

尋春取次趁春行。未許人間識姓名。卻怪旗亭風雪夜。雙鬟爭唱捧花生。

豔裹雀徽景。韓前張好歌。輸君南部記。屈指小名多。楊柳春如許。小字如小環芙蓉豔奈何。

金惠恩　雨薌

長橋東畔水。曲曲宛情波。

倪良耀　蓮舫

溪光灩灩碧於油。載酒誰尋舊院秋。較勝板橋寒鐵老。別開生面話溫柔。

丁字簾前競水嬉。雪兒歌罷又紅兒。可憐北里南朝恨。都付消魂絕妙詞。

入手雲箋潘寒。舊遊悵觸悵方干。錄中多亡友子固題咏

掩淚看。煙花夢醒酉鴻爪。幾度燈前謂客

飛瓊名字鎌瑤天。容易都教萬口傳。料得舞裙歌扇底。有人爭識杜樊川。

十里桃花照水紅。板橋牽絆柳絲風。煩君挽住秦淮水。莫遣忽忽便向東。

夢裏珠簾欲上鉤。模糊烟月不勝愁。中郎幸有藏書枕。短燭殘燈許臥遊。

馬士圖 菊卿

周昉傳神筆。應輸小杜優。綺懷樂北里。清興憶南樓。扇底桃花豔。毫端蘭葉柔。相思看屋角。（柚珠姓金氏錄中第一人也）重爲買扁舟。

憶載秦淮酒。伊人水一方。明明豁上月。點點鬢邊霜。翰墨原無價。溫柔信有鄉。琅函昨開讀。三日閣奇香。

陶璋 少石

泥金小帖綴烏絲。花榜香穠此一時。博得蛾眉低首拜。絳紗深護綠瑤枝。

幻出秦淮好畫圖。梁塵皎皎遏歌珠。分明一部風流鑑。多少婆心見也無。

翠樓吟

崇川官署奉到秦淮畫舫錄檢讀一過觸感百端聊按新聲敬酬夙好

歐陽炘 棣之

舊院雲埋。長橋月墮。前番小試吟扉。豔函攤錦軸。又惹起亂愁如織。似曾相識。

問稚燕離鶯。別經幾日。誰憐惜落梅風緊。防他吹笛。

綠韓江燕紅漏。平安今好在。儘寄語人人消息。可禁於邑。待打槳歸來。邀君尋

覓雙丸急。便成陰未。淚絲偷滴。

候雲松 青浦

金縷曲

萬片鴛鴦瓦。覆雙雙蜂媒蝶使。鶯哥燕姐。苦向情天求比翼。畢竟鸞單鵠寡。賺

千古淚珠盈把。畫舫一編勤喚醒。向癡蟲膜拜宜般若。聽古寺曉鐘打。尋春

婥緊韋韁馬。廿餘年鴻蜜雲散。罷談風雅。今日重披金粉錄。無那紅嬌綠冶。爲

坐到香消燈炧。勝展題名碑記。謂判雲泥多少升沉者。塵世事。孰眞假。

陳文述 雲伯

金迷紙醉感摶沙。何處前塵記夢華。紅板畫橋名士酒。青溪水榭美人家。銀箏

捧花樓原本

小姑居處蘭香姓名。人頗唯唯。吾亦云云。衆芳之譜。臺玉之經。即空是色。電石一明。

金翎珠

翎珠行一。姓金氏。茂苑人。早慧伶仃。依外家以居。嫻靜不多言。余評爲花中水仙。殆非過譽。裝束甫竟。即攤卷相對。而修眉慘綠。恒覺楚楚可憐。蓋促迫。倘無窩鶉也。今年春。自瓦梁來。賃居棘院前倚雲閣中。一角紅闌。湘簾高捲。渤海公子向余述其梗概甚悉。偶偕棟塘過訪。值其赴謙他所。遲之迁久。甫得一晤。翌日即裁鳳紙。作蠻花小楷。遣鴉鬟來假余紅樓夢說部去。玉皇前殿掌書仙。殆又姬之謂夫。姬嗜讀紅樓夢。至廢寢食。海棠柳絮諸詩詞。皆一一背誦如流。與吳中高玉英校書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書中眞假二字。兩姬其皆會心人耶。抑背箇中人耶。玉英本秦淮人。流寓上塘道林菴前。亦高豔名。時論以爲玉屏風也。

宮雨香

宮雨香名福齡。桃花頰漫。柳葉眉濃。離合神光。不可迫視。性恬雅。見客不苟作寒暄語。居鄰甌花園側。結樓曰聽春。蒔梅種竹。小室深沈。暖幔低垂。凉棚高架。時與二三心契論茗清談。輒娓娓忘倦也。吾友子固早有盟訂。及應　廷試北上。殁於京邸。先爲姬作折梅小照。自題四律以誌蘭緣。因緣。至是令兄子山寄歸汇南。姬披讀之餘。一慟幾絕。或云姬本城北擔水者女。芝草醴泉。豈有根源哉。

朱　玉

朱玉字蘭香。本郡人。秀外慧中。無抹脂障袖惡習。家白塔弄。居雖近市。而入其室者。如在窈窕深谷。蓬蓽孝廉未第時。姬最欽重。人前輒以才子目之。及蓬雲秋風獲雋。泥金帖至。姬適曉妝。鬟象梳。笑吃吃不休。蓋自詡鑒賞之眞也。歲庚午。甌北老人重赴鹿鳴。自毘陵來主其家。姬方有徵閣之訊。老人贈楹帖云。婷婷卿新種宜男草。嫵我重看及第花。一登龍門。聲價更增十倍矣。

紀招齡

招齡吳人。姓紀。居與金陵橋相望。簾紋蕩月。闌影凌波。姬或趁賢居。然瑤池仙子下玉京游也。心絕慧悟。無論新聲舊譜。才一拨拍。如銀瓶瀉水。使人聽之忘倦。一夕余攜舟月下。聞其唱也。哈哈新調。維時水天交映。夜漏沈沈。迴顧此身。如濯魄冰壺中。疑當日李三郎在廣寒宮聽演霓裳羽衣曲。境界當不異是。自姬入紫來堂後。遂成絕響。惜哉。

吳喜齡

吳喜齡字藕香。生與招齡同里。舊有葭莩親。故亦同院。往來遊者。知有紀不知有吳也。吳後以不合去。即陶三春故宅。別營軒檻。未半年。聲稱藉甚。幾駸駸度騑騮前矣。石船子工傳神。余向避暑飛雲閣時。石船以所模藕香小影丐題。清妍澹雅。姿致超羣。經過趙李者。當不數數覯。某公子與有茂陵之約。事垂成。忽捨之去。適南州司馬江上行春。酒次偶值之。遽以扁舟載入五湖。唯鍾情人。知能享此豔品。彼趨熱郎。直罷懺耳。

吳玉齡

玉齡行三。小字叩兒。曾乞字於抑山。抑山字之曰綠波。吳巧齡曾齡妹也。年十五六。風流秀曼。秋水盈盈。初在郭芳家。屋宇湫隘。往來雜遝。姬甚厭苦之。頃即藕香故宅。建閣曰寤香。一鬼藥譜霧笠諸君游謀極數。曾與玨過其地。姬豪於飲。而以拇戰自負。藥譜霧笠皆飲手稱弟子焉。

陳喜子

陳喜子蜜霞之女。號蘭舟。行一。年甫二十。住東關頭。肌理豐膩。酬應若流。本蹤蓮花六郎。未三載。郎病鵝片歿。姬復還合浦。非其本意也。溯南公子。亟爲惋惋。金屋之貯。殆於是乎卜之。

陳桂林　王夢仙附

陳桂林字月上。吳人。住姚家衚衕。柔情綽態。媚於語言。三尺香雲。黑光可鑑。碧梧主人。偶來江介。邂逅傾心。纏頭之貲。多至無算。後復延之含暉樓。流連匝月。

其家故作棚。紗阻風約。頃檢懷月上諸詩詞。屬爲入錄。尙慘慘也。與月上同時有王夢仙者。小字金官。色藝亦罕匹。僭其姊彩珠。同著聲於桃渡間。夢仙歸某大僚後。彩珠遂獨占花塞矣。月上初以女伶往來句曲。年才十三。見許於竹陰主人。卒以名隸部中。踪難得脫。主人於其去也。爲作月娥小照。題曰卷中人。蓋仿其家故中故事。詠者甚夥。

王小秋

小秋行一。韻秋王桂養女。居貢院前。屋宇小而潔。不輕見客。談笑清雅。依然阿母餘風。所謂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也。

繆愛子

愛子本郡人。居東關渡頭。姓繆行一。年十六七。姿致稍似袖珠。而濃雅遠遜之。其家本銀鹿。水閣敷椽。過者殆少。岳白兩公子。偶爲寄興。載出河干。姬廻顧盼自矜。而一時慕之者。亦幾睹姬爲羊肉奇哉。

郭愛齡

愛齡鄭芳女也。工於詞令。與蔻香雅相愛悅。意態亦復相似。玉珊令尹。素號蹋殿。秦淮放櫂時。偶與姬值。獨爲欣賞。花底送郎。葉邊迎汝。行將爲令尹歌之。

劉二姊

劉嘉兒燕趙間角妓也。行二。因以二姊得名。偕所天來金陵。廣煙柳湖邊。年十六。皮媚色稱。如漢殿春柳。纖曳隨風。而細骨玲瓏。直可爲掌上之舞。向在伊園席上。覩其捧觴侑客。釧擊劍飛。當之者莫不魂與。延盈盈禁臠。卒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豈眞奇女子耶。抑藉是而昂其聲價耳。雙松太守。劇爲所惑。約構金屋貯之。嘉兒似亦心許。既太守入都。注選人籍。往還無多日。嘉兒已琵琶別抱。不復待五馬來游已。

王翹雲

王翹雲行二。金陵人。余輯豔舫錄。以其久欽香名。與秋影春痕點雪等相埒。擬不贅入。適紫珊自棠邑寄桃花豔榜索題。蓋其與翹雲初晤時。翹雲嚙舌血於素絹上。以矢其誠。因屬松壺道人。彷李香於侯生故事。添綴枝葉而成者。頻伽小雲蘭郡海樹湘眉竹士諸君。皆爲填詞。今卷中人已不可作。而湘眉小雲亦與彩雲俱化。竹士類伽蘭郡海樹又各散處一方。名士美人。淪落同慨。余既爲製小調。并述其概。以爲風月佳話。且補紀翹雲佚事之缺。

朱玉鉞

朱四自巧子素香先後去。家廼中落。近賃雛鬟三四。中有玉鉞者。稱最佳。垂鬟稚齒。復振門楣。膩管柔箜。喧靡如故。女兒花好。不重生男矣。

李玉香

李玉香一號蓮卿。閶閭城下人。來吾郡居權署前。月地雲階。雙魚深閟。佼麗與素月埒。而好爲穠豔妝束。亦與素月同嗜。憶余過姬時。天已迫暮。姬方亭亭坐櫳燭下。解九連環嬉戲。時白下人爭豢蛐蛐。余亦偶攜之。姬卽探懷出以相較。衣香脂膩。蛐蛐幸常親芳澤耳。

陸素月

陸素月寶慶陸二假女。原名桂香。於蘭舟爲小妹。先家貢院前。繼移東水關。瓊姿瑤貌。佚態橫生。好作靚妝。頗省其母。往歲二山邀同人爲豔舫遊。拉姬與偕。日亭午。姬甫至。文繡繃鬆。如火如荼。吐屬亦極溫雅。浙行田湘妃泥金箑子索。余倚紀事詞爲贈。妒姬者謂其夙有內疾。余將於所親證之。

袁玉琴

袁玉琴行四。郡中人。端妍如良家婦。所天早夭。無所依倚。仍來母家。性極誠摯。與丹伯爲一人之好。丹伯賦閒白下。姬時遣人慰問之。且爲擘畫瑣細。蓋敦尙氣誼。而不徒爲生活計者。先居郡署街廊上。距李玉香宅可數武。近又移家矣。丹伯云玉琴曾主陸寶霞家。未久卽踏去。今年二十有三。其四柱則乙卯丁亥丁亥云。

方翠齡

方五之女曰翠齡。修眉善睞。儼然圖繪中人。弦索極精妙。學爲小詩。饒有性靈。語所居在東關對岸蘭坪。於競渡時識之。遂往來無間。姬嘗贈蘭坪句有云。才可論心姊又疑。紀實語也。其母以石氏翻風。無能爲門戶計。欲姬得金夫而終

事之姬固不愧後卒爲夫已氏所有千金之璧乃以抵鵲聞者能無唱惱公乎

陸綺琴

陸綺琴名相以字行泰州人所居春波樓在丁官營內其父本梨園老教習探親過白門遂家焉綺琴早按宮商妙嫻絲竹雖豐容盛鬢微礙妝花而雅度勝閨令人浮躁之氣胥飲龍眠山人授以畫蘭心訣甫越宿即能規其大意亦慧心人也近聞依一木客徙居細柳弄中春波樓已易爲客寓每值打槳過之輒爲悵悵

陸朝霞

朝霞爲綺琴女弟蛾眉漫睞纖弱如也嘗買畫舫邀棄鄰樓戲遊桐灣桃渡間朝霞撥四條弦歌遣弄數闋棄賓復倚洞簫和之東船西舫莫不停橈悄聽藝也而進乎神矣歸午山司馬後芳訊遂香

金玉琴　蘭珍附

金玉琴小字太平袖珠妹也亦姑蘇人年約十四五丰致不如袖珠而嫻雅幾與相敵偕客酬對時有腼腆意無機詐心人以此亦不忍欺誑之余訪袖珠不得晤玉琴出相迓曲意周旋溫其可矧令人留連不肯去蘭珍貌亦娟好年又小於玉琴與同鄉里凡有酒宴則依依肘下丫角嬌然

文心

文心字馨玉生長綠楊城郭年約十八九本良家妾蕩子行不歸逾三年先其父母來吾鄉投其戚某戚又轉徙他鄰不得已遂賃水榭結鳳窩焉體纖細而靜婉工於酬酢往來者莫之或迕案卿太史向有盟約縲其二老伶仃尚未畫鴛鴦諾也

蔣玉珍

蔣玉珍凡女也號襲香同居文心家丰姿濯濯向人瓠犀一露百媚俱生性尤黠敏工小調近有新腔號三十六心者當筵一奏令人魂魄飛越湘夫云玉珍據全身之勝尤在裙下雙鉤曾見其珊珊微步恍坐吳宮響屧廊聽弓弓點展聲也年甫破瓜觸爲米商偷入桃源卒至訟作株連幾於不免殆矣

王舳雲

王舳雲字小燕行二毋家本姓李邢江人王氏婦也鄰樓顧所居曰剪波樓在丁官營口纖腰微步羅襪生塵署無教坊習氣便捷善酬對座客談論雅俗口譚手畫莫不各如其意素性雅潔不以勢位易其志戲買某挾重貲謀置金屋姬知爲沒宇碑故不允自是人益重其名與又蘭小蘭瑞蘭輩最綢繆小蘭新有所識姬喉得之即袖明珠一琲往爲小蘭上頭蓋所識固美少年而豐於才者姬爲之慶得人焉　姬與碧梧主人有三生之約主人亦不吝斛珠致之聞者咸謂名士傾城適成佳耦迺以他事遂付邱言媒妁適邀夫參氏姓名難刻於莒鄆姬之緣慳亦即姬之命薄也夫抑山有客燕憶燕詩揭播一時足傳小燕也

王瑞蘭

王瑞蘭行七肌理瑩潔玉光無瑕不必斤斤修飾而眉睫間時流雅韻吾友再芝有仲容之皎姬矢志欲事之再芝守家範卒不允也後見伶人張桂華演玉簪茶絮齣極綢綿之致姬謂張作齣且然儻階眞伉儷必非如李十郎鮮克有終者迺買小蜻蜓親赴蘇臺晤張之大嫗關說定仍返金陵就桂華於家其母頗詼諧姬留始終安之所居件竹軒側枕城闉檻紗牛掩瀟灑無點塵時或偕其妹小蘭晃閬倦眺望見者疑在湘皐雜湘間也　七夕生云姬先與筠如公子一見傾心雙鬟嚼臂姬偶小恙公子爲之稱藥量水瑣屑躬親姬亦盛感之追公子隨宦他徙戎途不發爲姬作平原之賈期以三年相守姬亦盡梨花滿地不開門圖以表志乃公子去未半載而姬已許歸桂華嗟乎駑牛癡女河漢相望千古鍾情人可勝浩歎不謂才逢薄命史又拍洪厓如姬其人者夫亦太稱急已是則青樓薄倖之名在豐豐亭亭且自不少寧獨責之平安杜書記哉

王小蘭

瑞蘭第八妹曰小蘭琅邪多才幾有盈脫之譽惜其抱璞自珍罕有知者六一生聞而憐之爲製豔秋詞三十闋風懷露約半屬寓言耳姬吐屬極風雅一日姬妹稗蘭朝眠未起其小弱妹扣門請入稗蘭不即層姬適過之曰此爲十扣

柴扉九不開也。種蘭行九。而妹行十。聞者絕倒。

王稼蘭

王稼蘭年十五。小字愛卿。亦瑞蘭妹也。雖侷么鳳。不屑作時世妝。見人輒俯首弄帶。嬌婉可憐。平山太守陽山令尹。前後委重聘。爲在東之請。故其書懷詩云。青鳥憑他自往還。紅窗幽怨一齊刪。儂家自愛江南好。羞說平山與陽山。意旨分明已。

馬又蘭

馬又蘭字閨湘。金陵人。早適王家。瑞蘭鑒之嫂氏。貌流麗。性亦機警。凡與之談者。無論莊諧。靡不立屈。豈待設奇綴帳。方可譏解圍哉。工寫蘭花。娟楚有致。嘗見紈扇上寥寥數筆。下綴小紅文印曰。纏餘清課。可想見其高韻。

劉心官

心官一字素香。姓劉氏。態穠意遠。卓犖不羣。與綺寧小燕藕香潤香後先媲美。愛讀唐宋人詩餘。一兩過輒背誦如流。先屬朱四家。既廼倦居釣魚巷東。媚娟突姿倚卓。精展而骨瘦。香桃不勝病。慢藥罏茗盌常旁午於繡閣前。稍不豫。必延笛生對脈。蒸服其技之神而致之雅也。後卒以療天。年未及錦瑟之半。哀哉。

小伶福郎。繪五色蝴蝶於扇上。余嘗爲分題五彩結同心五闋。姬偶見之。讀誦不去口。一日值請簪紡。或以余告之。姬欣然曰。是卽蝴蝶詞人耶。停檝漱酒。堅索余長短句爲贈。余諾之。未幾而倏以惡耗聞。嗚呼。金荃未譜。錢樹先凋。稍製新詞。誰爲小紅低唱者。錄此爲姬悼。且以誌余過焉。

李潤香

九松堂主人姓李。名潤香。居月波樹旁。卽所稱酉疇齡也。蓋潤香本名壽齡。同時有張壽齡者。此故以西別之。曾學琴於又一邨人。嗣又工琵琶。姿容修態。流譽一時。余初未之識。鄰樓偶睹余和花隱聽潤香琵琶詩。卽往訪之。姬方掩採藍衫子。倚紅闌干。曲背演新聲。因悟古詩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實有此等境界。本爲待年女。近已將雛矣。綠葉成陰子滿枝。姬其葆此芳華哉。

胡寶珠

胡寶珠字瘦月。吳門人。年十六七。居釣魚巷。母曰胡七。嚮爲曲中老教師。家多養女。姬最嬌嬈。眉目如畫。方其在母腹時。卽人歌聲。卽勃勃動。如板橋雜記之李十娘。故生而靈慧。管弦絲竹。一過卽精。性嗜佳茗。且宏於酒。倘客無貴賤。能探其意於彤聲之先。七夕生。與有知己之感。但過花開。定留樹下。三挑鐙詠。十索頻回已。

張壽齡

張壽齡字媚霞。常熟人。行七。住玉河房間壁。鬘輔承權。對客輒垂衣匿笑。實兒丰致。彷彿近之。湘夫與姬定情時。持冰綃碧玉釧作繩。頭。姬藏弆甚謹。聞出貶弄。洵鍾情人哉。吾知湘夫入迷香洞。當於照春屏上。賦九迷詩。視吸閉門羹爲夢中遊者。不可同日語矣。

程鳳翎

程鳳翎本無字。曰曇芬者。余所命也。吳中臨頓里人。來河上時。髮髻才覆雙額。人無知者。倚鳴板橋頭。偶於梁氏河亭望見之。招來。侑觴。頗不俗。學奏一二小調。亦靡靡可聽。由是聲名稍振。起。遂亦自如拂拭。後緣事轉徙邗江。復由邗江遷白下。再見於汝南灣。前則已飛聲綴霧。振響遏雲。蕭家郎坐青油幕中。幾不識與蘭成矣。呵呵。

李小香

李小香本姓楊。字宛君。明眸皓齒。綽旖風流。藝砧乃梨園佳子弟。姬故亦工生只曲。酒戶極狹。三爵後靨暈紅潮矣。居鄰泮池。每當軒窗四啓。遊舫鱗集。時燈光水光。上下交映。姬或半卷丁簾。紅牙輕拍。過之者。眞有人在月中。船行天上之感。

沈玉零

沈玉零不知何處人。亦未詳其事實。余輯畫舫錄時。七夕生。忽忽出別姬詩相屬。卽放櫂鴟江去。昧其詩意。似已爲陌上之楊花矣。

楊福齡

楊福齡先居文德橋右。後移鍼巷內。余見於偕春軒中。春容大雅。動止宜人。工

遇琵洋琴偶一作技聽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於目戶內食指以百餘計胥仰給於姬而所得綢頭或一疋綾一斛珠姬莫不珍重受之不以豐菲爲軒輕也雪亭嘗招姬讌荇圃酒酣偶汚其衣雪亭甚不寧明日以新衣往遺姬固却之故旒腳和余贈姬楊柳枝詞有云不惜羅裙翻酒汚要郎情似酒痕深一時藥詒闌坪竹田皆有和作惜已散佚無從記憶已。

侯雙齡

侯姬雙齡吳人仁祁望街廊上初來余家遂圍時才十三四曳茜紅蝴蝶履禿襟窄袖髮蓬然如漆亭亭嫋嫋誠哉既含睇兮又宜笑也後一年再見於春波樓修已頎身玉立與里中施郎善施固小經紀亦傾心於姬而假母方以姬爲錢樹子迨施之襲粟乖器假母更無暖眼一日施自姬家卯飲回紹咆哮若中虎狀家人方馳赴姬處詢之乃姬亦正碎花殘香魂如屬纊已蓋姬與郎計事終難諧秘謀飲酖同就地下爲連理枝耳事聞莫不重其情而哀其遇以詩詞書之者如束筍錢塘袁隨村作鵲媒曲一篇最爲悱惻動人。

蘇綠珠

綠珠蘇小卿之妹天方人也榮曜秋菊采麗春葩閒戚按象版炙鵝笙紫陛綠韶才一繞梁玉啣乃綴綴下落居八幅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綠珠嗣起一時幾有二喬之目六十翁某享餘華不給猶擬置姬於別館老夫也而女妻之恐稍未生而花先悴耳芷橋初與姬識神志俱移頗行解所繫繼繼爲贈姬亦戀戀不忍別或謂姬本諸素女之術余固疑之。

吳玉貞

玉貞姓吳瓦梁人年十八九以環肥得名與蘭坡最善偕蹇香來郭芳家旋又相將還藕香舊宅過從既數偶話曩遊尚於蘭坡慘慘不置姬眞不爲翻覆手者耶。

章愛齡

章愛齡年十六家洞神宮與王珍同鬻文氏水閣紅尖一捻青睞雙螢顧曲艸艫離不中節母氏因負賣賬入勾闌居恆抑鬱故欲於風塵內爲擇佳偶踐跎迄今猶待賈也移芝生思爲阿閑之貳姬亦甚願乃未諜駕社先慮憤軍連枝比翼之盟儻卜諸他生焉。

朱芸官

朱芸官本名瑞龍吳中人質店沈香街南目激屑波豐美且儇其父元標爲滑晉小部姬故度曲獨能冠其曹偶父歿母再醮於江右姬隨之去不久仍歸來依舅氏以居玉舟深爲屬意將託春風幹當移之廣朔堂前乃事未成而姬遽天差免青蠅之弔空營彩鳳之樓姬於玉舟其有情耶其無情耶殆可呵璧問之。

顧雙鳳

袖珠既貧時名又有雙鳳來爲之佐秋菊春蘭遂乃益增其盛雙鳳姓顧年十七吳人細理弱肌幾於吹彈得破初寓某家濁明珠於濁水不特其美不彰亦且阨抑交至既主袖珠袖珠妹畜之鳳亦視之若姊今年袖珠將有所歸復不果心恆惘惘鳳爲左右而憮悵之袖珠心乃稍慰鳳殆稱如意珠焉。

王小如

小如小燕女也年十五以來娟豬玉立眉目楚楚見客殊靦覥未久遷石橋年少家有九張機姬不亞流黃織也。

于福珍

于福珍姑蘇人遺愛頗髻著眉熨貼信如沈桐威綠春詞中所詠者初家武定橋與孫氏蘇嘯堂相望繼余汎舟青谿忽遇於解語花故宅蓋湘居遷爲河伯所陷是乃新借一枝也姬有笑癖皓齒一露百媚俱生迷下蔡惑陽城直么麼耳與袖珠玉珍愛齡等時相過從紅牽翠曳張家團雲隊常朗類是藥庵曰姬厭囂維近又僦屋菟薈巷中。

顧愛子

愛子姓顧氏揚州人本佐馮乙官家無何賈罷手帕巷自立門戶年二十餘波俏有佚致近聞爲二掾所占卜晝卜夜逃相往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詩可以移贈二掾而爲愛子者亦太苦矣。

張喜子

張喜子揚州人。先居釣魚巷。所謂歡喜團者也。後住水關西去石婆婆巷中。年約二十二三。鬌髮如雲。丰神貽蕩。夙患失紅之症。懨懨瘦骨。幾於藥店飛龍秣陵舟生漆工也。姬與綢密如伉儷。各有要約而勢不能遂。今年生將販漆漢陽。往與姬別。姬知其不可留也。置酒爲餞。並欵生宿。夜半夢酣。姬已縊於生側。比生之覺。姬早化去。生旋亦雉經以相報。爲其家人解救。得不死。豈生之待姬者有未至耶。抑姬仍有鍾於生耶。噫。

趙福

趙素琴名福。居貢院前。妖冶不羣。肌膚腴潔。其母本江北齟齬婢。得姬後。遂治鬟栉事服飾。恬然稱素封焉。姬嘗失意於香嚴童子。童子作一字至十字俳體詩。以剔撥之。一時爭相傳述。姬乃大窘。泣訴於某贈君。卒無如童子何也。瓜期已迫。花諾猶虛。品藻英流。卒鮮愜意。忽一朝脫籍。從鷗湖生去。聞者愕然。

喻玉子

喻玉子生小金陵。姣麗而昵人。歌喉清潤。小曲更工。其母從一鄉人去。遺玉子於外家水榭。在金陵關旁。與倚雲閣爲對門居。年約十八九。擇人而事。尚秘璘也。

徐寶琴

徐寶琴先主文心家。與玉珍愛齡爲偶。旋復依蘭舟以居。肌體豐澤。信如初日芙蓉。見客哂哂如不解語。而三蕉葉下雙頰紅飛。頗饒明月投懷之態。

趙愛珠

愛珠姓王。妾於桐華。遂從趙氏。字婉霞行一。姿儀中人。而心志頗高。最宏於飲。觥籌無算。與益嬌縱。從笛生學畫蘭花。勾撇有佚韻。昨遘移居東關前。獨張一軍矣。丹伯曰。姬與挹箕公子一見如故。指嚮山河。速公子以疫卒。姬乃偵其停櫬之所。親爲祭奠。慟不欲生。於其葬也。又復臨其窀穸。嚮其挂掃。每晤丹伯。言及往事。莫不涕泗交頤。姬殆不負公子者歟。彼公子兮。目其瞑而。

趙桐華

趙桐華順官之姊。先居秦淮西頭。後移舊院前。即雲瑤閣豔雪故居也。桐華初不甚著名。自聲守挾之遊。一時耳食者。遽以爲遺世獨立。而鞚之者。復等諸自鄙以下。大抵抑揚。皆失其當。蓋衡其氣味。遠遜於小燕袖珠。而恣態橫生。所謂第二流額之某某。又當有間。皖桐三方君極好之。盛稱於其族仲蓮渠前。越日偕蓮渠往。定桐華甲乙。蓮渠熟視曰。唯唯否否。三君糶強之。則又曰。如公等言。固自佳。余聞之曰。是可以知桐華已。

趙艾齡

艾齡姓趙。吳人。家臨桃葉渡頭。莊妍靜雅。近今罕儷。嘗私慕葦舟太史。欲仿清娛隨龍門故事。自媒於太史。太史未之許也。陳阿蓮爲汝南公子之紫璽。公子履挾之過姬。彼此心許。或爲戲作小傳。有郎爲六月之蓮。妾是三年之艾云云。後不知所往。

趙鳳音

趙鳳音素琴。趙福女也。素琴歸鵝湖後。乃鬲貢院前祁四家。年十四五。面如滿月。歡笑迎人。工詞曲。嗜觥船。瓊筵乍開。紫雲試奏。迷樓景象。倘在人間耳。

馮寶琴

馮乙官謝客後。頗豐於貲。棄武定橋故居。賃油坊巷新舍。贅女寶琴。又復擷起。馮殆此中之翹楚哉。寶琴姑蘇人。年甫及笄。牢致翠如。鳳音對酒當歌。均可與鳳音相匹。玉版金尊之地。花明柳暗之天。置姬其間。富貴有奪掇於姬者。

陳阿福 王雙鳳附

陳阿福年二十餘。本姓王。其夫固盲人也。阿福先以馮乙官爲主人。後又同馮前後院住。蕩逸飛揚。日傲近視。性好愁跳。見人輒戲弄不休。頃又以多金賺邀玺。姓王名雙鳳。瘦削婀娜。年才十六。其將爲巽日之撲滿乎。

武佩蘭

武佩蘭居宮家水榭。年十七。肩削腰纖。玲瓏宛轉。善笑而愁。時或含愁抱病。覺嬌憊可憐。某郎與袖珠背盟後。去而之佩蘭。情好視袖珠加劇。前車已覆。吾願姬以袖珠爲鑒也。昨晤丹伯。知佩蘭又僦屋東關矣。

張寶齡

張寶齡字粥香。金陵人。姿媚天成。可於麗人行中得之。沈默寡言語。往往偕客對坐。寒暄外。寂不發聲。客亦不病其冷也。居十八街。風亭月榭。掩映河干。先是欲歸夢衙。緣其假母百計居奇。遂至中止。後復迫從臨汝郎。適夢衙重來。白下。姬已斑騅夙駕。桃葉宜家矣。嫁臨汝郎未久。即先朝露。姬爲縗絰經理其喪。且鵲髮毀容。以明不二。洵烈女子焉。

高桂子

高桂子家青谿側。風情綽約。髮不加澤。肌不御手。當行人也。入平康非所願。而嗤睦又鮮當意者。吾友竹蓀未第時。雨心稱契好。花天酒地。要譽良殷。各有約馬之志。及竹蓀掇巍科後。擬踐其約。而慈闈不欲。且又極於所往。姬之待竹蓀。仍如故。嘗私謂竹蓀曰。情好果堅。雖金石何渝焉。近聞姬已賃屋僻巷中。門戶重重。雖親在色。竹蓀其何以報姬哉。

楊又環

楊翠兒易名又環。行三。貌幽嫻。性慷爽。爲酒中大戶。居水關之東。雉堞撐空。檻外畫舫如織。姬獨好靜。枇杷花下。螺鈿雙銜。過之者。幾忘此中有人。余造訪時。値其揷菊數十種。青瓷黃斗。堆滿几案。姬徙倚其間。一座一茗鼎。欵襟相對。澹若忘言。可以觀所尚已。竹村相與過從甚笃。三數年如一日。余賞戲以夜情叩之。竹村則澹與天游。實未曾眞箇銷魂也。亦奇。

楊龍秋　附

楊龍字宛若。又號寶霞。吾郡之上新河人。身小而腴。甫垂髫。即名一噪時。與潤香同以音律見稱。又各領小清音一部。潤香爲九松堂。姬爲四松堂。持在秦淮雜詩所謂別有雌雄誰辨得。四松堂與九松堂。蓋指此也。姬曲較潤香多至數百。開口細口。無不推敲入微。偶一按拍。雖老善才。亦低首畏服。年十八。居文星閣東頭。秋荏不傳其姓。棠邑人。傭於寶霞。年亦相若。而妖俏特甚。幾幾於婢學夫人。竹膩素不作北里游。偶値秋荏獨晝不去口。殆尤物耶。

吳翠珩

吳翠珩上元人。初來豔雪家。蠐首蛾眉。聰明秀婉。知書識字。且工觴政。每於廣座搆思之際。徐出一語。恰中窾要。無事則手把一觴。爲諸姬評話。以故盒子會中。咸樂就之。後忽以訟去。才遇彩鸞。遽戚黃鶴。悵惜彌襼也。

趙秀

趙秀行一。畫眉郎出妾也。年貌與婉霞伯仲。本同住。未久。遞分居水關之東。窶櫻羲疾。俗傳柔弱。輒喚奈何。嗟乎。婁枇杷於中道。采薪燕於何時。固蕩子之情。乖亦佳人之命薄已。

奚天香

奚天香吳產行四。姿不中人。而曲頰佳妙。每持鐵綽板。倚醉唱大江東去。隔簾聽之。初不知爲女郎也。邦江桂生最狎之。姬亦欣其悅己。矜情飾貌。以固其寵歡。未幾。而生以事去。姬猶再四寄聲焉。

單芳蘭

芳蘭行二。邑之北倉橋人。嫁於單氏。所居與朱氏河亭相毗連。柔情綽態。舉止端妍。雖入平康。而卑屑之爲。蓋非所欲。故嘗閉門却掃。寂若無人。除二三知已往來外。餘皆婉謝之。冶園吏部。雨香參軍。亟爲推許。後相晤於雙桐華館。在應爲蔻香繡琴諸女士。玉樹瑤枝。洵足壓倒一切。

王小荇　翠兒附

王小荇字倚紅。瑤雰閣豔雪女也。適伶人郭蘭。年十七。美麗不遜其母。而冷豔處或又過之。蓮瓣纖纖。花鬘裊裊。瓊筵綺席。顧盼生春。余過姬時。値其晨妝未竟。惰擁圍冰。手輓青絲三五綹。猶委地尺餘。雙腕瑩膩如雪。客至。廻提鞋偎母。諭若呼奴。秀可療飢。嬌眞消渴。蓋豔雪早與韻秋春痕秋影諸人角勝花場。小荇濡染既深。動止自無俗態。耳藥譜曰。先有荸兒。厲小荇家。貌亦端好。眉目間惡向人。惜未及見。

張畹香

張畹香行七。居釣魚衚衕。細骨輕軀。珊珊特甚。七夕生語余姬工刺繡。擅鍼聊之書。學詩於某。顧自刻苦。斷句有風裏楊花換舊身。蓋自傷也。

史五福　四壽

五福四壽吳下人。皆史氏之養女。先在堂邑。碧梧主人偶眷之。光價遂長。及來白門。僑居棘園西頭。歌能取重一時。嬌小慧嬉。工於串劇。延陵生與某倡不睦。一日招兩姬遊畝舫。倡見而憤憤。遽速之訟。波及姬。姬旋避他去。

桂枝

桂枝吳搨里人。小伶朱闌雲童養媳也。卜居板橋前雙柳草堂。通髮垂雲。明眸翦水。時或瞋犀微露。吹氣勝蘭。隨園鼠姑花開時。遊人鑿涌。姬偕其眷屬至園中。穿花拂柳。倩影珊珊。山重水複之間。嬌紅一點。眞覺動人。春色不須多已。余與紱笙鄰懷坐因樹爲屋。望見之。姬卽來起居。勝常。著雅雙圓。幾於不忍平視。閤雲名鸞壽。亦嬌慾如小女子。此時閤待鴛鴦社瓦。斂瓊鬟。他日雙棲玳瑁梁。交憐玉樹。迷離擬朔。誰其猝能辨之。

高韓林

爲韓林字韻香。桂子之嫂也。眉目雙彎。梨渦淺注。極婉媚可憐之致。初爲高氏大婦。頗飲香名。余嘗偕綺江小蓮石生醉後過之。二二語後。韓林獨向余昵昵敍家常不輟。余劇賞其眞。時玉堂令尹。編秦淮花略。微美於余。余方肯舉韓林。屬爲佳傳。乃未幾而不安於室。失身非偶。曖曖嘻嘻。既作沾泥之絮。復爲落溷之花。如韓林者。亦可悲也夫。

張繡琴

張芳林名繡琴。行二。居水關東。矓沈秋水。面逗春風。嬝嬝動人。性復溫順。雖激之不稍迕也。南北曲皆臻上乘。先與四愜堂楊雲巖同住。往返吳江溯水間。蕞然自守。不易見客。歲之庚午。梅農自武林來。値姬於白堊水榭。兩情繾綣。匝月。勾留。繪有伴梅小影。七夕生與姬省識。爲題清平樂一闋於上。嗣梅農北去後。阿母迫抱枇杷。遂作尋香生計。甲戌之冬。七夕生于役邗溝。復於一枝草堂。與姬邂逅。雖鬢髮斑駁。驟笑依然。而眉睫之間。似含幽怨。扯生刺刺訴前事不休。姬羞篤於情而深於舊者。

張杏林

張杏林通州人。小集杏兒繡琴之阿姨也。年二十餘。有所云獨曠世而秀翠者。生小抱潔癖。起居均極精雅。臥閣傍小軒。軒外僅三弓地。荔牆苔甃。蒔秋海棠數十百本。花時娟娟弄影。弱不勝嬌。姬凝妝對之。若有所悟。近尤酷愛杜鵑花。選名瓷庋高架。五色俱備。爛若霞錦。爲文酒之會者。借酌其間。眞如雲想衣裳花想容已。

千三

千三邀其名。字以行行。如皋人。或云卽吾郡人。居鈔庫街南。年已幾及季隗。而隱不傷雅。姿度嫣然。秋崖嘗與之遊。余卒未之識。及秋崖病肺癰於鳳所。輾轉牀第。予往慰問。僕僕皆散去。姬獨肩輿往伴。自辰迄亥。一切汗褻之役。靡不躬親。瘁秋崖終不起。殯之日。姬慟哭失聲。盡典釵珥。資其喪事。且爲安櫬於水西庵中。俟其眷屬來迎。交畀而後去。曛今之居青樓者。所斤斤爲阿堵物。稍或不給。遽加白眼。欲求貌爲眞摯。已不可得。而況生死不渝者哉。姬之篤行。豈第可風若輩中人。卽鬚眉而丈夫者。黍然講友誼。矜氣節。一旦臨大事。依違不決。

若將況焉。不知凡幾矣。余故錄之。爲舞柘枝謬杏花者。立一前馬。并以語游宴花叢中人。必當擇人而與。毋徒以色藝定優絀耳。

宮露香

露香雨香同居聽春樓中。玉樹交枝。瓊花並蒂。鈿車寶馬。如水如雲。錦遲太守之兄某。一見露香。卽爲傾注。未旬月。卽有帷幕之徵。由蓮花於青泥。某亦豪矣哉。露香小字阿金。本姓馮。宮蓋從其假母也。露香之歸某。石橋之憊脩也。砸鬯已下。而黃姑不來。遂致渺渺銀潢。天孫飲恨。咄茲靈鵲。何惜振翼而一渡哉。

周翠齡

周翠齡行三。茂苑人。居鈔庫街。與方翠齡同時。色藝更出方上。每於被酒後。放誕風流。能令當者心醉。東鄰空谷生。爲其破產以博一歡。姬謂花場墮懋。彈指皆非。盧牝黃金。擲之何益。君其早自爲計乎。百計勸慰之而生卒不悟。姬以抑鬱天。年二十一。

許畹香

許畹香行一。元和人。住貢院旁。余初見七夕生贈姬詩。謂是雁士元稱引人才。或過其分。繼晤姬於畫舫。貌既明秀。性且温婉可挹。乃知生非阿私所好也。通文翰。且喜譚說古事。凡香鄉之市肆街坊。莫不原本清悉。茶餘酒夕。咸舉以難客。腹儉者輒瞪目不能對。惜其居停屑惡。未能即遂鶯遷。嚀其爲姬鬻之。

楊枝

楊枝行一。招齡養姊。即依招齡以居。年才及笄。而丰韻天成。橫波一顧。偶爾傳觴。爽技亦不減阿姊風流也。橋西太史。未脫白時。深爲激賞。辛酉天中邀余輩買畫舫挾姬爲水嬉。太史酒酣。親解繡巾。繫姬腰際。切切作湖州後約。姬亦展轉向之。迺未三載。太史果從蓬閬游蹕。而姬已鳳泊鶯漂。不知所往。吁。是豈辜春之獨遲哉。抑狂風作劇。無從覓殷紅色耳。小秋玉舟竹岑鄰樓皆譜楊枝詞紀事。他日當甄而錄之。

王寶珠

王寶珠住姚家衖。旁余初不之識。子白招遊畫舫。適一鬼揹寶珠亦來河上。遂得相晤。年約十五六。聽其語音。似是同鄉人。貌頗妖冶。而探喉發響。絕不類其人。座客咸惜之。藥諦獨爲注意。即席因有獲此懷中寶眞同掌上珠之詠。

陸茗玉

茗玉爲陸氏養女。亦不詳其何處人。居鷺鷥寺前曲衖中。姿態嫵媚。脉脉盈盈。余曾偕子山一鬼往訪之。姬方酒後。坐簾角下。懨懨欲息。如不勝慵惰者。嗣知余輿七夕生。善。即移席詢其蹤跡不已。七夕生時返吳中。姬并屬余作書致之。生其何以得此哉。

萬袖容

萬袖容上元人。行八。往飲虹橋西門臨大槐樹。豐肌卓雪。笑靨盈盈。蘭坪曙之久。某牙郎以多金啗其兄。購爲小星。姬殊不欲。後蘭坪覩劇岳廟。姬來進香。油壁乍逢。依依眉睫。意其猶有觖望耶。惜崑崙奴無緣覓得。郭家紅綃兒猝難致之。

趙小如

趙小如桐華女也。年十五六。珊珊來遲。顛饒林下風致。或方之秋海棠花。信然。

趙五福

五福亦桐華之女。與小如爲孿生。永巷春風。斑雖鮮駐。倫遘賞心如季倫者。輕軀弱骨。何患無百琲珍珠哉。

屬昭林　玉林

昭林年十七。屬二簪女。由城南釣魚臺僦居貢院前。初余知其母。不知有姬也。惺齋自皖江來。亟向余讚揚之。貌纖小而癯。時露稜氣。碧玉之亞也。妹玉林不叙而弁。丰致嫣然。

趙三福

趙三福錫山人。妹於三慶。居棘院前。眉目娟秀。飄飄欲仙。擅琵琶。南北曲皆妙。然韜光匿采。不輕啓唇。紫珊蘭邨頻伽叔美湘眉數輿之游。姬亦以諸君文采風流。樂輿宴集。蘭邨復爲易名醁香。各有投贈之什。叔美亦常畫梅花簪子遺

之。姬寶貴溢於璆豐。別一年未見。聞已還鄉。度爲女道士。懋崖撒手。彼岸回頭。姬或有夙因者歟。

曹鳳

曹素琴小字鳳。住牡蠣圍西。複室層軒。翛然意遠。品新聲則朝朝瓊樹。衙邏態乃步步金蓮。食饌擅葷衣裾紈穀。五陵年少。樂與姬爲紅裙之醉者。屢交戶外。移芝生十年載酒。名滿江湖。姬獨申心招目。至再至三。他日圖畫崔徽爲郎憔悴。裴敬中何以慰卷中人哉。鳳本小字。余擬取楊子語爲之字曰師師。亦不讓汴城女郎。占美於前也。笛生云鳳亦能畫。余惜未之見。

董秀

董秀董二宛卿女。行六。年十六七。極瀟灑之致。身材不甚長。而自然合度。人或以香扇墜目之。姬亦睞以李香自負也。先居釣魚巷。近與貢院前張鳳齡同住。不善飲。而工於侑人。曲調更精。

張寶齡

張寶齡字素蘭。又號蓉裳。居東水關頭。依素月實霞爲東道主。本秦州潘氏女。父母相繼去。其兄無恒業。挾之遊江湖。遂墮女閭。先是。余淮有兩張寶齡。姬來乃鼎足而三。生性靜婉。蛾眉淡掃。丰韻不凡。粗識字義。而繡閣之勞。玉軸牙籤。恒不去手。青蓮花人於花朝日。招同人集小倉山房。素月袖珠蕊香及姬。均在座。姬與紋笙藤唐相遇。私以蠟羅爲贈。寄意良深。惜乎紫玉常存。黃衫未遇。歌板酒旗之地。紋笙何時作拘花人耶。

王蘭宮

王蘭宮向住四松堂。色藝宛若秋桂。鬱鬱不得志。去與董秀居。蟲窗掩映。恰可對遠山修眉史也。

楊玉香

玉香楊姓。女於又環。故一字小環。年十五六。娟娟楚楚。擺脫塵氣。見人輒依依其母。不濫作酬答。而偶一發聲。無不合度。余初以之附又環下。梅隱謂其秀雅處。方軌倚雲。水關以東。殆無其匹。當爲特立一傳。俾李家娘登雪嶺也。余曰唯。急續以彰之。

楊寶琴

楊寶琴年十四。嬌小文弱。鷹又環家。與小環爲義妹。藝亦頡頏。夏日停船道之。清譚一炊黍頃。靈吭燕舌。嚦嚦神怡。笛生云姬本姓王。楊蓀從又環姓也。

陳小鳳

陳小鳳年十四。余爲字曰文香。居板橋頭。吳下臨郇里人。貌清癯。楚腰才可一捻。雲伯孝廉。嘗主其家。極嬖之。余輩偶作畫舫遊。必載與俱。憶客夏招同湘亭雲伯鄰樓珊青賭君暨河上。小鳳亦在座。雲伯大醉。時已紈如三鼓。天且微雨。雲伯喃喃強欲送小鳳去。而山公方倒著接䍦。勢不能行。踟躕間。珊青遽掖衣以背負小鳳至其家。呼僕指狂遊三週。颶蚌雲伯近赴山左。珊青亦客雉皋。余與湘亭鄰樓尚戀戀雞肋。小鳳背之乖髻者。今迺及笄矣。年光如女樹。可勝嘆哉。小鳳工串生旦劇。向在緣園見其演跌包甚佳。

張寶荅 張蘭芙附

張寶荅字韻仙。本邑人。或云邗江人。住貢院前吳蕊香故宅。年十九。面圓而腴。眉眸四射。余初與姬晤。叩其姓字年齒。殷殷作答。甚覺篤實可親。宜其偕素蘭衛香菲騰芳譽也。蘭英一名蘭官。與韻仙同姓。亦同居。紱索婆親。不出韻仙右。

張寶齡字潤香。亦陸二寶霞之女。年十六。寶霞凡三女。蘭冉以婆態勝。素月以流麗勝。元寶則又在季孟之間。不常見客。見亦不數數啓齒。或有以諧語入者。蜷低俯。紅入鬢雲。婀娜嬌羞。令人不可褻玩。邗上某出數百金擬購之出實霞。

未之許。蓋寶髖以就木之年。擁此三豔。方將居爲奇貨。以饜其無盡之欲。一旦遽捨之。七十鳥何以爲生哉。

唐桂音

桂音行一。小字生官。爲秋水養女。柔姿皓質。氣宇清醇。善飲酒而不醉。雖百檀不辭。與添石生爲齠齔交。互相慕悅。醫必相從。生固鍾情者。而泄家子。決無於平康下玉鏡臺事。遂滯艮媒。姬由是無俚。且失意於家人。鐫譙四至。某掾吳中。漸俗兒也。秋水利其貲。竟以姬歸之。姬卽甚不欲。而幸是得脫孽海。亦竟拂衣去。異日生過掾門外。姬適孀。見。密遣雛鬟招之入。握手訴別後事。彼此哽噎。不能出聲。生歸後。爲之惆悵者累月。而感姬之情。亦遂裹足花場已。

王倚霞

王倚霞小字阿三。牛市蔣鑾。同推湯氏醫花。自後代興。有人。而班行秀出者。無過倚霞。倚霞爲醫花內姪女。飲量豪放。嫻於觴政。每值嘉夜。既挾蘭芷薦芳。送客兩髣。幾不知何者爲白雲鄉也。添石生云。倚霞雖在煙花。而秀則有方家局度。其被摩登伽攝入婬席者屢已。終以不負桂音。故不及亂。可爲膩友覩耳。

馬蘭姿

馬蘭姿與桂音倚霞爲左右鄰。筑田謂其貌豐容而莊妹。傾心於某公子。擬歸之。其家不之尤。姬乃藉他事。鳴之官。遂脫身去。竟歸某公子。荆釵裙布。處之晏如。亦衆中之皎皎者。

馬喜姿 貴姿

馬喜姿字灸湘。姣麗而善病。自其姊蘭姿適人後。姬遂出而延客。翠袖丁年。紅窗子夜。殆又踵蘭姿而鵲起矣。妹貴姿貌亦端好。嘗來倉山壽芝亟賞之。

湯心官

湯心官字小霞。行一。年二十有一。倚霞之嫂。與倚霞同處一室。性慷爽而善譚。甚或終日不倦。纖悉劇善之。嘗曰。小霞亦娟態者流耳。而能財輕若鴻。情竺於山。向以重貲收某介特。所天復躭博進。故其家本裕如。卒乃至於不給。蹙斑被服悉歸長生庫中。方之伊昔。殆有有娘之亞矣。

張素雲 與素珍周雙全附

素雲字藕香。姓張。年二十二。吳中人。姬嫻幽靜。屏謝鉛膏。或拈豆而按歌。或寫蘭而吮墨。均當放出一頭。初未論余。聞余輯靑紡錄。逢人諮訪。展轉寄聲。殆如陶眞白所云仙人九隱。名居一焉已。住金陵柵前雙素堂。衞香之故居。吳素珍周雙全年皆十三四。依素雲爲家。清睞長眉。娥娥鮮儷。後起之秀。璧合珠聯。素雲素月又蘭婉髖所畫蘭花。皆緩緩有法。且又各得名人指授。故其技日益精進。同時躭倘風雅。如袖珠芳閣蕊香蓮卿小燕。皆嘗次第招同竹怙菊生笠漁子隽抑山再芝珊青爲詩畫近局。流連竟日。傳播一時。亦見時際昇平。士大夫得以優游藝事。與曲中諸姬作文字之飲。而諸姬亦藉是涵濡氣質。相得益彰。遠之可方楚澗國容。近亦不在淞蘭寇卞之下。傾城名士。共著芳聲。固北里之豔譚。亦南都之盛軌也。

何杏林

何杏林字文卿。近又號璠仙。行一。年十八九。丹徒之五條街人。織梧語余曰。瓊仙握椒含若。嫵服倪裝。口倦金絨。姿禁玉琢。性豪於飲。一舉十觥。薄醉清譚。溫其可掬。曲既富而且工。非情好者不輕按拍。先是與棘閣前吳四同居。今移雙素堂。鴿櫻肺疾。嫣不勝慵。小溢紅霞。幾成紺袖。空桑戀戀。殊難爲懷已。

妹。蓋金珠也。巧齡已適人去。姬倘徘徊玉生偶及余名。姬并拳拳有舊雨之誼。且屬玉生作札再三邀余。不知青樓薄倖。余亦何心。紅豆多情。卿寧好事。醉別鍾陵之日。亦已幾及五春。羅隱雲英。何堪重見耳。其妹壽苓。同住利涉橋口雙桂堂。壽苓小於佩香二歲。東東盼盼。競爽一時。

慎喜齡

慎喜齡號又芹。行一。不知何處人。寫朱學月。妝點入時。居棘院東頭。

張福玲 玉雙玲附

張福玲年可二十。號月舫。城中之花牌樓人。美秀而文。身齊錦瑟。微嫌土重。風格自佳也。家釣魚巷中。王雙玲與姬同住。姿亦妍麗。

劉福珍

劉福珍行一。號澹香。年十九。城中人。與楊鳳姿同住棘院前。嫂娜娉婷。雖蠻服亂頭之時。亦足邀人特賞。向爲聽濤軒人所眷。織梧爲余言。

喻喜子

喻喜子偶遇貢院前王薌家年甫及笄。嬌羞宛轉。即其家世。蓋與王子爲同堂女兄弟也。

董玉玲 張葆玲附

董玉玲字於趙氏小如。五福其小姑也。姿品亦與二人相伯仲。蘭舟選居丁官營後。玉玲乃入此室處。雨香仲堅梅隱偶邀余往晤之。姬田而對客。頗覺落落大方。張葆玲雖卑人。新來未久。亦饒慧態。

劉玉姿

玉姿似是郡中人。姓劉氏。本居長樂渡旁。一日值於東關水榭。明璫翠羽。顧盼若流。急管繁絃。錯雜如訴。蓋近爲一髡奴所狎。往還甚數。已爲儇壻移家矣。丹伯曰。玉姿先偕醫師某善。凡所興曙。大抵類此。姬其瑣骨化身耶。否則見金夫不有躬。姬亦太無俚耳。

徐桂齡

徐桂齡字鳳珍。行四。後又號月儔。揭之寶應人。寓板橋側。余初見子鶯贈姬作。因悉其美而且才。因循未得晤。嗣將同子鶯往訪之。乃姬已先一月爲山下士。嘆悔靡及。惟兩手自搏。呼負負而已。古春居士姬舊好也。今年自棘江買櫂來白下。偶語及姬。尚爲悵惘。并出姬所寄詩箑。有惟愿泥金消息好。桂花分與妾身香。又妾身信是章臺柳。不待春來不敢狂等句。細吟一過。如在月明人靜時。聽瑣窗絮語也。於戲。有才如此。而獨不永其年。桓子野能無喚奈何乎。子鶯曰。姬嗜吟咏。而不欲以能詩名。詩成輒焚去。且非夙契者。亦不與譚。故知者絕少。嘗見病中斷句云。柳如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著意紅。謝其詩可想見其人已。因悉其美而且才。因循未得晤。嗣將同子鶯往訪之。乃姬已先一月爲山下士。嘆悔靡及。惟兩手自搏。呼負負而已。古春居士姬舊好也。今年自棘江買櫂來白下。偶語及姬。尚爲悵惘。并出姬所寄詩箑。有惟愿泥金消息好。桂花分與妾身香。又妾身信是章臺柳。不待春來不敢狂等句。細吟一過。如在月明人靜時。聽瑣窗絮語也。於戲。有才如此。而獨不永其年。桓子野能無喚奈何乎。子鶯曰。姬嗜吟咏。而不欲以能詩名。詩成輒焚去。且非夙契者。亦不與譚。故知者絕少。嘗見病中斷句云。柳如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著意紅。謝其詩可想見其人已。

吳素珍

吳素珍一曰小素。行一。母爲吳四。舊偕寓高步家。名曰盆著。遂卜築於鈔庫街。距文德橋才數武。對岸乃文星閣也。三年前予晤姬於時峰席上。姬年方十二。當即以雛鳳目之。日昨印愁子邀過其居。軒檻三楹。箏琶四壁。坐甫定。姬出而相見。益覺氣清骨秀。抒詞溫婉。春光益益。逗漏眉睫間。蘊自詡眼福之非差。且不禁心香之頂定矣。

王蘭姿 朝霞附

王蘭姿無字。余嘅呼之曰香。行一。眹麗髮鬌姿香。爽朗則居然月仙也。居在棘院東首第三家。樓影臥波。簾紋漾月。本爲郭芳故宅。姬自入此室處。不惜多金潤之矣。妹朝霞年十六。翩翩雅度。崑曲絕佳。工演生旦劇。蓋尹子春之流。

王月痕

月痕姓王。或曰姓鄭。郡中人。曩在馮三多家。名玉琴。移居東釣魚巷。後與慈湖漁隱互相傾慕。乃爲易今名。年未滿二十。蟬鬢不髻。歌吭珠圓。對客寡言笑。而游睞曼容。別具佚韻。漁隱常請八九山人繪滿身花景。圖爲贈。並媵以截句云。彩紅鏡綠鑒江南。鎖裏花枝帶雨酣。人影更宜花影伴。一痕涼月月初三。蓋隱寓其名也。

宮雪香

宮雪香名桂齡。雨香寧香之妹也。雨姊各有所適後。姬遂出寓文馨玉家。貌娟秀而性柔馴。體弱如不勝衣。好倚人而坐。大小曲咸入妙品。初遇余即似曾相

識。及入醼。客有以酒賜余者。姬輒左右之。而慮予困。予醉後書美成玉團兒詞贈之。紀其實也。盈盈三五。韞玉懷珠。他時便遘東風。顧曲郎終必致小喬於銅雀耳。

王襲香

王襲香行一。雉皐人。寓范喜子家時。卽識之。繼又與雪香爲偶。嬪姬幽靜。宇韻不減徐姬也。覺華謂姬小字屏兒。當官崇川時。卽與之稔。年甫十二三。游凡四五載。故能悉其靦縷。覺華偶述姬兒時事。輒羞避不欲聞。尤嗔人呼其小字。甚至粉面發赬。故山甫贈詩云。瑤臺清閟天風細。未許人間識小名。以此。

羅巧齡

羅巧齡行一。家石婆婆巷口。初偕阿姥開客廬於東水關。今乃閉門花下矣。年廿一。珊珊仙骨。宛約而多姿。量宏於飲。每傾螺瓊。遞斟蠟珠。漸熾。客方幸依紅熨綠。春選花城。而姬已浮白傾黃。酣遊麴部。玉山自倒。非人推。姬其得此中趣者耶。

吳玉徽

玉徽行四。吳家婦。迫於債。遂墮曲中。見人猶靦腆也。居金陵閘。昨復移之利涉橋東。與蘭卿仙館相接。年約二旬外。肌膩而腴。兼通文義。論者謂其品在又蘭小燕之間。碧城仙吏句。當白門。暫僦其家。而邀推許。爲題停雲水榭額。自是渡頭打槳者。無不遙指紅樓。爭相問訊矣。

秦淮豔舫錄下徵題

捧花樓原本

醴陵倡婦滬陽商女緣情之言寫心而語連犿奚傷悱惻是與香草美人唯典可數

倚雲閣酬贈金袖珠效書　漁舲

曲廊迴合掩櫳紗小睡斑難帶月攜二月春風凝萱蔻十分幽思託枇杷夢醒天上紅樓遠（嫦娥紅樓夢說部）約定橋邊玉杵除眞个陸家姑聘取黃金三萬鎰非奢

倚雲閣酬贈玉琴　前人

恰好放船時橋頭落日欹潯光隨柳駐心事有花知慧不輸瓊姊（詞袖珠）名原稱玉兒湖州堅後約背便悵來遲

立秋日同梅亭芝田南史泊小秋鄰樓紱笙香雨放舟秦淮分得二律明采也

一簾紅　一源

研湖招同伯淵月潭集倚雲閣因贈主人袖珠并調研湖明日將游瓦

似煙輕籠一株瓊樹不損月華清菊自無言花原解語衆中出意天成誰省識紅樓夢破還情天悄悔恨多情（主人愛讀紅樓夢說部）喚起晨雞數陪語燕莫打鴛鴦

沈沈誰斫桂廂姑夜夜此淺桑眼前便是華胥境一雜雲頭忽叫霜

集袖珠錄事閑中偶成　一芙

十載青溪客春衫載酒遊點情徵畫舫（拂花生輯秦淮畫舫錄）香夢隱紅樓會擬金錢續緣慚玉杵求絲絲楊柳外織月又如鉤

虞美人　拂花生

月下聽袖珠彈琵琶

邇來撥動紛如雨十五盈盈女三分明月二分秋只少潯陽江上一扁舟　新聲不敵新愁重紅豆新來種狗兒吹篴膩娘歌（借用元微之句）安頓十年前事在心窩

一斛珠　秋船

生成仙骨韻珊珊十二金屏掩映開妝就早知眉樣好赤闌橋外隱春山采罷雙珠價定賒誰分小字刻茗華青谿兩岸紛紅紫春在璇宮姊妹花

八月十七日同筵圃典衡夜泛秦淮閒飲袖珠女士家偶賦題壁　子年

舟放沙棠月放眉竹枝歌領玉簫吹六朝一部繁花海小妹三生粉黛詞水意於人常覺輭風情是處總成癡可憐忍俊難禁事悔不來遊及少時

十二銀鐙照水香畫樓南北影成行酒無監督花邊醉秋有商量月後涼紫府

荔支小字記華年。夜合新催好夢圓。歷歷游龍驚宛若。娟娟多此笑嫣然。璇璣慧業三千字。錦瑟繁聲廿五絃。擬向東風丐方便。笙娲定補一重天。

文窗六扇皺輕紬。橫竹秋情取次遒。鐵馬韻低尊昨夢。金猊灰冷篆今脊。鎮心瓜許分珠箔。刮骨鹽催倚玉簫。乞與瓊漿勞阿姥。藍橋爭渡未辭遙。

倚雲閣留贈袖珠女士　　蠡僊

不因花事不勾留。知爾前生定莫愁。幾許閒情添酒淚。無憀鄉語入歌喉。人情似水何妨冷。客思如雲況是秋。明日蒲帆江上挂。一鉤纖月照滄流。

偶訪袖珠不值　　蓴衫

舊識橋西路。紅窗艤畫橈。隔簾花片妥。對岸雨絲颺。秋上偶相過。春人何處邀。可憐垂柳色。吹綠一條條。

用綠春詞韻三十首贈袖珠金校書　錄十四首　　白齋

三五星期指在東。女牀縹緲翠微中。烏衣小籍經薇露。雀舫餘芬度蕙風。偃月湾侵眉樣碧。斷霞著暈臉潮紅。昨宵新訂遊仙約。羞富銀河路漸通。

底間蓬山隔萬重。瑤窗月下憶初逢。風姨催舞珠娘榻。雲母分圍玉女峯。情未能忘心尚怯。見無多語意尤濃。玉昌許得宣消息。一聲鸞書手自封。

欲采芙蓉便沙江。碧闌干外艤蜻艭。文鴛慵繡金鱗鎖。義甲閒調鈿甲窗。蘭蕙圍邀繙四座。芳華名寧琢成雙。仙儀慢引回波去。傾倒瑤池紫玉缸。

月滿閒庭花滿枝。珊珊環珮故來遲。魂銷紙醉金迷處。夢墮香溫玉軟時。扇逗。風懷防婢覺。鐙影泥娘吹。歡悰隱約都難記。敢笑陳王枉費詞。

亂綰鳴蟬髻懶梳。水晶簾底碧紗虛。丁香鬆結鏡紅襪。卯酒餘痕淚翠裾。手釧礙鉤垂幔後。瞻瓶添水插花初。七頭大聲無多事。先學鴛鴦兩字書。

添酒廻燈意漸迷。枇杷門巷隔長隄。人從晚去移琴左。天遣香東伴墨西。離恨待招歡伯勸。買愁凝和愧儂題。黃昏剛趁尋秋約。無那雲廊月又低。

桐葉新詩索自媒。桐花小閣爲誰開。泥金空仿金花格。嫁玉難償玉鏡臺。三里霧才籠月去。五更風又賀雲來。不知擣麝成塵後。檢点香煤賸幾堆。

絮已沾泥尚憶雲。荀鑪不耨水沈熏。酉樓坐擁花雙豔。南浦愁縈月二分。纖佛有心空壓綫。留儂無計漫栽君。將離誰慰英翹意。怕遣誰知蕙盼心。

慧業三千字。錦瑟繁聲廿五絃。擬向東風丐方便。笙娲定補一重天。

文窗六扇皺輕紬。橫竹秋情取次遒。鐵馬韻低尊昨夢。金猊灰冷篆今脊。鎮心瓜許分珠箔。刮骨鹽催倚玉簫。乞與瓊漿勞阿姥。藍橋爭渡未辭遙。

倚雲閣留贈袖珠女士　　蠡僊

不因花事不勾留。知爾前生定莫愁。幾許閒情添酒淚。無憀鄉語入歌喉。人情似水何妨冷。客思如雲況是秋。明日蒲帆江上挂。一鉤纖月照滄流。

偶訪袖珠不值　　蓴衫

舊識橋西路。紅窗艤畫橈。隔簾花片妥。對岸雨絲颺。秋上偶相過。春人何處邀。可憐垂柳色。吹綠一條條。

用綠春詞韻三十首贈袖珠金校書　錄十四首　　白齋

三五星期指在東。女牀縹緲翠微中。烏衣小籍經薇露。雀舫餘芬度蕙風。偃月湾侵眉樣碧。斷霞著暈臉潮紅。昨宵新訂遊仙約。羞富銀河路漸通。

有心空壓綫。留儂無計漫栽君。將離誰慰英翹意。怕遣誰知蕙盼心。

五銖衣薄怯微寒。中酒柔情帶笑看。綠蠟偷移翻雪盌。青螢愁撲罩冰紈。蘭期乍結羞重訂。蓮漏頻催悵已殘。莫問雙星天上事。人間一樣此時難。

彈雀明珠肯碎拋。合歡枝上語初交。漫催畫鷁迎桃葉。先盼明蟾上柳梢。銀鎗零丁防露濕。銅鑼些子帶風敲。他生定化銜泥燕。雙宿雙飛認舊巢。

吹轉春風影乍青。看朱成碧幾曾經。塵懷羨爾爲明月。饒舌憎人語小星。鈿合憶從仙室見。釵聲偷隔女牆聽。羅衾不耐涼如水。忘却西廂戶未扃。

已上瑤階第幾層。衙烟犯月記吾曾。歸橋綠暗城頭樹。隔水紅沉塔頂燈。皓腕放嬌嗔乍。攘香肩倚醉呢同。凭玉壺滿貯靈芸淚。一夜和愁結作冰。

謝家庭院簇春酣。綾障低圍作劇譚。斫柱更番澆換綠。簪花珍重仗隨藍。幸遊閣閣逍遙六。媲疊新詞快活三。唱到紫雲迴一曲。有人隔座識羅含。

智琦暫貶隔塵凡。依舊書仙署妙銜。何以報之青玉案。誰能解此紫蕤衫。騎羊客厭多干謁。控鶴人防去似颿。添得幾重文字障。狂生騎語未曾緘。

爲袖珠題簡竹畫箑

幾許愁心委逝波。相思渺渺悵如何。倚寒翠袖無人見。空谷遙憐風雨多。

聲聲慢　　蓮渠

余爲袖珠作水仙花冊子并屬同人題之

影迴雛浦。香暗江皐。珊珊來者其仙。記得相逢瑤臺第幾重天。番風數過平甘四。只無緜數到伊邊。好珍重。玉玲瓏纖骨。拾翠調鉛。聽說封姨妒。已石家衣涴。陶氏覺偏。姬適有小疊料理青瓷。值他鈴索高懸。今生雪窩耐盡。定前身明月婵娟。月明也。悄凌波湘夢再圓。

東風第一枝　　秋舲

同題

倚竹寒深。踏梅春淺。瑤臺芳訊先吐。待因妙手王孫。替寫歲寒冷趣。遊仙夢破。憑一翦微波延佇。認不分雅蒜低垂。多恐采香人悞。笑指說蘿纖步。莫浪被俗氛點汚。爲伊露苦風辛。偏只欲言未語。羞蛾斂翠。可忘了瑤臺來路。憶星

星星影投懷。料得簡儂前度。

浣溪紗　　蓮臞

同題

活脫誰憐小樣腰。冰肌晏晏骨纖纖。絕無言處賺人憐。　衰影已和秋共瘦。凌波還望夢能圓。湘風湘雨恣　去便娟。

同題　　子旋

小謫名花種。前身女史星。朝霞驚洛艷。明月夢湘靈。居趁青溪淺。春宜畫閣扃。含情斂愁愁。微步玉亭亭。闌媚憐同調。梅癯笑獨醒。曳綃原綽約。解珮自忪惺。人海孤芳遠。天風一曲聽。塵緣如許載。我欲共揚舲。

同題　　晴溪

一水盈盈洛浦邊。梅兄蓼弟稱清妍。是身生就無雙品。不博王封已自仙。誰分雅蒜與天葱。憐入生綃一兩宵。聽喚女兒花最好。雙聲低按玉玲瓏。

同題　　雨蕤

錄衣楚楚佩珊珊。小立天風怯暮寒。一片湘雲與湘水。夢魂飄碧闌干。斑管詩香名第一。藍田種玉價無雙。托根自占蓬萊淺。羞煞桃根喚渡江。鮑家姊妹總娉婷。花底雙聲倚醉聽。香霧漸低皆漏永。疎燈簾幌蕩秋星。

剪湘雲　　芸士

同題

冷冷清清。娟娟楚楚。恁獨笑春前。瘦影如許。別樣芳情。脂粉外。肯受人間風露。怪蓉常解佩。太愁生。說漢皋神女。合數位置娉婷。屏山深處。金屋瑤臺誰認儂倆。一曲冰絃湘水怨。道是知音難遇。只梅兄也抱歲寒心。朕相看無語。

前調　　鶴山

同題

縹帶慵拖。綠衣悄展。正素襪伶俜。竚立低面。不道雲凝波冷。處偏得瑤華乍見。甚情緣解到一雙珠。恰江皋歲晚。最是梅影橫窗。繡帘深掩。耐薄暖輕寒。後暈融遍。擬買冰瓷供瘦石。又怕苔稜斜點。想通靜渺渺賦懷沙。望天涯人遠。

照見幽姿劇可憐。月華如夢復如烟。泠泠風露涼涼夜。誰護微波一晌眠。

賦

同題　　子鐵

一水獨立。春人無言。贈芳華兮絕調。怨靈修兮招魂。女史昆明。洞天春小。羅襪凉兮步珊瑚。翠袖薄兮思悄悄。方其凌玉凍。抗瓊霜。始蘅青瑣之館。將苞翠瓊之房。石甃嵌綠。銅餅蝕黃。羞將離之芍藥。邁待聘於海棠。是耶非耶。如怨如泣。月吐眉而碧寒。露飛脚而紅濕。若酒湘江妃子。洛浦仙靈。紅蕤交枕。綠琯張屏。下珠柙。掩扉櫳。羊燈弄影。雞缸薦馨。牽薜衣之戎削。咒絮語之丁寧。瑤草寄恨。微波通酲。化青萍而帖水兮。如明星之離離。捐余玦兮遺余佩。夢惝恍兮遊九疑。願朝朝而暮暮兮。幻形影以相隨。懼仙子之頗怒兮。亟申禮以自持。睹容華之靜婉兮。愼言笑之嫚私。於是拖風裳。曳霧縠。銀海色空。玉山香獨。深復深兮潭水情。年復年兮大涯哭。洞簫初證。洗琴再彈。聆水仙之一操。同流韻於滄蘭。

子固

學步盈盈出畫堂。風飄衣袂六銖凉。年華更比文瓜小。身段才同錦瑟長。初上月邊無定影。未開花有自然香。前身合是青溪種。莫遣春潮斷石梁。

楊柳千枝復萬枝。當窗一笑總成癡。揭開翠箔花先見。採過闌橈水不知。金谷恰憐驚出早。玉田莫教壁生遲。來春記取迎桃葉。是我乘潮打槳時。

題扇別雨香　　前人

曉鳥啼處雨絲絲。秋壓闌干睡起遲。明鏡白圓花不滿。斷釵聲裏別人時。

峨眉山見月有懷雨香　　前人

西風吹下小樓陰。江水迢迢不可尋。新月恰鉤香恨起。碧山正寫黛眉深。夜寒珍重來時語。春病提防別後心。好是相思翼儂識。滿彈紅淚染楓林。

丁字簾前同子固因贈雨香　　子年

又買蜻蜓載酒過。英雄無奈女兒何。過江小史皆裙屐。倚檻名花自綺羅。未必管絃天上少。祇疑雲雨夢中多。荒唐大指秦嬴笑。遺愛偏留一道河。

邀笛風流舊比隣。莫愁艇子往來頻。一方丁字簾前水。絕代桃花扇底人。歡會還留三日飲。愁吟不盡六朝春。問誰復得鷺鷥社。碧海青天獨愴神。

心梅子筠邀同舍弟子固集聽春樓余醉後雨香趨侍甚勞余固未之知也翌日子固細述之因成三絕奉謝雨香並柬心梅　　子山

樓上窗開見遠山。朝朝臨鏡理雙鬟。可知六代銷魂水。祇在青溪柳一灣。

身入柔鄉又醉鄉。晚風撲遍鬢花香。玲瓏小閣團團月。此福能禁幾度狂。

更多饒倖未曾知。一串歌珠酒一巵。經得倒玉山銀燭裏。昵他紅袖兩番持。

八月十九日心梅子筠鏡如一魚屬雨香爲主人招同秋水小燕小卿露香諸姬爲余預作九月十七日初度余時將去長安諸君子亦將各歸鄉里詩以紀事並索和章　　前人

盡召羣仙下碧霄。菊花艇捧桂花朝。雨行鷺燕翻風舞。八月魚龍跋浪驕。盛會祇應斯地有。良辰難得故人招。門前曲折青溪水。迸作秋聲入玉簫。

百年歌唱狀元郎。康海風流背擅場。笑我閒身來白下。也邀後眼出紅妝。蚖膏花簇金蓮寶。麟脯餐分玉粒香。多謝姮娥能解事。又添晶鏡照迴廊。

無端京洛轉征輪。十載風沙眼一新。詩虎酒龍名下士。瓊簫璧月醉中人。坐叨馬齒慚吾長。館倩蛾眉侑客頻。六代繁華花六朵。者番秋豔勝陽春。

欲拚生計付冬烘。四十頭顱鬢未蓬。秋雁不歸皖水白。桐未得春花有約帝城紅。銷魂此夜樽前月。揮手來朝柳外風。飄得酒痕雙袖滿。好從燕北話江東。

品花四絕衍之一贈雨香　　前人

香帶甜肥暈帶温。箇中處處總銷魂。大家標格傾城色。唐突曾留一捻痕。自注：余醉後

事

乙亥冬日重抵白下集聽春樓有懷亡弟子固　　子年

蕉片桐絲刺眼頻。桐絲蕉片滿庭秋。子固贈雨香句也我來重認畫中身。子固曾爲雨香作小照

徵才子。金屋誰曾貯美人。劍膽琴心狂似昔。花魂月魄豔猶新。玲瓏閣近鄒嬛遠。紅淚闌干濕滿巾。子固所居曰鄒嬛閣

題宮雨香校書折梅小照　　前人

照爲子固所作子固應廷試卒於京邸舍兄子山攜歸雨香屬余題句

齊陳金粉秋波凉。璧月下墜浮珠光。盈盈隔岸誰家女。呵氣散作幽蘭香。習靜偶調金縷曲。忍寒偏愛驀陽妝。十年我踏秦淮路。桃葉桃根荒古渡。意中人忽畫中看。冰紈繪出相思樹。自從生小住長干。身鑄黃金骨肉寒。嘅來照影憑谿水。妝罷臨眉借蔣山。蔣山絡古隔城青。羅綺紛紛幾度新。妾命薄於雲片紙。妾心明似掌中珍。秋風八月翠仙集。中有才人倏聯壁。私慙沾泥絮亂飄。癡憐著露花能泣。吟花曉露未曾乾。廿四番風作意殘。紅羊劫重雞蟲瓦。彩鳳聲高羽翮單。天壤有卿能負我。愛河無浪再尋歡。吳雲楚雨歡初長。親望筆朝明光。明年此日重攜手。此夜明朝休斷腸。誰知一去三千里。別離不足添生死。瑤枝巳墮九重泉。銀鐙猶卜雙花蕊。芳雁頻鱗夢有無。紫釵碧玉空憂喜。天涯不有祇應斯地有。良辰難得故人招。門前曲折青溪水。迸作秋聲入玉簫。

李廉紛錦囊欲寶長安市。我感蘭因已悄神。又驚酸語出丹青。丹青律題卷首子固先有四池塘春草非前度。燕子樓空是昔經。寒宵昨把銅魚扣。沈香街北門依舊。豎壁還懸黃絹詞。招魂徒掩青綾袖。酒酣燒燭索題裏。認取雲英未嫁身。白玉樓高銀

漢淺更無天上賞心人。

洞仙歌

前題

一枝春影。望娉娉嫋嫋。鵝絹平鋪珮帶悄。憶花邊踏雪。雪外籠花。早留下今日相思靈稿。玉樓芳訊遠。鳳紙收殘。底處傳言盼青鳥。何事尚飄零。訴與蘭因。已不是那時懷抱。待覓著仙山返生香。好天上人間離愁償了。

子尊

浣谿紗

聽春樓雨主人索贈

一芙

紅影依稀紫影微。被霞誰撥往來飛。大劉妃與小劉妃。朋緒才榮翻玉澀。柔魂暗度蠟珠垂。惱人蓮漏促人歸。

又

細數蘭期又幾更。低枝力弱不勝鶯。可憐非復向時情。貯屋定教金論值。解珠應倩玉鐫名。渡頭雙楫若爲迎。

秦淮畫舫錄 九

喜贈雨香校書之作

雁山

曼雨殊香別樣柔。春來不負秣陵遊。心如莖蕊知方坼。韻比梅花更費修。人骨細香添酒膩。當頭寶月向人秋。樊川老去風情減。還續揚州舊夢不。

秦淮雜詩贈雨香

持在

第一名花迥出羣。羅衣應有御香薰。版橋紅袖雙扶過。狂煞梁園老使君。

集聽春樓爲雨香題扇

七夕生

瑤樓一角傲虛空。過雨誰扃牝牡銅。絳蠟半燒杯底月。繡幃低曳扇邊風。藉因稱意從教綠。花怯銷魂未放紅。漫說桃源仙路近。靈犀眞有夢魂通。

第一名花迴出羣。羅衣應有御香薰。版橋紅袖雙扶過。狂煞梁園老使君。

集聽春樓爲雨香題扇

七夕生

瑤樓一角傲虛空。過雨誰扃牝牡銅。絳蠟半燒杯底月。繡幃低曳扇邊風。藉因稱意從教綠。花怯銷魂未放紅。漫說桃源仙路近。靈犀眞有夢魂通。

一兒霧笠蓮渠同集聽春樓酒次留贈雨香

樂譜

洞口桃花許重尋。不多嫩葉未成陰。柘枝學製詩情豔。桂木偷鈐印色深。強按綠么醽佛手。戲拋黃甲試童心。二何本事亂絲肯逐諸塵攪。休便輕嘲五欲林。

一兒霧笠蓮渠同集聽春樓酒次留贈雨香

樂譜

洞口桃花許重尋。不多嫩葉未成陰。柘枝學製詩情豔。桂木偷鈐印色深。強按綠么醽佛手。戲拋黃甲試童心。二何本事亂絲肯逐諸塵攪。休便輕嘲五欲林。

艇錢堂近綠楊街。風送銀屏笑語諧。瓜子拋殘低障袖。蓮花步怯強兜鞋。雙勾綠勝翻新樣。十索瑤箋寫豔懷。鳳卜眞容如顯否。檐頭暗祝鵲聲佳。

艇錢堂近綠楊街。風送銀屏笑語諧。瓜子拋殘低障袖。蓮花步怯強兜鞋。雙勾綠勝翻新樣。十索瑤箋寫豔懷。鳳卜眞容如顯否。檐頭暗祝鵲聲佳。

舟泛秦淮過訪朱贈香女士因成四十字

偶放尊春櫂。湘波一剪開。穠香沈芍藥。好夢隔樓臺。錦瑟調方叶。瓊漿乞未來。王前吾豈敢。用梁鴻蓬蠻事也天幸此憐才。

秦淮雜詩贈朱贈香

秀芳歸去伴寒篁。膾有佳人號贈香。贏得毘陵老詩伯。泥金重寫報平康。

贈李小香校書即事得三首

持在

陰晴天氣靄迢迢。笙怯餘寒潤未調。午夢乍廻簾半卷。按歌聲裏雜鶯簫。

七夕生

涼蓬艇子掠波新。水上清歌細似塵。一樹桃花萬楊柳。此間能著幾多春。

一鉤殘月又黃昏。淺草疎籬白版門。水樣秋波秋樣瘦。那須眞箇亦消魂。

春波樓宴集賦贈主人陸綺琴

石舟

鏡臺春曉墨華融。寫得芳蘭第幾叢。但覺三花生腕底。何曾一石貯胸中。妝宜淺濃姿逾妙。體爲欹斜勢轉工。紈佩知誰滋九畹。只應楚客夢魂通。

翠袖當筵捧酪醽。一聲河滿若爲聽。愁如流水長成逝。醉倚斜陽不願醒。還夢幾絛時。

金錢拋得看西施。劚趙傳聲響屧遲。具此丰標宜絕世。黃花香裏坐經時。

子尊

漫爲東風託雉媒。巫雲梁鎖楚王臺。誰知林下夫人外。又見雲間二陸才。余向贈金

玉雲有十里秦淮花月路相逢林下有夫人之句玉雲與綺琴同時濫雅絕俗綺琴妹朝霞紗索梅工

一枝斑管寫湘花。尺五鵝綾畫亂賒。不是幽人誰解愛。江風江雨態欹斜。

玉蹊金題集作堆。枇杷花下不停揮。紅樓倒影春波膩。中有玲瓏女探徽。

分得龍眠一瓣香。綺琴爲方龍眠畫弟子掃眉才子肯尋常。笑他落落平康女。秖事依門賭靚妝。

股股說項老延秋。三載青溪載酒遊。今日天涯披畫卷。美人香草倘閒愁。古香亦號

延秋近遊山左所藏綺琴畫閨幅最多

高陽臺

龍眠山人雅有梅癖倩綺琴女史作梅花知已圖綺琴固曲中佳品也以丹青師事山人遂爾名噪河上此圖之作山人其有情乎花場落落載訂心期人海茫茫獨成日逆得一於此可以不恨矣爲填高陽臺一闋誌之他日舟次秦淮山人能置我於暗香疎影間招畫中人一尊相倘否

問珊

疎影香黏。芳心寒禁。夜來點破春痕。試卷珠簾。依稀認取前身。冰肌玉骨誰斷問。憑彩筆寫个眞眞。便和伊索笑巡檐。一瓣溫存。泥他香夢氤氳。甚纖枝枝低亞。特地撩人。無限相思。好風吹作黃昏。只愁欲化遙天月。向紙帳喚起花魂。恐揚州一覺醒來。瘦損三分。

洞仙歌

前題

衣香鬢影。憶憑闌點筆。妙相分身衆香國。算人逢覓盡。實裏親人。人與畫只有

質豁

梅花能說。江城吹好夢。記綰殢雲。一點芳心透紅雪。和影到天涯。紙帳茆檐。行住處眉尖斷結。怕秋月春風暗消磨。待搓碎瓊英。彙他嬌靨。

連理枝

梅花知已圖余亡友龍眠山人所藏也山人與綺琴校書最相昵今藏此者既不可作而畫中人亦有天涯之感子尊收得之屬爲加題并識緣起於後

鄭樓

一片疎香度。似有離雲護。說與東風。依稀曾記。忍寒無語。恁生生天上復人間。賸窗前那樹。芳訊更番誤。清夢知難遇。紙帳垂垂。月嬋娟影。可留春駐。恨文君消渴不移時。向紅羅覓句。

秦淮雜詩贈陸綺孳

持在

爲愛同心又並頭。寫來紈扇結綢繆。綠紗窗下珊瑚格。殘夢依稀水上樓。

青溪月夜聞歌適昭齡校書索詩爲贈因書其扇上

子尊

不解南朝恨。重聞商女歌。聲從迴處咽。淚自數來多。澹月欲無影。微雲如有波。

占得妙遊花世界。茉亭合勝紅羅。相思吟寫水窗多。涼雲留夢語。香霧濕晴波。絕似青谿第三曲。祇差島骨簾拖。傳聞清淺到銀河。重來聽不得。急雨打新荷。

紫珊

洞仙歌

題吳藕香校書小影

子尊

花爲四壁。是慧宮僊侶。憎捻花枝驟然住。說俊遊雨後。雙掩魚扃。曾來過暗地看花催睡。　凭闌人影瘦。清淺銀河。隔了紅牆幾時渡。莫說不相思。崖蜜偷嘗。也偏得魂銷一度。恁省識春風譜圖中。已輸與泉明。（謂有招隱情親賦。）

菩薩蠻

前人

石船屬題藕香所贈金鳳花畫箑倚此調之

朱闌干外三弓地。嬌紅點點臙脂漬。喚作女兒花。有人猜是他。

寄與郎知道。郎性慣溫柔。定嗔花急不。（金鳳花一名急性花）

過楊又環戲贈竹邨　藥龕

暖翠三弓玉一窩。紅闌曲曲宕啼波。固應輪輿徵雲壻。笑按宏農得寶歌。

訊又環病　芋田

藥罏經卷半銷磨。咫尺瓊樓倚檻過。領取散花天女意。更番問疾累維摩。

本事詩贈楊又環六首　錄三　七夕生

紫玉身材碧玉年。藏鉤約髻醉芳筵。蝶成屋貯貧無地。修到樓居福足仙。蝴蝶

孤身花裏活。鴛鴦雙影鏡中圓。掃眉敢道稱才子。多少臨邛未了緣。

飛絮因緣水上萍。巫山仙夢易吹醒。出門強笑拚長往。曳袂悲啼又小停。千萬

回頭教子細。再三握手重丁寧。郤憐身似雙紅燭。才照歡筵已淚零。

縹緲凌波怨宓妃。何時雙宿更雙飛。人驚沈約腰新瘦。我愛楊環貌舊肥。幾處

笙歌驕白苧。一條門巷認烏衣。只愁劉阮歸來後。重到天涯悵落暉。

秦淮雜詩贈楊又環　持在

烏衣子弟也超羣。座上都梁襯日熏。不道那家能奪壻。淚痕常挂石榴裙。

莫道狂言劇。依稀認五湖。

次綠春詞韻三十首贈吳蕊香女士　錄六　樂譜

集唐校書秋水樓即事　子山

一枝畫槳逐波柔。柳綠新樓綰舊樓。絕代風華多在水。六朝山黛儘宜秋。花天

我暫留鴻爪。檀板卿勞拍鳳頭。小玉雨香玲瓏飛燕雲牀瘦。此身曾費幾生修。

品花四絕句之一贈秋水　子山

秋爲情性水爲神。病起風姿浴後身。一樹梨花春雨活。畫眉聲裏晚妝新。

戲贈多子　秋船

誰與簽花譜。春姿分外嬌。星光看夕夕。雲影度朝朝。密意酬瓊佩。良緣結玉簫。

此鄉吾欲老。桃葉渡江潮。

菩薩蠻　前題　枕谿生

綠陰亭院雙魚寂。笑拈花瓣偎人立。緩緩雪膚圓。湘裙春欲仙。

膝上歌能記。無那是橫波。波橫卿奈何。　泥中詩漫憶。

贈陸茗玉校書　七夕生

雛鶯乳燕巧成羣。柳倦依人慣解紛。皓月未能圓兩夜。名花只合綻三分。有情

春盈鴛鴦帳。無賴風圍蛺蝶裙。悠絕小屏山上畫。雨絲癡戀一峰雲。

釵光鬢影鏡當中。半軸湘簾逗晚風。嬌性幾分心作露。芳魂一縷夢先通。羅眉

恰似春山翠。蠟淚愁凝玉筋紅。爲問簟涼燈炧後。憨甄才賦已忽忽。

再過茗玉　前人

迴闌十二碧苔封。指點廊腰記舊蹤。花落不煩驚曙鳴。歌殘轉賴酒彌縫。再三

像綰羅襦結。鄭重羞開玉扣鬆。絕笑癡郎癡更甚。者番還認夢中逢。

秦淮雜詩贈陸茗玉　持在

惱恨彈棊局不平。轉緣花貌誤卿卿。有家翻作無家燕。銜盡春泥作未成。

一兒子尊白齋同汎秦淮醉後贈王寶珠校書　嶽庵

夷光何處問。吳市久荒蕪。護此懷中寶。珍同掌上珠。晚潮潔雙楫。薪月沁羅襦。

莫道狂言劇。依稀認五湖。

次綠春詞韻三十首贈吳蕊香女士　錄六　樂譜

閶苑蓬山定幾重。彩鸞何意鎖相逢。忽忽半面疑深谷。嫋嫋長眉逗遠峯。拂檻

花迎初日豔。隔簾香透晚烟濃。小名錄借翠芳譜。豎起雙柑頭玉蕊封。

姊妹花開又一枝。探芳底用惜春遲。重尋杜牧曾遊處。猶是鸞英未嫁時。愁去

任隨流水度。歡來曾索好風吹。桃根桃葉傳呼偏。獨遲　去江東擁檝詞。

鳳卅簫管玉徽微。對影聞聲未盡非。歸果舊從油壁認。捧花新自畫樓歸。

秦淮畫舫錄評姬爲黃薇花信然　生著

鬢賤小叠憔萍瘦。蜜炬高燒護綠肥。礙得銷魂無限事。肯隨

蝴蝶別枝飛。

隔坐屏山帶笑扶。水精分影炤肌膚。關係私東雙蔵瑣。蓮羅輕酬百琲珠。眼底

嬌生羞月似。掌中情解避風無。家家團扇親題徧。添寫凌波第二圖。

簡簡師師共一街。桃源女作許誰偕。石華唾處分鴛袖。金縷歌時翻鳳釵。半臂

曩人香竟體。前身知爾玉投懷。不須更拂牆花去。似此濃春住亦佳。

章臺花樣迭番新。爭識崔徽暨裏人。蓮意心情丁結夏。枇杷門巷獨傷春。歸來

華子愁同語。打起鶯兒夢亦嗔。芳草年年依舊綠。悔教容易駐雕輪。

蔻香以染脣餘脂點僕扇上歸圖笛生稍加渲勒遂成牡丹一枝因系四絕句於尾

第一佳名記合歡。不將捐棄怨齊紈。分明解識春風意。付與檀奴帶笑看。

玉指凝香漫畫紅。分題花葉對屏風。畫師不枉拋心力。多在停箏一拜中。

小樓銀燭點秋光。花底春人夢未妨。無那羅衾涼似水。枕邊猶帶口脂香。

豔福能消定幾時。低鬟私祝海棠詞。春衫染得天香後。添寫蘭臺郤扇詩。

瘦綠木君紱笙同集蔻香閣中偶紀

香閣玲瓏路狹斜。亭亭燭影掩紈紗。暫憑畫舫延眉月。略整鈿箜咏臉霞。秋水淨於初泛酒。春人嬌似未開花。（借劫城仙吏句）銀河只隔紅牆外。微幸求仙一放槎。

蔻香女士邀作桃花牡丹畫幅因綴小詩

春到天台雪未消。玲瓏芳影背風搖。畫工著意檀香色。不敵當筵酒面嬌。

偶過蔻香閣題贈　晴谿

笑擘濤箋索贈詩。珮環聲細出簾遲。模糊燈影分明月。是我前宵中酒時。

檢點羣芳譜未差。瑤臺小影鬥春華。水仙清冷薔薇豔。（水仙品倚豔為薇品寵香極雅賞）都是東風著意花。（捧生以花）　獄庵

瑤臺月下記初逢。一點靈犀已暗通。至竟禪心關不住。羅裳何苦罵東風。

斜陽催送木蘭舟。花底匆匆結侶游。說與癡情應不諱。累他紅袖倚高樓。

鈎弋夫人本擅場。蠟燈紅影醉三郎。絳紗弟子能容我。也熱臨風一瓣香。

畫屏秋冷月團時。一握齊紈寫豔思。飆得西風漸半卷。背人偷記菊花詩。

桃源女伴隔花城。笑向檀奴說小名。知否紅橋三五夕。有人嘆喚許飛瓊。

鏡波雙影照玲瓏。斜界紅牆掩畫櫳。莫倚填橋倩烏鵲。買絲只合繡張星。（用一典）　竹恬

秋色豔幅爲蔻香校書作

搀牒秋色正紛紛。漫碧輕黃染未勻。較比牡丹花葉豔。添書新句寄朝雲。

感事爲蔣玉珍女士作　蓮彩

不合青溪住。芳名豔小姑。香貽君子珮。（昨以送春入美人圖。緩緩珍珠價。明明願見憲）

洞仙歌

書蔗琴校書扇

當年桃葉。向渡頭曾見。問訊分明掌中燕。把舊時衣袂。典說相思。東風裏。可記淚痕曾染。　厭厭三月後。素女琴心。忽發狂言有誰管。教寫折枝梅。翠羽啁啾。定聞見玉人清怨。肯等到闌干月明時。便幾個黃昏也都情願。　須迦

高陽臺

重逢素琴校書

斷夢雲雲。微波怨雨。重逢故國深秋。只隔經年。玉簫已訴離愁。梁塵漠漠飛難盡。爲雙棲巢印猶留。下簾鉤。掌上迴身。鏡裏迴眸。　思量處處堪招悵。有蘭紅影。車柱機前。遊當日絲楊。而今解拂人頭。江東才思隨年減。怕雲英見也先羞。一齊休。銀甲彈箏。且合伊州。　前人

采桑子

青溪曉渡訪素琴不值聞其落籍有日矣　子尊

一聲款乃臨前渡。楊柳疎疎。三兩啼鳥。門對春山展畫圖。　鴛媒連日徵芳訊。斛與珠。載入鵝湖。才倡繩敷自有夫。

舟中贈愛齡

十二紅窗隱碧紗。谿光曲曲水斜斜。采香多少閒蜂蝶。管領章臺讓此花。姬姓韋氏　一笑

逝水年華又一更。銅鉦聲裏話輕輕。情知柳絮漂零慣。不向東風訴不平。擇生花館

秦淮雜詩贈董阿秀　持在

輕羅二尺柄身量。格調休誇衛女長。又是李家香扇墜。懷中婀娜袖中藏。

秦淮雜詩贈陸素月　持在

竹西渡口斜陽催。汝南灣頭游船迴。鴛鴦隊隊忽驚散。惱亂何人打鴨兒。

陸素月蘭花册子題詞　荻園

偶描蕉影過瀟湘。露眼盈盈露脚長。莫訝一枝清到骨。前身生小杜蘭香。

製池生怕俗塵侵。三日金猊罷水沈。想得背人重捫筆。眼前幾个是同心。

秦淮雜詩贈趙小如　持在

雙鬟曾看見客初。雲鬢爲問幾時梳。香名道有新來派。不許人前喚小如。

秦淮雜詩贈曹素琴　持在

豈有名葩擁滿欄。移根還怪護花旛。牡丹豔得春光駐。休問風吹第幾番。

鴛媒曲　蘭邨

女伶阿雙與白門旅君有終身之訂遇於鴛母其志不申雙將有適施無計脫之雙知不免相約飲鴆而殞賓乏殮具蜀中蔡公子身爲經營始得葬於雨花山麓同人哀其志節各以詩弔余悉其槩爲賦是篇

雙星。搖搖。光欲。遞。鴛離。夜。笑。轉。憑。泣。人間難覓返生。香。頗黎魂碎東風急。雙星皎皎照清。谿。妾往。谿東郎住西。谿頭翔燕無單影。樓上簫。聲愛並棲。醫。鈴學得琵琶熟。抱向人前彈續。奏。佳客爭題白苧。辭。新聲自變紅鹽曲。玲瓏更擊銅。絃琴。以竹取聲成妙音。十三柱上花常。集。廿四航過春乍深。門前繫得青驄馬。白

憐青袍客都。雅。纏虎何人技絕。羣。女龍無壻身甘寡。誰知擇偶廣場中。乍識眉吾意便。通情重那須。論閥。閱。姓佳應莫問西。東。藍橋雙醉神仙。窟。密製是前劃羅襪。話久頻枯海。肺膏。鋪殘每送樓心月。輭香扶夢鎖。綢。韓。雌。蝶雄。讓作對。飛。莫怪妾愁客易織。郎家自有九張。機。施本　賈九張。機織。愁。無。縫。五里。霧。偏。遮。好。夢假父多貪慾界。金。阿娘強覓秦。嘉。鳳。深情已自玉同。墜。爭忍銀。鎊。竟不圓。三生有願盟。貞石。十萬。遠期貸聘。錢。妾心卷似牀頭。席。匝耐郎無點。金術。九霄。舞鳳下。肺難。一夜。飛。龍愁。骨。出。綠章私祝社公。禰。灑血同。誰決絕。詞。茫。茫那定死。歡會。艸。艸怕生別。離。明知親意無時。轉。更苦情絲。繫難。剪。絮可爲萍願脫枝。躍拚自縛。裁成。繭。凝。心。眞。托。鴆。爲。媒。宛。轉同。斟。抵。鵲杯。郎自。有。心。追。運日妾。寧。無。意。化。陰。諧。從容引滿何須。動。儻忽玉顏驚慘。變投鼎甘同義隔烹。迴腸苦似哀。狼。斷。送郎歸去路。迢。迢。泉路非。遙。世路。遙。門外騎來傳玉殞。堂前人已哭香。銷。就中奇士有中郎。一面曾。覘。窈。窕。妝。未向花。叢。淺笑。卻從筵上。問。琵。觴。奇士名姬欣有。偶。怕作情。冤。作酒友。不惜明珠贈一。雙。常邀歐伯傾三斗。黏。聞。誼訊

燕樓鏡十重高。

一痕沙

月上約秋日重來久盼不至愾然有懷

又是鯉魚風急盼斷渡江闌楫。難道豐溪橋不通潮。 潮落潮生夜夜何處月明飄挂孤負好凉天擁愁眠。

更漏子 前人

含暉樓酒間偶述

喚黃嫗。酬白墮。莫負紅窗燈火。銀漏轉。玉繩低。今宵是幾時。 今宵事。前年似。

禁得幾番彈指。休只是話從前。尊前正可憐。

記得十二絕句爲月上作 錄四 前人

記得初逢綠萼華。衣長窣地髻雙丫。誰知百尺瓊枝秀。原是檀奴手種花。

記得曉紅淚似冰。六萌迎得薛靈芸。分明小試騰宵技。手把瓊刀割紫雲。

記得春山露一峰。剛迎珮環小窗中。畫眉才罷邀郎看。比並螺痕若箇濃。

生綃誰倩鮫人織。織就。相思難織同心結。私願欲教郎解識。爲郎忍痛表伊深意。嚼破蓮花舌。點點猩紅親染出。不是脂痕。不是鵑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幾時雙槳迎來桃葉。煉取媧皇石。

蝶戀花 花

記得紅樓並倚時。酒闌鐙炧獨歸遲。而今怕過青谿曲。舊夢分明感不支。

余既爲月上作月娥小影徵人題句先自成二律

顧影憐年小。相逢恰十三。性情偏喜滑。啼笑半緣憨。初日朝霞映。嬌花曉露含。曲闌斜倚處。心事向誰探。

爲寫嬋娟影。天涯悔別離。春風卿自惜。秋雨我相思。歲歲蘼蕪前月。年年袖底詩。寄情兼寄恨。珍重此心期。

同題 芷橋

活脫翟徽景。團圞桂魄光。前身自瑤闕。小字定寒簧。眉寫初三瘦。心期十五望。游仙留夙夢。珍重屬裴航。

同題 耳庵

偶移纖影過闌干。香透西風酒薄寒。便擬將身化明月。清輝夜夜待郎看。

未識情多與恨多。再拋團扇爲耶歌。梢頭豈蔻春如海。莫倚東風喚奈何。

素香劉校書劇賞余五色蝴蝶詞嗣相值於畫舫堅索長短句爲贈余諾之而未償也素香近已化去再過零落樓追賦此什曷禁黯然

結實到傾城。眞堪憾此生。蜻蛉微夢。蝴蝶播新名。悔作盤珠約。難爲剪紙情。只今桃葉水。嗚咽不成聲。

青玉盌 捧花生

戊午秋晚漣遊秦淮偶與翹雲校書相值流連匝月式好同心濒行時校書嚼舌上血染素巾見贈余察其情之摯而感其意之摯也爰填青玉案一闋於幅巽日藍田種罷金屋貯成嘗以此詞爲息壤云爾

紫珊

翦取蘼綃縫血染鵑紅分明意在不言中要把郎腰常繫住處處相逢　情已十分濃無奈忽忽爲誰忍痛飲花容一點癡心潭不解郎可憐儂

沁園春　湘眉

同題

一握生香恐減怨裏尋夢有端念深依郤月胸酥分潤潛移廣袖臂玉知寒酒座偷盟燈窗暗記綰个同心結與看三生事嘆眉痕未展淚點先乾　遲紅舐上霜紈說不出心頭恨幾般比繡絨煩嚼似應更碎口脂雙印畧欠些圓杜宇嫩癡鵑哥啣淚添了瓠犀一齒癡飛花片瞥多情潭水留到春殘

前調　蘭郁

同題

是膩脂痕是唾絨線何其豔耶怪斑斑染出似靈芸淚輕輕點就異守宮砂眉乍烟含齒剛犀露忽見蓮開舌上花明燈下累檀郎驚認一口紅顰　華清汗遺休誇試比並香痕縱覺差想櫻脣欲啓故教款款丁香強遞愁送些些色較情濃心如絲潔廣袖何須門石華生綃好得親承香澤儂郤輸他

金縷曲　前人

紫珊以翹雲贈帀索題余既爲塡沁園春一調忽憶及香君挑花扇事有感於懷因就已意再作此解諸君題句餘音遶梁此闋調高聲促未免有變徵之音要之此論自不可少請質之紫珊並質之後之題者

昔者楊龍友繪香君桃花扇子紅嫣綠皺比似嫣皇能鍊石巧把情天補就體住話艷傳人口誰料銷魂者般事讓汪倫今日重消受猩紅染玉綃透　展觀累我神馳久替追憶說盟說誓濃歡輕咒但恐香痕容易褪悄把那人心負想佳遇豈宜無偶何不調寄兼殺粉一枝枝也算花魂瘦珍重覓寫生手

菩薩蠻　子畢

紫珊以翹雲校書贈帀見示言其定情時嚼舌血潰帀上藏之十稔矣屬余仿楊龍友故事補作折枝桃花因就其血痕一二點約略成之并記到青溪曲枇杷小巷通別來情欵欵數去夢匆匆眉斂燈前翠腮凝醉後紅春燈弄影踐傳柑佳約好在常虛鳳城鏡曳沙棠欵欵小渡銀灣忍負了三五

來小詞以永佳話後之覽者勿以筆墨計工拙也戊辰仲冬　叔美

蠶絲吐盡鵑啼血生綃點點胭脂濕無賴是相思催人補折枝　門中人已遠竹外春波暖珍重看桃花依稀還見他

清平樂　鄰樓

同題

紅欹綠亞人面何方也白白生綃裁作帀說與東風無價　最憐不盡相思看燕子單樓（翹雲爲小燕姊妹行）二十年前春色萬千刼後情絲

浣溪紗　紫珊

同題

生小人間薄命花鵑紅點點漬輕紗一般補恨學笙媧　寄與柔情和淚裹羣來艷態趁風斜莫隨流水去天涯

重訪王夢仙校書卽事成詩題箋作贈

填橋鹽鵲。江湖頻載酒。十載揚州。舊夢零星已曾覺。今夕又何年。錦瑟筵開。
莫浪笑樊川落拓。恰猶隨尋來穆香痕。（用本事）定珍重蕭郎刀圭仙藥。

秦淮雜詩贈張衡香　持在

十年聲價壓平康。細柳腰身著意量。早識人間塵夢短。當知何苦嫁劉郎。

秦淮紀事贈許韻蘭女士　七夕生

九子鈿梁壓翠鬟。綠螺兩點小眉山。天然意趣天然韻。比似蘭言竹笑間。

秦淮雜詩贈許韻蘭　持在

豈有花飛再上枝。三年不見細腰支。一從贈別詩成後。只唱徽之決絕詞。

贈別沈玉琴校書　七夕生

一室春風笑語和。尊前腸斷懊儂歌。秋波轉處傳情淚。賴語聽來著想多。誓月
有心空解珮。寶珠無計可牽蘿。片帆又逐江潮去。渺渺靈天奈若何。

重來爲玉琴作　前人

重來風景似深秋。樓外青谿谿自流。腸斷舊時人不見。空餘燕子蹴湘鉤。

往事依稀在目前。凄涼何處問嬋娟。可憐小別才三月。忍看瑤階草似烟。
小亭一逕碧苔封。人面空餘落照紅。賸有桃花無恙在。斜依門巷笑春風。

青溪雜憶詩東捧花生同賦　竹恬

琢玉爲鋮不染瑕。芳齡便解愛春華。倩誰盡逐閒蠭蝶。（誰惜初開兩朵花。玉鋮愛）
鮮

玉影玲瓏稱小名。楊家有女長初成。花前一曲淋鈴雨。雛鳳清於老鳳聲。玉香

推手爲琵郤手琶。賣光豔豔簇餘霞。不隨紅紫栽金谷。別是瓊宮一種花。賓霞

琴名綠綺倩誰彈。繼起王家有又蘭。天與寫生雙管秀。騷人莫作美人看。又蘭

江左鳥衣姊妹行。慣將風雅壓歌場。就中七七休相妬。穩覺蓮花夢亦香。瑞蘭

生小風流陌上花。翻教美玉倚兼葭。不知今夕誠何夕。夢到紅橋第幾家。小蘭

飄茵落溷事爭差。猥繡高枝一朵花。今日回頭聲價減。可憐彩鳳已隨雛。蘋林

彩筆吹散恨茫茫。留與詞人話斷腸。欲續宣和舊香譜。素香不是返生香。素香

瘦綠司馬招集倉山席上賦贈張蓉裳校書　綬笙

鵲橋仙　石芙

醉後倚此爲艾齡題箑

燕驚春在。鶯憐春在。絕憶那時姿態。琴心彈到七條絃。恰不分年華還快。幾
番愁。耐幾番歡。耐了郤相思舊債。花花草草恁依人。至竟又何如艾艾。

青溪水榭即席有紀贈艾齡　蘭郤

欲奪盈盈掌上珠。林宗頻伽酒態已糢糊。不知尋著三年艾。療得相思病也無。

秦淮雜詩贈王小荇　持在

淨持老去惜年華。又把風情付左家。簾外待他春睡足。嬌人一樹海棠花。

秦淮雜詩贈張杏林　前人

蕪城楊柳綠絲絲。舞盡東風力倦時。猶有春心無處著。隔花低唱十香詞。

贈疎香　蘭郤

一飯胡麻有夙因。鶯諧燕昵總非眞。眼前誰是林和靖。漫說梅花要嫁人。

蘭郤易女郎三疆名爲疎香屬叔美豐展諸君題詞其上　頻伽

影暗香疎句足傳。新詞傾倒石湖仙。三生名字脩來福。說著梅花便可憐。

洞仙歌

贈疎香女子同頫伽作　蘭郵

娟娟此豸。正春情初逗。骨比香桃十分瘦。慣偷窺戲蝶。凝捉飛花。嬌愁蓋畏解開愁時候。幾回羞暈頰。多事闌姨。實得。鶯。鶯倩伊。繡問取比肩人。除郤王昌。恐不合此生消受。只一笑當筵眼波流。怪屏外春山總輸明秀。

前調

題叔美爲疎香女子畫梅用蘭郵韻　頫伽

東風著力。恰雪痕微逗。略解春情。便應瘦。似那回曾見。隔个窗紗。修竹裏。翠袖暮寒時候。江南二三月。豔紫妖紅。兒女十枝五枝繡。誰得比孤清。一舸珠量。除聘取海棠消受。擬待到昏黃月微明。倩玉簫橫吹看珠簾秀。

高陽臺

頫伽將返觀塘時疎香女子亦以次日歸吳下置酒話別離懷惘惘頫

月轉魚扃。露涼鶯蛰。西風新到江城。別恁忽忽。管絃忽變秋聲。暫時團得紅窗。影。夢如煙。不近桃笙。看離情較雪爭寒。比絮嫌輕。　可憐還有佯踹燕。怪無端津鼓。苦促君行。爭不同舟。伴他倩影亭亭。雲搖雨散垂垂別。只幾番老了啼鶯。算歸程。風要先聽。雨要先聽。

前調

隨園席上贈別疎香　頫伽

暗水通潮。癡嵐閣雨。微陰不散重城。酒得枯荷。奈他先作離聲。清歌欲遏行雲住。露春纖。並坐調笙。莫多情。第一難忘。席上輕輕。　天涯我是漂零慣。任飛花無定。相送人行。見說蘭舟。明朝也泊長亭。門前記取垂楊樹。只藏他三兩秋鶯。

伽即席成詞因次其韻　蘭郵

月轉魚扃。露涼鶯蛰。西風新到江城。別恁忽忽。管絃忽變秋聲。暫時團得紅窗。影。夢如煙。不近桃笙。看離情較雪爭寒。比絮嫌輕。　可憐還有佯踹燕。怪無端津鼓。苦促君行。爭不同舟。伴他倩影亭亭。雲搖雨散垂垂別。只幾番老了啼鶯。算歸程。風要先聽。雨要先聽。

花譜簽名我最公。斷腸籬子本相同。披圖莫訝春寒澹。又見秋階滴淚紅。

前題　仲堅

倚闌休笑六朝春。如此秋光亦可人。喚起西風相識否。不須陽斷問前因。

秋崖卒於旅邸。余三校書經理備至。賦此哀之。兼贈校書　子尊

凄絕秦淮咽暮潮。旅魂何處向風招。稻粱夢遠心先瘁。花柳情多鬢易凋。雙屐定從親舍返。攤香合傍女閭燒。不圖今燕湘蘭外。別有奇聞續板橋。

題馬湘蘭小像贈又蘭女士　白也

雜記何人續板橋。後身還許現冰綃。更無伯穀能相賞。影向瀟湘夢裏拋。

忽忽絮果與蘭因。百五年來又美人。一縷媚香生竟體。任他風露莫傷春。

我有秋懷託畫工。級之爲佩素心同。不知重向東園望。可記橋南月似弓。

琵詞贈李潤香校書作　花隱

當時我醉凝馥家。灘馥妊杜名宛關　吳中第一工琵琶。秋孃隱恨自紓古。小翅雙殘智慧花。今年偶過青溪路。繁絃俗手紛無數。一聲如遇鄴中丞。雙耳洗來向心住。

花譜簽名我最公。斷腸籬子本相同。披圖莫訝春寒澹。又見秋階滴淚紅。

前題　仲堅

倚闌休笑六朝春。如此秋光亦可人。喚起西風相識否。不須陽斷問前因。

秋崖卒於旅邸。余三校書經理備至。賦此哀之。兼贈校書　子尊

凄絕秦淮咽暮潮。旅魂何處向風招。稻粱夢遠心先瘁。花柳情多鬢易凋。雙屐定從親舍返。攤香合傍女閭燒。不圖今燕湘蘭外。別有奇聞續板橋。

題馬湘蘭小像贈又蘭女士　白也

雜記何人續板橋。後身還許現冰綃。更無伯穀能相賞。影向瀟湘夢裏拋。

忽忽絮果與蘭因。百五年來又美人。一縷媚香生竟體。任他風露莫傷春。

我有秋懷託畫工。級之爲佩素心同。不知重向東園望。可記橋南月似弓。

琵詞贈李潤香校書作　花隱

當時我醉凝馥家。灘馥妊杜名宛關　吳中第一工琵琶。秋孃隱恨自紓古。小翅雙殘智慧花。今年偶過青溪路。繁絃俗手紛無數。一聲如遇鄴中丞。雙耳洗來向心住。

香君合領十分春。傳得龜年指上聲。一樣東風春誤嫁。珊珊宛是意中人。段師妙手西樓女。雅步纖腰眉欲語。半面猶遮鳳尾槽。石橋年少魂先與。氣味清華冠衆芳。素心素面芙蓉裳。花含曉露嬌容潤。人醉東風細語香。自愛天然謝鉛俗。輭紅若箇人如玉。怕惹春愁獨倚樓。爲余訴出琵琶曲。玉指冰絲滑欲流。新篴弄拍囀歌喉。一彈再撥意難盡。暗惜飛花不可留。瑟瑟颼颼珠逗秋。雨依稀似續開元譜。商聲泛入四條絃。裊裊餘音情一縷。倘誰寫得美人心。退筆頗唐不敢吟。冷豔焚香天不管。白頭不覺惜花深。幽閒的是良家子。自傳傷心有如此。淪落天涯定有因。幾回夢到朱門裏。朱門大婦矜紅妝。燕支染作花中王。俊逸可知人絕代。祇將黛筆占平康。香君香君吾語汝。絕藝通都何足數。奇花不遇有心人。眞色從來賤如土。珍重青泥一品蓮。西風不是養花天。羅敷自有夫年少。五馬踟躕柱作緣。

琵琶詞和花隱贈潤香　鄴樓

昔聞朝霸彈琵琶。春泓一曲風吹花。樓空人去昔在耳。愁心直落天之涯。聞來

打槳逐桃葉。誰復能爲善才擪。潤香女兒年十七。色藝秀出龜年家。花中隱者寢花癖。日昨握手心咨嗟。道言琵琶兒入抱。一輪明月當胸皎。照見兒心似月圓。四紋無數愁絲繞。冰筋墮瓦鏗有聲。栗留三五花間鳴。簷波盈盈暗潮上。游魚撥刺飛鳥驚。驚心華年逝如水。胸前一抹聲再起。欲語不語惟絃知。九曲腸憑淚珠洗。嗟余清冷如冰柱。不聽琵琶近十年。狀頭無定誰拂拭。青衫落魄還自憐。何時門舫水邊榭。紅亭一角垂楊挂。未聽琵琶且聽詞。彈作新聲兩無價。

秦淮雜詩贈王小秋　持在

青谿南畔鬱金堂。指點兒家舊姓王。白髮幾人談往事。倚闌重爲唱秋嫫。

秦淮雜詩贈趙桐花　持在

玉容瘦損減丰標。可惜春光病裏消。捲起翠簾人不見。一翠么鳳隔花招。

青谿小住偶値桐花校書喜成　笠生

板橋西畔水平堤。十二珠簾一色齊。夕照半樓人打槳。綠楊影裏聽雲低。

么鳳芳名重比珠。秣陵金粉盡敎輸。只愁唐突雙飛翼。口不含香不敢呼。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七

遽莫當年說玉京。兒家歟趣太憨生。可憐九曲青溪水。那及橫波一寸清。

春燕詞贈王小燕校書　抑山

巷口尋芳幾度經。泥香時節又清明。海棠院落圓新夢。楊柳池塘續舊盟。解訴閒愁差草草。頻呼小字配鬟鬌。二分月照歸來路。認得王家此豔楹。

舍眺斜闌正鏡匳。受風情態自翩翩。簾櫳影裏雙棲穩。鈴索聲中一串圓。淺露紅襟藏繡幕。偷銜錦字寄雲牋。分明側髻低聽見。顛向叙頭碧玉釧。

野草閒花總後塵。雕梁深鎖幾重春。似曾相識。偏憐我。莫倚能言便罵人。寶主無分眞款洽。腰肢雖小怡停勻。迴風一舞消魂否。妬煞當年掌上身。

于飛故故影差池。雨膩雲酣感莫支。曾爲投懷憐翠尾。可能繫足有紅絲。會他孀鳥依人意。盼我春風及第時。何日曲江同宴罷。杏花深處話相思。

憶燕詞　并序　鄴樓

製春燕詞四首。繪聲繪態。殊慚體物之工。宜稚宜風。聊寄綠情之戀。選流易逝。離合無端。忽忽小別。以經時間。其旋於荀日。雜花生樹。曾時鳥之變聲。涼颸動林。驚落糞之滿屋。將子無怒。忘我實多。云胡不歸。曷其有所。望風懷想。將毋陌上花開。播首踟躕。知否巢邊香冷。來能無憶。戴

歌此詞　前人

鬱金堂北夢游仙。一別匆匆月五圓。遠送曾來曉涕泣。孤吟誰與共纏綿。泥縈寶壁圍箏柱。香炷金鑪冷篆烟。耐得連宵風露薄。湘簾低卷靜無眠。

故國烏衣久懋巢。天涯紅雨最傷余。夕陽小立空延佇。畫檻先期爲掃除。往日呢喃還記否。些時肥瘦定何如。生愁水宿風簷後。不似春宵乍見初。

芙蓉采采隔江皋。秋以爲期冷舊巢。社日關心過五戊。潮痕屈指減三篙。遷延莫漫防姑惡。迢遞還應念伯勞。我有新詩憑寄與。風前吟就首頻搔。

滌塵巵酒綠新醅。先向文窗醉幾回。凝睇愁逢烟樹合。癡心夢見海棠開。十三樓畔雲深淺。廿四橋邊水溯洄。芳草王孫都已老。相期風便早歸來。

春燕和抑山韻因贈小燕校書　子尊

春風次第檢禽經。之子歸來著眼明。昵昵膩膩堂傾輭語。背誰彩綫締新盟。雙栖

日夕買舟至鄭波樓爲主人作餞臨觴索詩賦此寫別　伯　也

石橋住口喚輕航。潑刺聲中亂夕陽。兩岸近連新漲水。十年前似此番狂。千卿底事萍衣合。與爾尘愁柳絮忙。莫戀竹西歌吹好。江南轉覺是家鄉。

別意爲小燕賦　玉　才

別酒愁銷恨。歡銷愁愈長。後夜江上水。今夕燈前光。舉燈焰江水。兩地空茫茫。

懷燕東王校書燕城　梅　癡

雁已南來燕不歸。黃花開瘦蟹肥。心懸殘尾銜愁寫。夢遶檣頭破浪飛。待卷簾波秋瑟瑟。重斟社酒影依依。分襟可記紅襟在。曾拭啼痕怕染衣。

寄小燕校書　蔚　園

燕語風吹一斷腸。落花黯黯碧雲荒。他生何若今生好。凝倚橋邊盼夕陽。

即事調陸蘭舟校書時同緣巷魚谷在講舫也　遂　園

不多楊柳弄新秋。暑似潯陽逐客遊。莫倚琵琶彈錯雜。隔船人有白江州。

憶醉紅樓酒一巵。雲間聲價兩瑯枝。姬妹素月亦著時名分明密意誰撩出。漫笑書空作字時。

城東美人歌爲陸蘭舟校書作　花　隱

城東美人郎鄂步。十六嫁作商人婦。遇人不淑慨仳離。忍翠掃葉來時路。楊柳青青嬾上樓。芙蓉花發水悠悠。人憐妾是孤飛鵠。妾道身如不繫舟。生小情多向誰寄。從今怕檢相思字。影事從教玉女窺。豔名肯受金夫累。凌波微步不生塵。月白風清又幾春。舟上木蘭歌入破。可知原是此花身。

白製白團扇各系小詩分贈諸姬　藥　譜

吳姬十五擅雙聲。製貼修眉學遠山。顧我似曾相識否。輕輕扶醉扣銅環。寶香一角紅樓壓水開。黃金新製避風臺。冷香不附閒桃李。孤負隔簾蝴蝶來。袖珠油紅窗麗宕雲霞中。有花根姊妹家。一朝驀春樓上坐。了無心緒問翠花。雨香

烟花儕送木蘭舟。別夢依依燕子樓。明月本來千里共。玉人何事戀揚州。小燕昨返邗上

宜生芳名至竟猜。碧梧雙影爲誰開。秋娘冷落江潮上。三月春深鳳未來。楊孝

簾影重重月影清。女貞花好伴雲英。琵琶門巷春如許。偷聽冰絃斷續聲。龍貞

永巷春風憶彼姝。檢妝時世近何如。停箏若遣周郎顧。一曲清歌一斛珠。湘齡

硯榻低環水一方。單花分與夢中香。春波老去風情減。重見秦淮鳥四娘。又關

彩鳳隨雅分自安。那禁中道唱孤鸞。青天碧海常如此。枕上紅冰拭未乾。蘅香

金粟憑誰記小名。桂枝香裏月三更。秋來莫逐閒花草。穩傍蘭雲過一生。桂枝

墨池蕉萃李家娘。不敢人前說斷腸。爭似瓊漿勞阿姥。十分春色醉餘杭。桐香

金釵集豔十絕句　蘊　秋

韻琴趙姍娜蕊香吳妍。素月陸萃生胡致共關。桂府試傳花及第。香聯蕊榜注

嬋娟。

秀絕如如趙葆玉娘。玉香楊愁笑愛齡郭擬。鳳珍嚴手語通雙鳳。顧扇錦裁桃紀一時。

三年別緒記分明。打槳重過覺有情。著眼看花花一致。水晶簾畔得蓉卿。曹

宛卿去後幾經年。十歲孤雛寄水邊。暮雨瀟瀟傳一曲。吳娘張相伴更相憐

迷香洞客注同心。風雨寒香呢繡琴。張可恨不將金屋貯。風塵何處覓知音。

骨秀神寒自出塵。莫隨流俗鬥時新。月娟徐清絕肩茗。玉陸品曲飛觴借兩人。

青春白日去堂堂。往事紛紛暗忖量。潭水桃花消息杳。一枝猶兒寶林芳。注

藕香馮門悲又關馬身。更有通州小字新。王尚過花田譚韻事。就中最竟數湘

筠。王

誰家金翠著河湄。秀出芳蘭異共枝。郤惜錢神虛障錦。不付斟酌避封姨。

選豔希逢十二釵。暫分九品集蓮臺。當時韻致傳詞客。共看翩鴻照影來。

過雙素堂訊瓊儂女士病　織　梧

嬾聞花氣厭聞歌。錦樣春光一擲過。長嘆未容瞞燕子。微吟慘與教鸚哥。夢爲惜別翻疑少。語到銷魂不要多。腸斷紺華雙袖滿。爲卿嗚咽幾摩挲。

潤芝錄事倚醉工愁觸歡成恨憐芳情之宛轉惜後約之沈遲制淚莫禁

漫拈此律　雨　亭

流蘇香影宕輕綃。密炬光沈隔座遙。滿頰最催春訊暖。低鬟笑近酒波嬌。愁非有約終難遣。魂自無多不耐銷。說與漂零憐也得。青衫空博淚條條。

贈顧雙鳳女士四首 錄二

藥譜

柔波一剪盪春江。日日平橋倚豐艭。柳外雙人親結珮。花間玉女暗窺窗。可憐飛燕凝妝對。翩若驚鴻弄影雙。眞擬化爲紅綬帶。親銜春色照銀缸。

盈盈衣帶望中迷。趙李經過繞大隄。戲逐紅魚蓮葉北。誤傳青鳥苧蘿西。慵教豔曲雙聲度。嗔喚香名一字題。莫訝相逢鎭閒坐。有人還惜女妹低。

贈楊玉香女士

仰之

寶鏡才停寶鴨涼。明璫翠羽換新粧。沈沈金谷花原艷。習習藍田玉有香。春不分明憐蛺蝶。夢如仿佛見鴛鴦。可知陌上風無那。莫趁楊絲作意狂。

秦淮水榭贈歌道人珠江十二鬟圖 有序

子故

道人歡秦淮趙婉雲校書婉雲化去後道人之珠江三年復來集婉雲妹洞花閣出珠江十二鬟圖示客客有題詠道人意殆寄命桐花酌我而歌之

東風吹得雲無影。弱雨彈窗作秋冷。忽然開卷擁紅十二名花春睡醒。花容個個桃根妾。郤與吳娘妝束別。荔支釵挂女珊瑚。柳葉裙藏仙蛺蝶。蛺蝶家。蛺蝶雙雙蘇慕遮。江水色如螺子黛。女兒身是素馨花。花田昔有宮人葬。轉世還生南海上。識寶人看作美珠。吹蘭氣可消香瘴。瘴海南來客緒單。黃金拋盡買新歡。四時天氣春常暖。萬里家鄉夢不寒。道人願老珠江矣。道人可記秦淮水。趙家姊妹各傾城。赤厡歌來飛燕喜。曉日晴窗淡粉櫳。晚風香槳木蘭舟。拚將紅豆酬青眼。博得元霜染白頭。白頭約定恩難報。感動雲娘意傾倒。作意愁將折柳吟。多情病尙拈花笑。病任纏綿不自傷。再生惟願嫁王昌。魂歸仙處生瑤草。淚到秋來化海棠。道人日對秋風慟。自此心如山不動。無端荔子賺成游。又被梅花邀入夢。夢裏巫山十二峯。一峯一朵玉芙蓉。雲來先現樓臺影。雨去空留月露蹤。雲來雨去無憀掛。爭奈珠娘多願嫁。忍教紫玉又成烟。且請崔徽齊入畫。畫成好好復眞眞。金粉描衣絳點脣。按月數來皆月姊。把花配就卽花神。南歸攜上桐花閣。舊燕新鶯方寂寞。楚雨三更笛裏吹。豐姻一點尊前落。態容可似雨香嬌。神韻何如秋水饒。小燕比來拚豔冶。又蘭看罷笑苗條。

四姬皆秦淮領袖道人所品題者

就中獨有桐花妹。一再觀之忽垂淚。今朝識得道人心。不是凉恩與寒義。不然請看人如玉。眉眼何緣半相熟。分明阿姊在時容。散見珠鬟十二幅。聚星作月月難盈。合章爲花花不成。憐他粵浦明珠淚。倘是吳娘暮雨情。情眞不見心爭搶。遍覓吳娘相似者。四體妍媸那望同。一看彷彿都數寫。此計聰明此意癡。桐花而外只儂知。吟成好付桐花唱。趁取潮生月上時。

七夕前一日集聽春樓適單芳蘭校書亦來與宴喜贈四詩同子山作并

藥譜

藍鴻翩影出華堂。烟坐亭亭玉一行。半面緣深誇艷福。小名錄好冠柔鄉。通辭欲託同心語。吹息眞成竟體香。珍重桃源諸姊妹。休將輕薄惱王昌。

香車歸去笑同扶。遙指紅樓入畫圖。墮鳳恰宜人醉後。嗔鸚解道客來無。判平將泥絮從頭證。愧比山攀避面呼。雨香寔香胥請予爲弟是日校書亦作此稱不分仙槎來往路。才憐銀漢便糢糊。

前落。態容可似雨香嬌。神韻何如秋水饒。小燕比來拚豔冶。又蘭看罷笑苗條。

四姬皆秦淮領袖道人所品題者

就中獨有桐花妹。一再觀之忽垂淚。今朝識得道人心。不是凉恩與寒義。不然請看人如玉。眉眼何緣半相熟。分明阿姊在時容。散見珠鬟十二幅。聚星作月月難盈。合章爲花花不成。憐他粵浦明珠淚。倘是吳娘暮雨情。情眞不見心爭搶。遍覓吳娘相似者。四體妍媸那望同。一看彷彿都數寫。此計聰明此意癡。桐花而外只儂知。吟成好付桐花唱。趁取潮生月上時。

七夕前一日集聽春樓適單芳蘭校書亦來與宴喜贈四詩同子山作并

藥譜

藍鴻翩影出華堂。烟坐亭亭玉一行。半面緣深誇艷福。小名錄好冠柔鄉。通辭欲託同心語。吹息眞成竟體香。珍重桃源諸姊妹。休將輕薄惱王昌。

香車歸去笑同扶。遙指紅樓入畫圖。墮鳳恰宜人醉後。嗔鸚解道客來無。判平將泥絮從頭證。愧比山攀避面呼。雨香寔香胥請予爲弟是日校書亦作此稱不分仙槎來往路。才憐銀漢便糢糊。

瓜期已誤又蘭期。怊悵空餘楚峽思。腸斷不付眞箇處。魂銷無可奈何時。春愁香霧迷三里。秋擁情波岩一絲。妬煞賞心庭院裏。幾生修得倚瑤枝。

媧石誰填色界天。春風深鎖誤嬋娟。夫容泣露眞無那。萱蔻含胎亦可憐。金屋待看藏碧玉。龜池終盼出青蓮。來朝不乞天孫巧。祇爲羣芳貸聘錢。

贈單芳蘭四絕

子山

此身甘費幾生修。花讓輕盈柳讓柔。一自聽春樓上立。雨香居也肥環瘦燕各千秋。

果然吹氣靜如蘭。捲起湘簾月地看。茶濃酒濃瓜果脆。一窓清話當花餐。

緣楊深處閉疎櫺。打槳曾勞幾度經。昨向藍橋高處望。眼波青勝水波青。

不付眞個也魂銷。醉倚銀屏聽玉簫。水嫩山青秋色近。斯人端合住南朝。

泛舟過板橋值月仙小病新愈卽事爲贈

子鶯

萬里橋邊路。乘春一放槎。微吟矜柳絮。薄倖笑桃花。鄉思隨雲散。歌聲趁月斜。絲娘風韻好。庭要覓丹砂。藥方以藥物巧對

買櫂白下重尋舊游月仙女士已先物化攜令追昔爲之慨然漫作二詩

以誌崔護再來之感

琉璃易散彩雲歸。僊館塵緣白版扉。凄絕金堂雙燕子。偎人還作一雙飛。

青鸞肯信便音乖。望斷盈盈一水涯。尋遍花鈿何處哭。空餘殘夢落清淮。

古春

秦淮畫舫錄跋題

捧花生卽三年矣。頃附鄙簡。緘其近輯秦淮畫舫錄二冊覘余。余雖秦淮佳麗。甲於虎牓螢苑。金牛湖諸勝。歷朝以來。屢見名人詩詠。聞者莫不神移。降自勝國末年。尤爲極盛。當四方兵戈紛擾告警之書。日不暇給。而河上笙歌。尙復喧闐竟夜。甚至社屋已遷。宮車晚出。致身殉難者。了不乏人。二三鼎軸之臣。轉事委蛇。覩茎之偕白馬來朝。彼北里小女子如方李河東。反次第以奇節表著。於戲。祖宗養士三百年。祇圖宴樂無與顚危。徒令後之人眺攬其間。謂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朝右之男子。而鍾於女閭之婦人。亦可慨也夫。我 朝締造日久。海甸昇平。四方人士。來吾郡者。爭思尋古蹟。證前聞。命觴敲篷。逍遙廛閭。而紛白黛綠之輩。因亦出其色藝。以佐文人學士之譚譚。嘻。其盛已。捧花生江湖十載。匿迹焚川。偶爲載酒之遊。必事實裒之紀。積日累月。彙成是編。雖其著作詩文。早膾炙人口。茲特遊戲筆墨。不足爲生引重。而覩其裹遮之意旨。亦謂此中未嘗無人也。所錄諸姬。往來遷播。不一其時。余向識者。亦僅十之二三。或有題贈之作。稿已搨置行篋。未荷甄取。行將檢校一過。繕寄江南。恭俟訂正而續刊之。碧雲在望。紅豆相思。儻指舊游。眷戀曷已。

嘉慶二十二年歲舍尾冥太一在赤奮若霜月之皇極日上元馬功儀拜題於武康官寺西偏

秦淮畫舫錄跋

畫舫鑿於虞陵。湖船沿於樊榭。一則因齋作記。一則在水徵名。煙素橫飛。工矣未也。生面獨開。奇文共賞。居今況昔。斷手其誰。捧花生琢釘慧早。褒譽名遲。枕菲之餘。殫心述造。固已擲金聲而騰紙貴矣。間遊平安之遊。足誌建康之缺。屬以秦淮者。五都薈聚。六代花迷。儷勝景於相藍。寄閒情於大白。扣舷思去。擁檝歌來。恤恤乎思深哉。蓮花柳絮。田泥黏泥。桃葉竹枝。團雪散雪。呵譙法秀。脊媲頻伽。要其指歸。亦麗則之緒也。憎者或塵雜求之。謂舊院之陳人。樊川之影國。僕夫。嘉慶丁丑上元日藥諧居士長海謹跋

秦始皇陵銅車馬

光緒戊申

長沙葉氏

校刊

夫揚遜采於形奩則舞繡歌雲春生著手緬瑰聞於裝曲則酒龍詩虎聽到低頭矧以眉嫵西家苧蘿村好燕支南部花草宮留晴漪嬌淨影盡生憐海湧螺青山還含笑地鍾佳麗可稽風土外編紀廣冶游爲補水天閒話則有谿名芍藥波濤狂香兜號蓮花鏡支中婦小樓如畫楊柳能藏雙槳若飛鷺欲學吹花嚼蕊人識柳枝之門騎魚撇波家肄桃根之機首不畫鷁茵俱設能簾額則懸珠招風疏櫺則礙水受月靡不移春有檻泊揀花深遏雲能歌歸遲雨暮每當節臨兒女天閒綺羅水嬉繡野妖倡縛川倚旄旗以耀質竦鳧燕之輕軀手玉混塵眉煙連山望之若仙桃臨澧浦坐來雖近疑逢洛濱又況香迴一洲席芳十

步玉織遞雲英之槳花樓出胡廬之飯尊浮綠蟾瑤罟再酬脯擘青麟雕槃屢薦匿窻之眉語乍度射覆之心字頻盟脫板敲紅囀枝鶯近深裯綠映燭蛾彎塵曼若此宕往奚持別有香能迷洞羹不閉門花下一關抽簪可敧柳邊深巷繫馬曾經纔鞏珠消蘭笑相迎猶隔畫簾釵聲遙辨生成靨淺只解拈花競學粧慵有時擁髻舞掌之腰尺五生蓮之步雙弓或指銀箏比歲或倚錦瑟量身靡勿屏問拈豆紅映脣珠堦下樹萱綠舒眉萼筵箋常繫攜猶不收晨粧甫竟卯酒旋中鴨心駐燠鷓斑裛雲畫靜瓊閨茶呼鸚鵡宵闌曲院局亂猧兒斯賓調笑無虐要是清遊所期至若薦荊臺之枕席瓊閣同嬉抱秦女之衾裯玉樓深

棲絲竹中年政須陶寫爰以桑花之筆抒其繪水之思倡條冶葉區別云嚴小白長紅評泊惟允緯以苦心雨飛天女挹其奇氣虹吐美人加以御月斂煙眉堪撰史搓酥滴粉口欲生香溫尉錦鞋陳思羅襪麗句間登吉光時見張氏粧樓之記陸家小名之錄並傳可信媲美無難用以振拔孤緒洵足滌蕩沈疴矣僕則絮已沾泥花從著袂眉參深淺淚漬彩箋蓬感飄搖酒驚鬢綠閒情偶作性用持孤憤幽憂綺語未除旨豈慕陰淫案衍庶幾愁蠱之降是鄉足老敢謂傾城之悅此中有人以側豔之時喻致糠粃之見播詞稽淮海我愿井水能歌詩賭黃河君定旗亭遍唱若問一池春水底事干卿試參四壁秋波會當悟爾乙丑

橘春鏡卿沈廷炤序

沈敍

花月新聞水天閒話煙花南部之錄臙脂北里之記莫不副在縹緗傳諸茗玉揆其用意略有二端東城父老曾見開寶之繁華南內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世易時移哀樂往往十二樓臺故釗已失二八迭代昔夢宛然勾闌打野亦人武林之遺事瑤光奪壻洛陽之伽藍意等夢華流分野史此其一也其或才人失職蕩子中年有離騷佚女之幽情作醉酒婦人之生活蓍龜可笑憔悴自傷牧之豪宕感杜秋而命篇少陵老大爲公孫而頌瀏張泌無聊粧樓輯記龜蒙有託侍兒錄名一宵譬月遂有篇章十里珠簾任傳薄倖又其一也非此寄託不關勸懲煙蓑雖驅風雅非尚西溪田人吳門畫舫錄者時際昌明地當饒樂

肥魚大酒之場紙醉金迷之窟游閑公子無息知名窈窕佳人莫愁新字譜集羣芳香稱一國爲之暝寫恐畏前聞然而風花易散茵溷堪憐蓮出青泥心含淨果桃開露井命短東風倚風含雪沈下賢之所低徊抱月飄煙李玉溪因而惆悵當夫紗么管脆玉流珠啼冠上釵飛掌中鞋拓鐙紅酒綠鉤弋拳閒枕囈幃低淳于襦解謂當樂死嘗比長生及乎西曲車回汝南雞唱滿堂人散百年歌笑烏啼昨夜之樓鶯囀誰家之樹青春已去黃衫不來變幻懷慳維兒女之癡情亦人天所動色假茲鴛牒聊記花牌曼睩騰光波瀾在目傳紅對鏡曲折爲眉亦憐才之盛心言情之極致也僕本恨人臣原好色婬坊麾席亦或

我聞影事前塵久微佛說屬引端之荒言作憾餘之綺語若夫溫故少日詩多側豔成式當年詞名播指老矣自慙君無取爾已嘉慶丙寅人日頻伽居士郭麐敘

郭敘

敘

此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余懷板橋雜記之續也然而煙花之錄拾自隋遺教坊之記坊於唐作一則見收於史一則幷附于經似乎結想嫏嬛馳宕桑濮偶然陶寫何礙風雅若夫僧綺語之債已懺于心緘屋之貞可信于友豈有烏嘴白遮黃髮雀彫重參天女之禪來對玉臺之簿者乎乃覩是編竊又不能無感焉夫論黃土搏人之說則貴賤何常作飛花墜地之觀則茵溷立判既已沈淪苦相轉幀情塵脫泥絮其何因拔火蓮而莫得紅粉之夢終付飄流青樓之名多逢薄倖鴆媒徒告于俠女鴛牒難諧于使者甚至郡陽暴謔郭重食言柳被風欺潛因雨卷吁其悴矣

吳敘

傷如之何吳中者佳麗之鄉游冶所習管語絲哇之奏眼花耳熱之娛每當橋畔行春溪頭消夏一舟泛夕罷檻凭涼幾幾乎誰漁子以迷花蕩如娥而入月焉然而富商豪估挈文字之談賦罷脾砧溷鄰澤之美自非詞人刮目名士傾衿但唱懊儂誰歌歡子憐才之意當不其然夫委質性於綠花鑠元神於塵牝誠搗生所憂也辱才人以斲養蒙西子以不潔又造物之憾也爰乃抽徐陵之筆書薛濤之箋察眉黛之可憐約紈光而使聚莫不娛光眇視治服成溫雖豔溢煙毫而讓歸鞏鑑綺懷有託雅什同登本之美人香草之思極乎煙波畫船之趣匪惟丞羊之盛抑亦樂府之遺也或謂佛貴淨因禪戀欲染蹈茲曰業於意云

何不知帝釋宮中亦陳妓樂華髮天上特開女市若清洞觀究竟廣說人天合游戲之文章作幻泡之譬喻當此風花易過水月重來亭坐可中鐘催夜半所謂楞嚴十種梵志一壺酒即色即空我聞如是而已嘉慶丙寅夏五月香醉山南禪客吳錫麒撰

西溪山人學殖瑰富文采葩耀握靈珠懷抵鵲者有年矣老稱知希鄒歎暗投驥驂駟駿鵬雲猶戢旅食吳會爲畫舫之游攬斯荃蘅錄其梗槩鴻驚鳧沒傳於筆素目寤心與驗於下筆亦情之所鍾也夫其玉簫兩頭旂亭十里羅紬澤野脂香漲川白日傾夕繼以朗月笙歌發徽二八迭奏山人悲黍草之飄歇憐佳人之遲暮雖黃託諸短翰榮辱定其一言敘麗色則羣芳春敷羅妙伎則繁組綺錯江文通徧婦之作寄其才思白司馬商女之吟寫其胸臆至乃憫奢麗之敝化抑流宕之邪心傷淄磷之易入戒蔓露之爲會微文輕誡未嘗不三致意焉此足以覩山人之用心矣余以無文省茲英璋忝爲序引糠粃在前云爾嘉慶十有一年正月吳趨汪廷楷識

濮野縛川之俗單舟盤舸之鄉扇薄衫長珠搖釧動冰明
櫻面照影皆雙日裏風中吹香盈露俠嘉夜舍羲扶遮蓋
而送態蕩餽而悅魂蓋廣微吳地之記士衡昌門之謳芳
澤弗陳觀縷未及矣於是西溪山人選練妍華甄綜眾婦
北里之志妝樓之記孫棨張泌撰述重新莊士非之達者
蹤焉夫采唐秉商並鋒輶軒鳴瑟跕屣亦登地志觀政者
於以別貞淫采風者於焉寄懲勸況乎感葬英之易謝道
人因而悟禪軫風絮之漂流橋士緣茲慨世或指爲導欲
訶以蕩情過矣僕王琨避面略異拘方散愁入室頗能繕
性茲不辭而爲之引者亦以君非女閭之曹邱蒙何妨爲
寵情之元晏乎甘亭居士彭兆蓀題

吳門畫舫錄

西溪山人編

吳門爲東南一大都會俗尚豪華賓游絡繹宴客者多
買棹虎邱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銀
燭晝髮金觴勸客遂得經過趙李省識春風或賞其色
藝或記彼新聞或傷聚散之漂淪或作浪游之冰鑑得
小傳一卷

杜凝馥字苑蘭行三居下塘柔情紈態一時有牡丹之目
性愛蘭碧箔銀床香盈一室既對美人復挹騷客過者往
往流連忘返七夕生寫同心蘭冊以寄意鑑青酒綠固無
苑蘭不惟卽姬亦一日三秋時招致生然生嘗謂余云芙

舫錄

蓉帳裏幾度春宵實未曾眞箇銷魂是說也余固疑之但
其厭棄繁華自傷漂泊研花樓上默坐垂簾或刺繡臨牕
客來謝去殆所期良遠不作雨後荷珠耶工詞曲善琵琶
正如羽衣一曲祇宜天上難得人間歲甲子秋風報罷琵
琶筵開願一聆雅奏強而後可寄侈判擲慨當以慷兒女
英雄一齊頫首昔江州司馬淚溼青衫遂使商婦一篇盛
傳千古而聲音之妙淪落之感古人未嘗不同蔣君春瑤
幕家藏憶孃舊本爲後贅花圖憶娘以翰墨因緣流傳已
久今圖與畫冊具在復得如前輩諸公表而出之吾知卷
中人其將嗣繡谷春風而並永而江南絕藝亦且與潯陽
爭勝矣妹新官弱不勝衣能演劇擅生旦有尹子春之風

翟秀英一名淑英行二居山塘彩雲街豐肌弱骨雅度翩翻淨洗鉛華見者不疑其平康人也慕寂靜寡酬應嘗買舟遊西子湖登鷲嶺步蘇堤撫西泠松柏弔小青墓飄飄乎有出塵之想當道某公招置湖樓誠非所樂經月而反家有綠雲樓銀蒜星垂鴨爐香暖銅龍滴漏鸚鵡呼茶問與二三知已酌醪醑淨紅螺金釵半醉滿座春添喜撥絃一歌小謝珠喉一串不數燕趙佳人蓋是曲以北地勝姬來自維揚得擅其妙初姬爲補非老人所賞貌圖以寄致書云侍兒秀英奉書補非先生閣下竊兒臨風弱質照水疏枝雖飄斷梗於虞城實抱寒馨於虎阜頻年簫吹夜月敢妄希鸞鶴之音鎖日鏡掩秋蟾從不惹塵氣之色居恆落

落性本開闊酷慕清流深憎薄俗自憐小草輒愴懷於萎露淩霜幸遇明公獲快意於攀雲覩日先生睥睨人海嘯傲塵寰亦有剪紅刻翠之詞終乏儷白妃青之選卅年曾無心許一旦忽與目成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敢不傾誠葵霍矢報涓埃故自奉杖履兼旬以來實不減蕭奴愛主倘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憾鄭嬋知詩深悵六鷁遄飛弗克雙鳧遙逐爲此特圖陋質專遣賓星但願常侍鈞顏無滯槖擲公自心同金石兒官望切鳥雁指月庶以盟悰人對青天碧海企雲居而結想神魂依蓂蠟丹梯伏冀先生善養天和早圖良覿含毫隕涕意不盡言老人復書略云老人當歌對酒垂三十年賜玫投瓊幾百餘輩忽忽虛過六九悠悠閱盡風塵亦有閒情從無滯跡迴憶綠雲樓上夕月人雙青鏡臺前朝暾影並一憑欄而羣芳失色甫按拍而萬籟銷聲此景此情如夢如幻朔風多厲珍攝爲佳書依宵勞均需節制晨饘晚粥務及時宜素筵長存如親王脘紅紬永繫莫負霜髯補非老人僑寓白公堤之日游度趨樓書此以復嗣老人惓惓不置時寄金通意姬悉以聞親戚貧乏之妹金官與某生昵媒孽者揣覷雀牙事連生復揖多金斡旋上下訟乃得解故人多其義不僅以色藝貴之

史文香行二居上塘頎身玉立如靄和楊柳裊娜臨風丰度爲諸姬所挈姬而姬亦落落自異有不可一世之概故品花者以水仙當之嗟乎世外佳人遺情獨立姬猶不免混跡風塵豈墮溷粘茵莫能自主與或曰姬固有志未逮云

馬如蘭少鑒賞于隨園老人名籍甚余未之見故略焉余鳳舖字香雪行二居上塘明眸皓齒嬌麗無雙余之初識姬也時清明與琴仙赴友人約至虎邱游船鱗集霧積煙騰已不辨誰何歸途笑曰無花無酒過清明今日是也琴仙曰桃花人面固思尺間盡往從之爰過姬居室湫隘姬搴簾出衣履朴素不類時世粧而天然姿致正以絕去雕飾爲佳爲盡一樽而別居無何有某公子者千金買笑匝月勾留任所欲力致之起居服飾煥焉改觀耳食者遂

爭豔之戶外屨常滿余偶與同人文酒之會桃源重訪別有一天姬綰慵妝披霧縠卸蕾仙裙曳薄羅窮袴胸前繡抹承以金絡索茉莉堆鬟如雪濃香撲人櫻唇乍啟則侍兒數輩持紈扇執檛燭簇擁疑仙蓋鳳簡名與諸名下作矣錢塘娥居下塘美而豔面如滿月光彩照人好事者以廿四詩品品吳下名花姬曰纖穠合度神韻流動人謂能如其分妹曰流動人謂能如其分妹名湘蘅

童某官行大居濠上蛾眉螓首飄逸輕盈顧影自矜俯視流聲嗜佳茗愛品泉有左嬌之癖篆煙修竹雪椀輕花洵堪解司馬沈疴醒桐君清睡也本曹氏假妹聲價日高不姬途次作秋禊十絕以寄菊天反棹稻蟹初肥姬斫鱠蓼翦桑落招飲花前爲賦儷語一章居二年臘雪初晴放棹

來如言脫付以摒擋家計約時日至期往則歸乙已數日矣今人戚友急難乞賙卹所望非奢游移遲緩吝莫能與與矣書劵券權子母錙銖不稍假持金向勾欄拋灑如泥沙惟恐不得當何其愚也甲固不足惜若姬者亦太狡矣哉妹雙婷住姬舊居

郁素娟行四居下塘眉月雙彎梨渦微暈裊娜婷婷之態非武文香而文香採喉發響能指鐵綽板銅琵琶唱大江東去頗不類其人姬則如簧舌初調輕清圓潤當於花間月下攜雙柑斗酒賞之能飲善笑喜翩翩年少嘗席開有所屬客戲曰笑則若令飲燭未跋生飲無算酳酩酊大困矣蓋生貌美而量小姬將乘之於醉而生亦心醉於姬遂還是怨一行紅淚不分明姬之惓惓於圖畫畏以崔徽薄

命恐一旦不及卷中故諸君之惋惜者亦深今雲英嫁去矣撫今追昔人隔紅牆而落拓青衫依然故我不覺感慨係之樓中固多粲者如偕玉如玉已不及見次溫玉貌豐美友人娛谷亟賞之次輝玉次煖玉俱相繼去是樓黯然無色矣

陸沌香居下塘本泰昌人隸籍吳門性亢爽善飲酒以詩品品吳下諸姬者不知何人昉也上列吳中名下士下列教坊翹楚以品目冠之殆爲名士傾城而作娛谷能文章能結遐想於芬芳羅綺中然姬又好栖浦戲櫻桃花下與博徒決勝負雖一擲千金弗顧也今秋獨出冠時品曰豪放姬與焉則常盈罇酌餙陳風光細膩嫣然一笑猶能惑陽城迷下蔡也

少不悅則當頭棒喝不顧月缺花殘甚至溫汞鄉裏錐刺橫施玉輔彎中刀痂不絕客欲拯之出弗可有姊妹行招之亦弗往珠啼玉泣困苦終宵質明則對粧鏡點猶痕掃愁眉梳墮馬髻盈盈對客矣風塵墜落夙世孽寃若姬則尤甚焉可概也

潘冷香居城中友人竹士爲余言姬貌秋麗解吟詠有柳絮詩絕工其二女長愍園次文園喜翰墨亦院中嬌嬌余之編次是錄也嘗笑吳苑驚花可謂盛矣然能如前朝之馬湘蘭寇白門誰竟少其人甚矣掃眉才子之難聞吾友言始信我輩渺聞淺見挂漏正多未可輕爲嘗譏夫是錄其小者也

趙某官居上塘貌溫婉圓滑捷給能得人懽心長筵廣席各勸一觴莫不欣然樂受殆如板橋記之王小大者悅濠上某欲嫁之某初饒於財喜狹邪游丈夫也而嫵媚若巾幗諸校書爭愛之由是家中落不名一錢間姬言以空匱告姬招至家衣食供奉如伉儷然雖時出見客而臥榻側久不容他人鼾睡矣

徐裴琴居下塘假母姓許氏貌豐而口給一室詼諧當者辟易善居積擅貨財富甲教坊中姬有母風目灼灼照四筵居常作嬌憨態喜倚人而坐自提風煖花市春柔同人課集詩舫邂逅姬迎之來將使磨險塵熱都梁如紫雲捧硯效水繪園故事而姬不知許事且食蛤蜊未幾相將脫

灩遞爲欣賞舉坐吟哦姬脾睨良久不復可耐奪片紙投
碎之投諸流姬固玉溪生所謂殺風景者而書生腐氣猶
帚千金向不識之無人刺刺誦詩文不已鑑於姬其亦知
戒也夫

李嚮雲丰神駘蕩鬚髮如雲居濠上門前一帶多繫畫船
室有層樓設臥榻陳列精雕湘簾棐几貌鼎羊鐙
軍持插菊數十種掩映多姿居然畫意笑俗四時清供鞠
嫗若椀寥寂堪憐淅東某生徵爲籠室
長齋繡佛故更名佛奴嫁五月而卒

鄭默琴字韻梧少字良家及笄而父悔之其人鄙棄不復
爭鄉里鑒於前車無問名者父母相繼卒旋爲匪人賣遂
入籍居恆怏怏不屑作倚門伎倆欲擇人事而物色風塵

蹉跎未偶者數年矣聞余輯畫舫錄介客述梗槩屬書之
且曰兒心事不得白久矣如過此三年不嫁兒誠非人則
載諸簡者請削以懲其謬余笑謂客曰羊叔子何如銅雀
臺妓此寙言也姬何重視是錄乎然志足嘉也故記焉

孫素芳行二居上塘體閑儀靜舉止端妍無教坊習張
氣家本浙東流落廣南歸次吳門遂止焉數椽老屋風月
淒涼見客不甚款接故客亦罕過而數口飄零賴姬以活
姬亦安得散千金贖蛾眉於異地者

素芳有二一居閶門姓李氏行五名噪一時性傲岸有大
腹賈願金屋貯之卻弗顧余過之武邱舟中亦自媚好若
云獨曠世而秀羣則未也適邑中某懷佳人者至今船過
銅竟相應雖司空見慣亦不能不目眩心迷也院中如庭

金閶猶往往指紅樓一角焉

沈笑霞居山塘肌膚冰瑩曼睩騰光調笑無雙嬌情宛轉姊妹俱劉河人故有大小劉河之號姬與姊皆以舟爲家喜淡粧嗜佳果齠齒流酸石聿染碧輕紅乍擘香濺柔荑消受春纖不必譚以金釵落也又好作幼小戲弄憨態可掬見者弗之怪且愛之七夕生有帷幕之徵忽爲有力者所奪芳時易過鈌月難圓以若聿跼別時生將赴秋試故刻爲魚龍變化之文

蔣蓮香行四居丁家巷工畫蘭問能著色花草少與某訂婚嫁橐金贈別某挾金去音問不通姬跡得之已他娶矣積痗成疾骨出飛龍日啖鹽如十口之數否則胸中作惡

勺粒不下咽白嚴山樵纏綿悱惻人也悲其遇時往訪嘗席間以帕裹茉莉貽生蓋絲等花朵綰同心結焉嗟乎頭上香花有幸有不幸使姬識山樵於早歲則霍家小玉不爲薄倖郎憔悴死而人之無良某尤哉姬有秋蘭小影多名人題句

王香柳行三居濠上吳門食單之美船中居勝面姬家則尤擅諸船之勝龍裙鼈臛熊掌豹胎燁以秋橙酷以春梅擬於郇公廚李太尉焉姬體貌清麗沈默寡言與之纏頭金則受或雜以衣飾釵釧則受金反璧或詰之曰兒非傾心阿堵顧阿母以錢樹子望我其奚辭至一身漂泊未識所歸雖金縷千絲明珠百琲非我有也適一旦脫然去其

與有此者當復知公等平公等亦胡爲者客爲之爽然若失後適邑中某

朱月娥行二居閶門姿容華贍目溦層波船娘中香柳推逸品姬推豔品而扁舟一葉恰受兩三遠山芙蓉若離若即隨閱詩話載船娘事有婦娥下舷之句而姬正以不肯下舷牢過面問者鏡湖漁子曰名花相對可以忘餐乃以坐來雖近棄之登徒子豈眞好色也哉是言也是眞能好色者王梅花下宜其戀戀於棄春閣者不已也棄春閣者余姬香雪所居

談瑞珠居山塘髮年盛飾遠面望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近則不逮也性愛花姹紅嫣紫羅列粧臺品其香之優劣嘗

謂花忌太豔豔則香滅故芬芳馥郁恆在白賁無色中意蓋舉以自況姬殆所謂銷魂別有香與

蔡憙芳行四居上塘盛鬋豐容風流自賞其夫屬梨園部美丰姿歲入足自給姬復刺繡紋佐之意良得也居有頃爲博徒誘溺於博姬規之勿聽然博輒負傾篋悉索無遺貲無以自存遂出姬爲沈氏假女沈固老院中坐客常盈猶時取諸姬以供博余觀世之勞神傷財莫博若也而沈溺不反者樂此忘疲乃至不能有其婦而尚不知悛也博之害亦烈哉

陸小玉居山塘蛾眉淡掃丰韻天然而翠袖霞裳丁東環佩非我有也適一旦屋小如舟嘗有友寄其

家間客至皆於幃客甚稱家世誇豪富姬厭之呼閉門養
客不解轉詰焉友人嘆於幃遂逸去此與竹垞太史遇王
某事正相類兒女癡情後先一轍是可軒渠太史事見西
河詩話

張鳳齡居上塘織腰微步羅襪生塵眉有斷紋正如遠山
一角峯斷煙連彌增其媚工演劇結束登場極妍盡態啼
笑皆眞雖梨園弟及也沅薌程君攜姬至申江時某氏園
鼠姑盛放錦繡千堆選色徵歌人人皆玉護花仙主推色
藝爲諸姬首人無異詞今年春訪姬於吳門知適人去蟬
翼翠娥天涯離別爲悵然久之

張韻雪居湖田眉目若畫口小如櫻喜作三綹燕尾粧餘

髮覆額鬢髮如剪披髻繡蹙綠華宛然裙屐少年若翩翩
長眉高梳雲鬢則反遜此丰致矣胸有記事珠詞曲授之
即能上口檀板金尊之地春花秋月之天與諸雛姬連臂
踏歌以紅豆記之無過姬者

徐愛珍居上塘桃花兩顆豐美且舊工度曲白鳳齡韻雪
之嫁也後起之秀則有潘翠珠沐綸朝諸人而姬之名最
著

阿福者忘其姓居胥門流寓申江綠雨窗本一邑之勝
施羅作障壘石成田裴馬如雲鈿車如水姬點冶之名傾
動一時性委宛善飲酒喜浮大白酡顏星眼強要人扶倚
繡榻背銀釭解羅衿捉玉腕肌擁凝脂春探荳蔻香襲叩
叩絲履弓弓處以御塵之褥護以翡翠之念而姬不知也
益王山頹矣此也仙所述當此境者令人眞箇銷魂
楊玉娟小字白馥居虎啸橋流寓金陵鈔庫街俊逸明慧
修眉橫波甲于秋琴仙娛谷鏡卿偕試白門遇姬於泰淮
水榭與鏡卿邂逅目成焉翌日同人集王韻秋水榭韻秋
名桂故爲琴仙昵圓臉清臞肌膚玉雪亦泰淮翹楚席間
以玉娟詢述目成狀韻秋笑目鏡卿曰若是儂則當爲瘦
腰人急療飢渴乃以油壁迎之來瓊席前即眉語旋通刺
覆飛觴露心激注觴政值生流度曲姬爲歌明人傳奇古
花魁一闋酒闌同人慫恿生送之歸申後約訂明當集緣
雲圖宅益即洛陽女兒對門居宅爲毛君畹若是晚則當爲瘦

淮面丁字簾前毛復廣交游名流雲集先是有欲得姬一
笑者屢靳之至日闔姬之爲生至也命倡咸集姬殊落落
比生至則媚態圓孤扉展捧研吮毫以扇乞書生爲寫紅
豆折枝幷繫以詞夕筵既闌眾賓就散眉月銜嶺涼星壓
波乃凭露檻訂星期出袖藏絡繡羅帶一襲贈生生固豐
於才而嗇於財者轉難之姬曰妾身值金二百若第謀其
半妾當鬻釵珥得如數生終以四壁爲虛未之顧眺陵某
生者願與生訂縞紵且豔其事攜朱提什生將爲石家半
斛珠生卻之比竣試有力者欲強娶之以重金啗假母豫
買舟河干將爲裹裳之涉姬偵知之有遁志而朱發也中
秋夜同人復置酒綠雲圖室爭致之珊馬來遲雙鬟縈愁

默默不一語數拈帶而已索巨觥痛飲幷酬生黯然告別
厥明而爲鷁鴻之逝時八月旣望朝也生亦尋爲友招游
擷山追賦十絕以寄茲錄其三酒鱗瀲灩雙瓊巵樺燭生
煙絲縷肩恐是同鄉試相問微波剛住水僊祠曾呼雙槳
訪清谿長板鷺花半已迷喚出尊前楊妹子六朝山色盡
肩低木蘭催上太匆匆懊惱絲楊萬縷風便放石城煙艇
去莫愁湖上攝愁儂讀其詩可知其情之一往而深矣
陳桐香字璧月行三浙之姚江人微晚含睇蛾眉連蜷裙
下雙跌尤爲宰儷工演劇非崑非弋俗謂花鼓戲者是浙
東瀕海邑厥風甚盛時值木綿脫樹采擷盈野以戲進者
日集姬獨不屑爲往來吳越間所識多豪門右族貴戚公

子或買舟向村落居人斂錢演劇士女如雲負販駢集陸
博踢毬之徒以及游手無常業者扶往藉姬以食姬可謂
超乎流輩矣然姬少倾心於梁溪某公子有終焉之志將
之邗江公子填詞贈別云阿姬知道嫁東風挈兒也作飄
零絮盡時姬尚十五待字女也今二十五年矣十載江湖
依然漂泊豈姬之初志哉春初攜其假妹小憐來小憐姓
盧氏名愛腰支瘦削眉黛間蘊可憐之色時稱爲兩璧人
相邀者益無虛日余遇之邑中吳丈家席間主人爲姬乞
裳農部詩句書楹帖以贈云嬌如新月眞宜拜瘦到秋花
轉耐看爲傾倒至矣
杜麗雲居城中余固不識也友人爲余數稱之嘗有事至
碧湖碧湖友人復謂曰自姬往吳中此地羣空裳北矣頃
映紙醉金迷追衆賓散漏下已四鼓矣是日同人餞春武

邱舟中會者十有二人翼庵碧城生謙谷星泉艮甫竹士
雲巖伯治七夕生鏡湖漁子暨余也極天涯詩酒之樂故
幷記之

小傳補遺

菫雙婷貌豐盈以莊姝眉溫潤而苞玉穠纖合度沈詳不
煩初姬姊小雙適人去門前冷落車馬恆稀假母强姬出
應客年甫及笄娥娥窄媲於是客集如故碧城生游吳下
耳姬名往訪之時曉粧未竟珠簾低卷髮長委地雙臂雪
白如藕生一見心許解玉連環以贈明日姬折柬招生生
不果往爲書雲城館額同人賦游仙詩以紀事間生去吳
遂忽忽若有所失嘗謝客今復避地鄉居黃鶯惜別紅豆
相思吾知鍾情者其必有以處姬也
崔髻鄉名鬟漱英校書女弟也鬟而美珊珊丰骨宛約輕
盈少時爲姊所掩不甚著名姬亦蓋對客故過絲雲樓者
鮮覩焉春三月種橘僊吏碧城外史偕過吳門同人送別
武邱遂訪姬於婁尾花下紅閣十二擁髻微吟間客至半
晌攬身新粧髮髻僊袂翩翻乃設瓊席噢索郎贈小草兮
將離歌陽關之三疊譬之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外史拈蓍
裳農部詩句書楹帖以贈云嬌如新月眞宜拜瘦到秋花
轉耐看爲傾倒至矣
杜麗雲居城中余固不識也友人爲余數稱之嘗有事至
碧湖碧湖友人復謂曰自姬往吳中此地羣空裳北矣頃

姬之聲價可知

顧雙卿居城中姬嫵幽靜體貌嫻娟院中多假女姬獨依母以居母絕愛之然喜豪飲嘗與客約終日無食飲巨觥不勝情嘗之勿聽若此有戲爲諸姬作飲中八僊詞者姬其一焉工度曲善觴政與邑中某生善

張輕雲居下塘偶訪黃月姬於下家弄月姬已他徙銅鍰半啟繡幕深垂庭前海棠一樹含苞未放闌東懸鸚鵡籠見客至呼下簾乃逡巡不敢入姬下堦相迎年未破瓜瓌姿豔逸延入塵烹佳茗以餉客相逢意外眞有夙因歸而記此竊喜天台之誤入也別後照以一律云意外相逢定奇折柳一關生以事傷薄倖止之姬曰君誠多情然小玉實恨無窮正使人人鑒此情癡則死將不朽且彼自薄命

程棣香行四居濠上態濃意遠霞舉軒軒與晚香稱莫逆生素有拘方名無所惑獨愛姬而連宛轉若不勝情嘗之申江姬獨舟送至涂別數日鬱鬱不自得裹紅淚以寄嗟乎尤物移人莫能自主當其意之所屬如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焉然而青樓薄倖不獨樊川熱趕郎豈少哉生與姬可謂一往情深矣

沈素琴居城內麗娃鄉淡粧素服不事鉛華粗識字喜誦唐人詩句對客無寒溫語惟借扇頭書約略讀之可以想其風趣矣有某生僑寓金閶與姬交甚密席間歌玉茗傳奇折柳一闋生以事傷薄倖止之姬曰君誠多情然小玉實恨無窮正使人人鑒此情癡則死將不朽且彼自薄命

於十郎何尤生默然無以應嗟乎紫玉誰憐黃衫何處姬情金雁斜飛春按瑟玉鸞微語夜吹笙尊前領取殷勤意合與茗華署小名

金秀林居上塘客有爲姬請傳者余曰余以無聊爲花寫照無去取無軒輊偶拈一人一事引而申之但於姬未之見亦未有間故不載客曰盡卽以不傳傳之乃補錄焉

盛畹香行大居城中瘦削娟楚善歌辭能奕棋曲房低几清簟疏簾往來多知名士未幾爲郡吏計賺去隨風飛絮至梁溪盛稱姬於秱公子集虛謂向來評泊羣花必如其分獨於姬莫得形容語公子曰豈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與老人擊節相與大噱時與集虛送客胥江舟中述此取以補姬傳之略

宛南落籍後乞贈言於錢唐陳雲伯雲伯爲作小傳云杜

姬凝馥吳之吳趨里人生而玉靚花明麗入圖畫秉性幽
素蕙心蘭氣曳紈穀被金諤非其志也妙解音律尤工胡
琵琶銅絃銀甲轉軸一奏四座禁不發聲至變調入破指
無停撥絃無滯響覽蘭陵王著鉧而具趾快馬入陣無此
豪快也吳中多工此技無出姬右者因稱第一琵琶云姬
貌明麗皎若朝霞品花者以天香國色宜爲牡丹而姬獨
愛蘭謂美人香草擅芳空谷匪其色佳其品潔也嘗誦汪
誦若一種幽芳宛是蘭句因以宛蘭自號所居研花樓在
水潭側紅簾碧檻鏡影澄波鳧鼎螭盤位置妥帖素譜琴
理兼參畫禪文人翰墨尤所心嗜長箋短幅橫陳四壁玉
軸檀函盛以桂櫝雜置鏡臺香奩間拱璧視之勿翅也吳

中繡谷園蔣氏故有楊子鶴所繪張憶娘彈花圖　國初
諸老題詠幾徧袁簡齋詩所謂袖角君邊半姓名是也春
瑤倩周君雲巖仿其意作後鬟花圖江左能文之士咸爲
賦詩卷中人規模相似得毋即憶娘後身耶七夕生與姬
善星河案戶密誓三生是夕室中蘭開有雙頭並蒂者咸
以爲兩人眞意所感山陰王梅卿女士爲寫同心蘭圖沈
茂才鏡卿賦焉姬之將歸於生也假母積逋負三四千金
將以居奇生籌千金不足姬則貿釵珥又假他債以自贖
姬既予身出而吳之人以姬負重名不欲其去則假他詞
嘛之謂生故貧窶不足以活又謂室中人妒將不容姬咸
不應惟謂生曰今日之事妾生死依君矣望君如歲忍相

待乎余之再經吳門也適生以此事未得籌策謂余曰某
德薄不足辱第一人請爲君作蹇修可乎余素聞其事辭
不可惟請一見顏色以爲幸時姬已移居妹家矣至則遲
久不出強之方出天人玉立光采照耀一揖而退重簾寂
然生爲道余傾慕之意請奏其技不可強之乃隔簾爲奏
出塞入塞之曲予賦詩記之并囑同人排當其事姬終歸
生

悟香薄姬初不知其能詩偶於張伯冶家見數紙楚楚可
誦其題剪秋羅云幾譲寥落夕陽中冷煞疏花也自紅莫
剪輕羅作團扇漢宮昨夜起秋風
香雪性慕風雅酷嗜翰墨過文士過從必持紙乞詩竹士

云乞詩就燭拂紅螺碧城生云美人磨墨乞題詩皆紀實
也種榆道人書楹帖以贈云與誰吹月秦樓去憶我探梅
鄧尉來
杜苑蘭既歸陳君瓜亭布裳操作不復理舊時故業矣瓜
亭以其小像徧屬名流題詠靈芬館主有句云拋卻檀槽
理絲線無人知是鄭中丞姜紀實也苑蘭女弟小蘭藝不
及其姊而色過之遂爲都知錄事之冠後爲有力者量珠
聘去戊辰春靈芬館主偕客至其家招甲周君雲巖爲作小
影周君以堵病不果至遂已然嫵媚之態猶宛宛想見之
壁間有人題六絕句甚工其第五章蓋爲宛蘭作也阿憐
玉體阿蘋衣又見蘇嬛最小時說與春寒須護惜未妨簾

幔至今垂國香慢曲儘人誇肯降城南張碩家錄就小名
兼姓氏可憐葉葉與花花接小蘭姓葉故云傾國眞宜通
體看風情煙視畫來難郭熙大有春山手商略眉痕到筆
端相見嫣然去黯然催人畫舫槳門前從來未識楊枝意
不管歡場管別筵宛轉房櫳舊有情擅槽銀撥響棖棖十
年前事無人說多謝鸚哥記姓名忽忽舞席與歌茵一曲
春風未算春領略風光須細膩始知元九是才人

以上補事未一則淞北玉魷生竄入

吳門畫舫錄終

淞北玉魷生重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１１
作者＝
页数＝７４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